第八册目录

日清战争实记选译

于时化　刘恩格译①

一　丰岛海战

我军进入朝鲜王宫之前，清国已决意开战。七月二十一日前后，清国不断把军队派往牙山及义州方面，企图以牙山之军将我汉城之军诱出，加以堵截，以义州方面之军逐渐南进，袭击汉城，两面夹击，击败我军之战略，由大沽、旅顺口及威海卫等地，发兵约八千，送往朝鲜。警报传至我国，海军和陆军都大下决心。这时受命于海军司令部长的桦山海军中将，急赴佐世保筹划。我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二十三日驶离佐世保，向仁川进发。二十五日午前七时许，驶至朝鲜丰岛和肖伯奥尔岛②附近时，忽见两艘清国军舰，冒着黑烟，由南阳湾方向朝我舰驶来。定睛细看，知是清舰济远号和广乙号，为迎牙山派遣军搭乘的运输船，而刚从南阳湾出发。然而，当时我舰尚不知朝鲜汉城发生事变，对清国虽暗中敌视，表面仍作为友好邻邦，因此决定做海军的普通的敬礼。我军一舰升起将旗，以为靠近对方军舰时，对方必定做相应的敬礼。然而，他们非但不敬礼，反而进行战斗准备，对我军表示敌意。

---

① 《选译》共为九章：第一至第七章为于时化译，其中第七章第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节为刘恩格译，于时化校；第八、第九两章为刘恩格译，于时化校补，其中第九章第三、四、十、十一、十二节为于时化译。

② 译音。——译者。

我舰因海面狭窄，向前航行不便，未答其无礼，转向西南，驶进外海。须臾间，彼我距离接近，对方突然开炮。既然对方已挑起战事，我舰岂能迟疑，立即开炮应战。因相互猛烈炮击，海面骤然硝烟弥漫。驰骋的军舰，劈滔破浪，如蛟龙飞舞，鼋鼍跳跃，无比壮观。清舰虽亦善战，彼二我三，众寡之势，岂能久抗？激战约一小时二十分，清军二舰败退，济远向直隶海湾逃去，广乙舰速明显下降，向靠近东面海岸的浅水区逃去。吉野舰紧追济远之后，追赶中连发数炮，炮弹连连击穿对方甲板上的机舱。对方面临被击沉的危险，不择浅滩逃走。因此，吉野当时已无法追赶，调转舰首返回。

正当海上激战时，忽有两艘轮船从外海驶来。驶近看时，一艘是清国军舰操江号，另一艘虽挂英国商船旗，但也是满载清国兵士的中国运输船。我秋津洲舰前进，靠近操江号。这时对方竟软弱地挥白旗，表示投降。秋津洲舰逼近操江号，将其虏获，立即在舰上升起我国国旗。我国兵士跳上该舰操作，并处理了一切武器。

此前，我浪速舰对中国运输船放空炮，命令它抛锚。我舰队司令官传令将该船带到本舰队来。于是落下舢板，派人见大尉到对方船内检查。弄清了该船是英国船高升号，受雇于中国政府，船内乘有清兵一千一百余人，载有武器，正由大沽向牙山航行。我方问其船长，是否愿意随本舰队航行。船长是英国人高惠悌。船长答，现在我们无人救援，只有从命。我方命令该船立即起锚。船长又要求派舢板来。于是我军派舢板。这时船长又说，船中的中国兵皆不允许我跟随贵舰，主张返航大沽。在此对话期间，船内清兵皆来到甲板上吵嚷，对我军表示敌意。船长等受到少数中国兵的胁迫，我军估计该船无论如何不会跟随我舰。我浪速舰见此情形，以信号命令放弃该船。对方又以信号要求再派舢板来。我方对此再

部分，被大炮炮弹击中的痕迹就有十余处。又知小口径速射炮炮弹的破坏力也很大。看到岸边漂浮着三只舢板，似是清军逃走时乘坐的。广乙号既已如此，又问济远号消息。据说，济远号也被我舰发射的许多炮弹击中，在甲板上，军官死伤甚多，机舱也多处损坏，勉强逃走，海战后二十四小时到达威海卫。又闻高升号乘员有中国陆军将校二，大队长四，中队长十，兵士一千一百，载野战炮十门。长期参与中国军机的德国客将汉纳根，为在牙山筑炮台，也乘此船前往。船将沉时，汉纳根跳入海中，游泳得以幸免，最后被德国船救起。在这次作战中，我舰舰身毫无损伤，因此无一人伤亡。

我军虏获的操江号，当时乘员八十二人，其中主要人员姓名如下：船主（参将）王永发，大副孙茂盛，二副徐起凤，三副王生才，大伡石德行，二伡包振瑞，三伡鲍忠林，管事方长春等，另有称做先生的三人。舰长王永发，官位参将，相当于我海军中佐，位从二位，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人，原为英国军舰水手，英舰炮击我国下关时，王曾在舰中。其后为水手长。后进入本国海军，晋升至现在地位。今年五十二岁。

（译自第二编）

附录 击沉高升号事件

在七月二十五日丰岛海战中，对于运载清军一千一百余名的运输船，我海军虽数次派军官谈判，但终于没有达成协议，以至我海军不得不使用最后手段，把船、人一起击沉。因船上乘员是清国士兵，所以，击沉该船是交战国之正当行为。但是，该船船籍在英国，击沉了在开战前就已使用的非交战国运输船，因而在日英两国之间发生了国际问题。我国政府为此派法制局局长末松谦澄去佐世保，调查事件始末。当时末松向外务大臣提交的调查始末书

如下：

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阁下：

关于在朝鲜国肖伯维尔岛附近因我浪速号军舰的炮击而沉没的中国运兵船及其乘员，小官接受了调查有关事项的训令，于上月二十九日从东京出发，昼夜兼行，于本月二日晨五时到达佐世保，立即着手调查，其要点已不断以电报做了报告，现再以本调查始末书做详细报告。

一、调查材料

1.沉没轮船的船长、大副和舵工的口述记录，其中重要事项已经制作成文书并署了名。

2.船长和大副对于佐世保镇守府职员提问的答复。

3.我舰舰长关于丰岛海战及有关事项的报告。

4.将船长及另外二人、中国军舰操江号及被我军俘获的该舰乘员送到佐世保的我国军舰八重山舰舰长的口述记录。

5.搭乘被我军俘获的中国军舰的丹麦人弥伦斯的口述记录，其中重要事项已经制作成文书并署了名。

6.操江舰舰长对于佐世保镇守府职员讯问的口供。

沉没轮船的船名叫高升。船主是印度支那轮船公司，其代理店是贾金麦迪逊公司，船籍是英国。该船是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制造，净吨位一千三百五十四，总吨位二千一百三十四。关于该船的详细情况，见劳埃德船籍名簿。

船长　托马斯·莱达尔·高惠悌

大副　路易斯·达布林

二副　约瑟夫·韦尔什

三副　纳扎尼埃尔·维克

大伡　威廉·戈尔顿

二伴 达布卢·埃尔·哈莱

三伴 泽·普里姆罗斯

(以上是英国人)

舵工 卢卡斯·伊卜安·泽里斯塔

舵工 格雷戈里奥·阿尔蒂勒

舵工 贝兹洛·奥里阿尔特

(以上是马尼拉人)

另外还有船员六十四名。

二、搭乘人员

该船乘载着中国炮兵、步兵官兵共一千一百人和许多火炮、弹药。此外，丰·汉纳根也以旅客的名义搭乘该船。船上没有其他货物和旅客。

被我军救起并送到佐世保的高升号船员包括船长、大副和舵工卢卡斯·伊卜安·泽里斯塔共三人。

三、运送的目的

该船是中国政府租用的轮船。合同日期不详。船长在上海接受代理店经理的命令去大沽，又在大沽接受命令运载中国军队和丰·汉纳根从大沽出发，向朝鲜国牙山进发。其目的是让中国军队和丰·汉纳根在牙山登陆。船长受命，于上述登陆完毕以后，要返回大沽。

四、书面命令

高升号是上月二十三日午后九时五十分从大沽出发的。据高升号船长说，在二十三日的两天前即七月二十一日，有八艘中国军队运输船奉书面命令从大沽出发；在二十三日的前一天即七月二十二日，有一艘中国军队运输船从大沽出发，皆驶向牙山。据高升号大副说，从大沽出发的十艘运输船中，三艘是英国船，七艘是

中国船。下官有理由相信，高升号出发前也接到了书面命令，但是船长尚未说出命令出处。

五、许多运输船

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有许多军队运输船从大沽出发，与我有关当局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消息相符。后来不知这些运输船驶向何处去了。据八重山舰舰长说，我国军舰武藏号在丰岛海战的前一天确实看到一艘中国军队运输船进入牙山海面。这艘运输船大概就是二十二日从大沽出发的运输船。

六、海战状况

高升号于上月二十五日晨到达肖伯维尔岛附近。中国军舰操江号在高升号的右侧，(隔着一段短距离)也前进到肖伯维尔附近。当日晨七时零五分至八时十五分，我军的侦察舰秋津洲、吉野、浪速三舰，与中国军舰济远、广乙二舰进行了海战。大约八时半，济远舰从高升号旁边通过，向西疾驶。高升号对济远舰升旗致礼。济远舰未予答礼，匆匆驶去。接着，有三艘日本军舰出现。原来是济远舰逃跑，日本军舰追赶。一艘日本军舰看到高升号以后，向高升号驶去。操江号见此情形，急忙向西逃跑。两艘日本军舰追赶济远舰和操江舰。操江舰大约于午后二时被我秋津洲舰俘获。起初，济远舰沿海岛迂回，努力隐蔽自己，后来突然改变航向，在距离操江舰很近的地方驶过，向西南疾驶，似向山东岬角方向驶去。济远舰终于逃走了。济远舰若要开往天津，中途必定要再次改变航向。

七、我国军舰与高升号的对话

向高升号驶去的我国军舰是浪速号。高升号与浪速舰大约于午前九时相会。关于此后浪速舰与高升号之间的事态发展情况，下面照录高升号船长向镇守府职员提交的答复。大副所谈的

内容亦与此一致。舵工所谈的当时情况，也没有与此不一致的地方。(参照第一号附件)

八、高升号船长的答复

靠近肖伯维尔时，日本帝国军舰浪速号命令我船停止行进，接着又命令我船抛锚。我船立即服从了命令。

后来，浪速舰为与其他军舰商议，而向别处驶去。此时，我船以信号询问可否行进。浪速舰回答："停止行进，否则要对此负责；若不立即停止行进，我舰将实行攻击。"不久，浪速舰派军官乘舢板来我船，要求检查船舶文件。我出示了船舶文件。日本军官又问了许多问题，我回答之。然后，日本军官要求我跟随浪速舰走(即以高升号随行之意)。我应诺。因浪速是军舰，我船没有抵抗能力。日本军官返回浪速舰，命令："立即砍断锚链，或者起锚。"这时我向浪速舰发出信号："船中的中国将官不允，且曰，'你若跟随浪速舰行驶，或弃船而去，我就把你杀死或枪毙'。又命令士兵看守住我。现在，士兵手持大刀和装有刺刀的步枪看守着我。"我因有事面陈，要求浪速舰派舢板来我船。在我们的请求下，浪速舰派舢板来我船。起初，中国武官不允许我到舷梯口会见日本军官，后来才得到允许，会见了日本军官。我对日本军官说，中国武官不允许本船跟随浪速舰行驶，与他们达成协议的唯一途径就是允许本船返回大沽。我又说，本船原是英国船，出港时尚未宣战，请日本军官将此事通知浪速舰舰长。

舢板返回浪速舰以后，浪速舰发出"立即离船"的信号。我回答："他们不允许我离去，望派舢板来。"浪速舰发出信号："我们不能派舢板去。"接着浪速舰前桅杆上悬起红旗，向高升号发射鱼雷，并发炮，最后击沉了高升号。

关于中国将官抗拒船长的情况，下官又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证实中国将官曾经决心以死抗拒浪速舰的命令。关于这个问题，船长的书面陈述正文如下。

九、中国将官的抵抗（船长的陈述）

中国将官听说我将以本船跟随浪速舰行进以后，表示拒绝，告诉我不允许跟随日本军舰行进。我回答曰，浪速舰一发炮弹足以使高升号沉没，抵抗无益。中国将官曰，宁死不跟随浪速舰；我们有一千一百名勇兵，浪速舰乘员只不过四百人，与之作战又有何难。我对他们说，这是愚蠢的。我又说，如果中国将官打算作战，我将和我的职员、轮机人员一起登陆。这时，他们暴怒，对我施加威胁，断言我若弃船而去，或跟随浪速舰行进，就要把我杀死或枪毙。（参看第二号附件）

十、对高升号的炮击

高升号受到炮击是在午后零时四十分前后，即浪速舰第一次命令高升号停止前进以后大约四个小时。

由此可见，浪速舰采取发炮这一最后手段以前，充分运用了一般手段。我国军舰已经知道上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有许多清国军队运输船从大沽出发；从当地的形势来看，当时敌舰有从岛屿的后面驶来的可能；同行的我军两艘军舰正在追击敌舰，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苦战。在此军机倥偬之际，只因高升号悬挂着英国国旗，往复谈判，耗费了如此多的时间，由此可知我军用心之周到，又足以证明我军忍耐程度之深。加之，当时浪速舰已经看到中国兵在高升号甲板上激昂喧嚣之状，浪速舰若采取一般手段，已不可能将其俘获。根据高升号船长等人的陈述，此事亦明白无误了。（参看第三号和第四号附件）也就是说，浪速舰之炮击，实出于无奈。

浪速舰升起红旗，命令“离船”，发出危急信号以后，船长和船

员先后跃身于水中。此前，船长已经把职员们全集中在船桥上了，向机舱也发出了危急的命令。中国兵见船长等跳入水中，立即以步枪对之乱射。这时浪速舰向高升号发射了第一颗鱼雷，但未命中。于是，以侧炮射击，炮弹命中高升号。后来，高升号沉没。同时，浪速舰派出数只舢板，救助外国船员。当时得救的只有前述船长、大副和一名舵工，共计三人。船长和大副幸而没有负伤，舵工颈部被射穿，现在仍在疗养中。其余皆生死不明。据船长陈述，他们无疑已经被中国兵枪杀。（参看第五号、第六号和第七号附件）

十一、丰·汉纳根

前面已经说到，丰·汉纳根搭乘了高升号。汉纳根虽以旅客的名义乘船，但是全船别无其他旅客，仅此一人，极为可疑。为此，下官一再询问，于是有第八号、第九号和第十号附件。下官参照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关于此人的报告，发现此人与中国政府、中国军队有不寻常的关系。因此，不能认定此人是普通旅客。下官在佐世保停留期间，得到报告曰：德国军舰曾救起一名搭乘高升号的德国人，现在此人在德国军舰上。无疑这就是汉纳根。

十二、对于船员和舰上人员的善意

被救起的船长及另外二人，与被我军俘获的操江号乘员一起，被我军八重山舰送往佐世保，于上月二十八日到达佐世保。我们救起他们以后，尽可能做到了亲切、郑重。

十三、中国政府与高升号之间的合同

高升号船主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不详。但是，下官根据各种情况考察，有理由相信，他们绝非一般的航运业务关系。船长以书面形式回答了下官的询问。由此可知，在租赁合同中规定，该船由中国政府租用，于开战的同时，应把该船交给中国政府，外国船员全

部离船。(第十一号附件)

十四、调查的程序

对船长及另外两名船员进行调查时，下官首先向他们说明了本人来佐世保的主要使命。因下官必须向他们提出各种询问，对于他们答辩中的重要事项又必须取得有署名的书面文件,所以,下官征询了他们对于回答下官的询问，并将重要事项制作成书面文件,有无异议。他们回答:全无异议。因此，下官顺利地进行了有关事项的调查。在制作本报告时,下官最愉快地向阁下报告,他们深谢我国军舰和镇守府职员在待遇方面给予他们的厚意。下官的调查于两天之内结束。在询问他们对于未来的希望时，他们请求去长崎。根据阁下和海军大臣的训令，下官与镇守府司令长官柴山少将协商，由柴山少将于本月三日晨向他们表示了把他们送往长崎的意向。双方同意以次日(四日)午前八时为出发时间。由镇守府特别派出一艘船,并指定一名参谋官,准时护送他们去长崎。但舵工希望暂时停留于佐世保，继续在镇守府医院疗养。我们准许了他的请求。

以上是下官调查高升号事件的结果的要点。全部有关文件将另外呈送阁下。关于此事,依据国际公法,我浪速舰的行为是否得当,不需下官论述。但根据上述事实,凡持公正态度的评论家，将会毫不怀疑地认为,其行为无不当之处。

明治二十七年八月十日

法制局长官末松谦澄

第一号附件　大副对镇守府职员询问的书面答复摘录

二十五日,星期二,清晨,我与船长、三副一起在甲板上瞭望。当我船靠近肖伯维尔岛时，一艘日本军舰以信命号令我船停止行

进。我们立即停船，以信号向日本军舰询问其原由。日本军舰又以信号命令抛锚。我船从命。这时，上述日本军舰驶往他处，与另外两艘日本帝国军舰商议。船长高惠悌命令我以信号询问日本军舰我船可否航行。日本军舰回答："停止行进，否则要对此负责；若不立即停止行进，我舰将实行攻击。"不多时，浪速舰返回，派来一只舢板。日本军官检查我船文件以后返回浪速舰。这时，浪速舰以信号命令我们："立即砍断锚链或起锚，跟我舰走。"这个信号使中国军队大为激昂，某将官以胁迫手段断然拒绝船长服从日本军舰的命令。（这时，中国将官命令一名中国兵提着刀，又命令另一名中国兵荷枪实弹立于我和船长的背后。）于是，我们向浪速舰发出信号："派舢板来，有事面谈。"浪速舰回答："立即派去。"上次来我船之日本军官又乘一只舢板来到我船舷侧。中国将官不允许我参加船长与日本军官的会见。据说船长请求日本军舰允许高升号返航中国。舢板返回浪速舰。浪速舰发出"离船"的信号。我船又发出信号："（中国人）不允许我们离船，请派舢板来。"浪速舰以信号回答："不能派救护船去。"此时，中国军队欲了解信号含意，获得推测我们的情况的时间，并努力防止在中国军队中出现同意我们的意见的人。我们对中国军队说，我们正在等待日本军舰的命令。此时，浪速舰鸣汽笛数次，最后在前桅杆上升起了红旗。我船把职员全集中在船桥上，并告诉轮机人员做好应变的准备。后来，浪速舰发射了一颗鱼雷，接着浪速舰舷侧炮发炮。我为了避开中国军队的暴举，于此时跳入水中。当我浮出水面时，受到了中国兵的射击。最后我游到浪速舰附近，被浪速舰舢板救起。此舢板是浪速舰为救助欧洲人而与另一舢板一起派出的。

关于中国将官在当时发出了什么命令，该文件回答如下：

中国将官把弹药和步枪发给士兵，并命令士兵，若我们有跟随

浪速舰走或弃船而去的征候，立即予以击毙。

第二号附件　大副陈述书摘录

关于中国人对于浪速舰的命令的抗拒情况，因需要更详细的陈述，而进一步陈述如下：

中国将官听取了关于信号的说明以后，断然拒绝我们服从日本军舰的命令。在我们论述了中国人的态度的愚蠢以后，他们威胁我们的生命，并派来卫兵，若我们服从浪速舰的命令或离开本船，就要立即把我们击毙。另据本船的一名轮机手说，他们还阻碍轮机手进入机舱。

第三号附件　船长陈述书摘录

我确信，若浪速舰的舰上人员为接收高升号而派舢板去高升号，必定会受到中国军队的射击。

第四号附件　大副陈述书摘录

我认为，若日本舢板为接收本船而再次靠近本船，船中的中国人必定以暴力抵抗。

第五号附件　船长陈述书摘录

从浪速舰的位置，以及其舰上人员以步枪射击不到我们的情况来看，在水中，雨点般射向我们周围的弹丸是船中的中国人发射的。而且实际上我已经看到了中国兵对我们开枪。从对我们发射的弹丸的数量来看，我不得不认为，我们的一部分驾驶人员、轮机人员、舵工，已经被中国兵发射的枪弹杀死了。这是极为接近事实的。

第六号附件　大副陈述书摘录

从中国人对跳入水中的欧洲人开枪的次数来看，在欧洲人到达陆地以前，恐必定有人被射杀。

我在水中游泳离开高升号时，船中的中国人向我开枪。这从浪速、高升二船对于我的相对位置来看，是显然的。（从位置来看，浪速舰的子弹只会从头顶上掠过）而且我确实看到了中国人从上甲板或下甲板的舷窗开枪。

第七号附件　舵工陈述书摘录

我以为甲板上的消防水桶足能保住我的生命，我立即抱着水桶跳入水中。此时，中国人以五、六支步抢同时从舷窗对我射击。我勉强地避开了可能的死亡。后来一发子弹击穿了我的颈部，我立即昏迷过去。我一恢复知觉就大叫：我是西班牙人，我是西班牙人，救救我，救救我！立即有一只舢板把我救起来。这是日本军舰的一只舢板。我被救起来以后，舢板上的军官问我：没有欧洲人了吗，没有欧洲人了吗？我因过度疲劳而没有回答。我是第一个被救起来的外国人，后来船长和大副也被救起来了。

第八号附件　高升号船长陈述书摘录

高升号的旅客丰·汉纳根可能是德国人。本船在大沽正要起锚时，汉纳根来乘本船。他一到船上就问：你们在等我吗？我回答：我不知道你来乘船。这时，他告诉我，他叫丰·汉纳根，获得允许，乘高升号去朝鲜。

航行中，他与搭乘高升号的中国将官及其他军官谈话甚多。尽管他对我说，他与中国军官没有关系，但是他仍使我自然地怀疑他与中国军官的事务有某种关系。他是我和中国人之间的

翻译。

丰·汉纳根身体粗壮，高升号沉没以后，最后我在水中看到了他。他游在我的前面很远的地方，可能是到肖伯维尔岛去了。

我第一次听到丰·汉纳根这个名字是在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当时他是旅顺口造船厂建筑承包公司的负责人。

第九号附件　大副陈述书摘录

搭乘高升号的非船员欧洲人中有一名绅士。我相信他是德国人。从姿态来看，他像是军人。他自称是为了玩乐而去朝鲜的旅客。但是，他显然与搭乘高升号的中国军官相识。他善于说中国话。在我为了船务或其他原因而禁止中国士兵出入本船的某一部分等各种事件中，在向中国士兵提出要求时，曾多次拜托于他。他总是按照我的希望处理事情。在浪速舰向我船开枪之前，他曾经与中国将官秘密商谈。我最后看到他是在他向肖伯维尔岛游了很远一段距离以后。他游得很快，游泳技术很好。看上去，他在四十岁前后，高个子，黑胡须，的确是一副军人模样。

第十号附件　舵工陈述书摘录

船中有一名旅客，我相信他是德国人。他常与中国武官交谈。在本船中有两名真正的中国将官，但是我认为他也是一名中国将官。

第十一号附件　船长陈述书摘录

我知道船舶租用合同约定，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开战以后，应把高升号交给中国政府，欧洲籍船员离船。

关于丹麦人的报告

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阁下：

下官为调查高升号事件而在佐世保停留期间，就搭乘被我军俘获的操江号的丹麦人弥伦斯进行了调查和处理，其过程如下：

因该人搭乘中国军舰操江号，所以他与该船的俘虏一起被送到佐世保。

该人的职业是电信技师（电信线路的敷设和电信的使用技师）。明治十四年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他作为大北公司的雇员来中国，签订了六年合同。到明治十九年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为止，一直在该公司任职。同年受雇于支那帝国电政局，并立即被派往朝鲜。据说他对于仁川、汉城、义州线路的建设有很大贡献。去年五月以前，他一直是该国的电信技师。去年五月被调往天津局，任辅助员。该人供职的支那帝国电政局与中国政府的电信厅有别。仁川、汉城、义州线路属于支那帝国电政局管理。该局在天津设立本局，由一个道台实行管辖。该人的雇用合同于今年三月十日截止。该合同尚存于朝鲜汉城德国领事馆。合同虽未续订，但在今年三月十日以后，他继续领取薪金，未与电政局断绝关系。现在该人月薪二百五十美元。他多年辛劳，积蓄了八千余元，在汉城也有一些财产（房产和贷款）。这次他的朝鲜之行的首要目的就是从战乱中挽救自己的财产。道台虽然向他下达了"万一战乱使电信财产处于危险之中，要尽力采取保护措施"的训令，但是他没有接到特别的派出命令。据他说，若朝鲜政府以适当的代价予以赔偿，仁川、汉城、义州线路可归朝鲜政府所有，但在此之前，仍归属支那帝国电政局。因汉城电信局的房产为朝鲜政府所有，所以他所接受的"采取保护措施"的训令，实际上只限于电信设备和备件，以及仁川局的房产。这次他经道台介绍，自芝罘搭乘操江号，以两个月的假期去朝鲜。尚不能断言他所说的内容是不是包括了全部情况，但是

据他自称与所谓支那帝国电政局尚有关系，就足以能够决定对他的处理。因此，下官没有进一步严查。

他肯定地说，对于被我国军舰捉拿，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相信我国军舰也只能这样做了。他肯定地说，在被八重山舰护送途中，以及在佐世保拘留期间，无不受到了优厚的待遇，对此丝毫没有怨言。

他又说，如果知道日清之间已经开战，他是绝不会有去朝鲜的打算的。他还说，因中国商船和日本邮船会社的船只已经中断了中国与朝鲜之间的航行，而搭乘了操江号，他为此而悔恨。他哀叹近来身体情况不佳，又因拘留期延长，为自己的前途的毁灭而悲哀。

他声言，若能获得释放，他愿提交任何誓约。下官根据阁下的训令，命令他做如下宣誓：在日清战争期间，不为中国的中央或地方官署服务；在任何事情上不做对日本不利的行为；不在朝鲜及上海以北的中国港口旅行、居留。然后，根据阁下和海军大臣的训令，以镇守府司令长官柴山少将协商决定，根据弥伦斯的愿望，把他送到长崎，由少将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本人。本月六日晨，派一名军官把他护送到了长崎。

以上是关于搭乘操江号的丹麦人的调查、处理要点。报告如上。

明治二十七年八月十日

法制局长官末松谦澄

附件　弥伦斯誓词

我主动地、自由地向日本帝国政府及其代表法制局长官末松谦澄宣誓：在日清交战期间，我不为中国的中央或地方政府工作或服务；在上述战争期间，我绝不做妨碍日本利益之行为；在战争期

间，我绝不到上海以北各港口旅行或居留，也绝不去朝鲜。其条件是在现在的战争结束之前有效。现在将上述内容记述如上。弥伦斯。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八月五日于佐世保。

（译自第二编）

二 牙山之役

（一）向牙山进发

韩廷已进行大改革，在我军的保护下，维护其独立。一贯仰承清国政府之鼻息决定事态的势利派官员，全都逃遁匿迹。因此，现在必须驱逐驻牙山妨碍朝鲜独立之清军，而朝鲜军无力为之。我军既已承担扶掖韩廷之责任，亲当其冲，势在必行。于是，我军为驱逐牙山之清军，遂于七月二十五日从龙山之旅团本部出发。先锋是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由陆军少佐古志正纲率领。全军依次排成整齐的队形，不顾如火烧一般的三伏炎热天气，奋勇出发。全体官兵说，现在正是我帝国军人第一次与清国兵士决个真正胜负的时候，不要败了为后人所耻笑。当天先锋军宿于水原府，后军宿于果川。

二十六日，在水原的前军，因前一天征集的朝鲜牲畜及人夫全部逃走，而不能出发。大队长古志少佐为此颇费苦心，虽百方从事征集，但地理仍然不明，何况韩民不知二十三日汉城事变及韩廷方针的变化，即使知道一点，亦恐若应日本军队之征，他日受清军责难，因此几乎没有应征者。午后三时许，后军进入水原。可见当时少佐的苦心。在如此形势下，少佐及部下官兵，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从事征集。可悲的是二十七日晨传来最令人伤心的消息：第三

大队长古志少佐于昨夜死去。

古志少佐，山口县丰浦郡小月村人，庆应三年十九岁入伍，次年参加维新战争，军籍二十八年，今年四十六岁，曾参加西南之役，逐级晋升，现在荣任大队长职。古志秉性温厚，甚能关心部下，颇有德望；部下官兵皆愿在他的指挥下赴死。不幸因作战来到异国，在光荣的先锋部队里，作为指挥官进发，即将接敌时，传来了令人痛心的讣音。知道当时情况者，谁不痛惜？第三大队所属全体官兵，无不深受感动而奋起，愿立拔群之功，以慰地下少佐英灵，以本部队的勇武，昭示三军。其中，松崎直臣大尉、时山袭造中尉、山口陈中尉、守田贞利中尉最激奋，誓不再生还。

后军到达水原后，将参谋本部设于水原中军本营。当夜派军官到水原府判官处，送去金银，作为当夜借用住处的酬金，又交付谷米及雇用人夫、牲畜的报酬。水原府判官等，原以为我军之征用与清军之掠夺相同，现接此郑重酬金，感到意外，颇现悦服之色。

此日（二十六日），汉城大鸟公使派来快使，通报朝鲜国王交给大鸟一封信，请求我国击退牙山清军。我军越发奋勇。后来又来通报：二十五日晨，丰岛发生海战，我军大捷，击沉敌运输船，虏获一舰，驱走二舰。通报传至军中，上下人人踊跃、庆贺。当时大鸟公使给大岛旅团长的信如下：

关于迫使牙山清军撤退事，于二十五日，由朝鲜政府外务督办署名，请求代做上述处理。因此，敬希知悉后，做上述适当处理。

另附上统理衙门关于雇用人夫、牲马事关文二十张：

右甘〔？〕为知悉举行事：外国人之在内地赁雇车马夫役，即章程可载也。现今日本兵弁，当驻我京外各处，运输锄耕，在在相困，雇吏贳马，每患不足。请饬民人厚计雇费，听使随役

云云。据此申饬令到后，区饬境内民人，遇有日人之要雇夫马，其勿龃龉，受费听役，无生沮碍宜当者。

甲午六月 日

二十七日，我军进至振威，行程五里①，全军皆露营。二十八日凌晨四时出发，过七原村，午前到素沙场。这一带是一片水田，到处有高丘起伏。前军军官登上高丘，向前瞭望。相隔二里许，在高丘、松林连成一片的地方，似隐约有一片云雾。以望远镜仔细望去，松林之旁，高丘之上，排列着总计十四、五个白色帐幕，在白色帐幕中间，另有一蓝色帐幕。四面似堆土筑成营垒；为掩饰新掘之红褐色新土，折树枝遮盖之。营垒面积约二町②。距营垒约半里，另有一方垒。见其中也有十四、五个帐幕。二垒各高悬一旗，另有数面小旗绕其周围。由此得知，敌军确在前面数里处扎营。于是，我军停止前进，在树荫下软草上露营。五、六名军官立即改装，到敌营附近侦察。黄昏归来，大岛旅团长、长冈参谋长、福岛中佐、武田中佐等，集中在一起，讨论开战方略。后来听说，敌营所在地是一个叫做成欢的驿站。

《日本新闻》第一千八百二十二号刊登的某从军军官的书信，似最正确地叙述了当时我军的进击方略。其中写道：

素沙驿是在大道上的一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村落，在高地脚下。我军前卫部队占领此高地，主力则进至高地后方五、六百米处。敌军占领成欢驿站，其右翼依托一高地，在这里筑成正方形营垒，树立旗帜，中央设两个炮台，布置得可向正面及两翼前方射击。左翼以步兵占领。一条道路由素沙驿贯穿敌阵中央，相距约一里半。其间全是水田，两条小河与阵地平

① 里为日里，每日里约等于3.9公里。下同。——译者。

② 町是日本面积单位，每町等于9918平方米。下同。——译者。

行，自东向西流去。阵地形状如此，所以昼间不可发动进攻，须先利用夜暗接近敌人。敌军右翼与一山丘相连，多少可供隐蔽。正面十分开阔。左翼虽也是山丘，但一般开阔，不能隐蔽接近。因此，主攻应放在敌军右翼。为此，我军分为左翼队和右翼队两大部分。右翼队由四个步兵中队和一个工兵中队组成，由武田中佐率领，担负牵制敌军左翼之任务。左翼队由九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大队（缺一个小队）和一个骑兵中队组成，由旅团长率领，取迂回攻击敌军右翼侧后之策。

（二）安城渡激战

我军决定战斗为夜袭，但除军官外，尚不知此决定。兵士都在整理装备，等待下达号令。二十八日夜渐深了，宿云蔽天，四顾晦冥，咫尺难辨。半夜忽有号令，说是今夜立即攻打敌营，并禁止胡乱发出声响。这正是人衔枚、马结舌，虽三军出发，但寂然无声。凌晨零时三十分，左翼队先头分队首先出发，过前哨线。随后右翼队出发，凌晨二时过前哨线，沿大道直线前进。实际上，战斗是从右翼队开始的。

右翼军，松崎大尉率一个中队为前卫，分出其中一队为尖兵，由山田少尉率领，充当先头。第二梯队为支队主力，由武田中佐率领，田边大尉为其先头。第三梯队是工兵中队，由芦泽大尉率领。第四梯队是卫生队。

右翼支队从素沙出发，行约半里，过一河，河深仅过膝。缓慢行进半里，又有一河，名曰安城，宽三、四间①，有小桥，一半断毁，大概是被清军破坏。我军泅渡混乱，水深及人肩。河底是V形，泥深，涉行困难。过河后，稍前行，右转弯，有沼泽，估计是敌人故

① 间是日本长度单位，每间约等于1.82米。下同。——译者。

意使河水泛滥，用以防御，道路被切断，水深没肩。过水田有一小村，十余户人家，叫旗钦村①。距村一里许，山丘起伏的地方就是敌军营垒所在。我军在夜暗中沿水田中的小路前进。前军已过安城渡，又过沼泽，前卫尖兵已到旗钦村，后队已经渡河，但尚未过沼择。这时，前卫尖兵因迷路进入村里，前面无路可走。随后松崎大尉率领的前卫全队，都因迷路聚集于此。此时支队司令官武田中佐命令译员去农家问路。忽有一大汉着白衣从旁通过。夜暗中分辨不出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欲抓住盘问。大汉大叫，回头就跑。大叫的瞬间，敌伏兵由村中出现，从窗边门缝猛烈开枪，狙击我军。事起不意，与敌相距仅数步，四面漆黑，进退不便，道路狭窄，我军为一路纵队。队长急忙命令全体立即进入水田，伏于堤下。因地势甚为不利，乃欲转移方向，退至沼泽泥塘中散开，卧倒，一齐举枪猛烈射击。在此危机之际，转瞬间转移方向，退却后又整理队伍，向敌方前进。其间进退自如指挥队伍者，实是松崎大尉。随后，田边大尉指挥第二梯队，也在泥塘中散开，开枪支援前卫。第二梯队尚未全部通过沼泽，时山中尉率领的一个分队稍落后，在正要通过沼泽的一刹那，前军突然发生战斗，敌占早已熟悉的地利，频频狙击我军。中尉以前军苦战，欲立即前进救援，猛然挥刀，大叫前进，率先跳入水中，水深没颈。将令比山重，许国之身轻于鸿毛，众皆争先跳入水中。水底泥深没靴，不易行动，可惜时山中尉等二十余名兵士，进退不得，溺死于水中。

队长虽亡，怎能畏缩？全队渡过沼泽，也伏于堤下，支援前军，不断射击，气势颇猛，使敌军不能露面。忽见一队敌军骑兵，齐头出现于村边，马惊而不能前进，与我军相距五十米许。我军冲锋，松崎大尉挥刀从土堤后面跃起，忽流弹飞来，击中大尉大腿；大尉不屈，

① 译音。下同。——译者。

以刀剜出弹头，再立起督战，不幸又被一流弹击穿头部，说了一声“遗憾”，丧命于安城渡头的朝露之上。

我军下达了冲锋号令。敌人近在眼前，我军岂能踟蹰不前，犹如席卷的怒涛，刺刀如秋天原野上的芒草一样密集，一齐冲入敌阵。无论是马，无论是人，碰到的一概刺死。敌军在这样的气势下退缩，再也不能有一点抵挡了，乱了队形逃跑。我军穷追前进，挡住了敌人退路，立即将二十余人击毙于道路两侧。敌军惧我军威势，涉南面的水田，远远向其据点逃去。这次战斗从二十九日凌晨三时零八分开始，激战三十余分钟，敌军败退，我军暂停前进，等待天明，整理队伍。五时，排成行军队形，又向敌军营垒前进。

说来，安城之战，敌军据要害埋伏，乘夜暗狙击我军，而我军不仅没有料到在这里有敌人，而且这一带水田、沼泽、河流相连，进退不便，加之不了解地形，周围一片漆黑，咫尺难辨，可知我军苦战情形。然而，我军并未畏缩，击退了敌军，可知我军之奋勇。而当时最奋勇的是前天忧愤而死的古志少佐的部下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原来誓死报国的松崎大尉、时山中尉终于死去，其他军官也立下了超群的战功。

（三）成欢大捷

天渐明。此时，大岛旅团长率领的我军左翼主力向敌军右翼堡垒前进，在矮小的松林边沿布下炮兵和步兵阵地。刚才虽听到了右翼军在安城渡激战的声音，但没有炮击。凌晨五时，我军向敌军右翼第一堡垒炮击，敌军亦开枪射击应之。万道流星掠过半空纷飞，发出啾啾的声音。两军激战，胜负未定。此时，由安城渡方向前进的我右翼军，也逼近了敌军左翼第一堡垒，相互猛烈炮击，立即硝烟弥漫四方，呐喊声与枪炮声相和，震天动地，疑山丘也要

为之崩裂。我左翼军架设野战炮，测量距离，连续射击。榴霰弹准确无误击中目标，敌军堡垒被击中炸毁。每次击中，堡垒泥土四散纷飞。霹雳一声，黑烟腾起，同时敌军一齐大叫，由此可知伤亡必定众多。其间敌军堡垒也以大炮射击，虽有榴弹飞来，但都击不中目标，远远地落在我军的后方，或落在我军的前方，因此未伤我军一兵一卒。两军硝烟益密，我军利用咫尺难辨的时机，按照冲锋号令，一齐端起刺刀，穿过弹雨，勇猛地攻进敌军第一堡垒，碰到的一概刺过去。敌军惧我军气势，大惊失色，顾不得伤员，连滚带爬地逃走。我军终于攻占了敌军右翼第一堡垒。于是，我军大占进攻之便，从侧面向敌军第二堡垒炮击。看来这个堡垒是敌军的主据点，结构与其他堡垒不同，高数丈，呈方形，恰似消防队的瞭望楼。其中必定集中了敌军之精锐，拚死防御作战。但因敌军第一堡垒已经失陷，我军占据着要害地形，敌军已经不能长久抵抗，不久逃窜。我军进而夺取其营垒，高呼着庆祝胜利。

此时，我右翼军自旗钦村前进，逼近松林中敌军左翼第一堡垒，在猛烈炮击之后，终于把它攻占了。再前进，涌至敌军左翼第二堡垒附近，以破竹之势攻打。此时我军已经攻占了敌军右翼第一堡垒，我军威势益增，而敌军势力渐渐沮丧，我军乘机实行擅长的冲锋，如疾风般冲去。敌军虽持有甚锐利的六连发枪，但不熟悉其使用方法，开始连发，在危急之时却不能连发了。在敌人装子弹的时候，我军突然乘隙冲入，于是第二堡垒也被我军攻占了。

现在，我军左翼主力，在大岛旅团长的指挥下，夺取了敌军第一和第二堡垒；右翼支队按照武田中佐的号令，也攻占了敌军第一和第二堡垒；左右一齐进击，其状态恰似怒涛席卷而来。我军相互激励，给伤员包扎伤口，跳过战死者的尸体前进。枪弹像雨点一样纷飞，大炮像闪电一样迸发。五步一炮，十步一击，缓慢前进，靠近

了敌垒。突然在硝烟下一齐冲锋，冲入堡中。敌军身体皆比我军魁梧，且体力似亦大于我军，但军官勇气极为不振，总在后面指挥士兵。而我军军官总站在最前列，挥刀大叫“跟我来”，指挥部下前进，所以全军皆踊跃前进，无不以一当十。凌晨五时许，战斗最激烈，敌军终于放弃堡垒而去。五时半，左右共六个堡垒全被我军攻占。在牙营中，缴获署有提督叶志超、副提督聂志〔士〕成名字的中军大旗等大小军旗数面，大炮数门。本来文明国家以丢失军旗为最大耻辱，而清国军队是对此不介意呢，还是因情况紧急而来不及收起来呢？后来得到副提督聂志〔士〕成军中日记，得知敌军丢失军旗完全是因为来不及收起来。

战斗结束后，我军检查敌军营垒中之情形。死尸枕藉，碧血横流。左翼第二堡垒[①]看来是敌将聂志〔士〕成的驻处，竖着署有他的名字的将旗，周围有数十个帐幕围绕。想必敌军安城渡一战疲劳，战斗暂停，敌军欲休息，未想到我军主力又从左侧发起进攻。敌军受到攻击时，似正开始吃早餐，尚未吃完，碗、碟、筷等散乱各处，碗里的饭，吃了一半，盘里的肉汤还没有凉，锅里的米已经熟了，铁壶里的水正开着，有燉整猪，有吃剩的黄瓜，真是狼藉不堪。敌军士兵等来韩已五十余日，似颇感无聊。帐幕里有骨牌、双陆，下层士兵似耽于赌博。在角落里有韵书，有唐诗选，大概是有文学思想的人，时而用于写诗。或在信笺上写诗，或在寿山石等印章材料上篆刻，由此可看到清国人的特点。但也有藏着镜子的，携带妇女相片的，散乱于各处，清兵的懦弱，可想而知。

敌军堡垒建筑，迂拙可笑之处甚多。他们在山丘上直接筑堡垒，掘周围泥土筑胸墙，呈正方形。中央帐幕所在之处，几乎与胸墙上沿相平，对胸墙发射的炮弹，恐常掠过胸墙，集中于中坚。胸墙

① 疑为右翼第二堡垒。——译者。

甚薄，其上部不过五、六寸，以村田枪①射击，枪弹足能贯穿其胸墙。营垒下乱放松树枝，只有粗糙鹿砦，并无沟壕环绕。我军一旦靠近，则容易冲入营垒中。

在这一天的战斗中，我军伤亡军官六名、兵士〈八〉十二名。其中军官伤亡如下：

左脚贯通枪伤	陆军步兵少佐桥本昌世
战死	陆军步兵大尉松崎直臣
战斗溺死	陆军步兵中尉时山袭造
脚部枪伤	陆军步兵中尉山口陈
枪弹头部擦伤	陆军步兵中尉守田利贞
脚部枪伤	陆军步兵少尉山田四郎

兵士战死及负伤分类如下：

战死及战斗溺死	陆军军士和兵士三十二人
负伤	陆军军士和兵士五十人

在负伤者中，有五人入院后死亡。敌军伤亡约五百人，几乎全军的六分之一被击倒。

（四）占领牙山据点

成欢之战，敌军在防御中似已耗尽了精锐。从遗弃的将旗看，提督叶志超、副提督聂志〔士〕成似皆在此军中。成欢背靠山丘，面临水田，河川、沼泽纵横其间，中间只有小路通过。自汉城方向赴牙山，必须经由此路，越过河川、沼泽，通过水田之间。因此，在成欢筑垒防守，则形成足以防御百万大敌的要害。清军亦注意到此事，似知在牙山迎战我军之不利，而在成欢筑垒，将全力集中于此，进行防御。这是我军始未料到的。然而，我军精锐，清军怯懦，激战仅五

① 村田枪是当时日本陆军的制式步枪。——译者。

小时许，清军就脆弱地弃此要害之地，仓皇狼狈逃窜，连将旗也弃之不顾了。这时我军欲前进攻打牙山据点，大岛旅团长率第十一联队向天安前进；武田中佐率第二十一联队向牙山前进。

牙山作为敌军之据点，是敌军长期驻扎之地。我军预计对方会把成欢败兵全部集中于此，殊死作战，其战斗必将比成欢更加激烈。孰知当天傍晚我军到达此地时，敌军已经全部逃走，只影皆无。午后四时，我军第二十一联队顺利占领牙山，露营于此。但疑敌军或许伪装逃跑，入夜进行突然袭击，于是我军彻夜严密警戒。果然夜间有少许敌军袭来，但一击即溃，几乎不战而止。次日全军会于牙山，清点缴获物品，除大炮八门、军旗数十面外，粮食、弹药如山。我军将缴获物品中的大炮、军旗、弹药等装船，由牙山外海白石浦出发，送至仁川。军粮五百包，施舍给附近韩民，剩余弹药全部烧掉。清军临走时，拆去大炮重要部件，或砸毁击发装置，使大炮不能再用。步枪已全部携走。据说，按照中国军法，丢弃步枪者要受严罚。

当初清军从成欢败走时，我军相信，清军定会集中于牙山据点，而到牙山，却没有一名清兵。向俘虏清兵询问清军人数，据说全军约三千人。其中在安城渡、成欢二地战死或负重伤而未能逃跑者约五百人。因此，尚有大约二千五百名败兵。其中多数进入韩人家中，夺其衣帽，扮成韩人逃走。因此，成欢至平泽数里间，大部分韩人衣物被夺，赤身裸体。据说清将聂志成等，着妇女衣服逃跑。清军所过之处，路上有遗弃子弹，而且鲜血淋漓，以此足以了解其行踪。清军似皆向公州方向逃去。我军认为，现在对方只不过是没有战斗力的败兵，追之无益，遂不追。三十日我军宿营于牙山，三十一日登上归途。八月五日凯旋汉城。

（译自第二编）

三 平壤之役

（一）一般方略与行军计划

八月十九日，第五师团长野津中将由釜山陆路到汉城。此时，大岛少将率领之混成旅团为扫荡平壤之敌军，已经命令步兵少佐一户兵卫作为接敌步兵提前向平壤方向进发。混成旅团之一部在龙山，一部在临津，另派一步兵大队赴朔宁。但为击退平壤之敌，第五师团长已经出发，第十旅团长立见少将也将率其部下到来。因此，大岛混成旅团尚未轻率前进。

此时，敌军仍然据守平壤，其一部渡大同江，在左岸筑堡垒。此前，八月十日，我军侦察骑兵町口中尉、竹内少尉等一行九人，于大同江岸朱染亭与敌军作战，除一人外，皆战死。因此，敌军士气益增，进至黄州。野津师团长到汉城以后，详细听取敌情报告，认为清军常有据守险要之习癖，平壤依山临江，是朝鲜西部之要地，现在清军据守于此，不会轻易弃之前进。当初，师团长出发之前，接受大本营训令，大本营要求把清军驱出朝鲜，不可使清军在朝鲜留一兵一卒。为执行训令，我军除在平壤作战外，别无他策。因此，八月二十三日，师团传令在开城之大岛旅团长北进。大岛少将之混成旅团出发。

此前，八月八日到达元山津之第十旅团第十二联队之一个大队与炮兵一个中队，离元山开赴汉城，到达抱川郡之报告，于十九日送至师团长处。二十日，师团长命令他们立即改变方向，开赴朔宁，在朔宁与混成旅团此前派出之部队会合，在朔宁形成步兵两个大队，炮兵一个中队，命名为朔宁支队。

大本营又来一通报曰，派第三师团之一个混成旅团，二十六日以前由元山登陆，归第五师团指挥。野津师团长得之大悦，命元山登陆之第三师团部队，由阳德、成川地方向平壤进发，命名为元山支队。

此时，第十旅团长、陆军少将立见尚文，作为第十旅团之将领，二十一日自仁川登陆，二十二日进入汉城。于是，为进攻平壤，我军形成了从大道、朔宁、元山三面进军包围的态势。八月三十一日规定之部队区分如下：

混成大岛旅团　司令官大岛少将

含步兵第十一联队，步兵第二十一联队，骑兵第一中队，炮兵第三大队，工兵第一中队，卫生队及野战医院一（步兵第二十联队缺一个大队）。

朔宁支队　司令官立见少将

含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缺第一中队），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缺第八中队），骑兵第三中队之一个小队和一个分队，炮兵第一中队。

元山支队　司令官佐藤步兵大佐

含步兵第十八联队，骑兵第三大队第一小队，炮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工兵第三大队（缺一个中队），卫生队。

汉城守备队　司令官安满步兵中佐

含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二大队（缺第五中队），驻汉城。

混成大迫旅团　司令官大迫少将

含步兵第六联队（驻元山），骑兵第三大队之一个中队。

主力：

第一行进团队　司令官柴田炮兵中佐

含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缺第二大队），炮兵第二大队。

团队行军日	元山支队	朔宁支队	混成旅团	师团司令部	第一团队	第二团队
八月三十一日	一部从元山出发	新溪	南川店(休息)	汉城	开城(休息)	汉城
九月一日	元山	新溪	南川店	高阳郡	开城	高阳郡
九月二日	一部在阳德	新溪	南川店	临津镇	开城	临津镇
九月三日		新溪	南川店	开城	金川	开城
九月四日	阳德	新溪	新店	开城	南川店	开城
九月五日	阳德	新溪	剑水驿	金川	新店	金川
九月六日	五柳洞	梨水店	舍人关	南川店	剑水驿	南川店
九月七日	一部在成川平地院	遂安郡	黄州	瑞兴府	舍人关	新店
九月八日	石仓店	冷井洞	黄州	凤山郡	舍人关	剑水驿
九月九日	成川郡	三登	黄州	凤山郡	舍人关	凤山郡
九月十日	成川郡	三登	中和	黄州	柳梁头	凤山郡
九月十一日	东山里	三登	中和	绿沙浦(看东坡)	绿沙浦(看东坡)	黄州
九月十二日	松桥	江东县	水湾桥	月江(祥原郡)	月江(祥原郡)	麻药里(看东坡)
九月十三日		麦田店	水湾桥与赤毛地店	保山镇(串场街)	保山镇(串场街)	棠洞(祥原郡)
九月十四日	顺安	大地境洞	水湾桥与赤毛地店	新兴洞麦田县	新兴洞麦田县	沙川(串场街)
九月十五日	一部在顺安 余部在平壤	平壤	平壤	平壤	平壤	平壤

第二行进团队　司令官友安步兵中佐

含步兵第十二联队（缺第一大队），骑兵第五大队本部及第二中队（缺一个小队），工兵第五大队（缺第一中队），卫生队。

电线维护队

含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之第八中队，驻洛东。

兵站守备队

步兵第二十二联队之第五中队，驻仁川。

步兵第十二联队之第一中队，驻龙山。

骑兵第十二中队之一个分队，驻龙山。

大本营又来通报说，平壤之敌军决不会出平壤而前进。于是，师团长益发坚定了最初之决心，以九月十五日作为各方向对平壤实行总攻之日期，欲一举攻克之。其行军计划如下：（见30页）

实际行军日期或许有与计划不符之处，但各部队大体上皆恪守之。计划之最终日即十五日，各部队皆到达平壤，得以如期包围攻击。

各部队有不同的任务：大岛旅团从正面前进，将敌军之全力牵制于大岛旅团方向，不仅不使敌人知我军从其他方向包围，而且使敌军之精锐集中于此，不使之分兵他处；朔宁支队从平壤以北之三登，出敌不意攻入平壤城内，担当主攻任务；元山支队之一半与朔宁支队会合，参加主攻，另一半出安顺，截敌军退路；师团主力自西南各条道路进逼平壤城。

（二）各部队之行军

1．混成大岛旅团

大岛混成旅团在野津师团长到汉城之前就决意扫荡平壤之敌

军。首先出发的是一户少佐的部队。他们八月八日从汉城出发，不断行进，十九日到南川以北二里之葱秀里，先头部队进入瑞兴，二十日停留于此。此时，先头部队孤军长驱深入敌区，后援不继，加之又无粮食供应；敌大军据守平壤，敌军前锋出没于黄州，相距不过十里；因此，旅团于二十一日收回先头部队。先头部队退至金川，二十二日又退至开城府。

此前，野津师团长于八月十九日到汉城以后，原属大本营直辖之大岛混成旅团，划归第五师团，受中将指挥。随后，二十一日，第十旅团长立见少将也在仁川登陆，次日进入汉城。第五师团本来由第十旅团和第九旅团组成，第九旅团长是大岛少将，第十旅团长是立见少将，因此，似已不需要混成旅团之名称。但因第十旅团之部队尚未全部到达，所以大岛旅团仍称混成旅团。大岛混成旅团派一支部队赴朔宁，与在元山登陆开赴朔宁的一支部队一起称为朔宁支队，由立见少将统率。大岛混成旅团沿大道前进。

大岛少将在师团长到汉城后立即出发，二十三日宿于临津，幕营。其所属一支部队由西岛中佐率领，到开城。二十四日旅团本部前进至开城。此日，大岛旅团长派参谋长冈少佐访开城使，赠以日本药品若干。府使深谢之，赠旅团长红参若干酬之。此前退却至开城的一户少佐之先遣队，因大量后援已经到达，于二十五日再度从开城府出发，踏上北进征途。旅团本部在这里停留三日，二十八日离开城北进。

大岛旅团二十八日从开城出发，行程七里，宿于金川。二十九日到平山，在这里停留三日。九月二日，立见少将也从开城来到平山，会见大岛少将，同赴南川，宿营。三日，立见少将告别大岛少将去新溪，大岛旅团沿大道前进，至葱秀。

葱秀是山间僻壤之小村，人烟稀少，不足以供军队宿营，全军皆幕营。清澈的流水从葱秀南面流过，注入礼成江。葱秀以北三十韩里以内之土地，皆属其上游。峰回溪转，终于来到车岑。车岑的大坡道，坡高约一町① 。过坡道后是广阔的原野，一望无际。行二十韩里许，进入瑞兴府。在汉城以北，这是第一次看到一望无际的平地。四日在瑞兴府停留。此日捕瑞兴府使，责其通清军，不应我军征集，而且加以妨碍，上枷系于狱中。

五日，旅团长从瑞兴府出发，宿于剑水驿。六日到凤山。此日，我军先锋一户少佐的部队，于黄州城外与清军小战，将其击败，追击敌军，攻黄州城，攻取之。此前，清兵七十余名前进至凤山郡，闻四日我军先锋进入凤山，即退缩，越洞仙岭，退守敌军前锋根据地黄州。五日，我军西岛联队进入凤山，一户大队宿于舍人关。舍人关是洞仙岭上的关口，位于凤山、黄州之中间。因此，一户大队在黄州城外小战时，西岛联队正到达舍人关。此日，野津师团长率第十旅团之部队到剑水。当初清军撤离凤山时，将兵器藏于郡厅后面的仓库里，撤退时未及收拾离去，我军收缴之，包括有烟火药若干，菱铁约一万个。所谓菱铁，有如我国小儿的玩物不倒翁，无论怎么颠倒，其棱角依然朝上，把它扔在路上，人马难以前进。

七日，旅团本部从凤山出发，进入黄州府。其间仅一里，有舍人关之险。该关又称洞仙岭，岭上有关口，即舍人关。过关口，下坡道，有一条名叫赤壁江的长江。过江就是黄州府。府城北依山岭，南临长江，是开城以北第一个城市。旅团本部暂留黄州，以观敌情。其间长冈参谋曾斥责黄州府使。

---

① 町作为长度单位，每町约等于 109 米。下同。——译者。

九月十日凌晨四时，我军从黄州出发，开赴中和。此日，部队以战斗准备状态前进，前行三里余，见路上遗弃有清兵雨盖（用红色油纸制成，盖在帽子上防雨的东西）数百个。我军生疑，缓慢前进，来到我军町田步兵中尉、竹内骑兵少尉等战死的地方。这个地方叫朱染，路旁小山上有松林，清军就是在这里伏击的。大岛旅团长等全体官兵，回想当时，不禁暗自流泪。立七个预先备好之木标，作为悼念之碑。更以清酌庶羞之奠，焚香，供花，举哀。旅团长又读如下祭文，以告慰英灵。

维时明治二十七年九月十日，混成旅团长、陆军少将、从四位、勋三等大岛义昌，以清酌庶羞之奠，祭陆军步兵中尉町日熊槌，陆军骑兵少尉竹内英男，陆军骑兵一等卒赤泽才八，陆军骑兵二等卒西壮平、原田八郎，翻译佐伯小太郎、小林一之灵。中尉等原负重任，远离本军，冒炎热之天气，深入不熟识之地，耐辛苦，探敌情，屡屡做出重要报告，使我军得知敌军之详情。尤其是本旅团攻击成欢、牙山之敌时，得以毫无后顾之忧，凯旋汉城之后数日内，得以安然休养人马，皆是中尉等完成任务之结果。呜呼，哀哉！上月今日之拂晓，突然遭受敌军袭击，寡不敌众，不幸中敌弹，以至暴尸于中和原野。噫嘻！但此一死，不仅给全军以伟大利益，而且将来也是军人之一大龟鉴，功名将永垂竹帛而不朽，可谓虽死犹荣。现在本旅团遇攻击曾加害于中尉等的平壤敌军之机会，路过此地。当此，追怀昔日中尉等奋战之后终于阵亡之惨状，义昌等感慨不已，必定鏖杀此敌，以慰中尉等于地下，就在近期。灵乎！如若有灵，尚飨！

此时各队皆行举枪礼。读完祭文以后，皆川军医折攀附于墓旁松树的山葡萄，栽于碑前。这一带背山，面临玉米地和荞麦地，

一条道路蜿蜒通过其间，直指中和。竹内中尉是在玉米地里中弹落马的，骑兵们是在山边之松林下奋战的。我军路过时，在玉米地里见有死马马骨，这大概是当时竹内中尉等人的乘骑。

全军加快了步伐，逐渐接近了中和府。此前，据我军侦察兵报告和前来韩人所言，旅团相信于此府必有战斗，前进中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岂料敌军只影不见。问土人，答曰，前日夜间以前，驻扎于中和之清军约三千人。前日夜间八时许，有四、五名韩人走来，清军误认为是日军偷袭，前哨猛烈射击，韩人大惊，越跑越快，从小路向中和逃跑，前哨从背后追赶，向中和方向射击，于是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清军主力部队，主力部队也以为日军真地袭来，迎而出击，立即成了一场自己人的混战，狼狈至极，不知所为。加之此夜一片漆黑，咫尺难辨，倾盆大雨和之，混战从晚八时至十一时，死伤不计其数。次日清晨，清军知其轻举，仓皇掩埋尸体，救护伤员，远退至平壤。我军闻之，始知刚才经过路上遗弃许多红帽之原因，皆大笑。此日全军宿营。

十一日在中和停留，十二日凌晨四时出发，向平壤前进。现在距离敌军仅四里，我军在行军中严加戒备。午前九时二十五分开始听到枪声。这是我军前卫逼近大同江左岸之敌军堡垒，进攻其第一堡，追逃敌至江岸，正欲乘船渡往对岸时，敌军炮击，我军前卫暂时撤回。敌军死伤累累，横于江岸。我军无一人伤亡。此时，按照司令官命令，我军对附近地区实行侦察。各队之部署，规定如下：

右翼　　西岛第十一联队长　　　炮六门，缴获炮两门。

左翼　　武田第二十一联队长　　炮十余门。

部署完了以后，先以右翼之缴获炮（成欢战役之缴获炮）炮击敌军炮兵阵地，准确命中，敌军炮手弃炮而去。我军到达这里以后，山上的敌军炮垒不断发炮，我军置之不理。

此日敌情有大活动。敌军大概已知我军进攻平壤的日期日益临近，他们派数千军队渡江，布置于预先构筑于江岸的三个堡垒里，努力地做防御准备。敌军时而派骑兵窥探我军动静，或以连发枪向空中射击，或在漫山遍野竖起数百面旗帜，似在尽量虚张声势。我军有十五日各路部队一齐炮击之计划，所以，现在任敌军所为，置之不理。敌人以为得计，愈发虚张声势，架舟桥，多次列队往返。本来大岛旅团的任务在于牵制敌军，因此，须使敌军只注意防备大岛旅团，并不使之了解我军其他各路部队之行军。而敌军的做法，正中下怀。此日前卫之战斗及防守位置如下(摘自参谋的报告)：

前卫在进击过程中完成对附近地区的侦察。左右两翼定位，于午前十时结束。此时，进攻部队前进至水湾桥(距敌军堡垒约七百米)，转弯，又前进至距水湾桥二、三百米处。一队骑兵由此再前进二、三百米，几乎靠到了敌军堡垒近旁。在此侦察期间，遇来敌，奋战，杀清兵及军官两名。我军骑兵军马一头中敌弹，被击倒。对岸敌军炮垒见此情形，大小枪炮齐发。对方在两岸筑有坚固堡垒，用以护身，且预先把附近树木家屋等，凡在我军进攻时会用以掩护的东西，全部清除，不留一物，加之附近平坦，无起伏，地形实在对我军不利。我军担心徒然损失兵力，于是退至水湾桥。在这里挖土构筑掩体，以两个中队防守。敌军见此机会，派骑兵七、八名，步兵数百，自树林袭击我军。我军立即开枪应之，射击敌军骑兵，击毙其中一人，其余策马败退。敌军步兵惧怕，不敢靠近，静伏于林中，没有动作。我军左右翼不失时机地开始炮击，榴霰弹落在敌兵聚集的树林里，使敌军溃散。我军发射的炮弹击穿敌营垒中的营幕，赶走了炮手。我军如何使敌军发生了动摇，非亲眼

见者，难以形容。我军炮手之技术，实在壮观。司令官等军官皆据高台视之。须臾间，停止炮击。此后至黄昏，敌军常发炮，时而听到敌我之间相互枪击。日落，更严加戒备。

十三日，晴朗，我军部署如昨日。敌军常瞄准我军发炮，而且自左岸敌垒至右岸平壤根据地之间，经舟桥，沿沙滩，敌军云集，亦如昨日。但敌军并不想主动立即与我军决战，只想依靠坚固堡垒，严加守备。我军司令官及其幕僚，皆因军事会议而没有空闲。午后三时，少将和参谋等登上中央高台，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四时，命令各部队开始炮击。敌军亦发炮应之。我军炮手发射的炮弹发发命中，敌军颇狼狈。敌军幕营、堡垒甚混乱。敌弹常落到远离目标千米之外的后方，落于卫生队、辎重队处。于是，我军停止自中央高台之炮击，命令左右两翼炮手增加连射，多放榴霰弹，敌军伤亡不计其数。常当敌军炮手移动时，我军炮兵发射的榴霰弹命中，敌兵慌忙逃走，我军见之踊跃。

此日午前十一时许，我军左翼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所属生实一等军曹、胁田一等军曹等数人，挺身跳入江中，欲夺彼岸三十余艘敌船。敌军开枪拒之，又从堡垒发炮，前后八次。我军士兵毫不退缩，终于夺得大小船只五艘而归。此时，我军发现韩国老幼妇女五、六十人，被清军驱赶至江中小岛避难，粮尽，有人将要饿死。我军立即驾夺得之船，把他们安全救出归来。他们无比喜悦。因我军之所为与清军之暴虐相反，他们感谢我军恩惠，拜谢多次。此时敌军炮火稍增，大小炮声隆隆不断，但我军无一人负伤。此日我军炮击的目的是探知敌军火炮数目。根据敌军各炮垒发炮情况，完全达到了目的，确知敌军火炮在十门至十三、四门之间。午后五时半，炮声渐停，各守其位，戒备如前。入夜，敌军时而发炮试探我军。

十四日，天气晴朗，满天没有一点云彩。午前六时三十分，敌军开始猛烈炮击，我军应之。这时，旅团长及指挥部在高地松林中之僻静处，聚精会神地召开军事会议数小时。会议结束，军官们将去时，以望远镜瞭望，发现敌旗突然剧减数百。莫非敌人已经探知我军各路部队逼近平壤，而分遣其部队了吗？我军注视对方动静许久，并发炮试探，努力地引诱敌人，终于发现敌军并非全部撤去，而是为了把火力全部用于对付大岛旅团的正面进攻，陆续把阵地移至低洼处。于是，我军放心。午后四时左右，闻朔宁方向有炮声，知立见少将的部队已经与敌军前哨接触。于是，大岛旅团进一步调整明日进攻部署，急忙布置兵员。不久，闻元山支队及其他各路部队的炮声，知皆是为明日进攻做准备之信号。敌军益呈狼狈之色，但退路全断，已无可奈何。

此日黄昏，命令各部队：左右翼如前；卫生队移至旅团本部位置；旅团长前进至靠近敌军之位置；先头部队凌晨三时出发，逼近敌垒；后军依次前进；左翼队之一部由奥山少佐率领，操船渡江，冲击敌军之侧面；炮兵队全部移至右翼，全力炮击大同门外之敌垒。各部队得令踊跃，以决死之姿态等待明日。一觉醒来，进攻时机已近，急忙准备，前卫出发，左右翼继之，凌晨四时全军靠近敌垒，于是发生了十五日之激战。

2．朔宁支队

朔宁支队由元山登陆之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缺第一中队）、汉城派出之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缺第八中队）、骑兵第三中队之一个小队和一个分队、炮兵第一中队组成，因支队接受其部署及行军命令时在朔宁，而如此命名。当时，支队司令官立见少将尚未到达部队。八月三十一日，少将在开城府。少将一行于九月一日出发，过青石关，宿于金川郡，二日到平山府，在此与大岛少将会

见，此夜一起宿于南川店。到此以前，立见少将一行走过的道路是汉城至平壤的大道，属大岛旅团及师团主力之行军路线。立见少将一行从南川店告别，走上小路。

九月三日，立见少将一行渡猪滩川上游，攀鸟道樵径，到新溪，此间行程六里。朔宁支队所属部队在山口、富田两少佐的率领下，停留于新溪，等待少将到来。新溪在朔宁大道上，是一个人口稠密、物资丰富、山水景致甚多的地方。然而，败于牙山之清军，刚刚迂回经过此地，竭尽抢掠，因而老弱奔逃，器皿狼藉。当时，山口、富田两少佐都苦于缺乏粮食，据说山口少佐因缺乏粮食而喝粥数次，富田少佐以携带之干饭[1]才免于受饥。全军又在这里停留数日，九月六日出发，到梨木里，幕营，行程约五里。

七日撤幕营，向遂安前进，行程四里。其间仍属朔宁大道，道路稍平坦。遂安居民一千余户，是山间一小城市，有郡厅、牢房等。八日从遂安出发，攀天子山之险，至葛麻隅里，经散道、柴里两村，至陵洞。陵洞在泗水河边，隔河与冷井洞相对，景致甚佳，然而人烟稀少，不足以给军队提供住宿。我军在山林之间布阵露营。

九日拂晓向三登前进。此日，第二十一联队第八中队长田边大尉，在主力出发之前，率部下取道西北，沿祥原路行进。主力沿三登路向正北行进。道路崎岖，加之河川纵横奔流，妨碍进军，行军实属不易。行至三登附近，前面有一条大河，河宽五十间，水亦甚深，流经抱儿、凤头两峻峰之间，浩浩荡荡穿过三登县以南。这就是在金难注入大同江的柳绿河。河上没有桥，渡船仅一、二只。先头部队到达河边是正午十二时许；部队全部登上对岸时，次日凌

[1] 把大米煮熟晾干，供旅途食用的一种食品，日本人称之为“干饭”。下同。——译者。

晨四时已过。此日，从清晨起浓云密布，大雨油然欲滴，午后，电光一闪，雷声隆隆，骤然暴雨袭来，士兵们站在雨中呆等渡船，不仅戎装全被湿透，又有秋风吹得极冷，有人以河滩上的石头作枕渡过一夜，行军极困难。昨日之晚餐，今晨才勉强吃到，其辛酸不可名状。过河约十町，到三登。三登县位于陵洞正北四里处，距平壤仅八里，是一个居民数百户的小县。遂安以北，全属平安道，沿路人民皆模仿官吏之作为，可谓全是清军的同伙。因此，当地人民闻我军进军消息，皆挑起行李，不知远逃何处去了，沿途几乎没有人影。尤其是三登，县令以及县民，全都匿迹，仅有二、三老太婆，无力运走行李，又不忍舍弃衣物、家具而去，悄然站在屋檐下，乞求饶其一命。在昨日以前，清军骑兵侦察和间谍来此地者甚多，现在全部撤回，只影不见。太阳旗在县厅的房顶上飘扬。

此时，于陵洞离开主力，率领一个中队去祥原的田边大尉，捉住祥原郡司盘问，得知清军动静。牙山败兵曾逃到祥原郡，叶志超也曾在祥原郡官厅停留数日。叶出发时，郡司本想同行，但是叶命令郡司保护迟到负伤败兵。其后，败兵二、三十人一伙，零零散散逃来，郡司殷勤护理，并把他们送走。最后，郡司也于九月八日到平壤，会见叶志超，九日归来。另外，郡司供出：一时风传死去的聂士成也安全地到达了平壤。在平壤，其他新来的清军将领甚多，平壤天地甚是热闹。曾将朝鲜风云握于手中的闵泳骏，离汉城后，一时去向不明，原来他也逃到了平壤，现在蛰伏于监司闵丙奭官邸。郡司受命于平安道监司，征集小米二百包，鸡若干，送给了清军。大尉到达以后，没收郡司征集的鸡蛋数百个。后来捉住郡司，送往三登，拘留于支队本部。

十日、十一日两天在三登停留。因为十五日是总攻日期，现在距平壤仅约八里，我军欲出敌不意，一举攻入城内，在此之前须不

使敌军察觉。

十二日离三登，向东进发，行约三里，当时正是午前十时，闻平壤方向炮声不断。不久，一传令骑兵策汗马驰来。据骑兵报告，山口少佐的部队，于本日午前八时，与敌军隔大同江开战。此前，山口少佐的部队于十一日作为大同江渡江掩护队，与工兵队一起从三登出发。因此日支队主力负有掩护工兵队准备架桥、渡船之任务，所以估计有激战。此日，立见少将一行原计划舍营于江东，但既闻已经开战，就不能安逸地舍营了，于是，一直进军至江岸。这里是大同江的主流，是平壤府东北约五里上游之元山大道渡口。这里对于敌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地点，若敌军在这里坚固防守，我军渡江将非常困难。而成欢一战使敌军心怀恐惧，心神不定的一千余名步兵和七、八十名骑兵，竟抗不住我军仅两个小队的射击，向平壤退去。

此前，山口少佐的部队，作为渡江掩护队，于十二日午前八时许到达大同江左岸之小镇麦田店。在对岸寿洞附近，敌骑兵约五十名出现于柳树下。我军先头之两个小队，在道路两侧之进士洞和麦田洞高地展开，数次齐射。敌军骑兵因之而躲藏起来，代之有一千余名步兵在前方八百米新酒店附近之高地散开。我军先头小队短时试探射击，与之相应。不久，敌军退却。想来他们留下了伏兵。然而，对风声鹤唳也感到恐惧的中国兵，作为伏兵留下的三十余骑也相继溃走。现在对岸只影未留。我军为做渡江准备，寻找舟筏。正好左岸有一只渡船，一半沉于水中，但还不是不能使用。我军把船底积水舀出，以此作渡船使用。两岸连接绳索，山口少佐的部队首先操船渡江。然而，增加渡船，使数千部队渡江是不容易的。此夜，山口少佐的部队渡江以后，立即向新酒店前进，占领其前方的御乘洞要害，布置前哨线。支队主力未能在夜间全部渡江，

渡江至次日午前十时左右结束。大同江在这里逐渐狭窄，河宽不过三百米，但因缺乏渡船和制作木筏的材料，以至渡江如此迟缓。虽从远方之渡口征得五只渡船，但到达麦田渡口已是次日拂晓。

十三日，以山口少佐的部队为前卫，戒备前进。寿洞至平壤，行程仅约五里。行进中每逢狭谷或高地，更严加戒备。我军到达长水院前方之国主岘，当支队主力正要下岘时，传令骑兵自我军前卫队飞马来报：发现敌军堡垒。我军军官立即登上一方便瞭望之小丘，以望远镜瞭望。在大同江右岸，隐约可见平壤市街，城廓在市街的后面。在这里有两面敌军旗帜在松树间飘扬。城的右面有牡丹台，在山顶上，照例有将旗随风飘扬。在相隔不远的山丘上，似有敌军幕营，营幕相连，见有数十条炊烟在空中飘荡。敌军虽如此心神不定，却未派一兵一卒到国主岘。我军因时机未到，不敢轻率发起进攻。敌我隔合井江对峙。此日自清晨以来，闻猛烈炮声，知大道上之我军已经开始与敌军炮战。山鸣谷应，不禁使人胆寒。此时，立见少将闻敌军堡垒已近在相距大约一里的地方，策马亲自视察敌情，然后返回原来位置，冷笑一声，曰：敌用固守城池之谋，我等只有好好防守，以待时机。

十四日，支队依然在国主岘，只与元山支队，大岛旅团取得联系，包围敌垒。此夜恰值阴历中秋，圆圆的明月徐徐从东山顶上升起，可远远望见平壤之敌营。我军右自大成山麓，左至国主店丘陵，布置前哨线，其余皆在国主岘下露营。将军令严，部伍寂然不乱，皓月独自徘徊于阵头，静静地照耀着我军营幕。众皆想起横戈吟咏月明星稀诗之古英雄，士气特别旺盛。

3.师团主力

师团主力，即野津师团长亲自率领的部队，按计划从汉城出发。部队经凤山进入黄州以前，行军路线与大岛混成旅团完全相

同。九月十日，师团主力第一行进团队到黄州，第二行进团队在凤山，欲渡大同江，向江西进发。此日，马场工兵少佐报告，于铁岛附近获得渡船，后又报告，于其上游得船二十五艘。于是，先派工兵到十二浦，做渡江准备。十一日开始渡大同江。十二浦江宽五百余间，水流又急，渡船一次往返，快则二小时，慢则四小时。因此，十一日由十二浦渡过江去的只有第一行进团队之步兵，炮兵空等至次日。

十二日，第二行进团队也到达十二浦。但因渡船不足，加之船只破旧，渡江二日，多数渡船破损，不堪使用，这些船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全军渡过江去。因此，军官把大小行李、驮马留在黄州，把炮兵梯队留在渡口。十三日仍未把应该渡江的部队全部渡完。部队渡江后行进，又要在陈壮浦、兰洞渡河，因此，行进甚迟缓，耗费了许多时间。士兵们连睡觉的时间也没有，呈昼夜兼程之状。其他各路部队皆避开险路迂回。十四日，师团主力到达距平壤四里之沙川，先头部队在沙川前面约一里之新兴洞。但是，步兵一个大队和炮兵一个中队等后续部队，仍留在渡口附近。

十二日以来，在大道上行进之大岛混成旅团似已开始与敌军炮战，师团主力闻此隆隆如雷的炮声，心中越发焦急。但是，路难行，无可奈何。十二日晚，骑兵渡大同江，十三日行进十五里，至江西县，十四日终于过新洞，来到平壤至甑山县的三条平行道路上，以该部为师团主力之左翼，并与元山支队取得联系，沿甑山大道前进。当时，该部官兵合计不过三十名，而负担之正面约四、五里，实在危险。师团主力到达距平壤一里半之山川洞，正是全军发起总攻的日期——十五日午前七时，实际上是在元山支队和朔宁支队已经攻下二、三个敌军堡垒以后。

此行，师团也和其他各路部队一样，兵站线不继，粮食极缺，师

团长本人也有数日没有米吃，仅食小米充饥。由此可以想象全军之困难。

4.元山支队

元山支队是第三师团(名古屋)之部队，由大迫少将率领。但当时登陆部队只有第十八联队(冈崎兵营)所属官兵，因此由联队长、步兵大佐佐藤正率领。该部经阳德、成川，十五日前进到平壤，与朔宁支队取得联系，按照方略，要在立见少将的指挥下，攻占平壤城。(在这个方向上，从军新闻记者仅《中国新闻》[1]之通讯员下山熊喜一人。下山不幸在进攻平壤之日战死，因此，元山支队进军详细日程不明。据下山生前写的通讯，仅知其一斑。其详细情况，待他日再进一步补充。)

元山至平壤间，道路最险恶，行军之困难，不可名状。九月二日，元山支队的前军到达阳德府时，粮食缺乏，军官也仅喝两碗稀粥充饥。此间，炮兵一个中队，马匹一百二十余头，其中十三头死亡。阳德距元山十八里，在此以前，韩民全无惧我军而逃跑者。自此往西，民心皆向敌军，闻我军到来，韩民全部逃走，府使县官也不留一人，官厅皆空无一人。自阳德前进到成川，得原清军屯积于此地的米粟粮食若干。

我军五日从阳德出发，八日到成川。十一日从成川出发，西行约一里，至柳洞坊，野营。据称，这里距平壤八里，但敌军似仍丝毫不知我军进至距平壤如此近的地方，柳洞坊无一敌兵防守。十三日进入顺安，到了敌人的背后，距平壤五里，但敌军仍不知我军到来。十四日，我军前进到坎北院，距平壤约一里。途中有少数敌军骑兵阻挡，我军把他们赶走，然后到坎北院。夜间在这里野营，以待次

① 《中国新闻》是日本"中国地区"的报纸。日本的"中国地区"包括冈山、广岛、山口、鸟取和岛根五县。——译者。

日总攻。十五日，元山支队最先开始炮击。

（三）清军之防御

我军制定围攻战略，四面进逼平壤，因此清军之防御亦不可不说。平壤地处朝鲜西北方之沃野，是平安道监司之所在地，距汉城约六十五里，人口约二万，东临大同江，三面环绕城墙，城墙高七、八间；其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城分内城、中城、外城和东北城四部分；大同江沿岸为断崖绝壁，高耸而便于防御；三面城墙，堡垒高耸，难于攀援。牡丹台堡垒在城北，面临大同江，似有摩天之高。往昔文禄之役，我军将领小西行长曾据守于此。在前面堡垒之后筑有临时城堡。其筑城堡成陡坡，垒壁高五丈余，备有克虏伯野炮和加特林机关炮。其他各堡垒也备有连发枪、野炮、山炮等。敌军据有天然要害，兵器防御亦甚完备。加之自六月以来，敌军驻扎于此，除原来的城墙外，又构筑了许多半永久性城墙，在大同江上架有舟桥，在江南岸船桥里也筑有坚固的桥头堡，桥头堡的前面还有几个炮垒。敌军全力防守之情形，出我军想象之外。敌将常傲慢地吹嘘，只要防守于此，即使来几万日本兵，也能支持七年。

据此要害防守之敌军人数及守将如下：

盛字军：中军正营，中军副营，中军右营，中军后营，右军×营，亲军炮队，盛军传营，亲军马小队，左军正营，右军左营，右军×营，亲军步小队，左军右营，共六千人。

奉军：奉军左营马队，靖边右营步队，靖边左营步队，靖边后营步队，奉军右营步队，奉军左营步队，奉军步营步队，靖边中营马队，靖边亲军炮队，共三千五百人。

毅字军：前军起营，前军左营，前军邱营，前军×营，共二千人。

奉天练军盛字营：正红旗步队，左翼二起马队，正蓝旗步队，右

翼二起马队，共一千五百人。

以上合计一万三千人。卫汝贵率盛字军；马玉昆率毅字军；左宝贵率奉军，其中靖边五营由聂桂林分统；丰升阿统督奉天练军盛字营。驻平壤之清军，总称四军，以成欢败将、直隶提督叶志超为总帅。

上述四军实行专守防御之方略，各营以多角堡垒围绕，利用平壤城内外的地形，善为部署。其堡垒数目，概算如下：

城南外围十五处。

其南端，自大同江右岸起，筑有长约二千米之垒壁，为南面第一防线。垒壁高约四米，外侧挖有深壕，设有多个突出部，便于侧面防御，且布设了地雷。

大同门外左岸有五处。此为桥头堡，是敌军最注重的地方。

城外北面山上四处，城内牡丹台上一处，城内北侧两处。

合计二十七处。

突出部及桥头堡两个。

由盛字军、毅字军分驻，外加一小部分奉军。城北山上各堡垒，由奉军和盛字营分驻；重新集中的成欢、牙山之败兵混入其中。据可靠资料，原驻成欢、牙山之清军如下：

正定练军中营，仁字副营，仁字左营，水雷营，亲军护卫营，武毅军老中营，古北口练军右营，义胜营，仁字正营，仁字老步营。

然而，成欢一战，敌军十营部队全部瓦解，多数不能再成营。因此，在平壤战死者中，仅见有武毅军、古北口练军和仁字营之兵。牙山败兵集合于此者，最多不过一千数百人。包括牙山败兵，平壤防守总兵力约一万四、五千人。

敌军兵站线经海陆通至本国。第一经义州，由盛京省南部至山海关。第二自义州至旅顺口，再由海路至大沽。第三自义州经

鸭绿江口以西之大东沟、大孤山等，海路至大沽。其第二、第三兵站线大大便于第一兵站线，但有不能保证海上安全之虞。义州至平壤间分为四段，每段分属于平壤四军中的一个军。各军又将每段分为四个官站，每个官站设兵站，置军官一名、兵士十余名，以便于征集、运输粮草和军队住宿。义州至平壤间，四段十六官站叫做兵站。

如此，敌军据守平壤，我军四面包围合击。震天动地的总攻日期是九月十五日。

（四）各路之战斗

1.大岛混成旅团之苦战

实行四面合围方略之我军，苦战最多、时间最久者是大岛混成旅团。为了在其他方面之我军于十五日实行总攻之前，不使敌军知道我军的策略，大岛旅团于十二日已经前进到平壤附近地区，逼近了敌军构筑于大同江左岸的堡垒，与敌军激烈交战。此日，混成旅团以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为先头，先头部队由步兵少佐一户兵卫率领，凌晨四时出发；第二是工兵中队；第三是除用于传令以外的骑兵中队剩余人员；第四是火炮十二门，即两个中队；第五是前卫主力，包括第十一联队之第二、第三两个大队。上述前卫的司令官由陆军步兵中佐西岛助义担任。中佐位于前卫主力之中央，联队队旗在其侧。稍后是旅团主力，包括第二十一联队（其中第二大队属朔宁支队，不在此）和炮兵一个中队，另有原在成欢战役中缴获的敌军火炮两门组成的缴获炮小队。旅团主力由陆军步兵中佐武田秀山率领。再稍后是卫生队和辎重。行军队伍全长约一里，大岛旅团长率参谋长冈外史等，驱马于前卫与主力之间。队伍森严，威武雄壮，从中和出发。前进到素堂洞一带时，朝阳已经爬上

东山之颠。遥望前方，平壤城墙之上，敌军旌旗飘扬如云，江之东岸，有三个敌军堡垒巍然立于道路两侧，数千敌军似已鼓足了勇气，准备迎击我军。

素堂一带是一个大坡道，坡道横断连亘之高山，是中和至平壤的大道。在这个坡道的北面，有周长约半町许之松林。从这个高山上望去，平壤城在指顾之中。我军首先决定以松林作为卫生队、野战医院和电信队的阵地。再向前望去，松林西北有三、四座高山相连。大同江以南十町许处，沿江向北，又有七、八座高山起伏。在第五、第六高山之间，有一从东面流来的小河，绕第五高山之山麓，向西南流去，至水湾桥，注入大同江。第六、第七、第八高山，隔大同江与平壤之山丘对峙。其间约三千米的地方，都是平原，只见一望无际的玉米地。自中和通平壤的大道，沿此素堂洞之陡坡而下，一直向西伸展，先至土器坫。其间，在南面，道路左侧有三、四座高山起伏，右侧与松林以西的三、四座高山南北相对，形成一壑谷。壑谷里都是玉米地，多少有些高低起伏。在西南方向的土器坫附近，大道右侧有一茂密松林，但自平壤南面的敌军堡垒，远距离火炮足以能使我军处于困境，我军没有可用以掩护的地物。另外，靠近土器坫的道路，过右侧的小松林以后，有长约一町许的一段，未进入土器坫以北的小山背后。因此，自平壤南面的敌军堡垒，可清楚地望得到这段道路。土器坫以北的小山被凿开，大道由此通过，在西南方有松林。沿此松林，大道左右有敌军构筑的堡垒，然而堡垒里没有敌人。堡垒的结构是由草屋加固而成的，高四米，面积约二十平方米。大道顺其间一小坡而下，过土器坫，再往西去数町，到达水湾桥。桥西又有一个敌军堡垒，与土器坫的堡垒相似。由此，大道沿大同江稍偏北伸展十数町，到船桥里。其间，大道左右有行树，但过船桥里一町许以后，二、三町间没有树木。因此，

自大同江中的羊角岛，可望见大道上的行军。船桥里是渡大同江通平壤的渡口，敌军在这里架舟桥，以供两岸往来。距船桥里二、三町的地方，敌军在左右树荫下设有两个堡垒，第一个构筑在田地里，第二个构筑在江畔；二垒各有一个附属堡垒，前者在东南，后者在西北，敌军实际在这两个附属堡垒里。再前进二町许，又有第三堡垒，跨大道而筑，紧靠大同江岸，其东南又有一个起掩护作用的附属堡垒。第三堡垒的西北端就是船桥里渡口，过舟桥，通平壤的东南端。我军已知江东的敌军准备死守此第一、第二、第三堡垒，抵御我军。

前卫于此日午前九时到土器坫，见左右堡垒中没有一个敌兵，立即前进，逼近水湾桥。桥南的堡垒里只有少数敌兵，仅开数枪，在我军逼近以后，全部退去。我军前卫欲实行追击，但考虑到路旁无树木掩护，敌军会从羊角岛实行侧射，遂停留于水湾桥，未轻率前进。不久，旅团长与西岛、武田二联队长，长冈、村木二参谋，中原、河野二副官，策马立于土器坫右侧堡垒上，观察敌军动静，并派军官四处侦察。午前十时，各部队展开完毕，第十一联队在右方占领阵地，第二十一联队在中央占据位置，联队本部设于土器坫的两个堡垒内，其中第三大队在大队长奥山少佐的率领下为左翼。左翼阵地在土器坫西南，是一高台田，隔大约六百米之玉米地临大同江，右面可望见水湾桥之激流，前面可望见羊角岛之东端。当我军实行展开的过程中，敌军不断炮击。但是，少时炮击以后，随即停止，大概是因为不能得知我军阵地之所在。正午前后，敌军又以大炮乱射，侦察我军阵地。我军以布置于左翼的成欢战役的缴获炮应之。我军的阻击，正好命中敌军的炮队，敌军狼狈不堪，弃火炮而去。但我军未敢进逼，于是敌军再度出现，收拾火炮离去。此夜值阴历八月十三日，我军在平壤附近设传统宴会赏月；敌军似也设赏月宴会，

钟鼓之音,彻夜不停。

十三日,敌军于清晨与正午两次发炮数十发,试探我军,我军不应。午后三时,我军猛烈发炮。昨夜,我军工兵出宿营地,在第二、第三高山上悄悄凿洞,把土堆在前面筑垒,以树叶伪装新土,以图不使敌军发觉。此时,在火炮发射的同时,新垒的后面也一齐射击。敌军颇为吃惊,亦发炮应之。炮战二十分钟,我军停止发炮,而敌军继续炮击,直至日落。此夜,我军左翼奥山少佐部下的兵士,悄悄地泅渡到对岸,获敌船八只归来;另在水湾桥的我军,也由对岸获船一只。

十四日,我军终日没有活动,只等明日总攻。敌军在此日仍屡屡发炮挑战,因我军不应而停止。十五日,这是盼望已久的总攻日期。此日我军部署如下:武田中佐作为中央队之指挥官,率步兵第二十联队本部和本联队之第一大队,第三大队之一半(即两个中队),炮兵第一大队本部和第二中队,以及旅团卫生队一大队之一半,沿土器坫、水湾桥之大道前进;作为旅团总预备队之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缺一个小队),由一户少佐率领,在其右方前进;右翼队的指挥官西岛中佐,率步兵第十一联队本部和第二大队,炮兵联队本部和第三大队,以及缴获炮小队,卫生大队之一半,自右侧之第五、第六两座高山之间进发,一齐向船桥里前进。左翼队包括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本部和两个中队,(另两个中队已经加入中央队)由奥山少佐率领,乘预先夺得的船,由羊角岛以南渡大同江,在对岸登陆。另外,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之一个小队和骑兵中队,作为独立步兵小队和独立骑兵中队,自右翼道路,再沿右方之柯亭店道路前进,与朔宁支队取得联系。在各部队前进的时候,电信队和野战医院,自后方的松林,随旅团司令部之后前进。全军凌晨三时出发。此时,残月尚悬于半空,四顾如同白昼,人马无声,三军寂

然前进，听到的只有小虫在小草露水上高声鸣叫。

时间正值凌晨四时三十分，刮着黎明前的凉风，残月发出淡淡的月光，东方稍露曙光。这时我军右翼前卫已经前进到船桥里敌军堡垒附近。突然炮声齐鸣，打破了天地间的寂静，战斗开始了。继之，大小火炮不断地射击，中央队亦继之，全军一齐乱轰敌军堡垒。敌军亦应之，大小炮弹如雨点般连发，炮声隆隆，震天动地，立即硝烟涌起如云，遮住了前面的视线。只见我军炮口喷火，如同闪闪的电光，由此方知我军炮垒之所在。此时，我军在耕地里的炮垒，由永田炮兵大队长指挥，在河岸上的炮垒，由柴田炮兵联队长指挥。火炮精锐，操作熟练，发射的炮弹，如流星掠空，远远落在敌军堡垒上爆炸，无不准确命中无误。

我军原以为，在这样的猛烈炮击下，敌军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相互步步接近，现在，除了使炮击更加猛烈以外，别无他顾了。战斗越来越激烈，乾坤似也要为之崩裂。后来听说，在这个方向上防守的敌军是奉天府的盛字军和李鸿章麾下的盛字军，由以慓悍闻名的马玉昆率领。加之成欢败兵是叶志超提督的部下，为雪前败之耻，也誓死防守于此。多数人携带无比精锐的毛瑟连发枪，并通过舟桥，与对岸部队遥遥取得联系，互相呼应，有劳有逸，依据地利，实行防御。敌军在坚固的堡垒里，仅伸出手和枪就能射击，而可供我军隐蔽的良好地物较少，若强行逼近，则势必把身体暴露于敌弹之正面。如此继续激战，月亮不知何时已经落到了西山的后面，红日出现于东面的山顶上，敌我形势益发明显可见，这对于我军的进攻，越发不利。此时，一颗敌弹掠联队长西岛中佐的左额，受轻伤，然而西岛中佐并不畏缩，更加奋勇前进。

此时，向前望去，敌军第一堡垒近在眉捷之间，堡垒高约四米，

周围有深沟环绕。我军欲誓死夺取敌军堡垒，第十一联队第六中队，通过大道右侧之堡垒与附属堡垒之间，一度攀上了左侧第一堡垒之附属堡垒；此时，第二十一联队第十中队也攀上了同一附属堡垒，顺利地跳入堡中。因第十一联队的军旗也进入了堡中，敌军屈服于我军的威势，退而集中于主垒中，自主垒射来的敌弹如雨点一般，进入敌垒的我军将士，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几乎要全部阵亡了。第六中队的军旗手大森少尉，见形势渐渐危急，顾虑联队军旗会被敌军夺去，跃入敌军放弃的右侧稍低的堡垒中，命令五、六名卫兵，先在地上挖一个小坑，把军旗埋在这里，如若生存下来，胜利之日再把军旗挖回。西岛第十一联队长屹立于这个堡垒的东南角上，大声喊叫，号令各队即使全部战死也不准从这里退出。站立于堡垒西南不远的家屋后面的武田第二十一联队长也高声喊叫，命令部队一定要夺取整个堡垒。其间，敌军自第一、第二堡垒乱射的子弹，形成交叉火力，倾注于我军，子弹比雨点还要稠密，几乎势不可挡。然而，联队长既已誓死奋战，部下将士谁不奋勇？看到前面的人战死，谁能不跨过其尸体进而夺取敌军主垒呢？死也不能后退一步，这正是上下一致的决心。

此时，对岸的敌军堡垒也对我军实行侧射，支援左岸敌军的主垒。因左岸敌军主垒得到了增援，我军后方的炮兵也相应地进行炮击，但因距离过远而无效。于是，我军又派第二十一联队的第二中队及第九中队之一半，逼近敌军主垒，发起冲锋，但因堡垒太高，难以攀登，又遭敌军侧射，白白地死掉了许多人。曾经一度被我军夺取的左侧附属堡垒，遂因主垒里的敌军发起冲锋，而白白地丧失了。当时敌军自对岸经舟桥补充弹药，武田第二十一联队长命令后方的炮兵破坏舟桥，又因距离过远而无效。另外，作为左翼队之奥山少佐所属之两个中队，由羊角岛过河，渡至对岸，敌军立即在城外

民房放火，阻止我军前进。浓烟弥漫天空，使我军不能靠近平壤城。

此日，我军从凌晨三时至四时开始进发，现在日已过正午，迄今未进早餐；全军皆饥饿，但因战斗激烈，无暇进餐。加之弹药已经打光，以至生者把死者以及伤者的弹药拿来使用，最后全都停止了射击。我军将士把刺刀装在枪上，以备敌军反冲锋时，一声令下，冲入敌群，决一生死。从拂晓起，时而听到朔宁、元山支队激烈炮击的声音，正午前后，炮击的声音消失，估计已经休战。因混成旅团的牵制任务，至此已经完成，午后一时决定撤退，下令各部队退至出发前阵地。撤退从午后二时半开始。撤退之前，先着手搬运伤员和遗骸，各部队交替后撤，防备敌军；一半后撤，一半停留，依次后进，至适当距离，全体成纵队，撤退至各自阵地。然而，清军也不出城追赶，所以我军未因撤退而损失一兵一卒。此时，最困难的是卫生队。各部队撤退以后，卫生队还要前进到危险地带，处理伤亡人员。后来察看，当时不幸未被收容者，无一完体，全被敌军截去首级和右手。据说敌军将领规定，获日军首级一个者，至少给赏金二十两。这是敌军命令士兵去干的。其残忍举动，写起来也不禁使人伤心。此日，自午后四时，大雨骤至，兵士皆被大雨淋湿，雨水和伤员的鲜血混在一起，满地皆红。

在这次战斗中，第十一联队田上大尉、町田大尉、林大尉、今井中尉等战死；第二十一联队细井中尉战死。负伤者包括大岛旅团长、西岛联队长等甚多。第二十一联队之第二、第十两个中队，军官全部战死或负伤。第四中队除柴少尉以外，其他军官皆伤亡。战斗是何等激烈，可想而知。

2.朔宁支队与元山支队之奋战

十五日黎明，当旭日将要从东面树林的后面升起的时候，朔宁支队靠近了敌军堡垒。这时，江左岸有混成旅团奋战，右方有元山

支队自坎北山开炮急袭敌军堡垒。敌军左右遭受攻击，再也无暇他顾。因此，在朔宁支队到达距敌军堡垒仅五百米以前，敌军竟不知背后有此劲敌进军。支队长立见少将立即展开部队，伏于山上，命令猛射敌军第三堡垒。弹丸如雨，敌军正将支持不住时，敌军第一、第二堡垒，突然以毛瑟十三连发枪，从侧面向我军部队射击，其势猛烈，势不可挡。少将不得不把部队一分为二，命令山口少佐率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进攻敌军右翼，命令富田少佐率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作为中坚。当时少将以为，牡丹台地高垒固，此乃我军进攻之障碍，似不能马上攻占，遂命令副官桂大尉指挥左翼第五中队长小仓大尉和第七中队长本间中尉，冲击第一堡垒。敌军恃险不敢出。我先头分队几乎与敌军枪口相接时，敌军才跳出堡垒进行防御。我军出其不意，发动进攻，敌人岂能抵挡得住我精锐之军，许多敌兵被我军刺刀刺死。瞬时，被刺倒者达五十余人，其余皆逃跑，我军一举攻占第一堡垒。时值午前七时半。在这次战斗中，桂副官大腿负伤，小仓大尉、本间中尉也负重伤。此前，朔宁支队所属之炮兵第一中队，在与敌军相距八百米的山上布置火炮阵地，不断地发射榴霰弹，支援冲击第三堡垒之富田少佐。敌军亦努力应战，但畏惧我军的榴霰弹，队伍稍乱。富田少佐的队伍乘机冲入敌营，顺利地攻占了第三堡垒。时值午前八时。

此前，佐藤大佐率领的元山支队，于十三日到顺安县时，派出骑兵瞭望兵，侦察有无敌军。清兵二、三十名由四面跃出，朝我骑兵乱射。清兵射倒我骑兵的战马，我骑兵徒步拔刀向涌来的敌兵砍去。苦战中，支队主力赶到，从山上猛烈射击，顺利地把敌兵赶跑，救出陷于死地的我军骑兵。顺安是清军兵站支部所在地，我军在这里捉住敌军军吏一名、军官一名、士兵两名。十四日从顺安出发，向平壤前进，在距平壤城一里处露营。十五日，把山炮拖上与

平壤城相对的坎北山山上，向左方派出步兵，并开始炮击相距大约一千五百米的敌军右翼堡垒。时值凌晨五时。坎北山与敌军堡垒之间，水田渺茫相连，其间只有一条义州大道通过。我第十八联队第一大队在距敌军堡垒一千米处，沿义州大道快速前进，进逼敌人，一声呐喊，震天动地，转瞬间夺取了左翼敌军的第五堡垒。

此时，朔宁支队已经夺取了敌军第一、第三堡垒。两个支队以破竹之势逼近敌人。第二和第四堡垒也支持不住，遂被我军占有。现在只剩下牡丹台之野战筑城了。于是，立见少将把朔宁、元山两个支队合并，部署其兵力，命令山口少佐进攻牡丹台，命令富田少佐向筑城后方前进，命令元山支队长佐藤大佐率第二和第三大队，由第五堡垒之背后，经小路，也到筑城的后面。现在虽从三面进攻城内的清军，但因清军固守，而不易攻取牡丹台之野战筑城。此前，我炮兵第一中队和元山支队的一个炮兵大队，本想把北面的城墙击破，但见我军步兵苦战情形，随即调转炮口，炮击牡丹台野战筑城，支援山口少佐的部队。狙击准确无误。牡丹台上的敌军被雨点般的榴霰弹杀伤，终于支持不住，有要撤退之色。机不可失，我军步兵从三面集中射击，终于把牡丹台上的敌军全部赶走，顺利地占领了牡丹台。时值午前八时三十分。

佐藤大佐见牡丹台已被我军攻占，遂向玄武门冲击。玄武门在牡丹台下，颇便于我军攻击。但因城门紧闭，敌军从城内向城外猛烈开炮，我军不易靠近。第一次冲锋未能奏效，我军兵士非常遗憾，性急者试图再次冲锋。他们慷慨激昂地说，即使积尸成山也要夺取它。然而，指挥官却说，这样做，必将白白丧失许多勇兵猛卒。但是，除此之外，我军又无计可施，于是，全体将士要誓死再做第二次冲锋。这时，三村中尉突然走来说：这样冲锋，只能白白丧失士卒，没有任何用处，我请求冲入敌群，打开那个大门。说完，立即

跃身奔向城门。中尉的部下一等卒原田重吉也紧跟其后说：小队长，危险，我请求代之作先头。言犹未毕，早已只身钻入弹雨之中，靠到玄武门外的悬崖上，顺利攀登上去。此时，玄武门内的清军以为，日军虽勇猛，但岂能攀上门外的悬崖，只要固守此门，平壤就会是安全的。于是，清军只管努力向正面我军射击，而无他顾。然而，哪知我军士兵竟突然跃上猿猴也难攀登、清军视之为可靠屏障的城墙上，拥挤在门里的清兵，不由得吓破了胆，人如潮涌，立即混乱起来。原田一等卒本来就下定了必死的决心，趁敌军动摇，跃身冲入敌群。在挥舞刺刀奋战中，三村中尉也跟着冲进来了，白刃闪烁，左右杀伤敌人，势不可挡。敌军遽然士气沮丧。在数百清兵发生动摇而后退二、三步的时候，原田一等卒和中尉一起，飞快靠近城门，二人合力从里面打开城门，我军如怒涛涌来一般闯入门内，终于打破了坚固的平壤城的一角。

我军已经攻占了牡丹台这个险要之地，俯视着平壤城，攻破了玄武门，逼近了主城，势如破竹，几乎所向披靡，欲立即入城。此时，城中忽在西海门、七星门、大同门、玄武门等城楼上悬起白旗，表示投降。这时，雷声隆隆，与枪炮声相和，暴雨骤至，咫尺难辨。当时敌军虽乞降，但不知果真有无降服之意。我军因疲劳，又有暴雨，立见少将命令一齐停止炮击，以观敌军举动。敌城门微开，呈一封前平安道监司闵丙奭署名的信陈情。信被雨打湿而不可读。立见少将亲自率桂副令，策马到城门附近，命令桂副官对敌军说：如若降服，可以容许，应速开城门，集中兵器，交给我军；如若不然，我军将立即攻占平壤城。语言不通，于是笔谈，语气颇为激烈。对方又请求曰：城内人众，俄倾之间，不能办到，而且有大雷雨，但愿延至明晨开城。此时，敌军在城楼上，俯视我军，如若开枪，我军将校士卒将不得生还。立见少将勇敢地立于此危险之地，从容谈话，

敌军皆惧而不敢开枪。我军接受敌军的请求,允许延期开城,我军从容不迫地退到牡丹台。但估计敌军可能于夜间逃走,我军严密部署戒备。此夜,敌军果然向元山支队驻地冲来,我军迎战,将大部敌军鏖杀。第二日拂晓入城。敌军已经全部逃走。于是,我军不战而占领了平壤城。

3.师团主力之鏖战

野津师团长率领的师团主力,因渡河而行军迟滞,到达平壤城外的时候,已是十五日午前八时许。此前,师团长本想无论如何要赶上总攻时间,凌晨零时从沙门(距平壤四里)出发,到山川洞时,太阳已经渐渐升起。得知在前面田野的那头,敌军堡垒已经做好了防御我军进攻的准备。我军炮兵在与敌军堡垒相对的山上布置阵地,向敌军堡垒发炮。敌军应之,敌军发射的炮弹,雨点般向我军阵地飞来。此时,我军第二十二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中队下山潜入玉米地中,向敌军堡垒前进。敌骑兵百余名,出平宪门,在两军炮战之间,一直向我军驰来。我军步兵尚不知这种情形。山上的我军炮兵发觉敌军的目的必定是攻击在平原上潜行的我军步兵,遂调转炮口,俯射敌军骑兵。此时我军步兵才发觉敌军骑兵已经来到近旁,遂由玉米地中跃出,射杀敌军骑兵大半,生擒七、八名。后据俘虏说,此时因城内北侧马步兵营总兵左宝贵战死,士气沮丧,部下亲兵马队抢先逃跑。不久,敌军骑兵千余名,又从敌军堡垒后面渡小河逃出。我军知是败兵逃跑,于是仍从玉米地狙击,将敌军全部击倒。只见一名骑兵急忙向城内逃去,在向后来的三十余名骑兵报告以后,一起向大同江方向跑去。当时被我军击毙的敌兵,皆跨白马,着紫衣,远望如彩霞。我军计算其尸体,马二百七十三头,骑兵一百三十余名。

此时,渡江后继续前进的奥山少佐的部队正在扫荡城外的敌

军。敌军在近旁家屋放火，以防御我军，不久逃入城内。当时，师团主力因敌骑兵涌出，与之作战，耽误了一些时间。午后二时许，我军派一队步兵发动冲锋，逼近敌军堡垒。敌兵四散，乱了队形，争先逃跑。我军放火烧毁敌军堡垒，在欢呼声中回到原来位置。

此时，师团长尚不知敌军已经在城门上悬起白旗乞降，各纵队的报告只言敌军善战，平壤的防御甚坚固等。师团长咬牙切齿曰：我今率兵于千里之外与敌作战，蕞尔此城也不能攻占，我有何颜归国进谒我天皇陛下？我意已决，在明日的战斗中，全军一齐进逼平壤城下，冒敌弹，攀胸墙，胜败在此一举。如若我军幸而得占城池，我愿足矣；如若不幸失败，平壤城下乃我的坟墓。意气颇为激昂。但是，此时敌军已经伪装乞降，企图入夜逃窜。

敌军据天险，集中精锐防御，然而却不能支持一日，以至逃窜，其主要原因是立见少将攻占了牡丹台。我军之所以能顺利地攻占牡丹台天险，主要是因为敌将左宝贵战死。因此，要对于左宝贵的战死情况稍加叙述。左是敌将中最慓悍者，并能服众。左率其部下，担当玄武门方面的防御。昨日提督叶志超等议撤退之事时，左大骂而抗之，发誓死守。此日，左从清晨勇猛作战，后来被我军发射的榴霰弹击伤小腿，左随即撕衣服包扎，依然激昂地指挥众人。左见在近旁管理火炮之军校学生肩部中弹倒地，亲自来到火炮旁边，代替军校学生指挥火炮。这时，左胸部又中枪弹跌倒。跟随其后的传令侍从官见之大惊，将左驮于马上护卫之，到军营时左已经死亡。据说清军从此士气沮丧，众皆欲逃。但清军三面被我军包围，于是悬降旗伪降，入夜逃跑。

敌军乘夜悄悄出城，各自向不同方向逃窜。其中逃兵最多的是义州线和甑山大道。义州线上有佐藤大佐的部队，甑山大道上有师团主力所属的一支队伍。佐藤大佐的部队首先发现敌军骑兵

来到，知敌军要在这里打开一条血路。佐藤大佐的部队迅速在后方的狭窄道路两侧展开，集中射击蜂拥而至的敌军。如此，撤退的敌兵，一群又一群，从傍晚至拂晓，仍未停止。次日巡视，箕子庙后面二、三百米以内，尸积如山，道路为之埋没，溪流为之变成红色。其密集处，五十米以内，有一百二十具伏尸与三十头毙马。又闻，当时仅马匹被击毙者达三百余头。在师团主力方向，也彻夜射击撤退的敌兵。至拂晓，被击毙的敌兵约数百名。如此，在两条道路上，尸体堆积如山，血流成河。此夜敌军死亡人数约达一千五百余名。

4.平壤之占领

在玄武门方向的大将左宝贵战死以后，敌军士气顿时沮丧，当夜全部向四面逃窜，城中无一兵死于节操。十六日拂晓，朔宁支队由玄武门，元山支队由七星门，师团主力之先头部队由西海门，同时进城。在大道上的混成旅团，遥见各纵队一齐拥入城内，方知平壤城陷落，遂在其他各部队之后，于午前十时许，由南门进入城内。各部队入城以后，吹奏"君之代"①，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凯歌震地，面溢喜色。原通清军之韩人，早已四方逃散。受其影响，无知平民也扶老携幼，哭泣着向城外逃去。因此，这样大的一个城池，极少看到韩人的影子，满街都是生气勃勃的日军士兵。

5.战利品和俘虏

平壤是敌军据以防御我军，如有机会，欲更进而把我军赶出朝鲜之根据地。因此，敌军据险要，构筑坚固堡垒，军粮和兵器也相当充足。然而，敌军只战一日，弃守仓皇逃去。因此，我军因战胜而获得的缴获品亦极多。

平壤战利品目录：

① 日本国歌。——译者。

兵器

七厘米克虏伯野炮　四门
七厘米克虏伯山炮　十二门
小口径克虏伯山炮　十三门
加特林散发炮　四门
加特林多管炮　二门
七厘米野炮和山炮榴弹　四百七十七发
七厘米野炮和山炮榴霰弹　一百一十七发
七厘米野炮和山炮散弹　三十九发
小口径山炮榴弹　一百五十九发
小口径山炮尖头弹　四十八发
野炮雷管　一千四百个
山炮雷管　一千四百个
火药　一百一十三发
挽具　三套
步兵连发枪　四百七十支
骑兵连发枪　八十支
单发枪　四百零九支
火绳枪　二百零一支
手枪　五支
刺刀　七百二十一把
弹药盒　一百二十一个
步枪子弹　五十六万发
旗杆(大小合计)　一百八十杆
砍刀　十五把
长矛　十一支

中国刀和矛　　三百八十把

喇叭　　二十三个

大鼓　　七个

铁锹　　一千八百五十八把

十字镐　　一百七十把

铁锤　　四把

斧子　　五十一把

锯　　二十二把

阵旗　　约三百面

另外，杂品若干。

军用器具

大幕　　一千零九十二块

军用铜锅　　二百二十个

黄铜锅　　一百三十四个

运输器具

车辆　　一百六十五辆

乘马和驮马　　约二百五十头

货币

金块　　十一贯三百五十目①

砂金　　十四贯

银块　　一百四十三贯九百目

混合物　　四贯六百目

外国货币　　十四枚

日本通货　　八钱五厘

另外，伕役拾到的日本纸币共五千九百九十五元。

① 日本重量单位，一贯为 1000 目，3.75 公斤。下同。——译者。

粮食

精米 二千六百石三斗八升二合

粗米 三百零二石七斗五升

大麦 四石

小米 八百一十七石九斗

小豆 五百八十石九斗五升

小麦 三百一十七石七斗四升五合

玉米 一百零二石八斗五升

茶 二百包

布 二包(每包重一百三十贯)

咸鱼 十包零二筐

盐 五百一十七包

俘虏人数如下:

俘虏 七百零一人:

中国人 四百八十九人

中国人病死者 三人

中国人负伤者 一百一十九人

中国人负伤后死亡者 二十五人

中国人因企图逃跑而被斩杀者 四十七人

朝鲜人 十二人

朝鲜人负伤者 四人

朝鲜人负伤后死亡者 一人

朝鲜人因企图逃跑而被斩杀者 一人

平壤胜利的直接结果如上。这次胜利可谓近代史上罕有之大胜。

6. 敌军的后援和兵站

敌军以平壤为根据地，其后方联系，自平壤通九连城，一连凤凰城、营口，一至海边，自大东沟、大孤山、旅顺口，远过大海，通天津，前后相应，声息相通。据遗弃于平壤城内的敌军记录，平壤激战时，满洲各地的防备如下：

义州　　盛字军三营。

九连城　　齐字军(黑龙江部队)倭总兵率步骑六营在九连城。另尧师率兵四千入盛京省之境，经奉天，计划于十月九日到九连城。这个部队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八旗练军。

凤凰城　　吉字军(吉林省八旗练军)富总兵率步骑五营，驻凤凰城。

大东沟　　吉字营一队。

大孤山　　吉字营一队。

旅顺口　　除天〔？〕营外，又新建二营。

营口(牛庄)　　原以奉军防御营口，奉军赴平壤后，又新募五营：奉军新正营，奉军新副营，奉军新中营，奉军新前营，奉军新后营。

天津　　盛字军自小站出发以后，在天津驻有如下八营：洋枪队二营，敢死队一营，秩秋〔？〕中、前、后、左、右五营。

九月十二日，我军逐渐靠近平壤，大岛混成旅团已经逼近船桥里之敌军保垒，并开始炮击。此时，奉军总兵左宝贵发出了下述命令：

现奉钦差传谕：照得倭情诡诈，必须严防，现经叶〈总统〉布置战守会议定局，彼此要相互支援。即马总兵(玉昆)一营和盛字军一营共驻浮桥头，倘有缓急，马总兵之一营、聂总兵(桂林)之一营，应派队飞速接应。自大西门起，至盛

军孙镇与马总兵之交界为止，倘有缓急，盛军应飞速派队接应。北门外山上，驻江总兵二营，倘有缓急，丰总兵应飞速派队接应。自大西门至七星门，由芦榆各营（芦台、山海关各营，即正定练军和武毅军，是成欢、牙山之败军）防守，倘有缓急，盛军卫总兵应飞速派队接应。无论何军何营，若有疏失，一经查出，立照军法惩办云云。

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敌军守备如此周到，其险要又如此坚固，我军知单从一二个方向难以攻占。于是，野津师团长一开始就定下了四面合击的战略：命令大岛混成旅团从正面进攻，作猛烈进逼敌军之状，以将敌军的战斗力牵制于此；以朔宁、元山二支队，从东南[①]出敌不意猛攻，攻占城池；预先将元山支队之一部留于顺安，截断敌军的退路；师团主力从侧面鏖杀向甑山县逃跑的敌军。我军的计划完全实现，预期情况正确无误。正因为如此，我军才如此容易地获得了大胜。

（译自第七、第八编）

附录　海军某军官谈海军支援陆军进攻平壤的情况

九月十五日，磐城、海门、鸟海、摩耶四舰与鱼雷艇三艘，为掩护陆军进攻平壤，沿大同江逆流而上。因清军可能敷设了水雷等危险物，又恐清军从树后对我军射击，所以我军在前进中实行严密戒备。到达铁岛（距河口约二十里）以后，舰艇皆停泊于此，执行任务。舰长命令我登陆观察当地情况。我三次登陆。第一次，为运送武器、粮食上岸，我率领本舰的水兵，先到铁岛镇官府，面见镇主（似是海关官员兼警察署长的人物）张国良。我通过

① 原文如此，疑为东北。——译者。

笔谈问清国军舰是否到过这里。张答：去年七月曾有三艘中国船到过这里，其中两艘是军舰，一艘是运输船。我问日本陆军的渡江地点在哪里。张答：在上游之旗津浦，距铁岛约一里。我又问本地有无不安定的形势。张答：黄海道安定，但平安道不安定。我还问了饮水、蔬菜、牛马等情况，都得到了认真的回答。我告诉他：我大日本帝国军人为维护朝鲜之独立，打击清国而来；在这次战争中，日韩之间有同盟关系，你应根据我军命令提供人力和粮食。我们乘舢板去旗津浦。此时，铁岛镇主送给我们十几个鸡蛋，我把军用面包送给镇主，镇主谢之。然后，我们又沿大同江逆流而上，一里余，到达一个叫赤壁洞的村庄，与一老人笔谈，知我师团部队曾路过这里。我为了向舰长回报，于黄昏顺流而下，返回本舰。我军命令运输船前进，停泊于旗津浦，向平壤运送军粮。我舰沿大同江顺流而下，至河口始知黄海大捷。又到铁岛，接到平壤陷落的捷报。

（译自第八编）

四　黄海海战

（一）黄海战况

我海军于九月十二日护送山县大将一行到仁川，完成任务以后，又转至大同江口海面，接应于十五日进攻平壤之我国陆军，并防备敌海军之可能来援。

清国海军自从在威海卫受到我国海军的攻击以后，惧而遁入渤海湾，不出有一月余。但是，敌人闻我军大举进攻平壤，为派接应陆军去平壤以北地区，不得不派海军护航。镇东、海定、新裕、图南，以及另外两艘运输船，载兵士和武器去朝鲜；清国海

军护送运输船至鸭绿江附近。北洋舰队因担当护航任务，不得不来到黄海海面。清国海军吸取护送高升号而在丰岛海面大败之教训，选拔北洋舰队之精锐——定远、镇远、靖远、致远、来远、经远、威远、扬威、超勇、广甲、广丙、平远等十二舰和鱼雷艇六艘，组成大舰队，为运输船护航。清国船队于九月十六日到达目的地，陆军登陆。其陆军是在我军攻克平壤之后才登陆的，所以敌军接应平壤已毫无用处。幸而登陆之前我海军不知，敌军总算完成了登陆任务。清国舰队欲立即返回渤海湾，于十七日午前来到黄海海面。

惊魂未定的敌海军来到渤海湾外，实出我海军意料之外。为了支援我陆军，我海军第二游击舰队泊于仁川，第三游击舰队在大同江，因此，只由第一游击舰队之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与联合舰队本队之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赤城七舰，外加西京丸，组成联合舰队，于十七日午前驶离大同江临时根据地，到达黄海海面。

此日午前八时左右，我联合舰队来到位于鸭绿江口之海洋岛西北端以北三里一带的海域，向东北方向行驶。八时三十五分转向东北东方向行驶。九时四十分，赤城舰在向四方侦察以后报告：附近没有任何异状。十时左右，大鹿岛在我舰首左舷。后来，在辽东湾海洋岛东北，远远发现一簇煤烟冲天。当时，路过附近海面者，除敌船外，别无他船。我舰遂立即发出号令，排成战斗队形，朝煤烟方向前进。

当时我舰队以为，虽有敌舰驶来，但大概不过是运输船五、六艘，载陆军在鸭绿江口登陆，三、四艘军舰掩护。若如此，应把敌舰全部击沉。以此作为我联合舰队的作战对手，顿感微不足道。敌我渐渐靠近，开始只见煤烟，后来出现樯顶，再靠近，见

舰体。我舰队之所有望远镜目不转睛地瞭望着敌人。呜呼，快哉！敌人却是包括清国北洋水师全部精锐之大舰队。自公开宣战以来，我军舰队到处搜寻敌舰，欲痛痛快快地打一仗。一日千秋等待之定远、镇远等敌舰，正在舳舻相衔地前进。看来对方亦看到我们是日本舰队，并已下定了作战的决心。敌舰舰首渐渐地朝我舰队驶来。

我舰队旗舰松岛以信号发令：尽快迎击敌人。全舰队鼓起十足的勇气，全速前进，欲先截断敌舰可能向根据地逃跑的航路。因此，敌我舰队以海洋岛为顶点，成八字阵形。我军右临海洋岛，敌军左临海洋岛，相对行驶。敌我舰队相距将近四千米时，敌舰开始射击，发出隆隆的炮声。但是，我军在到达命中距离以前，绝不开炮。午后零时二十分，敌我之间的距离只有三千米了，我旗舰发出射击命令，各舰立即发炮，声音如百雷齐鸣，隆隆之声，震天动地。敌舰亦猛烈应战。炮烟滚滚，遮蔽了海面；向前望去，什么也看不见了。以此为战斗之第一回合。

开始，我第一游击舰队似要冲击敌军舰队之左翼，但随后又向敌军舰队的右翼驶去。此间，敌舰航路向右转四十五度，似要冲击我军舰队的右侧，炮火猛烈，几乎势不可挡。战斗之第一回合，敌军确实处于有利地位。敌军各舰舰首对准了我舰之右侧，而我舰发射的炮弹命中较少。

此时，我扶桑、比睿二舰在战斗序列之最后。敌舰在激烈的交战中驶近我军舰队。扶桑、比睿二舰因稍落后，敌舰阻止他们与联合舰队本队会合。因敌舰从左翼炮击扶桑舰和比睿舰，二舰立于颇为苦战之地位。忽见敌舰超勇号机舱被我游击舰队发射的炮弹击中，轰然发出许多爆炸声，舰尾首先缓慢地沉入水中，舰首笔直地向上立起，接着全舰沉入海底，只留下了舰上兵士的哭

号声。后来，扬威号亦被我游击舰队发射的炮弹击中。濒于沉没，欲逃，在浅滩搁浅。敌军虽见此危机之状，但忙于交战，无法救援，遂弃二舰，排成二路纵队，从我比睿、桥立二舰之间通过。敌舰队向右转九十度，欲追击我联合舰队本队之后尾，转瞬间变横队为纵队，迂回至我舰队之后部。敌军动作之敏捷，实可赞赏。

敌舰之动作固然值得一提，但是我军之进退更为巧妙。我舰队迂回到敌人的后面，游击舰队向右闪避，联合舰队本队向左闪避，突然回转舰首，不失时机地炮击，从左右夹击敌军舰队。

敌舰虽然奋勇，但其左右皆受到我舰猛烈炮击。我舰新式精锐武器速射炮不间断地射击，其炮弹皆命中无误，或敌舰炮塔被击毁，或敌舰机舱被破坏。据传，具有八英寸钢板的东洋第一大铁甲舰——定远号旗舰之钢板，也被吉野舰发射的三十三厘米炮弹击穿，险些沉入海底。后来虽然幸免于沉没，但是炮弹命中的地方，像喷火口一样喷出滚滚的黑烟，由此可知舰内起火。旗舰既已如此，敌军舰队战斗队形渐渐混乱起来。敌巡洋舰致远号亦被我舰发射的炮弹击沉。铁甲舰来远号虽然有防护铁甲，但也挡不住我舰发射的炮弹，其舰腹被击穿，先是舰尾下沉，舰首高耸朝天，最后迅速地沉入海底，海面上只留下了涡旋波纹。

此间，敌人一方面凶狠地进逼我旗舰松岛号，另一方面看破我赤城、比睿二舰与西京丸舰速稍慢，不能和舰队一起行动，于是敌舰一齐包围我赤城、比睿二舰和西京丸，欲击沉之。松岛舰因损伤而退出战列，联合舰队司令官改乘桥立号指挥，形势非常危险。浑身是胆的桦山中将，因偶然的机会乘于西京丸上，他亲自发号施令，指挥西京丸应战。赤城舰虽是六百二十二吨的小舰，但在舰长阪元八郎太的指挥下，不后退一步，主动进逼敌军旗舰，

欲撞击敌舰舰首，同归于尽。阪元亲自爬上桅顶指挥，正要撞击敌舰的一刹那，敌舰发射的炮弹命中赤城舰桅顶，阪元舰长的半个身子与桅杆一起被击碎，飞向半空。可惜四十一岁的阪元舰长在龙跃虎啸的黄海激战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做出了古今罕有之光荣牺牲。见此情景，全舰将士益发激奋，要与舰长同生死，奋勇突击，射出雨点一般的炮弹。军舰行驶如同战车奔驰。将士一边呼喊，一边战斗，无比雄壮活跃。敌军舰队终于溃散，再也无暇整顿队形了。

此时，敌军已经损失了超勇、扬威、来远、致远四舰，而且旗舰定远等三舰起火，烈火熊熊，不易扑灭，加之我军舰队发射的大大小小的炮弹，在前后左右雨点般地袭来，已经动摇的敌军怎能支持下去呢？敌舰阵形全乱，一齐向西逃走。此时是午后五时三十分以后。

我军舰队追击敌舰，几乎取与敌舰平行的航路前进。这时已经入夜，我军顾及敌舰可能暗中施放鱼雷，不敢过分靠近。追赶至十七日拂晓，敌舰似未能逃进威海卫根据地，而进入了渤海湾。我舰到庙岛附近，天明，仍不见敌舰。我军以为敌舰或许又回到了昨日作战地区。于是，我舰调转舰首，全速归来。但是，在这里也没有敌人的影子，只发现了在昨日海战中不堪我舰火炮轰击，在逃跑途中搁浅于浅滩的扬威号。我舰发射鱼雷，击沉了扬威号，奏凯歌撤回临时根据地。后闻敌舰广甲号亦受到我舰猛烈炮击，损伤甚重，未能逃回根据地，进了大连湾。二十三日，广甲舰发现到大连湾实行侦察的我浪速、秋津洲二舰驶来，仓皇放火把广甲舰烧毁。

此战，清军实际上集中了其海军主力作战、损失扬威、超勇、来远、致远、广甲五舰，定远等数舰亦损伤甚重。据说北洋水

师提督丁汝昌、德国客将汉纳根乘于定远、镇远二旗舰上，二人都负重伤。我军舰队各舰都进行了异乎寻常的苦战，旗舰松岛，以及赤城、比睿二舰，西京丸，竟至退出战列，收军时幸而一舰未失。

当时在西京丸上乘有海军军令部长桦山中将。西京丸因船体巨大，深引敌舰注意，退出战列以后又被敌舰包围，几乎陷于死地。但是，豪迈无双的桦山中将，立于像山一样的敌军大铁甲舰四面合围之中，毫不胆怯，亲自发号施令。西京丸进退自如，左右突击，数次被三十厘米半之大炮弹命中，其他大小炮弹命中无数，船体几乎化为蜂巢。船之舵机虽被敌弹击毁，我军泰然处之，以不完善的备用舵机操作，越战越勇，从敌舰之间冲去。敌方发射了两颗鱼雷，一颗被我西京丸躲过，一颗被我军击毁，终于保住了西京丸。

（译自第五编）

（二）黄海海战详况

九月十七日我军于大孤山海域之海战中，一举歼灭敌国舰队战斗力之重要部分，奏世界海战史上罕有之大捷，世界各国皆叹服其伟功。因此，为把我国国威宣扬于天下，其战况应最详细地叙述之。现在根据曾经亲身参加当时之海战，目击敌我舰队驾御之状，数次置身于生死之境的某军人之叙述，报告如下：

九月十日，我联合舰队护送载有山县大将一行的运输船三十艘，从佐世保出发，驶向仁川。海军军令部桦山中将乘西京丸，也在此一行之中。此日正是第二百二十日①，本应风疾浪高，然

① 按照日本习惯，从立春算起第二百二十日大约是阳历九月十一日前后，此时常有台风。——译者。

而军舰、运输船共四十余艘，前后遮盖海面数里，舳舻相衔前进，其势凛然，风伯不见了踪影，海若也因之破胆。

十二日正午，运输船队安全抵达仁川港。舰队退出仁川港，泊于南阳湾外。我舰见在丰岛海战中被我军击毁之清舰广乙号之遗骸，皆嘲笑之。十四午后日落之前，舰队解缆驶向大同江。因次日是陆军对平壤实行总攻之预定日期，无疑舰队的目的是在大同江海面实行戒备，防备敌人来援。十五日到达大同江，但未见一艘敌舰。在暗中侦察敌情时，发现鸭绿江之中国一侧有一个叫大东沟的小港，其附近形势非常值得警惕。十六日午后五时，联合舰队本队与第一游击舰队起锚驶向海洋岛。当时，联合舰队本队以松岛为旗舰，包括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赤城和西京丸；第一游击舰队有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共计十二艘。虽然预期此行必遇敌人，但发生近世未曾有之激战，却实出意料之外。

十七日，天气非常晴朗。午前九时以后，我舰队通过海洋岛附近海域。后来，在桅杆上值勤的士兵大叫，看到东北方向有煤烟，也就是说发现了敌舰。大家定睛凝视，敌舰队似向我舰队靠近，亦似远离；最初以为是六艘敌舰，岂料渐增为十二艘，另外还有六艘鱼雷艇相随；并且得知敌舰正在朝我舰队驶来。十一时半左右，我舰从容地吃午餐，尔后进行战斗准备。

地点是北纬三十六度十分，东经一百二十三度五分，距大鹿岛十里之海面。这里虽然是中国的领海，但在离他日应划入我大日本帝国版图之鸭绿江极近的黄海最东部。海水黑如墨，煤烟随东风飘拂，弥漫半空，海面益发灰暗，气象惨淡，杀气笼罩着黄海。我们看到敌军舰队集中了北洋舰队之精锐，包括定远、镇远、来远、致远、扬威、超勇、靖远、经远、威远、济远、广丙、平远等十二艘军舰，并有鱼雷艇相随。因此，对方恃舰之坚牢，列队整齐地向我舰队进逼。

我舰队久欲与敌舰交手，各舰充满了迫不及待的勇气，朝敌舰一直驶去。我西京丸本来不是军舰，虑其危险，舰队命令该船脱离战列。赤城舰是舰队中最小的舰只，因此舰队命令该舰亦脱离战列。两舰都被置于我舰队左侧护卫。

敌军舰队以定远舰为旗舰，与镇远舰一起居舰队之中央。济远、广丙和平远等舰，离主力向西驶去。我军知道这是敌军分散我军战力之计谋。我舰队眼前有定远、镇远二舰，岂能他顾。我舰队丝毫没有改变最初之队形。

正午仅过三分钟，作为战斗开始之信号，日本帝国舰旗高高升起于大樯之上。各舰立即做好了发炮准备。零时十九分，旗舰发令：到达适当距离以后发炮。一发炮弹也不可轻易发射。这样，越驶越近，零时五十四分，对方首先开炮，距离六千米。当然无一发命中我舰。后来，到三千八百米时，我舰开始发炮。对于速射炮来说，这是适当的射击距离。我舰不间断地发射，势不可挡。在敌我舰炮对击中，我舰欲进逼敌舰左舷，而敌舰进逼我舰右舷。这时，我比睿舰因舰速较慢，而脱离了战列，于是主动地闯入敌舰队当中。

此时，我舰队航速达十里以上，赤城、比睿等舰实在不能同行，他们落在战列之后，被敌舰包围，处于危险境地。然而，二舰勇敢善战，屡屡使敌舰望而生畏。敌舰经远向比睿发射两颗鱼雷，皆未命中。敌舰进一步进逼，包围了赤城、比睿二舰。二舰显示了奋勇突击之勇，誓死与敌舰战斗。一时二十分，敌舰超勇、扬威被我舰发射的炮弹命中起火，火焰冲天，终于失去了战斗能力。此时，我比睿舰亦起火，但立即被扑灭。因比睿舰善战，敌舰遂弃之，专门进逼我赤城舰。赤城舰上炮弹如雨，樯桅被击毁。后闻此时阪元少佐战死。然而，赤城舰之乘员亦善战。敌舰来远号被击中起火，赤城舰幸免于难。

战斗越来越激烈。二时十五分，平远、广丙二舰，从我舰队左舷驶来。我舰队猛烈炮击，平远舰起火逃走，上甲板上无一敌兵。此前，二时二十三分，敌舰超勇沉没，其乘员皆跳入海中，乞求救命之声与炮声相和，情景极为惨淡。

三时，西京丸被敌舰包围。敌鱼雷艇和平远、广丙二舰逼近，敌弹击毁了西京丸的舵机。桦山军令部长在西京丸上，指挥西京丸全速直线向敌鱼雷艇奋勇前进。敌人发射两颗鱼雷，皆未命中，西京丸幸而脱险。三时零四分，见混于敌舰中的鱼雷艇沉没。此时，敌舰皆疲劳，已有撤退的迹象。我舰追之，努力发炮。忽见敌旗舰定远与靖远舰同时起火，靖远舰远逃。定远舰上的火，从侧面被我炮击中处喷出，火势甚大。镇远舰驶来救助，定远舰火势仍然很大，仅免于沉没。

三时半，敌舰发射的巨大炮弹命中我旗舰松岛，松岛舰内起火，伤亡甚多。松岛舰努力奋斗，一面防御敌舰，一面以最敏捷的动作灭火，立即把火扑灭了。此时，敌舰致远亦沉没。起初，致远舰由右舷后部倾斜，五分钟以后淹没舰首，舰尾高高立起，直指天空，然后渐渐沉入海底。在我军的各条军舰上，顿起拍手喝彩之声。

此时，敌舰队形甚乱，除定远、镇远外，皆已逃走。我联合舰队命令第一游击舰队追击敌军逃舰，联合舰队本队夹击定远、镇远二舰。当时，定远舰尚未扑灭火灾，不能发炮，镇远舰奋战，但不能离开定远舰。我舰射出的炮弹，虽如雨注，但敌舰到底是有十四英寸甲板之铁甲舰，因而未被击沉，终于逃脱。第一游击舰队追击逃舰，把敌舰来远击沉。敌我两舰队逐渐脱离，四时四十五分炮声完全停止。此时，夕阳已经西斜，我旗舰松岛亦多处破损，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已移至桥立舰上指挥。因敌鱼雷艇已与定远舰、镇远舰会合，所以夜战十分危险。我舰只好远远地尾随着敌军逃舰。定

远舰勉强地扑灭了火灾。此时，见逃走敌舰仅六艘及鱼雷艇三、四艘，其他不知去向。

有人说，此日敌舰十四艘，除前述十二舰外，另有广甲，镇×二舰，大概此二舰早已离去，未加入战列。后闻广甲舰有损伤，逃入大连湾。数日后，广甲舰见我舰来大连湾侦察，仓皇放火，把广甲舰烧毁。

五时四十分，曾一度脱离战列之赤城舰，驶来会合。我军命令松岛舰返回吴港，赤城舰返回大同江。此夜，我舰队追敌舰向西北① 前进，十八日天明至庙岛，不见敌舰。我军以为，敌舰或许又返回了海洋岛，于是午前五时又调转舰首北上，午后二时到海洋岛。然而，在海面上只有许多流失物和搁浅的敌舰扬威。我舰以鱼雷破坏扬威舰。我舰队凯旋临时根据地。

（译自第六编）

（三）松岛舰之勇战

在黄海海战中，松岛舰是我联合舰队的旗舰。松岛舰樯头高悬将旗，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海军中将就在这艘旗舰上。即使不悬挂将旗，松岛舰体之巨大，外形之鲜艳，也会引起敌舰的注意，何况又明确地表明它是旗舰。敌舰皆把炮火集中在我旗舰上，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在当时的海战中，我军各舰皆奋勇作战，其中松岛舰的勇战更是特别惊人。其战死者之多，在整个舰队中亦居首位。

松岛舰是四千二百七十八吨的海防舰，明治二十三年下水，是桥立舰、严岛舰之姊妹舰。其结构取现今最新样式，是我海军有数的坚舰。舰长是海军大佐尾本知道，副舰长是海军少佐向山慎吉。

① 原文如此，疑为西南。——译者。

在松岛舰上装备的三十二厘米巨炮，实属东洋第一。其吨位和舰质虽稍逊敌舰定远、镇远一筹，但在火炮和航速方面，我舰却胜过对方。至于军舰驾驶技术和火炮发射技术，我军更胜对方多倍。而舰队官兵的勇怯，更不可同日而语。胜败之数，我军早已得知，敌舰亦略知之。因此，尽管敌舰数量多，质量坚固，但屡屡避战，久匿不出。敌军在平壤的防守危急，迫于紧急派遣援兵之需要，方派舰队护卫运输船至黄海。他们在完成了保证陆军安全登陆的任务以后，仓皇返回途中，被我舰队发现，敌舰这才不得不决意作战。当时我舰之喜悦是可想而知的。

此日是明治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我联合舰队以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为本队，以第一游击队之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四舰为前卫，另有赤城舰、西京丸相随，昨日从大同江口出发，向西北航行。因为我军认为，敌陆军的登陆地点可能在这个方向上，而在陆军登陆地点，必定有掩护舰队。我舰队于十七日晨到海洋岛，命令赤城舰侦察海洋岛的海湾内的情况。因为海湾内没有敌人，我舰队遂转而驶向大洋河口。午前十时十分，在东北方向看到大洋河口之大鹿岛，距离约二十七海里。十一时二十分，突然在东北方向隐约发现数缕煤烟。逐渐靠近，那却是包括十四艘敌舰的大舰队。此时风平浪静，海水像镜面一样平。正午，大鹿岛在东北微北十二海里。我联合舰队与敌舰遭遇了。我军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将士们的勇气胜过平日十倍。在大樯上悬起数面军舰旗，紧急命令西京丸与赤城舰回避至非战斗一侧。吃午饭，然后向敌舰方向驶去。此时敌舰亦决意作战，一直向前开来。在距离为六千米时，对方开始炮击。然而，我军因未到达命中距离，而泰然不动。敌我距离将近四千米时，我舰先命令前卫第一游击舰队发炮。零时五十三分，松岛舰开炮，距离为三千五百米。

此时，我联合舰队为单纵阵。敌军舰队为后梯翼阵，定远、镇远两大铁甲姊妹舰在后梯翼阵的最前面的顶角上，包括来远、平远、济远、致远、经远、威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镇中、镇南，共十四艘军舰，另有六艘鱼雷艇相随。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定远舰上指挥整个舰队。德国客将汉纳根作为顾问，在丁汝昌之侧，协助指挥军舰之进退。在其他军舰上也有许多外国军官和机械师，他们技术远远好于中国人。

敌舰对松岛舰发炮最多，大大小小的炮弹像蝗虫一样飞来，势不可挡。零时五十五分，一发炮弹击中我松岛舰三十二厘米舰炮炮塔之一侧，击毁了舰炮旋转装置，击伤了两名炮手，而且打坏了压力水管。然而，我军将士神态自若，岿然不动，猛烈炮击敌舰，并且立即修好了压力水管。一时零四分，敌弹又击毁我松岛舰第七号炮位，击伤三名炮手，击毙一名信号员。然而，松岛舰发炮益发猛烈，敌舰稍呈畏缩之色。突然，敌超勇舰起火，火势甚猛，不可控制。一时十二分，在我右舷舰首又见两艘敌舰和一艘鱼雷艇似要乘隙向我松岛舰进逼。我舰猛烈炮击，使之不能靠近。二时三十三分，敌扬威舰起火。后来，超勇舰沉没，扬威舰远逃。敌平远舰代之，不断发炮，向我松岛舰进逼；二时三十分，距离一千二百米，平远舰之二十六厘米炮发射的炮弹，命中松岛舰二十二厘米炮炮位，左舷发射管人员四名死亡。然而，我军并不畏缩，我追击队发射的炮弹命中敌舰前炮台，使其二十六厘米炮不能再使用了。平远舰终于不支而逃去。此时，敌舰定远亦被我军发射的炮弹击穿舰腹起火，火焰从炮弹炸开的洞口喷出，洞口宛如一个喷火口，火势极为猛烈。

此前，敌弹命中松岛舰虽多，却未使松岛舰受到使舰体震动的大打击。三时半，镇远舰三十厘米半口径大炮发射的一颗炮弹，霹

雳一声，命中松岛舰下甲板，击中第四号炮。松岛舰舰体倾斜，白烟腾起，四面暗淡，海浪涌起，疑鲸鲵也会惊而逃离。巨弹爆炸，又使火药爆炸，如百雷骤落，毒烟充满了整个军舰，伤亡八十名，分队长志摩大尉也因之死亡，将士们皆抽泣而不能自持。此时，松岛舰终于因火药爆炸而起火，黑烟冲天。兵士见此情形，猛然奋起，无论是负重伤的、负轻伤的，一起奔跑灭火，全舰颇为努力，但仍然没有把火扑灭。敌舰见此情形，乘机凶猛进逼，欲将松岛舰击沉。我军一面灭火，一面以生存者、军乐队等补充炮手，与敌军应战。但是，许多火炮已被击毁而不能发射。四时零七分，松岛舰以信号旗命令各舰独立运动，奋勇突击。此时，敌舰超勇、经远、致远等舰沉没，扬威舰为逃避火灾而在浅滩搁浅，定远舰火灾仍然猛烈，没有被扑灭的迹象，济远舰在开战之前已经逃走，来远舰和平远舰亦起火，只有镇远舰在一面掩护定远舰，一面顽强奋战，不久亦逃走。于是，我军于四时五十五分以信号旗命令各舰集合。

此时，夕阳已经沉入西海水际之间，敌舰已经全部逃去，四面黑暗，连煤烟也看不见了。可惜的是，若日落再推迟一个小时，本可把敌军舰队全部击沉。在这次战斗中，敌军舰队包括十四艘军舰和六艘鱼雷艇，我军十二艘舰船与之作战，击沉其四艘，烧毁其三艘，而我军一艘未沉，并最后赶走了敌军舰队，实可谓罕有之大捷。松岛中敌弹最多，因此联合舰队于七时十五分改以桥立舰为旗舰。我军舰队追赶敌舰至威海卫附近。松岛舰离开战列，返回仁川，报告战况，然后回航佐世保，再去宇品，进入吴港，进行修理。十月二日，大元帅陛下行幸吴港，松岛舰获御览经历激战之舰体之光荣。

在这次战斗中，松岛舰战死五十一名，负伤四十名（其中二十九名是烧伤）。据说，上述伤员住院后又有二人死亡。在松岛舰三

百六十名乘员中，伤亡一百余人，由此可知战斗之激烈。

(译自第七编)

(四) 扶桑舰之勇战

舰队在海战中面临最困难局面的是先头舰和殿舰。先头舰要第一个向敌军舰队冲击，而殿舰则最容易受到敌舰的冲击，所以，此先后二舰负有特别重要的使命。在黄海激战中，我军舰队的殿舰是扶桑舰。扶桑舰是明治十年英国制造的，舰体稍旧，但它是我唯一的铁甲舰，舰上有十二门火炮，排水量为三千八百吨。扶桑舰舰长是我国海军内部知名的海军大佐新井有贯。扶桑舰作为决定日清两国命运之激战之殿舰，是最恰当的。

此日，我军舰队由十二艘军舰组成：赤城舰与西京丸在战列之外；其余十艘军舰以长蛇单纵阵队形对敌，自先头舰至殿舰，绵延三海里。战斗中，扶桑舰因前面的比睿舰掉队而处于孤立地位。正在踌躇时，敌舰插入扶桑舰与比睿舰之间，企图包围我舰。敌旗舰定远首先向扶桑舰冲击。敌我双方都是铁甲舰，但对方是七千七百吨的大舰，为扶桑舰的一倍以上，其装备武器和舰上人员也超过扶桑舰一倍，形势恰似壮汉与小儿的角力。若我国军人像清国军人那样怯懦，就会不战而丧胆，以全速逃跑。但是，我国军人以忠义为生命，具有勇武精神，只知胜则生，败则死，不管敌军强弱，毫不犹豫。敌舰似长鲸破浪，一直向扶桑舰冲来。这时，我扶桑舰上的人员以为稍向右转，则可发射巨炮，因而向舰长提出了建议。但扶桑舰舰长从容不迫，出人意料地向左转弯。这一转弯不仅为我国海军保住了一艘价值三百万日元的军舰，而且创造了利用未被炮烟遮蔽的左舷巨炮的绝好机会。扶桑舰向敌舰猛烈开炮。著名的东洋第一坚舰定远号的舰腹被击中，似遭到了大破坏，失去了自

由运转的能力，其舰速大大减慢。此时，我舰队前方各舰见是敌军旗舰，不失时机地奔驰而来，一齐向定远舰进逼，猛烈发炮。定远舰舰内起火，火焰弥漫了半边天空。定远舰上的人员皆停止了发炮，集中力量救火。但是，火势猛烈，没有被扑灭的迹象。正当四面炮击益密，定远舰即将沉没时，镇远舰驶来，进行掩护。镇远舰一面抵御我舰，一面救援定远舰。定远舰终于在万死之中得到救助，向远处逃去。当初，在定远舰向扶桑舰冲击时，扶桑舰若使用右舷炮，定远舰则会从横向冲来，扶桑舰将逃不脱被击沉的命运。由于扶桑舰舰长灵活指挥，从而避开了危险，以左舷迎敌，反而使敌舰陷于死地。扶桑舰作为帝国舰队殿舰的行动，其技术足可在世界海战史上闻名。

（译自第七编）

（五）比睿舰之勇战

在黄海海战中，比睿、赤城二舰进行了最艰苦的战斗。赤城舰舰小，因而受到敌舰的轻侮；比睿舰舰体较旧，舰速较低，后来脱离了战列，被敌舰包围。起初，敌军舰队在我军舰队的右舷舰首；赤城舰和西京丸在我军舰队的左侧，受到我军舰队的掩护，挡住了敌军舰队对赤城舰和西京丸的攻击。我军舰队保持镇静，十二艘军舰排成长蛇一般的单纵阵，破浪前进。敌我距离将近三千米时，我旗舰发出了“打”的信号。霹雳一声，如同百雷落地，各炮一齐炮击。敌舰因我舰炮击而处于困难境地，队形稍见混乱。这时，比睿舰在扶桑舰（我军舰队的殿舰）的前面，因比睿舰舰速缓慢而逐渐与前面的我舰拉开了距离。在比睿舰与前面的我舰相距约一千米时，敌旗舰定远与经远舰一起向比睿舰驶来，进逼至相距七百米的地方。这时处于险境的比睿舰距敌舰近，距我舰远，而敌舰又是东

洋第一大铁甲舰。我舰发射的炮弹，即使命中敌舰，也只能碰到钢板上弹回落于海中。我比睿舰几乎陷于死地。但是，比睿舰舰长樱井规矩之左右海军少佐泰然不动，指挥比睿舰在敌人打来的雨点般的炮弹下前进，决心在敌舰靠近时与敌舰相撞，一起毁掉。敌舰亦迅猛地向比睿舰冲来，欲一炮把比睿舰击毁。我舰前进，一直进入定远、经远二舰之间，距经远舰仅五百米。这时，其他敌舰也向这边开来，从四面包围，发炮。敌舰害怕这样会互相自伤，于是停止了发炮，似企图俘虏我比睿舰。此时，我舰队又从敌舰的外围包围了敌舰。但是，因我比睿舰被包围在敌舰的中间，我舰而不敢放心地炮击。双方对峙多时。

此时，在敌舰的甲板上，排列着携带步枪的突击队，欲靠近我比睿舰。当到达适当距离时，我比睿舰舰长高声发出了“打”的号令，比睿舰上的速射炮，在五分钟内发射一千五百余发，不间断地连射。经远舰上的四百多名突击队立即全部消失了。因浓烟笼罩，看不清突击队是因惧怕而藏起来还是全被打死了。此时，经远舰向比睿舰发射了两颗鱼雷。但是，敌舰怎能击中上天保祐的我军军舰呢？两颗鱼雷皆距舰尾七米沉入海底。刚刚稍为放心时，突然有一颗巨弹飞来，击毁了比睿舰的军官室，军医长三宅贞造、大主计石塚铸太等十余人被炸得稀烂，血肉横飞，仅幸免于全舰人员阵亡。此时，赤城舰亦因舰速低而脱离了战列，自比睿舰的后面驶来。欺软怕硬的敌舰，见此情形，立即向赤城舰驶去。比睿舰终于冲出了敌舰的包围，离开了战场。

（译自第六编）

（六）赤城舰与阪元少佐

在黄海海战中，敌人倾注了清国北洋舰队之精锐，我军在舰只

数量和吨位方面皆远在敌军之下，然而我军却能击败敌军舰队，使其战斗力损失过半。原因是战斗之胜负在于人，而不在于物。其中，我赤城舰是一艘六百余吨的小军舰，之所以能在定远舰等十倍于我赤城舰的敌军大铁甲舰之间驰骋，实靠其舰长阪元少佐古今罕有之勇战。阪元少佐最后光荣地战死，证明我国军人之勇敢实百倍于敌人。我军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不是偶然的。

赤城舰以阪元八郎太为舰长。九月十六日午后，赤城舰与联合舰队本队、第一游击队一起从大同江口舰队临时根据地出发，向海洋岛进发。十七日午前六时五十八分，根据旗舰松岛的命令，我赤城舰离开战列，进入海洋岛象登奥，对奥内进行观察。十一时十五分，在大孤山港方向发现敌军舰队。我军在从容地吃过午饭以后，午后零时二十分进入战斗位置。一时零九分开始射击。这时，敌舰定远、镇远在赤城舰的右舷，赤城舰努力与之炮战。此前，赤城舰根据旗舰的命令，位于舰队左侧，但赤城舰由于舰速低，跟不上舰队行驶，不知不觉已经处于孤立位置。一时二十分，敌舰来远及敌军舰队左翼各舰向赤城舰冲来，到达相距仅八百米处。赤城舰以右舷炮炮击敌舰。因赤城舰进行了猛烈的炮击，不久来远舰上几乎看不到人影了。此时，我赤城舰亦受到敌舰的猛烈炮击，第一分队长、海军大尉佐佐木广胜负伤，候补生桥口户次郎等人战死。于是，航海士兼分队士、海军少尉兼子昱接替佐佐木大尉指挥后炮台。一时二十五分，敌军各舰从赤城舰尾通过。此时，一颗巨大的炮弹飞来，击中赤城舰舰桥，轰然爆炸，舰长海军少佐阪元八郎太头颅被打烂，身体与后樯碎片一起被远远地抛到海里，光荣地战死了。同时，一号速射炮两名炮手死亡，另两名负伤。舰长死后，航海长海军大尉佐藤铁太郎代之督战。此时，命中前部下甲板的敌弹，击中了前部弹药库，击毙了防火队员四名，击伤一名，击毁

了蒸汽管道。命中前部上甲板的另一发炮弹,击毙水枪手两名、捕索员一名。后来,已经在赤城舰舰尾通过的来远、致远、广甲等舰又要追击赤城舰。赤城舰的蒸汽管道已经被击毁,因而不能向前部炮位输送炮弹了。如果强行输送,就势必要停止使用鼓风机;而停止使用鼓风机,则赤城舰速将大大下降。因此,赤城舰几乎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时,赤城舰突然向右调转舰首,离敌舰稍远。轮机长、大机关士平部贞一等轮机人员紧急修理奏效,赤城舰才得以没有太多地降低舰速,避开了敌舰靠近我赤城舰的危险。但是,敌舰进一步加快了速度,紧紧追蹑而来。于是,赤城舰拚命地向南奔驰,猛烈地发射舰尾炮,阻挡敌舰追击。一号速射炮是以新补充到炮位的信号兵进行射击的。后来,数发炮弹命中了赤城舰大樯,大樯终于倒塌了。于是,我军立即在前樯上升起军舰旗,并命令捕索员在大樯顶上树立旗竿。后来敌舰渐渐靠近了赤城舰。二时十五分,来远等敌舰已经到达赤城舰后方大约三百米的位置。来远舰发射的炮弹,再次击中赤城舰舰桥,使佐藤航海长负伤。第二分队长、海军大尉松冈修藏代之督战。炮长、海军上等兵曹进藤多荣治代替松冈大尉指挥前炮台。二时二十分,赤城舰舰尾第四号炮发射的炮弹击中来远舰后甲板,终于引起大火。敌军各舰见此情形,为救援来远舰而降低了船速,聚集于来远舰周围。这样,赤城舰才脱离开敌舰七、八百米。二时二十三分,航海长治疗完毕,重新来到舰桥上,替下松冈大尉。二时三十分,赤城舰因远离了敌船,遂命令士兵停止战斗,降低航速,修理蒸汽管道。此时,我军各舰围住敌舰定远、镇远,飞快地向敌舰靠近。赤城舰见之,欲与之会合,遂向北前进。二时四十分,赤城舰在战斗范围之外进行军事清点,补充兵员,然后休息。四时五十五分,夕阳即将沉入西面的大海之中,蒸汽管道修理成功。于是,赤城舰以全速行进,五时五

十分与联合舰队本队会合。

赤城舰是我军最小的军舰，敌舰皆轻视之，争先炮击，欲将赤城舰击沉。赤城舰因四面受到猛烈炮击，伤亡之多在全舰队居首位，战死十一人，负伤十七人。舰上军官几乎不死即伤。官兵皆奋勇对敌，越战越勇。在击沉敌铁甲舰来远号方面，赤城舰发挥了古今无以类比的作用。

（译自第六编）

（七）西京丸与桦山中将

黄海海战之胜利是我睿圣文武天皇陛下多年来为扩大海军操劳之结果，又因我忠良勇武之海军军人之奋战，遂获古今无双之大捷。黄海海战之大捷，在世界海战史上别开生面，使我国之国威在宇内生辉。当时参加战斗之我军十余艘军舰，皆进行了特别勇敢的战斗，其中，西京丸的激战更应大书特书。

西京丸本来不是军舰，而是日本邮船会社的一艘邮船，被海军借来作为征用船使用。其公称马力三百八十七，吨位二千九百一十三，净吨位一千六百五十三，与神户丸是姊妹船。尽管它是结构如此脆弱的运输用邮船，但若得其主，用于作战，却不比军舰差许多。在这次海战中，指挥这条船的桦山中将，以其勇敢，使之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清国舰队中的定远、镇远、来远、致远等等，是久为世界所知的大铁甲舰，但是，它由怯懦的清国人使用，却被重量仅及其一半的我木制军舰所击沉或烧毁，贻笑于天下。果真是战争之胜负在于人，而不在于物。

关于当时西京丸之激战情形，由海军军令部长桦山中将发给大本营的电报，可知其一斑。桦山中将曾亲临其船，参加战斗，始终在号令台上岿然不动，实行指挥。桦山中将的电报曰：

本舰（即西京丸）中数弹，舵机被击毁，使用备用舵，行进困难。从敌舰旁通过时，对方发射两颗鱼雷，但本舰未被命中。本日（十八日）午前一时四十五分本舰返回临时根据地。本舰负伤十二人。命中本舰的炮弹，三十厘米半四发，二十一厘米以下数发云云。

由此电报可知西京丸是如何在敌舰中奋战的。松岛舰的松村海军少尉，奉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之命，来大本营回报战况，其中关于西京丸的部分如下：

西京丸舵机被击毁，退出战列，勇猛地从定远、镇远二舰之间通过，距敌舰仅七八十米。清舰误以为西京丸要撞击清舰，清舰出乎意料地散开，躲避西京丸，为西京丸闪开了一条通路。同时清舰发射鱼雷两颗，但因距离过近，鱼雷从舰下水中通过，西京丸得以安全。

这些消息足以能使人想象西京丸之奋战情形。后来又接到了关于当时激战情形的消息，从而进一步了解到我军勇猛无双，特别是胆大如斗的桦山中将暗哑叱咤，出色地指挥此运输船西京丸，驰骋于世界屈指可数的大铁甲舰之间，使敌军披靡之状。它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海战之胜负在于使用舰船的人，而不在于船。

此日（九月十七日），西京丸与第一游击舰队、联合舰队本队一起，于午前八时到达海洋岛西北端以北三里之海域，向东北行进。八时二十五分转向东北二分之一东，前进一个小时。此时，赤城舰在四面侦察以后报告：在海洋岛附近没有敌人。十时左右，大鹿岛在我舰左舷舰首。十一时二十分得到信号：东北有一片煤烟冲天。当时虽未得到详细报告，但是，西京丸确信，在此附近看到煤烟，必定是敌船。西京丸注意瞭望信号。不久传来消息：敌军军舰和鱼雷艇出现。好！敌舰来了，把它们全部击沉。我军舰队立即做准

备，在舰上又重新升起战旗，勇气勃勃地等待着号令的下达。此时，旗舰松岛号命令西京丸和赤城舰到舰队的左侧。因为赤城舰是我军最小的军舰，西京丸本来是商船，其航速必然是比较低的。我军舰队成单纵阵。西京丸和赤城舰在战列之外占领位置，不直接对敌。后来，敌我两支舰队成八字形，相对行驶，战斗大约在北纬三十九度三十三分、东经二十三度四十分展开。起初，我军舰队发现敌舰以后，向西北行进，欲先挡住敌舰向威海卫逃跑的退路。敌舰见之，决意作战，其舰首皆向我军舰队右翼方向驶来。在相距六千米时，敌舰开始炮击。但是，我军因为没有到达命中距离，而保持镇静，没有开炮。敌我继续接近，零时二十三分，敌我之间的距离大约为三千米，旗舰命令第一游击舰队首先开炮。炮声震天动地，炮烟笼罩着海面，前面什么也看不见了。舰船破浪快速前进，如战车在平地上飞驰。西京丸在我军舰队的后尾，一面发炮，一面前进。在西京丸上有四门速射炮。西京丸几乎在不间断地发炮。西京丸上的人员，大部分是原商船的火夫。军令部长亲自立于号令塔上，叱咤指挥，勉励大家。船上人员的勇气因而增长百倍。敌舰射来的炮弹如雷霆落地，时时霹雳一声，落在身旁。但是，大家岿然不动，灵活操作，其作战情形，与军人毫无二致。

战斗越来越激烈，第一游击舰队与联合舰队本队欲从左右夹击敌舰。西京丸随联合舰队本队，向右转向，猛烈进逼敌舰超勇、扬威。忽见超勇舰上起火，火焰映照在海面上，海浪也为之变红。此时，敌舰定远、致远、来远等铁甲舰进逼我军最弱小的赤城、比睿二舰，欲一举将赤城、比睿二舰击沉。看到这种情形，我游击舰队慌忙向右转弯，联合舰队本队向右转弯，与之应战。这时，一颗三十厘米半炮弹自西京丸右舷射来，穿过游艺室，在距机舱二尺的地方轰然爆炸，弹片向四面飞去，把机舱全炸毁了。炸毁的设备横在

甲板上。此时，桦山中将泰然自若，似不知这种情形，对一旁说：“好像那边被炮弹击中了。”船员见桦山中将如此勇敢，皆稳如高山，更加勇敢地作战。此前，一发十五厘米炮弹穿过幕布飞来，弹片落在甲板后部，击毁了通风设备和主舵机；三人负伤，但是没有一人死亡。

一时二十七分，游击舰队正要向右转弯追击敌舰和鱼雷艇时，旗舰发出了“集合”的信号，于是游击舰队来到联合舰队本队的侧面，西京丸进入两舰队之间。此时，敌舰已经打乱了队形，定远舰从后面，广丙舰从前面，蓦然向西京丸逼来。可能是因为敌舰见西京丸船体大，高高地出现在水面上，误认为西京丸是我陆军的运兵船，于是倾其全力逼来。在千钧一发几乎被击毁的情况下，西京丸以全速避之，向我游击舰队的左舷撤退。此时，我比睿舰因中敌弹而起火，脱离战列，向南退去。赤城舰亦随其后。欺软怕硬的敌舰三艘，追击比睿、赤城二舰。旗舰发出比睿、赤城危险的警报。游击舰队前往营救。这时，西京丸离开了我军舰队的保护，出现在敌军舰队的正面。这正是敌舰可乘之机。二时二十二分，敌旗舰定远三十厘米半火炮发射的炮弹从军官室的后面飞来，击毁了舵机使用的蒸汽罐。舵机被击毁了，怎能再继续打下去呢？西京丸立即失去了运转的自由。西京丸发出我船舵机损坏的信号，并从我秋津洲、浪速二舰之间通过，又出现在敌舰的近旁。敌舰又猛烈炮击西京丸。西京丸仅以备用舵机航行，航速明显降低，进退不便，于是又用手轮全速前进。此时，敌舰扬威起火，向大鹿岛方向逃去，最后在浅滩上搁浅。

战斗越来越成为一场混战。敌舰仍然紧追西京丸不放。平远、广丙二舰和一艘巡航鱼雷艇进至距西京丸右舷船首三千米处，敌鱼雷艇正要发射鱼雷，西京丸不失时机地猛烈炮击敌鱼雷艇。敌

鱼雷艇在我舰炮击下畏缩，转舵向陆地方向逃去。但是，平远、广丙二舰继续前进，到达相距五百米的地方。在猛烈炮击的炮烟中，突然有一艘鱼雷艇出现在眼前，飞快地向西京丸船首进逼，向西京丸发射了一颗鱼雷。此时，西京丸正在向敌舰冲击。西京丸为炮击敌舰而将船首向左转向的一刹那，见敌军发射的鱼雷流星般地驰来，眼看我船就要被鱼雷炸得粉碎时，西京丸又将船首转向正面，对准鱼雷驰来的方向，全速前进。被西京丸船头激起的急流，使这种威力巨大的鱼雷改变了方向。鱼雷仅隔一米，从右舷擦过。这是躲避鱼雷的最后方法，这样即使不能改变敌人发射的鱼雷的方向，也会因以正面对准鱼雷驰来的方向，而使鱼雷不能准确命中。在这种时候，操作稍有差错，就会不可避免地被击沉。西京丸就是这样巧妙地避开了第一颗鱼雷。接着，第二颗鱼雷又从左舷驰来。这时，西京丸正好在敌人的侧面，倾刻之间，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桦山中将和六名军官在船桥上见之，知已不能躲过，大叫："啊，吾事已毕！"敌舰也以为定会把西京丸击沉，齐声喝彩，为命中而高兴。不料，两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了，鱼雷却没有爆炸。敌我双方都觉得奇怪。原来鱼雷从我船下通过，在七、八分钟以后，出现在我船右方的海面上，接着又沉没下去。终于保住了西京丸。原因是鱼雷发射以后要一度较深地下沉，至若干距离以后才浮出，触及敌舰而爆炸。但是，西京丸距敌舰过近，所以，鱼雷徒然从船下通过。西京丸避开了这场灾难，是上天保祐还是神仙相助呢，真是不可思议。

三时三十分，西京丸开始向南行进，脱离了战列。此前，西京丸上的四门火炮不间断地发射，各发射了九十余发炮弹。其间，桦山中将始终站在船桥上，军装淹没在硝烟中，几乎变成了白色。但是，桦山中将泰然自若，曾命令船员以船上的摄影机四次摄下了激

战情形。

尽管西京丸曾经陷入了如此困境中，却无一人死亡。

（译自第六编）

五 金旅之役

（一）第二军的编制及其进发

第一军以第五、第三两个师团编成，山县大将为其司令官。第一军在朝鲜内地取陆路前进，经平壤、义州，席卷九连城、凤凰城，欲先攻克奉天府，拔取清国王的旧都。但是，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即使攻占其一部分国土，也不易使其皇帝面缚请降。于是须以另一军直接攻打其首都——北京，迫使对方签订城下之盟。九月二十六日，陆军大将大山岩伯爵出任第二军司令官，受命先率领第一师团之部队进发。此前，第一师团长陆军中将山地元治子爵，九月二十二日从东京出发，二十七日到广岛。在刚刚组织征清军的时候，山地中将就请求第一批到朝鲜去。长期以来，山地中将自叹髀肉复生，等待出征的命令；接到出师命令以后，安排家属返回家乡，将爱马献给宫内省①，以马革裹尸的决心，在芝红叶馆举行诀别宴会，招待部下军官，表示了不攻克北京城决不返回日本的决心。在其部下中，第一旅团长陆军少将乃木希典，第二旅团长陆军少将西宽二郎，参谋长陆军大佐大寺安纯等，都是在帝国陆军中以慓悍骁勇、神机妙算而闻名的人，统帅他们的又是陆军中具有最高门第阀阅的大山大将。尚不知其部队指向何处，但全国上下无不认定他们必将取得惊人的功名，对其行踪无不刮目相看。

① 宫内省是日本负责处理皇室事务的官厅。——译者。

九月二十二日，第一师团之部队从东京青山练兵场乘军用列车，昼夜进发数日，九月二十七日全部到达广岛。此前，征用船只把长谷川少将率领的第六师团之部队（熊本部队）自小仓送到仁川，准备返航后运送第一〔二〕军。因此，第一〔二〕军在广岛停留二十天，等待征用船只归来。十月十六日，发出了第一师团自宇品港乘船出发的命令。出发之前，大元帅陛下特将骏马和名刀赐予大山大将。十四日，大山大将、山地中将、乃木少将、西少将等军官数十人，于大本营陪同天皇进餐。

十月十五日，第七帝国议会在广岛召开，贵族院和众议院的议员们皆到会。第一〔二〕军于十六日出发时，在广岛的文武百官皆到宇品港送行。此日，天气小晴，拂晓，各部队从广岛出发，剑佩锵然，开赴宇品，队伍整齐，步武肃肃，络绎不断。在码头上，三十余艘轮船冒着煤烟，等待着第一〔二〕军的到来。海军和陆军的乐队分别在水上和陆上奏出嘹亮的军乐。各舰船都披上了盛装，祝贺我军远征之行。沿途各家各户，门口皆悬挂国旗。送行的人们皆站在岸上送行。其情景既威武雄壮又兴高彩烈。六军皆踊跃，决心不辜负此番好意。

各部队列队于海岸上，依次乘船。大山大将乘长门丸，山地中将、大寺参谋〈长〉等乘横滨丸，其他军官皆按部署乘船。午前十时三十分首先起航的是横滨丸，长门丸、名古屋丸继之。出发时，打乱战斗序列，分三批出航，每批又分两天，即第一批出航是十五日和十六日，第二批出航是十七日和十八日，第三批出航是十九和二十日。各船皆以朝鲜大同江口为目的地。当时，敌国舰队皆蛰居于渤海湾内不出，因此，我军没有使用掩护舰队，各船舳舻相衔前进。我海军舰队在黄海海面上，若敌舰驶出，我海军舰队将把敌舰粉碎。

首先起航的横滨丸、长门丸和名古屋丸排成一列进发。当日午后八时三十分到达距马关约一里之六连岛，在此停留，等待后面的船只到来。次日晨，釜山丸驶来，横滨丸、长门丸、名古屋丸与釜山丸一起出发。此日，从清早起，天气极坏，风猛浪激，船只被海浪颠簸着，左倾右斜，航行非常艰难，最后打乱了船队队形，各船分别前进。横滨丸于十八日午前四时停泊于朝鲜巨文岛避风，并等待后面的船只到来。但是，四个小时以后，名古屋丸和长门丸仍然未到。于是，横滨丸又开始在狂澜怒涛之间前进。此日午后四时，风浪稍减。十九日晨，天气晴朗。此日午后，横滨丸见前面浊流滚滚，知已驶近大同江口。向前望去，见有八艘悬挂着太阳旗的军舰，冒着黑烟驶来迎接我们。午后四时二十分，横滨丸进入大同江。集中在这里的军舰、鱼雷艇、运输船等数十艘，帆樯林立。不久，后面的运输船陆续到达。黄海海面上到处是太阳旗，我军将士意气特别豪迈。

此前，我国海军通过海洋岛海战，已全部掌握了黄海制海权，并占领了海洋岛。我国海军以大同江口为临时根据地，多次派出侦察舰窥探敌舰动静，并测量了大连湾至鸭绿江口的海岸，为我第二军寻找登陆地点。我海军探知旅顺港、大连湾一带，敌军防御甚为严密，而海洋岛以北，金州东南，适于登陆，而且有敌军尚未布防之地区。海军把这个情况通报给第二军，第二军以第一旅团之部队为先锋，立即准备在金州半岛登陆。

第二军在军舰的掩护下，由根据地出发，二十四日拂晓靠近了金州半岛，开始在花园河口登陆。敌军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会掌握如此精密的情报。因为在花园河口附近没有一个敌人防守，于是我军工兵立即架设栈桥，人马按顺序登陆，一队挨着一队，自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第二军全部登陆完毕。在此期间，不仅我

军运输船没有受到敌海军的攻击，而且我朝日丸及另外一艘运输船还俘获了装载有木材和臼炮的中国船十五、六艘。

我军登陆以后，发现当地居民甚为顺从，绝无抵抗之情形。我军立即派骑兵和炮兵向金家哨和貔子窝前进，另在化云以北约一里之大高家店设立了野战邮局。

我军的登陆地点——花园口是在盛京省东南海岸的一个小海湾，距貔子窝约七里，距毕利河约二、三里，距金州约二十里。其附近一般较干燥，缺乏饮水。貔子窝是九连城至旅顺口大道上的一个驿站，在旅顺口的东北，距旅顺口约二十余里，海洋岛在其东南。我军从这里沿东面海岸，不难与第一军取得联络。如果攻克西面的金州厅，则可扎住旅顺半岛的口袋，敌军将不战自溃。如果攻占了旅顺港，在陆上则可长驱直取牛庄、辽阳，由海路可顺势攻打大沽、北塘和山海关。第二军的大飞跃将从这里开始。我军所到之处，每一步都是敌区，现在被我军占领了。大山司令官在从品宇出发的前一天，向各部队发出训令，禁止抢劫，要求安抚敌国国民。训令曰：

此前陆军大臣训示：我军应以仁义为行动准则，文明作战；我军的敌人是敌国之军队，并非某一个人；与敌军交战时虽须英勇，但对于投降于我军者，以及俘虏、伤员等，凡是无意抵抗我军之人，均应安抚之。对于敌国之一般人民，更应使之深刻理解此意。只要不妨碍我军，就应以仁爱之心待之。即使是秋毫之微，也决不可抢掠。关于服装、食物、器具等，在紧急需要的情况下，可以以相当之代价购买之。我军所到之处，应努力安抚人民，使之安居，感我恩德。我国军人一直受到这样的教示，理应能够深刻领会，不会做出非法不义之举。但随军夫役等，预先未经教养，因此要特别注意，使之服从纪律。若

有违者，应以严罚处分，决不宽容。

明治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第二军司令官陆军大将伯爵大山岩

（译自第九编）

（二）第二军登陆

征清第二军之先头部队于十月二十三日午前九时半从大同江口鱼隐洞集结地起锚，向敌区前进。此日天气晴朗，海面似镜，吉野、高千穗、扶桑、严岛等十数艘军舰，在前后左右护卫。名古屋丸、和泉丸、丰岛丸、三池丸、釜山丸、海洋丸、宇品丸为第一队，随军舰之后前进；稍隔距离，摄津丸、松岛丸、广岛丸、南越丸、福冈丸、新发田丸等第二队，又随其后。队列整齐，黑烟蔽天，舰队在海上绵延数里。千代田舰是其先锋。各船相隔约五十间，舳舻相衔，前后呼应。运输船到达椒岛背后，暂停前进，整顿队列。此间军舰远远消失于海天缥缈之际，失去了踪迹。不一会儿，运输船组成新的队列，横滨丸载师团司令部，居中坚位置，指挥前后数十艘运输船，威风凛凛地进军。其序列坚固，外观雄伟，是亘古所未有的。但是，部队到底在什么地方登陆，只有司令官和参谋军官们知道，别人一概不知。运输船渐渐驶入敌国海面，士气更加振奋。此日午后三时在甲板上举行宴会，美酒如泉，滚滚不尽。餐桌上有海带、松鱼、黄萝卜等等，都有胜利的含意①。全军上下引觞满酌，似长鲵要饮进大江之水。酒宴方酣时，众人挥剑起舞，纵横突刺，姿式雄壮，风沸云蒸，似有蛟龙腾云驾雾之气概，皆大欢喜。

① 日语松鱼与"胜鱼"同音，黄萝卜是一种日本酱菜，日语酱菜与"立功者"同音。——译者。

此夜，参谋向新闻记者公布了登陆地点，其内容如下：

登陆地点是盛京省南海岸的花园河口。该地距金州厅日本里程二十一里，距旅顺口三十五里，海岸浅滩较长，须徒涉大约一里半。海底为泥质。有的地方水深没胫。

花园河口是荒漠无人之地，河西有碧流河，碧流河的西面有貔子窝，貔子窝住户约八百。最初我军曾把登陆地点定于貔子窝，但貔子窝沿岸有三里长的滩涂，登陆非常困难，因此，我军放弃了貔子窝，而选用了花园河口。

自花园河经金州至旅顺的道路，虽不平坦，但用于行军并不困难。金州有敌军兵营，驻有敌军约一万二、三千人，因此，战斗可能从这里开始。旅顺口有要塞炮兵三千五百人。

我军登陆取"敌前登陆"战略。这是对劣等国使用的一种战略，是最危险的登陆方法。戊辰前后①，欧美舰船在我日本近海跳梁，也曾采取此种战略。

夕阳落于水天之际，将士皆归室内。运输船已在战斗序列之中，因此禁止点燃灯火，室内一片黑暗。运输船继续前进，毫不停歇。二十四日午前七时二十五分，船队进入盛京省东南海岸的一个河口，数十艘运输船前后联络，在这里抛锚。先期到达的数十艘军舰已停泊于沿岸，部署严整，警卫着我陆军登陆。当时的登陆序列如下：

千代田舰所属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小队，二十四日黎明前，为完成陆战队任务，驾舢板，在河口北面的一小村庄海岸登陆，六时在村庄右侧丘陵上树起太阳旗。我陆军看到太阳旗以后，以第一联队第一中队为先头，以山丘上的太阳旗为目

① 戊辰指日本庆应四年，戊辰前后指日本幕府时代末期、明治时代初期。——译者。

标，向登陆地点前进，登上海岸以后，接替海军陆战队守护国旗，并担当周围的警戒任务。

第二先头部队是第十五联队；第三先头部队是第二联队（缺二个中队）。此日，野战医院和卫生队之一部，以及一个工兵中队也在登陆地点登陆。

师团司令部和军司令部之一部，与陆军先头部队同时向登陆地点前进。师团司令部、军司令部之一部，与先头部队同时到达海岸。

我军进入河口，本来预料敌人对于我军登陆不会有任何抵抗，但在沿岸附近不一定听不到一点炮声。运输船抛锚以后，全船官兵整装立起，立即整队登上由船舷上放下来的舢板。运输船的锚地在距离海岸大约二里的海面上。从远处向海岸望去，在浓雾之间，隐约看到一片悬崖。在礁石突起的地方，似有一片树林。像是家屋，像是城墙，像是敌军的哨兵，点缀其间。我军官兵跳入舢板，每件舢板大约容纳四、五十人。由军舰派出的汽艇，冒着黑烟，停靠在各运兵船的舷梯下。汽艇拖着舢板驶向海岸，每艘汽艇拖三、四只舢板。在汽艇的船头上飘扬着国旗，舢板里刺刀相碰，阳光下光芒闪闪。这样的舢板不知有几百只。二里宽的海面几乎被舢板覆盖了。舢板里的人，个个意气冲云霄，无不争取先头第一功。不久，舢板渐渐靠近了海岸，逐渐看清了大陆。原来以为是悬崖绝壁，实际上却是非常良好的平地。在似乎是家屋的地方，早飘扬着日本国旗。身着蓝衣黑裤的中国人，三五成群站在山丘上，手打凉棚眺望我军登陆；当看到我军靠近时，中国人争先恐后地狼狈逃跑。看到这种怪相，舢板里人人捧腹大笑。海岸成一字形，上与大孤山港相连，下通旅顺，本身的形势非常险要，海底是泥质。潮水的涨落特别明显。敌人一点也不知道我军会在这里登陆。如果中国

人知道我军在这里登陆，定会以为日本军队是天兵，不可揣模；若有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定会弃甲丢杖，落荒而逃。我军到达海岸时，正遇涨潮，舢板几乎全靠在岸上，一跳就能跳上礁石，原来准备徒涉二里泥海的雄心，似因此而受挫了。当然数万部队登陆，必将耗费数日的时间。此夜，我军之登陆部队全宿营于河口。河口的形势是：高地连绵，丘陵起伏，高粱秸秆还留在田地里，土地干燥、是砂土，不施肥料，收获的痕迹历历可见。山河雄伟，乾坤落落，气象快豁，使军人一扫万斛尘虑，勇气勃勃，产生一种凌万古之高尚气概。据当地居民说，这一带有居民约四十户，分散在各村落中，无一定村名，因靠近花园河口，所以可以称做花园村。司令部所在的民房是一山东豪门的房子。这家富豪在附近有许多耕地，俨然像一位没有爵位的王公。其主人见我军军舰到来，已携带细软逃避，剩下的只有三名店员和四、五名仆人。其余各户也都背着东西外逃了。进其门，欲寻求住房，见到处乱扔着家具、器具。由此足以想象其狼狈情形。

在附近海岸停泊船只比较方便，附近的农产品不少是由这里运往各地的。有一民房兼做出口谷物的海关。另有一奇怪的高竿，上悬一玻璃灯，作为灯塔。各户储存的玉米、大豆如山，到处放养着猪和鸡，以此足以犒劳我军。粮饷部派出部卒，到附近村庄做有偿征集。当地多数居民是不教无文之乡愚，目不识丁，我军贴出了告示，却没有能读告示的人。告示告知当地居民日本军队是什么样的军队。本来知日本者甚少。稍了解者，只知本国与日本、高丽已经开战，再问其他，皆不得要领。这大概是因为主人全都逃走了，剩下的全是奴仆之辈。不然的话，文明之国岂能没有稍解事理之人？其部队住宿的一户人家，自称姓孙，以村中的夫子自居，室内装满了藏书，不乏珍本异籍。由此可知，不应认为居民全无教化。

登陆以后，我军派翻译官到各户去，使居民了解我军出师的理由，说服他们安居乐业，不应到处逃窜。当地居民皆恭恭敬敬地表示领悟，声言不敢继续逃窜。然而，翻译官一旦离去，居民们背起东西从后门逃走者接踵相继。居民随跑，我军随追，将其多数留住，使之为我军效力，并使之不为敌军通信息。

二十五日，前卫于昨夜出发，向距花园河口大约二里之李家屯附近前进。司令部以下各部队也先后出发，向李家屯左侧的后萧家堡子附近地区前进。无论是李家，无论是萧家，皆是村落的酋长，就像我国新开发的村落以村里的大姓为村名一样。就些地方就是由李某、萧某统治着的村庄。萧家堡子包括前萧家堡子和后萧家堡子，大概是出自同姓。此夜，我军全部在这里阵营。这些村庄位于西至金州、旅顺口，北可进入朝鲜的大道上。据说，前些日子清军出师朝鲜时，曾陆续经过此地。

这里的民房，皆以黄土制成墙壁，火炕下面烧火取暖，非常适合寒区生活。二十六日，司令部停留于此，派部队对附近地区实行侦察，只有前卫向碧流河岸前进。

二十七日，司令部仍然驻扎在这里，前卫已经向貔子窝进发。此日，司令部把两名俘虏拉到营门。其中一人说是花园附近的人；另一人不说籍贯，自称是铁匠，盘问时却坦然不动声色，不停地咒骂，请求就死，看来决非一般百姓。此二人是被我军哨兵捉来的。我步兵在某地布置哨兵线，遇三名中国人走来，哨兵追问之，中国人暗中挥棒打来，我军士兵与之搏斗，终于刺死一人，捉二人归来。我军士兵受棍棒痛击，头部负伤，缝数十针，其勇敢可赞赏。

（译自第九编）

（三）占领金州和大连湾

十月二十一日，征清第二军即将从大同江根据地出发，欲以巨舰破浪直奔金州半岛。我军士气大振，颇有一举吞并满清之壮志。从清晨开始，在旗舰桥立号上开会的有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海军中将，参谋长鲛岛海军少佐，岛村参谋官和正户参谋官，其他军官，以及陆军某参谋官等。讨论一直进行到晚上，关于登陆地点的选择才取得一致意见。此前，鸟海舰与磐城舰每日在大连湾沿海做详细侦察，在欧美国家未曾测量过、中国军舰从未曾停泊过地方，发现一个良港，预先选定了一个便于登陆的地方。然而，陆军和海军军官各有所见。陆军认为，如果在海军指定的地点登陆，由登陆地点向金州进军须渡过三条大河，为此需要耗费四、五天的时间，于是给敌军以做好防御准备的时日，不便于我军进行袭击，因此主张在另一个地点登陆。海军认为，陆上袭击虽非易事，但最大的困难却是人马登陆，何况在风急浪高、海水猛烈拍打海岸的时候，舢板不易在海上行驶；如果敌军在岸上据险防守，怎能使人马、辎重登陆呢？陆军希望在金州海岸登陆，这样运输船须停泊于距海岸五海里的海面上，因此，即使登陆后费些时日，也要在容易登陆的地点登陆。经议决，先遣舰——八重山、千代田、鸟海、筑紫、磐城等五舰，于二十二日午后四时起锚，驶向目的地。它们是运输船的目标舰，取向西北，没有拉汽笛，快速前进，二十三日晚驶近登陆地区的海岸。军舰在这里选择了一个海域，排成阵形，海域周围二链，水深四寻以上。二十二日，金刚舰受命担任哨舰，于二十二日夜间七时从根据地出发，驶离树有目标旗的岛屿，停泊于下游大约四里的地方，整夜担任警戒。金刚舰突然看到一艘军舰冒着黑烟乘夜暗驶来，取望远镜望之，其形状不像是我国军舰。金刚舰立即向

停泊于外海的高雄舰发出信号：看到外国军舰。高雄舰又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旗舰。不久，外国军舰向金刚舰发出信号，并停泊于一荒岛的西侧。它原来是一艘俄国军舰。直到最后，我军没有看到一艘敌舰。

二十三日，我军先头部队向登陆地点前进。二十四日午前六时到达登陆地点抛锚，军舰与运输船舳舻相衔。从军舰向岸上望去，见东北一带是一片平原，岸上有二、三个村庄。再取望远镜仔细观察，似没有一个敌兵。此日黎明，在各运输船到达之前，千代田舰派一陆战步枪队登陆，专门搜索有无敌军。陆战队登陆后发现敌军已经逃走，没有一个敌兵的影子。于是，陆战队未经战斗就登上了陆岸，立即树起了表示已经占领敌区的军旗。

此前，秋津洲舰和近江丸率一艘鱼雷艇，带二、三名陆军军官去侦察，捉中国客船和渔船上的中国人为我军领航。另外，从大同江带来了四名中国人，据说他们都是花园河口附近的工人。我军收买其衣服，让我军负有侦察任务的蓄辫发的翻译官穿上，以便于侦察。我军以厚礼酬谢以后，释放了这四名中国人。我军军官神机妙算，不可揣摸。这时，我军鱼雷艇在大连湾俘获一艘敌人的轮船（三十吨），伊东中将将其命名为大连丸，作拖船使用。

第二军的十二艘运输船在军舰的全力护卫下，二十四日在花园河口登陆。花园河口就是在海军详细侦察之后议定的登陆地点。二十五日进军约二里半，渡花园河上游，下午到萧家堡子，在这里停留，等待后续部队。海上缺乏舢板，陆上道路恶劣，又缺乏饮水，辎重运动特别困难。此日，我军第十五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斋藤少佐率我军先锋部队向貔子窝前进，行程十二里余，占领貔子窝。三十日，第一师团司令部到达貔子窝。

二十五日，载有第二军司令部的运输船等，在没有一艘军舰护

卫的情况下，大胆地驶过大孤山群岛附近海域，于二十六日午前一时到达花园河口石嘴子海面。由此可见黄海大捷是如何使敌军舰队畏缩了。午前十一时，正遇落潮，我军徒涉一里多的泥海登陆。在此前后数日，风平浪静，花园河畔，舰队覆盖着水面，情景无比壮观。

二十七日到达后萧家堡子，二十八日从后萧家堡子出发，二十九日前进到貔子窝，占领阵地。至此，第二军的部队已经到齐，运送粮饷的道路也已经开通，我军将士日夜磨剑，髀肉之叹益切。十一月二日，我军完成了进攻准备，从貔子窝出发。袭击金州的旗帜在北风中飘扬，我军即将踏上满洲的大高原。

自花园河口至金州的里程如下：

花园河口至后萧家堡子二里半；后萧家堡子至坎子底下一里五町；坎子底下至东登三里；东登至兰家店二里三十町；兰家店至大高家屯二里二十五町半；大高家屯至貔子窝二里；貔子窝至红水城二十町半；红水城至洼子店四里十二町；洼子店至黄家屯七里十町；黄家屯至关家店六里二十町；关家店至金州二里二十町半；合计三十五里二十二町。

我军规定了自貔子窝进击的部署：第十五联队第一大队长斋藤德明少佐、工兵第一大队长田村义一少佐、骑兵第一中队长河野政次郎大尉等三人各率其所属官兵，二日黎明作为先头侦察出发，沿途排除障碍，欲先期到达目的地。金州是辽东湾沿海之第一城市，居民四千户，人口三万，险要坚固，附近有无数兵营。据说，守将宋庆足智多谋，军卒亦颇勇猛，其战斗也许是值得一看的。此日乃木少将在红水城；大山大将今晨从花园村出发；山地中将三日从貔子窝出发。第二军司令部和第一师团司令部计划到金州会合，于六日进攻金州城。

第二军尚未开战，但沿途中国人对我军颇致好意，常有人持土产拜见于军司令官幕下。敌国人民稽首归附，何其多也？我军登陆以来，时日尚浅，须依靠安抚的作用。此前，大山大将已两次训示部队，接着又向当地居民颁布了告示。告示曰：

大日本帝国军征发命令官示

本军到处，所需之兵饷，必须发给银两若银票，是为定例。虽然民人不察，遁逃避窜，不便照发，日后各自经由地方官转请估价，本军查究得实，照数分给，毫不侵民财，以彰慎重。为此谕示沿道诸邑民人等一体知悉。

右谕知悉。

明治二十七年　月　日

我睿圣文武天皇陛下的诞辰——天长佳节，十一月三日在军旅匆匆的时候到来。此日，军司令部在滦河屯子迎此佳节。全军面向东方初升的太阳，祝陛下万岁。午后四时把酒肉分给大家，尽情欢乐。

十一月四日午前七时从滦家屯子出发，正午到貔子窝宿营。路过的村庄有三：一是大高店，住户二十；一是夹心字，住户十五；另一是樊家店，住户三十。过大高店时，当地父老打水来供部队饮用；强壮者手持携带铁锹畚箕，修筑道路，毫无保留地表示欢迎。夹心字与樊家店之间有两条小河，河水不深，但非常清澈。此日行程四里余。从花园河口到貔子窝大约十五里。貔子窝是一土港，依山临水，居民约五百户，道路宽阔，达五间，家屋大而且稍美观，与花园河口完全不同，但港口海滩与花园河口一样，浅而且远，大船不便进港。

第一师团司令部在貔子窝驻扎多日，三日出发。四日军司令部又进驻貔子窝。野战邮局设于花园河口，直通貔子窝；野战电信再

从这里通向第一师团的进军地区。貔子窝距金州城十七里。自镇中心至镇背后有一山丘，山上有财神庙，供比干丞相，照例有许多告示贴在财神庙的墙壁上。庙前有空地约一千坪[1]，从这里远望，大小岛屿和船舶历历在目。俯瞰近处的镇街，家屋栉比之状，居民劳作之态，皆在指呼之中。在庙门左壁上贴有二、三告示，写的是关于日清交战的事情。其内容如下：

(前略)照得日本不按定约，侵犯朝鲜，滋蔓中华。前经北洋水师督率兵轮前往朝鲜救援，日本兵轮闻警潜散，现在海洋逗留。金郡三面环海，口岸最多，且多有老水靠岸之所，诚恐无知小民希图渔利，私行贩运食物等项，致彼接济。除饬差严密查拿外，合行会示晓谕，为此出示，仰阖沿海军民商贾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如有将米面猪羊等食物私行贩运，接济洋人者，或被拿获，或被告发，定行按例重惩云云。

右谕通知。

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八日。

文中虽有虚构事实、颠倒胜负之处，但由此可知当时清政府是如何在沿海实行戒备的。

另有一题为“营示”的告示。日期同上。其内容如下：

当此海洋不靖，谕令各铺遵行，惟恐肖小潜至，偷窃滋扰逞能，况有逃出营勇，无业勾串复萌，先谕皮口公会，各将军器磨明，有事闻钟成聚，财神庙前报名，守捍望卫地方，海滋赖以肃清，如有不遵违误，定必罚办不容。

九月上旬，金州城附近的敌军部队五千人向九连城进发途中，路过貔子窝，以总统铭字马步全军提督军门刘(铭字军是驻金州的主要部队，刘为其首领。刘名盛休，安徽省人，官至总兵，相当于我

---

① 坪是日本面积单位，每坪等于3.31平方米。下同——译者。

军少将，曾经是金州全军的首领）的名义榜示如下：

我军拔队，规律严明。整整步伐，修我甲兵。所过之处，耕市无惊。买物论价，彼此公平。切勿争吵，致玷军声。尚敢故违，有犯必惩！

敌人说得好听，实则到处抢掠，从无购买之事。当地居民常向我军详细叙述清军过往情景。

九月十八日，即我国十月二十日清军告示曰：

（前略）照得现因日本在朝鲜构难，各处派兵赴东防剿。奉省为四应通衢，解运饷银军火之差络绎而至。或用车辆，或需骡驮，皆须地方官为之预备。其价则或由各军营按日自行发给，或由地方官垫付，汇总报销。其实用一车一驮，必给一车一驮之价，于民并无所累。奈乡愚无知者多，一闻兵差，逐〔遂〕皆视为畏途，相率避匿。该地方官惟恐贻误军需，不得不先期派差四去雇觅。而差出之役，未必奉行皆善，或用一派十，假公济私，或欺懦压贫，得此放彼，种种弊端，指不胜屈，以致各项车辆绝迹于途，食米烧草因之昂贵。若不遂筹一经久妥善之策，不独有误军行，所系匪浅，即此小民日用之计，其何以堪？现经本军督部堂札饬八界，协领承德县知县会同传集所属四乡旗民，各屯乡约头项，令其将乡间养车之家据实报明，派员带同逐一清查，编立号数。遇有兵叠到日，先期传知，令其轮流承应，不准叠役各处搜拿。并在省城设立专局，由兵司总理营务处，各派委员，会同该界悬〔县〕认真承办一切，编立号数，分别道路远近，挨次轮流，日期均由局公同妥议，明立章程，明章轮派，不准稍有偏枯。其每车每驮计算程途应给价值，均由局员亲手发给，不假书役之手。间〔间〕有由各营平〔自〕行给价者，亦令按日给发，不得丝毫短少。设有其事，该准车夫等赴局

禀办。如此办理，庶军好可利而民间亦无沉累之虞。除分行札饬赶系赴局妥议承办之外，诚恐尔会一时未能周知，合先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尔旗民商贾人等一体知悉。自示之后，尔等有车之家，轮应出京。一经传知，即时赶赴局所听候派拨，不得寸迟时误。违者将该车夫及乡的头项等一并严惩云云。

右谕通知。

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四日

清军准备出师路过此地，提前就征集事项做出指示，使人们不惧怕过往军队，使军队不致发生缺乏军需物资的情况。清军为此贴出上述告示。但是，还没有出师，还没有来得及征集军需物资，九连城就已经战败，金州又将陷落。上述告示是十月二十日贴出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九连城陷落之前，清军是如何准备派出大军在鸭绿江江岸进行防御的。

清军的准备如此周到，金州的防御又是如此严密，尽管我军勇猛，但是，谁能想到我军会一举攻克金州呢？

然而，突然来了一封电报。电报曰：

六日占领金州。七日占领大连湾。伤员十三名，其中军官一名，其余是士兵。大家平安无事，舍营于金州。八日。

第二军军医长土岐

接着又有大山大将的电报：

第一师团六日攻克金州，七日占领大连湾。据闻，金州的敌军包括步兵一千人，骑兵一百人。此外，大连湾有敌军三千一百八十人，皆向旅顺方向退去。七日我军的伤亡官兵不过十余人，敌军伤亡也不多。八日午前八时于金州。

大山大将

广岛大本营海军副官向海军省报告曰：

伊藤海军次官：

小官刚刚乘自大连湾返回日本的萨摩丸自貔子窝返回广岛。自七日至八日午前，我陆军攻击大连湾，敌军全部弃守，向旅顺口方向逃走。八日午后，大连湾全部被我军占领。我军舰队破坏敷设于大连湾内的水雷，九日午后，我军舰队及鱼雷艇全部安全停泊于大连湾。各炮台的敌军哨兵，在战斗刚刚开始的时候逃走，我军未与炮台作战。运输船队陆续进入大连湾。十一日午后一时。黑井大尉。

大本营海军副官

电文简单，尚难知金州城和大连湾的详细情况。但是，由电文可以想象皇军摧枯拉朽之势。不久，又送来伊东中将的电报，知大连湾也被第二军攻克。电报曰：

第二军原定于六日或七日开始进攻金州和大连湾。因此，联合舰队把第三游击队和特务舰留给陆军登陆使用，由登陆地点撤回探海所需要的小汽艇。五日晨从长山列岛锚地出发，午后三时到达大连湾外，立即在大连湾口探海。入夜，暂时驶出湾外。六日晨先派第四游击队进入湾内，没有一个炮台进行炮击。于是，联合舰队本队等也进入三山岛内侧。这时见炮台上似已树起我国国旗，而炮口朝天，似已全部被我军占领。我立即命令小汽艇和鱼雷艇靠近陆岸，进行观察，终于确认我军已经占领炮台。于是立即派一名参谋登陆。但师团长和旅团长只为检查短时来过这里，现已返回金州，炮台上只留了守护兵，因而未能进行详细的协商。但为报告这次大胜，我派明石丸到大同江。关于详细情况，估计军司令官会有报告。

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十一月七日于大连湾

参看下述电报，足以想象敌军狼狈逃窜的情况。

伊藤海军次官：

我军在大连湾水雷营缴获了完整的发火装置和水雷布设略图，于是我舰进行了安全处置。我舰队可能于本日进入大连湾。水雷可望全部被我军掌握。十日。大连湾。饭田大尉。

大本营海军大臣副官

下面是《国会新闻》特派记者发出的内部报告，由此报告可知敌军溃败情况：

第二军于本月六日开始进攻金州。在金州前面的三生山脉上，有敌军三千人，以三十门火炮进行防御，颇为严密。我军佯装将力量集中于此，却悄悄地从小路进攻。敌军从高大的胸墙后面开枪，使我军处于困境。我军工兵前进，以炸药炸开一个缺口，步兵由缺口冲锋而入，敌军为之溃散。接着我军从后方炮击三生山上的敌炮兵阵地，我军以缴获的敌军火炮炮击败退的敌军。至此，金州被我军全部占领。当夜，第一旅团步兵第一联队不停息地向和尚岛炮台追击，步兵第十五联队向徐家山炮台追击。七日晨六时，我军到达上述炮台，敌军皆溃散，只从老龙头发射了六发炮弹。有的敌军火炮装上了炮弹，但没有发射。敌军火炮的炮栓全未被破坏。在金州城里看到内容为敌军请求旅顺支援的电文，但旅顺难以派出援兵，要金州报告李鸿章。

（译自第十编）

（四）攻克金州城记

金州城是北清半岛上的雄镇，东依大和尚山之险，南临大连湾

炮台，是去旅顺口之第一要害。先拔之则可破大连，大连陷则旅顺无援，旅顺落于我手，则可长驱直攻直隶。我第二军新来，锐气勃勃，痛感髀肉复生。现今要进攻金州，士卒踊跃，士气益盛。对金州城的攻击，是我军前进道路上的第一关门，其胜负关系颇大。因此，敌军的防御亦森严至极。敌军在沿大和尚山右麓突起的巨岩丘陵上构筑了两个保垒，以扼金州大道。两垒之间仅六、七町，由此距金州城仅里余。由垒上俯视，沿金州大道所来之人马，皆在双目之下可见。加之道路盘桓曲折，路上岩石磊砢，真可谓难攻易守之天险要地。而且又尽人力之所及，构筑了极坚固的工事。两垒各设野炮四门，防御无不到之处。金州城东是坚固的要塞，善守之，足以使敌军只骑不能通过。然而，我军将勇又有卒猛，决心坚城必拔，强敌必摧，何况多谋善断之参谋官运筹于帷幄之中。将军胸有成竹，对方虽鬼神又能如何，何况是胆怯悲观之满清军呢？

取北京须夺旅顺，而先当其道者乃金州城。我军必须从这里开始进攻。我军已经到达貔子窝，在这里规定了进军的部署。步兵少佐斋藤德明率领的支队，作为侦察先期出发，包括步兵第十五联队第一大队。工兵大队和骑兵一个中队。时值十一月二日拂晓，宿霜在枯草上结花，残月的影子在太阳旗上摇曳。三日是天长佳节。第一师团长山地中将亲率师团主力，从貔子窝向金州出发。西少将为其后军，乃木少将率步兵第一联队，骑兵一个小队，山炮一个中队，卫生队之一半，为其前卫。时方六时三十分。队伍整齐严肃，军容凛然，尚未战，已有压倒敌军之气概。进军途中，命令骑兵第一大队长、骑兵少佐秋山好古带骑兵一个中队和步兵一个中队，到复州大道上的五十里堡，担当符关店方向的警戒。我军师团主力第一日行程五里，舍营于王家店。四日晨六时三十分自王家店出发，行里余，开始隐约听到炮声。越前行，炮声愈加激烈。众

皆说，此应是前卫已经开战。闻此爆炸声，全军勇气倍增。再前进到太子山麓，炮声渐近。十一时后，登上山顶，见敌军在大和尚山麓的右侧有两个堡垒，堡垒不断向我军前卫发炮，硝烟在山丘之间腾起，轰雷声响彻四方。山地中将、大寺参谋长，以及军官参谋们，皆立于山头，以望远镜望去，敌军炮台及军兵皆可望见。此时，我军前卫已经前进到距本队一千五百米处，即在炮垒左侧。敌军不断发射克虏伯野炮，以御我军，但因距离太远，没有一发炮弹能射到我军阵地上。师团把守备队留在金州大道上，转至复州大道，迂回险恶道路十余里，露营于乾家屯，第三联队露营于三十里堡。

斋藤少佐率领的支队，自二日出发以来，一面侦察敌情，一面修整道路，四日到刘家店。这时遥见敌军骑兵约五十名，手提黄色军旗，与步兵约二百名一起前来。我军实行枪击，对方亦立即应战，于是一场战斗开始了。敌军终于支持不住，遗弃马料和毛瑟枪弹逃去。这实际上是第二军登陆以来的第一次交战，也是进攻金州的开始。此日，斋藤少佐派一队骑兵去复州大道，割断敌军的通信电线。途中偶遇敌军骑兵一名，捕回审讯。敌军骑兵携由旅顺口送复州的书信数十封，其中有敌将书信一封。信中说，倭兵一千许来袭。知敌军骑兵是自旅顺口回复州之使者，捆绑后置于支队驻地。他乘卫兵不备，以头击石角，图谋自杀。斋藤少佐见之，爱其意气，欲阻止其死，使之吐露敌情，安慰他说：我乃大日本帝国之军队，岂能对俘虏滥加残害？战争结束后，我军将对你实行赦免，放你回家。念汝年少，必有父母兄弟，宜谨慎待命，做他日安全回家的打算。汝之父母岂能不盼你生还，你不愿再见你的父母吗？俘虏听了斋藤少佐的话以后，潸然泪下，说：小人只有一母，日夜等待我归。因而非常感激，全部吐出实情。

山地中将沿复州大道迂回，到乾家店，途中观察敌军防御配置，知其守备只在金州大道方向严密，复州大道方向恰恰无防御准备。于是山地中将决定取攻敌人背后之策。中将亲自与西少将一起，率第二联队和第三联队，沿复州大道前进。乃木少将率领第一联队及其他附属队，作为师团主力左侧的警戒，向敌军堡垒的正面前进。河野大佐率领第十五联队及先期出发之斋藤少佐之队伍，沿金州大道前进，作为攻击敌军左侧之支队，取与敌军对阵，以牵制正面敌军之策。即山地中将率领的主力，攻敌之背后，河野大佐率领的支队，击敌之正面，乃木少将率领的左侧警戒部队，从正面斜切至背后。此日（五日）午前十时，乃木少将率领其所属部队，前进到刘家店，恰遇斋藤少佐率其支队的一个中队侦察归来，少佐曰：午前八时到距敌垒约三百米处侦察，敌军连发步枪和火炮迎击我军，我军因已达到侦察目的而撤退，敌军却以为我军败走，愈加猛烈炮击，至今仍可在近处听到炮声。乃木少将立即命令士兵十一时以前吃午餐，吃完午餐立即发动进攻。第一、第二两个大队夹击敌军骑兵约五十名，转瞬间敌军骑兵败退。各队进逼至敌垒下。敌军的大炮、步枪自两垒连射，弹丸如雨，第七中队的两名兵士在这里负伤。我军乃藏身于山谷，与之相应，奋战四小时，至午后二时休战。中队长大野大尉亦负伤。午后四时重新开战，轰雷闪电，弹弹相击，硝烟竞涨，激攻猛击，尤为雄壮。然而，敌军据天险，由高垒俯射，我军处于不利地形，由低处仰射，本来难易悬殊，又因地利失其宜，遂解除其左侧警戒任务，使之转而进至金州大道与复州大道之间露营。时值晚八时。此夜，炮击不断，炮弹落下如雨，而少将谈笑自若，似耳不闻炮声，不久睡着，鼾声与炮声相和如雷。

十一月六日对金州发动总攻。凌晨四时，各部队由露营地出发。昨晚师团已经下达了六时总攻的命令。斋藤少佐率领其支队，

于敌军第一堡垒的右侧销声迂回，越山涉谷，过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谷又一谷，如此数次，前进到敌军的背后，欲奋追猛击，呐喊一声，出其不意，进行袭击。少尉伊藤柳太郎率领前卫第一中队，攀岩石，越山岭，因而有极度疲劳之色，中队长遂令其停止前进。但此时距敌军堡垒仅五十米，伊藤少尉率领第一中队冲锋逼近之。敌军仓皇惊诧，狼狈不堪，向我军乱放枪炮。敌军虽努力防御，但终于不支而逃。我军夺取了第一堡垒。伊藤少尉的确是最先登上堡垒的第一人，亲自斩敌三人。第二堡垒是第十五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之粟屋中尉首先登上的。第一堡垒与第二堡垒之间是悬崖绝壁，不易上下。最先登上敌军堡垒的伊藤少尉，又下悬崖，进逼对面敌军堡垒，奋战突击。敌军殊死作战，连放枪炮，战斗非常激烈。中队长因担心其安全而阻止伊藤少尉前进。第十五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之粟屋中尉代之冲锋，终于夺取了第二堡垒。此间，第二中队也不断射击，支援第一中队。此时，敌兵在弹雨里正欲点燃地雷，第一大队长斋藤少佐见之大怒，跃入垒内，一刀斩杀点火之敌兵。斋藤说：这家伙叫我们好生烦恼！遂擦刀上的血，由头顶劈下，直至牙齿，刀刃因之崩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其刀长四尺，非大力者不能挥。在第一堡垒中遗弃有克虏伯野炮三门，山炮一门；在第二堡垒中遗弃有克虏伯野炮一门，山炮三门；弹药等堆积如山。少佐的队伍，追击逃敌，如同奔腾的河流，由谷底之金州大道，绕至大和尚山麓，金州城外一片混乱。我军追击之势猛烈，似没有打不碎的坚城铁壁。时值午前六时三十分。

此日拂晓，山地中将率领的主力由复州大道，乃木少将率领的部队及河野大佐率领的支队由金州大道，一齐进逼金州城，发起进攻。沿金州大道前进的乃木少将的部队和河野大佐的部队，已经攻克敌军堡垒，攻击敌军，追击逃敌，奋勇前进。我军自距金州城

二千五百米处，以野炮、山炮实行炮击，炮声隆隆，硝烟满山。此时，山地中将率领的主力，到达复州大道上的八里庄附近，作为先头部队之步兵第二联队实行展开，进逼金州城。敌军不断从城内放炮防御。八时以后，在金州大道上的炮兵六个中队，在道路南侧布置阵地，开始炮击。接着，在复州大道上的主力部队炮兵五个中队，亦在道路左右布置阵地，以三十六门火炮，猛烈射击。其声音如同万雷齐鸣，山河为之震动，硝烟弥漫天空。敌军架设于城楼上的克虏伯炮，时时放炮应战。如此炮击约五十分钟，敌军渐渐停止了炮击，有退却之色。于是，山地中将飞马冲入战斗线内，命令吹响全军总攻号。各部队的号声继之，各个方向同时进攻。另外，迄今是预备队的步兵第三联队，加强两个炮兵中队，追击经城西向旅顺方向退却的敌军。战斗中，突击队到达金州城的北门和东门外，但城墙高三丈余，直立而不能攀登，四方城门紧闭，敌军从城上的枪眼里放枪，以御我军。于是，我军命令工兵队前进，破坏城门。城门是名副其实的金州城第一要害永安门，高五间余，大门用厚铁板制作，其坚固程度，言语难以形容。敌军从城楼上的枪眼向外射击，枪弹如雨。矢野目中尉受破坏城门之命，逼近城门，指挥部下，运送一箱炸药。这时，工兵上等兵小野口德次猛然脱离队列，不顾子弹乱飞，把炸药安放在永安门的底座上。他的一只手臂虽被头顶上射来的敌弹击伤，鲜血淋漓，仍不气馁，泰然自若。安放停当以后，当小野口德次向我军返回之一刹那，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永安门被痛痛快快地炸碎了。全军毫不犹豫，以潮涌之势，争先冲进城去，首先攻下了北门。接着我军打开了东门，冲击步兵呐喊着进入城内。城内的敌军狼狈无措，开西门，向旅顺方向逃去。此时，我第二联队和第三联队追击逃敌，敌军死伤甚多，或死于城外郊原，或跳入金州城的外濠自杀，或因进退无路而被俘获。于是，敌

城于午前十时多全部被占领。我军立即进入城内，撤去城内的敌军军旗，在城头上高高地升起我太阳旗。山地师团长、乃木旅团长、西旅团长等，前后入城。接着，大山军司令官也率其一行入城。

城内有金州官厅，居民三、四千户，人口一万八千，市街井然，高楼大厦甚多。但因战乱，居民四散，官厅、民家皆紧闭门户，寂然无声。在市街上到处有兵士和市民的尸体和死猪、死狗等。还有歪倒的军旗遗弃在地上。衣服、家具散乱各处，光景极为荒凉惨淡。我军整理队伍，列队于城内各处。各队行进时，互祝我军万岁。另有十四、五名我军士兵，把敌军俘虏拴成一串。有的士兵收拾遗弃于各处的敌军军旗、军服、军械等。这些东西，日后是游就馆[①]的陈列品，应永远作我军胜利之纪念，传之千载。城外到处驻扎有我军部队。在旅顺口方向，我军追击敌兵，常有炮声、枪声，隆隆不断。城郊与城内一样，有兵士、市民的尸体和死狗、死猪，以及遗弃的敌军军服、刺刀等。这可能是敌兵为免遭其难，脱军装，改民服之结果。其怯弱之情，实在可悲！

原在金州城里的敌军约一千四、五百名，死者数十名（另市民约二十余名），伤者不下百余名，俘虏二百名内外，缴获品包括火炮、步枪、军旗及军服、军械等，不胜枚举。而我军于五日和六日无一人死亡，伤者仅军官一人（步兵第一联队之大野尚义中尉）及另外数人，皆轻伤。这真是有战史以来所罕见，可见我军进退皆得其宜，精于掌握战机。金州之坚城，在我军猛将之猛击下陷落。现在略述上述过程：乃木第一旅团长率其所属部队，在左翼和正面进攻，冒着老黑山炮台打来的敌弹进军。此时，在太子山下的我军主力，在山地将军率领下，突然调转马首，向北驰去，自石拉子向三十

① 日本历史博物馆之一种。——译者。

里堡大迂回,取由复州大道进攻敌军背后之策。此时,敌军的防御力量全部集中在金州大道上,没有料到我军会从复州大道袭来。当清军不断地同其正面的乃木少将及斋藤少佐率领的部队作战,从五日正午前后至六日晨不间断地射击,无暇顾及其背后复州大道的时候,独眼龙将军于拂晓迅速地率领主力部队由韩家子和三十里堡,向金州城以北前进。在距金州城约二千米叫九里白的高山上,布置野炮数门,一齐向金州城内猛烈地开炮。固若金汤的金州,已陷于我军重围之中。在城外防守垒壁的敌军,怎能保守其位置于须臾,立即溃逃,奔入城内。这时,左翼即金州大道方向上的道路完全打通,乃木少将奋然指挥部队向金州城以东前进,从距金州城约一千八百米之高原连射山炮,瞬间攻下了金州城。沿金州大道前进的乃木少将的正面进攻,其功劳固然很大,但金州城如此迅速地攻占,师团取迂回策略,从背后进攻,也起了很大作用。

(译自第十一编)

(五)占领大连湾记

金州业已攻克,全军新胜之锐气猛增,而无处施展。兵贵气,又贵机。即日追击敌军败兵至苏家屯以南,日已落山,追击部队因停止前进。师团长欲攻占大连湾炮台,规定如下部署:

步兵第三联队、骑兵一个小队和炮兵两个中队,属西少将指挥,作为旅顺大道支队。

步兵第一联队、骑兵一个小队、工兵一个中队和卫生队之一半,属乃木少将指挥,作为和尚岛攻击支队。

步兵第十五联队、骑兵一个小队、工兵一个中队和卫生队之一半,属河野大佐指挥,作为大兰山炮台攻击支队。

其余部队留金州城南，作为预备队。

七日拂晓，天空晴朗，旌旗特别鲜艳。和尚岛支队和大兰山支队，各自根据规定部署，潜进密行，进逼敌军炮台，突然实行炮击。这两个炮台皆根据西洋新式结构建造，极为精坚，清国赖之作为一方之雄镇。我军虽勇猛，亦知攻取之不易。两个支队前进，皆誓不生还。岂料敌军炮台里的守军闻金州陷落，已经弃守，乘夜逃走。虽有残兵若干，亦仅发数炮，见大军已到，立即逃窜。大兰山炮台，不战而被我军占领。对和尚岛炮台的攻击，由第一联队长隐岐中佐指挥；竹中少佐率领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攻击西炮台；栗屋少佐率领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攻击中炮台；今村少佐率领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攻击东炮台。敌军毫无抵抗，炮台皆不战而被我军占领。兵不血刃，大连湾全归我军所有。时值中午十二时正。此时，见和尚岛海面有十五艘帝国军舰，国旗随东风飘扬，排成森严队形。大连湾炮台根据西洋最新构筑法建造，垒壁坚牢，而且设置克虏伯炮，大口径者二十四厘米，小口径者二十厘米，大小各两门；中央设两门大炮，两翼设小炮，都是自动回转炮。火炮皆装填了弹药，清兵未及发射就逃跑了，其狼狈之状真可谓出意料之外。野口大尉曰：让我们一个中队防守此炮台，足能防御敌军一个师团。而如今，对于清军来说，有文明之利器亦无用哉，无用哉！

在第二旅团第二联队向旅顺方向进军过程中，大连湾老龙岛炮台，被我第一大队拔除；大连湾徐家山炮台，也被我第二大队拔除。老龙、徐家两炮台，亦各设新式克虏伯连射炮四门，但其口径较设于和尚岛之连射炮稍小。我军占领上述炮台以后，各派一个炮兵中队守护。

此日黎明，工兵第一中队向和尚岛前进，因敌军只影未见，乃

盘点弹药库。然后又前进到水雷营，没收大连湾敷设水雷之水雷图，有关文件上交参谋神尾少佐，于是我海军全部掌握了水雷位置，据说捞回可供我军使用。

在这两次战斗中，建拔群之功者有：工兵大尉中岛文敬、工兵少尉西川勇、工兵少尉矢野孙一、二等军曹吉田稔、上等兵冲熊吉、上等兵小野口德次、上等兵石田林藏、二等军曹佐藤惠三郎、工兵中尉渡边兼二郎、上等兵御园福松、二等卒宇田川丰吉、二等卒川田福次等。

我军一举克金州，拔大连，两城敌军之守备，并非十分薄弱。据俘虏供词及没收之文件查核，两处之敌军合计六千六百余名，其区分如下：

怀字军正副前后左右六营，三千人；怀字军步哨队一哨，二百人；怀字军骑哨队一哨，五十人。

后营步队三营，一千五百人；后营炮队一营，五百人；后营马队一营，二百五十人。

八旗练兵，五百人；八旗马队，二百人。

楚军步队，若干；楚军马队，若干。

此前，山西大同镇总兵程之伟率步兵六营，骑兵一营，总计三千二百五十人，陆路赴旅顺口。闻我军已经登陆，危惧逡巡，未敢前进。后闻金州已经陷落，次日遂从五十里铺（距金州六里）退去。

金州一时人走室空。这是因为清民长期苦于清军之残暴，恐我军到达，亦必遭惨害。然而，我仁义之师，不仅不杀戮一名无辜，而且无微不至地救护。清民渐渐归来，安居乐业，深感我军之恩惠，约数日即可恢复过去的繁华。多数当地居民驯良，时时有人向我军诉说清军之暴行。加之男女老幼逃走时，有人被误伤，见我红

十字徽章，逐渐聚来，请求救治。

金州之战，俘虏敌兵二百余名，除步兵十四人，骑兵、炮兵各一人，共十六人外，全部赦免释放。

在金州城和大连湾的缴获如下：

步枪六百二十一支，其中可以使用的德式步枪七十支，英式毛瑟连发枪若干。

大炮共一百二十九门，其中加特林机关炮六门，金陵局兵器制作所制造、尚未使用之大炮若干，德式海岸克虏伯炮甚多。

贮藏于兵营、炮台、寺院之弹药，包括步枪子弹三千三百八十一万四千三百箱，火炮炮弹二百四十六万八千二百七十一枚。

货币约六千元，包括银二十两，韩钱若干。

粮秣共两千余石。

大米三千二百一十包。

马八十五匹，其中军用者十五头。

地雷挖出二十个，金州城北门外挖出六个，和尚岛炮台和兵营前挖出若干，徐家山炮台前挖出若干。

（译自第十一编）

附录　第一师团司令部参谋野口坤之大尉谈攻克金州和大连湾的情况

1.进军部署

第一师团决定向金州进军，先派步兵第十五联队第一大队、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中队，在斋藤少佐的指挥下，沿金州大道前进，搜索敌情，整修道路。师团于十一月三日吉辰从貔子窝出发，缓缓向金州前进。步兵第一联队、一个山炮中队、一个骑兵小队和卫生

队之一半，属乃木少将指挥，以此作为师团之前卫。（据说，四日支队长斋藤少佐派骑兵若干名去复州大道割断敌军电线，途中遇一名敌军骑兵，我军追之，终于将敌军骑兵捕获，拘留于支队。审讯数次，敌军骑兵坦白他是清军的信使，交出数件官方文件和私人书信，欲以头击石自杀。斋藤少佐予以制止，说明我文明国家将给予俘虏的待遇，并劝说他应为生母尽孝，现在更应珍重自己的生命。他大为感动，谢恩。其人姓王，年龄二十四岁）行军途中，派出一个骑兵中队，在大队长秋山好青少佐的指挥下，去复州大道上的五十里堡，对普兰店一带实行戒备。

2.开战及作战部署

十一月五日师团主力到达石拉子附近时，师团的先头部队——第十五联队第一大队长斋藤少佐率领的支队已经靠近了敌军的防线，开枪开炮与敌军交火。敌军阵地在连接貔子窝与金州的大道两侧的高地上。他们在高地上修筑了工事，在大道左右两侧的要害位置各架设火炮四门，不断向我军发炮。我军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通过对敌军阵地的侦察，发现敌军的配置全针对右面的两条大道，而在复州大道上似没有任何防备。于是，师团决定转而向敌军背后前进。其部署如下：

以原配属于前卫步兵的各分队作为金州大道支队，在步兵第十五联队长河野大佐的指挥下，牵制前方的敌人。命令第一旅团长乃木少将率领第一联队去复州大道，对左翼实行戒备。师团长亲自率领师团主力，自石拉子一带，到三十里堡，再进至韩家子。此日行军十余里，道路险恶，加之数日露营，人马皆疲劳，日落两个小时以后才到达韩家子。其困难可想而知。乃木少将率领的部队从敌人的阵地下面通过，迷失了道路，没有到达复州大道，不得不向金州大道前进，当夜露营于河野大佐指挥的支队的右后方。

3.进攻金州城

十一月六日天明以后，师团主力与金州大道支队、乃木少将的部队一起向金州城前进。在金州大道上，我军支队进攻当面的敌军，追击敌军败兵，已经到达距金州城大约二里的地方。这时，师团主力到达复州大道上的八里庄一带，师团主力的先头部队步兵第二联队立即展开，向金州城进逼。敌军不停地从城里发射火炮，拚死防御。午前八时，师团主力所属的五个炮兵中队在道路左右两侧占领阵地，开始炮击。金州大道上的我军炮兵也在道路两侧占领阵地，以三十六门野炮进行最猛烈的炮击。炮声隆隆，震憾山岳，硝烟濛濛，充满乾坤，满目惨然，使人失魂落魄。我军仅炮击二、三十分钟，敌军就突然停止了射击，出现了撤退的迹象。师团长见此情形，命令号兵吹进击号。各分队的号兵闻此号音，一齐吹响了进击号。我军从四面一齐冲击前进。我军又命令工兵队爆破城门。原作为预备队的步兵第三联队和两个炮兵中队追击从金州城西向旅顺方向撤退的敌军炮兵。

4.攻占金州

我军突击队从北面和东面进逼金州城。但是，金州城墙高五间余，直上直下，不能攀登。四面城门紧闭，大大小小的枪炮从枪眼里向外发射，阻止我军攻城。于是，工兵队安装炸药，炸毁了东门的正门和副门。我军突击队顺利地从东门进入城内。在城内到处有敌军残兵出没，试图抗拒。但是，敌军本来就是蚊虻之辈，怎能抵挡得住我军之精锐呢？不久，敌军向西门外逃跑，不见了踪影。于是，金州城完全攻占。时值十一月六日午前十时。敌军的旗帜全被弃于地上，太阳旗在城头飘扬。此日，在城内缴获的枪炮、弹药、军旗无数。向俘虏查问守城敌军人数。据说在金州的敌军不过一千四、五百人。敌军死亡数十名，负伤人数不详。敌兵脱下血迹斑斑

的军衣,换上民服逃跑者甚多,由此可知敌军伤员不下百余名。俘虏二百名左右,经过审问,凡不是军人的一律释放回家。在五日和六日两天的战斗中,我军没有一人死亡,只有步兵第一联队大野尚义中尉等十余名轻伤员。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工兵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士兵小野目德次(枥木县人)的功劳。在我军进攻北门的时候,他冒着弹雨,在城门外安装炸药。他靠近城门以后,从城门楼上射下来的枪弹,击伤了他的一只手臂。但是,他毫不屈服,把炸药安装在适当位置上,完成了炸毁城门的任务,建立了拔群之功。

5.追击敌军,向大连进军

金州城陷落以后.我军命令追击部队(第三联队)追蹑敌军至满家屯(金州至大连湾道路上的村庄)以南。后因日落,我军停止了追击。此夜,师团长命令部队做如下部署:

旅顺大道支队包括步兵第三联队、骑兵一个小队和炮兵第二中队,由第二旅团长西少将指挥,负责对旅顺半岛方向的守备;和尚岛炮台攻击支队包括步兵第一联队、骑兵一个小队、工兵一个中队和卫生队之一半,由乃木少将指挥;大龙山半岛炮台攻击支队包括步兵第十五联队、骑兵一个小队、工兵一个中队和卫生队之一半,由河野大佐指挥;其他部队在金州城以南,作为预备队。

6.进攻大连湾

十一月七日黎明,进攻两个炮台的支队提前秘密出发,逼近炮台,突然炮击,攻占了炮台。看来敌军对于我军前一天的作战能力已经感到恐惧,于是乘夜逃跑了。少数坚守阵地向我军开炮的敌军,未等我进攻部队的刺刀碰到堡垒,就跑得没有影了。其他炮台也随之溃散。大连湾的炮台,皆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被我军占领了。时值正午十二时。炮台皆以西洋现代构筑法构筑(德国人汉纳

根设计），垒壁坚牢，内部装饰、火炮、弹药无不完备。这样无比坚固的炮台，又有精锐的火炮，敌军却没有用之进行任何强硬防御就逃跑了，其怯懦情形，实在惊人。若我军一个炮兵中队据守于此，即使有一个师团进攻，也无所畏惧。有的火炮已经装填了弹药，但是，清兵没有发射就逃跑了。由此足以证明清军之狼狈。不久，我日本帝国军舰也开到大连湾停泊。看来这是他们见和尚岛炮台上飘扬着太阳旗而采取的行动。攻克旅顺天险就在数日之内了。大连湾炮台具有如此坚固的结构，在当日的进攻中，我军曾准备付出数百人的生命，不料我军连一名轻伤也没有，只打了一、二发炮弹就把它占领了。

（译自第十三编）

（六）攻克旅顺口记

在山地将军作为第一师团的将领登上征清之途以前，将军的副官预先编制了五百人战死名簿呈阅，将军曰不足；副官请示再增加五百人，将军曰仍不足；副官将名簿增至一千五百人，将军始点首曰可。啊，其勇猛气概，可想而知。将军及其部下，就是以如此之勇猛气概，占金州城，夺大连湾，尔后向东洋第一坚垒旅顺口前进的。

十一月十七日拂晓，全军整队从金州城出发，登上了进攻旅顺的征途。此前，西第二旅团长率领步兵第二联队（缺第二中队），骑兵第一大队之半个小队，炮兵第一联队之第四、第五中队，以及卫生队之一半，作为前卫，到达距金州城四里二十町之三十里堡，等候主力到来。十七日，山地师团长率领步兵第一旅团（乃木少将之部队），步兵第二联队，骑兵第一大队之半个小队，炮兵第一联队（缺第四、第五中队），工兵大队本部及第二中队，卫生队之一半组

成之师团主力前进。长谷川混成旅团长率领步兵第十四联队，步兵第二十四联队，随主力之后。

全军部署如下：

搜索骑兵：骑兵第一大队（缺三个小队），骑兵第六大队第一中队（缺两个小队），由秋山骑兵少佐率领。

左翼纵队：步兵第十四联队（其中一个大队留于柳树屯，警备大连湾兵站监部驻地），骑兵第六大队之一个小队，炮兵第六联队之一个山炮中队，工兵第六大队第二中队（缺一个小队），第六师团卫生队之一半，粮食运输队之一半，由益满步兵中佐率领。

右翼纵队：包括第一师团（步兵第十五联队之两个大队留守金州城），混成第十二旅团（配属左翼纵队之部队除外）。

行军次序区分如下：

搜索骑兵：十七日到三十里堡，十八日到双台沟，十九日到贾家山附近，二十日在贾家山附近停留。

第一师团（右翼）：十七日到三十里堡与高家窟之间，十八日到双台沟与前后土城子之间，十九日到贾家山与除山窟之间，二十日到贾家山附近。

混成旅团（右翼）：十七日在金州附近，十八日前进到第一师团宿营地与夏家屯之间，十九日前进到小火石山北麓，二十日到达太子山附近。

野战兵工厂：十七日在柳树屯，二十日到达旅顺以东的地方。

左翼纵队：十七日在辛塞子。

（备考）十八、十九两日的左翼位置尚不能规定，但须沿通向分沟与盘道的道路前进。另，野战兵工厂于行军开始以后的第三日，恢复为军之直辖，宿营于长岭附近，第四日集合于李家屯以北。

军司令部与右翼纵队一起沿大道前进，经常位于师团与混成旅团之间。如此以洪水奔流之势前进，难过岭也毫无困难地通过了。然后部队到达石井（居民二、三十户），在这里路分成两条，一条向南，一条向西。于是，混成旅团第十四联队长益满中佐率领其所属部队，取道向南前进，作为左翼纵队。主力以两个骑兵中队为先头，沿大道前进，长谷川混成旅团和野战兵工厂随其后，为右翼纵队。午后二时右翼纵队到达三十里堡，这时并非已无充分行军时间，但有规定行程，不准妄自前进。此日，在此做村落露营，以待天明。（三十里堡居民约七、八十户，有商店和农家，是旅顺大道上的一个驿站）

十一月十八日晨六时，冒小雨从三十里堡出发，从墩合左侧通过，到达前各镇堡。在这里，西少将率领的前卫即第二联队与主力会合。西少将又率领第三联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工兵大队，作为前卫前进，正午到达前土城子。大家坐在路旁的枯草上，一点水，一个饭团，吃了一顿午餐。正要重新出发时，野口参谋对人曰：十五日我游击舰队十二艘军舰，从大同江出发，进入渤海湾，其目的是广为扫荡敌舰，本日当暂时返航根据地。再前行一里余，午后二时三十分到达营城子（营城子居民约一百二、三十户，在这条大道上，是稍稍有名的地方，居民富裕，货物亦多）。这时一传令骑兵来报曰，现在我军前卫（第三联队第一大队）正在双台山山顶激战。众皆拍手称快。其详细情况是：原独立搜索敌情的骑兵第一大队长秋山少佐，率领其所属的一个中队骑兵，于午前十时到达土城子以东，遇敌步骑兵约三千人自水师营方向开来，于是我骑兵立即与之刀枪相交，从此战端开启。后来敌军人数增加，不知对面有多少敌军。我骑兵全部陷于重围之中，面临进退维谷之境。我军一面要打破其包围，一面要防备其袭击，仅打开了一

条血路，向双台沟方向撤退。须臾间，前卫大队（属第三联队第一大队长丸井少佐指挥）派出一个中队接应，前进到我骑兵后方约半里处，不断射击，支援我苦战之骑兵。然而，敌军益增，四面包围，呈欲鏖杀我寡兵之势。上述接应中队也不得不与骑兵一起后撤，据守双台山以南高地。这个中队奋力苦战，有的兵士被敌弹击倒，但救护担架兵不继，于是负伤而不能立起的兵士，勇敢地自刎，以免受敌军的羞辱。有的兵士，子弹贯穿腹部，犹挥刀作战，在敌人尚未靠近之瞬间，突然割断自己的喉咙死去。其勇壮节烈，不能不使人感动得落泪。敌大军如云，我军人少势单，虽顽强奋战，但众寡不敌，自不待言。但我军将士勇猛，不把敌军反扑放在眼里，竞相前进。他们一听到"打"的号令，立即跨马，大声呐喊，杀向敌军。其中，骑兵队长浅川大尉，左挡右砍，以猛虎下山之势，冲散敌军，追赶敌军。此时，浅川因流弹右臂负伤，同时马也被敌弹击中，大尉落马，马死，敌兵逼近浅川。英勇无双的大尉，正要遭敌手之一刹那，骑兵队士兵饭尾金弥，腿部被敌弹击穿，负重伤，正想退却，见大尉危急，立即策马返回，下马救护大尉，不断地说，"中队长，你骑我的马。"大尉仅靠马刀支撑，跨上了马背，但手却拉不住缰绳。饭尾见此情形，忘记了自己身负重伤，拉着大尉的马，终于同马一起跑着冲出包围，来到一处，饭尾说：仅免一死，以后就放心了。这时，饭尾伤口恶化，立即死去。此前，前卫大队闻炮声，快速前进，赶到现场，已正午零时二十分。这时我步骑兵因敌军进逼，仍在苦战中。于是，大队依次展开其兵力，开枪开炮拒敌。敌军在我军阵地南面相距约二千米的高地上布置野炮四门，猛烈地开炮。此时出现于附近地区的敌军，仅步兵就有三千余人。午后一时许，我步兵大队已不能抵挡敌军的猛烈袭击，终于又撤退。我前卫大队之炮兵，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将火炮推到阵地上，但时间稍晚，敌军

已经开始撤退。我炮兵开始布置阵地时，正是午后二时二十分，敌军已经退到大约一里以外的地方。于是我军不得不停止战斗，以骑兵蹑踪其后，然后又暂时撤回。这次战斗实起于咄嗟之间，与一眼望不尽的众多敌军相抗击的我军，仅有两个中队骑兵，如何苦战奋斗，可想而知。此日我军死伤不少，其主要者：

战死者　步兵第三联队第三中队步兵中尉中万德二，以及军士等十一名。

负伤者　骑兵第一大队附骑兵大尉浅川敏靖，以及军士等三十二名。

敌军死伤不详。

在此日的土城子战斗中，秋山大队长等往来于弹雨之中，兵士也挥刀右杀左挡成群的敌军骑兵，真可谓万死之中得此一生，终于得以退出战场。为支援骑兵而赴战场之中万步兵中尉，于土城子与徐家窑之间，被敌军包围，在已经打开一个缺口，只身前进，正要有所作为时，终于被八方打来的子弹击中要害。中尉在最后说："未见到旅顺之占领，乃毕生之遗憾！"说完由马上倒栽下来死去，英勇无比。其仆从某人，恐中尉的首级落入敌军手中，挥泪割下，带回部队，顺利假葬。但其他军士、士兵的首级，皆被敌兵夺去，削鼻，挖眼，剖腹，摘睾丸等，所作所为残忍至极，谁见之能不愤懑？全军怒睁双目，憎恨敌军的残暴，于是产生了不啖其肉，不解其恨之念，士气为之更加振奋。在土城子战斗中，我骑兵中有一名翻译官，熊本县人，名叫米津，原炮兵队出身，骑术高明。此日我军与敌军冲突，敌我枪炮相交，我军骑兵携带之刀剑，锻造固然良好，但刀身细小，不便砍杀。然而，米津翻译官佩带的是锻造最精良之日本刀，战斗开始以后，米津策马四方奔驰，转瞬间已将二、三名敌骑兵从马上砍落，另使四、五名敌骑兵负重伤或轻伤，就连因胜利而耀

武扬威的敌军也连连向左右退去，闪开了一条通路。战斗结束，全体骑士归队以后，皆称赞其功劳，又羡慕其日本刀之锐利。众人以未携带日本刀为憾事。

十九日晨，各部队皆轻装，拂晓五时从营城子出发。此日司令部进入土城子，此夜师团进入米河屯，混成旅团从双台沟二三子进入赵家屯，搜索骑兵经常在各部队的前面前进。昨日土城子小战，扫清了进军的道路。我军主力以为，昨日小战之后，途中必有一些冲突，于是缓缓行军。但实际上毫无障碍，午后四时多到达米河子（旅顺口东北约三里余，居民一百二、三十户，农业发达，居民皆富裕）。傍晚至半夜，旅顺方向之敌军堡垒不断发炮，呈战斗状态。

十一月二十日，我军已全部到达进攻出发地，但攻城炮尚未到达。因计划于二十一日实行总攻，大山第二军司令官把军官、参谋们集中于李家屯西北，规定总攻部署。军事会议结束以后，各自走去，在各处山丘、原野上歇马、停步，瞭望敌军的炮台。此时，在山谷里到处出现大大小小的红蓝军旗，似向我军方向袭来。于是，我军立即派出侦察，搜索其情况，果然证实是敌军出击。此时已经是午后二时。山地将军见此情形，立即命令各部队紧急集合，做战斗准备，以待敌军靠近。愚蠢的清军不知我军有如此的战斗准备，向我第二联队长伊濑知大佐部队占领的石嘴子以南高地前进，三面袭来，欲包围之。因我军部队早有准备，在前后两个高地上架设野炮、山炮数门，猛烈地开炮，各部队步兵前进到适当地点，实行狙击。敌军狼狈不堪，有的逃跑，有的被击毙，还有的抬着尸体奔跑，在东奔西跑的混乱中，敌军死伤不知有几百。想来，敌军因十八日之小胜而骄傲，又想来袭，骚扰我军，但遇我精锐部队之一击，立即溃散逃窜。这时已经日落西山，因山路朦胧，不便进击，我军亦不穷追，严加戒备，暂时撤回阵地。此日来袭的敌军约三、四千人，死

伤一百数十人；我军负伤者只有两名兵士。

迟到的要塞炮兵第一联队的攻城炮，已于十五日到达大连湾之柳树屯，十六日和十七日完成登陆，此后未休息片刻，日夜兼行两天，追赶主力，二十日夜到达土城子，完成战斗准备。一弯寒月照着敌军堡垒，似在迎接我军的进击。时值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各部队在篝火之间整顿好军事装备，然后立即向指定的阵地前进。我军攻击部署如下：

第一师团，首先攻占背面防御中最高大、最牢固之椅子山炮台，然后进攻松树山炮台。

混成旅团，进攻二龙山炮台。

独立骑兵，在第一师团的右侧实行警戒。

左翼纵队，在旅顺口东北牵制敌军。

野战兵工厂在水师营以北占领阵地。

各部队分别做好了进攻准备，于高悬于西天上的弯月下，指挥部队悄悄地向敌军炮台进逼。第一师团长山地中将，于进攻前夜，在米河子向各部队下达师团命令如下：

一、全军于二十一日进攻敌军堡垒。混成旅团展开于旅顺东北，牵制敌军。攻城炮自明日拂晓开炮。

二、本师团的任务是首先占领椅子山炮垒团。

三、西少将率步兵第三联队（缺一个小队），步兵第二联队第三大队，骑兵半个小队，山炮大队，炮兵一个中队及卫生队之一半，明日拂晓炮击椅子山炮垒团。

四、炮兵联队（缺第三大队）于明日凌晨五时以前，于石嘴子以西占领阵地，做好炮击椅子山炮台之准备。步兵第二联队（缺一个大队），工兵第二中队之两个小队，以及卫生队之一半，支援炮兵。

五、其余各部队作为预备队，凌晨二时集合于石嘴子之西南，

属本人（指山地中将）直辖，沿步兵第二旅团长的前进道路前进。

六、各部队的辎重，于清晨六时以前集合于米河子附近。

七、辎重内，野战医院和弹药运输纵队，于清晨五时以前集合于石嘴子；粮食运输纵队集合于米河子与土城子之间。

八、本人与预备队一起行进。

不仅旅顺口前海岸的防御被称为世间之罕有，而且其背后金州大道的防御亦尽善尽美。旅顺背后约三、四里间依险据山构筑曲折塞堡，在重要高地上构筑炮台，视野可达里余。炮台呈鼎足之状，右为椅子山炮台，高出地平面五十丈，是敌军第一重点防守之处。因为椅子山炮台如此险要，所以我军以占领椅子山炮台为第一目标。

山地独眼龙将军发布完上述命令以后，晚餐一杯酒下肚，立即倒在床上，鼾声如雷。半夜十二时跃起，装束，跨马，号令一声，率领全军登上进攻旅顺口之征途。

部队已经出发。全部野炮布置在水师营西北高地上，待天明开始炮击。这个炮兵阵地是完全独立的，所以，它由步兵第二联队长伊濑知中佐率领两个大队支援。这个阵地不仅没有道路，而且山势险峻，岩石甚多，曳拉野炮非常困难，因此，又以一个工兵中队协助。西少将率领后备队（即步兵第三联队，第二联队第三大队，骑兵半个小队，一个山炮大队，一个炮兵中队，卫生队之一半）向西迂回，进逼炮台之侧背。山地将军率领师团之余部，继进攻部队（西少将）之后前进。晓风徐徐吹拂着旌旗，在霜花即将凝于剑佩之时，预先擦拭好炮门，等待已久之我军野炮和攻城炮，一齐发射，打破了敌军之余梦。西少将率领的步兵第三联队之先头分队，突然出现在最西侧炮台的下面。接着，山炮也在椅子山以西占领阵地。我军攻城炮、野炮、山炮，共四十余门火炮，全部围住椅子山三

个炮台射击。敌炮亦拚死反击，松树山炮台也猛烈发炮支援，黄金山炮台也调转炮口，狙击我军。此时战斗最激烈，两军炮声隆隆，天柱似将为之崩塌，地维似将为之撕裂。但敌炮多掠空而过，不能命中，而我炮弹无虚发。不久，敌军最坚固的椅子山炮台陷于危机之中。此时，西少将麾下之骁将、第三联队第一大队长丸井，大呼一声："复前日之仇，正在此时！"率兵冲入炮台内，鏖杀残兵，夺取了椅子山炮台。案子山、望台等两个炮台及在其山麓之前军左营，在我军猛烈的攻势面前退缩，几乎同时溃散。午前八时许，背面防御之要害全部被我军占领。

此前，在进攻金州和大连湾的时候，步兵第一联队占领了和尚岛炮台，步兵第十五联队占领了徐家山炮台，第二联队占领了老龙头和黄山炮台，皆奏大功，只有步兵第三联队，当时在旅顺大道上担任警戒任务，无显著战功。正当第三联队将士手痒难耐之时，接受了进攻椅子山这一最困难的重任，顺利攻占了椅子山炮台，实现了一大功名。由此可知西少将及其部下将士之平生愿望。本来，椅子山炮台是旅顺陆上防御西北方向之最重要之要害，它位于松树山、二龙山和鸡冠山防线的内侧。因为它特别高大，占领这个炮台以后，可从其背后俯视其他炮台。因此敌军置重点于这个炮台，其防御作战也最努力。然而，西少将善于谋略，其兵士又甚勇猛，终于攻占了椅子山炮台。占领这个炮台，促进了旅顺其他炮台的溃灭。

在椅子山炮台即将被我军攻占时，长谷川混成旅团正见机欲动。山地师团长离开山炮阵地，策马奔向该阵地与椅子山之间的低地，寻找战机。大约午前八时，忽闻椅子山炮台西南之方家屯附近有激烈炮声。此时，山地将军正立马于低地，处于椅子山与方家屯的中间。在山地将军离开山炮阵地时，曾明确命令乃木少将由椅

子山炮台以北向毅军练兵场方向前进，于是，将军急忙命令在其近旁的一个工兵中队前往。须臾间，送来了攻占椅子山炮台的报告，而方家屯方向之战斗愈加激烈，清楚地听到枪炮剑戟之声。于是再派急使打问情况，孰料乃木少将率领所属之第一联队赴命令地区的途中，遇从西面逃来的敌军，我军进行反击。敌军步骑兵合计不过一千余名，但馒头山炮台不断开炮支援。大约三十分钟以后，我军把敌军全部击退，仍蹑踪其后，向鸭子嘴方向前进。此时，位于旅顺海面的我军舰队，迅速转移到西海岸，从海上攻击敌人退路。敌军不能向北逃，似藏身于旅顺半岛之顶端老铁山岩石之间。我军攻占馒头山炮台以后，因短时间内没有显示我军占领之旗帜，第二联队第八中队长津田大尉遂命令士兵取敌兵之血，在白布上染成太阳旗，使之在炮台上高高飘扬。

椅子山和方家屯附近的战斗已经结束，我军野炮在攻击松树山炮台的位置上布置阵地，开始对松树山炮台实行炮击了。即使没有炮击，因椅子山及其他炮台之陷落而胆战心惊的敌军，也没有抵抗我军的气力了。敌军只打了几发曳光弹，没有等我军步兵冲锋，敌军就溃逃而去。松树山炮台又落于我军手中。山地中将乘马向旅顺进军途中不曾有一丝笑容，见攻占松树山炮台以后，策马一鞭，跑到最前面，此时第一次微笑了。某军官见之，对兵士说，我第一次看到中将的笑容。同时，混成旅团也占领了二龙山、鸡冠山等七个炮台，高呼胜利。按照事先规定，混成旅团本应在我军攻占椅子山以后，炮击二龙山和鸡冠山炮台，混成旅团之第一大队由右方前进，第三大队由左方前进，待我军攻占椅子山以后，开始进攻二龙山和鸡冠山。这时椅子山已被攻占，但第三大队与第一大队位置相距甚远，不能一起行动。于是长谷川少将另派两个中队支援第一大队。吉田联队长率领此一个大队和两个中队，先向二龙

山进攻。然而，这里没有野炮支援，攻城炮也因距离过远，炮弹射不到目标，因而只有山炮炮击，看来二龙山不易攻占。但九州男儿英勇无比，其精神不亚于攻城炮，一次又一次拚死冲击，前进到炮台下面。此时，敌军大炮、小炮一齐打来，特别是我军前面三百米处地雷爆炸，其猛烈程度难以用文字形容。我军对此也置之不顾，足踏鲜血，跨越尸体，终于逼近了炮台，一齐冲锋，冲入炮台，砍杀逃敌，击退敌兵，占领了二龙山炮台。第一师团在占领椅子山以后，乘势来援，清军腹背受敌，岂能防守得住？第三大队也占领了另一个炮台，鸡冠山亦落入我军手中。这时正午已过二十分。在这个方向上的伤亡，包括花冈大队长，共八十余名，其中当场死亡者七名。

在进攻二龙山的时候，混成旅团之前卫司令官花冈少佐，右侧臀部被飞来敌弹击穿。松永副官在旁，亲自取绷带给花冈包扎，鲜血迸出，染红了副官全身。少佐神色自若。不久，花冈见我军占领了鸡冠山，竟忘记重伤，向炮台跑去，大叫天皇陛下万岁，军旗万岁。益满联队长见其伤重，劝其治疗。少佐说，夺敌军堡垒而死，乃军人之荣誉，请一定不要担心，无一言及私。攻占旅顺后之二十二日，联队长去野战医院访少佐，问其临终遗言。少佐只说："为国而死，本无遗憾，只请转告家中老母及他人注重卫生，不要放松对子女的教育。"联队长再问对部下兵士有无遗言，少佐曰：别无他事，拜托了。此时，少佐呼吸急促，联队长认为到了诀别的时候了，遂对少佐说："你力拔坚垒，为我第十四联队带来了荣誉，你之忠勇和勋功永垂于世。"少佐听完，留下诀别的微笑，停止了呼吸。联队长对身旁的人说："遗憾的是未让花冈看到北京。"痛哭流涕，在场的人也为之悄然。

在这次战斗中，第二十四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长可儿（市

太）大尉，率领一个中队，与大队一起作为联队之右翼前进。在向二龙山进逼时，其他中队皆落后，唯大尉之第一中队与联队一起向敌垒冲锋。大尉自昨日患急性痢疾，步行十分困难，见本联队首先攻占敌军堡垒而放心。但骤然疼痛加剧，又遇大风雨，大尉不能胜任其职，不得将职位让给小队长，大尉退下。数日后愤懑自杀。在这次战斗中，步兵第十四联队第三大队攻占敌军堡垒以后，大队长岛野翠见有敌军遗弃大炮，遂叫副官一起向敌军开炮，骚扰敌军。战斗结束以后，岛野大队长笑而向他人曰："步兵大队长发射大炮，应是十分罕有之事。"

传闻陆上炮台是那样坚固，但是，仅半日就全被我军占领，午后更进而开始进攻海岸炮台了。在海岸炮台中，黄金山炮台是攻占旅顺的最大障碍。炮台不仅对椅子山、松树山炮台，而且对我野炮和山炮阵地，亦始终进行远距离炮击。因为这个炮台瞭望自由，胜过其他炮台，且备有大口径火炮，皆可回转三百六十度，有八面射击之便，所以占领海岸炮台，须先自占领这个炮台开始。山地师团长将进攻黄金山炮台的任务下达给此日一直担当支援炮兵任务而位于后方之步兵第二联队。第二联队立即前进，屠戮潜伏于旅顺市的敌兵，冒自黄金山上打下来的敌弹，踏险崖绝壁，一次冲锋便顺利地占领了炮台。前海岸防线上的最大要地黄金山上的敌军既已溃散，排列于黄金山以东的其他烟墩及位于西北海岸的炮台，不战而全部落于我军手中。于是，旅顺半岛之二十余座炮台、兵营、船坞，以及各种兵器、器械，全部归我军所有。若问其价值，相当于六亿数万元。此时，第二联队之将士，夺来小汽艇和中国船十余艘。

古今东西，光荣战斗虽多，但能与这次战斗媲美者，有几次。这是何等之快事！

各部队一齐退出阵地，集合于毅军操场（位于旅顺西北的操练场）。此时，由操场之一角响起自豪的军乐声，全军一齐和之，连声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我军万岁之欢呼声，回荡于山谷，响彻于海洋，其壮烈、痛快之情形，实在不可名状。大山大将依然悠然自得，山地中将依然凛然可畏，乃木少将、西少将、长谷川少将，依然刚毅、萧洒、泰然。全是一代名将，见其伟貌魁姿，谁能不钦佩其伟功。此夜，师团露营于旅顺之前海岸，混成旅团露营于其右方的炮垒内，寒风冻雨吹来，寒气彻骨。

第一险要旅顺如此攻克了。山地将军原来预计一千五百名战死，实际上仅付出数十名伤亡就把旅顺攻占了。军官死伤只不过如下十余名：

步兵中尉　　藤松平三（死亡）
步兵少尉　　平野永次（死亡）
步兵大尉　　别后良显（中等负伤）
步兵大尉　　松下纲业（重伤）
骑兵大尉　　浅川敏靖（中等负伤）
步兵大尉　　中野能介（轻伤）
步兵大尉　　斗崎信（轻伤）
步兵大尉　　信土原祐吉（轻伤）
步兵中尉　　松浦清（轻伤）
步兵中尉　　高岛友武（轻伤）
步兵中尉　　平间八郎（轻伤）
步兵少尉　　早川新太郎（轻伤）

以上是第一师团之军官。

步兵少佐　　花冈正贞（重伤入院后死亡）
步兵大尉　　沼田尚庸（轻伤）

以上是混成旅团之军官。

敌军之死伤约达数千，敌我强弱悬殊甚哉。当时旅顺守敌一万四千人，区分如下：

亲庆军八营　　四千一百人。

（此军专门负责海岸防御，属黄仕林、张光前指挥，各四营，担当东西两岸炮台守备。）

桂字营四营　　两千人。

（此军属姜桂题指挥，防守旅顺背后堡垒线之东半部，即旅顺、金州大道以东之线。）

和字军三营　　一千五百人。

（此军属程先和指挥，守备旅顺背后堡垒线之西半部，即旅顺、金州大道以西之线及东侧之一部。）

盛字营五营　　两千五百人。

（此军由卫汝成统率，扼守白玉山东北之小路。）

金州败兵怀字营六营　　一千八百人。

拱卫营四营　　一千二百人。

骑兵一营　　二百人。

铭字军六哨　　四百人。

（以上各军幕营于白玉山之东北麓水陆总军械库至东半部西端一线，专门负责对西面之防御。）

据说金州败将副都统连顺不在旅顺，可能已经直接从海上逃走。旅顺西南岸的炮台及火炮门数如下：

老龙尾炮台

第一炮台　　二十一厘米克虏伯炮两门，中国造九厘米野炮两门，炮台外中国造九厘米野炮一门。

第二炮台　　中国造九厘米野炮三门。

第三炮台　　十五厘米克虏伯炮两门。

第四炮台　　十五厘米克虏伯炮四门，九厘米炮一门，望远镜一台。

第五炮台　　十五厘米克虏伯炮四门。

馒头山炮台　　二十四厘米克虏伯炮三门，十二厘米克虏伯炮两门，探照灯两台。

城东北炮台　　十二厘米克虏伯炮两门，九厘米克虏伯炮六门。

老铁山炮台　　九厘米克虏伯炮九门。

二龙山炮台

第一炮台　　速射炮三门。

第二炮台　　速射炮两门，九厘米野炮一门。

第三炮台　　速射炮两门，十二厘米克虏伯炮两门。

第四炮台　　大小速射炮两门，九厘米野炮三门。

第五炮台　　九厘米克虏伯炮四门，速射炮一门，十二厘米安式炮两门。

第六炮台　　九厘米克虏伯炮一门，速射炮两门。

第七炮台　　十二厘米安式炮两门，十五厘米克虏伯炮一门，速射炮一门，九厘米克虏伯炮一门。

松树山炮台

二十厘米攻城炮两门，九厘米野炮两门，速射炮一门，十二厘米克虏伯炮一门，山炮一门，七厘米山炮一门，克虏伯山炮两门。

黄金山炮台

二十四厘米海岸炮三门，野炮四门，九厘米克虏伯炮两门(以上用于旅顺背面防御)，九厘米克虏伯炮两门，二十一厘米克虏伯炮两门，十八厘米炮两门，九厘米攻城炮四门。

合计一百门。(另外,椅子山炮台有炮数十门,炮种不详。)

(译自第十二编)

附录一 关于土城子激战的补充报道

前已报道,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军攻占旅顺之前,十一月十八日我军侦察骑兵在土城子与大量敌军发生冲突,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战斗。现在得到了参加这次战斗的人的报道:一是在这次战斗中负伤,于去年十二月乘远江丸回国的骑兵大尉浅川敏靖的谈话;二是同船回国的伤员、步兵第三联队二等军曹川崎荣助的战斗日记;三是某骑兵中尉的书信。现将这些报道刊载于此,以供参照。

浅川大尉的谈话:

土城子战斗实出意外。开始我们并没有想进攻敌人。因为在十一月十八日的时候,我军已经规定了进攻旅顺的日期,并且已经接到了进攻旅顺的命令。当日,我军派三个骑兵中队出发,侦察土城子以东的通路,攻城炮的架设地点和露营地点。土城子距旅顺约三里余。在这里有新旧两条道路。我军需要发现一条通向敌军左侧的小路,不料在土城子以南的山顶上发现了若干敌军。根据过去的经验,敌军一看到我军,就会立即争先恐后地逃跑。但是,此日敌军不仅一步也不后退,而且有要前进的迹象。这时敌军大约有步兵三、四百名,骑兵四、五十名。不久,敌军在距我军一千米的山头上吹响了军号,发动进攻。无奈敌军占据了最便于进攻的位置,无论防守,无论作战,我军都处于不利地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带领的前卫中队向土城子西北撤退。骑兵大队在土城子村东北,据守砂河土堤,徒步战斗。敌军前进,进逼至距我军只有四、五百米的地方。这时又有敌步骑兵数百名自土城子以西,向我

军右后方逼来，似要袭击我骑兵大队。我立即策马跑去对骑兵大队长说：必须撤退。大队长说：这里是要害位置，舍之则不利。于是，我不得不下达了反击敌军的命令。在附近散布着一些家屋，并有石墙高筑，无论前进、后退，都须越过这些石墙。因为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况下，我决定莫如进而袭击敌军。我右手提军刀，左手拉马缰绳，以马刺猛刺马腹，本想拉马向左转弯，不知怎地，马竟向右转弯。这时一颗敌弹掠过我的右肩，打穿了我的军装。接着又一颗敌弹击穿了我的左肩，肩骨被打得粉碎，手已经拉不住缰绳了。我以右手一边挥刀砍杀敌人，一边拉缰绳驾驭军马。这时我从马上摔下来。本想再飞身上马，无奈左手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不得不弃马徒步与敌军作战。满洲骑兵约七、八名来到距我三十米的地方，不断向我狙击。满洲骑兵下马，把缰绳搭在马颈上，双手持枪前进；他们虽有一口钝刀，但看来不想使用，只是拚命地射击。敌骑兵七、八名不断靠近，从四面向我包围，我挥起军刀，砍倒三名。又有其他骑兵若干朝我射击。苦战大约一小时以后，幸有一个追击敌军的步兵中队返回，终于击败了敌军骑兵，解除了对我的包围。此日之战斗，大约从午前十时半开始，于午后四时左右击败敌军，结束战斗。如前所述，这是一次最激烈的战斗，我军步兵都扔掉背包，实行轻装，努力奋战。因为无暇他顾，所以没有来得及收容光荣战死的中万中尉的尸体。中万中尉的尸体终于落入敌手。他们残忍地把中尉的衣服剥光，挖眼开膛，看了使人怒发冲冠。据说于二十一日的旅顺战斗中，虽发现了中万中尉的尸体，但因面皮被剥而不能确认是不是中万中尉。

川崎军曹的日记摘录：

十八日午前七时二十分整队，集合于中队本部。命令曰：主力于今日前进至双台沟；第三中队担任尖兵，任务是为主力在双台沟

高地选择防御阵地，并掩护二个骑兵中队返回土城子。

午前七时四十分，中队从营城子出发。二个骑兵中队和前卫在中队的后方约六百米行进。在双台沟短时休息以后，又前进到预定的高地。第一大队之第一、第二、第四中队皆留在双台沟高地。

我们中队为完成本身的任务，又向土城子前进。前进约三千米，接骑兵报告：在土城子有敌军骑兵五十名，步兵五百名。我骑兵发出猛烈的炮火，向敌军进逼。我们中队在前进中放下背包，轻装前进，先命令第一小队散开，接着又以第二小队为其右翼，后来第三小队又在第二小队的右方散开。

八时许，敌军渐增。他们利用地物，发射更加猛烈的炮火，并前进到土城子村落。此时，敌军骑兵四、五百人向我军右翼冲来。我军以二个骑兵小队抵抗，奋勇突击，击毙敌军数十人。此时，我骑兵中队长浅川敏靖大尉负伤。

战斗自十一时四十分开始，现在已经十二时半了。我们中队前进到土城子村落，侦察敌情。敌人举着红白、红蓝旗帜，潮水般地涌来。我们中队立即射击，敌军反击，战斗数小时，炮声如万雷齐鸣，子弹如雨点般地纷飞，硝烟弥漫，笼罩着原野，几乎不能识别敌我。此时，我们分队的亘治助被敌弹击毙。我本想取下一件他身边携带的东西作为遗物带走，但是敌军从左右和正面三个方向逼来，包围了我们中队，战斗十分激烈，终于没有来得及取回亘的遗物。

第三小队仍在最前线进行防御。敌军据守河堤，敌弹如雨。他们的旗手举着蓝色旗子，距我们只有二、三十米了，其势难敌。中队长不得不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我们一面撤退，一面抵挡敌军。四面都是敌人，敌弹像倾盆大雨一般。我军苦战之情形，实在难以

形容。

我仍然指挥着我们分队的士兵，以跪射的姿式阻挡敌军数十分钟。突然有一颗敌弹飞来，叭的一声，击中了我的臀部。我负伤以后，勇气更增，自己包扎好伤口，继续战斗。我们向后退却七、八百米，当到达第一小队退却点的时候，第一小队长中万中尉已被两颗子弹击中胸部，当场死亡。我跑过去，抱起他的尸体，不断地呼唤小队长。中尉没有回答，早已殒命。我匆匆唱名合掌，心中暗暗为中尉祈祷。部下为之而沮丧。中尉的部下某上等兵取回中尉的佩刀，作为中尉的遗物。

此时敌弹如雨，我们分队的大森多吉被击毙，中岛安太郎、阿久津舍吉、铃木善二郎、田边□等负伤。第三小队如果不在五分钟之内从村落家屋后撤，就会成为袋中之鼠，小队长等就会受敌营之辱。然而大家在小队长的指挥下，圆满地尽到了军人的本分，避免了这次危难。

第一、第二、第三小队合并，一面阻挡敌军，一面后撤。这时，第四中队作为援军及时地来到了。第四中队立即散开，防御敌军。但是，敌军步兵约三千人，骑兵七、八百人，而我军不过三个中队。我军虽勇猛，现在也疲劳了。

到这时，我的两条腿已经不能动了。我卧倒在地上，只要有子弹就射击。小队长命令我退到左面。我对小队长说：我要决一死战。因此，我没有服从命令。小队长大怒，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将采取非常手段。因此，我不得不在我的部下栗原、沟口的帮助下，退至大队防线。而敌军已经把火炮拉上土城子高地，猛烈地发炮。我军后撤，敌军追击。当敌军前进到我军大队防线时，我第一小队齐射，挡住了敌军。敌军暂时停止了前进。

这时，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的二个中队，以及二个山炮中队到

达前线。第二大队接受了攻击敌军右翼的任务，向敌军阵地前进。敌军见我军兵多，慌忙退至土城子。当夜我军在大队防线上布置前哨，加强警戒。

在今天的战斗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中队战死十一人，负伤三十八人。

某骑兵中尉的书信：

（前略）金州已于十一月上旬被我军占领。尔后，我骑兵大队（缺第二中队）归属西少将指挥的支队。我骑兵大队与步兵第三联队之第一中队一起在旅顺大道上的三十里堡，任务是搜索敌情，搜索通旅顺的各条道路。因此，我骑兵大队派出了许多侦察军官。到十三日夜间为止，我军对于金州至旅顺的道路做了普遍的侦察，制作了不完整的金州以南旅顺半岛的略图。这是我军制订作战计划的基础。我军最后决定分两路前进。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左路纵队的行军道路是我骑兵大队经过许多困难的搜索以后才发现的道路。在我骑兵大队的侦察行动中，有很多危险行动；这些行动，以后也许会受到人们的非难，但是所幸的是我们一次也没有被歼灭。在侦察左路纵队的行军道路时，我骑兵已前进到距旅顺仅二里的莺哥石。后来我们又前进到营城子。在侦察旅顺附近的地形时，我们曾经一直进入炮台下面的水师营。进入水师营的情况，具有叙述的价值。

十一月十四日，第二中队返回我骑兵大队。（第二中队曾被派往金州以北三十里台子，担任复州方向的警戒任务。因步兵第十五联队担当了金州守备任务，所以，只在金州留下了渡边少尉的小队，其余与大队会合。）

十五日，骑兵大队与步兵第三联队之第三中队、第四中队一起，在我骑兵大队长的指挥下，去侦察旅顺地形，来到距旅顺四里

的土城子，与敌军步兵二百人、骑兵五十人遭遇。骑兵第二中队把敌军击退，并追击至水师营以北的高地。敌军据守水师营，进行射击；不久敌军逃走，一个敌人也不见了。骑兵大队和步兵进入水师营。水师营距旅顺炮台仅一里；有许多炮台在此水师营的周围。在进入水师营以前，敌军炮台没有发射一发炮弹。更可笑的是，在敌军的炮台上和兵营里都挂着白旗。白旗就是降旗，而我们还不知道已经进了敌人的圈套。因顺利到达水师营，我对附近地形进行了充分的侦察，绘制了略图，从而得以向上级报告。支队进入水师营以后，马上受到旅顺各个炮台的炮击，直径十二厘米的炮弹落在我军集结地的附近。出其不意的炮击和爆炸声，使我们大吃一惊。尔后，敌军炮击非常猛烈，如同雷雨一般。我从来未遇到过炮击，这时是我第一次听到炮弹的爆炸声，看来炮弹的爆炸与步枪的声音完全不同。我虽有思想准备，但当炮弹落于咫尺时，也着实大吃一惊，甚至感到恐惧。支队立即命令撤退。我军成三路纵队从土城子后撤。三、四名侦察步兵在水师营以南两千米的地方，我须去接应他们。在这种时候是需要勇气的。我胆怯，但没有忘记耻辱与责任。我从容地离开大队，向敌军炮台前进，去搜索我军的侦察步兵。到了那里，发现侦察步兵已经不在了。炮弹如雨，进退维谷。回头一望，三名侦察步兵已经退到水师营。于是我不得不返回。在返回途中，炮弹就落在我的身旁，但没有一发击中我。这时，我才觉得炮弹并不可怕，天命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从水师营回土城子的途中，虽行进于弹雨之中，但觉悟使我从容不迫。这时的我已经不是在水师营刚刚遇到炮击时的我了，心中没有一点胆怯了。当我到达水师营以南高地的时候，我军已经全部集结于高地的下面。敌军步兵二千人，骑兵五百人，厚颜无耻地尾随我军后撤行进，来到水师营以北，敌军停止前进。

支队于午后十时返回营城子。

十六日和十七日，我军又派出侦察人员侦察炮台西面的道路。中岛、泽田等人为此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十五日泽田在水师营时是侦察军官，曾来到八里庄，前进到敌军兵营营门。八里庄是水师营以南的村庄，在这里有旅顺兵营。当时，敌军在开炮的同时，把树立着的白旗放倒，当即换成了红旗。敌军的狡诈，实在叫人吃惊。但是，在我们心中，白旗就是降旗。我们是在半信半疑的情况下到达水师营的。

十八日是我们大队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使我们军特别激动的日子。在这一天发生了土城子之战。我有幸担负了向你们报告土城子战斗情况的使命。十七日，我们的骑兵大队与骑兵第六大队之第一中队一起组成第二军搜索骑兵队。十八日，在向旅顺行进途中到达土城子。敌军骑兵约五百名、步兵约二百名在土城子以南的高地上。他们的行动与往日不同，不轻易运动，不向我军射击。在山上到处有敌军的步哨。敌军必定势众。我军首先展开，侦察敌军兵力，命令第二中队在土城子监视右侧敌军，命令另外两个中队徒步战斗。我军距敌军一千五百米，在西面的山上出现敌军步兵约七百名、骑兵二百名，在正面出现敌军步兵千余名，在右面出现敌军步兵五百名、火炮数门(大概是山炮)、骑兵五十名，到处树立着敌人的旗子。子弹从三个方面打来。敌军前进，势如破竹。在任务上我军不必以二百名骑兵抵抗近三千名敌军，于是命令第二中队后撤至右后方。徒步战斗队欲见机上马，但敌弹如雨，一部分敌军又占领了土城子，因此上马就更困难了。子弹从距我军数十米的地方射出，奇怪的是没有一发命中，大概子弹都从头顶上掠过，集中在距离我军五、六百米的地方。打下去，无奈子弹已经打光；上马退走，无奈又没有掩护；难道骑

兵大队的命运已经到了头了吗？由右翼逼近的敌军步骑兵已经前进到距乘马仅数米的地方。于是我军命令第二中队袭击这批敌军。大队乘机向左侧转移。第二中队的这次袭击对于我们大队有什么作用呢？第二中队包括中队长仅有三十人，但是他们的这次袭击却是有效的，五百余名敌军为之畏缩不前。第二中队也因之溃散，伤亡亦多。中队长浅川左臂负枪伤，二等卒饭尾金弥战死，二等卒木村松源、上等兵新井民三郎、二等卒角田仁助、二等卒神山富士等负伤。第二中队溃散后再次集结，向我军右翼后撤。嘉悦中尉和特务曹长也参加了这次袭击。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的军马六匹，负伤军马十匹。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浅川中队长负伤落马后，一等军曹青木舜一郎前来支援，木村源松把自己的乘马送给浅川中队长，他们在困难中把中队长救出。二等军曹福泽平太郎也跟随中队长艰苦奋战，斩杀敌兵。木村源松的胸部也受枪伤。这次袭击是一次光荣的战斗。

我从徒步战斗队把掩护乘马的命令传达给浅川大尉以后，当我为返回徒步战斗队而再次通过森林时，森林已经被敌军占领。我在这时遇到了世上从未有过的困难。敌军步兵把我围住，几乎抓住了我的缰绳；他们从相距数米的地方向我开枪。这时，左面是敌人，右面也是敌人，真是进退维谷。敌人从相距数米的地方发射的子弹，擦过我的左臂，但是因为我穿了许多衣服，枪弹擦过时只烧坏了许多衣服，我只感到有一点烧伤。当时，敌人大概是想活捉我。我平时不善于用刀，但是在九死一生的时候，没想到正是靠了一把大刀大砍大杀中国兵的人头，杀开了一条血路。我的爱马樵夫号胸前部被敌弹擦伤，倒在地上；我在这不幸的情况下，与马一起倒在地上。我没有比这时再狼狈的了。幸而我的马又站立起来了。我不知是怎样又上了马。敌弹比雨还急，后面又有追兵，但是

我还是幸运地安全返回了徒步战斗队的原来位置。大概我命该如此吧！但是徒步战斗队已经不在这个位置上了，这里也成了敌人的巢穴。因此我拚命策马撤退，追上了队伍。这时，第三联队的一个中队为执行掩护任务已经来到了这里。步兵的战斗从这时开始。我骑兵大队在左侧与敌军炮兵和五百名步兵对峙。熊本中队袭击掩护敌军炮兵的五十名骑兵，把他们全部砍杀、击退。但因敌人有五百名步兵，于是我们再次后撤。在我们大队打算袭击这批敌人的时候，到军步兵在艰苦奋战以后开始后撤了。因此，我骑兵大队也在其左侧后撤。当我们到达双台沟以南高地的时候，我军前卫之一部也来到了这里，西（宽二郎）前卫司令官也已到达。敌军不再前进，撤回水师营口。步兵中尉中万德次在这时战死。我军步兵伤亡约四十人。由此可以想象这次战斗多么激烈。当我军前卫部队到达土城子的时候，敌军已经对我军战死者加以羞辱。我军视之，无不愤慨。在午后攻占旅顺以前，我们一直在右侧行动，没有值得一提的战斗。在占领旅顺后的当天夜里，我们加强了对敌军的警戒。虽说是战斗前哨，但是彻夜不得睡觉。前哨之步哨，此时斩杀敌人最多。次日虽斩杀敌兵是愉快的，但是没有可叙述的。

渡边少尉随对复州大道负有警戒任务之金州守备队步兵第十五联队第一大队到十三里台子。

十九日和二十日从这里向金州前进的敌军约三千。据说，金州守备队经过苦战，把敌军击退。

十九日作为侦察兵派出的一等军曹藤堂立、一等卒小野田胜三郎和二等卒新井斧三郎战死，另有一头马被击毙。在进攻旅顺以前有一个壮烈的故事：十三日在大队为对左路纵队之行进道路进行侦察，到达旅顺大道上的前木城绀这个地方的时候，山口少尉

在队伍的最后面行进，见敌军骑兵在西海岸徘徊，山口少尉追击，斩杀了十余名敌军骑兵。敌军骑兵逼近山口少尉率领的小队，但遭到山口小队的砍杀或刺杀。其中有刚强者把山口从马上拉下来，山口与之扭打在一起。在此危险时刻，千岁军曹从侧面把敌兵杀死。最后只有三名敌军骑兵逃走。

（译自第十四编）

附录二　攻打二龙山记

长谷川混成旅团之第十四联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骑兵小队、工兵之一部、卫生队之一半（卫生队属于师团，所谓卫生队之一半就是配属于旅团之卫生队的全部）已作为左翼纵队直辖于军司令部。现在归长谷川旅团长领导的战斗部队只有：步兵第二十四联队，一个山炮中队，传令骑兵十二名，工兵一个中队，以及其他辎重队等，战斗力极小。第二十四联队是在十年丁丑之乱①以后新组建的部队。在这次战斗中，第二十四联队的军旗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然而，本旅团（第十二旅团）是由以慓悍勇武闻名的长谷川少将用八年的时间训练出来的九州部队。因此，在吉田联队长和全联队官兵的心中充满了要发扬本联队军旗之光辉的决心。军司令部向混成旅团下达的命令曰：在第一师团拔取椅子山炮台以后，开始进攻松树山炮台的时候，混成旅团应进攻松树山炮台以东的二龙山炮台。

进攻地区是山脉纵横、参差起伏的要塞线。由于前进时利用了这种地形，离开阵地的前半里路，得以顺利进军，但是后半里路上的浅谷、溪流、树木茂密的村庄，敌军在炮台上却能一览无余。

① 丁丑之乱即1877年日本陆军元帅西乡隆盛在九州发动的叛乱，在日本历史上又称为西南之役。——译者。

这对于进攻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而且溪流是东西流向，在溪流与炮台之间，山坡陡峭，几乎在平时也不能攀登。

进攻的顺序是：十一月二十日午后五时，第二十四联队第三大队前进到土城子以南山峰的尽头；工兵的一小部分和一个山炮中队在第三大队的后面；炮兵少佐石井准太为炮兵指挥官。另外，第二大队布置于第三大队东侧的长村；第一大队在第三大队左后方的山峰上占领阵地。然后乘夜暗继续前进，潜伏于敌军堡垒看不到的地方；第一大队和工兵小队也随其后前进；炮兵在山峰以南的高地占领阵地，做好相机发炮的准备。把第一大队特意安排在炮兵阵地附近是由于考虑到炮击椅子山时敌军必定沿大道突围。天亮以后，二十一日就是进攻敌军炮台的日子。午前六时半左右，第一师团开始炮击椅子山炮台，混成旅团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椅子山的占领。午前八时刚过，终于看到我军攻占了椅子山炮台。但是第一师团还没有开始对松树山炮台发动进攻。因此，混成旅团压抑着火一样的锐气，平静地等待着。八时二十分，混成旅团命令在后面的第一大队和炮台分队前进。第一大队前进到在当日战斗中担任先头部队的第三大队的近旁。这时九时已过，第一师团仍未开始对松树山发动进攻。

在第二大队的前进方向上，地形是非常不利的。左侧有两个敌军炮台可进行侧射，第二大队进攻二龙山颇为困难。因此，旅团不得不命令他们进攻二龙山以东的炮台。于是进逼二龙山的兵力又大大减少了。加之第一师团尚未进攻松树山炮台，混成旅团尚有受到松树山炮台炮击之忧。这到底不是少量兵力所能承担的任务，于是决定把第一大队之第一、第三、第四三个中队与第三大队合在一起，由第二十四联队长吉田中佐指挥，进攻二龙山。这时炮兵也前进到了第一线附近，但因距离过远，地形恶劣，而不能射击，

只有暂时等待时机。九时四十五分，总攻开始了。第三大队是先锋，第二大队继之，工兵小队又继之，总预备队在最后。第二大队的目标是二龙山以东的炮台，虽距离较远，但第二大队仍然几乎与第三大队并肩前进。原来在高地下隐蔽前进，但到了平坦的开阔地以后，敌军的炮击更加猛烈了，敌弹落在我军部队的前后左右 而原来开炮打击敌军气焰的我军攻城炮，在这时却停止了炮击，混成旅团指挥的一个山炮中队也因距离过远、阵地不良而不能掩护我军部队。敌军的炮击如万雷齐鸣，硝烟弥漫于天地之间，咫尺不辨，又有敌军的机关炮炮弹落在我军部队的前后左右，战斗特激烈，又特别壮烈。但是，不屈不挠的九州部队根本不把敌炮放在眼里，穿弹雨，冒硝烟，不断前进，终于靠近了敌军炮台，敌炮的作用也渐渐减弱了，我军的伤亡也格外地少了。十时过后，部队前进到旅顺与旅顺以北的山脉之间，从这里到有溪流和树木的村庄是一个倾斜的坡道，周围是一片开阔地，没有隐蔽身体的地方；虽然并不是没有低洼地，但是由高高的炮台上往下俯视，它根本没有掩蔽的作用。敌军一见我军出现于山坡上，立即以步枪射击。进军之艰难，实在一言难尽。因距敌军尚远，步枪射击尚够不到敌人，因此我军暂时停止了射击。我军前进到前方的村庄，原来在第二线的第一大队的大部分已经前进到第一线。由村边到炮台约六百米，敌我激烈交火，恰似狂风暴雨一般。这时我军山炮也转移了阵地，开始了炮击；总预备队也赶来了。第二大队也前进到炮台前面的村庄。这时，第一、第三两个大队与敌军炮台之间的距离，比第二大队距离其进攻目标炮台的距离还远，第一师团又仍然没有开始炮击松树山，因此，三个方向的炮台一齐猛击第一、第三两个大队。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勇士也不能前进了。于是，由第一大队派出一个小队向松树山前进。这时，第一师团的野炮

见机向松树山猛射，攻城炮也发炮支援了。我军士气大振。第一、第三两个大队继续前进，进逼敌军堡垒；第二大队也从村庄出发，向其目标炮台发动进攻。敌军见此情形，遂炮击我第二大队。进攻二龙山的第一、第三两个大队为此而避开了敌军的炮击，欲乘机一鼓作气奔上山顶。但见第二大队承受了敌军炮击的主要火力，非常困难，需要支援，于是急忙派出一个步兵中队作为援兵驰援。以一个联队的兵力进攻四个炮台，其苦战情形是不难想象的。但是，敌军终于抵挡不住我军的猛攻，松树山的守军向二龙山逃跑；二龙山的敌军也丧失了勇气，步枪射击逐渐减少。我军勇气倍增。在我军不顾坡陡，在山腰上攀登了三分之二距离的时候，敌军引爆了他们善于使用的地雷。但是，敌军因为匆忙而没有正确地判断距离，所以，我军虽一时笼罩在烟雾之中，被爆炸声震动了一下，但是没有一人伤亡。这时进攻松树山的我军部队见敌军逃窜，更增添了勇气，拚命地向堡垒冲去。在我军攀登上垒壁的一刹那，天崩地裂一声巨响，濛濛浊云弥漫于六合。又是地雷。原来敌军在逃跑之前，在弹药库点燃了地雷。这时山炮运到有溪流和树木的村庄的村边，实行炮击，使敌军堡垒处于困境。

攀登二龙山的第一、第三两个大队曾一度因地雷爆炸而停止了前进，这时又重新发动进攻，夺取了炮台。第三大队及时地追击逃敌，向炮台以南前进。时值十二时三十分。此前，第二大队于十一时三十五分攻占了二龙山东面的炮台，并立即向东南追击敌人。此日之战斗以松树山敌军向南海岸逃窜结束。

在这次战斗中，敌军似极力阻挡我军的进攻，炮击非常猛烈，特别是二龙山守军的防御最为努力，在各个炮台的前面又都敷设了地雷。但是，敌军逃跑时也很狼狈。据说，一切器具都保持完整，敌军火炮也只有一门加农炮被破坏，其他都可立即为我军所

用。在两座炮垒之间有敌军尸体三十具，这是敌军在向二龙山逃跑时因跑得慢而被杀死的。在山谷里有敌军尸体一百三十具。我军第二十四联队死亡七人，负伤八十一人；军官没有一人伤亡。但因敌军炮击猛烈，我军负伤人员中重伤较多。在开始进攻这些炮台的时候，第二十四联队曾预计损失四分之一，然而实际上仅以二十分之一的伤亡夺取了这些坚垒。这是我军将士勇猛战斗的结果。此夜，我军在堡垒中幕营。次日进入旅顺，并在山谷里搜索敌军，击毙敌军五、六百人。

不久以后，平冈议员来到战地，视察了旅顺战后情况，会见了长谷川少将，听取了长谷川少将叙述的当日战况，并发表在《读卖新闻》上。现将这篇报道修改后，附录于下：

众议院议员平冈浩太郎赴战地，访问了第十二旅团长长谷川将军，询问十一月二十一日进攻旅顺的战况。将军曰：到底是九州部队啊！在进攻旅顺的战斗中，我九州部队建立伟勋之壮烈情景，非口舌所能形容。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的心情是喜忧交加的。在当日的战斗中，大山将军率其部将，立马于阵地后面的山丘上，以望远镜眺望全局形势。在他的身边有外国武官、海内外新闻记者、翻译、画报记者、视察员，无数人的视线全都集中在二龙山炮台上。我率领一个大队在山下警备。在前面宽阔的平原上，吉田联队长率领第二十四联队雄纠纠的健儿们，排成长长的横队，步伐整齐，洋溢着一声令下，立即勇往直前的奋勇精神。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有这样光荣的场面、盛大的战场呢？我错误地接受了小仓第十二旅团长的职务，培养九州武士，前后八年，万一吉田联队战败，我将以何面目见天下之士。九州武士的声价，正取决于此时。因此，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

当日的作战方略是这样的：第一师团的部队攻占左面的椅子

山炮台以后，立即进攻二龙山炮台的邻堡松树山炮台，同时第二十四联队以全力进攻二龙山炮台，同时又以另一支部队占领其右侧的炮垒。第一师团按照规定于午前七时完全占领了椅子山炮台，但是直到八时还没有进攻松树山炮台的任何消息。后来听说，椅子山与松树山之间河水滚滚，道路极为不便，加之中间有一个敌军兵营，敌军以枪炮据守，第一师团的部队不能顺利通过，因而如此延误。这是联队长吉田中佐下决心的时候了。若立即进攻当面的炮台，松树山则会猛烈炮击，使我军受到夹击；若在这样的情况下进攻，恐损失兵力过多。于是，吉田联队长派传令使向我请求借两个中队，以对付松树山的敌军。我答应增派三个中队。联队长大悦，以自己的兵力专门对付二龙山。现在松树山炮台不得不尽最大努力防御我派出的三个中队，而不能狙击第二十四联队了。吉田中佐当即发出进攻命令。九州武士如斗如霓的浑身浩气一下子振奋起来，疾驰猛跑，头也不回，一直向前冲去。敌军见此情景，以其克虏伯炮、加特林速射炮拚命乱射。炮弹如暴风骤雨般地飞来，让人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吉田联队冒着从头顶上飞来的敌弹前进。这时，克虏伯炮发射的大炮弹掠过天空飞来，发出隆隆的爆炸声，似万雷齐鸣。联队的中间被冲开两次，在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的时候，从中间分成两半的部队，两次都立即合拢了。吉田联队毫不犹豫，不屈不挠，继续前进，眼中没有敌人，眼前没有炮弹，只有生死荣辱这个大觉悟。军官们冲锋在队伍的前面，不往后看一眼，一心一意地去攻占炮台。这时，前进中的第二十四联队脚下突然发出轰隆一声巨响，天地为之震撼，濛濛的黑烟弥漫于天地之间，整个联队都不见了。这是敌军引爆的地雷。我想联队必定伤亡过半。硝烟散去，定睛细看，却没有一人伤亡。这样的爆炸，前后五次，远的距部队十五间，近的只有一间半。联队将士的服装也为之变成灰色的

了。然而，雄纠纠的九州健儿，每经一险，勇气增长一倍。如大潮猛涨，如猛虎暴怒，奋勇冲击，直攀敌垒，于午前十一时全部占领了二龙山炮台。其雄壮勇猛之状，难以形容。在后面目击此壮举的外国武官、新闻记者飞一样地跑来，向我祝贺，他们说日军是世界第一强兵。

此前，第二十四联队中的一个大队（第二大队）受命进攻二龙山右侧的炮垒。他们应于进攻二龙山的同时对二龙山右侧的炮垒发动进攻。该大队按规定到达目的地，屏住声息，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主力开始进攻。这个大队因时机未到而悄悄地潜伏于敌军炮垒的下面，抑制着自己的锐气。而我军主力却不知道这个情况，责怪第二大队去向不明。通过各种办法，主力终于查明了第二大队的位置。当主力占领敌军堡垒时，第二大队也正在冲击敌军堡垒。

（译自第十四编）

（七）金州后战详记

十一月十七日，我第二军大举从金州城出发，登上了进攻旅顺的征程。二十一日，复州方向的敌军乘虚袭击金州。

第二军从金州城出发时，留第十五联队所属的两个大队和一个骑兵小队作为金州守备队，以步兵大佐河野通好为守备队队长。十六日，守备队的部署如下：

向铭字军营地派出一个步兵小队，并由这个小队向位于西南之敌军骑兵和炮兵营派出监视哨兵。

向徐家山炮台派出一个步兵小队，监视该炮台。

向徐家山以西五个敌军兵营派出一个步兵小队，监视这五个兵营。

向苏家屯和毛家营的兵营派出一个步兵小队，监视该兵营。

向复州大道上的十三里台子派出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骑兵小队，监视复州大道。

向金州大道上的石门子派出一个步兵小队，监视貔子窝大道和兵站的交通线。

向金州城里派出一个步兵中队，守备金州城。

守备队命令在十三里台子担任监视任务的第五中队长奥田大尉每天向复州大道上的五十里堡派出侦察骑兵，搜索五十里堡附近的敌情。因为在五十里堡没有发现敌情，遂于十八日派一个骑兵小队和一个步兵小队去复州大道上的普兰店搜索敌情。我军侦察兵发现陈家堡附近旗帜招展，驻有许多敌军。敌军发现我军侦察兵以后，派部分步骑兵追赶。我军侦察兵退至三十里堡，并于十九日午前二时向联队长报告了陈家堡敌军的情况。担任侦察任务的步骑兵两个小队继续搜索敌情，并于当日返回报告：敌军没有前进的迹象。但为取得敌情，我军决定向五十里堡派出侦察。当日正午由十三里台子派出骑兵军士一名、上等兵以下四名。他们于当日午后三时到达复州大道上的龙口，遇敌军约一个联队，与敌骑兵五十名交战；我军军士与两名兵卒因乘马被击倒而未能逃脱，生死不明。据说为避免被敌军俘获，他们已经自杀。上等兵与另一名兵卒勉强逃离战场，进入复州大道以东的山区，绕过一山又一山，到达貔子窝大道上的刘家店附近，然后返回在金州西面的联队本部，报告了上述情形。时值午后九时二十分。此时我军知敌军逐渐向金州开来。这时又收到报告曰：敌步骑兵数十名出没于貔子窝大道和复州大道以西，但未发现有后续部队。由此证明，敌军主力在复州大道。自二十日拂晓，各大队进入规定阵地，建造防御工事。防御工事于午前十一时四十分完成。这时敌军尚未来到。午后二时，联队长下达下述命令：

一、敌军兵骑兵出没于三十里堡及其以西。

二、步兵第一大队（缺三个小队）在西门外村庄露营，以一个中队守备村庄前方地区（金州西北方之秃山），另以一个步兵小队监视西海岸大道。

三、步兵第二大队（缺两个中队）在北门外村庄露营，在石门子和三里庄布置前哨，监视貔子窝大道和复州大道。

四、本官在北门外联队本部。

金州城守备联队长步兵大佐河野通好

命令下达后，各大队又仔细地侦察了自己前面的地形，配置停当，进入宿营地。时值午后五时。当日午后七时又发出下述命令：

一、其后未得到敌情。

二、本联队决定明日在此防御敌人。

三、各大队于明日午前六时在宿营地做好运动准备。

四、本官明日在联队本部。

我军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敌军还没有袭来。午后十一时四十分，派往十三里台子的步兵中队和骑兵小队返回金州报告：敌军步骑兵不断向金州靠近，一部分已经进入十三里台子以西的山区，出没于复州大道上，并切断了金州城与十三里台子之间的交通。守备队命令各大队实行警戒，并于二十一日晨进入防御阵地。

二十一日，各大队于拂晓前进入防御阵地，并向前方派出侦察，搜索敌军前进情况。午前十一时二十分，敌军许多步骑兵举着旗子，群集于十三里台子以南的高地上，逐渐向金州进逼。敌军展开，似要占领三里庄前方的高地。此时，我军哨兵向敌军齐射数次。敌军把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复州大道以西，另一部分自复州大道以东的高地前进。守备队虽早知敌军袭来，并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但防御正面太宽，只以部队不足以应敌，于是守备队长当

即令日；电信工人、兵站夫役等皆须持兵器参加固守。我军取出此前占领本城时缴获的全部枪炮刀剑，破例交给这些新兵。城是敌人的城池，兵器是敌人的枪炮，我军据其城池，持其兵器，抵挡来敌，这真是从来未有过的快事。争取毕生的荣誉，就在此时。突然出现的这些新兵皆踊跃地按照规定进入战斗部署，决心建立战功。守备队长把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在城里守城，一部分出城，迎击敌人于城外。其部署是：第一大队在金州城以北的高地上，左侧据守金州湾海岸，按第一、第四、第三、第二中队的顺序部署，以此作为我军之左翼；第二大队在金州城东北高地至复州大道之间，按第五、第八、第七中队的顺序部署；第六中队在金州城里，专门担任守城任务。第二大队在前线只有三个中队；第一大队也派出了两个半小队去徐家山炮台等地担任守备任务，几乎缺少了一个中队的兵力。以此寡兵防守四千米以上的正面，真是一条危险的防线。但是，我军没有其他可以使用的兵力，除死守外，别无其他办法。在金州城东北角和东门上，各有两门敌军遗弃的八厘米克虏伯炮。近两三天，守备队为防备万一，曾命令城内的部分守备分队进行过数次火炮射击演习。

正午十二时，敌军更加靠近金州。城里的守备队发射野炮，以挫敌军的气焰。敌军在炮击下畏缩不前，把大道上的兵力分为左右两部分，分别向金州城以北高地和金州城东北高地猛冲。向我军左翼第一大队防线冲来的，除来自十三里台子的敌军外，还有沿海岸或越过海岸东面的山岭而来的敌军。敌军的行进，既不是横队，也不是纵队，而是以杂乱无章的散兵队形和侧面纵队行进。敌军正面六十米，后方四、五千米，分散在漫山遍野上，恰似盘上成群的蚂蚁。到处旌旗招展，其间有五十或一百白马骑兵成群东奔西跑，实在壮观。向我军左翼进攻的敌步兵不下四千人。进攻我军

右翼的敌军也在三千人以上，另有骑兵三百。

此前，在石门子担任前哨任务的平野少尉率第七中队之一个小队返回我军右翼阵地，与第五中队会合，进行防御。进攻我军右翼的敌军，冒着我军射出的枪弹猛进，逐渐登上我军右翼高地。平野少尉努力防守，最后终于被敌弹击倒。第五中队亦努力防守。这时，第八中队的一个小队作为增援来到右翼高地，与第五中队协同作战。城内的野炮也以这些敌人为目标猛射，炮击颇有效果。此时我军右翼战斗最激烈，我军野炮挫敌锋芒也在此时。时值午后一时二十分。观察敌情，见有一支敌军部队似向徐家山方向冲去。在城内担任守备的第六中队，除在四个城门留下卫兵外，以其余两个小队进攻右翼高地上的敌军。午后二时三十分，传闻我军已占领旅顺口，我军士气为之倍增。第五中队和第七中队的一个小队，第八中队的一个小队，鼓起勇气奋斗，协同前来支援的第六中队，终于击退了高地上的敌军。敌军一旦失去高地，就支持不住了，开始撤退。此时，我军命令第八中队的另一个小队自侧后追击敌军。时值午后三时十五分。向我军左翼第一大队正面进攻的敌军，前进比较迟缓，旌旗缓慢地向我军防线进逼。我军各中队都在防御阵地山坡的背面，尽量隐蔽，等待敌军靠近，欲待敌军靠近以后再进行齐射，或以选拔的射手进行狙击。当敌军来到四百米距离时，我军全线突然开始射击，敌军停止前进，在各处还击。我军在山上进行俯射的效果明显，敌军因之动摇。这时，进攻我军右翼的敌军开始撤退，我军士气更加振奋，进行更猛烈的射击。敌军撤退，我军以急射追击。时值午后三时三十分。至此，由复州大道开来的敌军完全败退，未能达到任何目的。我军命令五个小队追击二、三千米。敌军向十三里台子撤退。午后四时多，战斗停止。这时虽已日落，但沿我军左翼海岸开来的三千余名敌军仍不撤退。我军

兵少，未能把这批敌军击退。半夜，敌军主动撤退。

在本日的战斗中，苦战最甚者是第七中队的一个小队，这个小队的小队长、预备役少尉平野永次被敌弹击中死亡。第五中队（奥田大尉）和第八中队的一个小队（永田中尉）战斗最努力。当日我军伤亡如下：

战死：军官一名　　士兵八名

负伤：军官无　　士兵四十六名

敌军死伤无数，二十四日我军清点的敌军尸体就有五百零三具。

我军一举击退七、八倍于我军之大敌，战斗之激烈、凄惨，可想而知。日落后有下述报告：

一、当面的敌军已经败走，联队停止追击。

二、第一大队露营于阵地，监视当面的敌人。

三、第二大队（缺第六中队）派一个中队在三里庄，一个中队在东门外，一个中队在北门外，各自监视其前方的敌人。

四、作为城内守备队的第六中队返回城里，恢复执行原来的任务。

五、骑兵小队在徐家山方向进行搜索以后，宿营于东门外。

六、本官在北门外联队本部。

金州城守备队长步兵大佐河野通好

同时还下达了关于明日行动的命令：

一、本日击退的部分敌军仍在我军的前方。

二、明日联队仍在阵地守备。

三、明晨骑兵小队向十三里台子方向前进，搜索敌军退路。

四、步兵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固守本日之位置，并派出侦察，尽量搜索敌情。

五、做为金州城守备队的第六中队的一部分，今夜到西海岸驰援第一大队左翼。

六、本官（联队长）明晨在北门外。

金州城守备队长步兵大佐河野通好

二十二日黎明前，各大队根据上述命令进入防御阵地，加强警戒。午前九时，在三十里堡的步兵第十四联队第六中队长发出报告：旅顺大道上有骑兵四百人，臭水有骑兵三百人，其中一部分似要绕三十里堡以北，向东逃跑。金州守备队当即向徐家山炮台附近派出侦察骑兵，搜索敌情；命令各大队对前方和后方严密警戒。午前十一时，果然有旅顺败兵（约五、六百名骑兵）沿金州城西面海岸向复州败退。我军一支部队伏击，敌军拚死挣扎，再向旅顺大道前进。在距金州城二、三町的地方，敌军突然重整旗鼓，向我守备队进逼。守备队在城外的两个小队反击敌军。但对方有数百士兵，而我军只是两个小队的寡兵；我军虽努力作战，但终于撤退，撤回南门里，登上城墙齐射，加强防守。当时在城里的八十名军夫知我军危急，随手拿起棍棒，打开南门，一齐呐喊着涌出。敌军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是军夫，他们惧我军势众，停止了对南门的进攻。当敌军向复州大道逃去，从西门前面通过时，我守备队已经全部集中在西门一边，从城墙上猛烈射击，射杀敌兵二、三百名。我军无一人死亡。这些败兵向复州方向逃去。此日，我守备队顾虑昨日被我军击退之复州方向上的敌军会再次袭来，自拂晓起，对复州方向实行严密守备，并搜索复州方向敌军的退路，因此，午前无暇采取抵挡旅顺敌军的手段。正午，我军消除了对正面敌军的顾虑，做迎击旅顺败兵的准备。这时，我军已遇众多的败兵退来。因我军前方防线

上的部队尚未撤回，第一大队的前哨中队正在换班，所以，我军未能以许多中队抵挡旅顺败兵，只匆匆以三个中队对敌；位于前哨的第一大队之一部与之协同。我军虽努力抵挡敌旅顺败兵，却未能把众多杂乱的敌兵全部射杀。日落以后，一片漆黑，咫尺难辨，于是收兵。此日来到金州城附近的敌兵人数不详，估计步兵不下三千，骑兵不下五百；被我军射杀者数百人；许多尸体漂在海上，难以计算。大部分逃脱者沿海岸往北，向普兰店方向逃去，一部分向大赫山方向逃去。

我军伤亡如下：

战死：军官无　　士兵五名

负伤：军官无　　士兵十一名

据二十四日清查，敌军在金州城附近战死一百八十名，另在海岸尚有五百余名，但未查清。

此日是旅顺占领后的第二天。在我军拔取了无与伦比的险要名城，呐喊之声响彻直隶海湾的时候，金州危急的消息传到了第一师团司令部。山地将军闻听后说，请乃木少将辛苦一趟了。少将答应一声，选拔两个大队，以疾风之势，直奔复州大道。三日历险，三日与敌军作战，还没有喘息，又向敌军前进，乃木少将之勇健，可谓当年之飞将军。在大道上遇到的全是旅顺败兵，无论成百，无论成千，见到就把他们击败。其先锋栗谷少佐在途中发给司令部的电报曰：沿途射击或赶走敌军败兵，继续行军。

少佐七次遇敌，七次破敌，在半岛细颈狭窄处，杀死敌兵达二百余名。援军到达金州城郊外。在援军与金州城之间有一面白旗，旗下有二百三十八名降兵。我军当即纳降，然后到金州城。陆军少将乃木希典立马于城头门前，守备司令欣然出迎。将军照例怡然入城。据说后见将军右手手套全被鲜血染红。由此可以想象

将军叱咤杀敌之状。此日军司令部传来命令，乃木少将为金州守备队司令。

（译自第十三编）

六　山东半岛之役

（一）联合舰队作战计划

下面刊载的是联合舰队于一月十九日由大连湾护送陆军到荣成湾的作战计划。

一、联合舰队率鱼雷艇队之全部和煤炭运输船、通信船若干艘，护卫陆军运输船从大连湾出发，目的是午前六时左右到达登陆地点（龙须湾）。各船出港时间另行训示。

二、途中与敌军舰队遭遇时，联合舰队本队及第二游击队、鱼雷艇队之全部，应放弃对运输船的护卫，与敌军舰队作战；由第三游击队专门护卫运输船。

三、在到达山东岬角登陆地点之当日，联合舰队本队、第一游击队、第二游击队和鱼雷艇队之全部，向威海卫港方向前进，做示威运动，牵制敌军舰队，以避免敌军舰队在我陆军登陆期间攻击我陆军。夜间，除鱼雷艇队外，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应在山东岬角附近海面运动，以防止敌舰队逃跑。第三游击队、第四游击队和特务舰、通信舰在登陆地点执行保卫鱼雷艇队的任务。

四、命令两支鱼雷艇队于夜间轮流对威海卫港实行警戒；命令另一支鱼雷艇队在登陆地点山东岬角附近运动，以防备敌军鱼雷艇的夜袭。在威海卫港方向执行警戒任务的鱼雷艇队，以及其它鱼雷艇队，一有机会就应冲入港内，破坏敌军舰队；敌军舰队若有逃

跑迹象，艇队应立即通报联合舰队本队。白天，除有临时需要外，全舰队休息。

五、自到达登陆地点的第二天，直到进攻开始为止，全舰队应在附近漂泊或碇泊，补充煤炭；每天自日出至日落，派两艘侦察舰去威海卫实行警戒，夜间由鱼雷艇队接替。

六、在把陆军送到登陆地点之前，派第一游击队去登州方向巡航，伺机实行炮击。在联合舰队本队到达山东岬角时，第一游击队应不误时机地来山东岬角会合。这次行动目标登州是渤海湾口的枢要之地，敌人也担心我陆军会在这里登陆；我军要做出在这里登陆的姿态，牵制敌陆军，不使敌军集中兵力于威海卫，以免敌军以优势对我军，从而保证我陆军登陆。另外，在我陆军登陆过程中，一有时机，应再派第三游击队去登州，伺机实行炮击。

七、在陆军开始进攻威海卫东岸炮台以后，应以舰队之一部（筑紫、赤城、摩耶、爱宕、武藏、葛城、大和、鸟海等舰）炮击东岸炮台或刘公岛东侧炮台、日岛炮台，支援陆军。若敌舰驶出威海卫港，应灵活地把敌舰诱至外海，我军主要作战舰队应退至于交战无不利之位置。主要作战舰队（联合舰队本队，第一游击队，第二游击队）应实行适当的运动，准备战斗，筑紫舰及另外七舰（赤城、摩耶、爱宕、武藏、葛城、大和、鸟海）应组织陆战队，伺机登陆，占领刘公岛。第一、第二鱼雷艇队与主要作战舰队一起运动。第三鱼雷艇队在威海卫东口东岸炮台附近的海面上；在陆军占领东口东岸炮台以后，若敌舰仍不驶出威海卫港，该艇队应于当天夜间破坏港口封锁栅栏，冲进港内，击沉敌舰。但是，在战斗开始以后，第三艇队也应与第一、第二艇队一起运动。

八、在陆军占领威海卫东口东岸炮台以后，为利用该炮台的火炮炮击港内敌舰及刘公岛、日岛炮台，应由八重山舰及另外五

〔四?〕舰（天龙、海门、磐城、天城）派出所需人员若干。应预先与陆军协商，在陆军从登陆地点进发时，海军人员亦应与陆军同时进发。

九、陆军运输船分三批进发：第一批十九日，第二批二十日，第三批二十二日。第一批由护卫舰护卫，第二批和第三批没有护卫舰护卫。

十、八重山、爱宕、摩耶、磐城四舰由八重山舰舰长（平山大佐）指挥，作为先遣舰于十九日的适当时刻从大连湾出发，于次日午前三时以前到达登陆地点，作为运输船抛锚的基准舰。

十一、到达登陆地点以后，八重山舰舰长应命令八重山、爱宕、摩耶三舰的若干人员迅速登陆，割断电线，并侦察附近的敌情。

十二、筑紫、赤城、大岛、鸟海、天城五舰由筑紫舰舰长（三好大佐）指挥，继先遣舰（八重山、爱宕、摩耶、磐城）之后从大连湾进发，于次日午前五时到达登陆地点海面，在先遣舰询明有无敌人以后，做好临时发炮的准备。

十三、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二游击队于十九日正午从大连湾起锚，于次日午前六时到达登陆地点，立即放下汽艇和舢板，把汽艇和舢板派往指定舰船。

十四、相模丸、西京丸、江户丸三船率中国式帆船与海军运输船一起随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二游击队从大连湾进发。

十五、第三游击队是陆军运输船的向导舰，随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二游击队之后进发；其航线是：出大连湾东口，向山东岬角灯塔以东十海里前进。到达登陆地点以后，先命令运输船进港，然后放下汽艇和舢板，派汽艇和舢板去指定舰船。

十六、第一批陆军运输船总计十九艘，向导舰四艘，按下图位置航行。（黑色为向导舰，白色为运输船）

●天龙舰　○远江丸　○摄阳丸　○鹿儿岛丸　○山口丸　间隔五链　●大和舰　○金州丸　○三池丸　○丰桥丸　○新发田丸

●武藏舰　○有明丸　○宗谷丸　○兵库丸　○小仓丸　○立山丸　●葛城舰　○酒田丸　○名古屋丸　○广岛丸　○萨摩丸　○空知丸　○和歌浦丸

十七、航速：原速八节，半速六节，微速四节。

十八、近江、山城二船和鱼雷艇队以二十日午前八时到达登陆地点为目的，于十九日适当时刻出发。

十九、航行中，各舰船应像平时一样点燃灯火，但桁端航速灯只在运输船向导舰上悬挂。

二十、天龙舰舰长（世良田大佐）应在第三游击队中预先组成陆战枪队，（由各舰各派出一个小队组成）做好任何时候都能够登陆的准备。但是，在旗舰未发出命令时，不应登陆。但应放下舢板。

二十一、在完成上述行动以后，基准舰（八重山、爱宕、摩耶、磐城）留在原来位置；第四游击队（除爱宕、摩耶二舰）在运输船的外侧，沿西侧海岸抛锚；江户丸、西京丸、相模丸三船命令中国式帆船抛锚以后，在不妨碍陆军运输船的位置抛锚；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队根据临时命令运动。

二十二、陆军运输船占领位置并布置好防护栅栏以后，第三、第四游击队应在不引起停泊场混乱的条件下变更其位置，以有利于警戒。

二十三、八重山舰舰长负责指挥陆军登陆事宜。因此，警戒任

务由天龙舰舰长和第三、第四游击队之资深舰长负责。

二十四、指挥登陆的人员的食品由陆军供应。但可能因意外情况而运送不到，因此，在需要时，西京丸、相模丸应为指挥登陆的人员临时供应食品。

二十五、磐城、天城二舰应在山东岬角灯塔位置树立信号旗杆，并派出必要人员掌管信号。

二十六、为防备夜间敌军鱼雷袭击，应设置防护栅栏（长一海里）。

二十七、陆军由登陆地点前进，应在前进地点的海岸上树立太阳旗，用以向我海军显示陆军行进区域。如果发生重要事件，陆军应利用由前进地点通往山东岬角灯塔的电线，通过灯塔再命令在登陆地点附近休息的鱼雷艇通告联合舰队本队。最后的通信点是构筑有威海卫港东岸炮台的岬角旁边的海湾，即百尺崖。

二十九①、扶桑舰及另外八舰应派出军官和士兵指挥陆军登陆（海军派出人员表见162页）。派出的海军军官和士兵皆在左臂扎白布作为标记。被指定的指挥登陆的海军军官和士兵，应在大连湾出发以前就进入指定的运输船。进入运输船时要做好充分的防寒准备。粮食由所在的陆军运输船供应，不需要准备。

三十、陆军登陆时，各舰船应按照下表部署派出小汽艇、救生艇和舰载小艇，从事登陆工作。第三游击队不派出。另外，在救生艇上各派四名划桨手，在舰载小艇上各派两名划桨手，并分别准备两天的粮食。扶桑舰的救生艇、金刚舰和比睿舰的一只舰载小艇，由负责敷设防护栅栏的人员兼任划桨手。小汽艇的工作人员（由少尉或少尉候补生指挥）与救生艇相同，也要准备两天的粮食。其中吉野、高千穗、浪速等舰的小汽艇须先把舢板送到运输船，然后再到江户

① 原文缺第二十八项。——译者。

指挥登陆的海军人员配置表

舰名	军官	配置	士兵	配置
扶桑	吉松参谋，平山大佐辅佐			
高雄	大尉或少尉1	远江丸		
天龙	大尉1	鹿儿岛丸	2	三池丸、新发田丸、小汽艇
	少尉1	摄阳丸		
葛城	大井上少佐	指挥	2	山口丸、丰桥丸、小汽艇
	少尉1	山口丸		
海门	大尉1	金州丸	2	金州丸、小汽艇
	少尉1	有明丸		
武藏	大尉1	小仓丸	2	广岛丸、小汽艇
	少尉1	宗谷丸		
大和	大尉1	立山丸	2	和歌浦丸、小汽艇
	少尉1	酒田丸		
筑紫	大尉1	名古屋丸	1	名古屋丸、小汽艇
八重山	平山大佐	总指挥	2	三池丸、新发田丸、小汽艇
	大尉1	空知丸		
天城	大尉或少尉1	和歌浦丸	1	名古屋丸、小汽艇

丸接受敷设防护栅栏的指挥。上述工作完成以后，高千穗舰与浪速

舰的小汽艇应在八重山舰舰长的指挥下工作。扶桑、金刚、比睿等舰的各一只救生艇及扶桑、金刚、比睿等舰各一只舰载小艇，从事防护栅栏的敷设工作。扶桑舰的其它舰载小艇，金刚舰与比睿舰的其他救生艇，在八重山舰舰长的指挥下工作。在陆军登陆全部结束以前，上述小汽艇和舢板也可能因情况而撤回。各运输船的汽艇当然从事本船的登陆工作。各小汽艇和舢板应编号(1、2、3、)。

各舰用于登陆的小汽艇和舢板的部署表

舰　名	小汽艇	救生艇	舢　板	部　　署
松　岛	1	1	2	远江丸
千代田	1	1	2	萨摩丸
桥　立	1	1	2	空知丸
严　岛	1	1	2	酒田丸
吉　野	1	1	2	立山丸
高千穗	1	1	2	小仓丸
秋津洲	1	1	2	兵库丸
浪　速	1	1	2	宗谷丸
扶　桑	1	1	2	有明丸

三十一、陆战队由天龙、海门、大和、武藏、葛城五舰各派出一个小队的兵力组成。各小队的列兵为四十名。列外人员由各舰按照常规派出。此外，附属于指挥官的信号兵一名由大和舰派出。每人携带弹药为八十发；另外各舰再携带两箱弹药为预备弹药(每箱

五百发)。每人携带二餐粮食;另外携带四餐粮食作为预备粮食。每人穿大衣、长靴,腰间挂水壶,携带适当数量的酒精和腊烛。每人一定要携带一只电筒。不要忘记带火柴。全部舢板要先集中于大和舰舰尾。

陆战队编成表

舰名	天龙	海门	大和	武藏	葛城
指挥官			中山少佐		
副官				西大尉	
中队长	第一中队栗田大尉			第二中队西垣大尉	
小队长	1	1	1	1	1
舢板司令			候补生1		
军医				少军医1	大军医1
主计官	小主计1	大主计1			
工兵司令		少尉1			
供给下士		1	1		
中队下士	1				
工兵	乙	甲	甲	乙	甲

三十二、敷设防护栅栏的官兵配置表(见165页)

鱼雷艇队的运动计划如下:

一、到达登陆地点的当天晚上,第一艇队(六艘,司令为饼原少佐)在威海卫港外实行警戒;第二艇队(六艘,司令为藤田少佐)以

敷设防护栅栏的官兵一览表

舰名	军官	兵曹	水兵	木工	信号旗
扶桑	大佐1，大尉1，少主计1，候补生1	上等兵曹1	10	1	
金刚	少尉1	同上	8	1	
比睿	少尉1	同上	8	1	
高雄		同上	4	1	
大和		同上	10		1
葛城		同上	10		1
武藏		同上	10		1
天龙		同上	10		1

鸡鸣岛为□□地，对鸡鸣岛以北二、三海里实行警戒；第三艇队（四艘，司令为今井大尉）对荣成湾实行警戒，并派一艘鱼雷艇去奥尔塞斯特岛① 充当通信艇。

二、次日夜间，第一艇队执行对荣成湾实行警戒和奥尔塞斯特岛通信艇的任务；第二艇队对威海卫方向实行警戒；第三艇队对鸡鸣岛实行警戒。

三、第三夜以后，按照上述顺序，各艇队交替执行警戒任务。

击毁敌舰的计划如下：

1.若敌鱼雷艇冲出威海卫港，应尽可能把敌艇诱至鸡鸣岛附

① 译音。下同。——译者。

近。在该岛附近，我军之两个艇队配合击毁敌鱼雷艇。

2.若敌舰队自威海卫港内驶出，在威海卫执行警戒任务的艇队应达到隐蔽破坏敌舰的目的。

3.各艇队之集合点为鸡鸣岛以东。

4.鱼雷艇对敌舰发射鱼雷以后，应立即返回集合点，通告支援艇队。

5.上述鱼雷艇向支援艇队报告上述消息以后，再通告奥尔塞斯特岛之通信艇，然后再返回集合点。

6.鸡鸣岛之支援艇队应根据通告立即前进，破坏敌舰。

7.在奥尔塞斯特岛的通信艇应立即把上述消息通知在荣成湾的艇队，然后再报告舰队。另外，在荣成湾的资深鱼雷艇也应把通信艇报告的消息报告给荣成湾内的旗舰。

（译自第二十三编）

（二）炮击登州

旅顺和威海卫是渤海湾湾口的两大重镇，是敌国之金城铁壁。旅顺已被我军占领，但威海卫仍在苟延残喘中。因威海卫有敌舰潜伏，我运输船尚不能横行无阻地出入渤海，何况敌军还有十四艘鱼雷艇。大概是出于这种原因，提起了进攻威海卫的问题。大本营就进攻威海卫的方针下达命令：海陆两军通力合作，共奏其功。于是，第二、第六两师团之部队于一月十九日乘数十艘运输船由大连湾出发，在十余艘军舰的护卫下到荣成湾登陆。我军之目的在于一面由陆地进攻威海卫，一面从海上进攻威海卫。我联合舰队预先制订了如下运动计划：

（一）本官率领全部联合舰队、鱼雷艇队及运煤船，通信船若干艘，护卫陆军运输船，自大连湾进发，目的是午前六时到

达登陆地点(龙须湾)。关于各舰船出港顺序,另行训示。

(二)途中遇敌军舰队时,联合舰队本队、第二游击队及鱼雷艇队之全部,应停止护卫运输船,与敌军舰队作战,由第三游击队负责护卫运输船。

(三)到达山东岬角登陆地点之当日,联合舰队本队、第一游击队、第二游击队及鱼雷艇队,以其全力向威海卫港行驶,做示威运动,牵制敌军舰队,以避免敌舰在我陆军登陆期间攻击我军。夜间,除鱼雷艇队外,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在山东岬角附近海面运动,防备敌军舰队逃走。第三、第四游击队、特务舰及通报舰在登陆地点,担当护卫鱼雷艇队之任务。

(四)夜间,两支鱼雷艇队依次在威海卫港方向警戒;另一支鱼雷艇队在山东岬角附近运动、警戒,防备敌鱼雷艇夜袭。担当威海卫方向警戒任务之艇队或其他艇队,如有机会,要冲入港内破坏敌军舰队;敌军舰队有逃跑迹象时,应立即通报联合舰队本队。白天除临时需要外,全舰队休息。

(五)自到达山东岬角登陆地点之第二日,至海陆两军进攻威海卫之前,全部舰队在登陆地点附近漂泊或锚泊,补充煤炭。每日自日出至日落,派侦察舰(两艘)到威海卫港方向担任警戒。夜间与担任警戒任务之鱼雷艇队交接。

(六)在联合舰队把陆军护送到登陆地点以前,第一游击队在登州方向巡航,如有机会,则实行炮击;在联合舰队到达山东岬角时,第一游击队与联合舰队本队会合。这样做的目的是牵制敌陆军。第一游击队一要做出我陆军要在该地登陆的姿态;二要不使敌陆军将兵力集中于威海卫形成对我陆军的优势。在我陆军登陆期间,抓住时机,再派第三游击队去登州方向巡航,如有机会,则实行炮击

（七）我陆军进攻威海卫港东岸炮台时，派舰队之一部（筑紫、赤城、摩耶、爱宕、武藏、葛城、大和）攻击东岸炮台、刘公岛东侧炮台和日岛炮台，给陆军以支援。若进攻时敌舰驶出，上述我舰则要努力把敌舰诱至外海，退至对主要作战舰队之交战无不利之位置。主要作战舰队（指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舰队）在外海做适当运动，准备与敌舰队作战。筑紫舰及另外六舰组织陆战队，抓住时机登陆，占领刘公岛。第一、第二鱼雷艇队与主要作战舰队一起运动。第三艇队应位于威海卫东口东岸附近海面，在我陆军占领东口东岸炮台以后，敌舰队尚未驶出之前，昼夜破坏封锁栅栏，冲入港内，破坏敌舰。

在白天，我舰队与敌舰队交战时，第三鱼雷艇队应抓住时机与敌舰队作战。在我陆军占领威海卫东口东岸炮台以后，为立即利用该炮台之火炮炮击敌军舰队、刘公岛及日岛炮台，由六舰（八重山、天龙、海门、磐城、大岛、天城）派出相应人员若干，预先与陆军取得协议。海军人员应在陆军由登陆地点进发的同时派出。

此前，五十余艘运输船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全部集中于宇品，载第二师团（仙台部队）和第六师团（熊本部队）前后出航，到达大连湾，陆续进港。一月十六日，人员全部到齐，貔貅勇士皆踊跃待命。

海军的最大任务是护卫载有数万陆军及与之相应的武器、粮食之运输船安全地通过危险地区。为此，海军须在陆军出发之前，详细地侦察敌舰动态及登陆地点附近之敌情，然后再筹划自己的行动。敌军舰队和鱼雷艇队在距荣成湾三十海里之威海卫。尽管战败残余之敌舰不足为惧，但是不轻弱敌，以防万一，乃古来之名言，乃百战百胜之策。因此，第一游击队之第一步是驶向登州，实

行牵制性炮击。

我陆军运输船从大连湾出发的时间定于一月十九日正午。第一游击队之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为炮击登州府，于十八日拂晓从大连湾起锚，向直隶海峡行驶。高千穗舰计划于运输船出发前即十九日凌晨侦察威海卫，若敌舰一切正常，则于登州附近与第一游击队之其他三舰会合，若侦察结果发现敌舰有特殊情况，则立即返航向旗舰报告。因此，高千穗舰未与第一游击队之三舰一起出航。三舰起锚时，寒天残月尚悬于樯头，东方仅呈微红色，晓风迎面吹来，寒气吹透了军装。军舰喷出的煤烟像蛇影一样留在遥远的天空。军舰航行似箭，出大连湾口，在舰尾见三山岛渐渐远去，航路转向西南，以每小时十海里的速度航行，大约三小时以后，于午前十时，右舷见旅顺港口之老铁山。老铁山海拔一千五百一十二英尺，位于关东半岛之西南端。在老铁山之西端有灯塔，塔高三百一十五英尺，历年自十二月十六日至次年一月停止点火。三舰刚刚进入海峡，西北风吹来雪花，因而更加寒冷。午后一时，降雪稍减，舰首前方远远望见登州附近的大陆。二时四十分，我舰终于靠近了登州海岸，减速行驶。在海岸最高的山顶上有信号台，红旗早已悬在竿顶，似在提醒远近提高警惕。午后三时，我军吹响了嘹亮的战斗号角，军舰旗在大樯上升起。我舰靠近大陆之适当距离，十五厘米巨炮突然开炮，三舰瞄准山顶炮台发射，炮声震天动地，有数发炮弹命中无误。炮弹轰然爆炸，击毁了城楼。城里因受到突然袭击而相当狼狈。敌军急忙做准备，由海岸发射野炮，但炮弹全落于海水中，只激起了一些水雾。我舰在大约半小时的时间里不断炮击，硝烟在城内升起。市民们在雪中东奔西跑，许多人沿海岸向芝罘方向逃去。有的中国船升起船帆，拚命向附近岛屿后面驶去。四时零六分我舰全部停止炮击，航向北，六时三十分停

泊于庙岛列岛之最要湾。庙岛列岛自登州头向北绵延三十四里，挡住了直隶海峡之一半以上，有十五个岛屿，其间有许多水道。最北端的海岛与旅顺角相距不过二十二里。候布澳、查利布悉斯港等是列岛的头等要地。登州府位于庙岛海峡之南端，由芝罘取海路往西四十里就是。自海岸至府城之海口有船围，中国船常云集于此。晚七时，旗舰吉野发出信号：明日午前九时出港。停泊期间，彻夜配置三班哨兵，严密警戒。

十九日晨，天气稍晴，海面平静。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为午后再次炮击登州，于午前十时四十分从庙岛列岛出发，航向正南。十一时十七分大小竹山岛在左舷。我舰于午后一时到达登州海岸，立即开始做战斗准备，等待旗舰发出开始射击的信号。一时四十五分到达适当距离，开始炮击敌军炮垒。与昨日相比，敌军在山顶增加了克虏伯炮，而且与起伏于海岸的丘陵之间设置了十余门野炮，进行反击。除一、二发外，敌弹全落于海岸附近。我军于二时少时休息，二时三十分再次开始炮击。此时，在海岸方向似有一只中国船悬白旗向我军三舰驶来，但因浪高，不易靠近。敌人不断从海岸发射野炮。我军三舰仍然炮击山顶和海岸的敌军炮垒。敌军终于向四方逃散。这时，原来的那只小船改悬美国国旗驶来，但我舰已经向东驶去，小船知追赶不上，返回海岸。登州府原以为在威海卫、芝罘陷落以前不必担心日军来袭，因而掉以轻心。我军突然炮击，完全出敌意外。敌军之狼狈，可想而知。三舰根据预先商定的时间，以适当的速度驶上归途。入夜，遇高千穗舰驶来。此前，高千穗舰于三舰之后自大连湾出发，去威海卫侦察。十九日午前七时到达距刘公岛二十海里的地方，以望远镜窥探港口，见刘公岛被白雪覆盖，高耸于岛后的皑皑群山，远远绵延于东西，但不能确认港内有无敌舰。于是高千穗舰向威海卫港东口前进，约三十

分钟。突然雪花纷飞，刘公岛的影子须臾间在眼前消失，高千穗舰不得不调转航向，驶向外海，等待天晴。待天气稍晴以后，高千穗舰再次前进，但雪又飞来。至午后一时，天气渐晴，雪停，高千穗舰降下舰旗，驶至炮台附近。这时岛上不断摇动信号旗，似知我舰驶来。我舰等待敌人发炮，但无发炮迹象，听任我舰从容驶走。高千穗舰由东口窥探港内，见冒着煤烟隐蔽于日岛近旁之敌军军舰有十余艘，另有一艘在西口黄岛附近。高千穗舰在威海卫港前横切而西，为与第一游击队会合，驶向登州湾。于午后七时，遇第一游击队三舰自西向东驶来，告以敌情。不久，信号传至各舰："敌舰在威海卫。"据说各舰将士皆雀跃狂喜。我联合舰队一直担心敌舰逃掉；如若逃掉，联合舰队就没有对手了。第一游击队整顿队形，以高千穗舰为殿舰，驶向山东角方向。十九日夜，吉野、秋津洲、浪速、高千穗四舰已通过芝罘海面。近十一时，在一直向山东角航行途中，在舰首左舷发现数十火光远远在海面上沉浮。此时月亮尚未升起，取望远镜透过星光望去，见有似萤火虫般的无数舷灯在海浪间闪耀，知是联合舰队本队（旗舰松岛、千代田、桥立、严岛）、第二游击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第三游击队（天龙、大和、武藏、葛城）和鱼雷艇队护送首批运输船自大连湾驶向荣成湾途中。第一游击队由此航路转向东南，于二十日午前二时二十三分在方位东南南开始看到山东角灯光。二时半月亮升起，第一游击队与联合舰队本队逐渐靠近，减速缓行，进入战列。二十余艘运输船、十数艘军舰，威风凛凛，以整齐的队形，悬舷灯，项背相望，拂晓进入荣成湾。这真是绝代之壮观，亘古之快事！此日午前五时多，当我舰队到达山东岬角附近时，在我联合舰队本队与第二游击队之间，即我严岛舰与扶桑舰之间，有一艘轮船横切过来，向芝罘方向驶去。此时天尚未明，在残月之下只见暗影，不知是什么轮船。午后

〔前〕六时，我舰队进入荣成湾时，见一艘×国军舰与我军先头军舰一起泊于湾内。午前八时左右，×国军舰见我舰队进入港内，急忙向威海卫方向驶去。×国军舰总是这样可恶，我军将士无不愤慨。八重山、筑紫、大岛、赤城、摩耶、鸟海、爱宕等舰在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二、第三游击队之前，进至海岸附近，组织陆战队登陆，命令陆战队观察附近敌情，并割断通向威海卫的电线。陆战队刚刚靠近陆地，海岸敌营突然发射数发炮弹。因此陆战队暂时撤回本舰。然后，本舰以巨炮猛射，陆上的敌人立即逃窜。陆战队再次靠岸，缴获敌军野炮，割断电线，然后在山东角灯塔上升起太阳旗，全部占领了荣成湾。陆军陆续登陆。如此安全地护卫运输船到达登陆地点，取益于对登州牵制性炮击者甚多。

（译自第十八编）

附录　鲛岛员规关于炮击登州的报告

下面是我军第一游击舰队常备舰队司令官鲛岛员规于一月二十日写给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中将的报告：

一月十八日有一至二级西北风。至正午十二时，降雪渐大；午后一时，完全看不到邻舰了。午后一时半，雪稍停。我军发出命令，停泊于长山岛以东。因为此时登州一带被雪云遮盖，完全看不到登州。然而，至午后二时四十分，雪全晴。从风情推测，可能不会再有雪云。于是，停止在长山岛的停泊，立即向登州驶去。午后三时二十分，舰队自东向西通过登州府城的前面观察情况。府城东门外有兵营数十栋。登州山顶上有敌军的炮台，设有两门火炮。敌军见我舰队通过海峡，先在东门外兵营树起红地白圈旗两面，接着在登州山顶也树起红旗。此时，见登州府城东门外海岸上人马来往频繁，又时时听到发射小口径火炮的声音。午后三时四十五

分，我舰队又折回向东行驶，发出战斗信号，命令攻击敌军炮垒。我舰发射空炮和榴弹，约二十分钟。四时零五分停止炮击。此间，登州山上的炮台一直没有发炮，敌军只以八门野炮，自府城东门外海岸向我舰队发炮。其中似有十二厘米炮一门，仅此炮能射到我舰，发射的炮弹距我舰稍近，其它敌炮都射不到我舰。因我舰发射的炮弹命中，见城内有两处起火。午后四时四十八分，我军舰队驶向砣矶岛。六时左右起风，六时半我军舰队停泊于砣矶岛最要湾。此夜，我军命令严密警戒。一月十九日晨，雪云依然笼罩着登州一带。因此暂不起锚。至午前十时，雪稍晴，出航，驶向登州海面。午后一时，来到登州府的前面。登州府城外的情况已不像昨日，各处树立红旗，人马来往更加频繁。午后一时十五分，我军发出战斗信号，命令炮击敌军炮垒，发射空炮和榴弹。此时，一名西洋人乘一只中国小船，悬美国国旗和白旗，自府城水门驶出，向我舰驶来。后来又只悬美国国旗靠近我军舰队，旁观炮击情况。敌人自登州山上炮台和府城东门外炮台发炮。自登州山上炮台发射的炮弹全部落在我舰附近。见东门外海岸上约有二十门野炮。午后一时五十分，我舰队向右转弯，然后向东行驶。二时零五分折回，攻击登州山上炮台。午后二时半，舰队再次向右转弯，向东行驶，撤销战斗信号。午后三时驶向山东岬角。六时半遇高千穗舰，得“敌军在威海卫”的信号通报。午后十一时十五分来到威海卫外海二十海里处。此时看到联合舰队本队和运输船的灯火。

一月二十日午前六时于山东岬角与联合舰队本队会合。

（译自第十八编）

（三）荣成湾登陆

一月十日，曙光灿烂，夜间的小雨全停了，满天没有一点云翳，

风和日丽，广岛的天空呈现一片胜利的新年瑞象。佐久间将军率领的第二师团的勇士，已经在这里驻扎了数十日，每天等待着下达进军命令。现在，他们接受了重大任务，今日拂晓就要从这里出发了。将士们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队伍整齐，威风凛凛，军旗在朝阳下飘扬。部队来到宇品，沿途居民皆在门口悬国旗，为我军万里远征壮行。路上，来送行的人山人海，红十字会广岛支会的会员们照例在沿途设接待站，殷勤地犒劳我军。冈山救贫院的学生们也远道来到这里，为我军送行。我军路过的地方，"帝国万岁"、"我军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

在宇品码头上，有五十余艘运输船一齐冒着黑烟，等待在那里。时过正午，各部队整齐地排列在海岸上，依次登上规定的船只。第二师团长佐久间、参谋长大久保、以及司令部的军官们，与川上、山泽等将军、官员、以及其他来送行的人们告别，登上萨摩丸。午后六时三十分，各船依次从宇品起航。此夜，寒月悬空，如同白昼，海上风平浪静。十一日经门司，十二日过玄海洋。十三日通过黄海鏖战战场时，朔风卷起波涛，海浪澎湃似鬼哭啾啾。制海权已被我军控制，战败之迷魂又奈我皇军何！十四日清晨，我军舳舻相衔进入新占领地大连湾。众人皆来到甲板上，高呼帝国万岁。只见湾内停满了帝国军舰和运输船，数艘鱼雷艇不停地在湾内巡逻，警戒十分严密。数十艘运输船舷头悬着太阳旗，往来如梭，无比壮观。进港后，佐久间将军立即率大久保参谋等军官登陆，到金州司令部，然后又回到船上。此日，□□□师团参谋要进行更迭，伊地知炮兵中佐立即任该师团参谋，松永步兵中佐任第一师团第二联队联队长。伊地知中佐即日赴任。十五日午前，闻湾口有炮声轰鸣，我立即到甲板上瞭望，见英国东洋舰队来大连湾停泊，乃知刚才的炮声是我军军舰放的礼炮。今日，新任第一师团第二

联队长松永步兵中佐赴任地。自到大连以来，天晴日暖，气温在零下六、七度之间。若不是我军旺盛的士气，什么东西能把寒冷赶跑呢？大连湾附近的居民，在旅顺陷落时，一时携父母妻儿去他地避难，后见我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城市安宁，而陆续归来。现在恢复正常，各就其业。这一带人民淳朴顺从，非常喜欢我军，见日本人就敬礼，也真可怜。近来因许多船舶来到大连湾内，赤贫的百姓们非常高兴，每天不断有人划小船到军舰或运输船周围乞讨剩饭。十六日，我新来的战斗部队已经全部集中于大连湾。待命三天，十九日正午下达命令，全部运输船成舰队组织，以军舰为先导，分三批出发。一月二十四日午前二时五十五分，大本营给在东京的儿玉陆军次官的电报如下：

二十三日午后回航宇品的萨摩丸报告：该船于十九日午后一时与若干运输船一起从大连湾出发，二十日拂晓到达荣成湾。此前，八重山等舰已经到达该地，并组织陆战队登陆。

此时，敌军以四门野炮在野战胸墙内防御。我军以艇炮应战。后来，八重山等舰实行炮击，击退敌军。我陆战队登陆，未损一兵。我军夺取敌军野炮四门，装于八重山舰上。

二十日晨，第一批运输船陆续到岸，立即开始登陆。至二十一日午后三时四十分萨摩丸从该地出发时，百分之九十的部队登陆完毕。二十日夜间有若干部队向荣成县进发。

第二批运输船于二十一日午前到港（荣成湾），已经有一半部队登陆完毕。

天气非常平稳，登陆动作很有秩序，结果良好。

在山东角灯塔中有英国人两名、德国人一名、中国妇女一名。我军给他们适当津贴，命令他们像以前一样使灯塔正常工作。

二十五日午后又有另一封电报(大本营发,儿玉陆军次官收):

二十二日午后五时,东条中佐自荣成县发报如下:

第一批到达的战斗部队于二十日登陆完毕,当夜占领了荣成县。

第二批运输船于今日拂晓到达登陆地点,其战斗部队于中午登陆完毕。

这里的敌人没有进行多少抵抗。在我军前进的同时,敌军步步向西撤退。现在,在石家河、沙格庄附近没有敌人。这些敌军似多属在荣成县新募的义勇团。

自昨日中午,在威海卫方向时时听到巨炮炮声。昨夜,我军前哨线高地,在威海卫方向见有探照灯灯光,还听到了炮声。

当地人表面上非常平稳,但人心尚难完全归顺于我军。

到荣成县城的道路可勉强通过野炮;自荣成县到不夜城址的道路已经侦察完毕,估计经过多处改建以后,能够通过野炮。现在已经派出了工兵队。根据这种情况,全部野炮可勉强通过。

二十六日午前九时,第二军司令长官大山向大本营报告:

登陆地点的敌人是威海卫的巩字营,约三百人。此外,在荣成县还有河成左营、精健前营、泰靖左营、济字右营,都未经交战就向西北方向退去。

现在在孤〔崮〕山后和桥头集附近有许多敌军。另外,敌军似正在向威海卫集中。

我军战斗部队和大部分辎重已经登陆完毕,集合于荣成县及其附近地区。第二师团的先头部队到达埠柳山。后备部队占领盐滩一带。第二师团的先头部队占领张谷庄以北及其

附近无名小村。

据侦察报告，荣成县靠近海岸的道路，在距荣成县一里半以内，可通过野炮。但自此往西，经短时修筑，野炮也难以通行。途经不夜城址的道路，在埠柳村附近进行稍困难的施工以后，野炮可通行至桥头集。

荣成湾距威海卫仅十余里，是山东省的良港。把登陆地点选在这里，主要是依据于八重山舰的侦察结果。佐久间将军于十九日接到出发命令以后，做好了总共五十艘运输船出发的准备，罗盘正确地指向东南。关于航行顺序，第一批以远江丸为监督船，共十九艘，十九日午后一时出发；第二批以长门丸为监督船，共十五艘，二十日午前十时起锚；第三批以横滨丸为监督船，共十六艘，二十一日拂晓解缆，皆向荣成湾前进。由军舰护卫的是第一批出发的十九艘运输船，其他都没有军舰护卫，各自按照规定的航线航行。自二十日拂晓至二十二日正午，部队全部集中于荣成湾。在金州的第二军司令官大山，二十日在乐队的奏乐声中，从金州出发，自柳树屯登上第二批出发的横滨丸，离开大连湾，二十一日到达荣成湾，立即登陆，进入荣成县，即日在荣成县设立临时司令部。先头部队到达荣成县以后，立即在荣成县设置兵站。原大连湾兵站部的古川少佐，作为兵站长官开始工作。

自大连湾出发时，航行并不十分急迫，海面也很平稳，船的左方群岛星罗棋布．知这是勃海湾口的岛屿。

《日本新闻》特派记者素川乘萨摩丸从军，他记载的这段战况最详细，现在摘录如下：

船向东南前进。我等不能到上舷去，只能蛰居船底，依船窗向外窥视。不久，命令全体乘员登上甲板，整队检查人员，以此作为紧急演习。伊集院管理部长对大家说，若有紧急情况，首先救助人

命，按部队顺序乘船，不要争先恐后，违者枪毙。

向海上望去，军舰是东道主，所有运输船都随军舰之后前进，在船队的最后也是军舰；有一艘军舰在船队右侧警戒，有一艘军舰又在船队内警护。船向着某一个方向前进，有一个英勇的目的，不歼灭对方的军舰，不占领对方的军港，就达不到这个目的。

天渐渐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了。乘船的人在整理携带物品，分别进行轻装，准备登陆。大家在交谈着，喧嚣着，我军的气概早已压倒了大陆。一觉醒来，已是一月二十日。午前三时吃早餐。午餐和晚餐都是吃随身携带的饭。我走出船舱，一个人来到甲板上，见明月照在海上，但一会儿又阴天了。气温似不像大连湾那样冷，风也稍柔和。但现在时间尚早，还不能任着性子远眺。我进了船舱。

少时，我又登上船舷，月光渐淡，陆地模糊难辨，似重云低垂，小雪开始纷飞。阴暗时咫尺不辨，忽尔云开，雪渐小，似远远望见了陆地。船在前进中，看到了一个像星星一样的灯光。来到了，来到了，来到了山东岬角。那灯光不正是成山角的灯塔吗？快哉，现在我军正压向山东大陆。船渐渐靠近了灯塔，灯光一明一暗，似在发出信号。灯下有一黑点，其形状似人影。拿望远镜一看。果然是人影。似还有一洋房。我军的一艘军舰斜着向其岸角驶去，人影一动也不动。五时四十五分，我军的兵船全部从灯塔前面通过。然后调转船头向北驶去。到底在什么地方登陆呢？敌军的防御严密吗？敌军愈强，我军的荣誉就会越高。我军足有打败敌军的力量，不管它有十万、二十万，反正多多益善。

貔貅万余，养精蓄锐，只是急于登陆。但登陆有先后顺序。首先由战舰对登陆地点进行侦察，占领登陆地点，尔后才是陆军登陆。因此，陆军暂时还须借助海军的力量。陆军只有在得到海军

的通知以后才能登陆。这时天已大亮，可以向大陆瞭望了。雪借风势，朦朦胧胧，大陆上白皑皑的群山像玉山一样高耸着，满目是一片白雪。看温度表是华氏二十六度，摄氏零下三度。虽然下雪，但寒风远不如旅顺半岛那么强劲，何况我军士气已经压倒了一切，风雪之类已经不在话下了。

突然响起了炮声，军舰在左右巡航。敌军果真要在大陆上进行防御吗？今天还能登陆吗？运输船在远处抛锚，或者在海面上游弋，如同鹰隼在天空翱翔。炮声忽停，忽而又起，但都不很令人惧怕，这大概是我军为搜索敌军而发射的炮弹。向前望去，见八重山舰离岸最近，在海上似漂浮着二、三只舢板。我军登陆，八重山舰再次发炮。一发炮弹烧毁了一家民宅，白烟冲天。由此得知岸上有居民。仔细看去，渔村民屋栉比，山麓上遍是松林。岸边的二、三只舢板，一只是八重山舰派出的，一只是爱宕舰派出的，另一只是摩耶舰派出的。三只舢板各载侦察兵六人，外加决死队七人。决死队是为割断敌人电线而誓死战斗的人，据说全是八重山舰的士兵。另外有陆军军官三人、士兵九人为侦察敌情也乘舢板同往。舢板靠近岸边，突然响起了枪声，敌军依据地势实行狙击。三只舢板这才知道有敌人，不用说有多么匆忙了。率领海军士兵的是海军大尉大泽喜七郎。大尉立即命令撤退，又命令开炮。一部分水兵发射安放在舢板上的速射炮，另一部分水兵开枪射击，其余人摇橹边退边还击。敌人又发射大炮，然而其威力颇微弱。只见敌兵分散在数町的范围内，人数约三、四百。三只舢板终于脱离了危险，回到舰上。其间，敌人的枪弹不断从头上掠过，落到海里。幸运的是我军没有一人负伤。勇士们都回到自己的军舰上。各舰立即开始猛烈炮击，敌军成溃散状态。不久，又有一只舢板从八重山舰出发，仍由大泽大尉率领。舢板靠近岸边，敌人完全溃散，我军

立即登陆。我军的第一目的是割断电线。但是,时机已经晚了,敌人早已向威海卫和上海发了电报。无论东面和西面,敌人的狼狈是可想而知的。在威海卫港里的敌舰怎么样了?是收缩或依然如此,还是试图逃跑?腐败国家的军情实在可悲!我军已经全部占领了登陆地点,我国国旗在风雪中飘扬。我所乘坐的运输船也逐渐靠近了陆岸。军舰在远海实行警戒,鱼雷艇在轻松地东西奔驰。各船把带来的小船放下去,早已做好了登陆的准备。海军军官驾驶小汽艇,来到运输船附近,牵引着五、六只满载的小船,驶向岸边。这时已经是午前九时多了。我所乘坐的萨摩丸从午前十时开始登陆。我是最先上岸的。登陆地点即所谓荣成湾,在山东岬角的南面。这个地方的总称叫龙须岛,包括八个小村。距海岸最近的村庄叫小西庄,小西庄旁边的村庄叫大西庄。敌军据此小西庄,东与灯塔相通,西与荣成县相通。岸边挖有堑壕,延袤数十町。然而其薄弱程度类似儿戏,仅挖砂为壕,深三尺余。敌军火炮似架设在登陆地点的西侧落凤沟〔墝〕附近。八重山舰的水兵登陆后,立即缴获火炮四门、步枪一支、马三匹。其中有一匹马悍鹜,不能驾驭,因而被枪杀。我军到达曾经是敌军宿营地的小西庄,在这里有刚刚煮好的猪肉、牛肉和米饭,敌人没有来得及吃早饭就狼狈逃走了。帐蓬里有盛着牛肉的盘子。在这个兵营里还缴获了三石多大米。检查敌人遗弃的文件,知道这里原有敌军一百二十人。但是,讯问当地百姓,他们说敌军是一个营三百余人。不知哪个是真实的。

此日,我军舰队的一半在威海卫外海,以防备敌舰逃跑,并牵制敌军力量,保证我陆军安全登陆。时而听到远处有炮声,似在威海卫方向。也许敌我正在炮战。

登陆地点是砂地,水深岸清,其便利高于花园口登陆地点十倍。

运输船驶至距岸三、四町处，再以小船运送部队，登陆时没有一个人打湿鞋子。岸边恰似我国须摩明石附近的海岸，皆白砂，而且深雪覆盖整个陆地，天地都是白色的。山上奇石怪岩，巉峨峭壁，宛然是文人画中的险山。岸上还有在中国不多见的松树，树枝低垂，翠绿欲滴，非常雅致。武人军马往来其间，或砍松树枝点起火堆，或站在砂地上画周围风景。雪越下越大，人身上皆披着白雪。

过去山东一句俚语："倭子上岸啦，倭子上岸啦！"就像在朝鲜提到藤肥州一样①，以此吓唬小儿不要啼哭。过去有倭寇，夏季掠夺山东海岸，冬季南下剽掠南方大陆，其凶悍实在让人胆战心惊。大和民族的威力早已为整个中国所熟知。中国的海防几乎全是为防御倭寇而设置的。现在，他们所说的倭寇出现在山东岬角上了。这岂止是吓唬小儿不要啼哭的问题，满清朝廷的老太爷们也要跪倒在地上了。

下午一时，部队全部登陆完毕。现在小船在运粮秣和各种行李，小汽艇和小船往来如梭。中国渔船早已被全部拖到岸上来，百姓们已经停止了出海，只顾害怕倭人登陆了。现在倭人已经全部登陆，全都佩带军刀，扛着洋枪，穿的都是灰色防寒大衣。当地百姓虽起初惊慌丧胆，但现在来不及挑着担子逃难，茫然若呆；有的作为我军的伕役，搬运行李；得我银币后，又怀疑又高兴。这些当地人大概都会成为我民政厅的顺民。岸上的松林立即被毁，变成劈柴。啊，这是何等的不文明！战争就不能像诗一样美吗？松树将去恨谁呢？

从大连湾来的我军部队是日本北方的强兵，即第二师团的步

① 藤肥州即加藤清正，是十六世纪末年日本侵略朝鲜战争中的日军头目。在战争中，加藤清正曾疯狂屠杀朝鲜人民。肥州即现在的熊本县，加藤清正曾经是"熊本城主"，故加藤清正称藤肥州。——译者。

兵、骑兵、工兵、炮兵，还有一部分仍在大连湾，第六师团的一个旅团也仍在大连湾。今后应每天有陆军到达这个新的登陆地点。据说最先到达的是十九艘运输船，部队分三批到达。登陆很有秩序，诸事丝毫不乱。

军司令部的前站立即进入大西庄，以大西庄作为宿营地。安民告示贴在民房的墙壁上。第二师团的先头部队赶跑敌军以后，立即向荣成县前进。第二师团司令部在登陆地点以西约一里的马家疃宿营。晚上雪停，但积雪六寸多。夜间有些寒冷。

荣成在马家疃以西二里的地方，是县治之所在。我军前卫于登陆当天的夜间进入荣成县。在登陆当天的夜间即二十日，我随第二师团司令部舍营于马家疃。该村有六、七十户居民，全是穷苦百姓。家屋的结构也不如旅顺半岛，但人口与户数都远远超过旅顺半岛的村庄。他们以天然石块垒墙，以瓦做屋顶。茅屋的墙壁是一尺见方的石头垒起来的。他们都不是几户同住一个院子，而是一家一户地分住。我当然还不了解其习俗，却发现他们从容迎敌，毫无抵抗之意。在这一点上，中国本土优于旅顺半岛。

入夜，天气稍冷，携带来的米饭全冻成了冰块，简直和干饭一样了，但是又没有其他能吃的东西。我们让中国人烧开水喝，又烧了炕，这才勉强过了一夜。二十一日晨出发，欲立即进入荣成。这时粮食还没有运到，因此，只好拿出随身携带的粮食，煮熟充饥。午前七时三十分从马家疃出发，向荣成前进。

道路全被大雪埋没，简直不知哪里是路。但是部队走过的地方，自然地成了一条小路，所以走起来并不费力。漫山遍野全是白雪，白雪在阳光下烁烁灼目，觉得头晕目眩。向路的左面望去，四十余艘舰船吐着煤烟，挤满了海湾；向路的右面望去，覆盖着白雪的巍峨群山绵延十余里。我军部队步行其间，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长

带。啊，雪中行军，步武肃肃，好不雄壮！

有一将官，头戴红帽，身高七尺，容貌端正，和队伍一起前进，一看便知是一位伟人。这位将官是谁？他就是当代的猛将佐久间，名叫左马太。步行至高家庄，就能看到荣成了。荣成的东门似在迎接我军，我步兵一个联队、山炮一个大队驻扎在城门外数町处。听说昨夜步兵第五联队在城外野地里露营。一名兵士说，尽管烧了一些干柴取暖，但仍通宵冻得要命，直到拂晓没有合一下眼。进东门，见城里挤满了我军部队。一些人聚集在一起读贴在墙上的东西。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贴在东门石壁上的一张可笑的告示。告示内容如下：

正　堂　示

照得倭人构衅，现已举办防团。
倘有贼船近岸，自当调勇阻挡。
我民且勿慌乱，致滋乘机劫抢。
本县自示之后，万勿以身试尝。

实贴东门口

所谓正堂，就是荣成县正堂，这张告示就是知县杨某所贴。荣成县城小于金州城，而且胸墙处处坍塌，似长期未加维修，现在已经完全无力抗敌，被我军占领是何等容易！

登陆的当天夜间，我军以步兵第四联队为前卫。前卫由联队长仲木之植率领，立即前进。前卫又以第一大队为前队，前队由大队长山田忠三郎率领。第一中队是前队的尖兵，由陆军大尉上野庸率领。我军入城时已经七时多，天已经黑了。我军搜索前进，但未发现敌情，只见城内有大约五十名敌军骑兵。我军尖兵射击，把敌军骑兵赶走。我军没有伤亡，敌军一名骑兵战死。其余都是由登陆

地点逃回的步兵，跑得比风还快。据城内居民问之，城内居民曰：城内原驻步兵二千余人，现在不知去向。二千余人正是五个营的兵力。他们一枪不发，把县城让给我军，太可悲了！然而，兵骄则败，小心翼翼地培养士气，正在此时。弱敌未必可以轻侮。我军命令前队向南门外前进。前队出城数町，敌步兵约五百名、骑兵五十余名，一本正经地等在那里，要报一箭之仇。我军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稍微交火，敌军就逃跑了。我军追击约二千米，直到玉皇庙附近。在这次战斗中，我军没有伤亡，敌人战死五、六人，我军缴获的战利品包括旗两面、枪四十支、弹药七万二千五百余发，此外还有弓箭、喇叭若干。旗上有“荣成县海防总团”字样，由此可知此敌军的性质。另外还有俘虏十二人。

入夜，第三联队为寻找住宿的地方，翻译官和两名军士在一住家破门而入，至室内，发现步枪一支。因觉得可疑，进行检查，原来这里是敌军总头目副将戴某的住所。副将相当于我军的大佐。查看各种文件和书信，知敌军似通过侦察得知我军将在山东岬角登陆，并加强了一些防御。他们把全部渔船拖到岸上，禁止渔民出海是因为发现日本船时常出现，因日本人来测量了海深，并捉当地百姓进行了审讯。其中有一告谕，内容如下①：

为札饬事：案迭奉电旨，倭寇有犯威海之意，谕令严防，均经转行在案。倭兵意图登岸，我军应预筹堵击，成算在胸，免致临时失措、本部院统筹局势：如倭兵在宁海附近东西等处意图登岸，即以李统领所部福字三营、曹统领所部东字营作为前敌，全队迎击，勿令上岸，合子寨之襄字营出七成队接应；如在酒馆一带附近意图登岸，即以孙分统嵩左等营并李统领三

① 本文中的告谕照中文录印，但错字、漏字甚多，其中较明显者，已按前后含意校改。——译者。

营作为前敌，督率全队迎击，以曹统领两营为接应，一面由㓃防孙统领督率二营驰往相救援；如倭人径犯威海后路，即以孙分统嵩左营，并督率谭游击邻都炮队及曹统领、李统领各抽拨两营，并襄字营抽拨半营，烟防孙统领督率嵩武两营，督同各营前往威后，拊贼之背，与威海各军前后夹击，其未调之军，留守底营；设由荣成、成山头等处意图登陆，即以闵分统部两营、戴一营作为前敌，迎头堵击，勿令登岸，以徐管带、赵管带各一营为接应。平日向各弁勇谋说，临时各营互相知照，务各激励将士，力遏贼锋。各将士果能奋勇用命、能斩敌首者，均照赏格仍破格奏请奖励；倘敢退缩畏葸贻误失事，定即从严参办。合行札饬，致该管带立即遵照办理毋违。切切此札！

右札仰管带河定右营候补副将戴准此。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

戴先生最善于运筹，大概是山东的一位豪杰，在地下恐怕会有人为之啜泣。又知知县杨某等人，狼狈失措，几乎只身逃跑。但杨某未及出城，我军进城，杨某遂投身于某民宅潜伏。因此，我军宪兵严查不怠。或许不日他们会来我军讲出久仰久仰之类的赞颂之词。

二十日，乘远江丸等第一批运输船到达的部队于登陆以后立即向荣成县进发，其他部队登陆以后也相继向该地进发。我军在登陆以前，先派了电信技师登陆，并带了几名兵士到荣成县，割断了荣成通往芝罘和威海卫的电线，然后进入荣成县电信局，检查了各种文件。这时从威海卫发来一封电报，我们的技师研究了电文。电文说："近日见日本商船在近海航行，多达数十艘。请问有无倭兵在近海登陆等情况？"于是我们的技师回电："没有一个日本人。"据说其后没有一封电报。他们只把力量集中于一方，而不顾其他

要害。对其愚蠢，我们只能付之一笑。

关于我军本次登陆的山东省龙须岛荣成湾的地形，有八重山舰舰长平山大佐的侦察报告，内容如下：

第一报告

在山东角的南面有一个突出的小半岛，叫龙须岛。与龙须岛西侧相对的是龙口崖。二者之间有一个海水湾。海湾宽三千余米，长二千五百米，湾口水深五寻，愈靠近岸边愈浅，但湾内可停泊几十艘大船。西面、北面和东面都是大陆环绕，只有南面向大海开放。因此，在这个季节里几乎不必担心风浪。在海湾的尽头有五、六十户人家，有三十余艘中国船被拖上了沙滩。在其附近有八、九个村落。在海岸，有村落的地方都有中国式帆船。因此，如果有集中这些船只的方法，就能立即得到一百数十艘中国式帆船。

小官等乘汽艇，以铅锤测水深，直至岸边。在海上看到的全是沙地，直至岸边，水深适宜，以舢板和汽艇可以靠岸。如果事先准备栈桥材料，人马都易于登陆。登陆地点有十五、六棵松树，有道路相通，有电线杆，在近岸能容纳舰船。其地形基本上不便于敌军潜伏。作为登陆地点，这是一个难得的适当地点。陆上各村落没有一名敌兵，人民非常平稳，似不知有战争。我们自称是英国人，他们丝毫未加怀疑。这里距荣成约四日里，距威海卫不过十五里。据当地人说，当地近海非常暖和，全年不结冰；井水少，但河水多。由山东角至威海卫的电线是去年五月架设的。在灯塔上有八、九个人工作，其中二人是英国人。

由荣成县至山东角叫龙须岛，其间有八、九个村庄，每村有四、五十户。在海上能够清楚地望到荣成。由此稍往东，似

有炮台，但未见有火炮。据当地人说，附近村镇没有一名士兵。

荣成以西的山上积雪较多，但到山东角附近则看不到雪。

陆军参谋军官带来了原在旅顺俘获的较聪敏的中国人，为侦察陆上情况带来了一些方便。这个中国人原来在旅顺当警察，原籍是山东省登州府。

第二报告

本湾(荣成湾)湾底为泥质。

本湾除南风外，能避任何方向的风。据该湾沿岸数名渔民说，现在这个季节刮西北风，根本不可能刮东南风。降雪时，一般北风强烈。

海湾的南岸岬角有狭长暗礁，向西伸出约一链半。

由远距离望去，本湾的东北北方向有茂密的松林，值得注意。

进入湾口向左是适合登陆的海岸，西岸上有一片松林，附近全是沙滩，舢板可一直靠到岸上，小汽艇能开到距岸边大约三米的地方。此沙岸长约六、七链，用于登陆足够了。

炮舰能够进至西岸松林至东岸岸礁北端一线。

本湾适宜于陆军登陆，缺点是湾内狭窄。因此，各运输船要根据吃水情况尽可能进入湾内，以短链双锚锚泊。

湾内距海岸约二里处的海面上有无数渔网浮标(宽五寸，长五、六尺)，舰船要注意行驶。登陆的第一天，应割断上述浮标绳索。这样，在夜间航行就没有危险了。

荣成湾在山东省的东端，威海卫的东南，是一圆形大湾，周围有群山环绕，湾内水深，可容纳几十艘大舰巨舶，地势远远胜过威海卫和大连湾，其形状和我国的函馆港相似。荣成湾的位置在威海

卫的背后，海上距离七十余英里，陆地距离仅十五里。自大连湾至荣成湾，直线航路不到一百英里。在荣成湾陆岸，两面依山，一面是平原，另一面面临海洋。见山上没有树木，只在沿岸民房的周围有大树。居民共三百余户，是一大村落，都是农户，没有形成城镇。在海岸上有令人惊讶的高楼大厦，景色颇佳。

荣成地区的气候，与金州、海城不同，比我国奥羽地方①还暖和。停泊于大连湾时，白雪覆盖群山，寒风凛冽，手足冻僵，耳鼻冻裂，但是驶近山东省时，渐渐觉得暖和起来，到了荣成湾，身体甚至感到热起来了。在山野里看不到雪，刮风也不使人感到寒冷。第二师团的随军伕役从日本出发时以为中国天气必定严寒，准备了御寒的衣服，现在却发现如此暖和，连寒衣也用不上了。大家都说，我国的仙台地方似比这里还冷一些。一部分陆战队先来到山东角灯塔，敌兵逃走了，只剩下灯塔管理人员，两名英国人、一名德国人和五名中国人。我军说服他们，并发给他们相当的薪金，使之继续执行职务。二十日正午，太阳旗在灯塔上飘扬。

在春秋战国时代，山东省的荣成湾附近是齐国的地方。燕国乐毅曾攻下七十余城，唯独没有攻下莒和即墨。所谓莒和即墨就是荣城附近地区。古代，这里的鱼盐之利非常多。齐国名相管仲扶佐齐桓公一匡天下，也全靠此地之盐利。

（译自第十七编）

（四）威海卫陆战记

1.在荣成湾登陆的理由

选择在荣成湾登陆是出于季节的理由。通常，自十一月至第二年三月，渤海湾西北风或北风凛冽，虽偶尔有东北风，但极少。

① 日本的奥羽地方包括青森、秋田、山形、岩手、宫城、福岛六县。——译者。

在此期间，船只避风通常是必到荣成湾。冬季要安全停船，除荣成湾外，别无他处。另外，在这个季节里，胶州湾也是安全的，但胶州湾距我军的目的地威海卫过远，因此，把第二军的登陆地点规定为荣成湾。反之，若是在四月以后，八、九月间运送部队，荣成湾风大浪险，根本不可能在此登陆。据说去年组织征清军的时候，曾经把登陆地点选择在芝罘与威海之间。

2.威海卫的道路情况

我军得知自山东角至威海卫的道路情况，是已故海军大尉关文炳（明治二十五年四月于朝鲜近海乘船遇难，死于非命）的功劳。关文炳曾漫游中国，对于山东角的地理进行了特别细心的观察。起初，关文炳自芝罘到威海卫、荣成，欲再由荣成赴胶州湾，但因迷路而未能达到目的，于是又返回芝罘，整理行装，再赴胶州，这才达到了目的。关文炳对于途中地形、道路情况做了详细的记录。这次我军在制订出兵山东、进攻威海卫的作战计划时，依据关文炳的游记，判断地形，得益甚多。关文炳可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荣成湾登陆的我军部队包括第二师团的全部和第六师团的一半。一部分由佐久间中将率领，一部分由黑木中将率领，分两路进攻威海卫。其中，第二师团的前进道路，即由荣成以南通威海卫的道路，就是关大尉侦察过的地方。此外，尚知有一条自荣成以北，经孤〔崮〕山后和百尺崖所以西，通威海卫的道路，但是连这条道路及其附近地形的大概情形也没有人知道。因此，军司令部在金州时，曾掘当地的山东人询问。去冬派参谋军官侦察荣成湾时，又向附近的村民询问这条道路的情况，得知这条道路稍好，可供军队行进。但与荣成以南的道路相比，有人回答说这条路好，有人回答说这条路更难行，不知相信哪个是好。最后决定，不管道路情况如何，第六师团沿荣成以北的道路前进。

3.敌军人数与我军力量

在兵法上，最重要的是知敌军兵力。在我军进攻威海卫的时候，参谋军官们煞费心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在威海卫有六千常备军。距威海卫最近的芝罘有敌军二千人。其次，在登州以至胶州的常备军都可在两周之内集中到威海卫。其中兵力最多的是胶州部队，胶州部队约七千人，再加上附近的兵力，敌军的兵力是不少的。但是，敌军绝不可能把全部兵力集中于威海卫，因为无论如何，一部分兵力须担任守备，另外还有其他驻防的需要。这样，我军从荣成湾登陆到占领威海卫，如果需要二、三周的时间，此间从各地集中到威海卫的敌军不会超过一万六千人。若如此，以我第二师团的全部和第六师团的一半对付敌军，我军仍然是优势。即令攻守位置不同，从迄今为止的作战能力来看，谁都会相信我军有充分的胜利把握。

4.向威海卫进军

根据其后进行各种侦察得到的情况证明，自荣成至威海卫的道路，无论南路、北路都很险恶，搬运粮食、弹药、辎重非常困难。因此，行军方法亦与一般情况不同，几乎不得不以一路纵队行军。在这种时候，尽量多分几条道路行军是上策，但是，从荣成到威海卫，除上述南北两条道路以外，别无其他可以行走的道路。其后，经过种种侦察，得知当地人一般称经荣成以西之桥头集至威海卫的南路为芝罘大道；自荣成经石家河到威海卫的北路，当地人一般称之为威海卫大道。这两条道路都很险恶，其中又以北路为最险恶，根本不可能使用车辆运输，骡马也只能勉强通过。因此，我军命令人员较少的第六师团由北路行进，人员较多的第二师团由南路行进，两路到目的地会合。

我军自一月二十日开始登陆，在荣成附近停留至二十五日。

其原因是在二十五日以前兵站工作尚未完成，部队登陆尚未全部结束。

军司令部于一月二十三日到达荣成湾,二十五日进入荣成县。此日中午,军司令部根据侦察结果,发布如下行军命令：

原在登陆地点及荣成附近的敌军,约一千五百人,皆向西撤退。在孤〔崮〕山后、桥头集尚有众多的敌军。我军按行军计划表，自二十六日向威海卫前进。

右路纵队到达鲍家以后,在鲍家停留,对前方进行侦察,并与舰队取得联络。

左路纵队到达张家口子以后,侦察前方敌情,并经常与右路纵队取得联络。停留于桥头集的部队派出一支警戒队,对宁海、文登方向实行警戒。

军司令部计划于二十七日至埠柳村,二十八日至桥头集。此命令之附件：

行军计划表：

	右路纵队之先头	左路纵队之先头
一月二十六日	张格庄与曲格村	孔家村
一月二十七日	石家河	桥头集
一月二十八日	鲍家	张家口子

部队区分：

右路纵队(第六师团) 司令官 第六师团长黑木为桢

左路纵队(第二师团) 司令官 第二师团长佐久间左马太

按照上述行军计划表,二十六日第二师团自荣成出发,第六师

团自荣成附近的村庄出发，一由南路，一由北路，双双齐头向百尺崖所方向前进。为了防备敌军奔袭，我军向荣成以南之三道沟派出步兵、骑兵各若干，对胶州大道实行警戒。部队出发后，军司令部仍然留在荣成。根据侦察，敌军并未从各地向威海卫集中，只有三个营的新兵于上月到达威海卫，尚有另外一个营正在来威海卫途中。原在桥头集的敌军被我第二师团赶走，向文登方向败退。除此以外，至二十九日，两路行军未发生特殊情况。

二十九日各部队的位置如下：

右路纵队宿营于鲍家及其以东，自鲍家西面的高地至海岸布置前哨。在这个方向上，我军与敌军靠近。敌军在孤〔崮〕山后北面的山头至摩天岭、百尺崖所，筑有炮垒线；在谢家所附近的炮垒里设有大口径火炮，射击我军前哨。夜间，炮垒打开探照灯，照射我军前哨线。

左路纵队宿营于前亭寨东南。此日，敌军出来进攻我军的前哨线，我军前哨立即将敌军击退。在这个方向上没有一个炮垒，敌军只据守于山上。军司令部在孟家庄。

自桥头集向文登方向逃窜的敌军在很远的地方消失，其后动向不详，大概已经绕文登，逃往芝罘。

我军已经逼近敌军炮台。二十九日午后九时，军司令部于孟家庄发出如下总攻命令：

敌军防守于百尺崖所西南高地。我军须于三十日占领凤林集东南高地。

我军舰队将攻击百尺崖所附近的炮台。

右路纵队于三十日拂晓与左路纵队取得联络，协助左路进攻。对于当面之敌，应留一部队，防备其出击。

左路纵队自三十日拂晓攻击敌人，占领凤林集东南高地。

左路纵队派出的警戒队，应对宁海和文登方向实行警戒。在宁海方向，特别要进行远距离搜索。另，左路纵队应于午前六时以前派两个步兵大队、半个骑兵小队到温泉汤东南，供本人直接使用。午前六时以后，本人在温泉汤东南。

军司令官大山岩

5.左路纵队占领东岸炮台

左路纵队（第六师团）于三十日的进攻中，经过激战，建立了拔群之功。在叙述其战况之前，先叙述第六师团二十七日以后的运动。

二十七日午后三时，第六师团之前卫到达石家河、十家河附近地区。前卫所属之骑兵第六大队（缺一个中队和一个小队）到达鲍家附近。骑兵由鲍家继续前进，到达河东村附近时，发现孤〔崮〕山后以北的高地上有敌军的炮台和堡垒线。骑兵在孤〔崮〕山后附近地区与大约百余名敌军遭遇，依次退却，返回鲍家。但是，五十余名敌军尾随我军骑兵而来。于是，我骑兵大队停留于九家疃附近，监视敌人。前卫在石家河以西高地布置前哨。师团主力宿营于北湊西附近。二十八日，前卫和师团主力皆于午前七时开始运动，向鲍家前进。骑兵大队于午前六时多从九家疃出发，前进到陈家庄附近，对孤〔崮〕山后、九家疃附近的敌情和敌军右翼阵地实行侦察。午后一时，前卫到达鲍家，派出一支步兵部队到前方龙家庄。步兵部队遭到敌海岸炮台的重炮射击。前卫自渠崖村、孤〔崮〕山后以南派出一、二名侦察军官，侦察道路、敌情和敌军阵地位置，同时在鲍家以西高地上布置前哨。前卫舍营于鲍家村。师团主力于正午开始在九家疃以南农田里行进，二时二十分决定宿营于屯候村、九家疃附近；命令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一大队去寨子东，与前卫前哨的右翼相连，由此至北海岸，在此间执行警戒任务。第一大队受命去寨子东。在寨子东之西南高地上有炮台废墟。前卫之一前哨中队进入废墟时，

敌军不断发射重炮，炮击此炮台。二十九日，左路纵队决定以现在的部队位置驻军，此日只做敌情、地形和道路情况的侦察，并派出工兵队修筑进军道路；命令由海军派来的参谋新纳少佐到海岸高地，专门与我海军舰队联络。师团长黑木中将原想率松村参谋长、大谷少佐参谋到孟家庄以北高地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处。但是，当日雪下得非常大，因而看不清山上的位置，遂只派松村参谋长去孟家庄司令部商讨各种事宜。此日，敌军不断向我前哨线实施重炮炮击。午后一时，敌军编成两个步兵群，一由摩天岭以南岭后村山谷一带进逼我军前哨线，一由谢家庄附近的村落前进。敌军步兵群前进到渠崖村和陈家庄，被我军前哨顺利击退，渡五朱〔渚〕川〔河〕，退到堡垒线。这时已经四点多钟了。从当时堡垒线上树立的旗数估计，敌军兵力约为两个营。此日，带有侦察任务深入敌军阵地的步兵中尉守永直一、稻津军曹及士兵四人被敌军追赶而战死，剩余五人安全归队。其中一人迷路，进入渠崖村，某村民领之来我军前哨。为寻找中尉和军曹尸体，渡边少佐率领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前进到渠崖村前方，但未能达到目的。至二月一日才发现这二人的尸体。

二十九日午后十一时三十分，军司令部把三十日总攻命令送到师团。第六师团依据这个命令和迄今为止的侦察结果、敌情、敌军阵地等，进行判断，决定在敌军正面留牵制部队，以师团主力进攻敌军右翼。黑木师团长下达如下进攻命令：

一、敌军在温泉汤西北高地及孤〔崮〕山后至东北海滨之高地一线防御，其兵力不详。

二、我军于三十日拂晓占领凤林集东南高地。

左路纵队将进攻温泉汤西北高地的敌军，我军舰队计划于明日炮击百尺崖庄附近的炮台。

三、本师团首先进攻孤〔崮〕山后东北高地的敌军。

四、右翼支队于午前三时以前集合于其前哨附近之方便位置，拂晓佯攻敌军重炮炮台，努力牵制当面的敌军，同时掩护师团右翼。

五、左翼支队于午前三时以前集合于柳家庄以东高地，午前三时出发，进攻孤〔崮〕山后东北高地敌军右翼，并以所有手段与左路纵队保持联络。

六、预备队于午前三时以前集合于鲍家以西的农田中。

九①、本人于午前三时在左翼支队集合地，然后到郝头村②以东高地。

第六师团长黑木为桢

命令到达时已经三更多了，而出发时间是午前三时，因此，已经没有睡觉的时间了。大家做好奋勇出发的准备。关于三十日第六师团激战之盛况，《日本新闻》特派记者素川的通讯写得最详尽，现摘录如下：

一月三十日午前二时，师团从屯候村宿营地出发，集合于柳家庄以东高地。夜深，星光闪耀，满天清爽，貔貅如云，剑戟相连，人在雪光下，可辨认其形影。遥望敌垒，探照灯高悬，忽明忽暗，忽开忽缩，向各处照射，防备我军袭击。灯光照得这个集合地点如同白昼一般，从而容易辨认人的面孔，得以相互交谈。我军尽量使人马避开灯光，不使敌军得知我军袭击。黑木将军手执指挥刀下达命令，指挥队伍，曰：

右翼支队　　司令官步兵少佐渡边之

包括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一大队，传令骑兵四名，山炮第六大队之一个小队，工兵第一小队。

---

① 原文删去了第七、八两项。——译者。

② 译音——译者。

左翼支队　　司令官陆军少将大寺安纯

包括步兵第十三联队（缺一个大队），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骑兵第六大队之一个小队，山炮第六大队（缺一个小队），工兵第六大队之一个中队，卫生队之一半。

预备队

包括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缺第一大队），骑兵第六大队（缺一个中队和一个小队），工兵第六大队（缺一个中队和一个小队），卫生队（缺一半），海军陆战队。

关于进攻方向，可由昨晚之师团命令得知。我第六师团（缺一个旅团和一个骑兵中队）的任务在于占领孤〔嵓〕山后东北高地，赶走敌军，进而拔取海岸炮垒，占领威海卫的半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它恰似旅顺的松树山和二龙山炮台，是拔取敌军据点的第一关口。打开这个关口，则易于与海军联络，进而可歼灭威海卫港内的敌舰。镇西之貔貅①显示龙腾虎跃之平生素养，正在此时。进攻这个难关，此身此命还有什么可吝惜的呢？

如今我军衔枚行进。敌军用探照灯照射我军，彼等尚不知自己已经穷途末路。我军成一路行进或二路行进。因道路险恶，我军不能齐头并进。在悬崖上，积雪凝固如铁，人马不能直立下山，只能以手触地，成半匍匐姿式前进。我军脚上穿的又是皮靴，步行更加困难。将士皆轻装，未背背包。本人所在的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背包、大衣以至水壶都未携带，携带的只有武器和粮食。本人因好奇而欲参加战斗，和部队一样脱去大衣，只佩带一把军刀，轻装随大队长梅泽少佐在队伍的最前面前进。少佐劝我不要跟部队一起前进。我生气地说：我不能只是一个用耳朵听人讲

① 镇西指日本的九州地方，第六师团是熊本部队，熊本属九州，故此处称镇西之貔貅。——译者。

的从军记者，而要成为亲眼目睹的从军记者。

到孤〔崮〕山后以东约半里处，因为一个笨傢伙与前面的部队失去了联络，使第一大队一会向右走，一会又向左走，怎么也找不到前面的部队了。这个傢伙狼狈失措，不知怎么办才好。天就要亮了，但是第一大队还不知战斗将在什么地方开始。不管这个傢伙如何狼狈，问题在于战斗的胜负与我国国威的消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使把这个傢伙杀掉，又将如何呢？部队前进约一里，到达一个村落。这时天已经大亮了。我问当地百姓这是什么村子？百姓曰：这里是孤〔崮〕山后。大队长梅泽少佐决心，不管其他部队情况如何，要以现在率领的这个大队，侦察敌情，开始作战。梅泽少佐带领部队向孤〔崮〕山后东北前进，穿过起伏的群山，终于发现了敌军的炮垒。正要展开部队开始战斗时，忽见右面山上有一士兵跑来，原来是前面部队派来的传令兵。传令兵曰：前面即将开始战斗，你们为何迟迟不来？

本人所属之部队是左翼支队的最左翼。右翼支队的任务是沿海岸前进，从正面佯攻，以牵制敌军力量。左翼支队的任务是以奇兵拔取敌军炮垒。敌军炮垒全集中在摩天岭。

摩天岭是群山中最高的山，是陆地防御中最险要的地方。炮垒峨峨，高耸入云，仰起头来才能望到。摩天岭的左右设有数处炮台，炮台以胸墙相连，胸墙蜿蜒曲折，沿山构筑，其长度连万里长城也要为之逊色。敌军据守炮垒，实行其擅长之防守战术；而我军则有我军擅长之进攻与冲锋战术，胸墙、炮台又算得了什么呢？

关于部队部署，作为右翼支队之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一大队是最右翼，由大队长渡边少佐率领，并加强了一个山炮小队和一个工兵小队；第二是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二大队，由镰田少佐率领；第三是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三大队，由师冈少佐率领，山炮炮兵和工兵在

其左边。最左翼是我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由梅泽少佐率领。战斗从午前七时三十分开始，战场变成了一片炮烟弹雨。部队都是镇西之貔貅和硬汉，还能有别的什么战法？只有勇往直前和冲锋。我军部队散开，越山谷，攀高岭，从侧面向摩天岭前进。敌军巨炮从山上炮台齐射，炮弹如同雷电落地，在头顶、脚下一起爆炸，周围立即成了"修罗场"。雨点般射来的步枪子弹已经不足为惧了，只是在身边轰鸣的巨炮使人有些胆寒。梅泽少佐立于枪林弹雨之中，如飘然少年，指挥自如，率领部队前进。少佐抽出一个分队，命令他们向敌垒侧后前进，截断敌军的退路。少佐与本人一起前进，突然在前方二十余间处有五个地雷一起爆炸，卷起一团黑烟，地动天鸣，在数十间平方的地方，泥土像雨点一样地落下来。敌军地雷都是旧式结构，爆炸声音虽大，但力量并不猛烈，只扬起了一些泥沙，有一名士兵手指负伤，其他皆平安无事。但是，士兵因此皆有惧色，不敢大胆前进。有一个名叫下山的军曹，叱咤奋勇，带领一部分人在前面前进，其他人跟在后面。我军部队来到炮台下面的山坡上，这里没有任何能够隐蔽身体的地物，前后有两人被击毙。像我这样的胆小鬼，这时一心只想找个地物隐蔽身体，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惭愧。唯有梅泽少佐神色自若，带领部队前进。本人对少佐的胆量非常钦佩。忽见我第一中队在左面山顶上展开。实行齐射。敌军的炮弹立即打了过去，眼看着有七人被击倒，其中有一人匍匐后退，我远远望去，知此人已经负伤。这个中队虽一度退却，但接着又前进射击。在前后左右响起了冲锋的喊声。各分队相距甚远，又有山岭相隔，因此，由各分队分别完成自己的任务。梅泽少佐命令一个分队向摩天岭进攻，其余全部进攻敌军背后。我第二中队通过左面山腰，向海岸冲锋前进。这时有一名军官突然拔出指挥刀，奋勇如虎，挺身冲向敌军阵地，这个军官离开我军

阵地已数十间，却没有一名士兵跟上，我远望之，暗自为他担心。这位军官就是小队长阵内中尉。中尉安全地进入敌垒，敌人早已逃跑，垒内没有一兵一卒。敌军已经动摇，这正是冲锋的好时机。我军由三面合围，摩天岭全部被我军占领。太阳旗在堡垒上飘扬，敌人向山下逃窜。那一条胸墙也被我军占领了。战斗增强了我军取胜的信心。攻占摩天岭的是第十三联队、第十四联队和一个工兵小队。工兵也与部队一起冲锋前进，占领了敌军炮台。率领工兵前进的是小队长吉田少尉。

6．激烈的炮战

山炮炮兵立即进入摩天岭炮台，使用敌人的火炮炮击尚未被我军攻占的敌垒。于是，一场激烈的炮战开始了。敌军海岸各炮台全部把炮口指向陆地。这些海岸炮一齐发炮轰击，其猛烈程度是不可想象的。许多像杵一样炮弹旋转着飞来，形成交叉火力，炮弹碰到岩石上，岩石飞向空中，落到数百间的地方。像这样的炮弹，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旅顺战斗虽然激烈，但是这样大的炮弹如雨点般射来，却未曾见过。岂止有敌军海岸各炮台的集中射击，镇远、定远等八艘敌舰也开到海岸，轰击我军。据说镇远、定远二舰装备有三十二厘米巨炮，他们就是以这样的巨炮射击我陆军的。我陆军虽然英勇，不惜生命，但岂能抵挡得住这样的巨炮呢？现在我们只好小心藏在炮垒里。小小的敌鱼雷艇也开到海岸，傲慢地实行炮击。镇远、定远二舰似伏于海上的牛一样，一动也不动，它有两个烟筒，两根桅杆，二舰形状完全相同。现在敌军除拥有龙庙嘴炮台、鹿角嘴炮台、赵北嘴炮台等海岸炮台外，还有谢家所、杨峰〔枫〕岭两个陆地炮台。这些炮台都以巨资装备了新式火炮，用于海岸防御。如今这些海岸炮台调转炮口，对陆上实行射击，其猛烈程度无论如何不能用语言形容。现在陆地山上的炮垒已经全部被我军占领了，

从此我军开始进攻敌军海岸各炮台。山上的敌军炮垒的前面，除有胸墙外，还有树枝鹿砦防御我军的袭击。此外，敌军埋设的地雷不知有多少，但是只要看到在地雷上连接的绳索，就能够躲开它。中国兵埋设的地雷也太愚蠢了。

梅泽少佐率领的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在炮火下早已截断了敌军的退路。我军来到通往威海卫的大道上，追击败兵。敌军知其退路已被截断，惊慌狼狈，不断弃守而去。我军没有与敌军相敌的巨炮，只有步枪与"和魂"① 。第二中队的鹤田少尉首先冲入龙庙嘴炮台，敌军弃守而去。北里中尉也率领一个分队袭击龙庙嘴炮台。阵内中尉占领其最南端的高地，实行最猛烈的射击。龙庙嘴炮台全部被我军占领。我军为攻占龙庙嘴北邻之鹿角嘴炮台，而逼近鹿角嘴炮台。安置于坚垒中的巨炮，对于近距离之我军，不起任何作用。敌军又弃守，轻易地把鹿角嘴炮台交给了我军。渡边少佐率领的右翼支队和工兵小队向最北端的杨峰〔枫〕岭陆地炮台冲锋，并占领了它。现在，未被我军攻占的只有谢家所炮台和赵北嘴炮台了，但是，这两个炮台已经是我军囊中之物了。西面和南面是大海，东面和北面已被我军占领，攻占谢家所和赵北嘴两个炮台是不会费力气的。我军各个部队在山上炮垒之间布置若干人守备，其余全部进入海岸各兵营。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太阳旗飘扬，东西南北，到处都是万岁的呼声，呼声震天动地。但是，战斗还没有结束，敌舰的炮击还很猛烈，无论是兵营还是堡垒，凡是我军集中的地方，都有雨点般的炮弹轰击。军舰上的大炮不同于野炮和山炮，炮弹从头上掠过，草木也为之颤动；炮弹落在距数十间的地方，硝烟弥漫，看不到任何东西。一个弹片迅猛飞

① "和魂"即日本的民族精神。日本军国主义者曾歪曲日本民族精神，以"和魂"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译者。

来，把敌军遗弃的军马的肚子打穿，肠子也流到肚子外面。一个弹片就打一个一尺多的坑，由此可知其一斑。炮弹爆炸时，霰弹飞向四方，不知打坏了多少石壁和树木。在这样的时候，不应想到自己是有生命的。会不会被炮弹击中，完全依靠命运，只能以命运使大家安心。我现在已经完全不惧怕了。当务之急是把敌舰打跑。

龙庙嘴炮台有水雷营，还有铁栈桥，是停泊船只的好地方。这边一有动静，在对岸游弋的敌舰就靠到这个栈桥上来。这是最令人担忧的，必须赶快想一个办法对付。炮台里有四名俘虏，我军遂胁迫这些俘虏给这个炮台上的巨炮装药，命令他们炮击敌舰。敌舰就在距炮台百余间的近距离上。敌舰突然遭到炮击，其狼狈相不可名状，急忙调转方向向远处逃去。可惜，我军发了三炮，都没有命中。为实行炮击，一名俘虏和我军一名军曹负伤，据说都是因为不会打这种炮而负伤的。

7．围歼败兵

我山炮炮兵使用敌炮，自山上炮垒炮击谢家所和赵北嘴的炮台。谢家所炮台立即因受到炮击而烧毁，火烟冲天，真是痛快。赶北嘴炮台也束手无策了。我进入巩军左营，来到后门外哨兵位置，向前瞭望片刻。刘公岛就在前面，山上尽是堡垒，高楼、巨屋相连，兵营、栈桥全在眼前。岛上炮台不间断地使用巨炮齐射。刘公岛与大陆之间有一小岛，叫日岛。这个岛对我军的炮击最猛烈。在这个炮台上安装的是新式隐现炮，火炮不很大，但其装药和瞄准都在地下，每当发射时，炮身才出现在炮台上。来自这个岛的炮击最可怕。另外，以日岛为中心设置了封锁栅栏。所谓封锁栅栏，是防止敌舰侵入的防舰装置。它在水面上把许多原木连接在一起，并装有电引爆装置。在封锁栅栏的外面，还普遍敷设了水雷，使港口没有一点空隙。此日我舰队仍然计划实行海上攻击，但敌军防

备甚严，似没有舰队运动的余地。我与两名哨兵站在那里，这时发现有三名敌兵缓慢地向左营前进。一名哨兵立即跑回去报告，我和一名哨兵留在原地，射击两次，但都没有射中。敌兵胆子甚大，坚持不退，持枪继续前进。不久，我军派来一个小队，靠在营内的胸墙上狙击，迅速地把敌兵击倒。又有哨兵自海岸急急忙忙跑来报告：敌水兵三百余人正在登陆，其目的大概是要收复陆地炮台；我步兵一个小队进行防御，但因兵力不足，而来请求援助。某人狼狈不知所措，只有梅泽少佐拂袖而起，说：不管他人如何，我去海岸打退敌军，不使敌军登上陆地一步。说完独自向海岸走去。不久枪声大作，敌水兵与我军的战斗开始了。忽一敌兵攀左营胸墙，进入营中，隐藏于一仓库的外面。我立即报告，然后与五名士兵一起向仓库方向前进。敌兵立即跳出胸墙欲逃。我军狙击，把敌兵击毙。登陆水兵气焰嚣张，似都有拚死的决心。赵北嘴炮台的敌军放火烧毁炮台，欲与登陆水兵会合，并打开一条退路。梅泽少佐指挥部队鏖杀败兵。敌军拚死前进，开枪顽强应战。我军依托胸墙进行狙击，决不后退一步。敌兵一批又一批地被我军击毙，伏尸成山。敌军终于出现了溃散的迹象，欲从龙庙嘴炮台前面通过，向威海卫大道逃跑。在龙庙嘴炮台里的我军第二中队突然开枪，进行狙击。阵内中尉率兵冲锋，把敌军赶入海中。敌军穿着衣服游向敌舰。使人感慨的是有的中国兵知道不能幸免而剖腹死去。从炮台里出来的败兵和登陆水兵几乎无一人逃脱。海岸上敌尸累累，不可胜数。有的敌兵在海中遭到狙击，二间平方的海水完全变成了红色，像蜀锦一样好看。这时已是午后一时。我军粗略地扫荡了一下陆上的敌军。来自敌舰及日岛、刘公岛的炮击仍然很猛烈。敌军见有我军五人或十人集中的地方，就毫不吝惜地以巨炮狙击。因左营内有太阳旗高高飘扬，所以敌军不断向左营发炮。我等在

左营内以敌军遗弃的点心和高粱酒庆祝胜利，并且休息。

不久，我海军陆战队到达，在半岛炮兵中佐指挥下进入鹿角嘴炮台，用敌炮炮击敌舰。敌舰甚惧怕此炮，为击毁这个炮台，把敌弹全集中在这个炮台上。一发敌弹击中二十四厘米克虏伯炮，炮身折断，飞出六、七间远。所谓二十四厘米炮，就是安设在旅顺黄金山炮台上的那种炮，长四间余，炮身两人合围。这样的巨炮尚被一发炮弹折断，炮弹的力量可想而知。落在炮垒垒壁上的炮弹，不知有多少。人们甚至不能在炮垒下面立足，有数人负伤。

据说各炮台敌军失守溃散时，有两名洋人跑到海岸乘鱼雷艇逃跑了。让他们跑了，实在可惜！水雷营里有水雷学校。水雷学校里有西洋人担任教师的痕迹，遗憾的是在死尸中没有发现一个西洋人。

我在左营前门躲避炮弹时，有一士兵带来了令人悲痛的消息：我军旅团长大寺少将在摩天岭炮垒内被敌弹击伤，伤势颇重。据说，旅团长勇气过人，我军攻占摩天岭以后，他带领四、五名参谋进入摩天岭炮垒，在敌弹如雨的战场上自由行动；他提醒部下不要轻易外出，他自己却谈笑自若，冒着敌弹去视察战况。大寺胸部不幸被敌弹击中，飒然倒地。医生立即进行包扎，以担架送野战医院，但少将终于丧命。啊，可惜！一颗敌弹竟使一代良将逝去。少将是鹿儿岛人，新近由第一师团参谋长调任第十一旅团长，在取得拔群胜利、建立伟大功勋之后殉难。少将身经旅顺、威海两战，已无遗恨，但一代良将死于敌弹，国家却为之痛惜。

又闻《二六新闻》记者远藤也在摩天岭炮垒上因敌弹炸伤腹部而死去。我不认识这个人，但听说他死去而甚为惋惜。本来，许多从军的新闻记者没有记者资格，因而常被人看不起。我虽不知远藤的生平，但远藤在枪林弹雨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谓没有丢

从军记者的脸。

讯问俘虏，知敌军总兵力是六个营，合计两千五、六百人。其统领叫刘超佩，统带叫陈万清。因为这次敌人比较顽强，所以我军也稍微领略了战斗的趣味。与旅顺战斗相比，这次战斗稍微复杂一些，过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谷又一谷，这种进击很有滋味。飞来的炮弹也比旅顺的大。敌人死伤不下八百余人，我军伤亡尚未准确计算，合计约一百五十人。现在还没有时间去计算缴获物品，日后将会有报道。午后四时，我军命令各部队舍营。我军在已经占领的炮台上和兵营里布置了守备兵力。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到摩天岭东麓的岭后村宿营。此日，我们的大队进行了最激烈的战斗。最可怕的敌炮是镇远、定远二舰的巨炮。俘获这两艘军舰的日子大概已经不远了。

三十日的战斗结束以后，军司令部按计划转移至温泉汤西北高地。午后三时，根据宿营命令，各部队的宿营位置如下：第六师团在孤〔崮〕山后、百尺崖及其附近；第二师团在凤林集、冯家窝①、虎山及其附近；军司令部在温泉汤。

三十一日，为做好进攻威海卫的准备，各部队进行了各种侦察。第六师团停留于昨天的宿营地；第二师团转移至凤林集、曲阜、野靠②；军司令部依然在温泉汤。二月一日各部队的位置如下：第六师团在冯家窝、虎山、温泉汤；第二师团在羊亭集、东羊〔阳〕、徐家窝及其以南；军司令部在虎山。

8.右路纵队进入威海卫

一月二十六日，右路纵队(第二师团)按照军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从荣成出发，向威海卫前进。山路崎岖，人马都受折磨。此日正

① 冯家窝，应为宋家洼。下同。——编者。

② 野靠，疑为冶口。下同。——编者。

值阴历正月初一，时而听到爆竹的声音，但多数村庄是冷清的，看到的只是寂寞。二十七日从埠柳村出发，到达桥头集。桥头集有居民大约三百户，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小城市。但是，人民逃避战乱，多数人都没有留在家中。此日，步兵第四联队的一个中队（吉原中尉率领的一个中队）在桥头集附近与三百名敌军作战，把敌军击退。二十八日，师团从桥头集出发，前进仅十数町，宿营于孟家庄。二十九日行程约一里余，到张家口。此日午前十一时三十分，在张家口东北一里左右的温泉汤有敌军五百人左右。敌军遇我军进攻，支持不住，而据山上之险要防守。我军奋勇前进，进逼敌军，最后占领了温泉汤。在这次战斗中，我军死亡一人，负伤二人。此日，师团司令部设于温泉汤，制订未来的作战计划。入夜，下达了总攻威海卫的命令。全军振奋，将士踊跃。

右路纵队（第二师团）的部队区分如下：

右翼支队　　司令官山口（素臣）少将

包括步兵第三旅团（缺第四联队之一个大队），骑兵第二大队的一个小队，炮兵第二联队第三大队，工兵第二大队的一个小队，卫生队（缺一半）。

左翼支队　　司令官贞爱亲王殿下

包括步兵第四旅团（缺两个中队），骑兵第二大队本部及两个小队，炮兵第一联队的一个大队（缺一个中队）。

预备队

步兵第十七联队的一个大队，骑兵第二大队的半个小队，炮兵第二联队本部及第一大队，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的半个小队，工兵第二大队（缺一个小队），卫生队的一半。

通信队　　司令官石原（卢）步兵少佐

步兵第四联队的一个大队，骑兵第二大队的一个中队（缺

一个分队)。

军直辖部队

步兵第十七联队(缺一个大队),骑兵第二大队的半个小队。

一月三十日午前五时,晨星还在闪烁,寒风凛冽。这时,各部队全部从集合地出发。第四旅团长贞爱亲王殿下率左翼支队之一部,由温泉汤以南向虎山前进。此前,步兵第五联队(青森部队)第三大队作为左翼支队之先锋,于午前四时五十分出发。先锋在行进中,因栾各〔家〕庄以北高地的敌军突然炮击,而不能顺利前进。于是,命令第九中队停止前进,向敌军射击,第十一、第十二两个中队展开,进攻敌军炮兵阵地。敌军把步兵和炮兵布置在同一条线上,据守方便的阵地,向我军俯射。我军幸而有山炮炮兵由栾各〔家〕庄附近发炮掩护,因而顺利到达该高地的南麓。第十一中队正要冲锋时,敌军动摇,敌步枪、火炮的火力减弱,我军两个中队互相配合占领了这个阵地。在这里,敌军遗弃野炮四门,弹药若干。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三个中队执行追击任务。第十中队进攻敌军炮兵阵地时,敌军又向西北溃逃。在这里又缴获野炮四门。我军为追击敌军,派两个中队向冯家窝以南高地前进。另外两个中队也前进到冯家窝。在整理队伍时,见许多敌兵由冯家窝以北的杨家屯〔滩〕向西败退。因此,先派两个中队由侧面追击,前进到凤林集附近,又派出另外两个中队前进,实行射击。这时,我军突然受到敌舰队猛烈炮击,我军因处于不利的暴露位置,而向西撤退,退到冯家窝。这时是午前九时三十分。在这次战斗中,第三大队士兵死亡二人,负伤四人;敌军死亡二人,负伤人数不详。战利品有:克虏伯野炮八门,弹药库三个,炮弹若干,步枪子弹若干,旗两面。

右翼支队由山口少将率领，此日午前六时从温泉汤出发，沿路击败敌军，过南北虎口村，进而占领凤林集以东的地区。步兵第十六联队向温泉汤西北前进。这时见山麓与海岸之间有许多敌兵正散乱地向威海卫败退。于是，小野木炮兵中队在附近高地布置炮兵阵地，自午前九时十五分开始炮击。第一大队的三个中队也在炮兵阵地前面的小高地上散开，猛烈射击漫山遍野的敌兵。此时见停靠在港内的敌舰悬日本舰队旗。午前十时三十分，敌步兵约三百人占领虎口村西南高地，又有大约一百人在炮兵阵地前面散开，进行认真的防御。这时，我军第八中队（香渡大尉）和第七中队的一个小队（泽田中尉）于猛烈射击以后，向敌炮兵阵地冲锋。敌军遗弃克虏伯山炮一门、许多弹药及其附属器具，向杨家滩退却。第二大队（缺第六中队）追击敌人，来到山坳及其附近。第八中队缴获上述火炮及附属器具，并割断了炮兵阵地前面的地雷引爆导线，然后继续追击敌人，来到杨家滩，占领巩军前营、巩军中营两个兵营，在兵营里竖起我国国旗。这时是午前十一时。十一时半，敌舰约十艘、鱼雷艇约三艘，开始运动。敌舰降下我国国旗，悬起清国国旗，向我军各部队发射大小炮弹和霰弹，但是从弹着点来看，敌弹都是近弹，而没有命中。突然我军受到来自凤林集以北的步枪的猛烈射击。我军命令吹军号，但因天冷，军号与嘴唇粘接而不能吹。大队副官的乘马也被敌弹击伤，于是副官派出传令骑兵。传令骑兵是骑兵第二大队第二中队的一等兵高桥传吉。他冒着弹雨，疾驰至凤林集附近，使□□停止前进。这时，敌舰的炮击更加猛烈。因此，我第五中队（缺一个小队）主动退到高地背后，第一大队（缺第一中队）和第七中队的大约三个分队向东北方向的凤林集撤退，午后零时三十分到达这个村庄。在这次撤退中，持大队军旗的一等军曹高桥富藏，根据高木大尉的命令，奔跑于弹雨之中，

保护军旗得以安全，立下了令人叹服的大功。此日抵抗本联队的敌军约七百人，炮两门。被我军猛烈射击的逃敌约两千人。发现敌人尸体一百二、三十具，伤员二、三十人；我军伤亡情况是：军官一人负伤，士兵三十八人死亡，五十人负伤。

三十一日，第二师团在凤林集、曲阜、野靠。各部队皆进行侦察。二月一日，第二师团前进到芦〔麓〕岛口（威海卫西南五里）。根据侦察报告，在威海卫大道上有大敌。师团长派第四旅团的一半驱逐这些敌人。部队由贞爱亲王亲自率领，离开师团主力，向敌军据守的地点进攻。敌步兵巩字军、绥字军，合计两千五百人，由戴宗骞率领，将四门克虏伯野炮架设于山上的要害地点，努力进行防御。在天寒地冻的山路上，本不应实行攀登和突击，而且当时又有猛烈的风雪，但是我军炮兵英勇不屈，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迎着烈风，把四门山炮抬到了适当位置，拚命地向敌人发射，不多时就把敌人的猛烈炮火压下去了。敌军步兵仍然坚持备战。这时，旅团长殿下下达了冲锋命令。我步兵努力备斗，终于赶走了敌人。这时缴获了四门野炮和许多弹药。我军死亡五人，负伤三十五人。敌军抬走了伤员，仅遗弃的尸体就有三十五具。此外，敌军堕入山谷而死亡者也不少。二日，第二师团沿途击败山中残敌，以第四旅团为先头，前进到威海卫以西，然后没有遇到什么顽强的抵抗就进入了威海卫。于是，威海卫完全被我第二师团占领。

（译自第二十编）

（五）威海卫海战记

我联合舰队预先制定战略，欲待我陆军到达威海卫附近时，与陆军呼应，一举攻占威海卫。一月二十五日，第三批运输船到达荣成湾，陆军登陆至此全部结束。此间，我舰队在威海卫海面实行侦

察，并在山东湾实行警戒，以防备敌舰逃跑。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各舰在荣成湾补充煤炭。舰队将士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日夜翘首等待进击命令。二十九日，果然捷报到达，其报曰：陆军已经在二十九日前进到距百尺崖二里的地方，将自三十日黎明进攻东岸炮台。各舰进发已近在旦夕，将士无不踊跃振奋。不久，夕阳西斜，海上微暗，舰队下达了出航命令。命令曰：舰队于三十日午前二时起锚，向威海卫进发。

三十日午前二时，联合舰队本队（松岛、千代田、桥立、严岛）和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八舰乘夜暗自荣成湾起锚，沿陆岸缓慢向威海卫海面前进。筑紫和另外七舰（赤城、摩耶、爱宕、武藏、葛城、大和、鸟海）亦与联合舰队本队、第一游击队一起从荣成湾起锚，驶向同一海面。此前，第二游击队除比睿舰外，扶桑、金刚、高雄三舰于二十九日午后五时自荣成湾起锚，当夜在山东岬角海面执行巡航警戒任务，并于三十日晨到威海卫海面，与联合舰队本队及第一游击队会合。另外，天龙、海门、天城等舰留在荣成湾，警戒登陆地点。

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于三十日午前六时半左右到达威海卫海面。此日虽无风，但浪颇高，浊浪滔天，狂澜奔腾，海浪冲击舵楼，舰身摇晃甚剧。不久，第二游击队前来会合。第一游击队所属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于八时二十分离开联合舰队本队，驶向威海卫西口，于距海岸二十海里处巡航；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二游击队（比睿舰除外）共七舰，在该港东口二十海里之海面上巡航；各舰威风凛凛地做好了战斗准备，一旦敌舰驶出，欲一举将其粉碎。此时，在东口东岸炮台方向开始远远地听到了炮声，其声音隆隆，如响远雷，知是我陆军在奋勇突击东岸炮台。

此日午前二时，万籁俱寂，夜色沉沉，满目阒寂之时，我舰队悄

悄起锚，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船尾随于我舰队之后。待天明，向东鸡鸣岛方向望去，见英舰斯巴达号及另外二舰齐头漂泊于海面上。对于英舰的灵敏的侦察，我军实在佩服。不久，又来一舰与英舰会合，合计四舰。其中一舰，即斯巴达号，无拘无束地驶近威海卫港口，欲贴着刘公岛向西口驶去。失去自制能力的清舰，以为是日本舰队驶来，朝英舰发射一炮，但未击中舰身，英舰立即避而向外海驶去。午前十时二十分，又有法舰波当波普雷号驶来。接着还有一艘某国军舰驶来。此外，我国的运输船神祐丸也来到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二游击队巡航的海域漂泊，可能是为观察战况而来的，也可能是陆军派出的通信船。

午前十时左右，陆上炮声渐渐激烈，东口东岸炮台被濛濛白烟遮蔽，大陆的影子也因之难以辨认。今晨于鸡鸣岛海面离开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向百尺崖前进之筑紫舰及另外七舰，渐渐靠近了陆地，奋勇向东岸炮台之岬角猛进，给进攻东岸炮台之我陆军以声援。敌舰定远、济远、平远，以及另外四、五艘炮舰排成一列，来到刘公岛与日岛之间，一边巡航，一边向东岸炮台猛烈发炮，努力阻止我军进攻。但刘公岛和日岛炮台仍未发一炮。

这时正午已过，吉野舰向旗舰发出信号：敌舰定远来到威海卫港东口。快哉！敌军尚有与我军决一雌雄的勇气吗？我舰队的所有舰只抬起炮口，依然巡航，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但是，敌舰终于没有出来。敌舰怯弱，虽来到港口，似畏惧我舰凛然威风，无论如何不敢与我舰相敌，撤回港内。定远舰在日岛右侧巡航。这时，突然响起一阵万雷齐鸣的声音，见一团白烟由东岸炮台之地角升起，濛濛硝烟弥漫于蓝色的天空，一片白烟把威海卫港之东口遮蔽。原来是我军发射炮弹命中敌军炮台弹药库，使整个弹药库爆炸。不久，发现东岸炮台对敌舰实行炮击，由此得知东岸炮台已经被我

军占领了，是我陆军利用敌军炮台炮击敌舰。时值午后三时。

自午前，我舰队之第一游击队警戒威海卫港西口，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二游击队封锁东口。午后二时零七分，三队合一，排成单纵阵，以旗舰松岛为先导舰，千代田、桥立、严岛、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等十二舰继之，队列严整不乱，在威海卫港外的海面上自由地巡航，样子既雄壮，又令人畏惧。这时，在东岸炮台岬角巡航的筑紫舰突然向东口前进，逐渐进入港内。接着，赤城、鸟海、摩耶、爱宕等四舰跟进。在靠近刘公岛时，刘公岛炮台首先向筑紫舰发炮。接着，日岛炮台和港内敌舰开始猛烈炮击，势不可挡。于是筑紫等舰改变航向，经刘公岛附近海面，向西口前进。十余艘鱼雷艇集中成群，在鸡鸣岛至东口之间的海面上穿插，自由地巡航。其母舰近江丸和山城丸远远停泊于鸡鸣岛的前面。不久传来捷报：陆军已经完全占领了百尺崖。旗舰立即命令第二游击队炮击日岛。迫不及待的扶桑、比睿、金刚、高雄四舰接受命令以后立即驶向东口。不久，旗舰来到战列之外。此时，有一鱼雷艇在旗舰近旁放下舢板，舢板驶向旗舰。有一穿淡绿色衣服的中国人，不知是士兵还是当地百姓，被唤上甲板，中国人旁边有数名我军卫兵注意警卫。那个中国人大概是战俘。

向威海卫港东口前进的第二游击队一直驶至百尺崖附近，沿东岸炮台岬角突然快速前进，似要躲进岬角的后面。未等我舰到达岬角，刘公岛炮台就急急忙忙地开炮了。这时夕阳已挂在西山顶上，斜阳在对面，阳光对我第二游击队迎面射来，这样对敌有利，而对我不利。大概是由于这种原因，扶桑舰不能自东岸炮台岬角前进，由此改变航向，立即向外海驶去，并轰隆一声地向刘公岛反击一炮。此时，比睿、金刚、高雄等舰也相继发炮。刘公岛和日岛两炮台也一阵乱射。在一段时间里，东西两面炮击毫不停息，如霹

雳雷霆。留在外海的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前进到港口附近,刘公岛炮台立即调转炮口,对准联合舰队本队射击。但是,因距离甚远,当然不会命中。然而其中一发落于旗舰松岛与千代田舰之间,险些命中,距我舰只有数间。此时我舰与炮台之间的距离是一万零二百米。

此时已午后六时,天已黑了。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在威海卫港西口至埃地岛①之间巡航,实行警戒。联合舰队本队(松岛、千代田、桥立、严岛)和第二游击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在鸡鸣岛南北三十海里的海面上巡航,实行警戒。筑紫及另外七舰(赤城、摩耶、爱宕、武藏、葛城、大和,鸟海)停泊于鸡鸣岛附近。鱼雷艇队的第一艇队(六艘)和第二艇队(六艘)在威海卫港外警戒。第三艇队(四艘)由今井司令指挥,试图伺机快速突击港内,但港内对鱼雷艇防守严密,未能达到目的,无功而归。

三十一日午前五时,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队到威海卫港外十海里处。第一游击队依然在该港西口海面,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二游击队仍然在该港东口海面巡航,从事警戒。此时,旭日尚未在东海升起,海上笼罩着浓雾,威海卫淹没于雾中,只能望到一点朦胧的影子。五、六只多情的信天翁在我舰队前后翱翔,既无风又无浪,令人感到这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作战天气。不久,在淡云之间升起淡红色的旭日,茶褐色的云彩逐渐扩散,呈现一片悽惨景象。后来知道,这是一场飓风的前兆。

午前八时,我舰队三队合一,联合舰队本队居中央,第一游击队列队其右,第二游击队列队其左,开始成三路巡航。威海卫方向朝霭渐浓。自午前九时左右,在朝霭的后面听到断断续续的炮声。这时,第三游击队之大和、武藏、葛城三舰,全神灌注地向威海卫港

① 埃地岛,即褚岛,在威海北岸远遥嘴东北二华里半海中。——编者。

东口飞速前进。千代田舰也脱离战列，向该港东口前进。千代田舰驶向东口，为的是侦察有无鱼雷艇，它在百尺崖至鸡鸣岛附近巡航后，立即返回，加入队列。

这时，联合舰队本队暂停前进，第一、第二游击队在其左右巡航。突然赤城舰樯头升起信号旗，自东口海面破浪驶来。赤城舰以手旗信号报告旗舰：我奉筑紫舰长（三好大佐）命令前来，今夜试图占领日岛，请求准许。各舰皆屏息注视，对于如此勇猛大胆之请求，旗舰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回答。旗舰回答：任凭筑紫舰长意见。可惜自午前十一时左右，满天阴云密布，刮起猛烈的暴风雪，情景可谓惨淡可怕，而且午后风雪更加狂暴，三时左右变为真正的飓风，海面上立即生出一片水泡，海水渐渐浑浊，十余艘舰船飘飘荡荡，如同被秋风狂吹的落叶一般。因此，除第一游击队外，各舰不得不离开威海卫海面，返回荣成湾。

此时，寒风最为凛冽，温度下降到华氏十一度（冰点，以下二十一度）。舰身左右舷结冰厚寸余。甲板上，惊涛拍打之处立即冻结，简直和玻璃一样。两舷之火炮上也结了一层晶莹的冰，看起来都觉得可怕。因此，在甲板上拉纵横绳索，绳索如同蜘蛛网一样；在甲板上步行者，皆靠此绳索避免滑倒。值班兵士因呼吸急促，说话也不方便。号兵因军号会与嘴唇粘接而不便吹号。

二月一日，风浪尚未平息，各舰仍在荣成湾。至二日午后，风平浪静，联合舰队本队首先起锚，到达威海卫海面。此时已午后七时多。此夜联合舰队本队在鸡鸣岛附近停泊，等待天明。三日拂晓，第一游击队（除秋津洲舰）和第二游击队共七舰驶来与联合舰队本队会合。自午后九时①，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队排成一路单纵阵，在威海卫海面上巡航。秋津洲舰留于荣成湾完全是

① 原文如此，疑为午前九时。——译者。

为了补充煤炭，午前十时左右驶来，加入队列。此时有报曰：陆军进入威海卫，占领了全部正面炮台和陆岸炮台；敌陆军皆向芝罘远逃。进攻威海卫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一半。然而，丁提督不知是愤于黄海战败之耻辱，还是迫于北京朝廷之愚蠢督促，依然依靠其所有舰只和刘公岛、日岛炮台，既不走又不降，作为敌人来说，也实可赞赏。而对于我军来说，这却赋予我军一个发挥海战本领的天地。此时，我军人人踊跃，皆谋求战功。

三日天明，初日曈曈，海波潋滟，似天意助战。此时，英、德、意三国五艘军舰近在鸡鸣岛附近海面。我军第三、第四游击队漂泊于百尺崖湾内。只有英舰箭手号独自前进到刘公岛海面。午前十时，第二游击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缓慢驶向威海卫港东口，沿东岸炮台岬角，向港内前进。忽闻卫内炮声殷殷震天，想必是我陆军以昨日占领的炮台炮击敌舰。接着，全舰响彻战斗号声。扶桑舰首先炮击刘公岛东侧炮台。敌人似被炮声惊动，港内敌舰开始惊醒，向我第二游击队射击。扶桑舰立即改变航向缓慢前进，向港内敌舰和刘公岛、日岛猛烈炮击。与昨日相比，炮击更加猛烈。敌人也毫不吝惜地发射二十四厘米巨炮炮弹，其炮声之剧烈，无法比喻，似地轴也要为之折断，山河也要为之崩塌。濛濛硝烟遮蔽港口，硝烟之间炮火闪闪，常有巨弹落于海上，水烟万丈，恰似悬起一条素练，又如白龙翻腾，以至第二游击队之四舰一时淹没于硝烟与水烟之中，完全不见其踪影。此时，见港内日岛右方有一艘敌舰，喷着煤烟，似拖着一条蜿蜒的飘带，渐渐驶至港口。第二游击队见之奋勇追击，转而又来到刘公岛海面，向西口方向驶去，实行炮击。但是，刘公岛两侧炮台昨日之勇气不知何处去了，不再发炮，只由中央炮台发五、六炮反击。此时，扶桑舰撤退，驶向外海，高雄舰留在后面，发射四、五炮。正午十二时全部撤退。尔后，第二游击队

向旗舰报告：第二游击队各舰舰体无损伤，舰队乘员也无一伤亡，只有高雄舰被敌弹击断桅杆上的索具。

第二游击队撤回后，筑紫舰及另外一舰于午后一时又向威海卫港方向驶去，但又立即撤回。接着，第三游击队（大和、武藏、葛城）又一直向威海卫港方向驶去，并进行炮击。因我舰不间断地炮击，敌定远舰也显得慌乱起来，不加瞄准，乱射一通。敌我激烈交火约半小时。这时太阳已经西斜，又开始下雪，也不知何时才能决出胜负，因此，第三游击队之三舰于三时半大体停止了炮击，撤回百尺崖。至此当日海战结束，但敌舰与我陆军之间的炮击入夜犹未停止。

四日，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亦如昨日，在威海卫外海巡航。午前十一时左右，旗舰发出信号曰：除刘公岛和日岛外，我陆军占领了全部海岸炮台。黄昏，一艘鱼雷艇来到旗舰松岛近旁，伊东司令长官亲自来到甲板上，就某事对鱼雷艇发出命令，似意在破坏港口封锁栅栏，断然实行大胆奇谋。受此重命之鱼雷艇，起伏于海面上，破浪驶向阴山口。

五日午前一时许，在威海卫方向时时听到大小炮声。大概是第四游击队之炮舰轮番驶出实行炮击，敌舰以为仍是例行侦察，猛烈向我炮舰反击。不久，皎洁的明月落于威海卫山后，在三时左右成为咫尺难辨的黑夜。在敌兵睡意正浓时，我鱼雷艇队以第三艇队为先锋，第二艇队继之，在百尺崖炮台附近靠近海岸，静悄悄地自龙庙嘴以北之百余米水道缓缓进入港内。此处封锁栅栏早已被我军破坏。龙庙嘴之近海，暗礁起伏，进退危险；自暗礁至日岛有坚固的封锁栅栏，自鹿角嘴炮台望去，封锁栅栏处翻起一线白浪。据说那栅栏是些直径二尺的原木。我鱼雷艇以停泊于刘公岛南岸附近的敌舰为目标，每两艘为一组，齐头快速前进。夜里望去，看

不清敌舰队形，但尚能看到刘公岛前面有十余艘敌舰队排成一线，在其前面大约二链处，有炮舰和鱼雷艇各一艘，交互形成前哨线，严密警戒。从敌舰玻璃窗里透出的灯光，足以隐约显示出敌舰队位置。我们虽能看到他们，但他们似更难看到我们。这真是天赐之良机。我艇队大胆地从侧面进入敌舰与哨舰之间，自西向东行驶，各自进行独立的运动。其中行驶在最前面的是第三艇队之旗艇第二十二号。该艇进入敌舰之间时，敌舰似尚未发觉。没有人怀疑我军的鱼雷艇，鱼雷艇继续前进。在敌人刚刚有所发觉时，说时迟那时快，一颗鱼雷自二十二号艇发射管射出。敌舰立即骚动起来，不断地用步枪乱射。其他各舰也开始骚动起来，四面响起了大大小小的炮声，如炒豆子一般。第二十二号艇于转瞬间又发射了第二颗鱼雷，然后乘敌我之间的混乱，撤向龙庙嘴海岸附近。因敌人追击甚急，我艇欲在海岸登陆，触暗礁，于是改乘舢板向陆地前进。这时我军有一人被敌弹击中，另有数人落水。

此夜冲入港内距敌舰最近者是第二艇队第九号艇。该艇随第三艇队之后行驶，驶过封锁栅栏以后，立即转向西北，没想竟驶到敌定远舰近旁。正在高兴时，见敌大鱼雷艇居中，左队第一号艇从右侧开来，其他鱼雷艇也从左侧开来，第九号艇进入敌艇之间并行。正因为如此，它才未被敌舰发觉。第九号艇大胆地驶至距敌舰二百米的地方。这时敌舰亮出红灯。红灯大概是敌舰的暗号。这时已经不能犹豫了，第九号艇发射艇首鱼雷，接着在驶至距离敌舰约五十米处，又向敌舰后部发射舷侧鱼雷，清楚地看到鱼雷扬起水烟，认定大功告成，精神振奋，以全速返航。此时敌舰射出的炮弹如同雨点一般，敌炮舰和鱼雷艇从左右追来，不断发炮，终于击中第九号艇机舱。机舱人员全被击中，当场死亡者达四人。在这场光荣的战斗中当场死亡者有：中妻轮机师，后藤三等轮机手，纲元二

等火夫，伊东四等火夫等；负伤者有：高桥一等轮机手，荣寿一等火夫，前山一等火夫，味园三等火夫等，其中前山、味园负危及生命之重伤。该艇轮机部分被击毁，轮机人员全部负伤，因此，已经不能自由运动。该艇艇长真野大尉和嘉村少尉等认为，报国任务到此为止，与其活着当清军俘虏，不如死而做尽忠之鬼。正准备剖腹时，遇第十九号艇为进攻冲到这里，万死中得此一生，于是改乘第十九号艇返航。遗憾的是第九号艇被弃于海中。

五日晨，以望远镜瞭望停泊于港内之定远舰，见其后部一半沉入水中，但尚看不清楚。八时许，第六号鱼雷艇来报：第十九号和第九号鱼雷艇触礁，敌舰和敌军炮台猛烈炮击，没有返回的希望；第六号和第二十二号鱼雷艇一起冲入威海卫港内，距敌舰一百米发射鱼雷，但因发射管冻结，未能射出，煞费苦心，终成泡影，因而稍有失望。九时，第二十一号鱼雷艇来报：第九号鱼雷艇驶至距敌舰二百米处发射鱼雷，再进至距敌舰五十米处发射，扬起巨大水烟，虽于夜间看不清楚，但估计必是定远舰。啊！如此令人愉快的报道，使鱼雷艇的功名在世界历史上生辉。日清开战以来之大敌——敌旗舰定远号被第九号鱼雷艇击沉了。用望远镜可清楚地看到，定远舰正用小汽艇搬运舰上的物品。此时，伊东司令长官及出羽参谋长等军官来到后甲板上，三呼鱼雷艇队万岁。虽第十四号鱼雷艇触礁，未达到目的，第八号鱼雷艇也触礁，发生了一些伤亡，但鱼雷艇队之伟大功勋实非一般，理应受到我全体国民之赞赏。

第六号鱼雷艇于袭击前夜，与第十号鱼雷艇一起去破坏封锁栅栏，自鹿角嘴沿龙庙嘴巡航，偶然发现封锁栅栏与暗礁之间有一条航道，从这里进入封锁线，遇敌军哨舰，受到炮击，因而返回。至鹿角嘴炮台，请求陆军掩护，再次进入封琐栅栏，进行破坏工作。日岛炮台和敌炮舰听到我艇动静，实行猛烈炮击，我艇未能完全达

到目的。但我艇因已经发现航道，在破坏百余米封锁栅栏以后，返航阴山口。他们是此夜袭击的先行者。

作为第三鱼雷艇队的旗艇首先冲进敌港的第二十二号鱼雷艇，向敌舰发射两发鱼雷以后返回。该艇欲登上龙庙嘴，行驶途中艇底被暗礁碰坏。此时敌炮舰和鱼雷艇集中炮火追击，第二十二号艇立即弃艇乘舢板向陆地前进。这时有一人被敌弹击倒，同时舢板翻沉，数人落于水中，留在鱼雷艇里的艇长福岛大尉和五名水兵徒然成了敌人发射炮弹的靶子。天明，至中午，鱼雷艇残骸仍然留在暗礁上。我舰远望之，欲靠近救援，但敌军的炮火猛烈，不能靠近，天黑以后派一鱼雷艇探视艇内情况。福岛大尉的胆量实在惊人，喝下一瓶白兰地，其五尺之躯仰面横卧于鱼雷艇中。救援人员将福岛移至救助艇上，弃第二十二号鱼雷艇而去。

五日夜，制订了鱼雷艇第二次袭击计划。担当本次袭击任务的是第一鱼雷艇队，其司令是饼原平二少佐。此夜，尽管敌军接受昨夜受到袭击的教训，警戒更加严密，但第一鱼雷艇队又一次从封锁栅栏缺口悄悄进入港内。

六日午前四时，各艇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顺利地靠近了敌舰，向不知舰名的三舰舰体各发射数颗鱼雷，水烟腾起，波浪涌动。敌人被鱼雷爆炸声惊醒，从四面八方实行炮击。各艇达到目的以后全速撤退。在这次战斗中，各艇被机关炮、步枪击中的弹丸，多者数百发，少者数十发，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我艇一艘未失。天明以后，见敌舰来远、威远及另外一艘运输船都去见了龙王，而我鱼雷艇乘员没有一人负伤。这样顺利的战争，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未曾见过的。我海军不仅在黄海海战中表现了海战技能，而且于前后两夜中表现了西洋各国也无前例的鱼雷艇运用技能，这岂非千古之快事！

七日，按计划，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于午前七时攻击刘公岛之东炮台；第二、第三、第四游击队炮击日岛。六时二十分，松岛舰撤去哨兵，七时二十二分吹响战斗号，在樯头升起军舰旗，下甲板炮准备弹药，驶至距敌五千八、九百米处。七时三十四分开始听到炮声。此时，敌军炮台就在眼前。我联合舰队以松岛舰为首，其他各舰继之，秋津洲、高千穗等舰在后方。满天晴朗，北方青云碧海相连，由战舰烟筒冒出的黑烟弥漫天空，景况可谓雄壮、畅快。首先由千代田舰放空炮，接着严岛、桥立等舰发炮。不久见敌军炮台上升起白烟，同时敌军第一发炮弹掠过松岛舰樯楼左侧，落于右舷后面大约三十米处。从此各舰一起发炮，恰似万雷齐鸣一般。各炮发射以后的黑烟遮蔽了舰身，黑烟中闪烁着猛烈的火光，其光景实在不可名状。联合舰队本队以旗舰松岛为先锋，边射击，边前进，进至距敌二千八百米左右，向右转回驶，同时第一游击队代之炮击。松岛舰正要向右转弯时，敌军炮台猛烈发射速射炮，小弹落下如雨，但多数打不到目标。自此，第一游击队之炮战越来越激烈。这时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敌军十三艘鱼雷艇自西口齐头驶出。有人大叫：看！鱼雷艇出来了。我舰立即做好了击沉敌鱼雷艇的准备。敌军十三艘鱼雷艇冒出更大的黑烟，我军以为这是敌军拚死的最后进击，吉野舰向西口发射二、三炮。这时，敌人虽是拚死，却是拚死地向西逃跑。此时，第一游击队实行追击，联合舰队本队也随其后，追到芝罘附近。第一游击队追击的两艘敌鱼雷艇逃入芝罘港内，其他各艇开上结有坚冰的陆地。敌兵登陆逃跑，但其鱼雷艇大部分破损或被俘获。

俘获敌鱼雷艇时，捉住了留在艇上的四、五名清兵。我军审讯之，清兵仍不招认，说虽穿水兵衣服，但仍是普通百姓。其中有一名十六、七岁的强壮少年毫不隐瞒地说：我们是鱼雷艇乘员，日

夜被艇长驱使，也不发给像样的薪饷。见定远、来远、威远等舰被击沉，一心想一有机会就逃。但丁提督训令严格，不能逃走。不料本日闻炮声猛烈，艇长登陆而不在艇上，大家不约而同从西口逃出。至于各艇一起逃跑，并不是事先约定的。又有一名俘虏曰：我是跟随定远舰的鱼雷艇上的乘员。艇长曾策划逃跑，受到刘步蟾严厉训斥。此次，定远舰沉没，刘似也大失所望，向丁提督表明：我是舰长，如此失策，有玩忽职守之罪。因此欲以自杀谢罪。而丁提督却多方劝慰说：这决不是你一人之罪，乃我之罪，切勿自杀。丁提督现在在刘公岛上。另，定远舰沉没时无人负伤。但来远舰沉没时，因值敌兵熟睡之际，三十余人溺死。威远舰有四人溺死。三舰乘员皆在刘公岛登陆。刘公岛约有五千余人防守。

此日，第二游击队炮击日岛。在陆上，我陆军自赵北嘴、鹿角嘴、龙庙嘴和谢家所猛烈炮击，支援我军舰队，其中一发炮弹命中日岛炮台，弹药库爆炸。

（译自第十九编）

附录一 二月五日夜间的鱼雷攻击

下面刊载的是第十号鱼雷艇艇长中村大尉给他的父亲的私信：

明治二十八年二月四日，在阴山口的第三艇队（第二十二号、第六号、第五号、第十号）因数日来破坏敌封锁栅栏，熟悉了航路，而受命作为向导去击沉停泊于威海卫港内刘公岛附近的敌舰；第二艇队（第二十一号、第十八号、第十四号、第八号、第九号、第十九号）随第三艇队之后前进。两队一起于二月五日午前三时等待着残月落于西山。本艇（第十号）是第三艇队的殿艇，随第五号艇之后前进，经过龙庙嘴暗礁与封锁栅栏之间，按照规定于四时集合于

杨家滩西岸。本艇以微速沿西北海岸航行约七分钟，不见了第五号艇，但是仍见司令艇（第二十二号）和第六号艇在本艇右舷向北航行。（按照规定，在敌人发炮以前，我艇队须以微速行进）本艇为追赶第五号艇而稍加速。本艇到天测岛附近时，在右舷发现远处有一只鱼雷艇，我们以为是第五号艇[①] 航路偏了右舷。驶至相距五十米左右时，那只鱼雷艇却亮出一盏红灯。因为情况可疑，本艇遂停止前进，进行观察。但因行进的惯性，两艇更加靠近，相距仅三十米。我们突然听到了非日本语音的喊叫声，同时那只鱼雷艇对我艇发炮。数颗机关炮炮弹从前面掠过落入水中。我军鱼雷艇队今天的目的是破坏敌舰，与敌军小小的哨艇作战不是上策。于是我努力使激昂的艇员保持镇静，以全速（一百九十转）向左转弯。当本艇再次向天测岛方向前进时，发现右舷后方相距若干距离上天空有火箭闪烁，这大概是敌哨艇向敌舰船报告我鱼雷艇来袭。接着我们看到前面有枪炮乱射。这必定是我军某鱼雷艇在攻击敌军舰队。艇员皆精神振奋，士气旺盛。忽见左舷有一艘鱼雷艇向南航行。（后来知道这是第六号艇。）本艇（第十号）继续北进，敌军发射的大大小小的炮弹、枪弹越来越多。在我艇的近旁，弹如雨注，有不少枪弹命中了本艇。但是，因为只有艇长等三人留在司令塔内，其他人都到下甲板去了，所以没有一人负伤，艇体损伤也不严重，不妨碍采取攻击动作。本艇终于靠近了前面的一艘小舰，小舰的旁边还有一艘大舰。敌我相距约三百米。机不可失，本艇立即向大舰发射前部鱼雷。但可能是因为发射管的制动螺栓冻结，妨碍了鱼雷滑出，只有鱼雷的头部露出了发射管。以百发百中而自豪的前部鱼雷，不幸没有进入水中，因而未能击沉敌舰。真是太遗憾了！接着本艇向左转，再以大舰为目标，以中央旋转发射管发射鱼雷。真叫人高兴，命中点正好

---

① 天测岛，即黄岛。——编者。

在敌舰横梁的后面。但敌舰似未受到多大损伤，只是一时敌枪炮火力大减。（据在本艇士官室里的二等水兵中村附二郎报告，从艇后眺望敌舰，确实听到在有两根桅樯、两个烟筒的大舰的侧后有爆炸声，并掀起了白浪。）当时枪炮震耳欲聋（这时又发现一艘敌舰，此舰对本艇发射枪炮甚多），因而不可能就情况进行精细的观察并进行准确的判断。如若为获得本艇和本人的功名，把针一样小的事情说成像棒一样大，夸口正是在此时击沉了敌舰，我们心中是很不安的。因为这时弹如雨注，又是在对面看不清人的夜间，我相信是很难看到定远这样的大舰被一颗鱼雷击沉的。（五日午后才获得定远舰沉没的确切报告，这是第六号艇的军官自陆上炮台看到的。）本艇（第十号）发射鱼雷后以全速（二百四十转）向南航行时，敌军又以猛烈的枪炮火力射击本艇，但是没有一发命中。大约十分钟以后，本艇发现前面有一艘鱼雷艇，追上一看，原来是第六号艇。本艇以为刚才在途中遇到的就是第六号艇，欲靠近第六号艇交谈。因本艇速度过快，几乎撞上了第六号艇的艇腹。这时由于第六号艇艇长铃木大尉熟练地操作，双方只发生了较小的损伤，本艇的避碰棒和从发射管中伸出一半的前部鱼雷压在第六号艇的尾部。没有发生大事故，真是万幸！我为此深谢第六号艇，而且盛赞该艇的荣誉。此后本艇减速，在第六号艇之后向东航行。午前四时半到达龙庙嘴附近。本艇在这里听到在暗礁上搁浅的两艘鱼雷艇呼救的声音，我们为救助搁浅鱼雷艇而操作本艇，而本艇也数次几乎触礁。本艇在狭小的海面上活动了一个多小时。搁浅的鱼雷艇终于自己脱离了危险，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第十号艇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份和义务。这时要注意的是本艇的安全。本艇虽然曾一度撞上封锁栅栏，但此时天已放亮，看清了航路，顺利地通过了封锁栅栏，于午前六时三十分停泊于阴山口。

(附言)在攻击敌舰前后,大炮和机关炮炮弹、步枪子弹飞到本艇周围,落于海中的无数,命中本艇的只有步枪子弹。从弹痕来看,烟筒上四处,司令塔上两处,防波板上一处,还有弹片落在艇上。命中机舱上部的也不少,但弹痕不清。全部是在向敌舰前进时和发射鱼雷以后调头把鱼雷艇侧面暴露给敌人时命中的。

明治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中村大尉

(译自第二十二编)

附录二 鱼雷艇袭击遗闻

此前,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中将在广岛停留期间,某人曾访问将军,询问海战实况。将军悚然曰:

在这次海战中,使我最痛苦、最伤心的是在向鱼雷艇下达袭击威海卫港内敌舰的命令的时候。当然,许多人说,"战争就是去死亡"。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在下达"去死亡"的命令的时候是多么痛苦啊!我是不忍心下达这样的命令的呀!饼原(鱼雷艇队司令官)和鱼雷艇的艇员们都勇敢地、愉快地接受了命令。我只说:"去吧!"大家回答说:"明白了。"然后寂然无声,大家只是举起酒杯,交杯换盏。这是真正的饮酒作别。后来我知道了饼原的决心,饼原的决心真使我落泪。前一天的夜间我军已经把定远舰击沉了,第二天夜间我军再去袭击,敌军的戒备必定更加严密,去袭击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可能生还的。不用任何人来吩咐,饼原在出发之前,把命令、秘密信号本、秘密海图等,凡是可能被敌军夺去而于我军有害的东西,全部寄存在母舰上。他对部下训示:"我们百分之九十九以至百分之百是不能生还的。我们的鱼雷艇和我们

的身体已经属于敌人了。在这种时候，已经不需要什么详细的信号了。只要知道左右就行了，有一个提灯就足够了。”这种决心才是真正的决心，在人前不需要说一些似乎很壮烈的话。看看饼原的生平，我深为他的勇敢行为所感动。水兵们的沉着与勇敢也使我钦佩不已。不仅是这次战斗，水兵们在黄海海战时也不把战斗放在眼里，他们在激战中还开玩笑，在嬉嬉笑笑之间取得了胜利。在这样坚毅的舰队里，担心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所在的军舰是旗舰，当然是在舰队的先头，敌军当然要以旗舰为目标实行攻击。但是，我并不担心我本人的安全，我并不担心我所在的旗舰的安全，我考虑的是全舰队的情况如何。如果发生了问题，我看不到还好，但是当我舰被敌弹击中时，在旗舰上是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的。军舰常常被黑烟遮蔽，连军舰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以为我们的军舰被敌人击沉了。当突然看到我舰平安无事地从黑烟里钻出来的时候，我的喜悦心情是无与伦比的。若说高兴，二月二日早晨当我看到鱼雷艇平安无事时，没有比那时再高兴的了。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一日的风暴是异乎寻常的。海浪打在军舰上，立即结冰。原来是小拇指一样粗的绳子，也变得像手臂一样粗了。穿皮靴不能在甲板上步行。工作时，大家都穿上朝鲜草鞋。然而，敌军可能乘风暴逃跑，所以我军一点也不能放松警惕，全都实行戒备。最后我军终于不能在海上停留了，这才返回荣成湾。英国舰队立即派来问候船，问我们：“在此风暴中没有损伤吗？大舰不会发生问题，炮舰和鱼雷艇如何？”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炮舰和鱼雷艇的情况。二日拂晓，当风浪稍平静以后，我军舰队重新向威海卫前进。天亮以后，用望远镜瞭望，见岸边有像岩石一样的东西，好像是鱼雷艇。是被暴风刮

到岸上去的呢，还是安全地锚泊在岸边的呢？这时一只小鱼雷艇驶来，发出信号："一艘鱼雷艇也没有损伤。"恐怕没有比看到这只鱼雷艇发出的信号再令人高兴的了。

二月五日和六日黎明之前，我军小小的鱼雷艇进入敌舰之间，进行袭击，顺利地击沉了敌军的大舰。鱼雷艇的功绩将在千年历史上放射光彩。

当时集合于阴山口联合舰队锚地的鱼雷艇队的组织如下：

第一艇队（司令艇　第二十三号；司令　饼原少佐）

艇名	艇长	艇上少尉	人数	艇的长度
第二十三号	小田大尉	伊东少尉	二十	三十九米
小鹰	长井大尉	三桥少尉	二十八	五十米
第十三号	佐伯大尉	大久保少尉	十六	三十五米
第十二号	上屋大尉	富士本少尉	十六	三十五米
第七号	秀岛大尉	白石少尉	十六	三十五米
第十一号	笠间大尉	斋藤少尉	十六	三十五米

第二艇队（司令艇　第二十一号；司令　藤田少佐）

艇名	艇长	艇上少尉	人数	艇的长度
第二十一号	吉冈大尉	谷村少尉	十六	三十六米
第八号	羽喰大尉	泽崎少尉	十六	三十五米
第九号	真野大尉	嘉村少尉	十六	三十五米
第十四号	贵岛大尉	荒川少尉	十六	三十五米
第十九号	岩村大尉	大山少尉	十六	三十五米
第十八号	矶部大尉	竹村少尉	十六	三十五米

第三艇队（司令艇　第二十二号；司令　今井大尉）

艇名	艇长	艇上少尉	人数	艇的长度

第二十二号	福岛大尉	铃木少尉	二十	三十九米
第五号	石田大尉	吉田少尉	十六	三十五米
第六号	铃木大尉	篠原少尉	十六	三十五米
第十号	中村大尉	青山少尉	十六	三十五米

二月五日鱼雷艇队建立的奇功，固然依靠了鱼雷艇人员的勇猛，但是不可忘记鸟海、爱宕二舰的牵制炮击做出的巨大贡献。此前，鸟海舰长东乡大佐曾为搜索敌人海面而尽力；尽管是在黑夜里，也没有迷失航路。五日午前一时前后，鸟海舰又与爱宕舰一起来到日岛炮台与刘公岛炮台之间，猛烈炮击，使敌军舰队无暇他顾。这时，第二、第三鱼雷艇队沿东口海岸，缓缓行进。中国兵因我炮舰的炮击而狼狈不堪，使用大大小小的枪支乱放一通，他们又因昼夜戒备而疲劳，有谁会注意到我鱼雷艇会来袭击呢？我鱼雷艇顺利地进入威海卫港，建立了奇功，其中也有鸟海、爱宕二舰做出的贡献。

这时，在日岛炮台与刘公岛炮台之间没有月亮，只能朦朦胧胧地看到西面的山影。我鱼雷艇乘敌军舰队与鸟海、爱宕二舰炮战，驶出阴山口海湾，以半速(约十一海里)，缓缓沿东岸行进。其顺序是：

第三艇队：第六号艇、第二十二号艇、第五号艇、第十号艇；

第二艇队：第二十一号艇、第八号艇、第十四号艇、第九号艇、第十八号艇、第十九号艇。

本来第二艇队应该在前面行进，但是第三艇队的第六号艇和第十号艇近日来执行破坏封锁栅栏的任务，熟悉航路，所以这次行动以第六号艇为向导艇。在上述十艘鱼雷艇中，第二十二号艇和第二十一号艇是旗艇，全艇长度三十六米，宽四米，吃水七英尺，属大型鱼雷艇。第三艇队司令今井大尉在第二十二号艇上，第二艇队

司令藤田少佐在第二十一号艇上。

作为向导艇的第六号艇自封锁栅栏与龙庙嘴之间进入威海卫港，在海中暗礁之间穿行。其他鱼雷艇跟随第六号艇，成单纵阵，鱼贯而入。以时间估计，在鱼雷艇全部进入封锁栅栏以后，第六号艇与第二十二号艇并行，用圆筒罩住灯光，在不致被敌军发现的情况下，以灯光向左方秘密发出信号，其他鱼雷艇以第六号艇和第二十二号艇为基准，调整进攻队形。进攻队形为双艇纵阵。

第二十二号艇	第五号艇	第二十一号艇	第九号艇	第十八号艇
第六号艇	第十号艇	第八号艇	第十四号艇	第十九号艇

我鱼雷艇向北面刘公岛方向前进，计划一齐发动攻击。但是，在黑夜里行进，前面的鱼雷艇不知道后面的鱼雷艇的位置，后面的鱼雷艇也终于失掉了与前面鱼雷艇的联络，因而没有完全地执行原来制订的计划。虽然战斗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但是各艇皆决心誓死建立千秋功名，大胆地一直向敌舰冲去。

敌舰队形常常变换，这时定远舰在东，镇远舰在西，来远舰在定远舰与镇远舰之间，靖远、威远、济远等舰在来远舰近旁，炮舰和鱼雷艇排列在前面，实行戒备。

关于各鱼雷艇的功绩已无需赘言。因为，有的即使没有打中目标，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们已经越过了封锁栅栏，靠近了敌舰，就都是誓死作战的勇猛将士，他们都愿意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因此，不可以是否达到了目的论优劣。下面是某鱼雷艇艇长的信，这封信叙述了当时各艇进击情况。

二月五日和六日黎明之前，我鱼雷艇曾两次冲进敌军港口威海卫，击毁敌军坚舰数艘，其准确情况如下：

第三艇队（第二十二号艇、第六号艇、第五号艇和第十号艇）预先开辟了航路（其中第六号艇功劳最大），于二月五日午

前发动攻击时，担任向导任务。

第二艇队（第二十一号艇、第十八号艇、第十四号艇、第九号艇、第十九号艇和第八号艇）随第三艇队之后进入威海卫港，第二艇队靠近敌舰的鱼雷艇是第九号艇和第十九艇。

二月五日第二、第三两艇队发动攻击时，第六号、第十号和第九号三艘鱼雷艇被敌弹命中，其中命中第十号艇的只是枪弹。命中第六号艇的弹丸很多。第九号艇的锅炉被炮弹击中，有数名伤亡。

第三艇队的四艘鱼雷艇和第九号艇向敌舰定远发射了鱼雷。

救助陷于危难的第九号艇，并救助其生存人员，是第十九号艇的功劳。

自己认定击毁了定远舰的是第九号艇和第十号艇。

第六号艇在最近距离上对定远舰发动了攻击，因而被敌弹命中甚多，可惜两颗鱼雷都没有被发射出去。若其中一颗能顺利发射出去的话，必然命中无误。

因敌舰开枪开炮阻挡第六号艇的进攻，第十号艇因而看清了敌舰的位置。第十号艇在第六号艇之后对定远舰发动了攻击，但是前部鱼雷也和第六号艇一样，只从发射管射出半截。然后，第十号艇又发射中心鱼雷，确信这颗鱼雷命中了定远舰。

第二十二号艇于二月五日的攻击之后被敌弹命中，艇体破损，艇上少尉等数人伤亡。

二月六日午前进入威海卫港的是第一艇队（小鹰，第二十三号艇、第十三号艇、第十一号艇和第五号艇，五艘），击沉来远舰、威远舰及另外一艘。第七号艇因事故而未能深入敌港。

各艇皆安全返回。

总之，各鱼雷艇排除万难，不怕危险，奋勇突击的功劳，大致相同。其中，被敌弹命中最多的鱼雷艇的困难，是非同一般的。

第三鱼雷艇队司令今井大尉曾对某人谈到当时的战况：

二月四日夜我第三艇队冲进威海卫港时，月亮已经落山，北斗闪烁，不辨黑白。我们艇队的四艘鱼雷艇都熄灭了灯火，实行戒备，连击水的声音也没有，缓缓地自东口进入港内。通过封锁栅栏的时候，幸而没有被敌人发觉，总算让我们放心了。而这时，在刘公岛的哨位上突然亮出了红灯，向我们发信号。虽然我们预先曾经估计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当敌军突然亮出红灯的时候，仍然像被浇了一盆冷水一样，心里扑通扑通直跳。然而，正好我们鱼雷艇的信号灯也是红灯，终于应付着蒙混过去了，如释重负。据定远舰上的外国人说，定远舰被三颗鱼雷命中，一颗命中舰首，一颗命中舰底，一颗命中中央。吹嘘这是第九号艇自己立下的功劳是错误的。定远舰虽然被三颗鱼雷命中，但是仍不顾这样严重的创伤，于当天早晨天亮的时候，做出不介意的样子，开到威海卫港的出口。真怪啊，的确已经把定远舰击毁了，怎么又开来了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可能是只把定远舰击伤了而已吧！正在这时，定远舰开始下沉了。在我鱼雷艇上，万岁之声不止。返回途中，来到日岛附近，发现两艘敌军鱼雷艇在这一带徘徊。我鱼雷艇追赶敌军鱼雷艇，想顺便把它俘虏回去。这时，第二十二号艇不小心在浅滩上搁浅，无可奈何，放下舢板，向陆地划去。但是，因为水急，中途舢板翻了。于是，艇员们穿着衣服跳到海里。从冰冷

的海水里游到陆地上的时候，手脚都冻麻木了，不少人昏死过去，但是不久又全苏醒过来了。我（今井司令自称）也险些丧命。

第二、第三鱼雷艇队就是这样进入敌人的威海卫港，击沉了巨舰定远，建立了功绩。接着，第一鱼雷艇队也不误时日，不失时机，在第二天夜间再次发动攻击，又击沉了敌舰。

自一月三十一日我陆军占领海岸炮台以来，我海军继续炮击敌军，交战数次，但是敌军舰队仍然顽固据守。于是，伊东司令长官向鱼雷艇发出了进击命令。作为其结果，击沉了定远舰。这个消息在阴山口内引起轰动，海上到处响起鱼雷艇万岁的呼声。第二、第三鱼雷艇队建立了这样的伟功，同时接受命令的第一鱼雷艇队岂能踌躇？即日，第一鱼雷艇队的人员聚集在一起商议：敌舰于今日黎明之前受到袭击，今后必定更加严密戒备，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时候再次进入敌港发射鱼雷，能不能生还，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但是，若明日黎明之前不发动攻击，则月亮落山的时间将越来越晚，月亮落山至日出之间的时间将越来越短，等十几天以后才有发动攻击的机会。难道我们还要再等十几天吗？在这期间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变，若事出意外，终于丧失了发动攻击的机会，我们还有何面目生还日本？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在这句话的鼓舞下，军事会议决定，宁死也要完成身负的责任。然后，大家分头进行准备。

现在大家都准备誓死作战。虽然不是为了惜别，但总想到陆地上散散步，然后再痛痛快快地喝上一杯酒。五日午后三时，第一鱼雷艇队司令饼原和艇队的全体人员自阴山口登陆，去龙庙嘴，观览了威海卫港内的形势和敌舰位置，然后回到艇上。晚上举行诀

别宴会，把文件集中存放在母舰上，各艇做好准备，等待着阴历十一日的月亮落山。

月亮于六日午前二时半完全落到山后去了，满天晦暗如墨，舢板荡起的绿波，看起来也是黑色的。在寂寥的夜间，第一鱼雷艇队之第二十三号艇（旗艇）、小鹰、第十三号艇、第十一号艇、第七号艇、共五艘，成单纵阵，自东口向威海卫港内行进。（当时，第十二号艇正在修理，所以不能参加这次行动。）作为先锋的旗艇，带一只小型的中国船，碰到封锁栅栏以后，沿封锁栅栏向左迂回，发现入口，把中国船弃置于入口，作为在后面跟进的我鱼雷艇的目标。但是，第二十三号艇（旗艇）又碰到了封锁栅栏，并且半个艇身已经探在封锁栅栏上了。若往后倒退，太费事了，于是，第二十三号艇全速前进，安全地越过了封锁栅栏。作为跟进目标的中国船仍留在原处，小鹰跟进，一直向前进行，小鹰也被封锁栅栏挡住，不能进入港内，不得不再沿封锁栅栏向左迂回，寻求入口。接着，第十三号艇和第十一号艇也顺利进入港内。但是，第七号艇没有越过封锁栅栏。进入威海卫港内的是第二十三号艇、小鹰、第十三号艇和第十一号艇，共四艘。此前，各艇在出发之前约定：在危急情况下，若能救助，则应相互救助。鱼雷艇的进攻是以用自己的生命击沉敌舰为目的的，因此，是无暇他顾的。按照鱼雷艇进攻规则，我方有危急情况也不应救助。但是，我军不拘泥于这种规则，约定相互救助，要求大家这样去做，并因此而建立了伟功，这可谓临机应变的新规则。

果如所料，敌舰的戒备更加严密，虽鱼雷艇未被敌军发现，但是敌军射出的炮弹时而飞来。第一鱼雷艇队的四艘鱼雷艇以单纵阵进入威海卫港，第二十三号艇与小鹰攻击停泊于港湾中部的敌舰，第十三号艇与第十一号艇以停泊于港湾西部的敌舰为目标，其中第十三号艇以镇远舰为唯一的攻击目标。我鱼雷艇队按

照规定部署行进。敌舰上的探照灯光照射在海面上，似龙蛇金鳞跃动，数条虹霓隐现于威海卫港内。鱼雷艇似飞进烈火中的昆虫，实在可怕，各艇皆欲钻入海底。敌舰探照灯的灯光曾两次从鱼雷艇的上方扫过，但是，我鱼雷艇终于没有被敌舰发现。我鱼雷艇反而依靠敌舰探照灯的灯光看到了敌舰的位置。我鱼雷艇向西行进。第二十三号艇前进到来远舰近旁。在将要发射鱼雷时，一般是全速行驶，但是第二十三号艇为防止发生瞄准误差，一颗鱼雷就把敌舰击沉，而减速行驶。艇员们真可谓胆大无比！第二十三号艇圆满地达到了目的，艇员们也保全了生命，得以生还。小鹰和第十一号艇也击沉了敌舰，顺利地驶出威海卫港。可惜第十三号艇为寻找镇远舰的位置，到处巡航，仍然没有找到，东方渐渐发白，只得无可奈何地返回。

某人曾访问小鹰号鱼雷艇，会见艇长长井海军大尉，询问当时袭击敌舰情形。大尉回答如下：

二月五日午前三时左右，第二鱼雷艇队和第三鱼雷艇队为击毁敌舰进入威海卫港。在威海卫港内，封锁栅栏自刘公岛伸向龙庙嘴，在龙庙嘴一侧有一千二百码浅滩，只有浅滩与封锁栅栏之间大约四十五米能通行船只。若在白天或月夜使用鱼雷艇，则可能受到敌军的炮击，所以必须选择在黑夜发动攻击。第二、第三鱼雷艇队在前一天的白天接受了击毁敌舰的命令，在当天晚上等月亮落山以后开始前进。入口狭窄，周围一片黑暗，因有封锁栅栏阻挡，有的鱼雷艇没有能够进入威海卫港。勉强进入威海卫湾的只有第二鱼雷艇队第九号艇和第十九号艇，第三鱼雷艇队的第五号艇、第六号艇、第十号艇和第二十二号艇，共计六艘。到达适当距离以后，第五号艇、第九号

艇、第十号艇和第二十二号艇发射了鱼雷，击沉了定远舰。因为是黑夜，看不清楚，大概是第九号艇发射的鱼雷命中了定远舰。当时敌舰进行了猛烈的射击。第六号艇被击中炮弹一发、步枪子弹四十五、六发，但是没有人伤亡。第九号艇的机舱被击穿，在机舱里的八名艇员，四名死亡，四名负伤。第十九号艇见之，立即靠近第九号艇，救援第九号艇上的人员。五日正午前后，舰队向第一鱼雷艇队下达了再次攻击敌舰的命令。第一鱼雷艇队的司令官是饼原海军少佐。属于第一鱼雷艇队的鱼雷艇包括小鹰、第二十三号艇、第七号艇、第十三号艇、第十一号艇和第十二号艇，共六艘。在这天夜间，明月皎洁，艇队决定待月亮落山以后进入威海卫港。六日午前二时四十五分从阴山口出发，成单纵阵前进。当时波高浪急，艇队曾一度怀疑不能发动攻击。后来艇队鼓足勇气，破浪前进。当艇队到达鹿角嘴海面时，忽然被敌人发现，受到刘公岛敌军的猛烈炮击，幸而未被命中。四时左右到达入口。第二十三号艇率先越过封锁栅栏，进入威海卫港。其他各艇从封锁栅栏缺口进入港内。按照原来的计划，艇队沿陆岸行进。后来，刘公岛炮台停止了炮击，接着刘公岛东西两面打开探照灯进行搜索。在我鱼雷艇与探照灯之间有一只敌军哨船（敌军以鱼雷艇和舢板实行戒备）。探照灯只照到了敌军的哨船，而没有发现我鱼雷艇，我军却通过探照灯看到了敌舰。敌军这样做反而给我们带来了好处。这对于敌军来说，太可悲了。小鹰到达龙庙嘴与金山〔线〕顶之间时，发现前面有两艘鱼雷艇，但是看不清那鱼雷艇是敌人的还是我们的。小鹰向前冲去试之，终于看清了那是我们的鱼雷艇，这就是第十三号艇和第十一号艇。小鹰从其中间全速向前驶去。忽见有一微弱的灯光闪烁着。小鹰向前

靠近细看，见三艘敌舰在栈桥的东面。敌人就在这里。小鹰勇气百倍地向中央敌舰冲去，到达四百米距离时，被敌军发现。敌军不断地射击。小鹰虽被敌弹射中，但同时小鹰也发射了前部左舷鱼雷一颗。发射鱼雷时出现火光，敌舰见之，一齐炮击。但是，炮弹都从小鹰的头顶上飞过去，没有一发命中。我军发射的鱼雷是否命中也不得而知。我鱼雷艇继续前进，到达距敌舰二百五十米处，发射前部右舷鱼雷。鱼雷艇向右转弯时，觉得摇摆得厉害。由此可知敌舰的确沉没了。鱼雷舰返回。沉没的敌舰来远全翻过来，露出了红色舰底。从位置判断，在来远舰旁边沉没的运输船似是被向来远舰发射、但未击中来远舰的鱼雷击沉的。在小鹰发动攻击的过程中，第二十三号艇也靠近了敌舰。第二十三号艇在前部、中部和后部各有一个鱼雷发射管。它向右调转艇首，向威海卫湾东部的敌舰发射了中部和后部的鱼雷，命中了敌舰。第十一号艇自竹岛村海面前进，受到第二次炮击，继续猛进，发射一颗鱼雷，没有击中敌舰，又发射第二颗鱼雷，击沉了一艘敌船。我们接受鱼雷艇训练时曾被告知，以十艘鱼雷艇进攻敌舰，即使十艘鱼雷艇中的九艘被击沉，只有一艘成功，在经济上、在人员上也是合算的。我们击沉了数艘敌舰，自己却没有任何损失，真可谓空前的大荣誉。满载此荣誉的鱼雷艇于黎明前后返回阴山口。

（译自第二十二编）

（六）威海卫海战续记

回想一月三十日我舰队进攻威海卫以来，因敌军顽固抵抗，刘公岛、日岛两炮台一直不易攻占，如今迫使北洋舰队降服于我，实

多依赖于二月七日海陆两军的总攻。

二月六日，我舰队停泊于阴山口，决定次日实行总攻。旗舰传令曰：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攻击刘公岛东岸炮台，第二游击队和第三、第四游击队攻击日岛。各舰将士皆摩拳擦掌，谋求战功。

七日拂晓，各舰破浪驶向威海卫。午前七时二十分，联合舰队本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和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合为一军，前进到距刘公岛约四千五百处。第二游击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第三游击队（大和、武藏、天龙、海门、葛城）和第四游击队（筑紫、爱宕、摩耶、大岛、鸟海）等三队进逼至距日岛约四千五百米处。此日，我舰队以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为右军，以第二、第三、第四游击队为左军，从两翼向敌军进攻。千代田舰是联合舰队本队的第二号舰，该舰首先发炮，以此为开战之第一炮。敌刘公岛西岸炮台回敬一炮，自此两军相互炮击。敌舰三艘在港内巡航，似故意伪装从容不迫，又似要分散急射猛击之我军炮火。我舰队的目的本来就在于打击敌军舰队。忽闻我舰炮术长声嘶力竭地下达口令："开始射击，右舷独立射击，距离四千五百。"全舰视线一齐集中于敌舰位置。右军之二队是我海军之精华，其速度之快速，其舰体之坚牢，其装饰之华丽，其装置之完备，其火炮之锐利，堪称上乘。各舰协同运动，运用自如。各舰速射炮的效果，更加迅速、猛烈。速射炮射出的炮弹不可胜数，似银箭直泻，在敌舰周围翻起一片片水花。我右军前队立即被炮烟淹没，后队也渐渐地藏到烟雾里去了。吉野舰以无烟火药发射，恰似蛟龙起云喷雾，露出半身，金鳞爪甲发出电光，雷鸣隆隆。此时，突然发生天柱地轴欲断裂之大震动，在烟雾之中涌出一道浓烟，这是旗舰松岛之三十二厘米巨炮如蛟龙喘息般地发射。向威海卫陆地方向望去，茫茫一片，烟雾溟濛，完全看不到日岛的影子。此时见威海卫西口

有数簇煤烟，用望远镜一望，果真是敌鱼雷艇驶出。啊，是敌鱼雷艇乘炮烟袭来！不可大意！我舰四面瞭望，实行警戒。遥望我军旗舰，旗舰似尚不知，或知后为躲避而向外海驶去，后又似调转舰首返回，又似调转舰首前进，大概是在努力将敌人诱出外海，欲一举粉碎之。第一游击队突然追踪于敌鱼雷艇之后，远处传来炮声，见我军军舰炮火闪闪，在硝烟中前进，后来看不到军舰的影子了。接着，联合舰队本队也尾随其后前进。自此，战斗完全成了左军的一场厮杀。敌军日岛、刘公岛炮台及敌军舰队尽其全力与我左军作战，于是攻守形势为之一变。敌弹如雨点般射来，弹丸似鸟飞般掠过天空，发出可怕的声音，落在水中，激起水花，海面荡漾着一片片波纹。敌弹十之七八在水面爆炸，弹片似小鸭飞起。在我舰队中，发炮次数最多、弹着距离最远者是高雄舰。我先头舰队完成一次炮击以后，调转舰首，第三、第四游击队跟上，在海上划了一个三海里许之大弧线。当我第二游击队转一圆圈，到达我舰发射距离时，赤城、鸟海二舰仍在发炮。赤城虽是小舰，但发射的炮弹仍能达到彼岸。如此炮击两次，掠过我舰之敌弹仅四、五发。忽见日岛炮台浓烟腾起，大概是弹药库被我炮击毁。当扶桑舰完成第三次炮击、第三号舰与第四号舰正在射击时，刘公岛东岸炮台瞄准扶桑舰打来一炮，转瞬间一声巨响，舰身摇动，击中扶桑舰左舷舰首，打烂甲板，开洞一尺余，又击断厚约三分的铁梁，击断梯子，一部分弹片击毁左舷内侧。一枚弹片飞起，击于指挥塔的铁壁上，因没有击穿铁壁的力量而返回，落在甲板上。如此，伤人达七人之多。一人脑壳破裂，脑浆迸出而死。一人腹部被击穿，九肠淌出，眼看着气绝而亡。一人头额被弹片擦过，不知生死。有的左脚五指被折断，有的苦于撞击伤。一发炮弹给予我舰的损伤竟如此之多！不久，我军发出停止战斗的号令，各舰依次胜利返回阴山口。

此日，在炮击日岛中，正当敌军隐现炮（所谓隐现炮就是只在发炮时炮身露于炮垒外部，发炮后在振动中炮身退至炮垒内部，装药后再次出现于炮垒外部的一种火炮）出现于外部时，筑紫舰一发炮弹把它击碎。干得太漂亮了！加之日岛弹药库被我军炮弹击毁，日岛炮台已经不能再继续防守下去了。

起初，敌鱼雷艇逃跑，第一游击队接受旗舰命令追击。吉野舰首先脱离战列穷追。敌艇越跑越快，我舰越追越猛，以轻快为特点的我吉野舰，以最大速度行驶，哪有追不上的呢？敌艇被穷追，最后朝陆地奔逃，开上海滩，乘员登陆逃跑。我舰又立即向前追赶。敌艇因吃水浅，沿陆岸行驶，我舰在外海行驶，以速射炮追击。敌艇终于穷图末路，在海滩搁浅。我舰又向前追赶。如此，自威海卫向西追至龙门港附近，敌鱼雷艇八艘、小汽艇两艘搁浅。尚能行驶者两艘，越发加快速度逃跑。吉野舰渐渐逼近，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等舰也在后面稍隔距离追来。敌艇最后逃入芝罘港内，但不知什么缘故，敌艇再度驶出，向西逃跑。吉野舰见机渐渐逼近，敌艇终于穷图末路，在芝罘以西不远的地方搁浅。这是逃亡鱼雷艇之最大者。归途见在浅滩搁浅的敌鱼雷艇已经被我陆军俘获，艇上有太阳旗飘扬。大部分逃走乘员被我陆军捉住。此夜，吉野舰等第一游击队各舰停泊于阴山口附近。

此日各舰伤亡如下：

松岛舰

少佐　高木英次（轻伤）

少尉　森骏藏（轻伤）

少尉候补生　石井力三郎（重伤）

吉野舰

一等水兵　山城松助（死亡）

二等水兵　春水房吉(重伤)

一等水兵　守谷启太郎(死亡)

二等水兵　滨西四郎市(轻伤)

二等兵曹　久保平吉(轻伤)

一等水兵　西冈文三(轻伤)

秋津洲舰

一等水兵　平井佐文治(轻伤)

二等水兵　出井德三郎(轻伤)

扶桑舰

二等水兵　福原春次郎(死亡)

三等水兵　山川忠太(重伤)

一等兵曹　得丸早治(轻伤)

二等兵曹　关顺一郎(轻伤)

二等水兵　盐谷松太郎(轻伤)

二等水兵　龟井太一郎(轻伤)

三等火夫　小田岛贯一(重伤)

筑紫舰

海军少主计　小池越藏(轻伤)

少尉候补生　四元坚助(轻伤)

一等兵曹　金子丰太郎(负伤后死亡)

一等水兵　今原佐五郎(死亡)

一等水兵　松本平次(负伤后死亡)

一等水兵　财部春静(轻伤)

一等厨夫　山内富次(轻伤)

二等水兵　田畑小太郎(轻伤)

八日，各舰在威海卫海面巡航，防止敌舰逃跑。黄昏，我鱼雷

艇把在浅滩上搁浅的敌鱼雷艇拖来，敌艇名叫福龙号。福龙号原配备六斤速射炮四门、诺尔登炮若干，其战斗力胜过小型炮舰。与我鱼雷艇小鹰相比，虽结构不同，但战斗力不相上下。这艘鱼雷艇的艇长（相当于我军大尉）蔡廷干也被我陆军俘虏。

此日午前十一时，第一游击队的水雷长集合于吉野舰上，商量破坏封锁栅栏事。高千穗舰水雷长小桥大尉率水雷兵乘小汽艇拖一舢板离本舰，于百尺崖后面等待日落。午后十一时，四艘小汽艇和四只舢板会齐，自东口沿海岸前进。当日正值阴历十四日，但是，幸而空中雪云密布，海面上似笼罩着一层薄雾，一切都看不清楚，这真是再好也没有的时机了。八只小艇成一路单纵阵，在海上悄悄前进。回头望去，我军舰船隐藏在薄雾之中，看不到一个灯光。向左上方望去，断崖百尺，真是名副其实！断崖后面似有阴云，实际是摩天岭的山头。在右方，刘公岛上山岭高耸，哪里也没有篝火的光亮，夜死一般地寂静。倚船舷侧耳细听，可听到断断续续的在远处消失的炮声，大概是敌人炮击为牵制敌人而在西口徘徊的我鱼雷艇队。

八只小艇悄悄进入港内，过鹿角嘴炮台来到杜口海面时，似有一只小艇在海面上荡漾，因我军鱼雷艇不会在这里出现，以为必定是敌船。小桥大尉低声命令水兵：靠近该艇，确认是不是敌船，但决不许开枪，只准拚命跳上去砍杀。估计敌军若闻我枪声，东南尖炮台必定炮击。我艇慢慢地靠近了小艇细看，岂料这是四日夜间触礁的我军第二十二号鱼雷艇。于是，一行放心前进，来到龙庙嘴炮台前面。这里有封锁栅栏，但靠近岸边的三间许已被破坏，有通道。这是在百尺崖炮台陷落以后，我鱼雷艇队进入港内破坏的。吉野、秋津洲、浪速等舰的小汽艇和舢板靠近预先规定的位置，开始安装炸药。按规定，高千穗舰水雷长破坏最左面的栅栏，因此，

高千穗舰水雷长欲从已经被我鱼雷艇破坏的栅栏一侧开始工作，由小汽艇改乘舢板，靠于封锁栅栏旁边。

在微暗中望封锁栅栏结构，五寸见方、长约二间的方子木，每根相隔三尺，对向来袭敌人纵向排列；上面敷设三条三吋钢索，再以四吋铁链把每根钢索连接起来，使之不能移动；另为防止其流失，以五吋锚链，每十根方木下一铁锚；其设计是非常牢固的。向北瞭望，如此一条浮桥与日岛连接，看不到一点间隙。高千穗舰水雷长为了在截断栅栏时不使用炸药，命令水兵执铁斧破坏钢索。水兵把钢索之一端拉到舢板上，举铁斧砸去，欲把它砸碎。但是，三吋铁索是不易被砸断的，铁与铁相碰，在海岛和大陆都能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声音，不知从何处飞来三、四发炮弹，落于小艇前后。我军预先估计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因此毫不停顿，继续用铁斧敲打。清脆的声音如同乡间铁匠铺夜间打铁一样，听来格外冷清。大约四、五下就能砸断一根钢索；锚链拉得很紧，搞得好，一下就能砸断一根。不久，三条钢索被砸断，栅栏失去依靠，随着潮水漂去，但接着栅栏被锚链拉住。同时，原来被栅栏挡住不得流过的冰块，以及三、四具带血腥味的无头尸体，从小艇的舷侧通过，沉浮着，不知流向何处去了。在这个地方已经取得了成功，接着又着手破坏另一个地方。开始，敌人打了几炮，大概敌人认为，连方位也弄不清楚，打炮也无用，于是放弃了打炮的念头，以后很少打炮。大约是午后十二时左右，突然一条火线在东南尖炮台上升起，接着，喇叭声响彻寂静的夜空。我军以为这是敌军发出的紧急警报，以为敌人的枪弹、炮弹会像雨点般打来，然而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九日午前一时，我军八只小艇按计划完成了破坏任务。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的乘员安全地将炸药安装完毕后退，用电缆以电引火使之爆炸。封锁栅栏被炸毁，在微暗的夜里，

见栅栏飞上天空。这次破坏栅栏长度大约四百米。至此，敌人仍然非常宁静，没有一点声音。高千穗舰水雷长想拖回部分栅栏作为纪念，把吉野、秋津洲、高千穗三舰的舢板交给浪速舰的小汽艇拖回，其他三艘小汽艇一起拖被我军炸毁的一部分封锁栅栏。当来到百尺崖灯塔下时，不巧天晴，阴历十四日之明月照在海上。刘公岛东南尖炮台立即猛烈开炮。敌弹掠过天空，发出戛戛的声音，落于水中。三艘汽艇不得不舍弃拖来的栅栏，全速撤退。不久，来到百尺崖的后面，当时已是午前二时多。这时小汽艇又被我方船只怀疑，多次询问是干什么的。小汽艇无暇以暗号标志回答，只挥动信号灯，才得以免于遭难。天明以后向司令长官复命。长官曰：还要干！于是次日又进行了第二次破坏封锁栅栏的活动。

我军司令部审讯了敌福龙号鱼雷艇艇长蔡廷干。审讯内容如下：

问：现在提问关于贵国军舰的情况，你应如实回答。不许隐瞒。

答：是

问：你从何时参加战斗？

答：我从六年前上军舰，其间曾在定远、威远等舰服役。

问：炮击旅顺口时，你在哪条船上？

答：是鱼雷艇，当时在威海卫。

问：现在防守刘公岛的首领是谁？

答：张文宣（统领）。

问：刘超佩怎样了？

答：五日（阴历）负伤，现在在刘公岛。

问：戴宗骞如何？

答：两、三天前服鸦片死亡。

问：丁汝昌如何？

答：现在在镇远舰上。

问：镇远舰还能使用吗？

答：数日前曾触礁，但现在能使用。

问：威海卫港内有多少鱼雷艇？

答：十二艘。

问：本日我舰队炮击时，鱼雷艇是怎么一回事？

答：皆出港外。据我所见，六艘被吉野舰追赶，跑散，向西逃跑。

问：现在威海卫港内有几艘军舰？你讲出舰名和舰长。

答：镇远舰，舰长杨（不知其名）；靖远舰，舰长叶祖珪；平远舰，舰长刘；广丙舰，舰长程璧光；济远舰，舰长林国祥；另外还有炮舰六艘。

问：现在刘公岛上有多少陆军？

答：我不知道准确数字，大约有二、三千人。

问：储备于刘公岛的粮秣有多少？

答：四、五个月。

问：刘公岛陆上炮台和各舰舰炮有多少弹药？

答：我不知道准确数字，大概每炮有三百至五百发。

问：日本军队和日本舰队封锁威海卫，鱼雷艇接受了什么任务？

答：防御。

问：在现在的情况下，舰队和鱼雷艇有无向港外突围的打算？

答：有此打算。

问：阳历二日，我陆军占领威海卫时，为什么烧毁沿岸小

船(中国式帆船)?

答:不知道。大概是丁汝昌的命令。

问:前天夜间击沉贵国三艘军舰以后,鱼雷艇接受了什么任务?

答:仍然是防御。

问:今天早晨我舰队炮击时,鱼雷艇来到港外,是根据什么命令?

答:根据丁汝昌的命令,尽可能击沉敌舰。

问:有击沉敌舰的任务,却又逃跑,为什么?

答:本应击沉日本军舰,但被吉野舰发现,遂未能达到目的。

问:最初的打算是回威海卫港内吗?

答:我鱼雷艇的速度是每小时十八海里,无论如何不及贵国军舰,因此没有再回港内的打算。我福龙号螺旋桨被吉野舰打坏,不能自由行驶,因此我们登陆。登陆时被贵国军队捉住。

问:你打算投降吗?

答:我怎能投降呢?过去陆军每每战败,原因在于互无救援之心。在我舰队,决无这样的情形。

问:现在舰队士气如何?

答:能够终日战斗。

问:在这种时候,丁汝昌有死而后已的决心吗?

答:有。如无长期作战之意,岂不早已逃跑了吗?

问:现在丁汝昌在哪里?

答:依然在镇远舰上。

问:陆军互不支援是战败的原因吗?没有其他原因吗?

答:平时不备,临时新召,是战败的原因。

问:有无从陆上(烟台方向)与舰队协同收复威海卫的计划?

答:我不知道有这样的计划。

问:现在刘公岛上有几名外国人?

答:七、八名。

问:其姓名与职业?

答:英国医生克尔克,机械师华尔,德国炮术教官斯考尔。以上三人原来就一直在刘公岛。英国人汤玛斯、梅洛斯、马格禄,美国人浩威等四人都是新来的,他们在舰队里,但常在各舰活动。不知其他外国人的姓名。

问:你在什么地方研究过外国语?

答:我曾在美国九年。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去美国,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回国。

问:如果我们现在释放你,你还打算再上鱼雷艇抵抗我舰队吗?

答:有这种打算。

审讯另一人的内容如下:

问:丁汝昌曾接到过日本军队的书信吗?

答:接到过。丁汝昌见此书信,对左右说:你们把我杀了吧! 丁沉默片刻后又说:在友谊上诚有所感,但我不能舍弃报国大义。目前我惟有一死。

问:足下以为投降日本军队会遭杀戮吗?

答:是的。据我所闻,在旅顺口投降日本军队的清兵全遭杀戮。

问:否。事实完全相反。我军对于投降者分别给予与其身

份相当的待遇。而清军对于日本军队不是有极为残酷的事实吗？（叙述清军在金州半岛上的残暴行为。）

答：可能是这样。陆军中往往有不懂事理之人。但海军与之完全不同。

问：清军有多少鱼雷艇？

答：左右两艇队各三艘，共六艘；原属福建舰队之鱼雷艇一艘；原驻旅顺口水雷营之鱼雷艇两艘；定远、镇远二舰所属鱼雷艇共四艘；合计十三艘。我以为上述十三艘鱼雷艇于七日全部出港。

问：马格禄船长在何处？

答：与丁汝昌一起在镇远舰上。

问：帕威斯如何？

答：海洋岛海战时战死。普雷斯密、斯库瓦尔、奥尔绍、约翰斯顿等，闻日军在荣成登陆，皆去芝罘。

问：还有什么外国人留在这里？

答：多克托尔、克尔克在刘公岛医院。哈瓦特在刘公岛制作所。汤玛斯在陆上炮台。其他新来者数名，但不知其姓名。总之，在每艘巡洋舰上皆有一名外国炮术手。

问：现在刘公岛上有多少陆军？

答：据说有两千至三千。

问：原来在张指挥下的护军三营，约一千五百人，不是两千余人吧？

答：如你所说，护军一千五百人。据说二月一日由威海卫移防至刘公岛者约二营。因此是两千余人。

问：威海卫北面海岸各炮台是陆军在逃跑时破坏的吗？

答：否。陆军未加破坏就逃走了。因此，丁汝昌派水兵登

陆把它破坏了。

九日，以天龙、大和、武藏、海门四舰为先头，葛城为殿舰，午前八时驶向刘公岛东侧炮台实行炮击，在威海卫港东口纵横左右行驶，猛烈射击，特别雄壮，激烈。这是在此日作战中之第一奇观。五舰中之殿舰葛城号最勇猛，行驶时经常进逼至炮台附近，在炮云弹雨中悠然奋击。此时，第一游击队除浪速舰外，吉野、高千穗、秋津洲三舰，加千代田舰，在威海卫港东口海面警戒。第二游击队之扶桑、比睿、金刚、高雄四舰，也只进行了一次炮击，然后远驶至该港东口外海，执行警戒任务。午后四时五十分，第三游击队首先整队撤退，驶回百尺崖海面。

此日战斗方酣时，陆上由内田海军大尉指挥的鹿角嘴炮台发射的两发炮弹命中敌舰靖远，该舰立即沉没，海面上只留下了该舰的舵机。至此，敌军相继丧失了定远、来远、威远、靖远等舰，所余主要舰只只有镇远、平远、济远、广丙等四舰，敌势越发穷窘。

此夜午后十一时，仍如前夜，我军试图破坏港口封锁栅栏。在进入港内以前，水雷长相约，此次潜行去日岛，在岛上树立太阳旗，以挫敌胆。前进至栅栏附近，因此夜我鱼雷艇又欲从东口进入港内，敌军猛烈炮击，终于未能胜利达到目的。于是，向北前进去日岛，欲在岛上树立我军军旗。这时，一小艇驶来高呼曰：是小汽艇吗？答：是。其艇长曰：不可去日岛，岛之左右，敌弹如雨，危险！明日再来吧。该艇已去过日岛附近，在破坏一部分栅栏以后，正在返回。于是，八只小艇一起撤退，回到百尺崖，约定明日撤回本舰。

十日，严岛舰作为哨舰来到威海卫海面，整日执行警戒任务。入夜，旗舰松岛，以及千代田舰、桥立舰与之会合，对港口实行警戒。其他各舰补充煤炭。

十一日是纪元节①，各舰举行遥拜仪式。然后，第三游击队之葛城、大和、武藏、天龙四舰，军容凛然，进攻刘公岛东南尖炮台。敌人连日受到攻击，起了实地演习的作用，因此，蕞尔一炮台也不可轻侮。我舰被敌弹击中一、二发也在意料之中。不出我军各舰预料，敌军不再进行不起作用的炮击，待我军军舰驶近，到达弹着距离以内时，瞄准发射。远远望到，炮弹落于我舰前后，险些命中。后来，葛城舰首先被一弹击中，操作前部旋回炮的一号炮员头部、一只手臂和左腿被击中，当即死亡。护士跑来，见腮部以上全被打烂，手脚负重伤，已经死亡。此外还有六人负伤，皆轻伤。天龙舰也被击中。此时，天龙舰副长中野(信阳)大尉正在舰桥右舷发号令，命中左舷之敌弹弹片不知如何飞来，打断中野副长一条腿，腿留在舰桥上，身体飞入海中。舰桥上的其他军官欲放下舢板营救，但向海上望去，只看见一点头部，不多时就深深沉入海底。木片、铁片不知从何处飞来，如雨点般飞入机舱，机舱里的高野(泰吉)机关士左眼负伤。此外，一等兵曹一人，一等水兵一人，三等、四等水兵各一人负伤。大和舰舰桥机关炮也被打坏。于是，第二游击队前来支援。敌军停止炮击。入夜，浪速、秋津洲二舰驶往威海卫西口，攻击敌炮台，目的是牵制敌人，以便使封锁栅栏破坏队从东口进入港内。然而，封锁栅栏破坏队因遇强风，不能前进，只得作罢。

十二日午前八时，一小炮舰前樯悬白旗，后樯悬黄龙旗，拖一只舢板，自东口驶出。众皆曰：此乃敌军之降使。他们来到英、德军舰近旁抛锚以后，立即有九人改乘舢板。我一鱼雷艇来到舢板近旁，拖舢板向我旗舰驶去。舢板亦在前面树白旗，尾部树一黄地黑龙旗。舢板靠近旗舰以后，撤去白旗，摇橹靠上松岛舰，有一、二

---

① 原为日本四大节日之一，是日本神武天皇即位纪念日。1966 年日本政府规定此日为"建国纪念日"。——译者。

人悄然登上松岛舰左舷梯。舢板退至松岛舰舰首停留。转瞬间，我十余艘鱼雷艇自多处岩石后面驶出，在敌小炮舰周围游弋，其剑拔弩张之势，极为凛然。不久，第一游击队司令官被传呼赴旗舰，然后返回。舰队命吉野、高千穗、严岛、桥立四舰赴西口，与浪速、秋津洲二舰一起在港口巡逻。四舰起锚，不顾降使之怀疑，从百尺崖出发，赴西口，与浪速、秋津洲二舰会合，六舰成一队，在岛前巡逻。然后有信号曰："敌军就刘公岛之炮台、武器、弹药和港内军舰全部移交日本军队事派降使至松岛舰，并请求救助人命；丁提督平安无事。"啊，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好消息，众皆拍手庆贺。

敌军的降使是广丙舰舰长（相当于我军少佐）程璧光，现在乘来的炮舰是镇北号。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据守蕞尔弹丸孤岛，奋勇作战十四日，现在穷图末路，终于打出了降旗。在我旗舰上，我军对敌军的上述请求进行了详细的审议，其中松岛舰舰长有栖川若宫殿下提了不少建议。经过反复研究之后，以伊东司令长官名义提交了复信。

十三日午前八时二十五分，敌舰镇中如约来到旗舰松岛近旁下锚，该舰悬白旗，而且国旗下半，表示哀悼。使节仍然是昨日之程璧光。呈丁汝昌复信。

程递交此信以后曰：提督见伊东长官复信，深谢其厚意。提督说，我们的愿望既被应允，别无他求。写完回信，从容就死。接着定远舰管带（舰长）刘步蟾和刘公岛炮台司令官张文宣也相继自杀。……程短时对话以后，于十时四十分归去。旗舰松岛发出"丁汝昌已死"信号，除举行仪式外，禁止奏乐。

此日午后五时二十分，中国第三次使节乘炮舰镇边前来。乘该舰前来的是代表陆海军之刘公岛道台牛昶昞和广丙舰舰长程璧光。他们来旗舰松岛谈判，十一时归去。今晚各舰皆允许使用吊

铺。上月中旬我舰队进入荣成湾以来，两旬未曾使用吊铺，而今晚允许使用了，由此可知关于清舰投降的谈判已经完成。

十四日，两名前使节又来我舰。十五日，刘公岛残兵乘民船去芝罘。浪速、高千穗二舰为临检而在威海卫西口。此日天气骤然变坏，从午前五时渐渐刮起北风。不久，北面一阵怪云叆叇，接着呼风起浪，风浪像玩弄树叶一样翻弄着像小城一样的大船，摇荡着，一会把船推上波峰，一会把船推入波谷。浪速舰起锚向东行驶。在百尺崖附近之联合舰队本队等，像是经受不住风浪的摔打，而向荣成湾方向撤退；只有四、五艘舰船两舷抛锚坚持着。浪速舰不知退至何处去了。突然在霞光中出现的扶桑舰也向东退去。只有高千穗舰独自留在威海卫与山东角之间巡逻，前后左右接受海浪的拍打，左倾右斜，不顾大大小小的海浪，整日整夜执行巡逻任务。第二天，二月十六日，天气渐渐平静，海鸥三、五成群，像要抹掉昨日风暴痕迹一样地飞翔着。午前十时，浪速舰驶来，立即驶至威海卫西口，在北山嘴崖下抛锚，等待敌船驶出。在这里还有我鱼雷艇两艘。午后四时，一只中国船载三、四十名百姓，悄然驶出。鱼雷艇靠上去，到船中检查，见无武器、官物之类，允许中国船通过。中国人皆欣喜，再三拜谢，扬帆乘风西去。如此者前后九艘，船皆满载家具、器具，有的携带妇女幼童。至日落西山，看不清东西时，我舰中止临检，浪速舰、高千穗舰以及由港内驶出的四艘鱼雷艇守卫西口，直到天明。

二月十七日，我舰队以松岛舰为首舰，千代田、桥立、严岛、吉野、秋津洲等舰紧跟其后，第二游击队继之，第三、第四游击队殿后，八时半从百尺崖起锚，成单纵阵形，靠近刘公岛，从东口的前面通过。各舰樯头飘扬着鲜艳的军舰旗，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严密警戒，队伍威风凛凛地自西口进入港内。在各舰停泊完毕以前，浪

速、高千穗二舰在湾口警戒，最后进入湾内。

靠近西口时，望左面黄岛炮台，右面北山嘴炮台，炮台皆被破坏，大炮脱离炮架，扔在地上，或者炮口朝天，或者半截炮身埋在沙土里，炮弹散乱地扔在周围，尚未整理，四周无人，呈现特别凄凉的景象，只见着黑衣的陆军在对面山腰上奔忙。湾口的封锁栅栏已经浮起，敌军设置的水雷已被破坏，只有几个水雷管在海面上出没。我舰队舰只在距刘公岛栈桥二链处抛锚。

在刘公岛岸边停泊着战败的清舰，即已编入我大日本帝国舰籍的镇远、平远、济远、广丙、康济等舰及其他炮舰六艘，各舰皆降下中国国旗，寂然排列在那里，唯有康济舰舰尾悬黄龙旗。被我军击沉的定远及其他各舰，依然沉浮于港内，看起来样子可悲。定远舰沉没于东口，两根桅杆高高地突出于海面上。来远舰完全沉没于刘公岛栈桥东面，只见涂成红色的舰底时时出没于起伏的海浪之间。威远舰沉没于栈桥西面靠近陆地的地方，虽能看到烟筒和三根桅杆，但上甲板全浸于水中。宝筏舰(炮舰)在浅滩沉没，尚能看到桅杆顶端。靖远舰远远地沉没于远离威海海滩的大海里，上甲板已全部没于水中，一半烟筒和桅杆还露在水面上，桅杆上还挂着清国国旗，大概是被击沉以后，没有来得及降下而舍弃在那里的。

午前十时二十分，各舰放下小汽艇和舢板，分别驶向预先指定的军舰。第一个靠上敌舰并在舰尾升起日本国旗的是驶向广丙舰的千代田舰。时值午前十时五十分。接着不过数分钟，在镇远舰、平远舰、济远舰，以及其他六艘炮舰(镇南、镇北、镇西、镇东、镇中、镇边)上也高高升起了太阳旗，在刘公岛炮台上也升旗完毕。待俘虏手续全部完成以后，午后一时新编入我大日本帝国舰籍的十一艘军舰，和我舰队不到三十艘军舰及数艘运输船合在一起，严整地

停泊于港内。全体舰队人员来到甲板上，由旗舰松岛奏起“君之代”乐曲，同时各舰一齐奉拜，长呼短喝，喉裂声哑，挥舞帽子，雀跃庆祝，在港内巡航，真是空前绝后之一大壮举，一时似万雷齐落，山河崩陷，震动四百余洲。

我舰队自出战以来，虽经历数次激战，但未失一舰。本次激战，我舰队只损失鱼雷艇两艘，却击毁轰沉中国北洋舰队的一半，俘获其另一半，不留一舰，使之全灭。这可说是自特拉法尔加大战以来的一次大胜。

俘获军舰中唯有康济舰舰尾悬黄龙旗，是伊东司令长官给丁汝昌遗体的相当礼遇。我军将康济舰给予清军，使之护送丁汝昌遗体赴芝罘。

军舰、炮台、武器的移交全部结束，只有镇远舰因损伤过重而暂驶旅顺，修复后再驶回国内，其他各舰立即被送回国内。

留于港内的中国官兵乘康远舰自由离去。清军雇佣外国人中的美国人浩威，前曾在神户被我国捉获，宣誓后释放，因此，这次把他捉住，拘留于我军旗舰。

（译自第二十编）

附录　诺斯罗普博士与蔡廷干

前已报道，作为俘虏在大阪的清国威海卫鱼雷艇艇长蔡廷干曾通过原来的美国老师诺斯罗普博士，志愿归化日本。美国记者报道的诺斯罗普的谈话和蔡廷干写给诺斯罗普博士的信件，详细地透露了当时的情况。尽管此事已经成为旧闻，仍译载如下，供读者一阅。

诺斯罗普博士的谈话：

我在日本停留期间，意外地实现了一个愿望，这就是访问了成

为俘虏以后停留于日本的蔡廷干。蔡是我在二十多年前受杨儒之托为之联系修学方法和地点的清国学生中的一个优秀学生。我到达广岛时，廷干已经被送往距广岛二百余海里的大阪。我到大阪以后，大阪府知事曾为我能够访问收容清国俘虏的寺院而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当天因某亲王自大阪去京都，陆军的高级军官们都去送行，我因而没有实现访问的计划。当天晚上得到了访问的许可，精通英语的大阪府书记也做好了同行的准备，但是此前我曾约定在教青会发表演讲，不得不去京都，因而又没有来得及访问。两天以后，大阪府书记官与我同行，在非常方便的情况下进行了访问。见蔡舒适地寄宿于古刹中，看来身体健康。后来我在京都也访问了清国俘虏，他们也同样住在宽敞的建筑物里。在我访问时，可以说蔡与其他俘虏都受到了优厚的待遇。我还看到在广岛的俘虏(特别是负伤的中国人)受到了亲切的对待。在广岛医院里不仅有有经验的护士和医生，而且药品、器材也很完备。日本皇后陛下非常关心这家医院。这家医院的病房可同时容纳四千名患者。当时蔡正以喜悦的心情期待着早日交换俘虏，以便回国。在中国的蔡的家属们以为蔡已经战死，一点也不知道蔡的现状。蔡要我写信将蔡平安无事的情况转告其家属。然而，后来过了几天，蔡给我写来了如下信件：

　　某英国友人写信告诫我：中国政府已经下达了逮捕我的命令，而逮捕之后就要斩首，因此切勿回国。其他鱼雷艇军官告发我在威海卫背弃丁提督逃跑。这些军官是在威海卫舍弃受到日本军舰吉野号炮击的我所在的鱼雷艇及另一艘鱼雷艇而逃跑的奸猾卑鄙小人。他们估计我已经战死，狡猾地以为死人不会说话，为自己掩盖罪责。正当先生对旧门生热情关怀之时，我恳切地希望先生尽最大的努力，使我得以暂住

日本。

我被如此恳求，不忍拒之。于是将蔡的希望转达给了文部大臣兼临时外务大臣西园寺侯爵、大山、儿玉、西乡等将军及其他显贵。我按照美国公使的建议，通过大山伯爵夫人，会见了大山司令官，陈述了情况。伯爵夫人曾经在美国受到我的指导十年。当时蔡廷干也留学于美国。此前我接受伯爵夫人的邀请，到他的漂亮的西洋式别墅访问，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尽管大山伯爵的主治医生建议大山伯爵辞去陆军大臣的官职，到山间别墅疗养数周，他仍然为我留在陆军省，倾听了我的谈话。我确信，日本交还清国俘虏时是会允许蔡廷干留在日本的。我对于二十多年前在杨儒和拉伊桑①的指导下来美国的中国学生是深有感情的。拉伊桑曾长期住在斯普林菲尔德，数次在教会发表"中国教育新案"的演讲。让这些学生在美国学习十五年，学会现代科学、艺术、采矿冶金、炮术、陆战术、海军以及教育和工业，回国以后就会成为国家的希望。按照杨儒的计划，至少要再派三十名学生到美国。杨儒的计划取得了进展，在美国受教育的中国学生达四、五百人之多，其数量不少于日本留学生。若中国学生像留学回国的日本学生那样在国内进居要职，那么日清战争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杨儒调任驻美公使以后，在哈特福德的杨儒的后任是反对杨儒教育意见并最后使杨儒计划破产的吴②。吴只让学生学习电信术，在留学期限未满的情况下，命令学生回国。这些学生回国以后，评价不佳。他们可以谋到的公职只有电信技师。反对现代文明、不了解西洋文化、靠科第爬上来的中国官吏轻视回国学生，不给他们以执行公务的机会。这些官吏知道，西洋文化和文明会使中国的守旧自尊和排外

① 译音，下同。——译注。

② 译音。——译者。

主义破产。蔡廷干的信也反映了蔡的出众才华。他获得了就任公职的机会。蔡在美国学校中，学习成绩是最好的。在新不列颠高中，曾多次受到嘉奖。贝克教授特别喜爱他。我在大阪赞赏其熟练的英语时，他说，这都是先生培养我的结果，先生让我与先生的家人生活在一起，还进了一所好的学校学习。他还回忆起在美国期间受到新不列颠的有名锻冶专家埃利许巴利多的关照，以及我送给他的新不列颠老教育家泽雷斯诺森特的两本著作。

今年六月七日蔡廷干写给诺斯罗普的信如下：

亲爱的诺斯罗普博士：我于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回国以后，曾受命在大沽跟随合众国海军少校马尼图克斯研究军事。研究课题为测量、鱼雷战术，国际法和数学。我曾接受当时在中国任教官的朗达英国海军上校的考试。在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采用鱼雷时，于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去威海卫，跟随黑森克雷韦尔德国海军上校进行研究。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因中法战争，鱼雷艇队转移至旅顺口。中法战争结束以后，我因学过航海和天文学，被任命为鱼雷艇司令。此时，我又协助罗加斯上校向中国军官和水手教授鱼雷使用方法，并协助上校按照外国方式建立鱼雷艇队。罗加斯上校是英国军官，现在是箭手号舰长。我于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在旅顺口任职。在这七年间，我作为翻译官，为旅顺口军港的建设尽力。

去年夏季日清因朝鲜事件开战，我受命与在威海卫的丁提督会合。自开战以来，我们曾作为中国舰队的先锋在各处巡航。在鸭绿江之役中，我曾对日本运输船西京丸誓死猛攻，但是没有成功。我在被封锁的威海卫港内，于清历一月十三日即公历二月上旬落于日本人手中。我成为俘虏以后，受到

日本人的优厚的待遇。其他俘虏也和我一样受到了优厚的待遇。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我按照父亲的劝告结了婚。婚后三日，父亲去世。母亲于一千八百九十年逝去。现在，我的妻子在上海，没有儿女。以上是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我在本国的履历概要。我只能向先生报告当时的概要情况。我一旦获得自由，就能十分详细地向先生报告中国舰队的运动及我实际看到的、体验到的战争，以告慰先生。

门生蔡廷干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六月七日于大阪

（译自第三十九编）

（七）帝国海军大捷

捷报，帝国海军大捷之捷报来到了。帝国全体国民翘首企足、一日千秋等待的大捷报来到了。所谓大捷报，就是下述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等的电报。

其一，（二月九日午前一时五十五分大本营发，二月九日午前三时海军省收）是由江户丸七日晨送到旅顺口，由旅顺口根据地司令长官坪井发出的：

四日，第一鱼雷艇队在西口警戒，第二和第三鱼雷艇队于月落后自东口封锁栅栏缺口进入港内，袭击敌军舰队，确已破坏定远，疑击破靖远舰底。

关于我鱼雷艇队的损失：第八号鱼雷艇① 机舱被击中，机舱人员全部伤亡。归途中，在封锁栅栏缺口处的浅滩搁浅，且受敌军射击，一半沉没。铃木少尉及另外二人死亡，一人负伤。第八号鱼雷艇和第十四号鱼雷艇触封锁栅栏或暗礁，舵

① 原文如此，疑为第九号鱼雷艇。——译者。

机和推进器损坏。第六号鱼雷艇被敌军击中步枪子弹四十六发，哈乞开斯炮弹一发。第十号鱼雷艇被敌军击中步枪子弹十发。其他鱼雷艇也被击中若干发。但均无伤亡。

昨夜，第二、第三鱼雷艇队在西口警戒。月落后，第一鱼雷艇队自东口封锁栅栏缺口进入港内，第二十三号小鹰艇和第十一号鱼雷艇发射七颗鱼雷，击沉来远、威远和一艘炮舰。鱼雷艇队，艇人皆平安无事。昨日，八重山舰拖第八号鱼雷艇和第十四号鱼雷艇到旅顺口。

舰队在港外运动、警戒，欲明日与陆上炮台协同，破坏日岛和刘公岛炮台。

西口炮台已经不能使用，去该炮台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回到舰上。关于东口炮台，除参谋长四日报告的情况外，我水兵还使用了二十四厘米炮二门、十五厘米炮一门、十二厘米炮二门。二月六日午后四时于威海卫海面。

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其二(二月九日午前四时十四分大本营发，二月九日午前六时二十五分海军省收)：

上月三十日，第三鱼雷艇队试图进入港内。我军占领之炮台误将我鱼雷艇当作敌鱼雷艇，猛烈炮击。原定于一日通知炮台后我鱼雷艇队再次进入港内，但因有异常暴风，未达到目的。舰队于一日暂时撤回荣成湾。次日，风暴稍平静，于是出港。鱼雷艇和炮舰皆平安无事。不仅鱼雷艇和炮舰，在主舰的火炮上也结了厚冰，其厚度达三吋至五吋。

昨日，第二游击队，以及第三、第四游击队，分别炮击刘公岛和日岛炮台。筑紫舰被敌军一发炮弹击中，二人死亡，数人负伤。敌舰队在湾内运动，炮击东岸炮台。当夜，我鱼雷艇试

图进入港内，但因封锁栅栏坚固，警戒又非常严密，只破坏了少许封锁栅栏。今夜仍然计划破坏封锁栅栏。另，本日海军已经派人去西口炮台，欲自西口炮台炮击敌军舰队。

现在，东口炮台可使用的火炮有：二十四厘米炮三门、二十一厘米炮二门、十五厘米炮一门。上月三十日，二十四厘米炮一门被敌军舰队击毁，海军士兵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一人。二月四日于威海卫海面。

出羽联合舰队参谋长

其三，（二月八日午后四时五十分大本营发，二月八日午后六时五十五分海军省收）是旅顺口镇守府司令长官坪井于今日午前发来的电报：

今日午前九时，西京丸送来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报告如下：

如昨日电报，炮击敌军炮台时，敌鱼雷艇十余艘驶出，因此，派第一游击舰队追之。追敌鱼雷艇十二艘、小汽艇两艘，至芝罘附近的海湾——龙门港，敌艇皆在海岸破损或搁浅，不能使用了。

又据第一游击舰队司令官鲛岛报告，在芝罘海面通过时，闻芝罘港内不断有炮声，见港内有弹丸飞落（疑是败兵闹事）。见港内有英、德、美、法、俄等国军舰。

了解实际情况以后再立即报告。因感到非常可疑，所以一并紧急报告。二月七日午后九时。

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北洋舰队是中国海军的骨干，镇远、定远二舰是北洋舰队的巨擘，可以说，有此二舰才有中国海军，二舰亡则中国海军无。现在我海军协助陆军攻占了威海卫陆上炮台，进而又击沉了北洋舰队精锐舰只数艘，我海军之功勋岂不伟哉？

威海卫业已被我军攻占，北洋舰队也已经被我军全歼，我舰队可以在渤海湾横行无阻了。虽有大沽、天津、山海关，何以能敌得住我舰队一炮？清国国运亡蹙，而使之到达如此地步者，实由于我海军的英勇奋战。我海军的伟勋可谓万世不朽！

因电文简单，我们尚未详细记述这次伟大海战。现在追述陆海军进攻威海卫的大概情形：

一月十九日，我联合舰队护送陆军运输船从大连湾出发，驶向荣成湾。此日午前十时十五分，天城、磐城、大岛、摩耶四舰起锚；十时三十分，八重山、爱宕二舰起锚；筑紫、赤城二舰于十一时十五分起锚；各舰分别向荣成湾前进。这是我联合舰队的先遣队。

我联合舰队以旗舰松岛为首舰。旗舰樯头高高飘扬着将官旗，威武雄壮地驶出大连湾。千代田、桥立、严岛三舰继之。（以上四舰为联合舰队本队。）第二游击队之扶桑、比睿、金刚、高雄四舰整队随联合舰队本队之后。我联合舰队此行的任务是护送陆军运输船，因此不能自由行驶。出大连湾，整队，然后开始行进。陆军运输船共□□艘，第三游击队的天龙、大和、武藏、葛城为其向导舰。以天龙舰为先导，远江丸、摄阳丸、鹿儿岛丸、山口丸等四艘运输船跟随其后；隔五链，以大和舰为先导，金州丸、三池丸、丰桥丸、新发田丸等四艘运输船跟随其后；再隔五链，以武藏舰为先导，有明丸、宗谷丸、兵库丸、小仓丸，立山丸五艘运输船尾随其后；最后以葛城舰为先导，率酒田丸、名古屋丸、广岛丸、萨摩丸、空知丸、和歌浦丸六艘运输船。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二游击队于左舷成斜形军舰阵，缓缓行进。在这些运输船的前面，另有海军运输船相模丸、西京丸、江户丸、伊势丸四艘率中国式帆船前进。全队舰船共二十六艘，加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二游击队八艘，合计三十四艘，蜿蜒似长蛇，威武地劈浪前进，可谓壮观。

二十日午前五时，舰队到达山东岬角海面，岬角灯塔在右舷五、六海里处。后来遇到第一游击队炮击登州归来，一起整队前进，六时到达荣成湾。这时天降大雪，海上溟濛，咫尺不辨。忽闻陆地方向有连续炮声。不久，雪稍停，天稍晴，看湾内，筑紫、赤城、大岛、鸟海、天城、八重山、爱宕、摩耶、磐城等舰靠近陆地，排成一列，由筑紫、赤城、大岛、鸟海、天城五舰向沿岸村落和树林不停地猛轰。

我联合舰队的先遣队八重山等舰于二十日午前三时到达荣成湾。当时雪花纷飞，不辨前后。到达预定地点以后，八重山舰派三只舢板，载电线割断队，划到海岸附近。载我军电线割断队的三只舢板刚刚到达岸边，忽有弹丸飞来，从头上掠过。后来得知，这是敌人早就安排好的。敌军在荣成湾海岸建造高约一、二尺之土堤，并架设野炮四门，在荣成置兵六百，欲一旦有事，立即出来，击沉登陆船只。我军的三只舢板因受到突然攻击而吃惊。我军从舢板上射击，欲登陆赶走敌人。敌我交战片刻。八重山舰闻"陆上有敌军"信号，遂命令三只舢板"暂回本舰"。电线割断队根据命令，边射击边撤退。有一弹飞来，击中艇舷，但无一人负伤。八重山舰和第四游击队闻陆上有敌军，立即打开炮口，连续开炮。但是，在雪停以前，一点也看不清陆地，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似时时有敌骑兵东奔西跑。大约三十分钟以后，电线割断队和陆军士兵在我军火炮的掩护下，在纷纷的雪花中，勇敢地把小艇靠到岸上。敌兵四散奔逃，不留一人。八重山舰之兵士生擒清兵十人，缴获野炮四门。野炮炮身长约三尺，是旧式火炮。一支分队割断了海岸电线，断绝了敌人的通信，完成了任务；另一支分队立即去山东岬角灯塔，说服守护灯塔的两名德国人和一名英国人，自现在起到战争结束，受雇于我国，使之一如既往守护灯塔。此时，我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在山东岬角以东的海面上布置警戒线，依次命运输船进入荣成湾

内。陆军开始登陆,全部占领了荣成湾。此夜,我舰队严密警戒,锚泊于湾内。吉野、浪速二舰为观察敌情,驶向威海卫海面。鱼雷艇之一部停泊于荣成湾内,一部在威海卫港口,防备敌鱼雷艇和敌舰队逃跑。

二十一日午前七时,第二批陆军运输船共十二艘,以旅顺丸为先锋,队列整齐地驶来。午前八时,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除秋津洲舰)、第二游击队共十一艘战舰破浪驶向威海卫。旗舰松岛,以及千代田、桥立、严岛(以上属联合舰队本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以上属第二游击队)等八舰成一路沿海岸行驶,吉野、高千穗、浪速(以上属第一游击队)等三舰列队于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二游击队的右舷,我舰队成二路前进。

午后一时,我舰队到达威海卫海面,先派千代田舰刺探港内敌情。忽见刘公岛上信号旗摇动,接着由东岸炮台向千代田舰发射一发炮弹。英雄的千代田舰岂能惧怕一、二发臭弹?千代田舰悠然侦察有无敌舰之后归来,进入队列。此日,我舰队意不在与敌军炮台作战,只计划做示威运动,因此并不靠近炮台,远在外海向西驶去。敌舰没有任何行动,炮台也恢复了平静。我舰队三次自东向西行驶,此时稍稍靠近了敌人,我舰在距敌炮台大约一万米处。百尺崖和刘公岛东南尖的敌人打开了炮门,向联合舰队本队射击。在敌军炮台上升起了炮烟。人们向四面眺望,见在距离我舰三千米处激起水柱,爆炸声传入耳中。接着敌军又射来十四、五发炮弹,其中数发掠过联合舰队本队的上空,落于海中。最危险的一发炮弹从松岛舰桅杆的侧面掠过,在松岛舰后方大约一百米处激起水烟。旗舰立即发出改变航向的信号,转向四分之一,驶向外海。此时,我第一游击队正驶到敌军炮台的下面,他们根据旗舰的信号,亦改变航向,向外海驶去。敌军炮台轰然发射一炮,炮弹落于距吉野舰左

舷舰首一、二间处，激起一阵水烟。真险！我吉野舰免遭此难是何等侥幸！又有一弹飞来，从吉野、高千穗二舰之间掠过，落于海中。接着又有一弹落于二舰之间。可怜敌军白白地耗费炮弹三十余发。此时我舰队变单纵阵为三队，各自向西转向，依然做游戈运动，灵活地应付敌人，使敌军徒然耗费炮弹。敌军当然不会知道我军策略，愈加疯狂发炮。后因我舰逐渐远去，敌军遂放弃了炮击我舰的念头，停止发炮。我军亦因将近日落，又组成单纵阵，从容不迫地向东驶去。我舰队驶至鸡鸣岛附近时，吉野、高千穗二舰脱离队列，留于该岛近海，执行警戒任务，联合舰队本队（四艘）、第一游击队（浪速舰一艘）、第二游击队（四艘）返回荣成湾。途中遇秋津洲舰驶来。在占领荣成湾之当日，秋津洲舰因右舷机发生了一点故障而留于湾内修理，仅一日修好，现在为接替高千穗舰而驶向威海卫。我舰队返回荣成湾途中，在山东岬角海面见英舰六艘舳舻相衔，耀武扬威地行驶。六艘英舰旁若无人地继续行进，在我舰队到达荣成湾口时，英舰已经进入湾内，沿山东岬角漂泊。我舰队进入湾内以后，英舰六艘中的三艘留于荣成湾，另三艘驶向威海卫；留下的三艘英舰迂回到荣成府前面的港湾锚泊。这三艘英舰，一艘叫百人队长号（一万一千吨），一艘叫塞班号，另一艘叫新月号。

一月二十二日清晨，秋津洲舰到达威海卫，接替高千穗舰。午前九时，高千穗舰离开刘公岛海面，向东南行进，遥见在山东岬角附近海面上有四舰拖着缕缕煤烟驶来。最前面是英舰，似赴芝罘；跟在后面的三舰是筑紫、赤城、岛海。他们从鸡鸣岛近旁通过，向大陆靠近。见敌军有炮击之意。又有三舰绕山东岬角驶来，皆是双烟筒的大舰，樯头悬英国旗。高千穗舰返回荣成湾。此日午后六时，联合舰队本队起锚，到山东岬角海面，各舰间隔五海里，在二十海里之间巡航，防止敌舰逃窜。

二十三日拂晓，联合舰队本队之松岛、桥立、严岛三舰返回，停泊于荣成湾，只有千代田舰在威海卫港口巡逻。清晨，第三批运输船到达。到晚上，共十九艘运输船进港。至此，我军运输船已全部到达，前后共五十艘。此夜，第二游击队到山东岬角海面执行警戒任务。午后八时以后，见威海卫陆地上空有探照灯闪烁。这是因为敌军闻我军已经登陆，担心我军袭击而加以警戒。午后十时，千代田舰返回，报曰："威远、广丙和两艘炮舰在东口活动，一切正常。"

二十四日午后六时，吉野、高千穗、秋津洲三舰从荣成湾出发，在山东岬角以东巡逻至次日清晨。

二十五日，吉野舰和秋津洲舰返回荣成湾，高千穗舰驶向威海卫港口。高千穗舰于午前九时到达刘公岛海面，遇昨夜在港前警戒之浪速舰。浪速舰通报曰："一切正常。"高千穗舰接替巡逻，浪速舰返回荣成湾。午后一时，高千穗舰靠近威海卫东口，窥探敌舰动静，见有七艘敌军军舰沿陆岸排成一列锚泊，不断地冒着黑烟。定远、镇远二舰潜伏畏缩于黄岛的后面。彼等之命运已是风前之烛，但彼尚不知。可悲！午后三时，英舰驶来，似派了舢板去威海卫港内。此前，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中将曾托英舰塞班号带给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一封书信劝降。现在英舰于威海卫港外派出一只舢板，大概是带去了这封信。

此日午后四时，高千穗舰驶离威海卫，返回荣成湾。陆军登陆于今日全部结束。自二十日以来，在六天的时间里，海军保证了陆军安全登陆，完成了这项重大任务。岂不伟哉！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两天，我舰队日夜补充煤炭。在雨雪交加的黑夜里，在没有一点灯光的情况下补充煤炭，水兵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装满了煤炭，我军舰队演出的一场龙争虎斗的武打就要开始了。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我舰队又在威海卫执行侦察和警戒任务。二十九日

午后三时，旗舰松岛向联合舰队发出信号："舰队于明晨二时起锚，驶向威海卫。"又有捷报曰："陆军将于三十日凌晨袭击威海卫东口炮台。"由此得知，舰队三十日起锚是为了与陆军一起合击威海卫敌军。我舰队将士无不踊跃。

一月三十日午前二时，各舰破浪前进，太阳旗在军舰上飘扬。联合舰队本队（松岛、桥立、千代田、严岛）是先锋，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和第二游击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继之，第三和第四游击队再继之，项背相望而进。

威海卫在小成山岛（在山东角西北海中）以西二十三里，前面有刘公岛（制高点五百一十英尺，周围六海里），是一深澳，为山东半岛北岸最东面的锚地。威海卫港有两个出口，一个在刘公岛以西，一个在刘公岛以东。港西岸山坡上有威海卫城，以高三米之城墙围之，城内有广阔的市街和园地。西口北角附近有圆岛，刘公岛的西角是最良锚地。由刘公岛西角锚地望去，刘公岛山顶在东北微北，小榻蹄炮垒在西北四分之一西，天测岛的西端在西北北，水道岛[1]在东南三分之二东。威海卫港内海岸约七、八里。威海卫港东口的一角叫三峰角，其制高点叫百尺崖所。赵北嘴与百尺崖所成为腹背。在此以南有鹿角、龙庙二嘴，皆置泥炮台。这里距凤林集不远。日岛在赵北嘴的前面。自炮台经杨家滩，再行十余町，有长峰寨炮台。长峰寨炮台的北面有南竹山炮台，佛丁〔顶〕山（高一千六百英尺）高耸于后。南竹岛的前面有金山[2]（高一百八十英尺），金山寨炮台在金山山下。南面是威海卫的城垣。棉花屯[3]在城北大约一里处，在这里有中国的地方兵。棉花屯以东有北山

① 水道岛，即日岛。——编者。

② 金山，应为金线顶。——编者。

③ 棉花屯，即棉花山。——编者。

角和荒帽山，港口炮台就设在这里。在刘公岛上设有水师本营、瞭望楼、信号台、炮台和栈桥。刘公岛面向外海的地方，几乎全是断崖绝壁，面向港内的刘公岛海岸稍平坦。

敌军为防御我军军舰和鱼雷艇冲入，在威海卫港东西两个出口浮设封锁栅栏。所谓封锁栅栏，就是以铁链把直径四尺以上的原木二十五根组合在一起，称之为一筏，在威海卫港的出口共设置二十余筏，其中东口最多，西口较少。

威海卫雇用外国人四十余人，其中重要者如下：

英国人　盖斯廷　刘公岛炮台

德国人　坎纽斯　日岛炮台

丹麦人　卡尔逊　北山嘴炮台

英国人　塞兹曼　长峰寨炮台

德国人　弗拉基泽尔斯　舰队

英国人　马格禄　舰队

英国人　因凯斯特　舰队

英国人　兰奎思　舰队

英国人　约尔斯兰　炮台

德国人　哈布塞特　炮台

德国人　卡伍斯安　舰队

丹麦人　特费尔　炮台

威海卫港西口很深，东口较浅，卫内中心水深约四、五寻①。百尺崖所附近海面水深约三寻半。

在威海卫刘公岛上有煤炭仓库。自去年以来，在这里积存煤炭约十万吨，供北洋舰队使用。因此，若我军占领刘公岛，仅以此缴获之煤炭，可供我军舰队使用至战争结束。

① 每寻约等于1.8米。下同。——译者。

明治二十六年中国当局调查的威海卫各炮台的火炮数量如下：

北山嘴

第一炮台　二十四厘米炮二门

第二炮台　二十四厘米炮二门

第三炮台　二十四厘米炮二门

黄泥涯〔崖〕

炮台　二十一厘米炮二门

祭祀台

第一炮台　二十一厘米炮二门

第二炮台　十五厘米炮一门

第三炮台　十五厘米炮一门

北岸

九峰顶陆上炮台　十五厘米炮二门

九峰顶陆上炮台　十二厘米速射炮二门

柏顶陆上炮台　十五厘米炮二门

柏顶陆上炮台　十二厘米速射炮二门

南岸

龙庙嘴炮台　二十一厘米炮二门

龙庙嘴炮台　十五厘米炮二门

鹿角嘴炮台　二十四厘米炮四门

赵北嘴炮台　二十四厘米炮三门

赵北嘴炮台　二十八厘米炮二门

谢家所陆上炮台　十五厘米炮四门

谢家所陆上炮台　十二厘米速射炮二门

杨峰岭陆上炮台　十二厘米炮四门

杨峰岭陆上炮台　十二厘米速射炮二门

日岛炮台

南京制造隐现炮二门

刘公岛

刘公岛炮台　英国制造隐现炮二门

黄岛炮台　二十四厘米炮六门

日岛和刘公岛炮台是安式炮，其他炮台都是新式克虏伯炮。

一月三十日晨，我军舰队到达威海卫，立即开始进攻。当时的电报选登如下：

其一（二月四日午前零时二十分大本营发，二月四日午前一时二十七分海军省收）：

大本营：对威海卫之攻击，于三十日开始。此日，龙庙嘴、鹿角嘴和百尺崖所的炮台落于我军手中。我军立即以此炮台之火炮炮击敌军舰队。见敌军舰队和日岛、刘公岛炮台向我陆军实施炮击。我海军在港外做预定的运动。自昨日午后，骤起暴风，海浪极高，且降雪，寒风凛冽，炮口皆冻结。至今日，情况益甚，舰队不能自由运动，且因降雪而看不见陆地，因此，除第一游击队外，舰队不得不撤至荣成湾。现在风浪依然强烈，舰只之间，舰只与陆地之间，交通困难。舰队预定于风停后立即出航。英、法、德、意等国军舰已来观战。概略报告如上。二月一日午前十时。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于荣成湾。

其二（二月四日午前十一时四十分大本营发，二月四日午后一时零四分海军省收）：

大本营：今日午前，我军攻占龙庙嘴、鹿角嘴、赵北嘴三炮台。我海军人员立即自赵北嘴炮台炮击日岛。敌军自日岛、

东巨梢[①]军舰还击。我军战死三人。敌军军舰七艘和鱼雷艇在杨家滩炮击杨家疃之我陆军。宿营用器具物品完备。我军对二、三敷设水雷做试验起爆，但无一爆炸，可知已全部绝缘。现在我舰队仍在港外。三十日午后五时。山县海军大尉于龙庙嘴。

关于陆军情况有如下电报（二月一日午前九时五十分大本营发，二月一日午前十时三十分陆军省收）：

大本营参谋总长：我军于三十日向百尺崖所及其西南高地实行攻击。此日拂晓，第六师团自鲍家向孤〔崮〕山后前进，第二师团自温泉汤、虎山一线向凤林集东南高地前进。第六师团夺取了孤〔崮〕山后附近高地，第二师团占领了凤林集东南高地。至午后三时，百尺崖及其西南高地之各炮台被我军占领。敌军退至凤林集。我军舰队自午前七时半炮击百尺崖所炮台，与我陆军之运动协同。现在敌舰仍然在湾内炮击我陆军。关于敌我伤亡和缴获等，正在清查中。一月三十日午后三时。大山第二军司令官。

此日，第六师团自鲍家出发，经孤〔崮〕山后，向百尺崖所前进，与舰队协同攻占了威海卫东口各炮台。炮台由预先登陆并与陆军同行之海军官兵守卫。第二师团与敌军背面防御兵力作战，将敌军击退至凤林集，占领了凤林集东南高地。我军舰队自拂晓支援我陆军对百尺崖所的进攻。入夜，海军派第三鱼雷艇队进入港内。已被我军占领的炮台将我军鱼雷艇误认为是敌艇，猛烈炮击，于是此日鱼雷艇之作战停止。在此日之作战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大寺少将在百尺崖所战斗中负重伤，终成不归之客。

德国巡洋舰亚历山大号，一月三十日从芝罘出发，恰值我海陆

① 东巨梢，应为东风梢，即东泓。——编者。

军进攻威海卫时路过威海卫海面，后来驶进横滨港。某人立即到该舰，向该舰军官询问战况，该舰军官回答如下：

我等于一月三十日午前八时自芝罘出发，三个小时以后，于十一时从设有威海卫最强大炮台之刘公岛前面二海里处通过。此时，日本舰队飘泊于距刘公岛炮台一、二海里的海面上。在日本舰队近旁有英国一等战舰百人队长号，以及新月号、斯巴达号等。法国军舰霍海号、不丹号、普布莱号也在附近。不知英国军舰为何与日本舰队如此密切，也不知法国军舰为何也在日本舰队近旁。此时，东岸炮台已经落入日本军队手中，西岸炮台仍然在中国军队手中。东岸炮台之日军不断炮击刘公岛炮台。在刘公岛炮台上见有弹烟腾起，但完全看不到炮弹落在海面上。由此可知，此烟不是刘公岛炮台还击发炮之烟，而可能是弹药库爆炸之烟。半小时以后，又见同样的烟幕，不能知其原因。在此期间，日本鱼雷艇队往来于日本舰队与陆上日军之间，沟通日本海军与陆军之间的联系。在西岸中国军队炮台与刘公岛炮台之间，见有定远、镇远二铁甲舰等共计六艘中国军舰在海面上做点线防御。此外，可能还有中国军舰隐蔽于岛后，我们没有看到。我等驶至此处，因有炮弹飞来，所以不能继续靠近。炮弹是由刘公岛东端飞来的，但不能断定是由该岛炮台发射的，还是由隐蔽于该岛后面的中国军舰发射的，但这是为炮击日军而发射的，则是无疑问的。

三十一日，我陆海军自被我军占领的炮台炮击敌舰。敌舰畏缩，避至射程以外。此时，开始下大雪，陆军停止前进。舰队通报陆军，欲对敌舰进行鱼雷攻击，但未能实现。舰队因狂风大雪，不便运动，于二月一日暂时离开威海卫海面，进入荣成湾。二日，陆军继续前进，位于长峰寨附近。第二师团之侦察队在未遇敌军抵抗的

情况下，于午前九时至十一时进入威海卫城。大陆正面和西岸的炮垒全部被我军占领，然而这些炮垒却不能像东口炮垒那样为我军所利用。此日午后，风力稍减，舰队驶出荣成湾，前进至威海卫，炮击敌舰。当时，大山第二军司令官发出的电报如下（二月五日午后六时零七分大本营发，二月五日午后六时五十五分陆军省收）：

大本营参谋总长：第二师团二月二日午前二时派出的由两个大队组成的侦察队，未遇敌军抵抗，于午前九时至十一时之间进入威海卫城，占领了陆上及海岸之全部炮台。现以步兵第四、第十七联队之各一个大队守卫威海卫及上述各炮台，以另一支部队守卫于百尺崖所附近。据当地人说，原在威海卫附近的清军，于一日夜间向芝罘逃去。敌舰中的大舰约八艘，在刘公岛与威海卫之间，其他敌舰亦分散于湾内。敌人烧毁了原在海岸之全部货船。二月二日午前十时半。大山第二军司令官。

二月四日午后五时，在龙须湾之原田大佐自旅顺发报内容如下（二月五日午后七时十五分大本营发，二月五日午后七时五十分陆军省收）：

第二师团二月二日午前二时派出的侦察队，于九时至十一时之间进入威海卫，占领了陆上及海岸之全部炮台。敌舰在刘公岛与威海卫之间。我军舰队在刘公岛东北，以敌舰为目标进行运动。黄昏前，海上炮战仍未停止。本日天气晴稳，海上无浪。

我陆军于二日占领了威海卫。三日，第三游击队自港外炮击日岛和刘公岛。陆军利用已被我军占领之鹿角嘴、龙庙嘴炮台，与舰队协同作战。二月七日午后十二时四十分大本营发至海军省之电报如下：

第三鱼雷艇队于三十一日曾试图发动攻击，但后来因气

候恶劣，直至本日舰艇队没有运动。本日午前起，第三游击队自威海卫港外炮击日岛和刘公岛东面的炮台，鹿角嘴和龙庙嘴炮台协同我舰队作战。敌舰定远、来远及炮舰十二艘支援敌炮台，顽固应战，直至日落。日岛炮台似较昨日大大减少了发炮次数。我舰队远在港外待机。敌舰仍无出港迹象。据俘虏供词，丁汝昌曾训令：即使海岸炮台全部陷落，舰队仍须一心一意保卫刘公岛，在港内固守。三日午后六时。山县海军大尉。

我军终于以四日和五日之大战，全歼北洋舰队之精锐。所余者仅日岛、刘公岛炮台。然而大势已定，我军若八面合击，清军皆囊中之物。

（译自第十八编）

（八）北洋舰队降服始末

明治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午前八时，一艘敌舰，樯头悬白旗，出威海卫东口，向锚泊于阴山口的松岛旗舰驶来。旗舰发出信号，命令敌舰在距离我舰八百米处抛锚。

现在开来的敌舰是北洋舰队的炮舰镇北号。乘舰前来的军使是广丙舰舰长程璧光。他乘舢板来到我旗舰上，递交一封丁汝昌致我军司令官的信。

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接到这封信以后，欲就此事与第二军司令部进行一次协商。遂命昨夜停留于旗舰上的村冈炮兵大尉抄写信的全文，回虎山征询军司令官的意见。（村冈大尉十一日送外国武官回国，至阴山口，因日落而停留于旗舰上）。

此前，驻于皂埠村负责海军与陆军之间的联络的新纳海军少佐和石井炮兵大尉给军司令部发去急电，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今晨八时见一艘敌舰悬白旗，出威海卫东口，向我舰队驶来，敌舰中的

数人乘舢板，的确来到我舰队旗舰上，大概是军使。石井大尉立即赴旗舰。详细情况后报。军司令部听到这个情况以后的评论是：报告了一个奇怪的情况。这时村冈大尉策马回到了军司令部，陈述了发生的情况，并交出了丁提督的信，并说海军希望军司令部尽快把第二军的意见通告舰队。陆军这才搞清了事情的始末。军司令官大山、参谋长井上、参谋副长伊地知在虎山草屋之一角审议北洋舰队请降处分案。军司令部综合了几条意见，并决定一概委托参谋副长伊地知去办，派他作为第二军司令部的代表去联合舰队旗舰。

议决以后，伊地知中佐和有贺长雄一起从虎山出发，自冯家河到凤林集，沿海岸东行。道路泥泞难行。到谢家所时，远远望见海上有一艘悬白旗的敌舰进入威海卫。伊地知中佐到皂埠村，会见石井大尉，询问其后情况的进展。石井大尉曰：我旗舰决定除英国水师提督保证一项外，全部接受了丁汝昌的请求，命令对方于明日(十三日)正午送来复信，军使暂时返回了威海卫。伊地知中佐、有贺、以及石井大尉，一起到旗舰。时值午后八时。

伊地知中佐到达旗舰时，正如石井大尉所说，伊东司令长官已经接受了丁汝昌的请求，并命令军使返回了威海卫。伊东司令长官给丁汝昌回了信。

十三日午前九时三十分，军使如约来到我舰队锚泊海域，会见我舰队司令长官伊东和第二军参谋副长伊地知，再次提交丁提督的信件。

程军使提交这封信以后，悄然曰：丁提督昨晚把这封信交给小官，并写完发给李鸿章的电报以后，立即自杀。接着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刘公岛陆军指挥官张文宣也自杀了。下面是伊地知中佐发给大山司令官的电报(明治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午后三时于松岛舰)：

丁汝昌于昨夜自杀。

丁汝昌自杀前除起草了给伊东中将的信以后，还起草了包括下述内容的给李鸿章的电报：现已战至兵力耗尽，不得不把军舰、炮台及各种军用器械交给日军。

刘步蟾（定远舰舰长、舰队右翼总兵）继丁汝昌之后自杀。

张文宣（刘公岛陆军指挥官）于昨夜自杀。军使没有说张文宣的自杀是在丁、刘之前还是在丁、刘之后。

据军使说，兵勇大体分山东、天津附近、福州、广东四部分。一般山东兵勇（包括海军和陆军）似希望在威海卫于我军的保护下获释，并借康济号分批到芝罘。

军使说，自己将到李鸿章处报告事情经过以后，根据情况办理回乡手续。

军使是广丙舰舰长程璧光少佐，广东人，曾旅居美国，英语十分熟练。

对于上述各项尚有种种疑问，今日午后六时使者再来时，将逐条切实谈判再行确定，特此预先告知。

明治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

伊地知参谋副长

程璧光带来了丁汝昌的遗书，并讲述了丁的自杀。我军在旗舰上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认为程璧光不过是一军使，因而不能与之讨论详细的条件，而须与代替丁汝昌的中国陆海军代表军官进行直接谈判。于是我军交给军使下述信件，命令他们于午后六时再来。军使返回。时值午前十一时。

在中国军使离去以后，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联合舰队参谋长出羽、第二军参谋副长伊地知、顾问有贺等四人进行讨论，制订应于谈判时提出的协议书草案。然后等待代表中国海陆军的军官

的到来。

午后五时半，牛昶昞作为中国陆海军的代表，与军使程璧光一起来到我旗舰上。于是在旗舰的房间里开始谈判。参加当日谈判的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联合舰队参谋长出羽重远，第二军参谋副长伊地知幸介，顾问官有贺长雄，中国陆海军代表牛昶昞，军使程璧光，共六人。另外，石井炮兵大尉因熟悉汉语而特别列席。谈判之前，牛昶昞说，镇远号副舰长杨也已经自杀了（杨是副舰长，但在林泰曾死后，杨取代林，担任了实际舰长的职务）。经过谈判，对预定方案进行了若干修改。于午后十一时前后确定了降服规约。

这次谈判中的问题是降服军官的护送地点和搭乘船舶。降服军官想去芝罘或宁海州附近的养马岛。联合舰队和第二军的希望是把降服军官先送回日本，然后经上海使之回乡。但对方不希望这样做。因此，当天晚上终于没有做出决定，约定明日（十四日）对方提交军官及相当于军官的人员的名簿和士兵统计表时再做决定。两位使节返回威海卫。代表第二军的参谋副长伊地知中佐，为确定降服人员的护送方法和程序，于十四日晨辞别旗舰，返回虎山第二军司令部。

十四日，牛、程二位军使又来我舰。原定对方应于十四日午前十时以前决定护送地点，并通知我方，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做出决定。伊东司令长官痛怜丁提督之死，为送丁提督之灵柩，终于把康济号送给了对方，归牛道台指挥，允许康济号驶往任何地点。二位使节在感谢之余，立即起立行最敬礼。

至此，关于降服的各种手续已经全部办完。兵勇等于十六日在北山嘴登陆，由我陆军护卫，被送往芦〔麓〕岛口方向。我军舰队于十七日正午舳舻相衔进入威海卫，接收了全部军舰、炮台和器

械，太阳旗在缴获军舰和刘公岛炮台上飘扬。载着可怜的中国军官和外国军官的康济号，自威海卫西口驶去，留下一缕黑烟，向芝罘方向开去。

开始，军使程璧光两次来到我联合舰队的旗舰上。但程璧光仅是一名使者，地位低下，所以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一次也没有与程会见，仅派参谋军官与之应付。十二日夜丁汝昌死去，为讨论降服细则，我军需要与代替丁汝昌指挥中国陆海军的人物进一步协商。为此，我军命令对方派出代替丁汝昌的中国人到旗舰来。这就是牛昶昞到我旗舰来的原由。

十三日午后四时过后，牛昶昞与程璧光一起来到我旗舰上。牛昶昞是河南人，二品顶戴，北洋候选道，是相当的高官，当年五十七岁，鼻下蓄白髯，不胖不瘦，中等身材，颇具长者风度。此日着用绒布制做的中国式服装，穿缎子坎肩，眼边透红色，可见数日来之疲劳。程璧光是广丙号舰长，举止非常活跃，善于说英语，着少佐服装，佩带长剑。在旗舰上，先招待二人于一个房间里，然后伊东司令长官与之见面。牛昶昞对伊东司令长官说：丁提督临死，把后事全委托给了马格禄，因此，提督死后，刘公岛和威海卫的陆海军全靠马格禄指挥。但是，阁下已经明示来者必须是中国人，丁提督的下面就是小官，所以我来了。小官地位低下，而且不善于应酬，请阁下多多关照，务使谈判有一个顺利的结局。

谈判参加者如前所述。牛昶昞说汉语，程璧光把汉语译成英语，有贺再为伊东司令长官把英语译成日语。伊东司令长官说日语，有贺把日语译成英语，程璧光再为牛昶昞把英语译成汉语。另外，石井炮兵大尉因熟悉汉语而列席谈判，防止在与牛昶昞、程璧光之间的谈话中有语言上的差错。谈判至午后十一时，双方大体上一致同意规约十一条。只是关于第三条的规定，降兵须在竹岛

登陆，在我军的护卫下，被送到战区之外。对此，牛昶昞曰：鄙国军队极不遵守纪律，说不定途中会发生不端行为，因此，第三条不能遵命。伊东司令长官说：收缴降兵的全部武器，增加护卫部队的数量，因此，决无发生差错之忧。牛昶昞仍然不肯承诺。于是伊东长官厉声训斥曰：按照现在的情况，降兵理应全部作为战俘被送往日本，现在我军特意把他们放还回乡，已经过于宽厚。把降兵护送到战区之外，这是国际公法的规定。伊东司令长官一句话，牛昶昞立即退缩了。关于中国军官和外国军官的宣誓问题，牛昶昞也面露不愿的神情。伊东司令长官又说这是国际公法的规定，牛昶昞也立即理解了。于是谈判结束，端出香槟酒，融洽地交谈片刻，然后牛昶昞和程壁光离去。

牛昶昞和程壁光于十三日午后十一时离去。次日（十四日）午后四时，牛昶昞和程璧光又来报告：已经向部下谈了昨晚商定的规约。各炮台、军舰指定了委员长一名、委员二、三名，由他们负责兵器移交事务。但昨晚许多兵员不断向我提出要求，要求免除护送降兵的条款，本人完全无法处理。全体部下希望免除护卫一项，提出莫如由刘公岛经海路去芝罘。这时，伊东司令长官仍不应允，曰：这是第二军司令部的代表伊地知中佐在座时与小官协商决定的，现在已经不能改变了。

牛道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会怎么想呢？外因对敌国舰队的降服谈判而处心积虑，内因部下的不满而苦恼，虽身居一国大臣之显要职务，不出二日就要在护卫部队的护送下被送到战区之外。如果换一个地位想一想，我大和武士焉能没有一点同情之心？这时，伊东司令长官严肃地，同时也最恳切地、最热心地说：丁提督之行为实在是无懈可击。亚洲丧失了如此屈指可数的海军提督，小官实有断肠之念。为聊表哀悼之意，愿献出康济号，用以运载丁

提督等的棺木。外国军官和中国军人可就便搭乘，航行至阁下想去的地方。牛昶昞、程璧光二人感动得几乎大哭，对伊东司令长官行最敬礼。在场的人见之，无不落下感动的眼泪。

十六日午前九时，康济号按照约定来到阴山口我舰队停泊海域。参谋岛村少佐、石井炮兵大尉奉命登上康济号，检查康济号是否已经解除了武装。康济号舰长萨少佐在舷梯边迎接岛村少佐和石井大尉，引导他们在舰内到处查看。许多人以为这是一条武装运输船，实际是鱼雷练习舰，吨位九百余吨。过去为发射礼炮而使用的小炮，已经从炮架上卸下来了。鱼雷也摘掉了信管，与三十支步枪一起排列在一个房间里。兵员、伕役整队排列在一处，舰内肃然。在舰上巡检的两位检查官，命令移交小炮、鱼雷和二十支步枪。将十支步枪赠予对方，作不时之用。

自十六日午后三时十五分开始审讯外国军官。此前，全体外国军官聚集在刘公岛台球室赌博，我鱼雷艇到刘公岛把他们一起带到旗舰松岛号上。海军参谋伊东大佐、海军参谋岛村少佐、海军参谋中村大尉、有贺顾问为负责审讯的官员。审讯首先从马格禄开始。审讯时把他们分别带到一个房间里；审讯结束以后，又把他们带到另一个房间里，使之没有交谈的机会。马格禄年龄五十岁以上，体格健壮，相貌很不寻常。审讯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恐怖的神色，宣读誓词时声音有些颤抖。接着，依次审讯汤玛斯·梅洛、汤玛斯·黑斯廷、泽雷斯·克拉克逊、利奥纳多·伯克、格雷多、萨梅尤尔·吴、罗伯特·沃尔波、哈莱尔、乔治·浩威等九人。命令他们分别抄下誓词，并加以宣读。这些外国人，无论面貌，无论举止，皆甚粗野，毫无绅士风度，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从水手发迹的。他们多数是英国人，有一、二名德国人。

牛昶昞已经得到康济号，获安然护送本国军人的好处，但仍不

知足，又乞求归还广丙号。偌大国家官吏欲望之无止境，无不为之吃惊。现将其信件刊载于下：

（前略）广丙舰原属广东舰队。去年春季，李中堂按惯例校阅海军。广甲、广乙等舰为此来到北洋。事毕本应立即返粤，但随后因事暂留北洋。现广甲、广乙二舰已经沉没，遂使粤东一军之三舰只剩广丙一舰。此次战争，广东本未参与，若广东一军全没，则对不住广东总督，程舰长也无颜再见其长官。请阁下细察，归还广丙一舰。程舰长返广东再不参与此次战争。或把舰上各炮卸下，只归还空舰。如此，程舰长见到广东总督，也将稍增光彩。若此事得到阁下应允，我等将感恩不尽。烦请阁下答复。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牛昶昞拜。

这个要求当然被断然拒绝了。看到这封信的人，谁不觉得可笑？

刘公岛敌军全部降于我军门以后，为接收其重要文件，十七日午前九时，海军参谋岛村、炮兵大尉石井在刘公岛登陆。先到海军公所，见我军卫兵已在门前，进入室内搜索，全无我军要接收的文件，装饰品等也被破坏。中国人说，这里全被刘公岛陆军破坏。炮台和兵营也是如此。据说我军没有得到一张可供参考的文件。

（译自第二十一编）

七　辽东之役

（一）第一军北进

组成征清军以后，陆军先以大岛混成旅团击退牙山敌军，传来第一捷报。接着又以第五师团之部队驱逐平壤敌军，传来第二捷

报。但是,我国既已决定征清,那么,击退驻韩清军就只是征清的第一步,我军必须进入中国国境,攻占其首府,追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使之保证永不损害朝鲜之独立,并使之永不破坏东洋之和平。因此,我国以第五师团和第三师团编成第一军。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伯爵作为第一军司令官从日本出发。在野津第五师团长以第五师团和第三师团之部队攻占平壤时,山县司令长官已经从朝鲜汉城出发,位于高阳,并于九月二十五日进入平壤。十月二日,第三师团长、陆军中将桂太郎也与其所属部队一起进入平壤。至此,第一军之部队已经全部到齐。

第一军的将官姓名如下:

第一军司令官　陆军大将伯爵山县有朋

第五师团长　陆军中将子爵野津道贯

第三师团长　陆军中将桂太郎

第九旅团长(第五师团)　陆军少将大岛义昌

第十旅团长(第五师团)　陆军少将立见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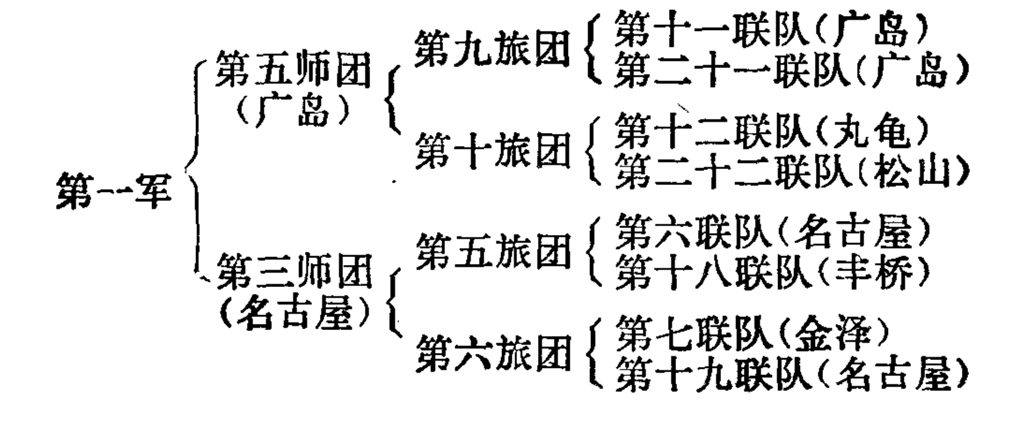
第五旅团长(第三师团)　陆军少将大迫尚敏

第六旅团长(第三师团)　陆军少将大岛久通

野战炮兵监　陆军少将黑田久孝

参谋长　陆军少将小川又次

第一军的编制如下:



此外，各师团还附属有若干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全军已经到齐，即将渡西北之鸭绿江，进入满清国境。说起来，在很久以前，小西行长曾于文禄之役[1]进入平壤，并据守于平壤城。但是，自平壤往西北，自古以来我军人马从未到过，渡鸭绿江进入满洲境域，更属亘古未有之事。牙山之战是以一个旅团作战，平壤之战是以一个师团（外加一个联队）作战，而今后将以一个军作战。第三师团是精兵，第五师团之部队亦是貔貅。多年来国人常常提到"饮马于鸭绿江"，但一直未曾实践。现在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大家为此而高兴，日夜等待着下达进军的命令。

北进部队的先锋是立见少将的第十旅团的一个梯队。九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该梯队从平壤出发。此前，九月十六日我军攻占平壤时，敌军的退路——顺安已经被我军占领，敌军从甑山、永柔地区逃走。我军在占领平壤的同时，一支部队已经占领了顺安以近。

下面示出平壤以西至鸭绿江的路程：

自平壤──→顺安（五里）──→肃川（十一里）──→安州（十七里）──→嘉山（二十二里）──→定州（二十八里）──→宣州（三十五里）──→良策舘（四十三里）──→义州（五十一里）

义州在朝鲜的最西面，隔鸭绿江与中国盛京省之九连城相对。义州附近江面宽阔，江宽达一里以上。现在我军踏上了这条道路，途中凡有敌军据守者，我军皆要把他们击退，现在终于靠近敌境了。

九月二十四日，立见少将等从平壤出发，过坎北院的山麓，经釜山岘、冷井店、秃隅院，渡龙江桥，宿于顺安县。平壤激战虽然已

① 1592年日本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因当时日本年号文禄，故称文禄之役；小西行长是日军将领。——译者。

经结束十天了，但因无人处理清兵尸体，沿途尸体狼藉，马的肋骨、人的颅骨裸露着，五肢糜烂，爬满了蛆虫，臭气冲鼻，新战场的情景极为凄惨。顺安原是敌军兵站之所在地，九月十三日夜间被我元山支队占领。

二十五日从顺安出发，向肃川前进。敌军为搬运辎重，曾改修附近道路。因此，道路平坦、宽阔，行军颇为方便。二十七日从肃川出发，到达安州府。从平壤到这里，其间十七里二十四町，没有一名敌兵。我军部队位于平安道之中央。安州府城的北面有清川江，河面稍宽，水稍深，海水的潮汐能涨到这里，有时不易徒涉。府城南门叫平安门，北门叫关西门，城内有朝鲜关西大都督的住所，是平安、黄海两道各兵营的司令部，取名细柳营，与中国汉朝名将周勃之兵营同名。朝鲜自古以来没有像周亚父那样的将军，所以它任我万里远征军蹂躏。我军在此停留，等粮食和辎重的到达。我军在安州附近缴获火炮、步枪、弹药、帐篷甚多。

十月五日从安州城出发。我军在城北清川江上架设舟桥。清军在江边筑有两、三个堡垒，但清军来不及防守，已经逃窜了。过河后，路分两条，一条到龟城府，一条通定州。敌军曾在这里设兵站，撤退时放火而去，城外数百家民房全成灰烬，只见废垣断壁狼藉。此日正午以后到达嘉山郡。嘉山亦因敌军撤退时放火，民房全被烧毁，化为焦土。我军在嘉山宿营。此日有报曰：第五师团之主力已经前进到肃川，我军之先锋骑兵长驱直入，到达鸭绿江左岸，占领了鸭绿江南岸地区。由此得知，敌军未守义州，全部渡江退走了。

此时，据先锋骑兵侦察，敌军占领了鸭绿江右岸，其右翼在安东县河海子附近，其左翼伸向义州至九连城的大道上。在大约八千米（二日里）的正面上，有八个堡垒、十八个幕营，敌军似要利用

鸭绿江努力防守。在九连城附近，鸭绿江分为三条：第一江河宽六十米，水深一米左右，可以徒涉；中江河宽一百五十米，水深达三米，不可徒涉；第三江尚未测量，据当地人说，第三江的河宽、水深与第一江相同。敌军习惯于临水防御，因此，我军预料鸭绿江左岸将是我军之第三陆战地区。

（译自第九编）

（二）第一军北进续记

自平壤向义州前进的立见少将的先锋部队，十月十五日从安州出发，到达嘉山，六日从嘉山进入定州，先后两次向军司令部报告了沿途民舍的惨状和鸭绿江岸的敌情。此日，我搜索骑兵也向军司令部详细报告了鸭绿江右岸敌军阵地配备情况。定州城在平壤、义州两府之中间，人口稠密，许多官衙设于丘陵上或山腰上。南有清澈的河水流过，北依山险，南北皆利于防御。最初，我军曾计划把兵站线设于老江镇，以定州为其集散地，但河口水浅，不足以行船，自铁岛出发执行运输任务的运输船信浓川丸曾经来此，但未达目的而返回大同江。海军侦察舰把锚地设于定州以北，铁山与龙川两府之间的奎阳浦①。七日，我军从定州出发，向宣川府前进。因敌军败兵的暴行与破坏，沿途之荒凉惨淡情形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各处的家屋几乎全成了焦土；在酒酱中混入了粪尿，不能食用。敌军的骚扰措施实在下流而又可怜，因而彼等成了韩民之怨府。正因如此，韩民皆稽首欢迎我日本军队，愉快地响应我军的征集，主动地为我军服劳役。敌军奴役韩民甚于牛马，命令他们改筑义州至平壤间五百五十余里的道路，迫使他们搬运重达数千万贯的辎重，而对其辛劳不仅丝毫不给以酬谢，反而掠夺他们的粮食和

① 译音。——译者。

衣物。清军一败涂地之后，韩民顿时憎恨清军，尊敬我军，这是不足为怪的。此夜，我军宿于宣川府官衙。九日黎明，我军踏着晨霜从宣川出发，前行约一里，有一个名叫清江站的三叉路口。由此往左行可到铁山府，途中路过奎阳浦；往右行入东林镇，过镇北关，经车辇舘，到西林镇。镇北关依山而筑，后有松林，前有山险，它的确是北门的锁钥。自西林镇，过良策舘，到梅谷隅交叉路口。自此往左行，经龙川府，到奎阳浦。这是我军的兵站线。往右行，过南加老岭，到所串馆。所串馆在白马山城西北约二里，义州官衙义顺馆以南三里。所串馆人口虽不稠密，但其地形适于设立野战医院等。十日，先锋旅团到所串馆，以义州城作为待机阵地，司令部设于所串馆。登上白马山城的山顶，瞭望非常方便。鸭绿江远自长白山下流来，到白马山下分流，然后又会合注入黄海。近有义州城，远有九连城、安东县，这些城镇都在鸭绿江江岸上。薪岛、身弥岛、鹘岛等岛屿在黄海岸边星罗棋布。所有这一切皆历历收于寸眸之中。远处，在高高的天空上，隐约可见烟霞。

平壤至义州约五十余里，其间曾经是敌军的官站线，敌军曾经通过这条道路运送各种大炮和辎重。因此，敌军曾指派韩民修筑道路，削平险坡，开拓陡路，遇水搭桥，完成了惊人的土木工程。这条路，除一、两个险坡外，车马皆通行方便。敌军逃跑是通过这条道路，我军前进也是通过这条道路，可以说，我军在大道上行军之方便是敌军给予的。但是，因气候恶劣，食物不足，驮牛疲劳，加之牛病传播，驮牛死亡一日比一日增多。为此，近来辎重运输日益艰难，物资运不走，粮秣供不上，征集队每日远征，才得以应付急需。

这时，敌军在鸭绿江头之平沙建立幕营，旌旗绵延十里，锣声、号声甚为喧嚣。时而虚张声势，故意制造炊烟，一见我军侦察兵出

现于对岸，不测距离，乱放大炮，其动作类似儿戏。但是，左岸我军在江岸布置大哨兵线，以备万一，大部分部队宿营于义州城里，养精蓄锐，减少炊烟，收起军旗，集中精力选择进攻地点。敌我两军的动作是如此不同。然而，这时杀气笼罩着鸭绿江的江面，危机一日比一日临近。这就是十月中旬的情景。起初，我骑兵刚刚到达江岸时，敌军人数不多，只有当地部队在这里徘徊。其后，炊烟渐增，不断有人去鸭绿江上游戒备，似努力进行专守防御，不知是援军到达了，还是当地部队增加了。不久，信浓川丸、住江丸、海龙丸等运输船到达奎阳浦，自此我军粮饷渐渐充足。十五日以后，我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十七日，先锋旅团全部集合于义州城里。此时，大迫旅团之先头部队已经进入清城镇，其骑兵出清城镇，在水口镇、玉江镇等地警戒。我军与敌军隔江相峙，互相窥探可乘之虚。在义州城下流过的鸭绿江，是向西流入黄海的第一江。第二江又叫中江，弯曲回转，扼中江台之高地，经税关局（清国领地）之南，与第一江会合。在中江台有敌军骑兵徘徊出没，似在窥探我军的进退。又见敌军炮兵和步兵不停地建造方形堡垒或肩墙。中江台在我山炮的射程之内，把中江台的敌军击退是不难的。但是，山县大将严禁先锋旅团挑战，命令部队努力隐蔽兵力。大概在山县大将的心中有一个大的韬略。在第三江即叆河的右岸有一条长堤，筑有堡垒，万幕千旗明确地表明敌军阵地之所在。若非大勇，必是至愚！从九连城到沙河子（在安东县）二里余之山河，昼间到处是幕营，夜间篝火映照着天空，放空炮、鸣锣鼓，极为喧嚣。而在我军的阵地上，工兵在搜集架桥材料，骑兵在左右两翼实行警戒，步兵在河岸上布置了大哨兵线，并向野一浦（沙河子对岸）派遣了独立分遣哨。

第三师团的一支部队，十月四日自肃川（距平壤约十里，距义

州三十七里半）出发，于津头（大宁江畔）离义州大道右行，经博川（距义州约二十八里半）、龟城，十一日前进到龙川附近。另一别动行进团队亦于十月四日从肃川出发，自博川，经云山（距义州约二十二里半）、龟城（距义州约十八里），前进到朔州（距昌城五里余）。第五师团之第十旅团于平壤陷落后的第二日，受命追击敌军败兵。旅团首先命令一个支队前进。该支队于途中克服种种困难，经顺安、肃川、安州、嘉山、定州，到达宣川以北。第十旅团之主力也随支队之后北进。另一支部队自宣川到清江站，从清江站向右转弯，于十日和十一日经东林镇，占领义州东南白马山之险，再前进，在义州及其附近侦察鸭绿江渡江地点，并在这里与从博川、龟城方向开来的第三师团的一支部队联络。第九旅团于十月五日和六日出发，于十五日和十六日到达龙川（距平壤三十九里，距义州九里）。他们作为殿军沿义州大道前进，并严密实行警戒。佐藤大佐率领的一个支队（即已经到达朔州的一个支队），于二十三日自水口镇上游渡过鸭绿江。

（译自第十一编）

（三）第一军攻取九连城

第一军于十月二十四日渡过鸭绿江，首开战端，从中国国境传来第一个捷报：

> 佐藤大佐率领的步兵队，于二十四日午前自水口镇渡鸭绿江，攻击中国步兵约百名、骑兵五百余名及拥有两门火炮的炮垒，于午后一时半占领，现在正向叆河左岸之梨子园一带前进。敌人是春字军，伤亡二十名。我军缴获野炮二门，步枪十余支。我军无伤亡。

电文简单，尚不知其详情。水口镇在义州东北四里多的地方，

位于鸭绿江左岸。梨子园位于鸭绿江与其支流叆河会合的地方，在九连城的左边。叆河过九连城，于义州的下游注入鸭绿江。如同国人过去常说的那样，我们终于饮马于鸭绿江了。我军进入中国境内，取得了第一战的胜利。这是日本帝国开创以来的首创大事。在全国上下闻捷报而欢天喜地的时候，又传来了第二个捷报：我军于二十六日拔取九连城。野津中将向大本营报告日：

> 大本营川上中将：十月二十三日，佐藤大佐率领的支队，自水口镇的上游徒涉鸭绿江，击败敌步兵三百人、骑兵六十人，出敌背后。二十四日夜，我军于义州城外，悄悄地在鸭绿江上架桥。二十五日黎明，第三师团之部队过桥，与据守右侧虎山之敌交战。大迫旅团长登上右侧之峻岭，从侧面俯射敌军，敌军终于支持不住，向九连城方向败退。此时，敌军四个纵队打着旗子向我军猛冲过来。我军登上正面的山头，猛烈射击，努力奋战。此时，立见少将率领其旅团，从虎山之左侧迂回，出敌背后，猛冲敌军侧面，穷追敌军，徒涉叆河，夺取敌军幕营，缴获火炮十门，夜间与第三师团一起露营于九连城背后之重要地区。本师团之前卫也露营于此附近。我与军司令部一起宿营于虎山东北。此夜，敌军不断向我军阵地胡乱放炮。自二十六日晨四时半，我师团与第三师团一起，自三道进逼敌军背后。但是，敌军在天明之前已经逃走，于是我军立即占领之。本师团向凤凰城和大东沟派出了追击部队。敌军在九连城附近的重要地点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其部队是大连湾、旅顺口、小站、芦台的精兵，由宋庆统帅，有大约十八个营。我军伤亡军官七名、士兵七十名。敌军伤亡三百余名。我军缴获火炮三十四门，各种枪弹、炮弹及帐幕无数。十月二十六日。野津中将于九连城。

根据这个电报可知我军胜利的大致情形。据第五师团第三野战医院主任医生竹谷军医正报告，于虎山战斗中，共收容第三师团和第五师团的伤员九十二名。我军官兵伤亡如下：

战死

第三师团步兵第六联队　大尉川崎四郎

第三师团步兵第六联队　少尉青山忠次

第五师团步兵第十一联队　中尉船桥芳藏

第五师团步兵第十一联队　少尉矢山荣太郎

第三师团士兵　十二名

第五师团士兵　三名

负伤

第三师团步兵第六联队　中尉口羽清之助

第三师团步兵第六联队　少尉佐藤弥太郎

第三师团步兵第三联队　少尉泉鹤太郎

第三师团士兵　六十五名

第五师团士兵　三十名

另外，生死不明者一名，架桥时死亡一名。

第一军渡鸭绿江以前的部署如下：自十月二十一日开始做进军准备。第十旅团在义州占领阵地，第三师团司令部与第五旅团在所串馆附近，第五师团司令部与第九旅团在铁山与宣川口，第六旅团在顺安和肃川附近，骑兵第三大队在所串馆附近，骑兵第五大队在义州附近，预备炮兵在定州占领阵地，做好了战斗准备。此间做好最严密的防守，自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开始进军。二十四日，佐藤大佐的元山支队首先从水口镇的上游渡江，攻击虎山附近的敌军，获得大胜。二十五日拂晓，全军渡过鸭绿江，开始了对九连城的总攻。

三十日传来捷报曰：

二十九日，清军与我军于大东沟附近少时交战，我军大胜，缴获火炮数门。

同日传来另一捷报曰：

我军追击部队占领安东县，于该地缴获火炮二十门和无数步枪子弹，以及大米两千名。

我军势如破竹。九连城这个地方，一面经汤山、凤凰城，与奉天府相连，另一面经安东县、大东沟，再经大孤山，通旅顺口。第一军在拔取九连城的同时，向凤凰城和大东沟分别进行追击，并连战连胜。

下面是九连城至各重要地点的路程：

自九连城⟶奉天府（六十八里）⟶凤凰城（十五里）⟶汤山（七里）⟶大东沟（八里）⟶旅顺口（一百零四里）⟶山海关（一百六十七里）⟶天津（二百三十八里）⟶北京（二百四十三里）⟶朝鲜汉城（一百三十三里）⟶朝鲜平壤（六十八里）

我军已经进入中国国境，攻占了如此要地，奉天府、北京城也要为之震撼了。

（译自第九编）

（四）九连城攻克记

1.前记

义州府是朝鲜北门之锁钥，因此，其鸭绿江岸面向中国的部分以坚固的障壁环绕。在义州的中央高地上巍然耸立着一座楼阁，名叫统军亭。统军亭便于远望，过去，一旦有事，它可供指挥兵马之用。障壁之最高处达六、七十米，低处也不下七、八米，面向鸭绿江的部分长达两千米以上。立见少将率领的旅团早已到达义州，

每天侦察敌情。桂中将之第三师团、野津中将之第五师团、第一军司令长官山县大将一行，皆于十一月二十三日陆续到达义州会合。山县大将及各部军官于当日进入统军亭。从统军亭俯瞰，鸭绿江逶迤横于眼前，右可望水口镇、安原河、梨子园，左可望安东、五道沟，正面可望夹河、九连城，沃野千里，全收于寸眸之中。其间，敌军的幕营、炮垒和随风飘荡的旌旗，皆历然可指。

山县大将在统军亭上根据地图查看形势，决定先占领临水高地虎山。虎山形状似猛虎蹲踞，因而得名；其最高处拔出平地一百米，距统军亭大约两千三百米。从亭上望去，见马字旗八旒纷披，随秋风飘荡。由此得知，这是马金叙的部队。虎山的北面也有马字旗八旒。此山本来是江北的天险，拔虎山并非易事。江之上游，距统军亭三里有水口镇。迂回至水口镇，徒涉鸭绿江，可直出梨子园，有利于攻击虎山敌军的左后方。当夜向佐藤大佐下达了命令。大佐领命以后，以第十八联队之七个步兵中队、骑兵若干、火炮两门，取道义州以南之所串馆，向水口镇前进。二十四日午前十一时半，于距水口镇二十七、八町的上游找到了浅滩，开始徒涉。此时有黑龙江省之骑兵出没，我军把它击退。当先头中队到达江心时，敌军数门野炮自鼓楼子、安平河口之敌垒发射，立即形成了猛烈的炮击，阻止我军渡江。看来，敌军有步兵二、三百名，骑兵五、六十名。敌军炮弹虽不断落在我军近旁，但我军毫不退缩，在弹雨硝烟中猛进。我军终于靠近了敌军，前进到距敌军六百米的距离上。敌军早已支持不住，溃散逃窜。被敌军遗弃的枪炮，狼藉于山野。午后一时半，我军顺利登岸，夺安平河口之堡垒，缴获野炮两门，得其他武器、御寒衣等遗弃物资若干。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只有一人负轻伤。佐藤大佐派一名骑兵把捷报送到统军亭。佐藤大佐的支队自鸭绿江岸向虎山前进一里半，当夜露营于此。此日全

军驻扎于义州。

在朝鲜已经没有敌人了。我第一军即将渡鸭绿江，深入敌境了。此前，第五师团之工兵队于十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已经到达鸭绿江岸，并开始侦察架桥地点。此时敌人置大军于对岸，因此，我军选择在黑夜里，秘密测量水深，禁止发出击水的声响。其第一步是先从我岸至敌岸拉一条绳子。谁能冒此最大危险携绳渡江去敌岸呢？此时自告奋勇请求担当此项任务的是以游泳技术最佳而知名的陆军工兵后备一等兵三原国太郎。然而，可惜三原国太郎因江水凛冽，足脚麻木，这条好汉白白地在鸭绿江江心溺死了。岸上的工兵虽多方援救，终于不得其法，尸体漂到了敌岸。工兵一等军曹三宅兵吉见之，咬牙切齿，跳入水中，命令一名部下士兵把绳子系在腰间，随他泅渡到敌岸。他们破浪直达对岸，终于完成任务。

第三师团之部队做出直奔江之上游的架势，而于二十日却又突然集中于白马山城附近，进退迅速，变化莫测。防守鸭绿江上游的敌军疲于奔命，狼狈不堪，不知到那里去好。

2.虎山之战

佐藤大佐已经赶走了对岸的敌人，江上的架桥地点也已经全部测量完毕，在义州的主力部队规定十月二十五日为总攻虎山的日期。二十四日夜，统军亭上的灯光特别灿烂，我军向各位将领下达了部署进攻方向的命令。部队区分如下：

架桥队　　司令官矢吹工兵大佐

　　立见旅团步兵第□大队

　　工兵第三大队第□大队

　　第三师团大小架桥纵队

第三师团　　司令长官桂中将

　　步兵第□旅团

骑兵第□大队

炮兵第□联队

第五师团　　司令长官野津中将

步兵第□旅团

骑兵第□大队

炮兵第□联队

混成立见旅团　　司令官立见少将

步兵第□旅团

骑兵□□队

炮兵□□队

预备炮兵

步兵□□队

□厘米臼炮□□门

□厘米野炮□门

另外还有卫生队。

联合作战命令规定：架桥队须于二十五日晨四时以前在义州府西北之适当地点架设长达一百五十米的桥梁。第三师团须于四时三十分渡江向虎山前进。预备炮兵须以野炮□门、臼炮□门于四时以前在义州府东北占领阵地，逐渐向虎山附近靠近，支援第三师团。立见旅团须于第三师团之后过桥，掩护第三师团的左翼。第五师团须于五时集结于义州的西北部待命。但是，由于架桥材料未能如愿凑齐，实际渡江时间晚于规定时间。

我军渡江以后在沙滩上前进时，敌军开始从正面进行炮击。此时，第三师团亦渡江完毕，大迫少将的部队正在攻击远处山野里的一部分敌军。双方同时增兵，战斗更加激烈。但是，因我军各部队皆善战，敌军败退。这次战斗于二十五日午前六时十五分开始，

七时四十五分结束，激战一个小时三十分钟。敌军于八时四十分渡叆河支流，向九连城方向逃去。后来，敌军又从九连城西北，以三路纵队、八门火炮向我军反击。敌军人数约两千五、六百人。大岛久直少将笑曰：清军的残兵败将来反击，真是怪事，他们或许已经与九连城的部队会合了。大迫、立见两将军进攻敌军之右翼，桂中将也以全师兵力从正面猛烈反击。敌军在高七、八十米的山上架设八厘米克虏伯炮四门，打来雨点般的炮弹。立见少将率领的先锋部队毫不退缩，终于击败了敌军。敌军再次溃散，又渡叆河，或逃入山中，或向八宗口（通凤凰城的小道）逃跑。原来规定佐藤支队应于此时来梨子园会合，无奈鸟道樵径，一山连着一山，道路艰难，未能如期完成行军任务。我军在虎山战斗中伤亡不过一百二十余名，而敌军伤亡无数，据说敌军人马的尸体足以堵塞叆河支流。战斗于午前十时半结束。第一军司令长官山县于十一时半将胡床移至虎山，此夜露营于虎山，并下达宿营命令 第三、第五两个师团在叆河露营，其余各部队在虎山附近露营。

敌军败退，向九连城和八家口逃窜。敌军距我军不远，按照惯例，这种露营有禁止火光的规定。但是，此日我军涉过没过大腿的河水，半身全湿，不点篝火则不可能烤干。因此破例准许点火。鸭绿江畔火焰冲天，照得周围如同白昼；照在山上，映在水中，不仅壮观，而且也必定使敌军胆寒。敌军以四门八厘米炮乘夜暗发射，直至半夜。我军不与之应战。我军巧妙地躲避，没有一发敌弹命中。敌军知炮击无效，遂停止发炮。

3．攻占九连城

我军决定二十六日对九连城开始总攻。在前一天的晚上规定了战斗部署。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三师团于通天沟附近攻敌军之侧后。

第五师团沿叆河右岸前进，自东北方向进攻九连城。

军司令官于二十六日午前六时前离开虎山，前进至大迫少将占领的山头旁边的一个高地。

我军开始总攻时，连日的晴好天气突变，从清晨起，浓雾笼罩大地，咫尺难辨，恰似浓雾也要把我军隐藏起来，使敌人一点也看不到我军。这简直是上天的保佑。然而鲜红的太阳悬在天空，宛然似我太阳旗在天空飘扬，似是皇天预祝我军胜利。我军不需鼓动，士气大振。这时，山县大将等人在烟雾隐约之间骑马渡过叆河，威容凛凛，不可侵犯。军司令部刚刚到达预定的高地，就接到了野津中将的报告。报告曰：我军攻占九连城。

九连城是中国式建筑，城墙长一里余，每隔三、四百米有一个炮座。九连城内有九个兵营，大约可容纳五千人。因此，我军除从军夫役以外，尽量把部队集中于这里。当夜，军司令部设在九连城。山县大将等已经进入九连城里。

在这次战斗中，敌军熟悉地理，鸟道樵径无所不知，而我军不熟悉地理，又布背水之阵，如果对方稍通兵法，夜间以奇兵袭击，或许可获大胜。然而他们已经灰心丧胆，没有进而作战的勇气，又没有退而坚守的策略，只在突出部设野炮四门，向他们估计是我军摆渡地点或露营地点的地方敌射。机警的我军军官，怀疑这是敌军乘夜撤退的准备，但因不熟悉地理，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全军彻夜实行戒备。二十五日，立见旅团露营于大围子，并布置了战斗线。午后七时，仙波参谋策马驰来传令曰：第三师团为我军右翼，立见旅团取中央，第九旅团为我军左翼，明晨六时全军一齐向九连城前进。命令下达后，全军皆睡觉，养精蓄锐。夜色沉沉，没有一点篝火；天地寂寥，没有任何剑戟之声。后来，骑兵全速沿着通凤凰城的大道前进，以截断敌军的退路。三个旅团成扇面向九连城前进。

前进中没有看到任何敌人的影子，我军射击也没有人还击，城垒静静地巍然立于晨雾之中，只见鸟雀惊起。传令骑兵来报：城里没有一个敌人。全军一齐进入九连城。首先把日军军旗插上城头的是步兵第六联队。九连城竟如此占领。立见旅团立即追击敌人，向通天沟前进。第三师团进入安东县。军司令部和第五师团相继宿于九连城。至此，我军全部占领了鸭绿江右岸。

从成欢到平壤，从平壤到九连城，每经一战，敌军工事都进一步，逐渐加大其壁厚，其掩蔽部也更加牢固了。敌军在鸭绿江岸修筑了一条长垒，无论山腰、山顶，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堡垒。凡是堡垒，又全是坚固的结构。九连城更是如此。其原因是敌人畏惧我军的榴霰弹。敌军工事全是汉纳根营造的，据说自本年二月就开始建造。但是，战斗的胜负在于人，而不在于物。九连城这样的坚城固垒竟在一个早晨如此容易地陷落，数千帐幕，六十余门山炮和野炮，六百余支连发枪（据说是新式的，还没有来得及使用），数千石米谷，竟被白白地抛弃，为我军缴获。这些工事是谁防守的呢？他就是满清名将宋庆。

4．后记

桂中将的师团和立见少将的旅团追击敌军败兵，向通天沟、岔路子前进。我军骑兵又从通天沟，岔路子长驱追击敌人。在这次战斗中，大岛久直少将的副官在追击敌军的途中，来到一个面向九连城的大门时，见一只中国狗对我军狺狺连吠；我军前进，那只狗不断后退狂吠，忽然一声爆炸，狗被炸得稀烂，连影子也不见了，只有狗头高高地飞起，落在我军的面前。我军这才知道敌军安设了地雷，用以防备我军追击。

我军在九连城内搜查，在中央堡垒内发现了敌将刘某的起居室。室内遗留了一口日本刀，鲨鱼皮刀把，梨皮色刀鞘，颇为精美；

虽是新刀，刀身却似三尺秋水，锋芒凛然锐利，可劈头盔。现在这把刀落于我军之手，正是刀得其主。在这次战斗中，只有谭清远等二十余名俘虏。对方每经一战，遁走之术亦前进一步。据说平壤之逃将叶志超又在这次战斗中逃跑了。卫汝贵大概也是如此吧！攻占九连城三日以后，二十八日有一迅雷落于敌军布设的地雷上，使地雷爆炸，我军大吃一惊。这又是一件奇事。立见旅团由追击队变为前哨队，位于九连城以北三里之岔路子。当地居民以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东西旦夕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于是，第三师团安然占领安东县。

（译自第十编）

（五）第一军攻克凤凰城

第一军占领九连城以后，以疾风之势，分别向凤凰城和大东沟追击敌军。凤凰城是九连城至奉天、九连城至牛庄道路的交会点。自古以来，朝鲜人向北京朝贡，必先到此会见中国官吏。因此，清军据守于此，欲阻止我军前进。在这个方向上率领我军追击部队的是以神机妙算闻名的立见少将。敌军之残兵败战据守于此，怎能阻挡得住我军的前进呢？不久，传来我军攻克凤凰城的快报。电报曰：

立见支队十月三十一日进入凤凰城。原在凤凰城的敌军向三个方向溃逃：一部分沿大道逃往奉天；一部分逃往海城；另一部分向大孤山港方向撤退。向奉天撤退的敌军部队稍大，提督宋庆及其他重要军官皆在其中。元山支队立即追击。

到今日为止，于九连城附近的战斗中，落于我军手中的敌军伤亡人员达三百人以上。另外，到今日为止，缴获武器包

括：火炮五十五门(包括克虏伯炮和加特林炮，也有其他旧式火炮)，步枪一千五百支，炮弹两万枚，子弹二百五十万发，其他物资如山。十一月三日午后二时二十分。山县大将于九连城。接着又来一电报，电报曰：

我军在各地贴出告示，说明日本军队决不无故加害于无辜居民，因此，居民应各自安居乐业。告示贴出以后，效果颇佳，逃避战乱的人陆续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因此，我军免除本年的税款。因军事应与民政分开，所以在安东县设立第一军管民政厅，任命公使馆一等秘书小村(原北京公使代办小村寿太郎)为长官，并公布之，以便于听取申诉。

这也是第一军司令官山县的电报。在日本版图之外设立民政厅是在任那设日本府① 以来的快事。但那时日本府始终没有发展到朝鲜之外。现在我军占领了鸭绿江右岸一带，并且在这里实施日本法律，这是日本国开创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据说这个捷报是在天长节这个大节日里送到大本营的，听到这样的捷报，谁能不鼓舞雀跃呢？

(译自第九编)

(六) 占领岫岩州

我北进第一军渡过鸭绿江以后，立即攻克了九连城，攻占了凤凰城，占领了安东县，现在又占领了岫岩州。

岫岩(又名秀岩)是盛京省南部最重要的要冲，西面有一条道路通海城和盖平，北面有一条道路通辽阳，东面可到凤凰城，南面

① 任那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位于朝鲜南部的一个小国的国名，日本曾在任那设“日本府”，对任那实行统治。——译者。

可达大孤山，可谓四通八达。岫岩街道平坦，四面环山，在群山之中成一城镇。爱新觉罗氏创业时就以岫岩作为国家的重镇。八旗和巴尔虎等部各派壮兵五十名（共四百五十人）在这里守备。清朝纲纪渐弛，现在只有守兵其名，而无其实，但是仍以宗室嘉善为城守尉。我军未损一兵，拔取了这个要冲之地。要详细地叙述占领岫岩州的情形，就要从占领大孤山说起。

敌军从九连城败退以后，大迫少将实行追击，至大东沟，十一月五日更前进到大孤山。此前，第五师团参谋福岛中佐率领第三师团派出的一支部队，与大迫少将一起，分道向大孤山前进。十月三日①福岛中佐到龙王庙。有报曰：九连城的败兵在大孤山放火抢掠，无所不为，居民们带着老幼妇女向四方逃散。四日，中佐到修家堡子。我军有一平壤战役之俘虏，自称孙某，是大孤山之居民。中佐留孙某于营中。这时中佐把孙某召来，对孙曰：你已亲眼看到我大日本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听说大孤山之人民苦于清军之暴行，向四方逃窜，太可怜了。现在我军即将进入大孤山，恐居民见我军如见清军，因此，我允许你返回家乡，你受我军恩德甚多，回到家中，应讲我军不仅无加害之意，而且多行恩德，使乡党邻里安心。孙某感泣俯伏，谢恩而去。五日，中佐进入大孤山。仍留于家中的居民与孙某一起走出家门，跪拜相迎，曰：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

大迫少将的部队进入大孤〔箇〕山，在镇内巡视，见黄海岸边有一个重要的港口，巨屋大家多被敌军败兵放火烧毁，余烬未灭，居民陷于涂炭之苦。大迫支队到达大孤山以后，多次接到报告。报告曰：许多敌军败兵集中于岫岩。敌军败将马玉昆于虎山战斗中负伤，在岫岩治疗。敌军火烧岫岩，向后方撤退。现在还不了解岫

① 原文如此，疑为十一月三日。——译者。

岩敌军的详细情况，于是派一个骑兵中队向岫岩方向前进，并派一个步兵小队随骑兵之后。骑兵前进一日，探知敌军确在岫岩。这个消息传到大孤山以后，大迫少将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了第一军司令部。军司令部于十一月十四日命令大迫少将：派一支部队留大孤山，其余向岫岩城前进，击退岫岩城的守军。

进攻部署如下：以大迫支队进行正面进攻，大迫支队由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大队（缺一个中队）组成；命驻扎于凤凰城之立见少将的部下三原少佐，自岫岩州的北面出敌侧后；两支部队在同一时间协同进攻敌军。

大迫少将于十五日午后与福岛中佐的部队一起从大孤山出发，向岫岩前进。到桂花岭，宿营一夜。在这里有高十余间之绝壁在道路两侧，绵延十余町。我军在这里通过时，如同在濠沟中前进。这真是一个天然的险地！此夜，敌我双方的侦察兵在桂花岭以北多次发生冲突。十六日，敌军骑兵来到我军哨兵线内。我军一个步兵分队立即射击。敌军骑兵十名，我军击毙其中一名，其余皆逃走。检查敌军骑兵尸体，没有发现军人符号，不知他们属于那一支部队。我军骑兵大队由土门子、桂花岭两条道路前进，到达岫岩附近，侦察敌情。午前八时，骑兵大队遇我军的一个步兵大队自大孤山开来，步骑兵一起前进。十一时三十分进入土门子村。这时先锋骑兵队报曰：敌军骑兵一百人、步兵三、四百人，正在从北面向土门子前进，估计三十分钟以内到达。于是我军立即到土门子村北面的山上防守，等待敌军。

不久，敌军骑兵六十名出现，我军对敌军骑兵齐射。敌军骑兵立即下马应战，约三分钟以后退去。午后一时，又有敌军步兵二百五十余人、红旗七旒在远处出现。我军因距离过远，没有射击，只派出侦察兵，侦察敌军有无后续部队。后来，因日落，与敌军对峙

宿营。十七日拂晓，侦察兵返回阵地报曰：敌军皆退走，不见只影。于是，大队集结于昨日之阵地上，再次向前方派出侦察，进行搜索，知敌军停留于巴家堡子、庙儿沟两村庄西面的山上。我军前进，在红家堡子附近占领阵地。时值午前十一时二十分。此时远远听到岫岩方向有枪声。原来这是从凤凰城出发的三原少佐的部队由岫岩州东北进攻敌人，敌我正在交战。此时我军骑兵和侦察军官在红家堡子，报曰：又来敌军五、六百人加入战斗。放眼望去，红白旗帜数十面在前面山上飘扬，敌军步骑兵往来其间，似在布置阵地。零时，敌军火炮数门从岫岩以南大约半里处发射，射击我军，许多炮弹落在我军集结地区，但我军没有一人伤亡。我军急忙在敌弹下占领阵地，做战斗准备。敌军逐渐增加，至午后二时敌军增至大约两千人，似要包围我军两翼。敌军各部队展开，一齐吹响军号，敲响大鼓，向我军前进。起初，敌军势若脱兔，非常凶猛，后来却若处女，进至我军阵地前六百米乃至一千米，停滞不前，只放枪炮，从远处对我军阵地射击。我军本欲在敌军前进时镇静不动，扼守要地，待敌军靠近以后将敌军粉碎。我军见敌军停止前进，颇有失望之色，只是应战，相持至午后三时半。我军主力之先头到达阵地后方约一千五百米处，敌军见之，立即动摇，有企图惊慌撤退之状。四时半，我军主力全部到达红家堡子。主力本来要进而鏖杀敌军，但因将近日落，恐不能自由运动，因此决定明晨再前进。主力在这里宿营。十八日午前六时半，我军布置队形，进逼前面山上的敌军。敌军不敢应战，全部弃其阵地撤退。这时又听到北面有炮声，似乎这个炮声比昨天的炮声大。原来三原支队已经靠近了岫岩。我军占领巴家堡子时，敌军已经离开岫岩，向西逃走。从山上望去，见敌军似弯曲长蛇，沿山丘，过山谷，中间置器械和辎重，前后由步兵和骑兵护卫。由此可知，敌军于昨日夜间就做好了撤退的准备，天

明后开始撤退。

我军主力于午后八时三十分进入并占领了岫岩城。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将士没有一人伤亡。敌军伤亡不详。我军缴获火炮九门、步枪若干。缴获火炮之一半供我岫岩守备队使用。

三原少佐受命对敌军实行侧面攻击，率步兵一个大队和搜索骑兵一个分队，十一月十四日从凤凰城出发，欲从岫岩州以北出敌侧后。至沙子岗，甘露寺中尉率搜索骑兵，在沙子岗前方大约三里处露营。十五日，骑兵到达黄花甸，步兵到达老爷庙。十六日，骑兵到达书子沟，步兵到达领沟附近。此前，町田中尉率领一个选拔步兵小队（四十二人），在支队的前面行进，始终与搜索骑兵取得联络，以弥补骑兵之不足。支队在十七日和十八日两次战斗中建立奇功，实际上多靠此选拔步兵小队的力量。

甘露寺中尉率领数名骑兵，于十六日午后四时经书子沟，对黄岭子山坡进行侦察。中尉进入坡下的一家民宅，向当时居民询问事情时，发现当地居民颇为不逊，不时露出违抗我军之神色，而且有一人逃跑，有去向敌军报告之状。因此，中尉暗怀怪讶之念。此时敌军已经潜伏在民房后面高地上，由山顶上射出的子弹，似雨点般地飞来。这时日已西斜，仰望高地，阳光迎面照来，看不清敌军之所在，只见硝烟遮蔽了山顶。后来在三个方向上出现了敌军，射击颇为猛烈。我军虽然骁勇，但寥寥数骑，怎能与之对抗。中尉一面率其部下撤退，一面观察敌军兵力，后与町田中尉的分队会合，隔水与敌军对峙，等待支队到达。敌军虽不穷追，但我军加强戒备，不敢松懈，等待明日发动进攻。今天中尉的危险处境不亚于在中和战死的竹内少尉的处境。由于中尉用心周到，才妥善地把部下集合起来，并使之安全撤退。中尉是一位公卿华族，却有如此勇敢行为，那些长袖袂袴柔弱公子简直不可与甘露寺中尉同日而语。

敌军得到骑兵报告后始知我三原支队已出敌军侧后，急忙调遣部队：一部分到土门子岭（大迫支队的战地）防守；一部分为防御我三原支队而据守于距岫岩一里余之黄岭子，以步兵四个营、马队一个营、野炮二门防守。十七日，三原支队前进到黄岭子山麓，遥望敌军，见敌军全在山头，潜伏于岩石之间，据守于高地之顶，似要包围我军行军道路。我军必须仰射才能打击敌军。地形之不利，可想而知。然而，勇敢的我军士兵毫不退缩，两个中队在道路左右两侧展开，向山坡上攀登。支队之余部和骑兵在后面支援。然而，敌军视为天险的不是这个山坡，而是屹立于山坡西面的制高点。山上皆岩石，峰顶高高露于云端。山顶虽不是军队防御之所，但俯射下来的子弹，从我军士兵的头顶上打来，颇妨碍我军前进。因此，攻击敌军，须先夺取此峰顶。町田中尉接受了这项困难的任务。中尉率领选拔士兵四十余名，自我军右翼前进，沿山岩，攀茑萝，冒弹雨，冲锋前进。敌军虽在峰顶上，但是山上岩石崛起，有许多死角，在死角里前进的选拔步兵分队巧妙地避开了敌弹，终于登上了峰顶。此时，我军步兵的冲锋再一次发挥了作用，最后夺取了峰顶。但是，一峰又一峰，一个比一个高，在敌区耸立着。我军夺取一峰以后，又有一峰出现在面前。敌军依然在峰顶上，我军没有喘息的机会。在选拔分队几乎陷于绝境的时侯，秋月少尉率领的分队赶来支援。中尉因而受到鼓舞，委托秋月少尉进行掩护射击，再次鼓起勇气，向高地冲击，于是完全占领了最高峰的峰顶。支队主力也占领了黄岭子高地，敌军退至兴隆沟。我军缴获野炮一门。这是十七日午前十一时至午后一时的战况。此日，岫岩之敌军早已开始向析木城撤退。敌军先有土门子岭之苦战，今又突然受到三原支队的侧面攻击，又恐我军夺其退路，所以在战斗开始之前就产生了撤退之念。

在此日的战斗中，我军将士通过奋斗，毙敌无数，我军负伤军官一名、士兵一名，另有一匹乘马被击伤。我军大胜敌军，夺取了敌军堡垒，缴获野炮一门，然后露营于战斗地区附近。寒风刺骨，但兵士在战斗之后无暇取暖；即使想点火取暖，但敌人就在眼前，为防备敌军进行夜袭，而不能点火，因此我军处境非常困难。十八日拂晓之前，我军再次发动进攻。在支队主力发起进攻之前，町田中尉提前开始运动，途中击退敌军骑兵，占领了敌军据守的河岸高地，以便使支队主力顺利前进。此日，岫岩之敌军陆续开始撤退，坚持战斗的都是掩护敌军撤退的部队，数百名敌军骑兵和四门火炮殊死坚守阵地。因此，支队主力不能顺利前进。于是我军不得不旁观敌军撤退了。町田中尉见之，率二十余名部下，冲击敌军炮兵阵地之左翼，甘露寺中尉也与一名部下一起冲击其右翼。这时与被大迫支队击败的敌军在□家堡子和格子山的隘路上遭遇，我军进行侧射，最后夺取野炮四门。町田中尉是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善于使用野炮，于是利用夺得的敌军野炮炮击敌军退路，并进行追击。但是，二、三名骑兵和二十多名步兵，终于挡不住众多的敌军。后来支队主力来到，一举攻占了岫岩城。在这次战斗中建立奇功的是三原少佐的一个大队。而正面敌军因惧我军勇猛，几乎未经战斗就溃逃了。

三原支队离开凤凰城的时候，川崎军曹带领一名骑兵，取另一条路，担任与大迫支队联络的任务。川崎于两天后完成了任务，欲取捷径与三原支队会合，来到某村，让骑兵留在村里，川崎短时去别处办事。当川崎再回到原地时，发现骑兵已经被当地居民打死，尸体横在地上，头颅却不知被丢到何处去了。因事出突然，川崎茫然良久。看来此地风气甚恶，说不定又会袭来，于是川崎离开了虎口，但未能去原目的地黄花甸，而到了沙子岗。川崎军曹原来是竹

内少尉的部下，上次勉强避免了一次危难，这次又陷入了万死一生之境地。川崎的功劳应该表彰，并应成为今后军人之龟鉴。

岫岩居民千余户，大半在城里。岫岩作为山区的小城，是比较繁荣的。由于敌军仓皇逃窜，没有来得及烧毁城镇，全城避免了一次兵火之灾，可谓当地居民之万幸。我军在这里缴获了不少物资，主要有：野炮九门，旗帜数十面，杂粮数千石。据守此地的敌军骑兵使用的鞍具都是德国式的，而不是中国式的。野炮都是九十年代式的克虏伯炮。据说中国政府曾订购这种新式火炮三百门。

据守岫岩的敌军包括步兵约十个营，骑兵千余人。三原支队缴获的旗子中有绣杨字的将旗。另据当地居民说，丰、聂、聂三将也曾在城里。由此看来，敌军为奉军之部队。现在敌军完全败退了。清军之懦弱实在可笑！在第一军的进军道路上，占领此岫岩州是非常必要的。后日占领析木城和海城，可谓都是建立在这一战役的基础上的。

（译自第十三编）

（七）草河口激战

征清第一军攻占九连城以后，旅团长立见少将当即前进，占领凤凰城，暂时驻扎于此。多次有报曰：敌军出没于连山关附近，不可轻视。十一月十日，旅团长派侦察骑兵向连山关前进。今田少佐率领一个步兵大队随侦察骑兵之后前进。侦察骑兵到连山关，见一支敌军部队在这里防御，挡住了我军的去路。我军骑兵以徒步战斗击败敌人，攻占了敌军左右两个阵地，最后完全占领了连山关。后来，今田少佐的部队也到达连山关。敌军退到摩天岭的后方。这次战斗是我军自凤凰城沿大道进攻辽阳、奉天之第一步。

在今田少佐向连山关前进的同时，为侦察吉林方向（东路）的

敌情，立见少将命令足立大尉率领一支部队向叆阳边门前进。十一月九日，足立大尉从凤凰城出发，十三日到达叆阳（距凤凰城十五里余），然后又向赛马集前进，在距赛马集一千米的地方忽遇敌军。敌军包括步兵一千五、六百人，骑兵三百人，炮兵若干，其势力远远大于我军。大尉见之，立即展开部队，与敌军猛烈交火长达三个小时，至黄昏停止。大尉见已经达到了侦察目的，于是走上归途。大尉先派一名骑兵向凤凰城报告情况。消息传到凤凰城以后，立见少将立即派平井大尉率领一个中队出发，以掩护足立大尉撤退。平井大尉到大西沟，挡住敌军前进的道路，使足立大尉顺利撤退。敌军知我军兵少，派骑兵七、八百人猛烈袭击我军。平井大尉毫不畏缩，射出雨点般的子弹，使敌军骑兵不能前进。于是，敌军骑兵下马徒步战斗，我军乘机撤退。敌军乘马追来，我军又停下来实行枪击，使敌军骑兵不能前进。如此数次，我军退到一个高地上据守。大尉在左侧指挥，小队长柳原中尉率领二十余人在右侧战斗。敌军猛进，终于插入平井中队的中间。敌我众寡之势本不可敌，平井大尉打算率领全中队撤退，但是柳原中尉主动要求留在右侧阵地奋斗，以掩护大尉率领的中队主力。大尉与中尉分别殊死战斗，相互失去了联络。大尉勉强撤出了战斗，来到马鹿甸子，进行防御。在这里有一座山，山势险峻，敌军骑兵从山上过不去。当敌军在山麓迂回时，我军步兵终于过山退走。在这次战斗中，足立大尉率领的侦察队得以安全撤退，实出于平井大尉苦战之功；而平井大尉得以安全撤退，又是柳原中尉掩护之结果。

此前，立见少将听说平井大尉苦战，于十一月十八日又派其部下渡边大尉率领一个中队驰援。但是，渡边大尉还没有到达，平井大尉就已经安全撤出了。

今田少佐扎营于连山关以后，旅团本部顾虑其兵力太少，又增

派了安满少佐的一个大队，并命令富冈中佐（步兵第二十二联队长）作为其指挥官到连山关。多次传来赛马集战报以后，富冈中佐为侦察赛马集方向的情况，十一月十二日派加藤大尉率领一个中队从连山关出发，向赛马集方向前进。加藤大尉到草河城，突然有大约一千五百名敌军出现于草河城前方的一个高地上，并且在高地上展开。大尉见之，退至通远堡，并向连山关报告了情况。富冈中佐说：支队腹背受敌，连山关之地形不利于防守。于是，十一月二十三日富冈支队转移阵地，退至草河口，扼守两条道路。二十五日，果然有数千敌军袭来。敌军是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戍兵，由依将军率领。东面自草河城方向开来的敌军，与西面自摩天岭方向开来的敌军呼应，相互联系，于当日午前十一时向草河口进攻。自草河城方向开来的敌军包括马队千余骑，步队四千余人，炮六门，他们向草河口右侧前进。自摩天岭方向开来的敌军包括马步队各千余人，炮两门，他们经连山关向分水岭前进。敌军处于优势，大约三倍于我军。富冈中佐当即下令做战斗准备，以抵抗前后两个方向上的敌军。安满少佐率领一个大队扼守草河口东面的坡路，抵抗从草河城方向开来的敌军。今田少佐指挥两个中队防御从分水岭方向开来的敌军。池田大尉率领火炮四门，受安满少佐指挥；其余两门火炮归属今田少佐。富冈中佐以一个中队作为预备队，并亲自指挥部队防御从草河城方向开来的敌军。敌军似不使用其惯用的防御手段，以攻势的姿态前进。真是奇中又奇！敌军一反常态，奋勇前进，攀岩石，冒弹雨，向我军冲来。他们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看到我军兵少，而小看我军吧！但是，我军的勇士们怎能害怕这样的进攻呢？我军常为敌军的懦弱而感到可悲，为没有显示我军勇气的机会而哀叹，现幸有优势的敌军攻来，于是全军奋起，决心显示我军平日之素养，要闪电般一举把敌军歼灭。午前十时，两

个方向同时开战,枪炮之声震动山河,我军不断地冲锋,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击退了敌军。自敌军占领阵地时起,我军炮兵就在距敌军三、四百米的地点上进行射击。敌军使用步枪连发,子弹雨点般地飞来。先是炮兵大尉池田纲平负伤,炮兵中尉关谷谿代替池田指挥。接着,关谷谿又腿部负伤,两次倒地,但两次都站起来继续指挥,最后手臂和腹部也被击伤,再也站不起来了。其奋勇战斗的精神,鬼神也要退避三舍。步兵大尉斋藤正起(前天刚由中尉晋升为大尉),此日率领一个小队从左面前进,遇敌军马队,斋藤呼喊着指挥队伍奋战,一颗敌弹从斋藤的嘴里贯穿到后背,斋藤英勇地战死了。良将之下无弱兵,我军火炮距离敌军只有四百米。因此,敌军终于未能突破我军的防线。这样,从中午到日落,我军伤亡达四十余人。入夜,从连山关方向开来的敌军逐渐退去,从草河城方向开来的敌军却依然在阵地上。后来,雪花缤纷,咫尺不辨。白天被鲜血浸染了的山河,立即变成一片银色的世界。寒风凛冽,冷得让人受不住了。但是,阵地上的将士视死如归,当然是会甘愿忍受寒冷的。然而村田枪① 的枪栓被冻住了,却无可奈何,终于不得不点燃了战斗最忌讳的篝火。在暗淡的二更的夜空下,出现了数万篝火,世界又重新变得如同白昼一般了。灼灼的火光映照在皑皑的积雪上,情形颇为壮观,宛如新增了数万兵士。不知是敌人胆怯了,还是昨天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对他们不利的变化,当二十六日遥望敌军时,已经没有一个敌人的影子了。很明显,敌军已经撤退了。我军军官检查战斗地区,搜索敌军尸体。也许是敌军这次撤退比较从容,我军发现的敌军尸体格外少,只找到十余名。

此前,被派往大西沟方向去执行侦察任务的各中队都已撤回。旅团长立见少将命令他们归冈见少佐指挥,作为一个大队出发,侦

① 当时日本陆军的制式步枪,它由村田经芳设计,故名村田枪。——译者。

察敌情。有报曰：步兵第十一联队长西岛大佐根据司令部的命令，于十一月二十三日率两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从九连城出发，击败宽甸方向之敌军，正向赛马集前进。于是，立见少将于二十六日从凤凰城出发，取道大西沟，与西岛支队同时向赛马集前进。其部署如下：

前卫　　司令官友安中佐
　步兵大队　　富田少佐
　炮兵中队　　山名大尉
　骑兵中队　　丰边大尉
主力　　司令官立见少将
　步兵大队　　冈见少佐
　步兵大队　　半田少佐
　卫生队
　辎重队

全军于二十六日午前七时从凤凰城出发，舍营于三家子。二十七日从三家子出发，到达马鹿甸子。此日天气寒冷，雪花纷飞。入夜，雪越下越大，地面积雪五寸，朔北之景象极为惨冽。全军彻夜烤火。二十八日到羊拉子。平井大尉当时是少将的部下，路过上次战斗的地区，愤慨不已，发誓报仇。二十九日以行军队形向赛马集前进。午后我军前卫进入赛马集。在主力即将进入赛马集时，有一名传令骑兵从后面飞驰而来。传令骑兵曰：富冈中佐的部队追击草河口方向的敌军，至草河城左侧一里的地方。敌军袭击了辎重队，远在草河城方向响起了枪声，中佐为此而撤回草河口。少将得此报告以后，当即下令，原属主力之冈见少佐之大队作为前卫，原前卫富田少佐之大队及骑兵中队、炮兵中队编入主力，井然有序地后撤。不久，又有一名传令骑兵带来前卫部队的报告：赛马

集没有敌人，居民约二百户，不是要害之地。后来又有西岛支队的传令骑兵跑来报告：前卫已进入赛马集。此后不断有传令骑兵从各处踏雪而来。少将分别向他们下达了命令，采取了措施，犹如快刀斩乱麻一样。旅团到黄沟转弯，取道草河城，前进五里余，黄昏时全军到达草河城。这里距敌军驻地甚近，因之我军戒备稍严，并且向北方派出了侦察军官：甘露寺中尉向右侧前进，平城中尉向左侧前进，搜索敌军位置。此时，前卫部队冈见少佐发出报告曰：小川少尉率领士兵三十名，经敌区，与在草河口的富冈联队取得了联系，从而得知了敌军的位置。此夜，我军未能得到辎重队送来的给养，饿着肚子度过一夜，其困难可想而知。

三十日，两个侦察军官也分别带来了所得情况。平城中尉与富冈联队取得了联系；甘露寺中尉在白水寺发现了敌军。于是，少将向友安中佐下达命令：前卫部队进入白水寺。前卫在崔家房发现敌人，枪战数小时，在旅团阵地上也能听到喊声。但是，少将悠然自得，似不准备运动，命令部队慢慢地吃午饭。他微笑着说：不要让肚子饿着。此间虽听到北面哄战不断，但将军仍按兵不动，只是等待时机。此日，不期富冈中佐的部队也开来了。富冈中佐的辎重队昨日遭到敌军袭击，但损失甚少，敌军仅杀伤我军军士、兵卒各一名及从军伕役一名。留在草河口的部队也没有发生问题。富冈联队的先头部队是安满少佐的大队。安满大队的一半已经前进到冈见大队的右方，靠近了战线，因此，少将未使之后撤，但命令富冈联队的其余部队撤回原地（草河口）。其理由是草河口附近仍有遭受敌军袭击的可能。午后三时，各部队向白水寺方向前进，日落以后，进入崔家房。

友安中佐到达白水寺以后，击退敌军，又前进到崔家房。此时，富冈中佐命令安场少佐作为前卫自白水寺开往崔家房，富冈中

佐率领其余部返回草河口。友安中佐的部队自崔家房向左方前进，一次冲锋，占领了一个山头。敌军退守其北面最高的山头。双方在山上对峙，枪战约三个小时。我方地形远远劣于对方，但我军毫不畏缩。战斗至黄昏停止。入夜，敌军又枪击不止。我旅团主力在崔家房的右方，敌军在崔家房北方两千米处。山上的敌军不断开枪射击我军前卫。我军在崔家房做战地露营。此日，我军渡河数十次，因踏破了河上的冰层，把脚全弄湿了，以致冻得几乎不能行路。为此，我军在夜间点起篝火取暖，山上山下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篝火。在如此寒冷的情况下，是一刻也不能没有火的，然而敌军阵地上却没有一点火光。由此可知，敌军已经放弃阵地逃跑了。但是，我军因不熟悉地形而没有追击。在此日的战斗中，我军负伤六名，其中两名为重伤。据说敌军伤亡达二百人。次日清晨，我军前卫向主力报告：昨夜山上敌军射击，但没有一颗子弹落在我军阵地上。敌军射击是他们因误会而自相残杀。原来是位于敌军据守之高地山顶的部队，误以为山下的敌军是进攻到山下的我军，而位于山下的敌军部队，则误以为山顶上的敌军部队是迂回到侧后方之我军，山顶与山下的敌军自相交战。

十二月一日拂晓，我军追击敌军，追出三里余，没有一个敌人。敌军大概已经向草河庄、本溪湖方向溃逃。据当地人说，敌军主力约五千人。其掩护作战的部队是敌人的后卫部队。

于是，立见旅团长率领各部队凯旋而归，十二月五日挥师进入凤凰城。

在这次战斗中，敌军之进退与过去不同，值得我们重视。率领这支敌军部队的将领是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避众击寡是他的唯一战法。我军侦察队为此而三次受到敌军袭击。这本来不是什么奇计，但是懦弱的清军将领没有想到的，依克唐阿却漂亮地做到

了。这是依克唐阿知晓兵法之一。在牙山、平壤、九连城，敌军从未采取攻势，而在草河口战斗中，他们从前后夹击我军，实行完全的攻势运动。这是叶、聂、丰、马之徒从未计划过的，而依克唐阿却漂亮地做到了。这是依克唐阿知晓兵法之二。敌军在宽甸城、赛马集附近收容各支部队，派出后卫，有秩序地后撤；在崔家房战斗中，派出千余名骑兵殿后，掩护作战，而主力（五千余名骑兵）在数天前就离开了白水寺。这是依克唐阿知晓兵法之三。他不仅漂亮地实行了上述三种运动，而且还时而悬赏杀戮私通日军的当地居民。黄花甸事件，大西沟之危，都是悬赏的结果。然而，他的兵法毕竟只是进退出没之术，清军毕竟是鼠窃狗盗之军。我立见将军机智神勇，目中既无摩天之险，又无连山之固。我军一举击败依克唐阿，只手拔取奉天府，将不出旬日。

（译自第十四编）

（八）第一军战况

第一军占领九连城、凤凰城、安东县和岫岩州的战况已经详细地报道过了，而关于后来的进击战况，还没有收到详细的报道，现在根据来自各方面的电报记述其概要情况。

天皇陛下向第一军颁布了诏书，皇后陛下也通过有栖川参谋总长向第一军下达了下述令旨：

我第一军每战成功，终于进入敌国，占领要地数处。皇后陛下闻知，深为赞赏。陛下知天气寒冷，路途艰难，望全体官兵保重，并预祝将来成功。

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

有栖川参谋总长

接此令旨，山县司令官立即向全军宣读。数万貔貅悲壮振奋，

官兵们感激泪下，皆愿为国家牺牲。山县大将向陛下发出下述回电：

陛下至仁，屡屡赐予优渥圣词。臣等感激不尽，愿更加奋勉，以将来之大成报答陛下。

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山县第一军司令官

第一军分两路进军奉天府。第一路是立见少将的部队，向连山关、摩天岭方向前进。第二路是第三师团和下迫少将的部队，攻克岫岩州以后，又向析木城和海城方向前进。

十一月九日，立见少将自凤凰城派出一支侦察队侦察前进方向上的敌情。在前进方向上有两条道路：西路是通奉天的摩天岭大道；北路是通奉天的宽甸城大道。于是，侦察队分为两个支队，自凤凰城出发前进。一个侦察支队自草河口，经连山关，至摩天岭。摩天岭是奉天之险要，敌军防御亦甚严密，在这里驻扎了不少守备部队。敌我在摩天岭发生冲突，短时交战。侦察队完成侦察任务以后返回，途中遇立见旅团派来的援兵，两队合而为一，担任旅团之前卫，分别驻扎于草河口和分水岭。在草河口附近有许多敌军出没，后来这些敌军向我军前卫发动进攻。不久，立见旅团的主力开始前进，与草河口之我军前卫会合。敌军见之，不敢靠近。向宽甸城前进的我军侦察支队是一个步兵中队，自凤凰城向北前进约二十里，至大西沟，在这里与许多敌军遭遇，短时交战。侦察支队的目的本来就是侦察敌情，于是由此撤退，并向主力部队报告了情况。立见旅团得到两个侦察支队的报告以后，知敌军在草河口、连山关附近及大西沟以北之叆阳边门附近，不能轻易前进，先把旅团指挥部设于草河口。通过侦察得知敌军在寨下房。我军击败敌军，杀敌二十五名。敌军撤退，退至连山关以北。因敌军退得

如此之远，立见少将率其部下暂回凤凰城。我军的前进战略似是：牵制宽甸大道上的敌军，主要向连山关方向进攻。十一月九日，我军自九连城发出的电报曰：

大本营：当前在附近未见敌军。在岫岩似有若干敌军。

上次关于缴获的报告有误，特做如下更正：在九连城附近的战斗中，我军军官一名、士兵三十二名战死；军官三名、士兵一百零八名负伤。此外，一匹军马被敌军击毙，一名士兵失踪。因为在山区作战，尚不能精确计算敌军的伤亡。到今日为止，被我军掩埋的敌军共计四百九十五名。在叆河里有许多敌军尸体，其数不详。到今日为止，我军在各处的主要缴获有：火炮七十四门，机关炮四门，步枪四千三百九十五支，步枪子弹四百三十万六百六十发，精米一千四百七十石，糙米二百四十五石五斗。另外，还缴获了许多电信器材等。上述缴获之详细情况包括在明日邮送之战斗详报中。在大东沟也有缴获，但未得到准确的数字。

山县大将

十三日又有一电报曰：

大本营：据由大孤山派往岫岩的当地人报告：岫岩城内有八旗、练军、盛字、铭字、毅字军的集结部队约二万人。据说马玉昆在大孤山战斗中负伤，也在岫岩城里。据报，由凤凰城派往连山关的我军一支部队，途中击退若干敌军，到达连山关。十三日午前十时于九连城。山县大将。

十二月三日午后九时十五分自安东县发出的电报曰：

大本营：我军向连山关方向派出的侦察队，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摩天岭山顶与敌军交战，战死一名，负伤三名。其后，侦察队获得支援兵力，分驻于分水岭和草河口。这时，又受到当

面敌人的攻击。草河口方向的敌军甚多，我军伤亡达四十余名。另，为侦察宽甸县和赛马集方向的敌情而派出的步兵中队，十一月二十日于大西沟（叆阳边门西南约七里）遭到许多敌军的袭击，撤退时失踪若干名，现正在搜寻。已报我军已经采取手段击退宽甸县、赛马集附近之敌军，但还没有得到关于这次行动的详细报告。立见、西岛率领的部队，途中未遇明显抵抗，到达目的地。立见少将探知敌军之一部在沙各堡①（草河口东北约三里余）。我军于十一月三十日攻击该部。敌军死亡二十五名，向本溪湖（连山关以北约八里余）方向撤退。我军负伤六名，其中两名死亡。缴获有敌军的枪支弹药等。立见和西岛的部队正在返回。报告如上。十二月三日于安东县。山县大将。

根据上述战报可知，中国原在黑龙江省靠近中俄边境的地方有李鸿章派出的一万五千名部队，驻守边境。因为中国认为没有驻防中俄边境之必要，李鸿章已经命令此边防部队阻挡我军前进。估计黑龙江部队会突然地出现于我军前进道路的前方。据说，关于李鸿章的这个命令，我方某人已经接到密电，并且立即把这个情况通报了战地。有关方面估计，该部与我军侦察队的冲突，应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发生。根据第一军侦察队的报告，知由黑龙江省中俄边境转移来的李鸿章所属部队，驻扎于剂家堡，可能它就是十一月三十日立见少将进攻之敌军。这支部队已经向本溪湖方向撤退，似已知我军不可抵挡。

于大西沟击退我军侦察队的敌军，以为我军兵少，并见我军暂时撤退，于是气势汹汹地向这边开来，其样子实可钦佩。这些敌军不仅挤满了宽甸城，而且过山向西前进，其多数出现于凤凰城与草

① 译音。——编者。

河口之间的大道上。至此，立见旅团认为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前进方略：旅团须先击败背后的敌人，然后再向连山关方向前进。立见少将重新开始前进，于十二月十日在雪里站以北三里之金家河子与敌军遭遇。我军两次冲锋，终于从中央切断了敌军，并进行猛烈的射击。敌军因不能协同运动，而被打得落花流水，向草河口方向撤退。我军以较少的兵力，抵挡四千大敌，本须苦战，但少将的勇气，士兵的勇敢，终于大胆地突破了敌军的中坚，使敌军断为两截。立见少将真可谓猛将！

当时的电文（十二月十日安东县发）曰：

> 与立见支队同行的大迫参谋发来如下报告：
>
> 十日午前九时过后，我军在雪里店以北约三里之金家河子与敌军遭遇。经过两次冲锋，把敌军断为两截。敌军全部溃散，大部分向草河口撤退。我军追击，至五时多，占领通远堡。本日之战斗可成为战例。据俘虏清兵说，敌军步骑兵合计三、四千人，由依将军率领。摩天岭的部队似未加入战斗。敌军伤亡不详。我军伤亡三十人，敌军尸体百余具。俘虏敌兵十余人。缴获步枪五十余支、旗两面。敌军似有速射炮两门。我军士气甚旺。

为什么上述电文说“本日之战斗可成为战例”呢？大凡在战斗中，敌我对阵，我军阵地相对于敌军阵地处于明显不利地位时，我军在地形上就已经失败了。如果强行交战，则势必不仅损失许多兵员，而且不得不进行苦战。因此，莫如果断地进而变换敌我阵地。但是，这样做说来容易，实行起来则很困难。在战史上还没有人对此进行过尝试，只有拿破伦一世创造了一个被称为阵地交换的著名战术先例。所谓阵地交换，就是在我军阵地相对于敌军阵地处于不利地位时，以猛烈的冲锋，夺取敌军阵地，以敌军之阵地

作为我军之阵地，敌我阵地相互交换。立见少将以两次冲锋，把敌军断为两截，学拿破伦之故技，但立见少将的行动却比拿破伦更大胆。在对方阵地优于我方阵地的情况下，不得不夺取敌军阵地时，本来就须有牺牲全军之决心。而立见少将在这次行动中，眼中却没有敌人，旁若无人。第一次冲锋没有成功，又以第二次冲锋取得了胜利。因此，可以说他远远超过了拿破伦之所为。若不是豪胆如斗的立见少将，又有谁能够做到呢？少将自平壤作战以来，身经数战，却没有一战不利，其计划皆如愿以偿。

立见少将的部队追击败兵，当天占领了通运铺，并再次进入草河口。尔后，少将把旅团本部设在草河口，与连山关之敌军对峙。宽甸城方向的敌军，尽管曾经被立见少将置于困难的境地，但是他们没有忘记曾经一度击退我军而得到的好处。也许是为了阻止立见少将向连山关前进，现在他们又陆续南下了。其目的似要收复凤凰城。凤凰城之我军派一个中队向赛马集大道即宽甸城方向前进，进行侦察。十二日，这个中队在赛马集大道上与优势的敌军遭遇，不断退却。敌军又尝到了第二次甜头，乘势南进，最后在距凤凰城约三里之一面山停止。敌军约四千人，其正面约六千米，沿赛马集大道和叆阳边门大道进逼我军。凤凰城一时处于危急之中。十三日，第三师团长派汤山城的一个大队去凤凰城，再由九连城派一个大队去汤山城。我军决定于十四日进攻敌军左翼。凤凰城支队长友安大佐（第十二联队长）于十四日午前六时三十分发动进攻，击退敌军，追击至长岭子。多数敌军再次沿赛马集大道撤退。此日，立见支队向一面山敌军之背后前进。现在还没有接到关于这次战斗的报告，不了解战斗的详细情况。当时我军数次讯问俘虏，问敌军的性质和人数。俘虏回答：全是依将军率领的部队，约三、四千人。由此看来，在赛马集和叆阳边门设有司令部的

敌军，并不是从连山关和摩天岭派来的，而是宽甸、长甸、苏甸各城的部队，以及在虎山战斗中向叆河上游撤退的败兵。

起初，敌军在金家河子被立见旅团击败，后又在一面山附近被友安中佐追击，今后敌军南进的勇气大概已经完全消失了。这样，立见旅团已经没有后顾之忧，而应向连山关方向前进。凤凰城支队和第五师团也应向赛马集大道前进了。

当时的电报（十二月十五日午前零时四十分渔隐洞发，午后七时三十分釜山发，十时二十分大本营收）曰：

> 友安大佐之凤凰城支队自十四日午前一时三十分发动进攻，击退敌军，追击至长岭子。据俘虏说，敌军约四千人，都是依将军的部下。其主要部队沿赛马集大道撤退。据报，我军负伤军官三名，伤亡士兵七十名。俘虏清兵四名，缴获火炮四门。敌军死亡及其他缴获物资，正在清点中。立见支队对面的敌军依然如故。十四日，立见支队派部队向一面山附近敌军之背后前进，但是现在还没有接到关于这次行动的情况报告。关于第三师团的情况，因电信不通，而没有接到报告。十四日午后十一时五十分。第一军司令官。

关于在这次战斗中的伤亡，石坂军医部长报告如下（十六日午前四时五十分大本营收）：

> 石黑野战卫生长官：昨晨击退了凤凰城附近的敌军。为此，我军负伤住院者五十二名，其中军官三名，军士五名，兵卒四十四名。另有敌军两名。此外，负轻伤而未住院者十名，战死十二名。总计七十四名。敌军尸体约一百五十具。石坂军医部长于安东县。接着又收到第二封电报：

> 连山关和草河城方向没有情况。友安追击敌军，到达三河子附近。十四日，三原从草河口出发，自草河城方向出赛马

集大道，以威胁敌军败兵，但是还未接到情况报告。十一日，某前卫于道河子附近，与郝、肖、高三将①之步兵三千、骑兵四百（炮八门）小战，然后占领道河子西北高地。大部分敌军向析木城撤退。现在，大东沟与大孤山之间电信不通。近日来，敌军在各个方向增兵，似决心对我军发动进攻。在凤凰城方向，我军在各处击退了敌军，可以放心。在樱树沟、白草、凹江附近有敌军约四千五百人，炮六门。因此，我军从右侧进行炮击和运动。大迫支队的情况仍然不明。估计敌军将向我军方向集结，战斗将会不断发生。十二月十五日午后十一时四十分于安东县。野津中将。

另一报曰：

十四日夜，敌军全部成四分五裂状态逃窜。友安大佐击败之敌军之大部沿赛马集大道及其西北山脉，另一部经吉林大道与赛马集大道之间逃去。在我军发动进攻之前渡过叆河的敌骑兵五十名、步兵约一百名，向红家堡子东北败退。据俘虏说，敌军之一部似仍在草河城以北。我军战死士兵十二名。冈部中尉、浅田中尉、庄司少尉、军士七名、兵卒五十三名负伤。缴获克虏伯炮两门、野炮两门、步枪八十五支、旗七面、刀十二把。俘虏清兵十六名。已经发现敌军死亡一百三十九人。因在山区作战，未发现的敌军死亡尚多。另，缴获军马、杂品若干。据说敌军是依将军所属的黑龙江九营与马队。十二月十六日午后十一时半于安东县。野津中将。

由上述电报可知，我军已经完全击退了袭击凤凰城的敌军。所谓“前卫”就是向析木城和海城进击之第三师团和大迫支队的部队。这两支部队已经占领了大孤山，向北行进，又占领了岫岩，现

① 三将之姓皆为音译。——编者。

在又向海城进击。十一日，这两支部队在道河子附近击败丰、聂、嘉率领的部队，十二日一举攻占了析木城，最后于十三日占领了海城。我军所向，势若破竹，击退了敌军。

当时的电报如下：

第三师团于十二日毫不费力地击退了析木城之敌军，大迫支队亦于潘家堡子附近击退敌军，两支部队在析木城会合。据报，敌军之大部向海城方向撤退，一部向营口方向撤退。第三师团于十三日向海城前进。十一日和十二日，我军负伤七名，敌军伤亡百余名，其他战利品甚多。十二月十七日。第一军司令官。

尚不了解上述战斗的详细情况。另一公报报道了其进军情况（十三日午后十时四十分安东县发，十四日午前四时大本营收）：

大本营：现在立见支队在草河口，与连山关附近之敌军对峙。十二日由凤凰城派出之侦察中队，在赛马集大道上与优势的敌军遭遇，中队依次撤退。敌军不断南进，当夜停止于一面山。自十三日拂晓，凤凰城支队与这支敌军部队交战。敌军约四千余人，其正面约六千米，沿赛马集大道与叆阳边门大道进逼我军。凤凰城支队现在做攻势防御，预定于十四日进攻敌军左翼。第五师团长命令汤山城的一个大队去凤凰城，命令九连城的一个大队去汤山城。十二月十三日。第一军司令官。

占领海城之桂第三师团长发出的公报内容如下：

名古屋留守师团长：第三师团自今晨进攻海城敌军。午前十一时，我军完全占领了海城。敌军据守荞麦山① 和城之南端，防御颇为努力，但抵抗不住我军的猛烈进攻，不久开始

① 原文为キヨバク山，结合当时战况考察，当为荞麦山。——编者。

撤退。敌军约一千五百人，有火炮四门。敌军自二道向辽阳撤退。辽阳守军似有大约四、五千人。我军没有伤亡。敌军伤亡不详。十二月十三日午后十一时于海城。桂第三师团长。

根据以上电报可知，我征清第一军不惧满洲之严寒，踏雪破冰，不断前进，正在剿讨敌军。满洲军由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统率。他们本来就是生活在冰雪寒区的人。他们要借天时，雪前耻。然而，智勇双绝之日本军队，所向之处，任何东西都不足使求战之英雄气概冷却。据传，第一军已经与第二军取得了联系，只是还没有接到详细的报告，不可能知其情况。海城卫在第一军掌握之中，第二军已经攻克复州，复州至营口约七里，海城至牛庄约四里，营口与牛庄之间的距离不过十一里，营口、牛庄落于我军之手，指日可待了。

（译自第十三编）

（九）立见旅团之奋战

去年十一月，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领所属部队向我军开来，在赛马集和连山关两个方向上与立见旅团对峙，多次袭击我军侦察队，神出鬼没，灵活进退，取避众击寡之策略。立见旅团决心以一战把他们赶跑，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草河口把他们击败，追击其败兵，直到草河庄。敌军向本溪湖方向溃逃。立见旅团于十二月五日暂时挥师返回凤凰城。然而，敌军还没有一败涂地，他们见我军从连山关、草河口撤回，以为我军撤退，于是又兵分两路，齐头南下，似要一举收复凤凰城。在清军将领来说，这样的行动可谓罕有。

立见少将的部队于十二月九日再次从凤凰城出发，向北面的

连山关进军。其原因是第三师团要进攻海城县，立见少将的部队需牵制摩天岭附近的敌人，以便于第三师团的进攻。此日行程五里，在雪里店住一夜，十日从雪里店向连山关方向前进。我军侦察兵返回报告：自昨日，敌军三千余人南进，现在在樊家台附近（樊家台距雪里店四里）。

此前，清军将领依克唐阿决定从辽阳大道和吉林大道两路夹击凤凰城。他派一名将军沿吉林大道前进，依克唐阿本人带领两千名训练兵和一千余名新兵、火炮两门，沿辽阳大道开来，欲此行必拔凤凰城，以雪前败之耻。当他们扬扬自得地来到樊家台的时候，也正是我军以高过摩天岭的气概行进的时候。不料敌我在樊家台发生冲突，激烈战斗，演出了一场硝烟血雨的厮打，在山野里的白雪上，突然地呈现出一片血痕狼藉的景象。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的策略。而在当时，我们的确感到意外。樊家台是在山间小路两侧稍开阔的地方，左右两侧的山峰高二百五、六十米，两山之间的距离为一千二、三百米至两千米，其间有一条小河。樊家台村位于左侧山峰的山麓，居民七、八户，村外有柳树林。敌军之左翼据守樊家台村后的山峰，其右翼据守左侧的山峰，主力在小河的右面、樊家台村的左面，占领着柳树林。左翼和右翼各有五、六百名敌军，其余属于主力。两门火炮架设在柳树林里，以无烟火药炮击我军的炮兵队。我军第三大队长三原少佐占领着右翼的山脉，进攻敌军的左翼；第二大队长安满少佐据守右方的山峰，抵挡敌军的左翼；炮兵两个小队在距敌军主力三千米的正面，占领阵地；今田少佐指挥的第一大队埋伏在最后方；旅团长在炮兵阵地的横向线上，即左右翼中央的后方，进行指挥。时值午前十一时。我军左翼和右翼隔河与敌军奋战。敌军的火炮优于我军，他们远距离射击我军的炮兵阵地，我军炮兵炮击相距一千二百米左右的敌军右翼。我

军炮击命中特别准确，在发射第二发炮弹的时候，敌军右翼就开始动摇了。安满大队乘机以震动山河的大冲峰冲入敌军中央。敌军就要溃散了。这时，我军炮兵转移到左前方山下位置，今田大队也开到了战斗线上，形成长长的二列横队，对敌军主力做中央突破。其情景之雄壮，用纸笔难以形容！在我军的最前面有联队军旗，二列横队宽约一千五、六百米，在激烈的战斗中，勇往直前，以疾风迅雷之势，一直冲入敌军阵地，把敌军阵地断为两截。敌军因受到这种猛烈的冲锋而被分割为两部分，从而不能协同运动，最后纷纷扰扰溃散而去。我军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之一部追击敌军二里，到二道房身村。敌军又据守右侧山头进行防御。后来，我军追击部队又使之溃逃。这时已经午后四时多了。此日之战斗从午前十时开始，连续激战了六个多小时。此夜，旅团司令部宿营于二道房身村。在这次战斗中，敌军留下了一百一十具尸体。我军缴获步枪一百零七支，马四头，旗六面，皮货等无数。俘虏敌兵十六名。我军死亡十名，安满少佐以下负伤军官三名、士兵四十七名。至此，吉林大道上的敌军已于十一日全部败退。

在立见少将北进追击敌军时，一支敌军沿另一条道路向凤凰城逼来。敌军的浅薄的策略是让过立见少将的部队，以袭击凤凰城之虚。十二月十一日，有一名当地人带来重要情报：依将军昨夜率领三千人的部队南下到赛马集大道上的龙湾。留守凤凰城的友安大佐得此情报以后，派骑兵三队、步兵两个中队向这个方向前进，实行戒备。一支骑兵队由畑野少尉率领，沿吉林大道前进；一支骑兵队由野崎少尉率领，向赛马集方向前进；另一支骑兵队由某特务曹长率领，沿雪里店小道前进。渡边大尉的步兵中队取道吉林大道，足立大尉的步兵中队取道赛马集大道前进。各队于十二日拂晓出凤凰城。当野崎少尉的骑兵队到达长岭子时，我搜

索骑兵不意与敌军侦察兵发生冲突。我军骑兵先以徒步战斗迎敌，迫使敌军侦察兵向后撤退。这时敌军步兵在右侧展开，于是我军骑兵退而与我军步兵会合，由足立大尉挡住敌军，短时枪击。敌军渐增，有十四面旌旗出现在我军左右两侧和正面，敌步兵约千余名，马队约五十名，他们一齐集中射击，其势甚猛烈。于是，大尉且战且退，灵活地退到我军的防线上。在吉林大道上前进的我军骑兵队到达胡马堡子时，闻左方枪声甚密，我军骑兵立即改变方向，向敌后逼近。虽见北接子似有敌军通过，却没有其他后续部队。骑兵队退而与渡边大尉的步兵会合。渡边大尉进而出敌左侧，一面阻挡优势的敌军，一面撤退。在当天的战斗中，我军没有一人死亡。侦察军官带来了情报，对我军贡献不小。战斗约三个小时，敌军前进到一面山高地，面对凤凰城占领阵地，红白旗数十面在山头上飘扬。入夜，敌军篝火点点，与月亮一起映照在河水里。

十三日，东方天空渐渐发白的时候，在凤凰城东北发出了几次枪声，这枪声大概是敌军的试探射击。我军静静地潜伏在防线上，欲待敌军过了叆河，以便猛烈反击。此时，敌军在叆河对岸的高地上，其右方（从敌军来说是右方，下同）有十一面浅黄地绿字大旗飘扬，其左方有红地白字大旗十四面，四门火炮在其中央，与我军炮兵阵地对峙。敌军人数约两千余，不足三千。此日从清晨起，雪云密布，北风特别寒冷，有一半叆河水已经封冻了。敌人是会知道兵贵神速的，为什么现在还不前进呢？在午后一时刚过的时候，其左翼才开始运动。我军早知敌军要采取牵制我军正面，进攻我军右翼的策略。当敌军的左翼部队出现在吉林大道上的时候，见敌军中央阵地上点起了三个火堆。这大概是敌军全线进攻的信号。火堆借着北风，爬上了后面的山坡，火焰冲天，转眼间烧掉了半面山坡。但是敌军并没有全线一起前进。这时到处响起了进攻的号声。敌

军前进二、三百米，但又一齐停止前进。这是因为我军鸦雀无声，以至他们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我军部队，有多少我军部队，不知方向，因而不能前进。指挥我军野炮的石坂中尉，为了打破这种寂静而开始炮击了。炮弹远远地飞向敌军阵地。敌军怎能顺利前进呢？他们又停留在两千米的距离上盲目射击。

敌军左翼部队欲在小歪附近渡叆河。在这里有富田少佐的部队，准备敌军一旦徒涉叆河，就将敌军一举扫光。不久，敌军先头部队靠近了河岸，但从此不再前进，后来又撤回村庄。

此前，二、三十名敌军骑兵驰过前面的桥梁，逐渐靠近了我军的防线。我军静静地把敌军吸引到近处。当敌军前进到近距离的时候，我军从三个方向一齐射击，敌军狼狈地策马逃窜了。其中有二、三人的乘马被击毙，不得不徒步后撤，侥幸地保住了性命，到达炮兵阵地的一侧。其后，我军的右翼部队向敌人所在的村落齐射，击毙敌军军马五、六头。入夜，敌军仍然不断射击，但我军未予应战。我军阵地寂静得如同没有人一样。此日，山口大队自汤山城开来。我军决定次日凌晨反击敌军。我军部队彻夜忍受着北风的吹打。

我军的凤凰城防线，右起蒿子沟，过定军山山腰，跨赛马集大道，左至田家堡，防御正面约四千米。冈见大队之一部与富田少佐的大队合在一起，由冈见少佐指挥，在蒿子沟；半田大队扼守赛马集大道；山口大队为总预备队。冈见大队的另一部出奉天大道，以防备敌军的可能迂回。

总攻定于十四日拂晓，以野炮发炮为信号。夜间，北风似刀割一般。守卫在前线的兵士有多冷呀！在右方，富田大队于四更渡叆河，包围敌军舍营的村庄，从三面火烧，清晨仍见对岸余烬还冒着团团黑烟。在左方，半田大队为阻挡敌军撤退，正在奋战，可以听

到激烈的射击声音，并见浓烟笼罩着河面。在中间，山口大队在四更的时候已经到达对岸的堤下，集中射击敌军的炮兵阵地。我军野战炮炮兵在两千七百米的距离上进行支援。我军山炮队位于半田大队的后方，攻击左侧的村庄。到处有我军发射曳光弹爆炸，在敌军的头顶上形成了几百朵硝烟烟环，弹片甚至落到我军的阵地上。此日，富田大队借着月光，沿吉林大道涉叆河，人马皆寂静地前进。当敌军还在梦乡的时候，在没有一个人抵抗的情况下，我军冲到距敌军仅数步远的地方，包围了村庄，一齐射击。敌军狼狈得来不及穿衣服就跑出来分别进行防御，有的敌军上刺刀准备反击，有的敌军据守墙壁乱射，顽强防守数刻钟。我军放火，实行火攻。敌军被烈火包围，被黑烟熏得不知向那里逃好，在火中烧死十余名，大部分敌军沿背后的山背溃逃。

山口大队潜伏于对岸堤下，等待进攻信号两个多小时。他们于半夜渡叆河，两条腿冻成了冰坨子，在军装上也结了一层白冰，北风迎面扑来，耳朵和鼻子几乎失去了知觉，其困难可想而知。东方渐渐发亮了，炮兵阵地上响起了作为信号的炮声。山口少佐派出侦察，向敌军阵地靠近。敌军看到我军侦察，慌忙射击，敌我发生了枪战。不久，冲锋的时机来到了，我军成横队向敌军阵地跃进。我军炮兵的掩护射击越来越猛烈，我军散兵线的前进也越来越快。山口大队到达敌军炮兵阵地山脚下的时候，富田大队也沿山背前进到了敌军的左后方。敌军的后方部队已经开始跑步后撤。时机已经成熟，山口大队呐喊着攻占了敌军的阵地。我军缴获野炮两门、山炮两门。依军未发一炮，其中央阵地已经被我军占领了。敌军右〔左〕翼部队不堪一击，被富田大队追得走投无路，又被山口大队打得七零八落，仅仅保住性命逃跑了。这时，没有败退的敌军只有右翼部队了。右翼部队据守高丘，向我军俯射，使富田大

队不易攻占。在敌军中央部队和左翼部队溃逃以后，右翼敌军仍然与我军枪战。我军预备队和富田大队、山口大队见之，立即变换队形，斜切进攻敌军左侧。但敌军努力奋战，坚守阵地，使其他敌军顺利后撤。如此数刻钟以后，敌军终于寡不敌众，沿山背，攀岩石，四散后撤。后来在敌军稍有集中时，我军炮兵猛烈炮击其退路，有数次命中，敌军再次各奔东西，向不同的方向逃去。这是十四日午前的战斗。我军各部队追击敌军，越一面山，过长岭子，到三家子。

此前，十一日，立见支队破樊家台之敌，前进到草河口。两天以后，凤凰城给草河口打来电报：依将军率兵数千开来，在城东北之一面山。友安大佐欲于十四日出城把敌军击败。立见少将接到这个电报以后，派三原少佐的大队到敌军退路葱岭附近，扼守敌军行军道路。敌军果然于十四日拂晓的战斗中大败，然后向葱岭跑来。三原少佐突然出现，进行狙击。敌军遇此出其不意的打击，各自争先恐后地溃逃，向赛马集方向撤退。

（译自第十五编）

（十）第三师团进军记

九连城陷落，凤凰城败北，大孤山和岫岩失守，在我王化即将及于整个满洲原野的时候，仍然在盛京省苟延残喘抗拒我日本的只有辽阳、奉天和海城了。奉天是清国陵寝之所在，辽阳是奉天之锁钥，敌人当然是会固守的。海城是我军到辽阳或山海关的要道，敌军倾注全力于此，也是可以理解的。若海城落于我军手中，则制奉天和辽阳于死地也就不难了。第一军司令官下达命令曰：驻于安东县的第三师团作为独立师团向海城方向进发。我军的勇士猛卒早已扼腕哀叹冬营之无聊，如今接到进发命令，其喜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十二月三日晨，严寒刺骨，鸭绿江已经有一半封冻了，江边冰柱林立，一派严冬光景。

午前七时，第六旅团第七联队之第一、第二大队及骑兵、炮兵，冒着凛列的寒风，人马肃肃，从安东县出发。它由大岛（久直）少将指挥。随后，师团司令部于午前八时出发。骑兵少佐闲院宫殿下，以及弹药纵队、粮食纵队等，绵延一里余。第一军参谋长小川少将举鞭策马，在后卫与前卫之间来回奔驰视察。桂师团长因有要务，推迟一、二日出发。第十九联队计划于四日出发。

午后二时到达一个村庄。师团司令部宿营于佛爷岭。炮兵队宿营于师团司令部后方约一里之三汊流。各部队也分别到达佛爷岭附近。此日行程共六里。佛爷岭是一个树木稀疏的山村，在这里只散布着一、二家农户。因此，不仅各队不能在一处舍营，步兵之大部及炮兵等，连宿营的家屋也没有，几乎全是露营。在寒风刺骨的深夜里，只能在枯草上以枪作枕休息，或者在屋檐下轮流睡一小觉。此日，炮兵某军官集合其部下说："今日我们要在此严寒之中以露营度过一夜，这实在是苦难之境遇。但是，不胜惶恐的是大元帅陛下在广岛起居于狭小的行宫里，想到这些，我们的野营也就算不得艰苦了。让我们更加努力奋斗吧！"部下皆为之感奋。时至半夜，天色骤变，下起纷纷大雪，顷刻之间，露卧的人马皆披上了皑皑银装。但是，我军英勇的将士，凛凛忠义之血，比火还热，热血战胜了酷烈的寒冷。

四日午前八时，各部队踏雪出发。山上山下，白雪皑皑，变成了一片银色的世界。在我军整齐的行军行列的前面，大队军旗在雪中迎着寒风飘扬。各部队的兵士，威风凛凛，更胜平日。人们都说，天降此雪是为我军壮行。部队绝未因积雪而放慢步伐，在军官的命令下爬山涉谷，向前行进。由此可知我军军纪之严明。在进

军中，参谋副长榊原少佐催马前后奔驰，巡视部队，偶尔见随军夫役掉队者，或训斥，或勉励，使之跟上队伍。正午天晴，阳光闪耀，积雪融化，因之路滑难行。途中有几条河流，没有桥梁，只能踩着踏石过河，行军极为困难。午后二时过后，司令部到达土坊身宿营地。土坊身是稍胜于佛爷岭的村庄，但各部队仍不能宿营于一处。步兵宿营于土坊身前面的翟家堡子，炮兵宿营于齐家堡子。此日行程共六里。

五日晴。午前八时，司令部从宿营地出发，前行三里余，在大猪山前面有一条河流，河宽四间余，已经封冻，不能测得河深。炮兵不能从冰上通过，于是用铁棒打碎冰层，炮兵才得以过河。此日仍然路滑，行军非常困难。午后四时，司令部到达龙王庙宿营地。龙王庙是这一带的一个市镇，居民三十余户，其建筑结构宏大，周围墙壁坚固，宛如一座城廓。此前，福岛中佐曾率领一支部队自九连城至大孤山途中路过此地。居民稍熟悉日本军队，会说“谢谢”、“狗”、“猫”之类的日本话，笑嘻嘻地欢迎我军。此日行程共六里。

六日，午前阴天，午后天晴，阳光灿烂。前行一里余，到达大洋河架桥地点。大洋河河宽约一千米，但流水仅宽六十米。桥梁是佐川工兵大佐率领工兵第三大队第一中队四日在龙王庙设计的。架桥地点附近没有树木，缺乏建桥材料，小船皆被冰封在河里，因而架桥工程非常困难。佐川大佐和工兵们煞费苦心，从远处采伐树木，并打破冰层，驾驶小船，终于在前一天的晚上完成了架桥任务。完成架桥任务以后，又检验了桥梁的耐力，证明炮车和辎重、粮食纵队的驮马在负重的情况下都可以过桥。桥梁给行军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起初，佐川工兵大佐下达了建造门桥的命令。栁山中队长接受命令以后，在雪中派部队到村里搜集建造门桥所需要的材料。所

谓门桥就是在小船上铺上木板，把三、四只这样的小船横排连接在一起构成的。门桥，从铺木板来看，它像桥；但从用船篙撑船来看，它又像船。门桥需要的材料包括小船、木板和麻绳等。于是，粉山中队长派一部分人去砍树；一部分人在河上河下打碎坚冰，为获得小船而奔走；一部人进村，挨家挨户搜集麻绳。在这个地方是会有麻绳的，但是人们把麻绳都藏起来了，不提供给我们。靠了工兵们的勇气和耐心，在四日午前按计划完成了门桥。三百头驮马在四日午前马不湿蹄地过了河。但是，门桥上的木板冻得像镜面一样，人马很难在木板上站住。撑船使用的船篙，一旦离开水面，就冻得像铁棒一样。工兵队安排先遣队过河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现在必须把师团的大部队渡过河去。如果过河部队的数量不再增加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使用门桥，但运三十名士兵往返需要十分钟，运送六百人就需要五个小时了。因为有这样的不方便，所以工兵队终于于昨日撤去了门桥，着手架设桥梁。在深六尺多的大河上，在十个小时以内，完成了宽三尺至一间、长五十余间的桥梁，使我军主力得以过河，这的确是工兵队的功劳。在架桥点的上游三百米的地方，冰层坚固，步行过河没有危险，因此，步兵及徒步者皆从冰上过河。正午来到一个开阔的平原上，南可望大孤山，我军沿大孤山北麓前进。途中有许多大洋河的支流，河水把脚浸湿了。午后四时到达土城子。土城子是大孤山至岫岩的通路。此前，福岛中佐为沟通第一军和第二军的联络，自安东县去大孤山时，曾经在这里努力笼络民心。同时，土城子又曾经是大迫旅团向岫岩进军的通路。这里交通比较方便，车马通行也不困难；而且居民淳朴，给了我军不少方便。

在这天晚上，军司令部的军官村木中佐和军参谋官立花大尉，自安东县，经大东沟和大孤山港，来到土城子，与师团司令部一起

北进。此日行程共六里。

七日，阴天，非常寒冷。司令部于午前八时从土城子宿营地出发。此日的行军道路是狭隘的山道。我军沿沟连河行进。左右山上，白雪皑皑，河水封冻坚固，只在河心有流动的河水。河风和山风强烈，非常寒冷，鼻子和耳朵就像被刀削一样。前行约一里，来到沟连河河岸。河上有一座土桥，桥上结冰，容易滑倒。牛马皆涉水过河，步行者手持拐棍才得以从桥上通过。沿山间小河行进二里，到沟连河上游。在这里，工兵已经开始架桥，但是还没有完成。部队与牛马下河涉水过河，寒风刺骨。午后一时，司令部到达阎家堡子宿营地。附近居民皆因战乱向四方逃散，而且居民稀少，不便于部队集中驻扎，于是我军分别宿营于阎家堡子前方的土门子及附近农家。司令部的宿营地是一个荒废了的农家，没有门窗，没有被褥，不是人能居住的房子。闲院宫殿下的御室也只由部下给临时遮挡一下，防止寒风吹进室内。其他房屋更是四面透风。军队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此日行程共四里半。

八日，午前阴，午后晴。午前八时，司令部从阎家堡子宿营地出发，前行一里余，又过沟连河。再行二里余，过土门子岭，又过万全岭。两山都很陡峻。数日行军，部队已经疲劳，现在又过了这两座山，因而疲惫不堪。登山向岫岩方向望去，见群山重叠，知前程更加艰难。午后三时过后，望红家堡子，渡南鸿河。这里比较开阔，在田地里到处有清军构筑的土垒。午后四时三十分，司令部到岫岩宿营地。桂师团长于五日从安东县出发，沿司令部行军路线前进，于此日午后五时到达岫岩司令部宿营地。此日行程共七里余。

岫岩曾于十一月十八日被大迫旅团及立见旅团之一部攻占。城的四周由高丈余的城墙环绕，南面有文昌门，城内有岫岩庙、孔庙、常备兵营等。居民约两千户，人口一万五千余。城镇结构类似

凤凰城。岫岩城的守将是满清皇族嘉某。其常备军有驻防八旗和巴尔虎一旗，兵力约五百余名。驻守岫岩的聂桂林、丰升阿指挥的敌军，受到大迫支队的攻击，已乘夜向海城方向逃窜。

我军这次行军，本来就估计到了雪地行军的艰难。从安东县出发以后的当天晚上，下了大雪。第二天虽然没有下雪，但积雪却没有因阳光而融化。四日晨从佛爷岭出发，八日到岫岩，四天行军三十里，山岭全被白雪覆盖，河水结冰，先遣队的人马没有踏到一点土路。后继部队在先遣队踏过的路上才看到了一点泥土。为了便于人马通过，遇坡道，扫除积雪，修筑道路；遇河流，破冰架桥，靠的全是工兵的力量。有时步兵可以从冰上通过，但须先从别处运来沙土，洒在冰上，否则常常滑倒落入水中，非常危险。最苦的是先遣队。他们每天凌晨走出宿营地，踏雪前进。有时鞋被踏破，以至双脚鲜血淋淋。由于运输上的原因，三好联队所属的内藤大队的冬季服装还没有运到。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他们穿上白色的夏服裙①，外罩大衣，坦然地行进于冰雪中。看到这样的情形，没有不感动的。就是在这样的困难里，他们不屈不挠，意气轩昂，决心攻占北京城。在这次行军中，闲院宫殿下随军行动，更使我军官兵增添了勇气。殿下是骑兵少佐，是一个师团参谋，三日从安东县出发，当天晚上宿营于佛爷岭时，殿下就睡在寒风刺骨的草屋破窗下。他每天踏着冰雪行进，甚至站在野径丘壑之间吃午饭，吃冻成冰坨的干饭和梅干②，一点也不嫌弃。大家看到殿下高高兴兴行军的样子，无不感动得流泪。虽是金枝玉叶的身体，在职务上却是骑兵佐官，其乘马和鞍具也和一般少佐一样，其服装也和一般少佐完全相同。

---

① 日本男子穿的和服式裙子。——译者。

② 用梅子腌制而成，作咸菜食用。——译者。

（译自第十五编）

（十一）占领析木城和海城的详报

驻扎于安东县的第三师团，于去年十二月三日作为独立师团向海城方向进发，于八日到岫岩。师团司令部在岫岩宿营地停留一日。桂师团长向各部队下达了下述命令：

第三师团命令（十二月九日正午于师团司令部）

一、敌军之大部似在析木城，一部在清家堡子和二道河子附近。其兵力约四、五千人。

二、师团为攻击析木城之敌军而向析木城前进。

三、大追支队九日从岫岩出发，经大偏岭、牛心山，向析木城前进，支援主力部队的进攻。

四、左翼支队九日从岫岩出发，经石灰窝子、胡儿沟，到千马河附近，掩护主力部队之左翼，并对盖平方向实行搜索。

五、岫岩守备队应守备岫岩，并对黄花甸方向实行警戒。

大小架桥纵队的职员可暂时使用于本身业务以外的公务。

六、大孤山与岫岩之间的守备队应守备两地之间的兵站线，并应接受搬运队长和兵站司令官提出的要求。

七、搬运队应在兵站司令官押上大佐的指挥下执行任务。

八、前卫应于十日午前七时从通往兴隆沟的道路上的小河处出发，经五道河头上游，向大偏岭前进。

九、主力部队于午前八时三十分以其先头部队从岫岩北端的三岔路口出发。

十、大辎重队于午前九时三十分从岫岩北端的三岔路口出发，随主力部队之后行进。

但是，在主力部队出发之前，大辎重队不得进入道路。

大辎重队队长为西尾中尉。

大辎重队的行军序列依照战斗序列。

十一、辎重第一梯队于午前十时出发，随大辎重队的后面行进。

十二、辎重第二梯队正午出发，随辎重第一梯队的后面行进。

十三、野战电信队须在岫岩至沟运河之间架设电线，在与兵站电信队接通以后，应立即报告。

十四、除规定外，人员须另带两天的粮秣，马匹另带一天的粮秣。

十五、本人在主力部队之先头行进。

部队区分和行军序列如下：

部队区分

右翼支队　　支队长大迫少将

　步兵第六联队（缺一个大队和一个中队）

　步兵第十八联队（缺一个大队）

　骑兵第一中队（缺一个小队和大孤山、岫岩间的骑兵接力通信哨）

　野战炮兵第三大队（缺一个中队）

　工兵第二中队（缺一个小队）

　第一粮食纵队之一半

左翼支队　　支队长佐藤大佐

　步兵第十八联队之一个大队

　骑兵第一中队

　第一粮食纵队之一半

主力纵队

前卫 司令官大岛少将

步兵第七联队(缺一个大队)

骑兵第三大队本部及第二中队(缺一个小队)

工兵第三大队(缺第二中队及大小架桥纵队)

卫生队之一半

主力 司令官桂师团长

骑兵第二中队之一个小队

步兵第十九联队(缺一个大队)

野战炮兵第三联队本部及两个中队(包括大队本部)

步兵第十九联队之一个大队

步兵第六联队之一个中队

辎重第一梯队 梯队长冈田少佐

第二粮食纵队

第三粮食纵队

第一兵站粮食纵队

第二兵站粮食纵队(后来进入部队区分)

第二野战医院

辎重第二梯队 梯队长木村炮兵少佐

步兵弹药一个纵队

炮兵弹药两个纵队(一个纵队十日到岫岩)

马场之二分之一

第三野战电信队

与主力纵队相比,两翼支队要做一些迂回,因此,两翼支队先于主力纵队一天出发,即九日午后佐藤支队从岫岩向盖平方向前进,大迫支队也同时向主力纵队的左翼前进。

1.主力纵队的进发

主力纵队之前卫由大岛少将率领，十二月十日午前七时出发，沿岫岩至析木城之大道前进。主力部队集合于岫岩大通门前，午前八时三十分开始行军。桂师团长和参谋军官们在部队的最前面。沿途过大洋河上游七次，有时从冰上过河，有时踏着代替桥梁的圆木过河，大部分炮兵驮马、乘马、物资、牛马等涉水过河。从正午刮起了北风，天气非常寒冷。午后五时过后，在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到达大偏岭。大偏岭并不险峻，但坡路因降雪而结了一层冰，人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滑倒，非常危险。人尚如此，驮马更是常常滑倒。驮马一旦滑倒，就须把驮的物资全卸下来，然后再重新装上，因而使行军非常迟缓，行进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过大偏岭以后，就是两面山岭。在这里，有一条路一直通向北方。东面山下有大洋河的上游。在东北，河岸上有一个村庄，名叫王家堡子。师团司令部和主力部队在王家堡子设营。前卫舍营于王家堡子前方约一里的瓦房店。辎重队于午后十时才到达宿营地，部队这时才得以做饭。师团长、闲院宫殿下，以及全体官兵，晚上十二时以后才吃上晚饭。而所谓副食，只有咸盐。

此夜，桂师团长向各部队发出如下命令：

一、敌情没有变化。师团十一日向小孤山前进。

二、前卫于午前八时出发，经小片岭向前行进，向前方做远距离搜索，并与右翼支队取得联络。应特别注意对左侧实行警戒。

三、主力部队仍按本日之行军顺序出发，先头部队于午前八时自王家堡子西北约七百米之家屋出发。

四、大辎重队午前九时自指定位置出发。

五、辎重第一梯队午前十时自其最前面的宿营地出发。

六、本人在主力部队的先头行进。

十二月十日午后八时。

师团司令部于王家堡子

2.二道河子小战

师团主力于十一日拂晓从王家堡子出发，前卫也于同时从瓦房店出发，向小孤山前进。骑兵于午前八时从前哨线出发，前进到小孤山，搜索自三间房附近通析木城的所有小道，并努力与右翼大迫旅团取得联络。从王家堡子村前流过的四道川是一条连河堤也没有的河流，有的地方深数尺，有的地方沙石露出水面。这条河从析木城附近流过，然后再流至海城。部队始终沿着这条河曲折前进。河上没有桥梁，只好在冰上铺些沙土或稻草，使人马得以通过。河的两岸，群山相连，天险绵延数里。右面的山到二道家子山为止，左面到与二道家子山相对的樱树沟山，山间突然开阔，成为茫茫的平原。海城的守备在析木城，析木城的守备在樱树沟山与二道家子山之间的要路上。这里一旦失守，析木城、海城自溃。因此，敌军倾注全力于此。

午前十时左右，前卫司令官在茶棚休息。这时有一名搜索骑兵报告：在析木城以南的二道河子没有敌军，但在其附近之龙凤王有少量敌军；敌军之一部向我军射击，我军骑兵立即进行了还击。接到这个报告以后，前卫之两个中队立即受命前进，以急行军赶去。在距二道河子六、七百米的地方，聚集着敌军步骑兵约二、三百名，其主力在前方大约一千五百米的高地及其西面的樱树沟，两处各有敌军步兵五、六百名。敌军右翼兵力渐增，并向我军射击。我军前卫展开其全部兵力与敌军作战，占领了二道河子。午后一时左右，我军在二道河子附近与敌军右翼对射。此前，青木中尉的分队受命侦察樱树沟附近的道路。青木分队自小孤山向左方前进，

发现在我军左翼支队前进道路上的白草凹沟有千余名敌军、数门火炮进行防御。根据青木中尉的报告，我军第七联队的两个大队自二道河子经小道，前进到左侧高地，进行射击，把敌军击退，敌军向析木城撤退。此日，前卫司令官在茶棚接到第一报告以后，认为敌军占领还是我军占领二道河子附近的高地，在战术上是大不相同的。于是，前卫司令官不失时宜地改变了原来舍营于小孤山的计划，亲自立马于阵前，追击敌军。敌军不堪一击，逃向嘎大王方向，又逐渐向析木城撤退。这时我军主力正好越过小孤山，来到跨勾附近。本来还有时间大举追击，但此日我军已经走了七里远的长路，而且因为路上有积雪，而炮兵又没有到达，师团遂决定停止追击，前卫宿营于二道家子，师团主力宿营于跨勾，待明日总攻。在此日之战斗中，榊原参谋（少佐）负伤。战斗开始以后，榊原参谋正与其他参谋一起在敌弹下进行策划，忽然飞来一颗子弹，击穿了榊原参谋的腰部。榊原参谋住进了野战医院。此夜，师团决定按照计划从左侧进攻樱树沟方向的敌军。根据黄昏以前的报告，知敌军占领了析木城以南的高地和樱树沟西南高地。因此，从地形来说，我军以攻其右翼为最有利。当然，在正面也要派出一支部队。我军已经预先命令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3.占领析木城

十二日拂晓有报曰：樱树沟方向的敌军逐渐向析木城撤退。于是，师团决定改变昨天晚上的计划，沿大道直接突击析木城。前卫沿大道向析木城前进。主力亦跟随于前卫之后。另外命令第十九联队长栗饭原大佐率领一支部队，自蟒勾，经樱树沟，截断敌军退路。这支部队于白草凹沟以东与敌军遭遇，缴获火炮两门。师团各部队立即进入析木城，敌军狼狈地向海城方向败退。

大迫少将率领的右翼支队，昨日在花红峪与马某（有人说是马

玉昆，有人说是马三元）率领的敌军部队对阵，现在已经击退了敌军，基本上与师团同时向析木城前进。于是，东有大迫支队，南有师团各部队，西南有粟饭原大佐的部队，形成了三面合击析木城的形势。此日午前十时占领了析木城。敌军烧毁了统领本营逃走。关于敌军人数：樱树沟方向约两千人，与大迫支队对阵的敌军约三千人，正面四、五千人。我军占领析木城以后，立即抚慰当地居民；留若干守备队，给居民以相当之保护。然后我军把三路部队合在一起，追击敌军，向海城方向前进。午后，我军前卫与敌军后卫战斗数次，占领营城子。师团宿营于杨家店。我军恐敌军长驱后撤，可能溃散，欲使敌军在海城附近集结，以便我军一举将敌军击败。在此日之战斗中，因道路上有积雪坚冰，运动之困难不可名状。特别是粟饭原大佐的部队，因行军道路在山沟里，所以遇到了更大的困难。然而我军决不屈服于这样的障碍，运动神速，从凌晨起，前卫行军近十个小时，也不觉疲劳。即使是平时的好路，十个小时的行军也是罕见的。在敌前恶劣的道路上，又在如此严寒的情况下，士兵所以能坦然地行军，完全是由于我军有旺盛的士气。

当天晚上，桂师团长发出如下命令：

一、敌军似已撤至海城及其以北。我军前卫追击敌军，到达营城子。

二、师团于十三日为占领海城而向该地前进。

三、前卫于明日午前八时三十分出发，向海城前进。要特别注意对左翼实行警戒，向营口方向做远距离搜索，并侦察自营城子附近，经河之右岸，至海城东南高地的道路。

四、主力部队于明日午前七时、以其先头，自扬花店西北小河处出发。宿营于析木城和红花店附近的部队从宿营地出发，应于同一时刻加入行军序列。

十二日午后九时。

师团司令部于扬花店

4.占领海城

十二月十三日凌晨，我军从宿营地出发，踏着满地的坚冰积雪，向海城进击。从宿营地到海城仅三里。虽然道路比较好，但因覆盖着冰雪，行进非常困难。而且今日又特别寒冷，积雪比昨日更深，加之北风劲吹，有刺骨之感。因为长期行军而长得乱蓬蓬的鼻胡，以及颔髭颊须，都结满了白霜。不仅人被这严寒所折磨，许多军马也被冻死在路旁。据说一天冻死的马多达二十七头。我军踏着冰雪勇往直前的情景多么令人感动、令人惊叹呀！此日，我搜索骑兵离开营城子，向海城前进，并向牛庄方向做远距离搜索，以掩护师团主力的左翼。前卫之先锋于九时四十分到达海城以南不到一里的罗家堡子。在城东南荞麦山上旌旗招展，大约一千名敌军占领了阵地。在凉甲山上也有五、六百名敌军。敌军的炮兵阵地部署在荞麦山西北山脚下，在那里架设着三、四门野炮。午前十时，敌炮向我军发射了第一发炮弹。这时，大岛（久直）少将向各部下达了进攻命令：

一、敌军似在荞麦山进行防御，前卫应攻击荞麦山之敌军。

二、尖兵大队在原地掩护大部队展开。

三、步兵第十九联队第二大队由粟饭原大佐指挥，设法占领荞麦山。

四、炮兵大队在罗家堡子北端占领阵地。

五、工兵队应在罗家堡子占领位置。

六、步兵第七联队第一大队前进到罗家堡子。

七、骑兵大队在水鸭屯附近对营口方向实行监视，并牵制

敌军的右后方。

八、卫生队在罗家堡子南端开设包扎所。

九、本人在炮兵阵地。

第十九联队长粟饭原大佐按照命令前进到大道右侧六百米处的无名村。敌军的旗帜在雪中飘荡,似在等着我军炮击。但是,因为距离过远而看不清敌军。此前,宾道中尉率领一个小队于午前五时出发,从营城子绕至大道右侧,欲通过侦察估计荞麦山阵地被我军占领以后的价值。这时在荞麦山上出现的敌军人数极少,我军一度怀疑这是我军宍道中尉率领的小队。后来,敌军旗帜历历出现,并且听到了枪声。由此得知山上是敌人,宍道中尉的小队已经开始与敌军枪战。

不久,敌军逐渐下山,并向我军连连发炮,其距离测定也比较准确。然而,所幸的是我军没有一人负伤。接着敌军又突然从海城城里发炮。我军炮兵在凹道两侧的田地里布置阵地,在这里有我军的十二门山炮展开,与敌军炮兵炮战。这时,粟饭原大佐率领的部队已经前进到靠近荞麦山的地方。双方的炮击越来越激烈,黑烟立即笼罩了乾坤。大岛旅团长命令第七联队长三好大佐占领距凹道五百米的村庄,进至敌军的前面。三好大佐命令山口大尉率领部下奋进。山口大尉与据守于树林积雪中的敌军作战,通过奋战把敌军击败。如此,我军的射击逐渐压住了敌军。粟饭原大佐的攻击也正到好处,不多时,荞麦山上的敌军就动摇了。大岛少将抓住这个机会,命令前卫前进,并命令三好大佐派所属的两个中队立即前进,打击海城城里的敌人。

第七联队之第一、第二中队争先冒着风雪向海城城里前进。这时在海城南门外有敌军骑兵百余名、步兵数百名,举枪抵抗我军的进攻。三好大佐大喝一声,命令冲锋前进。呐喊前进的精兵甘

么也不顾了，风驰电掣，叱咤奋进。第三、第四两个中队也来支援，一起冲锋前进，其势如疾风一般。敌军虽不能说不勇，但是他们怎能抵挡得住我军这样的精锐部队呢？敌军立即溃散逃窜了。

于是，师团从南门进入海城，粟饭原大佐的部队和大迫旅团从东门进入海城。午前十一时，我军全部占领了海城。师团立即命令追击敌军。敌军分两路撤退，向辽阳撤退的有五、六千人，向牛庄方向逃跑的大约有三千人。师团布置前卫哨线以后，驻扎于海城。

5.大迫支队的战况

九日，大迫少将亲自率领支队主力前进，以石田少佐为其前卫司令官。支队前卫宿营于大偏岭以北大约两千米的王家堡子（次日该村是师团主力部队的宿营地）。支队主力宿营于秋各林子和头道河。

十日，前卫之先头于午前九时从宿营地出发，经高家堡子，向牛心山（在凤凰城至析木城的通路的三岔路口上）前进。因为在前卫部队中没有炮兵，所以昨日前卫过大偏岭的时候没有遇到困难。但是，今日支队主力部队行至大偏岭坡道的时候，因积雪坚冰，马蹄、车轮打滑，行军迟滞，于是不得不改变行军序列，命令原来在后尾的步兵到炮兵的前面行进。午后三时，前卫步兵到达牛心山以南约一里之乌诺岭①时，在东北方向听到了枪声。尖兵继续前进。午后三时零五分骑兵到达牛心山时，与敌军步兵约十名、骑兵若干名发生冲突。我军骑兵把敌人击退以后，继续向潘家堡子方向前进，侦察敌情。午后三时三十五分见敌军步兵约五十名占领了牛心山西北约一千二百米处的高地。我军骑兵欲侦察其兵力，但在侦察中遭到敌军猛烈射击，不得不向牛心山西北端后撤。此夜，支队宿营于南马路和高家堡子，前卫宿营于牛心山，并对析木城

① 译音。——译者。

和龙家堡子实行警戒。午后七时五十分敌军步兵侦察约十五名，袭击我军步哨线，我军小哨射击敌军侦察兵，缴获爱比尔枪一支。

十一日，步兵第六联队第二大队担任前卫，小野寺大队长为前卫司令官。昨日担任前卫之第一大队加入支队主力，从牛心山交叉路口出发。午前十一时三十分骑兵中队长报告：敌军据守潘家堡子以东高地，兵力约一百名。但是，我军继续前进，敌军不断后撤。此时，第六联队之第八中队也从岫岩追来，归属原部队。午后二时，支队主力之先头到达云风岭。前卫报告：敌军占领了潘家堡子西北约二十米之高地，而且还占领了该高地以西的高地。支队命令前卫占领潘家堡子以北的高地，待支队走出隘路以后再发动进攻。但云风岭的西山坡道路结冰，炮兵通过非常困难，因此这时前卫没有发动进攻。敌军兵力约五百名。敌军见我军前卫占领了阵地，遂逐渐向西北方向撤退。时值午后二时三十分。这时支队在隘路上还没有通过完毕，但我军已经开始向花红峪前进。前卫派出一支分队到北面的平路上，担任右翼警戒。午后三时，支队在隘路通过完毕。午后四时，骑兵中队到达黑烙。据骑兵侦察军官报告，自潘家堡子往北通析木城的道路非常不好。此日，支队宿营于花红峪，前卫宿营于黑烙，对析木城实行警戒。午后五时，侦察骑兵报告：敌军沿潘家堡子以北的道路向析木城撤退。七时半，我军骑兵前进到大房琛。敌军似不从这个方向通过。但敌军向析木城方向撤退的情况是明显的。

十二日，支队向析木城前进，计划与师团一起合击析木城。午前零时，支队接到前卫司令官的报告：据在潘家堡子以北通析木城大道上前进的步兵第六中队报告，昨日看到的敌军大约有一千人；敌军向析木城撤退的情况更加明显。据当地人说，这些敌军由聂桂林率领，步兵约两千人，没有骑兵和炮兵，他们是昨日清晨由析木城

开来的。于是，支队以第十八联队的一个大队为前卫，以塚本大佐为司令官，午前七时半向析木城前进。途中没有和敌军遭遇。前卫之先头于午前八时十五分到达析木城。这时敌军已经撤走，师团已经占领了该城。八时三十分，师团发出命令：支队与师团主力纵队合并，支队随师团主力纵队后尾行进；派骑兵到析木城以北河川附近；其他部队自午后一时开始行军；第十八联队第一大队留于析木城，对盖平方向实行警戒。当夜到红窑岭宿营。

十三日，支队作为师团主力行进。支队于午前十时三十分到达罗家堡子时，师团前卫已经开始作战。桂师团长命令大迫少将率领步兵第六联队进攻荞麦山敌军左翼。少将向荞麦山以东前进，午前十一时三十分到达该地。这时敌军已经撤走，我军前卫之一部已经占领了荞麦山。于是，大迫少将把部队集结于荞麦山之东南待命。午后三时四十分根据师团命令宿营于海城西南部。

在这次战斗中，大迫支队的任务是进攻析木城和海城的右翼凤凰城方向上的敌军，掩护师团主力运动。在析木城，支队与师团主力纵队、粟饭原大佐的部队呼应，成三面合击之势。如果敌军稍有坚持战斗之勇的话，也许会有稍微壮烈一点的战斗，无奈敌军在打枪放炮以后就逃跑了，逃跑的速度实在令人吃惊。在潘家堡子，大迫支队的前卫已经逼近了敌军，但这时前卫却负有掩护支队主力通过隘路的不可玩忽的任务。前卫本想在支队主力通过隘路以后进攻敌军，但是敌军既不想阻挡支队主力通过隘路，又不想与支队前卫、支队主力分别作战，只在短暂射击以后就立即后撤了。大迫支队终于没有得到显示其本领的机会，实在可惜。

6.伤亡和战利品

这次战斗，区域广阔，且因敌军做好了未战先退的准备，因而没有进行激列的战斗。敌军一遇我军进攻，没等我军靠近，就立即

败退。因此，敌军伤亡人数不详，太概不会超过一、二百人。我军的伤员只有：十二日占领析木城时，司令部所属军官一名，第五旅团士兵六名；十三日占领海城时，第六旅团士兵四名。我军以没有一人死亡，仅以十一人负伤的代价占领了有名的海城和析木城，真是古今罕有之胜利，海内外人士皆为之惊叹。最可惜的是司令部参谋榊原少佐于十一日二道河子小战中负伤，进野战医院治疗，于十四夜间溘然逝去。

战利品包括：马二十四头；旧式后装药炮两门；步枪二百支；手枪两支；旗十四面；长矛十八支；刺刀二十把；大刀六把；步枪子弹七千二百发；火药六十六包；军号三只；军衣一百零八件；马鞍三副。

（译自第十六编）

（十二）缸瓦寨激战

海城是盛京省最重要的要冲之地，它东接岫岩、凤凰城，西通牛庄、营口，北控辽阳、奉天，南可至盖平、金州。然而，敌军在这里的守备却非常薄弱，加之将卒孱弱，没有认真抗拒我军之勇，于是我第三师团到了岫岩以北，所向无前，一举拔取了海城。时值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军占领海城数日后，有报曰：敌将宋庆率兵二万余，丰、蒋（希夷）、李、茅、马（瑞庆）、利（周）、谭诸将相随，有进逼海城西南之势。宋庆率领如此大军徘徊于海城附近是何目的？或向辽阳撤退，或渡辽河奔锦州，或伺机收复海城：三者必居其一。不管敌军是什么目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何况是这样的大军在海城附近徘徊呢？于是，在十二月十九日发生了缸瓦寨激战。

桂师团长接到上述报告以后，于十八日晨一面派远藤大尉率领步兵一个中队（第六联队第三中队）、骑兵一个小队，去盖家屯方

向侦察敌情，一面派参谋儿岛大尉去城外西南高地凉甲山观察远方的敌情。远藤大尉率领山冈中尉等向柳公屯前进。尽管进村之前已经看到村里有若干敌军，但进入村内侦察敌情是远藤大尉的任务，于是远藤大尉毫不犹豫地进入村内。敌军向盖家屯撤退。午后一时，侦察队继续前进，进逼盖家屯。这时，渡边芳太郎（爱知县人）、福田丰吉（三重县人）二人作为尖兵奋勇前进。敌军出没于盖家屯村内。远藤大尉认为，侦察队虽然没有承担战斗侦察任务，但是要想搞清敌军兵力，发动攻击是不可避免的。于是，远藤命令侦察中队射击敌军。敌军也进行了还击。有大约二百名敌军靠在前面的墙壁上，从枪眼里往外射击。其右翼有一百余名敌军。在村庄的左端有二百余名敌军，向我军右翼进逼。战斗三十分钟以后，我军了解到敌军在盖家屯，并搞清了敌军的兵力，完成了侦察任务，于是返回海城。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士兵轻伤六名。敌军伤亡不详，但从敌军曾一度抗不住我军猛烈射击而停止开枪来看，是会有一些伤亡的。远藤大尉安全撤退以后，向师团报告了敌情。另外，去凉甲山的儿岛大尉报告曰：午后二时左右，敌军大纵队自上加河附近向北开来，三时半进至柳公屯停止，其兵力不下一千人。另有骑兵约一百人。在缸瓦寨附近有更多的敌军。根据十八日黄昏以前收到的这些报告，我军进一步弄清了敌军已经来到海城附近。桂师团长决心进攻这些敌人，并制订了进攻计划，于晚九时命令大迫、大岛二位少将分别指挥若干部队于明日午前六时完成行军准备，在海城之西门和北门外整队待命。如果明晨之前敌军位置有变化，可根据最新敌情规定我军的进攻地点和行进方向。于是，大迫少将（第五旅团长）率领第六、第十八两个联队的步兵□□大队，大岛少将（第六旅团长）率领第七、第十九两个联队的步兵□□大队，于十九日凌晨在城门外整队待命。

十九日拂晓，桂师团长等出城门，前行半里，登上凉甲山。这时，师团长头戴红箍军帽，身穿黑色大衣，徒步登上山去。师团参谋和师团司令部军官共十五、六人随于师团长之后。凉甲山屹立于茫茫的寒野上，特别便于瞭望。这时，一弯淡淡的寒月仍挂在天空，茫茫的白雪把黑夜也映得光亮了。一眼望去，一片皑皑原野，远近的情景，皆在指顾之中。桂师团长定睛向柳公屯方向望去，未见敌军有进一步北进的迹象，但又不像停留在柳公屯。根据昨晚的侦察结果，敌军在十一时以前的确在柳公屯。因此，当时师团长大概已经决心在柳公屯对敌军发动进攻。但是，今天早晨的报告说，敌军已经不在柳公屯，撤至盖家屯。师团长向大迫、大岛两位将军下达命令：大迫少将自凉甲山以南行进，大岛少将自凉甲山以北行进，一个攻敌军之正面，一个攻敌军之左翼。此时天色放亮，放眼望去，西北是一片茫茫的原野，原野与天际相连，皑皑白雪覆盖着大地。两队人马整齐地在雪地里行进，其情景恰似蚂蚁在白布上爬行一样。师团长走下凉甲山，由凉甲山以南的道路向八里河子行进。

师团长西行约一里，到八里河子停止前进，暂时等待前方的报告。午前十一时五十分，远远听到西面有十几响枪声。大家竖起耳朵细听，却又寂静下来了。师团长在八里河子吃午饭的时候，我军的一支侦察队来到八里河子。这是第十九联队派出的一支侦察队。这支侦察队昨日作为战斗侦察向牛庄方向进发，到四台子发现了敌人，但因时刻已经晚了，只好暂时作罢，决定明日再进行战斗侦察。侦察队虽然听说柳公屯、盖家屯、榻山堡有敌人，但当日仍停留于四台子。师团命令这个侦察队参加对盖家屯的进攻，但是侦察队到了盖家屯，盖家屯却没有敌军。于是，侦察队返回，来到八里河子。这时，第十九联队的其他侦察队也来到八里河子附

近，大岛少将的部队也调转马首回来了。大岛少将率领的右翼部队于午前十一时到达盖家屯。这时敌军已经不在盖家屯，于是大岛少将认为本部队的任务完成了。他们在盖家屯吃过午饭，返回师团曰：敌军已经远去，不见敌军的影子，追之亦徒劳无益。大岛少将把三支侦察队集合于八里河子。桂师团长留一支侦察队于八里河子，命令另外两支侦察队回海城。当他们正要从八里河子出发的时候，大迫部队的传令骑兵策马跑来报曰：有大敌在缸瓦寨，大迫旅团即将对敌军发动进攻。师团长立即止住了即将走出八里河子的大岛部队，命令大岛部队向缸瓦寨方向前进。大岛少将飞身上马，策马飞驰，向缸瓦寨方向奔去。缸瓦寨越来越近，枪声也越来越响了。一般说来，午后即将日落，对于作战是不利的。因此，午后开战为兵家所忌。但是，既已如此，已经不能停止。这里面包含着师团长的果断决心。

此前，十九日晨，大迫少将率领的正面进攻部队向盖家屯前进。大迫部队未到盖家屯，已知在盖家屯已经没有敌军了，于是根据师团午前八时半的命令，继续向缸瓦寨前进。这时大岛部队在盖家屯休息，因而大迫部队没有遇到大岛部队。十一时五十分，大迫部队的前卫到达下加河西南端，大迫部队的主力到达下加河的北端。

前卫到下加河时，村里只有少数未走的敌军。我军步兵立即把敌军赶跑，到村边瞭望，见敌军大纵队似从南面开来，经缸瓦寨西行。另外，敌军一个纵队向下加河西北一千二百米处的马圈子村开来。敌军还占领了缸瓦寨以北的香水泡子。另外，敌军以缸瓦寨为中心，向位于缸瓦寨东南、下加河西南的村庄派出了若干骑兵。大迫少将欲打击这批敌军，但因距敌军过远，所以需要炮兵。大迫少将立即派人向师团长报告敌情，并请求停留于盖家屯的炮兵前进。此间，我军隐蔽于下加河村内，守备着各个地点，迫不及待

地等待着火炮到达。根据大迫少将的请求，炮兵于午后一时十五分进入下加河村。本来把炮兵阵地布置在该村的西端是恰当的，但是，如果不先把缸瓦寨东北一千二百米处的马圈子的敌军击退，我军炮兵的侧面就会受到攻击。于是，大迫少将命令第十八联队第一大队长石田少佐进攻马圈子的敌军。

石田少佐指挥的大队缺一个中队，现在只有三个中队。少佐把一个中队留于下加河村边，作为预备队，命令另外两个中队展开。在向马圈子前进约二百米以后，发现左前方树林里有敌人，并突然向我军左翼射击。虽然我军原来的目的不是进攻树林里的敌人，但是，既然已经遭到树林里的敌人的侧面射击，就无论如何也不能置之不顾了。少佐命令左翼的一个中队变换队形，向南展开。然而，在混乱中，左右两个中队都向南展开了。这时已经不好处理了，只好两个中队一起进攻树林里的敌军。树林里的敌军因抵挡不住我军的进攻而撤退。在马圈子的敌军见树林里的敌军撤退而突然开始射击，攻击我军右翼。这时我军不得不再次变换进攻方向。在敌前多次变换队形是兵家最忌之事，何况这时又有雪深没膝的困难，因此，这是绝对不可这样做的。但是，在这紧急时刻，又没有别的办法，少佐决心再次向马圈子展开部队。少佐终于依靠各中队长以及全体官兵的勇敢展开了部队。这时，少佐命令在下加河村边作预备队的一个中队开上来，加入战斗，以三个中队的兵力进攻马圈子。炮兵在下加河村西北端占领阵地，以十八门火炮炮击马圈子敌军。虽然炮兵本来的目的是进攻缸瓦寨的敌军，但是，只要不击退马圈子的敌军，就不可能对缸瓦寨实行炮击。因此，炮兵运动的第一步就是支援石田少佐指挥的大队的进攻。石田少佐在炮兵的有力支援下，到达距马圈子六百米处。敌军发射的弹丸如同雨点一般，因为没有地物，我军无法躲避。在到达距马

圈子四百米处之前,军官和军士伤亡颇多。道路旁边有一条沟,与马圈子方向成斜向交叉。许多士兵跳入沟内,躲避敌弹。这样,石田少佐的大队形成对敌军的纵队队形,这对我军更加不利。军官和军士训斥士兵,使之恢复横队队形。在军官和军士率先跑到沟外时,又出现了许多伤亡。伤亡者的鲜血淌在雪地上。石田大队长担心,这样下去白白地延误时刻,使士气沮丧,莫如一拥而上。于是,石田大队在距马圈子四百米的地方吹响了进军号,以刺刀实行中央突破。军官刚毅,士兵勇敢,石田大队冲到了马圈子村头。这时又有一条沟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向左望去,马圈子以西约二百米的地方有一小股敌军。大队长曾经担心这股敌军进行侧面射击,我军将受到更大的损失。但是,敌军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眼看着我军越过沟去。我军在炮兵的掩护下越过了这条沟,马圈子敌军开始从马圈子村北端撤退。第三中队的堀西曹长见之大声呼喊:敌军逃跑了。我军听到堀西曹长的呼喊,立即士气增长百倍,大声呐喊,冲击前进。敌军终于支持不住,仓皇地败退了。我军完全占领了马圈子。在一般情况下,吹响进击军号,以步枪刺刀实行冲锋,须在距敌军一百五十米以内,从距敌军四百米的地方冲锋,是兵法所不允许的。然而,石田少佐深知敌军的情况,破例从四百米处实行冲锋,取得了成效。这就叫做随机应变。石田少佐进入马圈子村,集合部下曰:我联队军旗在平壤取得了拔群的功名,现在联队军旗虽然不在这里,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有胆怯的举动,就会玷污我们的军旗的荣誉,如今我深为军旗庆贺。大家按照平壤之先例,齐唱《君之代》国歌。

炮兵到达下加河以后,我军按照从正面进攻缸瓦寨敌军的计划,第六联队第一大队从正面向缸瓦寨前进,创造炮兵在其后方占领阵地的条件。第二大队向左方敌军骑兵占领的村庄前进。二时,

第二大队击退敌军骑兵，占领了该村。二时零十分，炮兵转移射击目标，炮击缸瓦寨。但因距离过远，没有炮击效果。在第六联队第一大队的帮助下，炮兵转移到有效射击距离，二时二十分占领阵地，炮击缸瓦寨的敌军炮兵和步兵。起初，敌军以四门速射炮炮击我军，但在遭到我军炮击以后就沉默了。按照炮战的常规，敌炮占优势时，我炮要隐蔽起来，以待决战时机，这时要集中精力打进攻到我军阵附近的敌军步兵。敌军不会不知道这种战术。沉默就是隐蔽。敌军炮兵虽然暂时沉默了，但是敌军步兵却以更猛烈的射击抵抗我军。我军步兵潜伏在地物的后面还击，等待大岛部队到来。

大岛部队的第七联队第二大队和第十九联队第二大队，作为师团总预备队从凉甲山和八里河子附近折回，几乎是以跑步通过了三里长的路程。我军因从清晨开始行军而疲劳，四时零二分才到达战场。在这里只见前面笼罩着炮烟弹雨，看不见敌军之所在。在炮烟中，太阳发出特殊的红光。在我军阵地上，阳光耀眼，这对敌军是有利的。自从蟒勾战斗以来，敌军常常不战而退，这次会不会听到我军在途中的枪声和炮声，未等我军到达就逃散了呢？我军的军官和士兵带着这种想法走来一看，发现敌军并没有撤退。通过敌军的弹烟计算敌军的兵力，发现敌军散开成一条惊人的长线，他们正在狙击大迫旅团的部队。大迫部队也尽可能地散开于广阔的地区，与敌军作战。大岛旅团长命令三好联队长在下加河至缸瓦寨东西走向的凹道右侧布置三个半中队，在凹道左侧布置一个中队，使之散开，插入大迫部队第六联队第一、第二两个大队之间。第十九联队第二大队的三个中队在小原大队长的指挥下沿凹道前进，前进到第七联队的左翼。第六中队作为总预备队的真正预备队留在凹道上；第七、第八中队成梯队散开于敌前六、七百米的位置上。我军十二门山炮，此时在左翼占领阵地，开始射击。

曾经一度沉默的敌军速射炮，此时从缸瓦寨中央移至缸瓦寨以南。它不炮击我军炮兵，而炮击我军左翼步兵。我军的最左翼是第六联队第一中队，靠近第六联队第一中队的是第十九联队的两个中队，再次是第七联队的一个中队。敌弹是瞬发弹，其距离测定之精确也是清军从来没有过的。炮弹落在我军各中队的前后左右，我军奋战在弹片与雪泥之中。一部分敌军大胆地出现在炮兵的左前方。他们甚至不再凭借清军善于使用的障碍，直着腰前进，进行猛烈的射击。这真是清军从来没有的勇敢行为。第七联队左翼的一个中队和第十九联队的各个中队，夹于这条射击线与正面敌弹之间，受到交叉火力的射击，伤亡特别多。这些中队伤亡特别多的原因还在于没有地物。我军其他部队也有类似的情况。战场的中央有一片松林。从远处望去，只能看到松林。但是，在松林的下面还有坟地；在坟墓的后面又有堡垒。敌军据守这些堡垒，构成第一防线。我军没有可以利用的地物，全军立于开阔的雪原上。在敌军猛烈炮火的袭击下，我军奋战了数小时。在大岛部队展开以后，过了不到二十分钟，至四时二十分，我军冲击其第一防线，并夺取了它。但敌军仍据守第二防线抵抗。在中央阵地上的我军各分队，以敌军弃守的松林为掩护据守，比起没有任何地物可以利用的右翼各分队来说，则幸运得多了。

在我军中央阵地上的第七联队和第六联队第二大队依托松林，对缸瓦寨之敌军射击达数十分钟。三好第七联队长欲在日落之前攻占敌军第二防线，前进到敌前三百米至四百米的地方。这时，我军右翼第十八联队第一大队在占领了马圈子以后，继续前进，进至距敌军三百米的地方。我军中央阵地上的部队与右翼部队排成一线。第六联队之小野寺大队长一直率领第六中队在凹道上。今天，第六中队一直是总预备队的预备队，如果这时敌军反击，除第

六中队以外，没有其他部队可用来阻挡敌军反击了，若将第六中队展开投入战斗，实在令人担心。但是，小野寺大队长又不忍心看着别人苦战。而且，在南面出现的敌军右翼如果冲锋的话，我军的战斗将更加艰苦。如果现在不把前面的敌军打退，我军将后悔莫及。小野寺大队长终于命令第六中队展开投入战斗。至此，来到战场上的我军所有部队已经全部投入了战斗。各队一齐前进，来到敌前二百米的地方。士兵们在雪地行军之后又经过了半天的作战，因而疲惫不堪，军官们勉励他们作战。特别是第十九联队第七中队长塚本大尉，肩部虽被枪弹击穿，仍然不顾一切率先立于阵前，成为全军之楷模。一声呐喊，全军前进；再呐喊，再前进；第三次呐喊，午后五时零五分，我军冲入缸瓦寨东端的防御工事之内。全军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在这次激战中，闲院宫殿下一直与桂师团长同行，位于师团司令部所在地，立于开阔地中央松林后面的小高地上，仍然保持着平日的举止。师团长前进时，殿下亦乘马奔驰于雪地上，过松林进入敌军阵地。

我军占领了缸瓦寨，见村里的土墙上挖有三、四寸见方的枪眼，在土墙顶上搭一些桌椅等木材，以此来防御枪炮。敌人是讲究安全防御之道的。在中国北方的农村，每户常以厚一尺的土墙或石墙圈围一町至数町的宅地，在围墙内建造住房，其坚固程度胜过堡垒。由这样的一个或数个小城墙，加几栋没有外墙的小农舍，形成一个村庄。在这个国家里，政府不能切实地对人民实行保护，以至各家各户讲究自卫。现在的村庄，多数仍叫某某堡、某某寨、某屯，这也许是旧时代屯田兵的营地名称演变而来的。缸瓦寨又名感王寨，也是一个村庄，只是稍大一些而已。敌军为了防御，在墙壁上临时构筑工事，它与平壤船桥里的堡垒相比，其坚固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军又没有可以利用的地物，因而这种工事的

作用就更大了。加之雪深没胫，运动不便，因此，我军伤亡颇多。

某人记述本日之战斗日："第六旅团之三好联队长向第五旅团之大迫少将请求担任此日之先锋，未被批准。后又向迟到的大岛少将请求，大岛少将因三好联队长的请求已经得到师团长的准许而批准了。于是，三好联队长进而击败了敌军。"武将争先杀敌，看来似乎很壮烈，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此日师团曾一度断定没有敌军而决定返回海城。从这时起，两面夹击敌军的方案已经完全作废了。大迫部队发现缸瓦寨有敌军，并与之作战，与今晨的作战方案完全没有关系。师团长命令大岛部队再次前进，是作为师团总预备队前进的。这样，即使三好大佐的联队来到了战场上，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命令，他们是不可能接敌的，怎能由预备队向大迫少将请求担任先锋呢？而且，大迫少将未予准许是因为师团长已经来到战场，就在附近，只有在了解了师团长将要采取的方案以后才能决定批准与否。自不待言，如果师团长的意见是以大岛部队击敌军之侧面，那么，大迫少将准许三好联队长的请求，让三好联队长在正面散开，与大迫部队一起投入战斗是不可能的。师团长已经来到了战场上，并且下达了各部队从正面协同进攻敌军的命令，于是大岛少将才批准了三好联队长的请求。大迫少将未予批准，是因为那时师团还没有下达命令。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骑兵一直在左翼侦察敌情。谷冈大尉的中队为侦察敌情曾经前进到榻山堡附近。在听到枪炮的声音以后，谷冈中队又一直前进到敌军的右翼。其功劳不可埋没。缸瓦寨被我军占领的同时，缸瓦寨以北的香水泡子也被我军右翼部队占领了。

敌军人数不详，但绝不会在一万人以下，据说直接参加战斗的也在五千人左右。敌军传令骑兵往返于缸瓦寨后方一里余之地

点。由此看来，敌将宋庆可能在那里指挥，但未经证实。关于敌军撤退路线，根据各方面的报告，看来敌军似向牛庄、营口两地撤去。根据最新的准确报告，宋庆已率其大部败退至牛庄。他们不敢抵抗继续猛进的我军，据说不日将向山海关方向撤退。

师团于十九日夜进入缸瓦寨，在缸瓦寨留下一支部队以后，立即凯旋海城。在这次战斗中，展开于最不利地形上的是第十九联队第二大队。他们在交叉火力下血战。小野寺大队长曾经担心苦战中敌军右翼的一支部队会突击我军阵地。但是，敌军只进行了一些密集射击。第二大队在断定懦弱的清军不会突击我军阵地以后，为迅速占领敌军阵地，连预备队也不留，命令各中队一起冲锋。冲锋中，每前进一段距离以后向后望去，看到原来的位置上都留下了明显的散兵线，因伤亡而不能随部队冲锋的人是如此之多。第二大队当天参加战斗的人员共三百六十七名，伤亡达一百六十余名。特别是第七中队，十四名军士中有十三名负伤，只有一人安全无事。负伤军官包括森川大尉、塚本大尉、高岛中尉、平冈中尉、山冈少尉、大村中尉等六人。第七联队的伤亡仅次于第十九联队，三浦少尉战死，宇野大尉、五十岚少尉负轻伤，共计有九十六名伤亡。在这次战斗中，第六旅团的伤亡共计二百五十四名。在右翼的第五旅团第十八联队第一大队的伤亡共七十五名：军官负伤四名，死亡一名；军士负伤十五名；兵卒负伤五十五名，死亡六名。小队长没有一人不负伤的。第六联队，联队长塚本大佐和第一大队长冈本少佐负伤，负伤军官还有柴山中尉、千秋中尉，士兵伤亡七十一名。第五旅团伤亡合计一百四十六名。第五旅团与第六旅团伤亡总计三百九十余名。

在这次战斗中，众多的伤员倒在雪地上，卫生队不停地东奔西跑，用担架把伤员送进野战医院。不仅伤员众多，而且入夜以后战

斗才告停止，夜间，担架队不知伤员之所在，为此伤员拚命地呼喊担架，其声音凄惨，令人不胜优伤。但是，据说当日伤员因积雪而伤口冷凝，减少了出血，也避免了尘埃的沾染；医官在施行手术的时候，以积雪代替清水，给处理伤员带来了极大的好处。部队自清晨在积雪中行动，直至夜间，一直往返于数里的道路上，因而有冻死者，其人数惊人。

从理论上说，战斗人数对伤亡人数的比例，以十比一为极限。在这次战斗中，我军战斗人员总数是四千五百三十七名，伤亡总数近四百名，伤亡人数约占战斗人数的百分之九，差百分之一不到伤亡极限。发生如此多的伤亡，不仅在我国是没有先例的，在古今世界战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关于敌军的伤亡，据我军军官调查，敌军为隐瞒伤亡人数，用车把尸体拉走，并扶着伤员逃去。我军到敌军退路上检查，发现与破车一起被遗弃的敌军尸体颇多，总数约二百具左右。因当地居民憎恶残暴的清兵，未被剥得精光的尸体甚少。据说，包括伤员在内，敌军伤亡累计确有大约五百名。从攻守来说，按照战斗常规，攻方伤亡应多于守方伤亡。但是，自从牙山开战以来，作为攻方的我军的伤亡，经常少于作为守方的清军的伤亡。这是战争史上的例外。这次战斗也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然而有人根据缸瓦寨附近敌尸较少这一现象，认为缸瓦寨一战出现了一般战斗的正常结果。但是，根据上述调查，可知敌军的伤亡仍然多于我军，没有摆脱日清开战以来的惯例。不幸的是这次战斗是从午后开始的，我军驱逐敌军后占领敌军阵地时已是傍晚，我军的一支部队追击敌军到村边时已是黑夜。在没有机会派出追击部队的情况下，敌军伤亡之多寡尚且如此，如果时间再早一点，敌军的伤亡肯定会多出我军数倍。

在这次战斗中，对于我军来说，不利条件甚多：第一，在一片开

阔地上进攻，没有地形之利；第二，因有积雪，不便于运动；第三，进攻中没有可以利用的地物，须在开阔地上行进；第四，须进行正面进攻，而不可能从侧面进攻；第五，夕阳正对我军照射，因而看不见敌军的动静；第六，士兵因行军而疲劳（前卫行军四里，主力行军七里，而且是雪地行军）；第七，时间不充裕（午后二时开始作战，占领敌军阵地以后，未能沿敌军退路追击）；第八，敌军四倍于我军，我军只有敌军的四分之一，尽管攻守不同，但终究众寡不能相敌。敌军的有利条件是：第一，实行完全的村落防御，据守最有利的地物迎击对方；第二，满地积雪皑皑，便于观察前方的动静（雪白人黑，我军之运动，宛如在白纸上写字一般，被对方看得清清楚楚，每每成为射击目标）；第三，部队运动没有困难；第四，以大军对小敌；第五，实行正面防御，不必顾虑侧翼。此外，开始我军只以前卫与敌军大部队作战（本来大迫旅团是师团的左翼支队，但是由于突然遭遇，根据当时的进展情况，大迫旅团不得不以前卫的姿态出现，原来作为右翼支队的大岛旅团，意外地以主力的形式参加了战斗），数小时以后才与主力部队合在一起。因众寡悬殊，我军损失了许多兵力。而敌军则利用了相反的条件，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尽管我军不利条件甚多，敌军有利条件甚多，我军终于通过艰苦奋战，击败了大敌。

在这次战斗之后，我军捉到了一名敌军运输兵。这个运输兵曾经在宋庆的身边。我军审讯这个运输兵，由其回答内容可知敌将宋庆的情况。回答内容如下：

> 我于清历十月十四日受雇于宋庆。十四日夜到河字屯。十五日到盖平城。十六日停留于盖平城。十七日到熊岳城。十八日停留于熊岳城。十九日到皤弦山。二十日到快马场。二十一日到石河持。二十二日到三十里浦。二十三日停留于

三十里浦。二十四日到十三台。在十三台吃午饭的时候听说旅顺战败。于是又退回三十里浦。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十日停留于三十里浦。十一日到玻璃浦。十二日和十三日停留于玻璃浦。十四日到海城。十六日再去玻璃浦。十七日和十八日停留于玻璃浦。十九日到缸瓦寨。二十日到高刊。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停留于高刊。二十三日到田庄台。二十七日返回海城。

宋庆率七千人的部队，自九连城，经摩天岭，来海城。另外，铭字军自九连城，经岫岩，到海城。铭字军马步队共四千人，十一月十九日缸瓦寨战斗时在石桥子。当时的兵力总计一万八千人左右，包括松武军、大同兵和铭字军等。

在缸瓦寨战斗中，死亡二百余名，负伤约三百名。其他败兵经高刊跑到田庄台。

在缸瓦寨发生战斗时，马大人带领九百人的部队在牛庄。宋庆部下的军官有马、广等统领，叶、崔等卫官。宋庆的部队包括：毅字军五个营，由刘统领指挥；松武军四个营，由戴统领指挥；大同兵六个营，不知其将领是谁。

松武军于清历九月下旬从天津乘船，在营口登陆。大同兵大概是从山西开来的。刘总领是河南人，戴统领是山西人。

宋庆今年七十六岁，身高六尺以上，身体甚肥胖，蓄白髯，长八寸，戴红色风帽，穿蓝色长袍和马褂，常骑马去阵前。乘骑为白马，以金色栗毛马为副马。有两面卷着的黄旗，经常携带于马上。因年迈，下马时由两名侍从小心扶持。现在，宋庆的肥胖的身体也大大消瘦了，面常带忧虑之色。现在舍营于田庄台。

宋庆部队的粮食已经吃光了，现在只有高粱和大豆了。

奉天不能去，北京不能回，山海关有李的部下，因而不能向山海关撤退，只能在田庄台等着饿死。当时正在考虑是在海城再打一仗，然后往西向蒙古方向退去。

宋庆的部队已经没有斗志了。有人正在等待着，若再有战斗，就从此脱离军队，去当百姓。我就是脱离军队返回家乡的。

宋庆怕冷，士兵缺食，而且衣服单薄，他们每日背着饭锅，到附近农村搜集粮食，得到一碗一锅粮食，仅以此度日。田庄台附近因去年洪水而发生严重饥荒，没有粮食。士兵没有粮食，没有衣服，津贴也有几个月不发了。部队非常不满，境遇艰难。宋庆在平时也吃不到像样的东西。

过去，宋庆的部队纪律严明，若有掠夺一器一食者，立即处刑。现在，部队给养不足，不得不默许在附近村庄掠夺。

以上虽然是一名士兵的谈话，尚不能完全相信，但是，由此可以想象宋庆败于九连城和缸瓦寨以后，进退维谷、缺乏给养的极端困难境遇。

第三师团凯旋海城以后，师团长立即在海城市内及其近郊贴出下述告示：

大日本第三师团司令桂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月十九日即清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出兵征剿驻防感王寨宋庆所率清兵，大破敌兵，攻占感王寨，派兵驻防，大军即刻凯旋海城县。该寨清兵业已远遁，并无片□，地方竟归安稳。为此出示通谕，尔等各民宜各安分守业，勿得惊恐扰动。切切特示！右谕通知。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起初，居民听说宋庆率大军要来海城，非常惊慌；刚刚恢复正常的各业又为之惊动，并有人再次逃入山野。我军于十九日一战，

在缸瓦寨击败清军，凯旋海城，并贴出了这个告示，居民为之完全放心了。

二十三日，佐藤大佐的部队自千马河子一带返回海城。此前，第三师团于十二月八日从岫岩向析木城和海城方向前进时，大迫部队作为左翼支队，佐藤部队作为右翼支队，同时向析木城和海城进击，最后于十二日占领了析木城，十三日占领了海城。但是，前面没有提到佐藤支队的情况，现在予以补充。

佐藤支队根据十二月八日的命令编成。其任务是，自岫岩，经盖平大道上的石灰窑子，到千马河子附近，掩护自正面向析木城和海城前进的师团主力的右后方。其另一项任务是：前面有敌军，我军也不可主动挑战；若有优势敌军进攻，应尽力阻挡其前进，逐步向岫岩方向撤退，并不失时机地向师团长报告。因为佐藤支队要独立作战，所以佐藤支队九日从岫岩出发时携带了尽可能多的粮食。当夜宿营于三道河子。十日舍营于刘家堡子。佐藤支队在刘家堡子做了玉米面饼子。十一日从刘家堡子出发的时候，除携带了一般粮食外，还携带了玉米饼子。此日，据当地人说，在豪屯附近有敌人。十一日途经七盘岭，道路险峻，路面结冰，牛马行走困难，毫无办法。雇来当地人修筑道路，通行仍感困难。此夜宿于石门岭，佐藤支队的任务是前进到千马河子。但是，敌军位于杉马岭，千马河子距杉马岭敌军太近，于是支队决定暂留石门岭，侦察敌情。十三日，侦察军官前进到财神庙，见大杉马岭上有敌军旗帜。在前方五、六百米处，有大旗五、六杆，小旗二、三杆。我军侦察人员射击六、七次。敌军约三百余名出现在旗帜之间，不断地向我军射击，但是没有前进的迹象。十四日，支队再次派出人员侦察，敌情仍与昨日相同。十五日，佐藤支队前进到我家堡子，前方敌情没有变化。这批敌军是章某率领的嵩武、广武、福字等营，是

店已有敌军，并有向金州前进之迹象。隐歧中佐领命以后，于一日午前七时半从金州城出发，目的是对金州至复州、盖平县、熊岳城的咽喉普兰店实行戒备，并侦察复州城敌情；如有机会，立即发动进攻，占领复州城。

此日寒风凛冽，北风刺耳，沿途河水没有不结冰的。乃木少将等军官也骑马为进军部队送行。进军沿途非常寂静，只有空屋，看不到一个当地居民。居民曾经遭到十一月二十日袭击我金州守备队的敌军的掠夺，因而皆外逃避难。这是一条通复州、盖平、娘娘宫的大道，平时是不会这样寂静无声的。清军一过，奸淫抢掠，无恶不做，到处呈现战乱后的荒凉情景。沿途空屋里没有居民，却能到处看到旅顺的残余败兵。他们在旅顺陷落后的第二天逃出，来到金州城以北，又受到我军夹击，沿海岸逃跑，大多数人脚部冻伤。此日我军宿营于五十里堡。

二日，从五十里堡出发，前进约五里，到普兰店舍营。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清军曾经驻扎于普兰店，其荒凉情景比沿途村庄更甚。根据支队命令，第二日在普兰店停留。铃木中尉发现了一些隐藏在山炮队营区里的有刀伤的敌军败兵。我军可怜其困境，释放了他们。

三日，支队向盖平大道和复州大道派出了大规模的侦察队。入夜，侦察队返回报告：复州没有敌人，旅顺败兵和袭击金州的敌军似没有进复州城，而直接奔向盖平。此夜支队命令：明日从普兰店出发，前进到复州大道上的三官庙。

四日凌晨，我军踏晨霜，冒寒风，从普兰店出发。沿途河流冻得像铁板一样，山炮、驮马顺利地从河上通过。十时左右，全军到达舍营地三官庙。清军在这里掠夺不甚严重，我军可望在这里得到一点物资。此夜支队命令：明日派一支部队到复州城大规模征

集物资。

五日，征集队从三官庙出发，向复州前进。征集队是由第一联队第三中队、第八中队、第十一中队及一个骑兵中队编成的混成大队，由粟屋少佐指挥。另外，还有驮马四十五头，外加炮兵驮马五头，共计五十头驮马。沿途设接力通信哨，晚上到马圈子舍营。在这里获得鸡甚多。因为清军没有到过这里，所以这里没有遭到清军的掠夺。此夜支队命令：明日征集队进至距复州城一千米的地方，骑兵继续前进，封锁四面城门，防止城内居民把物资运走；骑兵分队应割断电线。

六日拂晓，征集队向复州前进。靠近复州时，侦察骑兵返回报告：复州城门大开，似在等待我军，城内已经没有敌人。大队副官和翻译官首先策马入城。我军未伤一兵，未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复州城。太阳旗在城头高高飘扬。支队长隐岐中佐向司令官请示是否应该立即进攻盖平城。支队等待司令官的指令。

复州城门是双重结构，成拱形。石壁巍然，铁门庄严，不愧是一大坚城。然而，却没有一名清兵从这里发出一弹，任其落于我军手中。亡国之末路实在可悲！

复州城是东距渤海湾数里的城市。货物多自天津，经娘娘宫，运至此地，是满洲的集散地之一。复州城里，巨商豪贾的房屋相连，由此可以想象平时的繁华。这里盛产绢帛，并且是重要的砂糖产地。街道比金州稍窄，但大房子多。每户门口皆大书特书“大日本顺民”。

支队长隐岐中佐的目的在于征集大米、砂糖等食品，以及御寒服装等。但是，这里不是大米的产地，开战以来又没有大米从中国南方运来。因此，现在在这里大米是绝无仅有的。砂糖，无论红糖、白糖、黑糖，都很多。我军还得到了一些蘑菇、小麦粉等食品，

进攻盖平的计划的提起虽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但是第二军兵站所在地柳树屯至盖平的距离为五十余里，运输困难，要进军盖平，就要做好各种准备，所以到十二月三十日，第二军才发出了派出混成旅团的命令。

混成旅团由步兵第一旅团(即步兵第一联队和第十五联队)、一个骑兵大队、野战炮兵第二大队和其他部队组成。乃木少将为混成旅团长，率主力沿复州大道前进，隐岐大佐为支队长，沿盖平大道前进。其部队区分如下：

独立骑兵一个大队

前卫(第十五联队第一大队长斋藤德明少佐为司令官)

第十五联队第一大队

一个骑兵分队

工兵第一大队第一中队

右翼支队

第一联队(缺第三大队)

一个骑兵小队

主力

第十五联队

第一联队第三大队

炮兵第二大队

一个骑兵分队

卫生队之一半

辎重兵第一梯队(平岩少佐为梯队长)

第一野战医院

步兵弹药一个纵队

第一粮食纵队

辎重兵第二梯队（岸少佐为梯队长）

第一步兵弹药纵队

第二、第三粮食纵队

因为是在寒区行军，所以马匹需要冰上蹄铁。各部队经过极大的努力才把这种蹄铁准备好了。其次是关于御寒用品的处理。作为北进旅团，虽然非常需要呢大衣和毛毯等御寒用品，但是又不能让士兵自己携带。因为没有搬运御寒用品的运输工具，所以只好把它留在宿营地了。当时，盖平一带非常寒冷，如果携带一般的盒饭，则会冻得不能吃，所以只能携带饼干之类不会冻结的食品，作行军中的午饭。以上准备工作于三十一日完成，各部队于明治二十八年一月一日从宿营地出发，集结于普兰店。

一月三日午前八时，主力与支队分两路从普兰店出发，向盖州前进。隐岐大佐率领右翼支队，沿东面的直路前进。乃木少将率领主力，沿复州大道前进。此前，于一月二日午前，在金州的第一师团司令部给乃木少将发来电报：据第一军参谋长通报，第三师团派出了大规模的侦察队侦察敌情，发现在盖平有敌军步兵五千名、马队五百名、火炮十门，在田庄台埋伏有敌军大约两万名，宋庆的部队已经与之会合。电报又说，太田中尉等已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到达海城。（太田中尉于十二月二十日接受隐岐联队长的命令，率领勇兵六十一名，以死而后已的决心，承担了这项非常危险的侦察任务。）

此日，隐岐大佐的支队冒着最凛冽的寒风，沿盖州大道一直前进。午后四时到瓦房店（距张家屯五里半），在这里宿营。四日午前八时二十分从瓦房店出发。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率领一个中队（缺四十人）到熊岳城一带进行侦察（并掩护太田副官）的第一联队第一中队长本乡大尉，这时派接力通信骑兵向隐岐支队长报告：今晨

（三日）我骑兵于熊岳城外约二里的地方，与敌军步骑兵约五十人遭遇。另据当地人说，在盖平有敌军五、六千人。隐岐支队长、川崎副官看了这个报告以后，笑曰：胆怯的敌军，特意迎击我军，精神可嘉，但是他们能不逃跑吗？此日，支队于午后三时三十分到半拉山（距瓦房店约六里）。支队本部宿于该地富豪刘善财宅内。此夜，本乡大尉又给隐岐支队送来如下报告：

一月二日派中国人李可德去盖平方向侦察敌情。李于三日午后六时三十分返回熊岳城，做如下报告：

盖平城东西两门关闭，南北两门敞开，有卫兵。我被怀疑为日军的密探，而受到严格的讯问，以诡辩方免于遭难，但是没有获得进城的机会。当夜宿于南门外一家民宅，暗自询问城里情形。据说，在城里有张头领率领的四千名敌军，此外还有唐、田、韩等人率领的敌军若干

在二台子和榆林堡见有清军步兵若干、骑兵约二十名。三日午前在沙岗台以东见有敌军骑兵约二十名。

另于一月二日派出军官进侦察，回报如下：

我军骑兵在沙岗台遇敌军骑兵约二十名。一月三日派军士去熊岳城西南之西坡子进行侦察，因当地居民抵抗，杀死了当地居民。

今日（四日）我率领一个骑兵小队（五人）向馒头山以东的道路前进，侦察敌情。

五日午前八时三十分，支队从半拉山出发，午后二时二十分到老虎峪（距半拉山约五里半）。

六日午前八时四十五分，支队从老虎峪出发，踏雪涉冰，过险坡，尝尽迷路、迂回之苦，向正白旗前进。途中遇本乡大尉自熊岳城派出的骑兵接力通信哨。通信哨报告：（一）敌情没有变化，敌军

骑兵出没于沙岗台与贺家屯之间，形成警戒线；（二）东面道路上的鸾窝一带居民有通敌倾向；（三）在东面的贺家屯与石道口之间的道路上侦察，发现道路险峻，不能通行车辆；（四）穿过正白旗、双台山、垞台堡的中路，不能通过炮车；（五）自熊岳城，经苏家屯、六家屯，至沙岗台的西路，平坦、路宽，便于各兵种通过；（六）熊岳城以北各村庄，物资比较丰富；（七）太田中尉的侦察队曾宿于东路上的柳河塞至思拉堡之间，其后去向不明；（八）今日（一月六日）午前八时派出侦察军官率领五名骑兵去西路。

此日午后五时十分到达宿营地正白旗。被派往盖平的太田中尉的侦察队，到达海城以后，与第一军取得联络，又再次通过危险的敌区，全队六十一人于今夜满载无上的荣誉安全归队。隐歧大佐举杯赞赏其勇敢，庆祝他们安全归来。

按计划，主力与支队应于一月七日会合，所以支队于一月七日午前九时从正白旗出发，朝熊岳城以西约一里的地方行进。行进约两个小时，到莫家店宿营，等待主力的消息。午后四时接到乃木混成旅团长的通报：主力已经到达熊岳城。

八日，乃木旅团长率领主力部队在熊岳城停留，休息。隐歧支队行军约二里，宿营于四台子。此夜，在析木城的第一军第三师团第十八联队长佐藤大佐派出的联络军官桦山中尉率领军士四名、兵士十二名，踏积雪，冒寒风，来到四台子支队本部。隐歧大佐、联队副官川崎，以及其他支队本部官兵数十名在门前欢迎桦山中尉，为第一军高呼万岁，祝贺他们安全到达，并慰问其劳苦。桦山中尉多次感谢隐歧大佐的关心，报告了各方面的情况，然后于半夜休息。次日（九日）午前八时，规定了两军再次联络的日期以后，桦山中尉等人出发，返回析木城。前有第一旅团之太田中尉冒万死完成了联络侦察任务，后有桦山中尉冒千难也完成了联络侦察任务，真

是双雄伟功！他们长途穿越敌区，为完成任务费尽了心机。此前，在桦山中尉到达四台子的前后，乃木混成旅团长收到了在海城的桂第三师团长发来的电报。电报曰：在田庄台的宋庆部队，两三天来开始运动，现在在高刊和二道河一带，敌我侦察队每日有所接触。因当前情况如此，所以不能向大石桥派遣支队（桦山中尉的报告曾说，佐藤第十八联队长将从析木城出发，向大石桥前进，截断敌军的退路）。我已命令门司少佐的大队七日出发，经汤池，向大杉马岭前进，牵制敌军，并与贵旅团取得联系。

九日午前八时，混成旅团主力从熊岳城出发，沿盖州大道前进。右翼支队自四台子向右转弯，沿小道前进。我军在行进中派出侦察分队，侦察有无敌军伏兵。主力宿营于榆林堡（其前卫在二台子）；右翼支队宿营于老爷庙（其前卫在距老爷庙十二、三町的小村）。主力和支队的前卫皆距敌军防线约两千米。一场血战迫在眉睫。此夜，乃木旅团长召集各部队长，规定了如下进攻部署：

一、步兵第十五联队长河野大佐，率领第二、第三两个大队，对敌军右翼实行牵制攻击。

二、右翼支队长，步兵第一联队长隐岐，率领第一、第二两个大队和一个骑兵小队，进攻敌军左翼。

三、本人（乃木少将）指挥步兵第一联队之第三大队和步兵第十五联队之第一大队，以及野炮大队、工兵中队，从中央前进。步兵第一联队之第三大队应于右翼支队的左翼展开于敌军正面。步兵第十五联队之第一大队作为预备队归本人直辖。

当时，盖平敌军的将领是张振〔镇〕台和徐邦道。敌军兵力，一说是四千人，一说是五千人。敌军据盖平河两岸的地物，布置了防御阵地，其守备非常严密。一月十日午前五时三十分，我军按照昨晚的部署，从左右两翼和中央三面进军，一齐呐喊着向敌军阵地进

攻。这时，月亮被浮云所遮，东面的天空稍微露出了一点月光，月光下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人影。敌军的中央阵地向我军中央进攻部队的先头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射出雨点般的炮弹和枪弹。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今村少佐见此情形，带领部队前进到适当地点，命令部队展开，进行猛烈的射击。接着，隐歧大佐指挥的右翼支队即第一联队第一、第二两个大队开始作战。第二大队长香川少佐带领部队在毫无地物的田地里向敌军阵地前进，与优势的敌军交战。

在盖平城以东大约一千三、四百米的地方有一座山，名叫凤凰山。山上的敌军旌旗在寒风中飘扬，敌军步骑兵约两千人排成队形，向我军射击。隐歧大佐自马上仰视之，曰：此乃今日战场上的天王山①，不立即攻克此山，对我军极为不利。隐歧大佐立即命令竹中少佐占领此险要之地。午前七时五十分，各部队进行着非常激烈的战斗，炮声响彻天地，呐喊声震动山岳，异常壮烈。勇猛的我军将士，跨过倒伏于前后左右的同伴的尸体，勇往直前，冲击前进。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终于击溃了凤凰山敌军阵地，占领了凤凰山。右侧的敌军见之，亦渐有败退的迹象。于是，隐歧联队长命令在正面进攻的香川第二大队长渡盖平河，并亲自率领原属预备队的两个中队前进，依托敌军左翼阵地，终于冲进了防御家屋。敌军沿西面的田中小路败退。此时，占领了凤凰山的我军第一大队从山上冲下来，前进到靠近敌军的地方，进行齐射。敌军怎能抵挡得住呢？在雪地上立即出现了百余具敌军尸体。

隐歧大佐率领预备队继续追击敌军，终于到了盖平南门，截断

① 天王山位于日本京都府乙训郡大山崎村，扼通原日本京城京都的道路，形势险要。1582年丰臣秀吉与明智光秀大战于此，最后天王山被丰臣秀吉夺得，因而丰臣秀吉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日本，一般以天王山比作胜负的关键。——译者。

了想向城内逃跑的敌军的退路。敌军狼狈不堪，慌忙向北或者向西逃去。这时，第一联队军旗手小川贤之助少尉在弹雨中前进，左脚负伤。同时又有两名军旗卫兵负伤。但是，他们仍然举着古色苍然的百战百胜的军旗，勇往直前，攀登盖平城之东南角，建立了首先登上盖平城的功劳。这时是午前八时十五分。随后登上南门城楼的是隐岐大佐、联队副官川崎和原属预备队的两个中队。因为我军先于逃敌迅速地进入了盖平城，以至我军炮兵阵地误以为进入城内的我军是敌军，发射了两三发散弹。幸而我军官兵没有因之伤亡。但因发射距离甚近，不无危险，于是我军暂时从城门楼上撤下来，隐蔽在地物的后面。

在祁家务占领阵地的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和右翼支队之第一联队第二大队，一起击败正面之敌，前进到盖平河岸。指挥左翼支队之河野第十五联队长，一面牵制敌军，一面相机前进。进逼至河岸的野战炮兵第二大队长松本少佐，在大道两侧占领阵地，依次前进发炮。后来撤去左侧的阵地，在第十五联队第三大队占领了邵家屯敌军阵地以后，炮兵前进到第三大队的左侧，并在河岸占领阵地，炮击敌军堡垒。

起初，敌军在盖平城前方大约三百米处，前控盖平河，据守半月形掩体，对我军实行射击。我军在广阔的平地上进攻敌军，连隐蔽身体的一草一木也没有。我军立起前进，敌军立即从掩体后面射击；我军停止前进，伏于地上，敌军也立即停止射击。因地形对我军不利，我军感到非常困难。加之，在敌军的前面有两条河流，若要追击敌军，就须渡河，而河水结冰，脚下打滑，不易渡过。这时，在我军的左前方，陆续有敌军纵队沿营口大道袭来，攻势甚为猛烈，一度使我军踌躇不前。但是，在乃木旅团长的一声严厉的号令下，各部队一齐呐喊，跳到结了冰的河面上前进。盖平河全都结

了冰，凹凸不平，有许多滑坡，我军不少人因之滑倒，受到敌军狙击。然而，我军以必胜的信心，一齐到达对岸，冲进敌军掩体，击毙群集的敌军，砍杀敌兵，如入无人之境。我军一次又一次地冲锋，于午前九时四十分完全占领了盖平城。

敌军败兵全部沿营口大道逃走，集结于距盖平一里十五町、海山寨以北之葛原店一带。有报告曰：敌军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乃木旅团长命令河野第十五联队长立即开赴海山寨，宿营于该村，截断了北方的道路。据骑兵侦察报告：后来，敌军依次撤退，向营口方向撤去，我军已无敌军卷土重来之忧。但是，我军仍然进一步加强了守备。

在这次战斗中，敌军作战异常奋勇。过去，敌军总是躲在城内，实行退守防御。但是，在这次战斗中，敌军把部队派到城外，构筑了非常坚固的掩体，有的甚至设置了双重防御阵地，从掩体里俯射我军。过去敌军惯用远距离射击，而在这次战斗中，却实行了非常巧妙的防御方法：我军立起前进，他们则实行齐射；我军卧倒，他们则停止射击。其弹着点全落在我军的前进道路上，因此，我军许多人脚部负伤。这到底是著名的宋庆亲自训练的部队。有人说，在敌军中有外国军官。

对盖平城的进攻，是步兵第一联队、步兵第十五联队和骑兵、炮兵（野炮）各一个大队组成的混成旅团尽其全力进行的。其中，建立拔群之功的是东京部队——第一联队的官兵。从战斗伤亡人数也能看出第一联队作战最奋勇。第一联队战死士兵三十三名（其中军士六名）；官兵负伤合计二百五十六名（其中军官八名，军士十九名，兵卒二百二十九名）。步兵第十五联队官兵伤亡合计十六名（其中军官两名）。第一联队和第十五联队共计伤亡三百零五名。此外，骑兵大队和炮兵大队也有一些伤亡，人数不详。

战利品包括：火炮四门，步枪二百余支，弹药若干，旌旗百余面，其他武器若干。俘虏共一百五十名。

此前，第一军第三师团第十八联队第二大队长门司少佐率领所属部队从析木城出发，计划赶来与混成旅团的部队一起前后夹击敌军。但是，门司少佐赶来时已经是十日正午，是在我军全部占领盖平城以后，可惜门司少佐没有为这次战斗尽力。门司少佐于十一日午前从盖平城出发，返回原来的驻地。

在这次战斗中，乃木旅团长于炮烟弹雨中猛进，叱咤全军，进逼敌城。他的大衣被三颗敌弹打穿，可谓万死一生。旅团长的副马被敌弹击伤，旅团长的副官的乘骑被击毙。由此可见战斗之激烈。

（译自第十七编）

（十五）海城反击战

海城是自金州半岛陆路至中国本土之要冲，要北进奉天，须路经此地。其重要性，类似辽阳之对于自九连城、凤凰城进军盛京或北京。海城县城十町见方，成正方形，城墙高二丈，全以石块构筑，壁厚近二间，城墙顶上有一人高的女墙，作战时人马可在女墙后面自由行动。城四面有城门，由城门出入。其整体结构与凤凰，岫岩二城相似，但凤凰、岫岩二城仅约五町见方，且大部分民房建于城外。海城的面积数倍于凤凰、岫岩二城，大部分民房建于城内。凤凰、岫岩只有南门和东门，而海城还有西门和北门。此外还有几个小门，结构非常完备。城内民房约一千四、五百处，一般结构宽大，每处民房有数户同住，人口不下二万。东门和南门可通析木城，南门和西门可通营口，西门和北门可通牛庄，北门和东门可通辽阳。有道路环绕城廓，总长约四十町。无论那一个城门，无论那一条道

路，都与这条环城路相通。东门已经破烂不堪，出东门只通城东的村庄。一般说来，出南门有通析木城的大道，出西门有通营口、牛庄的大道，出北门有通辽阳的大道。城内东南小门里有高地，文庙和娘娘庙都建在高地上。自文庙和娘娘庙的庭院可以俯视城东南郊的平原。自庙宇背后的空地可一览全城，并可望到西北城郊。海城城外四角分别耸立着独立的高地，距城少则数町，多则半里。东南有荞麦山，西南有凉甲山，西北有欢喜山，东北有双龙山。荞麦山在城廓与平原之间，与城内的高地的南坡相对。我军占领海城时，荞麦山曾经是敌军的一个阵地。在缸瓦寨激战的那天早晨，凉甲山曾经一度是师团司令部的所在地。在南面，突起于八里河子村背后的山峰叫唐王山。唐王山与荞麦山、凉甲山成三角鼎立之势。这几座山是防御田庄台、营口方向敌军不可忽视的前哨。欢喜山又叫王八山，双龙山又叫双台山，我军早就以此二山对辽阳方向的敌军实行戒备。

第三师团进入海城以后，大迫旅团舍营于城之西南部，大岛旅团舍营于城之东北部，二旅团分别加强了各自驻地的防御。塚本大佐和佐藤大佐的部队向凉甲山、唐王山，三好大佐的部队向双龙山，粟饭原大佐的部队向欢喜山，分别派出前哨。此外，我军每天派出步骑兵侦察人员到前哨线以远实行侦察，在防御计划和粮食方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如此之坚城加如此之守备，即使敌人有数万大军，怎能动摇我军呢？然而，敌人无论如何也要收复海城。此前，宋庆曾率大军来攻，在缸瓦寨被我军击退。敌军仍不死心。辽阳方向的敌军驻扎于鞍山站，自一月十一日以来已经数次袭击我军侦察队。十一日，我第十九联队的渡边中尉率领十四名士兵向后双台子进发，当日午后到杨相公屯，击退敌军骑兵二十五、六名。又向双庙子前进，探知敌军云集。侦察队在返回杨相公屯

的途中，遇敌军伏兵五、六十名狙击，渡边中尉紧张应战，击中敌军二十余名，我军死亡三名，负伤四名。对于懦弱的中国兵，我军是不管什么众寡悬殊的，无奈侦察任务在身，中尉不得不撤退。在这次战斗之后，敌军嚣张起来，有继续前进的迹象。十四日午前零时，侦察军官报告：十三日当地居民盛传敌军约二万到了蛇龙寨和双庙子，以吉林将军长顺为主将。十四日午后四时，侦察骑兵也送来相同内容的报告：据当地人说，在耿河子、普赖屯也有敌人，在蛇龙寨有敌军五百人，加双庙子敌军，合计两万人左右。午后八时，侦察军官又送来报告：敌军步兵大约两千人从北面向蛇龙寨前进。此日，受雇于善后公署的中国人向渡边少佐紧急报告：黑龙江的依将军率领一万人在双庙子；长白山之韩将军率领一万人向双庙子开来；吉林之长将军率领两万人来到干线堡。依和长是黑龙江和吉林的将军。韩原是长白山下的贼首韩显宗之孙，后来归顺清廷，成为边外军大将，又称韩边外。根据这些报告，情况是明显的：不管准确的人数是多少，凡正敌军正在向海城开来。

师团长认为，应该首先判断敌军南进的目的。于是，师团于十五日午前八时派铸方参谋去欢喜山。铸方在山上观察敌情直至午后二时多。铸方复命曰：敌军因我军久不北进而诧异，敌军的目的可能在于侦察我军情况；也可能因宋庆部队要进攻盖平而牵制海城之我军，以使宋庆部队顺利发动进攻。敌军似进似退，似很不顺利。铸方没有确切地探明敌军的目的。此日，栗饭原大佐的部队向双庙子附近派出侦察军官。侦察军官到西土城子，从高地上瞭望，见敌军三支部队自老牛圈开出，两支向平二房前进，另一支向前柳河子方向前进，似要包围我军侦察队。此时，我军有一人负轻伤。大岛少将根据这个侦察报告，报告师团：敌军两千人到达前柳河子，我旅团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侦察军官送给师团的报告说：

敌军三支部队从蛇龙寨开出，一支向平二房前进，一支向前柳河子前进，一支向杨相公屯前进。又有一个报告说：敌军五、六百人向大富屯前进。根据各种报告判断，敌军大部队无疑已经到达距我军二、三天路程的地点上。但是，敌军的目的是侦察还是进攻，仍然不明。此夜，师团实行严密戒备。

十六日，师团长再派参谋长和铸方参谋去欢喜山。这时因有大雾，对于远处看不清楚。十点多钟以前，敌军没有前进的迹象。不久，敌军大纵队自长虎台向沙河沿前进。侦察军官也报告：敌军到了小王屯。在沙河沿附近，敌军似在土墙上挖枪眼。午后一时，参谋长向师团长报告："敌军五百人面对交界堡、检军堡之我军侦察队展开并前进。因此，我前哨步兵集合于教军场。正午前后，大富屯敌军向东北运动。只有西口的敌军运动。面对检军堡的敌军没有前进的迹象。因此，现在还不是集合预备队的时机。"大岛旅团送来的报告说，大部分敌军经老牛圈向北撤退，但是撤得并不很远。从这个报告来看，我们对于敌军的运动仍然茫然莫知，勉强地说敌军的目的是侦察或牵制，也是不妥当的。师团已经事先拟定了把敌军引到我军防御工事近旁，然后再加以反击的计划；所以尽管敌军在我军眼前徘徊，我军并不把它放在心上，师团坚决制止部队出击。但是，我军前哨对于这个方向上的敌军的戒备是非同寻常的。此夜，敌军停留在前柳河子、长虎台、小王台、大富屯一线。

一月十六日午后五时半，第一军司令官野津率小川参谋长、黑田炮兵监、福岛中佐等人，自岫岩来到海城，视察我军占领地区的形势，谋划今后的军事行动。十七日，军司令官计划巡视我军前哨线。午前十时，桂师团长率领参谋、副官、各部队长来到东门外等候军司令官。军司令官一行来到东门外会合，一起去双龙山。途中从侧面看到敌军向欢喜山前进，于是军司令官等急忙登上双龙

山瞭望，见前面沙河沿村也有敌军旗帜翩翩飘扬。军司令官等转而向欢喜山前进。在检军堡、波罗堡的前方也有敌军的大纵队。后来，敌军散开于广阔的区域，但是没有向我军前进的迹象。敌军的运动既奇又妙，使人苦于揣测。但是，我军现在已经搞清了清军的目的是进攻海城。于是，师团命令两个旅团执行把敌军引到我军防御工事近前，然后加以突然反击的计划。骑兵大队受命去辽阳大道，担当掩护我军右翼的任务。我军向东往析木城大道，向西往牛庄城大道分别派出侦察队，并准备好了弹药、辎重等。这时已经是正午。

此日午前六时由三好联队之前哨大队派往辽阳大道的侦察军官，于午前九时到达头河堡，十时送来报告曰：敌军纵队的先头步兵四百名、骑兵四十名，沿辽阳大道向头河堡前进，并有继续南进的迹象。前哨大队长（富永少佐）接到上述报告以后，立即登上甜水沟东北高地——双龙山侦察敌情。一面写报告，一面命令守备线上的各个哨位做好战斗准备：在甜水沟的前哨第八中队（浅村大尉）向守备线靠拢；在立子的前哨第五中队（沟口大尉）做好战斗准备。富永少佐写出的报告曰：午前十时四十分发现敌军先头部队已在三台子（当地人叫二台子），又见尚有后续部队举着数面旗子向三台子行进。三好大佐接到这个报告以后，立即登上双龙山。此前，三好联队的另一个大队按照旅团长的命令集合于海城北门外，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后来这个大队又接到前进的命令，现在已经到达甜水沟。午后一时零五分，三好大佐和这个大队一起自海城来到甜水沟。

粟饭原大佐指挥下的前哨大队（小原少佐）昨晚战斗舍营于欢喜山下。今日午前八时以后，敌军似要进逼这个方向上的前哨线。大佐把炮兵和各个大队部署于防御阵地上，但是没有开始射击，只

等着敌军靠近，准备在敌军进入最佳射击距离时一举把敌军击退。

担当辽阳方向防御任务的这二位大佐的部队在做上述准备的期间，第五师团第五联队第一大队在凉甲山布置了前哨，第二大队按照今晨的命令集合于西门外；第十八联队第一大队在唐王山，第二、第三大队按照今晨的命令集合于西门和北门外。无论敌军从那一个方向攻来，我们都不怕了。

三好、栗饭原二位大佐控制的双龙山、欢喜山前方的敌军，中间留有一个空档，成弓形包围了这两个山头，但不轻易前进；波罗堡子的敌军虽然向南开进，但也不靠近我军的防线；欢喜山西面及西南面的敌军稍有前进。敌军在远距离上对我军实行射击，我军并不还击，因此，敌军只进行缓射。

三好大佐于午后零时三十分命令前哨第七中队（浅村大尉）向双龙山南麓开进时，原来在海城的第六中队（猪坂大尉）急步赶来，于是，三好大佐命令第六中队集合于第七中队的左面。一时二十分又命令第八中队展开于双龙山炮兵阵地的左翼，然后命令第六中队展开于炮兵阵地的右翼。此时，敌军从二台子缓慢前进，占领了西艾塔堡子南端，对我军实行射击。其兵力包括步兵大约一千名，骑兵一百五、六十名，抬枪二、三支，火炮四、五门。当面敌军右翼和左翼的火炮发射的炮弹，飞过双龙山，落到山南麓，形成交叉火力。不幸的是，在二时十分受命开赴这个地点的第二中队（水原大尉）的二等军曹比良外茂松、二等卒金田清次、寺主勇次郎等三人不意被敌弹破片击中，负重伤，最后死去。另有轻伤二名，即上等兵羽柴仓吉、二等卒中村胜太郎。三好大佐先于一时五十分命令第一中队向双龙山以东的双山子前进，二时正要命令其他中队运动时，旅团长来令曰：炮兵一个中队归贵官指挥，贵官对当面之敌应独立从事。大佐读完命令以后，命令第二中队开进。同时命

令第三中队（山本大尉）和第四中队（山口大尉）依然留在甜水沟，作预备队。二时二十分，炮兵中队到达双龙山，五分钟内占领阵地完毕，随后开始炮击。炮击之前，敌军举着二十四面旗帜，不停地前进，来到距离我军防御阵地四、五百米的地方。按照一般战术，炮兵不应在八百米以内受敌，这时要充分相信步兵的防御，所以炮兵并不介意敌军靠近。步兵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敌军靠近，准备着一旦敌军靠近就一网打尽。敌军看不到我军在雪中的防线，战战兢兢地前进。敌军前进到大约四、五百米的地方，我军炮兵开始炮击，同时步兵开始射击。若不是敌人的身后有一块洼地，敌人就会被歼灭了。看来敌军气数未尽。敌人看到窪地是一个绝好的隐蔽位置，连滚带爬地进入洼地，在洼地的下面缓慢地撤退。午后二时三十五分，这个方向上的敌军全面撤退。这时，三好大佐等简直按捺不住心中要追击的企求，士兵们的心情更是要不等下达命令就进行冲击。无奈我军的右侧即我军的东面的地形，由山脉逐渐变成丘陵，向海城倾斜。敌军要攻海城，必定倾注全力于这一带。想必敌人也不会不知道这样的普通战术。因此，我军的右侧是危险的，师团早就下达了严令，决不可在这里发动进攻。士兵们只好咬牙切齿地看着敌军逃跑。炮兵在三时三十分停止了炮击。

野津司令官在桂师团长的引导下登上欢喜山，始终注意着敌我双方的运动。敌军全然不向我军靠近，只有双龙山方向的敌军靠近了我军防线。于是我军增加了在这个方向上的炮击。不久，敌军撤退。土城子方向上的敌军在相距三、四千米的远距离上，不向我军靠近。左面徐家园子的敌军前进了一段距离，但不进入我军炮兵的有效射程以内。自栗饭原大佐的部队所在的欢喜山北麓和山西教军场村边阵地算起，敌军经常位于两千米以外的远距离上。敌军的一部分炮兵在敌军的中央位置即在向双龙山前进的敌

军右翼的小山上，他们在炮击双龙山的同时，时而炮击欢喜山。另一部分炮兵在波罗堡子南端占领阵地。这个阵地在欢喜山的西面，距欢喜山山顶约两千米，它与东面小山上的炮兵一起夹击欢喜山山顶。在这两个阵地上，敌军各设了三门火炮。由于炮弹从两面飞来，欢喜山山顶似有些危险。但是，东面的敌军炮兵由于双龙山我军的炮击和欢喜山山顶的还击而迅速沉默了。波罗堡子的敌军炮兵虽然仍在苟延残喘，但也由于欢喜山山南的我军炮兵的连续炮击，在徐家园子附近占领阵地的我军炮兵的炮击，以及第十九联队第五中队的齐射，波罗堡子的敌军炮兵也在不久之后就沉默了。敌军在远距离上发射的枪弹，根本打不到欢喜山，所以在欢喜山上已经完全没有危险了。从山上望去，见皑皑积雪覆盖着平原；敌军来来往往，历历在目。向山下俯视，见我守备部队隐蔽在防御工事的后面，注视着敌军。以这样的态势歼灭来敌，何等容易？哪怕是在今天一天给敌军一点敢于冲锋的勇气也好啊！但是，无论你怎么着急，胆怯的敌军终于没有靠近。若不是战斗这么快就结束了，桂师团长是一定要派出战斗前哨的。当然，在这样寒冷的情况下，派出战斗前哨并不是上策。师团为一举赶走敌军，命令粟饭原大佐进攻敌军右翼。待机至午后四时，敌军只前进到距欢喜山一千八百米的地方。我军命令在山顶和山腰的火炮开炮。因为预先测定了距离，所以第一发炮弹就打进了波罗堡子，效果特别显著。敌军慌忙撤退。我军向逃到村外的敌兵发射的炮弹，每发总使二、三名敌兵倒在雪地上。这时，在山上的野津司令官和桂师团长露出了比参加什么宴会还愉快的神情。这时在山上的还有军参谋长小川和炮兵监黑田。福岛中佐手持望远镜瞭望前方的敌军。这时，突然一发敌军炮弹掠着欢喜山山顶飞来，其弹道非常准确。二位中将正手持报告交谈，炮弹从中间穿过，愕然一惊，然后又噱然

大笑。这时，闲院宫载仁亲王殿下正手持香烟，泰然自若地观察着敌情。大岛旅团长也在山顶上指挥着部队。木越参谋长、星野、铸方、宇治田、小岛等参谋、副官也在山上报告战况。五个戴红帽的将军在一起观战。他们说，今天的作战就像演习一样。的确如此。

栗饭原大佐自午前就在欢喜山下做好了准备，等待着敌军靠近。但是，敌军总是在两千米以外的远距离上。正午时分，敌军逼近我军左翼，距离我军七、八百米，但又立即撤退，停留在距离我军大约一千二、三百米的位置上。敌军不进入步枪最佳射程之内，栗饭原大佐因而焦躁不安。午后二时四十五分，师团长下达命令：为驱逐前方之敌军，你应率领你联队之两个大队和已经集合于北门外的第十一联队之三个大队、炮兵一个中队，自徐家园子进攻敌军右翼。按照这个命令，牛岛少佐率领第十八联队第三大队，于三时三十分到达徐家园子。此前，炮兵中队已经在徐家园子东北之炮兵阵地上，与波罗堡子的敌军炮兵对射。三时三十四分，第十九联队之第五中队从侧后对敌军炮兵阵地实行齐射。敌军炮兵苦于我军步兵和炮兵的射击，而基本上沉默了。此时，位于安村堡子和波罗堡子之间的敌军步兵，停留于距离我军大约一千四百米的地方，不再前进，只时时以抬枪射击。四时，栗饭原大佐命令第十八联队第三大队（牛岛少佐）：你应率领你的大队立即从安村堡子进攻敌军右侧。牛岛大队按照栗饭原大佐的命令前进。四时十分，前面的敌军开始撤退。四时二十分，栗饭原大佐又下达命令：第十九联队第二大队（藤本少佐）之第五中队（今村大尉）和第六中队（井坂大尉）向波罗堡子前进，第八中队（田上大尉）在其右翼，一起前进。按照师团长的命令，第六联队第二大队（小野寺少佐）本来不属栗饭原大佐指挥，但大佐为应燃眉之急，运用上下级关系，命令小野寺少佐随第十八、十九联队之后向波罗堡子前进。炮兵中队也一

起前进。

第十八联队在西,第十九联队在东,第六联队在中间,炮兵也一起前进。同时,原在叫〔教〕厂的第十九联队的两个小队也向波罗堡子方向前进。先期出发的牛岛大队的三个中队全面地承受了敌军的进攻,被敌军炮弹、枪弹击伤数名,越向前进就越发艰难。牛岛少佐认为,缓慢前进只会使伤亡增多。于是少佐命令两个中队在一个中队的掩护下立即冲锋,占领了波罗堡子。各部队相继前进。敌军因我军运动而全线向大富屯和小富屯方向撤退。敌军距离我军一千二、三百米。我军不射击,只是追赶。同时,我军命令欢喜山的部队在大岛旅团长的指挥下前进。大岛旅团长作为整个追击部队的司令指挥部队奋进,但是没有追上敌军。各部队停留于波罗堡子以北大约一千米之井树地。炮兵中队也到达井树地,对大富屯实行炮击。在这次战斗中,敌军总是与我军保持一千七、八百米的距离,进行急射。在这样的远距离上实行急射,在战术上是无知的。当大岛少将前进到欢喜山与大富屯之间时,已经午后五点多钟了,太阳落山了,师团长命令停止追击。各部队回到原来的位置。敌军退至普赖屯,或向辽阳方向撤退。根据敌军的情况,今夜不必担心敌军袭击了。但是,大岛少将认为,打了胜仗还要提高警惕。部队在欢喜山下做战斗舍营。

此日担任前哨的塚本联队第一大队所属之远藤中队位于凉甲山山顶上。中队长远藤大尉见敌军向徐家园子前进,于是率领全中队来到牛庄大道上,进攻敌军的左翼和右翼,前进至二台子附近。后来,大迫少将来到凉甲山上,命令佐藤联队第二大队也集合于山下,加强了这个方向上的防御。

此日敌军以荣将军为帅,韩、保二将为副。据当地人说,依将军和长将军率领若干部队,在腾鳌堡子(海城以北约七里)做好了

战斗准备。精通附近情况的福岛中佐说：现在与我军交战的敌军都是八旗军，因此，依将军和长将军在附近的传闻是准确的。师团参谋的判断也是如此。

三好联队伤亡七名。第十八联队负伤军官二名（折下大尉、川口少尉）、士兵十八名，死亡士兵三名。第十九联队野坂见习军官负重伤，士兵七名负伤。炮兵特务曹长一名和士兵六名负伤。合计死亡一名，负伤四十九名。据说神山特务曹长在波罗堡子被敌人击伤胸部，伤势甚重，但在归途中神山主动把自己的担架让给别的重伤员，而自己徒步返回。近来敌军很注意搬运伤亡人员，用雪橇等把伤亡人员拖走，因而不知其伤亡的准确数字。在我军进攻方向上，敌军遗留尸体二、三十具。据间谍说，韩边外的部队死亡五十余名，负伤三百余名。

战利品包括旧式火炮三门，抬枪、步枪、弹药若干。在缴获的其他物品中，有一、二件值得一提。其中之一就是清军士兵的姓名牌。它以四分厚的木板制作，长三寸，宽二寸。姓名牌正面写有行军十禁：临阵退缩者斩，奸掳平民者斩，造谣惑众者斩，聚众打降为首者斩，误遗火种惊众者斩，遗失军机者贯耳，高声喧哗者贯耳，擅自离营者贯耳，饮酒赌博者贯耳，不遵官长约束者贯耳。在清军中，这十条根本不会实行。木板背面写着：吉林骁勇军左营正勇左哨第头〔一？〕棚徐臣良。对于这种东西虽然只能付之一笑，但由此牌可知在这次战斗中确有吉林军。长将军出马之说也由此得到证实。

敌军此次来攻的目的是收复海城，还是侦察或牵制，据说军人也难以判断。战斗之前难以判断，战斗之后又如何呢？敌军的目的果真是收复海城吗？为什么进攻这样缓慢，而撤退却这样迅速。兵家有攻势防御这一术语，与专守防御相对。清军总是实行专守

防御。但稍知一点战术的人也不会不知攻势防御的好处。清军先攻凤凰城,后又攻海城,这些行动之所以得到军人的赞赏,是因为清军摆脱了牙山、平壤以来实行专守防御的常规。敌军现在采取攻势,其志甚佳,可惜的是一旦实施,依然离不开防御的态势。海城就在眼前,清军却不敢进入我军炮兵射程之内,趑趄逡巡,一遇微弱进攻,立即退回原来位置,到处砍伐树木,设置防御我军的鹿砦,在土墙上乱挖枪眼,以保证对我军的防御。敌军寸进尺退,几经旬日,终于靠近了目的地。但是,一旦接触我军,就又匆匆撤退,其情形既可怜又不可理解。某军人诙谐地说,清军的进攻是防势进攻。这虽然是一时的戏谑,但评价清军的这次行动,亦可谓锐敏。在海城战斗后的今天,仅通过清军的运动,仍不能判断清军的目的。或许有人猜测清军的目的并不是以武力收复海城。但是,除非有可靠的证据,是不会有人固执于这种见解的。我偶尔拿到了从敌军军官尸体上搜出的一张纸片,纸片完全证实:不管清军的进退多么令人不解,其目的却在于收复海城。纸片上写道:十九日进攻,二十日夺城,二十一日灭贼,二十二日庆功,二十三日犒赏,二十四日偃武,二十五日修文,二十六日招兵,二十七日选将,二十八日全胜,二十九日凯旋,三十日过年。阳历十七日是阴历二十三日。从这个日程表来看,清军攻城日期似推迟了数日,但是,十七日清军进攻海城的目的完全在于收复海城,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了。据十七日离开营口、十九日来到海城的中国人说,长、依二将军曾派使者邀请宋庆参加十七日的战斗,宋庆没有响应。据说宋庆因失盖平之罪而被夺去顶戴,近来怏怏不乐。宋庆当然是怏怏不乐的,连战连败,能乐得起来吗?

今天整天在欢喜山视察战况的野津司令官,在战斗结束以后,用仆人送来的一杯咖啡润一润喉咙,对桂师团长说:很久没有看到

这么有意思的演习了。二人相对莞尔一笑。十七日夜，桂师团长在某家大厅举行立餐会，招待军司令官。大家交谈了白天的战斗，主客尽欢而散。军司令官十八日在海城停留，十九日拂晓返回岫岩。

第二军之太田(米丸)中尉率领七十名士兵，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从金州出发，经熊岳城，二十九日到海城。其间没有与敌军发生冲突，但路途险恶，多次遭到风雪袭击，遇到了各种困难。另外，作为析木城守备队的第十八联队的门司少佐率领一个分队，于一月十日到达盖平。于是，第一军与第二军之间的联络打通了。自海城经岫岩到大孤山港的军用电线，以及大孤山港至金州的电线，已经在去年十二月完成。至此，两军之间的联络畅通，因而进一步增强了第三师团的活动能力。

(译自第十九编)

(十六) 第二次海城反击战

一月十七日，我军一战将进袭海城的清军击退。然而，清军并不甘心其失败，于二十二日再次进逼海城。清军将领做梦也没有想到上次清军败退之后我军之所以没有尽力追击，是因为我军从整体战略来看，当时还不是追击的时机。清军欺我军势小，说什么“上次进攻海城是为了试探日军的防御，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这次要乘虚而入，攻占海城”。不管清军是服输还是不服输，反正这次他们重整旗鼓向海城开来，精神可佳。

敌军昨日从其司令部所在地海城以北的干线堡及各个宿营地出发，成数路纵队重返海城，于二十二日拂晓出现在我军防御阵地的前方。关于敌军主力的进攻方向，我军从昨天晚上就紧张地进行侦察，但是到今天早晨仍未得出明确的结论。八时以后，敌军的大部队向靠近牛庄大道的小富屯、大富屯集中。另外，敌军又从长

虎台、后三里桥前进，似要由双龙、欢喜二山中间直插海城。但是，他们为了避开欢喜山我军炮兵阵地，绕经沙河园以北，向波罗堡子前进。敌军另一支非常长的纵队自汤河堡子附近向双龙山前方的二台子前进。我军按照规定的前哨分工防御来袭。不管敌军从哪里来，都不能让敌军进入我军的防线一步。总之，我军的任务就是要在反击敌军主力以后，全线把敌军击退。敌军到底是从左面来，从右面来，从西面来，从东面来，还是从中间来，此时桂师团长的判断是：敌军的主力在右翼。师团向佐藤大佐下达命令：佐藤大佐率步兵第十八联队第三大队和第七中队，以及步兵第六联队第一大队、炮兵第二大队，伺机反击敌军右翼。关于前哨的分工：自我军右翼双龙山下至欢喜山以东属三好大佐的防御范围，自欢喜山下至牛庄大道属粟饭原大佐的防御范围，由大岛旅团长指挥；自牛庄大道至凉甲山下属塚本大佐的防御范围，自凉甲山下至唐王山下属佐藤大佐的防御范围，由大迫旅团长指挥。大富屯、波罗堡子与海城之间的要冲徐家园子，属粟饭原大佐的防御范围。而在粟饭原大佐的防御范围内又有欢喜山，守卫欢喜山是粟饭原大佐的最重要的任务。此日，粟饭原大佐与小原少佐的大队一起在欢喜山上。藤本大队防守徐家园子。现在已经查明，做出向双龙山前进姿态的敌军的目的是分散我军的兵力，其任务是实行牵制。但是，如果在双龙山没有相应的防御，我军也不是不可能从这里遭到失败。因此，三好大佐不能舍弃双龙山而到其他地方去。大迫旅团所属的塚本大佐的防御范围靠近徐家园子，因而塚本大佐的部队前方受敌。但是，佐藤大佐的防御范围是向西南延伸的，只要敌军不从营口大道开来，佐藤大佐的防御范围就一点危险也没有。因此，佐藤大佐不需要留在这里。出于这种理由，以骁勇闻名的佐藤大佐荣幸地接受了反击敌军的任务。

敌军对此却全然不知，他们把主力放在右翼，在大富屯和小富屯以南形成密集的横队，不断地向徐家园子方向前进。敌军五人一帜，十人一旗，旗帜飘扬，红黄黑白相间，比五颜六色的彩条还要好看。虽然敌兵的衣服很脏，但是在远处看不清楚。他们在头上缠着紫色的头巾，手持抬枪、鸟枪、连发枪等火器，于午前十时十五分从一千米以外的远距离开始射击，一步一枪，两步一射，战战兢兢地前进。我军想把敌军引到很近的距离上给以突然的打击，因此，我军暂时不予还击。第十九联队之藤本大队隐蔽在徐家园子北面和西面的防御工事里。徐家园子西面的防御工事，原是一个略微高起的地方。战斗之前，我军雇当地人把高处铲平，使之成为平地。在工事的南面有一个洼地，我军在那里修成一个小土崖。第六联队第一大队面北伏于土崖上。冈本少佐在缸瓦寨负伤未愈，由中队长德田大尉代理大队长。第十八联队之牛岛大队和第七中队（寺田大尉）面西立于土崖下面，等待着敌军靠近。在这个方向上的我军炮兵由兵头少佐指挥，在徐家园子的后面占领阵地，不断地发炮，似在阻挡敌军前进。但是，敌军却一味地想冲进徐家园子，敌军横队的西端一直延伸到牛庄大道的南面，其东端与自波罗堡子沿凹道南进的敌军相衔接。胆小的清军在没有地物的平原上前进，把希望寄托在徐家园子没有劲敌上。敌军没有看到我军一个人，但是他们仍然不间断地朝村庄射击。他们的脚步比蚂蚁还要缓慢。如此，大约两个小时，几万发子弹化成噼里啪啦的声音。这时已经午后一点多钟了。反击部队的指挥官佐藤大佐想在敌军到来之前吃午饭。佐藤大佐拿出饭盒，刚刚吃了一半，敌军尖兵已经靠近了我军防御工事的一角（一时十五分）。机不可失，佐藤大佐扔掉饭盒站起来，发出前进和射击的口令。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我军士兵出现在敌军面前，一齐射击。首先是牛岛大队自防

御工事的西端冲出去，接着第七中队和冈本大队也冲了出去，喊声震天动地。敌军大惊，被牛岛大队冲散，从中间被分割成两半。因为是把敌军吸引到二、三百米的近距离以后才进行齐射的，所以什么敌人也抵挡不住。敌军一个又一个地被我军击倒。有的被击倒以后又爬起来，有的被击倒以后就爬不起来了。爬不起来的是被击毙了，爬起来的也负了伤。大概还有不少敌军虽未被击倒，但也负了伤。敌军抗不住我军的射击，立即撤退。敌军的撤退和军官的呼喊更给我军增添了力量。我军再一次发动冲锋。第十九联队之藤本大队也相继跃起。佐藤大佐命令追击，各队争先恐后地前进。塚本大佐在凉甲山上，担负着指挥本联队之第二大队和第十八联队之第一大队（缺两个中队）的任务。塚本大佐见此情形，也立即跑下山来追击敌军。此前，大岛旅团长在欢喜山上看到敌军逼近徐家园子，在断定欢喜山以北各村没有敌军大部队以后，急忙命令粟饭原大佐率领山下之小原大队向徐家园子前进。粟饭原大佐还没有到达徐家园子，徐家园子正面的敌军已经开始撤退了。自波罗堡子南进的敌军也经波罗堡子村向北撤去。今天，炮兵第一大队自欢喜山阵地击毁了沙河园敌炮，逐散了出没于沙河园东北的敌军，狙击了罗家堡子南北两端的敌军，现在又开始狙击出现于波罗堡子北端的败兵了。炮弹准确命中，敌军有的死，有的逃。被牛岛大队冲到东面去的敌军大部队，在波罗堡子以西又受到欢喜山我军炮兵的炮击，因而又向大富屯方向撤退。被牛岛大队冲到西面去的众多敌军，又被塚本大佐追赶，转了一个大圈，最后向北逃走。后来敌军似都向辽阳大道逃去。牛岛大队于二时占领大富屯，其他部队也相继到达大富屯。后来各回其原来位置。

位于双龙山的三好大佐与左翼敌军对峙数小时。左翼敌军知右翼敌军败退以后，亦立即撤退，停留于双龙山前方约一里之一个

村庄。三好大佐派副官去欢喜山，请求追击任务。副官刚刚得到师团长的允许，还没有报告三好大佐，三好联队已经到达阵地前方数町的地方了。因为三好联队出现在敌军的侧面，所以敌军更加狼狈，溃散逃去。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伤亡不过七、八人。敌军遗留在徐家园子、波罗堡子附近的尸体就有九十余具。按照一般的比例推算，敌军大概有二百余名伤员。战利品包括旗数面，枪六十余支，其他甚多，正在清点中。

第七联队在三里桥子的追击是此日仅次于反击的最壮观的运动。当日，第二大队（富永少佐）的大部分于午前六时三十分集合于北门外，七时三十分归属旅团长直辖。第七联队长只率领第二中队（水原大尉）向前哨位置甜水沟前进，于八时以后到达甜水沟，登上双龙山，侦察敌情。此时，第一大队长内藤少佐报告：今晨向和尚沟和辽阳大道上的头河堡派出了两名侦察军官，派往和尚沟方向的侦察军官到达长岭子仍没有发现敌军．派往头河堡的军官（今村中尉）于二台子北端与敌步兵二、三十名、骑兵二、三十名发生冲突，短时战斗以后返回，我军负伤两名，敌军死亡四名。后来，敌军登上三里桥子以北高地，以四、五门火炮对我军阵地实行侧射。九时五十分，大约四、五千名敌军大纵队自柳河子向长虎台前进。接着又发现一千名敌军的大纵队自头河堡向沙河沿前进。三好大佐立即命令侦察军官（宍道中尉）去西界塔堡子，监视二台子方向。十时三十分，三里桥子的敌军派出大约四千名步兵向双龙山前进。侦察军官击毙敌军两名，击伤一名，敌军散乱撤退。午前十时五十分，按照欢喜山旅团的命令，第五中队和第七中队重新归属第二大队指挥。于是，在双龙山有了一个完整的大队。这时，向徐家园子方向前进的敌军右翼正在猛烈射击。三好大佐仅以一个

大队的兵力面对着五、六千名敌军。按照原来的计划，三好大佐的部队只做好准备，不进行射击，听着敌军右翼（即我军左翼）的枪炮声，无聊地注视着当面敌军的动静。午后二时以后，徐家园子反击战的激浪逐渐波及到这里。敌军步炮联合纵队开始向脱龙塞方向败退。三好大佐振奋起来，认为时机到了。此日，三好大佐多次向大岛旅团长请求追击，未被允许，现在可不能坐失良机了。他一面派副官去欢喜山再次请求追击，一面命令第一大队长：你现在率领两个中队，在不致战败的条件下（意为要十分警惕，不可过分深入），攻击三里桥子以北村庄里的敌军。如果可能的话，要占领三里桥子以北的高地，并追击敌军。副官得到大岛少将允许以后，在向三好大佐报告之前，按照预先规定的信号，挥舞黑色军帽，表示已经得到了大岛少将的许可。于是第一大队进发。大岛少将自欢喜山上看到这种情形，吃惊地说："真快呀！"三好大佐的这种行动，在军事上可叫做"事后承认"。内藤少佐以第一中队（小岛大尉）为先头，利用凹道行进，并派出一个小队自西界塔堡子向三里桥子以东之无名村前进。又命令第二中队继第一中队之后前进。因为三里桥子以北各村庄的敌军已经全部撤退，所以第一中队之先头如入无人之境，于三时十分到达三里桥子以北的高地，三时十五分开始向败退的敌军射击。随后，第二中队也在高地上展开。这时，第八中队也加入了追击作战。曾经在徐家园子前方被我军打散的敌军，在败退途中又逐渐恢复了队形，成为稍微像样子的纵队。这时，他们从高地下面路过，不料被高地上的我军追击，敌军又四散奔逃，打乱了队形，向北败退。追击部队乘兴追击，仍无意停止。这时，旅团长向大佐下达训示：第一大队长的追击运动应该停止。于是，三好大佐命令第一大队长停止追击，立即返回前哨线。三时四十五分，敌军败兵远退至长虎台、脱龙塞方向。第一大队（缺两

个中队）和第八中队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在高地后面集合，返回双龙山，重新执行原来的任务。返回之前，派军官去王道河子侦察，派军士去王道河子以西各村侦察。在这次追击作战中，我军仅负伤一名。我军看到的敌军负伤人员二十四名，俘掳敌军两名，战利品有刺刀、军刀、军衣等。

在敌军发动进攻的前一天，第六联队的一支部队在凉甲山一带担任前哨任务。因接到敌军出现于大岛旅团前方的消息，担当凉甲山防御任务的塚本大佐派凉甲山上的这支部队去山下郭家屯，另派一支部队去凉甲山。去郭家屯的部队曾多次派出侦察。傍晚他们又派军士去郭家屯前方一千米之团山子侦察。步哨自团山子高地望去，见二台子村篝火闪烁，并且听说二台子的敌军正在向安村堡子开进。其他一切正常。二十二日午前五时，这支部队又派出了一支大规模的侦察队。后来侦察队返回报告：敌军不在二台子，也不在三台子，大约有四千名敌军聚集于波罗堡子，另有两万名敌军自耿家庄子向波罗堡子方向开来。我军派第五、第六两个中队去团山子，第七中队去苏家堡子，等待敌军到来。九时半，敌军出现于二台子和大富屯。十时，敌军在我军前方展开，宽二里余。在敌军后面的大富屯，似聚集着预备队，在这里有一些红黄蓝白黑旗子。我军各部队于此时开饭待敌。敌军缓慢前进，占领了波罗堡子；其右翼更进而过牛庄大道，渡大洋河，向苏家堡子开来。这支敌军部队是步骑兵混合部队，大约一千名，其中骑兵百余名。此日，我军夫役若干为征集食品而到苏家堡子，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敌军会来到这里。敌军到达苏家堡子时也以为这里没有日军部队，但是一看到我军夫役，误以为这就是日军部队，赶紧撤退。此日凉甲山下我军部队之战略，亦与其他部队相同，想用同样的方法对付敌军。不巧敌军因看见我军夫役而撤退了。于是，我军

不得不离开防御阵地，进行齐射。敌军留下十四、五具尸体退去，只从安村堡子一带炮击我军。我军认为继续射击无益，遂暂时停止了射击。敌炮也转而向其他方向射击。后来有五、六百名敌军骑兵出现于右翼，他们不向我军步兵阵地靠近，只向南行进。凉甲山下的我军部队与向徐家园子以西凹地开进的佐藤大佐的部队呼应，追击敌军至三台子，然后返回海城。

（译自第二十一编）

（十七）第三次海城反击战

多次被我军击败之海城前方的敌军，又于二月十六日顽强地、勇敢地进攻海城。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宋庆的部队于缸瓦寨被我军痛击之后，一直未将其矛头指向海城。但是，依将军和长将军却于一月十七日和二十二日两次为收复海城袭来。虽然这两次进攻皆被我军轻而易举地击退了，但是，敌军并不甘心其失败，这次又来攻海城，可谓勇敢，亦可谓顽强。

二月十六日拂晓，敌军骑兵四名来到海城西门外侦察。他们趁着夜暗，从间隙越过了我军前哨线，后来终于被我军哨兵发现了。这时我军才发现敌军已经来到了近旁。不久，敌军步兵四、五百人出没于团山子我军步哨线的前方。我军皆笑曰：这又是牛庄的敌军。后来，敌军人数渐增，大约两三千人自上加河边向我唐王山前哨线逼来。占领了二台子的敌军，在凉甲山以西布置了散兵线。在这里也有两三千人，并且不时对我军开炮射击。大迫少将得此报告以后，立即乘马去凉甲山。这时，又有四、五千名敌军散开于二台子和波罗堡子之间。在双龙山以北有大约一千名敌军。于是，我军得知，牛庄的敌军即依将军和长将军的部队仍不甘心其失败，又第三次企图收复海城。

在我军左翼的唐王山上有第十八联队石田大佐的部队。在凉甲山上有第六联队的一支部队。在这两座山上都有我军的炮兵阵地。在凉甲山上新架设了数门野炮，正等待着敌人靠近以后开炮。午前十时左右，五千余名敌军向唐王山以西和凉甲山以北前进。一队敌兵占领了唐王山以西七、八百米处的高地，并向右伸展，似要向唐王山东南之盖平大道前进。唐王山的西面和北面是断崖绝壁，不能攀登；迂回至东面或南面，山势平缓，有登山的道路。敌军向右方伸展，其目的也许不是占领唐王山。不管敌军有什么目的，当敌军前进到距离我军阵地七、八百米的地点时，唐王山上的我军炮兵阵地向西侧的高地及高地的右侧发炮，炮弹发发命中，有的敌兵滚下山去，有的敌兵被击倒在地，慌忙向西北撤退。另一部分敌军进逼唐王山以北的前厂、八里河子和唐王山山后的哨兵线。石田少佐的部队对之实行猛烈的射击，这些敌军也向西北败退。敌军败兵及其他部队进入唐王山和凉甲山西北之柳公屯、二台子及其附近的村庄集结。凉甲山上的我军炮兵阵地，以野炮炮击敌军集结地区。敌军抵挡不住我军的炮击，渐渐沿牛庄、营口两条道路撤退。午后三时以后，炮声停止。

在我军右翼双龙山上，有三好大佐指挥的一支部队。山上有炮兵阵地，有一个炮兵中队守备于此。午前十时前后，千余名敌军自北面的五道沟和后台子前进，敌军炮兵在三里桥子以北的石头山上占领阵地，炮击我双龙山。午前十一时前后，敌军进逼双龙山，前进到齐家堡子，在齐家堡子的南面展开，进行比较猛烈的射击。敌军在齐家堡子有两门火炮，在二台子也有两门火炮，这些火炮不断地向我军发炮。正午前后，敌军兵力渐增，达到三千多人，并开始对双龙山发动进攻。敌军吹响了进攻号，呐喊着猛进。这时，我军静悄悄地潜伏在掩体里，并不应战。敌军步步乘势前进，

其先头部队到达距离双龙山阵地大约三百米的地方。我军一齐突然出现在阵地上,进行猛烈的射击。敌军遭到突然打击,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东奔西跑,乱了队形,立即出现了撤退的迹象。敌军一动摇,双龙山上的我军炮兵则开始炮击,炮弹在败兵的头顶上爆炸,榴弹向四处迸散,使敌兵胆战心惊。我军阵地上的步兵转入反冲锋,猛追敌兵。当时,数千名敌军简直不知向那里逃好。午后六时,敌军远退,不见了踪影。

在我军中央阵地欢喜山上,有大岛少将指挥下的第六联队的一支部队据守。山上也有炮兵阵地,在这里有一个炮兵中队。午前九时左右,敌军沿辽阳大道行进。敌军炮兵在欢喜山以北三千米之石头山上占领阵地。后来炮兵继续前进,在验军铺西端占领阵地。验军铺村内有一千余名敌军,并向西面的波罗堡子方向伸展。但是,敌军并不向我军阵地进逼,只从石头山和验军铺的炮兵阵地进行炮击。自午前十一时,我军炮兵实行反击,炮战约三个小时,敌军渐渐撤退,似集结于土城子以北的高地上。

据俘虏说,此日依将军率领五千余人的部队进攻我中央阵地欢喜山,长将军率领三千余人的部队进攻双龙山,徐邦道率领五千余人的部队进逼唐王山。另外,据说吴大人率领八十个营,自山海关来海城,与在海城的敌军各部队联络,将对海城实行总攻。

此日敌军在双龙山方向死亡一百二、三十名,在唐王山方向死亡四、五十名。另外被我军发射的炮弹击毙者甚多,人数不详。敌军负伤人数亦不详,按死亡人数推算,估计负伤人数甚多。我军在欢喜山死亡三名,负伤八名;在双龙山只有伤员三名。伤员中包括炮兵□□联队第四中队神代玄中尉和步兵第七联队见习军官村井国宪。

战利品包括连发枪十一支,单发枪三支,前装药枪八支,抬枪

两支，刺刀九把，洋刀六把，子弹两千五百发，旗数面，杂品甚多。

（译自第二十二编）

（十八）第四次海城反击战

清军于三〔二〕月十六日第三次被我军击退以后，仍未离开海城附近地区，不断在各处运动。为此，在海城的我军部队经常地进行战斗准备，整队于城外，或者向前哨线行进。在如此风雪严寒之际，将士们早出晚归，其艰苦一言难尽。

十七日，天空阴霾，北风非常猛烈地从原野上吹来。尽管这一天是飞雪纷纷，阴云朦朦的坏天气，仍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增添了一些前哨的疲劳。十八日拂晓，在牛庄大道上的三台子方向听到了两三次炮声和一些枪声，但在太阳升起以后又宁静下来了。这一天又平安地过去了。十九日晨，见辽阳大道上的沙河园及其以西的村庄里，有闪闪的火光，同时有大约七十名敌军自双龙山以北的西界塔堡子村虚张声势地进攻我军第七联队的前哨线。敌军的这次行动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作为，也没有任何目的，是近似儿戏的举动。这次行动没有什么争斗，只不过使我军前哨的一名士兵吃了惊。

二十日无事。但是，这时敌军就在我军前哨眼前，我军不敢有一点疏忽。我军侦察人员不断地在附近村落侦察，紧张地搜索敌情。这一天又在没有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过去了。

二十一日晨九时，自北面的沙河园村、检军堡到波罗堡子村的东端，出现了敌军的大部队。屯集于大富屯、小富屯一带的大敌也露出了活动的迹象，占领石头山，布置了炮兵阵地，向我军前哨发炮。敌军一有活动迹象，师团立即派铸方参谋登上欢喜山，观察敌军运动。同时，师团司令部也开赴罗家堡子，观察战况。

九时三十分，检军堡附近的敌军大部队（约三千余人）以快速的运动向右方行进，自沙河园向前三里桥子前进，然后又向东南行进，似要占领我荞麦山。这时，在教军场的我军前哨两个中队，以敏捷的动作向荞麦山附近行进。石头山敌军炮兵阵地不断地向我军行进纵队开炮，炮弹不断地在我行进纵队左右爆炸，但我军没有伤亡。

九时五十分，在沙河园附近的一支敌军部队不断前进，有进逼甜水沟我军前哨线的迹象。另一支敌军部队自西界塔堡子左行，有从侧面进攻我双龙山阵地的迹象。十时十分，敌军来到我军前方两千米的地方，以抬枪和步枪狙击我军甜水沟前哨和双龙山右侧。在沙河园的敌军炮兵进行猛烈炮击的同时，敌军继续前进，进逼至双龙山前方大约一千五百米的地方。这时，敌军炮击越来越猛烈，敌军企图左右夹击双龙山，颇为趾高气扬。敌军的上述运动持续了大约三十分钟，我军待敌军靠近以后，司令官（此日大岛少将在双龙山上指挥）命令我军炮兵发炮。同时，山上的我军堡垒也以齐射射击前方的敌军。这时，在前三里桥子南端的一支敌军部队猛然南下，以相当机警的动作，妄图冲击我军前哨。但是，敌军的如意算盘并不如意，敌军因遇到我军一个中队的反击而立即潮水般地退去了。

此日，在辽阳大道方向上没有特别的战况，但是在牛庄大道方向上却发生了比较精彩的战斗。午前八时三十分，敌军大部队自三台子一带向二台子集中，直线向团山子以西前进，然后又扩散到前后井石堡两个村庄，似企图包围六里河子之我军。自唐王山上望去，见敌军运动非常整齐，不像过去那样杂乱无章。午前十时三十分，敌军离开井石堡村，进逼我军前哨线。此时，石田少佐的部队正遇自大石桥返回海城的佐藤大佐的部队，遂一起从左右夹击

敌军。佐藤大佐的部队自上加河以北，出现于坡厂的东南，石田少佐的部队自八里河子以西，出现于牛庄大道的左右两侧，欲把敌军夹在中间狠狠地打击。然而，敌军早就觉察到了这一点，做好了快速撤退的准备。因此，夹击的目的有七成落空了。但是，我军还是以此阵形夹住了敌军的后尾，猛烈射击。同时，唐王山和凉甲山上的我军炮兵以榴霰弹袭击敌军，十时五十分至十一时半不间断地发炮，把敌军部队彻底粉碎了。这时，敌军兵力约三千人，在火炮的交叉火力下，死伤不下二百名。只是敌军动辄逃跑，我军在远距离上不能痛痛快快地狠打敌军，使人有些遗憾。

此日，我军两名炮兵军曹死亡，一名少尉和一名上等兵负重伤。

此前，十七日，敌军乘天降大雪，袭击析木城。当日敌军大约一千人，外加骑兵二、三十名。午前七时左右，他们高举着数面红旗，呐喊着自盘岭方向向析木城攻来。在析木城，我军有林少佐的守备队日夜守备着。听说敌军袭来，我军立即命令部队紧急集合，开赴析木城外，欲待敌军靠近之后再实行射击。敌军见我军只在远处占领阵地，以为日本军队也因大雪而失去了前进的勇气，他们冒着纷纷落下的大雪，步兵不断地放枪，骑兵不断地策马，朝我军开来，欲一举击败我军。林少佐按兵不动。敌军放枪，我军似漠然不知。在敌军来到相距大约四、五百米的地方时，我军突然开始射击。举着旗帜前进的敌军，遇此突然狙击，狼狈不堪，扔掉旗子和枪支，拚命逃走。我军踏着冰雪，冒着寒风，追击逃敌。在我军的猛烈射击下，敌军被打得七零八落，向各处逃去。到午前八时左右，完全看不到敌人了。此日我军击毙敌兵三十四名，缴获抬枪三十七支、步枪七支、旗十三面。俘掳敌兵两名。

二月上旬，田庄台和营口方向上的敌军欲发动进攻，收复盖

平。我第三师团长接到报告以后，于二月五日命令佐藤大佐率领第六联队之小野寺大队和第十八联队之牛岛大队赴盖平救援。后来又派门司大队自析木城去大石桥，与佐藤大佐会合。佐藤大佐于第一天到达坡厂、八里河子以后，听说敌军要进攻海城，于是当夜在八里河子和坡厂宿营。第二天到缸瓦寨，后又到大石桥，在大石桥附近占领阵地。十九日以前，佐藤大佐一直在大石桥。十九日，第一师团长和西旅团长开赴盖平。于是，佐藤大佐于十九日离开大石桥，二十一日返回海城。

（译自第二十二编）

（十九）大平山激战

1.山地第一师团从金州出发

山地师团长于二月十日离开金州宿营地，踏积雪，冒寒风，踏上了北进的征途。师团长亲自率领第二旅团，以一泻千里之势前进。新任第二联队长松永大佐于十七日正午先期到达营口大道上的海山寨。山地师团长、西旅团长，木村第三联队长、今津炮兵第一联队长及其部队，于十九日以前先后到达盖平城。乃木旅团长于十九日午后策马来到盖平城里，访问山地师团长，谈论此前的战况，商议今后的行动计划。当天晚上，乃木旅团长返回飞云寨宿营地，发出命令，变更旅团司令部及两个联队的位置，并自次日（二十日）实施。（其中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已于十九日午前八时出发，分别先期开赴大石桥和博落铺。）

各部队的宿营地如下：

第一旅团司令部和炮兵第一大队在破台子。

第一联队本部及第二大队、一个骑兵小队在石桥子。

第一联队第一大队在金家屯。

第十五联队本部及第一、第二、第三大队在三家子及其附近。

骑兵第一大队本部在朱家店子。

二十日午前八时，第一旅团各部队一起从飞云寨出发。前几天天气暖和，而今天却变得冷起来了。寒风卷着积雪，更增添了严寒的酷烈，连那牢固的防寒用品也被寒风一下子全吹透了。寒风刺透了皮肤，刺透了肌肉，甚至刺骨了，让人感到肠子也要冻结了。行军之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午后三时三十分到达大石桥。在拂晓以前，这里是桂师团的一支部队(佐藤第十八联队)的宿营地。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已经知道日军纪律严明，日军只有惠与而不会有所侵犯。师团主力刚刚到达其乡间，中国人携带盛有糖果和馒头、包子的篮子，到处以异样的声音叫卖着，样子十分有趣，我军将士也为之解除了疲劳。各部队的宿营地已经确定：第一联队本部住大石桥中心同众源酒店，第一联队第二大队住其北邻的同隆当铺，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住大石桥以北一千米之金家店最大富豪杨海山的住宅。我军及时地在重要地点布置了步哨线，严密地戒备着。

2.敌军袭来

次日(二十一日)正在收拾刚刚打开的大小行李，部队刚刚休息了一会儿的时候，乃木旅团长派出的一名传令骑兵踏雪从破台子驰来，向隐歧联队长紧急报告：敌军一千五、六百人进逼至大平山附近(南大平山有一千人，北大平山有五、六百人)，有继续南进的迹象。随歧联队长得知后，立即告知第一、第二大队长，做好随时能够出动的准备。随后，传令骑兵和传令步兵自各处穿梭似地接踵而来报告：敌军过山，有继续前进的迹象。于是，隐歧联队长命令竹中第一大队长去小平山，执行牵制敌军的任务。在盖平的师团司令部和在破台子的旅团司令部一齐命令所属部队紧急集合，在各要害地点占领阵地。我军擦拭枪支，打开炮口，等待着敌

军。敌军犹豫不敢逼近，停止于孙家岗子、昌邑屯及其附近，似要今夜露营于这一带。但至午后六时，却一起卷起旗帜，收起干戈，向营口方向撤去。此日零时四十分，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第八中队上等兵柴崎丑松率领清水久五郎、志村忠三郎等两名士兵到前岗子进行侦察，被敌军步骑兵约二十名包围，拚死进行自卫，清水、志村当场被敌军骑兵刺死。当时，柴崎上等兵被五、六名敌军骑兵包围，在几乎被生擒的情况下，打开了一个缺口，击毙追赶柴崎的敌军骑兵的乘马，终于保住了性命。次日，第二大队第六中队的今井中尉率领四、五名士兵为取回上述两名士兵的尸体又去该地，见那两名士兵的尸体又被砍去了人头，只剩下惨不忍睹的肢体横在路旁。

3.二位师团长在汤池举行军事会议

攻伐营口的行动推迟月余，完全是当局的暂时的策略。如前所述，山地师团长亲自率领第二旅团到达盖平城以北，与其他部队会合到了一起，现在终于到了征讨营口的时候了。本月二十一日，山地师团长自盖平，桂师团长自海城，分别率领一、二名参谋和若干骑兵来到岫岩州大道上的汤池，举行军事会议，直至深夜。次日（二十二日）晨，山地师团长和桂师团长马分东西，各自返回自己的宿营地。会议内容属于秘密，不得而知，但作为会议的结果，山地师团长于当日午后九时向乃木旅团和西旅团下达了包括下述内容的命令：

一、一千名敌军（包括四门以上火炮）似已经占领了大平山，另外在附近的许多村庄也似有敌军。

二、师团主力将于明日（二十三日）前进到破台子。

三、乃木少将率领的支队仍在现在的位置上待命，但须派骑兵小队于午前九时以前到后蚂虹子，该骑兵小队归西少将指挥。

四、西少将应率领步兵第二联队、骑兵一个小队、炮兵一个大队占领赖家窝、滕家陀子和破桥子。

五、步兵第三联队与卫生队之一半应于午后二时以前到达破台子。

六、野战炮兵联队须于午后二时以前到达破台子。

（以下从略）

按照二十三日师团命令，我军决定于二十四日进攻大平山、太子窝、东西七里沟和老爷庙等地的敌军。为便于进军，第一旅团所属部队的宿营地变更如下：

第一旅团司令部、步兵第十五联队第二大队和炮兵第二大队在三家子。

步兵第十五联队第一大队在孙家岗子。

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在常西屯。

工兵中队在杨树屯。

其他不变。但是，如前所述，此日，西少将须以第二联队和炮兵一个大队占领破桥子及另外两个村庄，并且在这里宿营，与敌军阵地对峙。

4.第一旅团的进攻

二月二十四日午前三时三十分，各部队在夜暗中一齐登上进军的征程。乃木旅团率领步兵第十五联队、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炮兵一个大队、工兵一个中队从三家子出发，向孙家岗子前进。隐岐大佐率步兵第一联队第一、第二大队和骑兵小队从大石桥出发，向聂家堡子前进。寒风飒飒吹拂着树梢，地面上的积雪被寒风卷起，无论是道路、山峰、原野、田地，四面一片茫茫，一望恰似白色的海洋。到了大石桥以西的迷真山（地名也叫人担心）、娘娘庙，不知是雾还是云覆盖在白雪上，咫尺难辨，仅仅依靠昨日确定的树林

和岩石作目标前进。这时,远处和近处都有了鸡叫声,东方的天空开始发白。再有几步就到了我们的前进目标聂家堡子了。第二大队第六中队的今井中尉率领八、九名士兵,端着刺刀冲进村去。这时敌军已经向老爷庙方向退去,没有留下一个敌兵。于是,第一联队在未伤一兵的情况下占领了这个村庄。不久,天已大亮,透过薄雾望去,大平山在左方大约两千米的地方,小平山在右方大约一千五百米的地方。现在，大平山和小平山都是敌军的阵地。我们屏住气息向山上瞭望。敌军会不会向我们开炮呢？果然在大平山山顶上出现了两三次枪响。乃木旅团长率领的第十五联队从太子窝(在大平山的东南麓)左右两个方向发动进攻。山上的敌军看见这种情形，打了几枪以后就慌忙卷起旗帜向西撤退。小平山上的敌军也同时失去了踪影。于是，我军又在未损一兵的情况下占领了这两座山。然后，乃木旅团长命令松本炮兵大队的十二门火炮在山上山下两个位置占领阵地,向东七里沟的敌军阵地射击。同时，隐岐联队也来到小平山的西麓，面向老爷庙之敌军，占领牵制阵地,以第一、第二两个大队总共一千五百人排成一字横队，在一望千里的原野上，静静地如同在千寻白垩上画了一条线一样。

这时,骑兵独立大队队长秋山率领骑兵大队,自第一联队之右侧、老爷庙以东前进,袭击这个方向上的敌军。多次挑战以后，大队副官稻垣率领数十名骑兵，一下子冲进老爷庙村内。大约三百名敌军骑兵突然从老爷庙以南齐头袭来，从马上发射出雨点般的枪弹。我军虽然勇猛,但以寡击众总不是上策,于是策马撤退。这时，军曹宫泽军三郎、一等卒冈本庆三郎等二人手脚受重伤;稻垣副官的爱马也被打死。稻垣徒步殿后战斗，勉强脱离了险境。

5.西七里沟激战

松本炮兵大佐击退了东七里沟的敌军，然后又炮击西七里沟

的敌垒，距离约一千六百米。我军利用田地里的地物布置炮兵阵地，不断发炮。但是，敌军固守不动，努力以猛烈的枪击应战。因此，这时我军伤亡甚多。其中，炮兵大队副官西山的胸部被敌军炮弹击中，第十五联队副官岩根大尉在大平山上被敌军炮弹击穿了腋下，二人都在雪中殒命，使人痛惜不已。此时，山地师团长率领伊濑地参谋长和木村第三联队长视察在大平山以南占领阵地的我军部队的进退，见我军已经丧失两名副官，并且敌军正在继续给我军带来损失，于是命令乃木少将迅速占领西七里沟敌垒。少将命令河野第十五联队长进攻右侧的敌垒正面和左翼，乃木少将亲自率领作为预备队的第一联队第三大队进攻敌军右翼，彼此呼应，猛烈射击。但是，敌军仍然不仅没有后退一步的迹象，反而极端猖獗。敢猛慓悍的斋藤少佐（第十五联队第一大队长）又挥起那把大刀，率先前进，逼近敌垒，砍杀着敌人，脚踏着敌人，白刃相战。接着，粟屋第二大队长、殿井第三大队长也率领部下士兵逼近敌军，发射出雨点般的步枪子弹，连连发动冲锋。这时已经是午后四时。第十五联队的一支部队已经把子弹全打光了，因为得不到补充，所以不得不只依托地物躲避敌弹。乃木旅团长见到这种情况，策马于炮烟之间，对第一联队之今村第三大队长说，第十五联队倾注全力进攻敌垒，仍不能拔取，战斗极为困难，你们要立即抽出队伍支援。于是，今村少佐命令川上第十中队长、广中第十二中队长各带领一个中队从西七里沟的正面和背后进攻。这时，战斗更加激烈，敌我伤亡甚多，雪地里死尸累累，无法计算。广中大尉和川上大尉对于步枪的射击感到厌烦了，一声呐喊，率领士兵一齐冲锋，冲进了敌军堡垒。在他们的带动下，第十五联队的各部队从四面八方冲进敌军堡垒，终于占领了它，并发出了欢呼声。午后五时三十分，敌军终于支持不住，乱七八糟地向白庙子、姜家房方向撤退。

（西七里沟之敌垒，以原来的坚固土墙作胸墙；在土墙上到处挖有枪眼，以供狙击之用。另外，为了防御我军的榴霰弹，以高粱杆搭成天棚，在高粱杆上铺些土块，并排上瓦砾。在左面、右面和正面，以大小树枝设置鹿砦。它作为单纯的野战筑城来说，在防御上是没有任何缺点的。见此情形，就更深知河野第十五联队苦战之困难。）

与此同时，在右侧老爷庙的前面执行牵制任务的隐岐大佐的部队，因遭到敌军的猛烈炮击而处境非常危险。但将士们皆泰然自若，善于进退，努力拦击自老爷庙、姜家房向西七里沟转移的优势敌军，抑制了敌军的运动。

6．当天晚上的困难

二十四日的战斗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当部队从阵地上撤下来的时侯，已经是午后七时了。点点星光照在雪地上。且不说宿营地村庄本身的情况，只从距离来说，从阵地到宿营地，近的有一里，远的有二、三里，而且没有可以行走的道路。有的在雪深没胫的偏僻小道上，多次迷失方向，走了几个圈，又走回原来的地方。加之饥饿与疲劳，最后连从雪里拔出脚来的力气也没有了，有人甚至就地倒在雪里了。夜间十一时以后才终于到达北大平山下的宿营地。宿营地住房肮脏，房间狭小，连一滴水也没有。我们把庭院里的积雪取来，放在锅里熬，这样才能得到一点开水。每人拿出一袋“道明寺”① 放到开水里煮一煮，以解当日之饥。在破屋之一角，在破窗之下，在干草上睡了半夜，这种艰难仅次于作战。寒天征战之劳苦，是远远不是以纸笔所能写出来的。最令人担忧的是士兵的冻伤。平时患冻伤的就很多，今日从午前二时到午后十一时又在雪地里作战，约二十个小时，所以冻伤者特别多，仅第一联队就

① 日本人把大米煮熟凉干以供旅途食用的一种食品。——译者。

有三百九十余名(其中需要住院治疗的有五十余名)。据说第十五联队冻伤更多。全军冻伤患者多达数千人。

7．第二旅团的进攻

此日拂晓，西旅团长率领步兵第二联队、骑兵一个小队、炮兵一个大队，从破桥子宿营地出发，先击退大平山南端的敌军，然后转战土城子，进入左前方之二道沟，与二道河附近的敌军对峙，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这是松永大佐担任第二联队长以后打的第一仗，所以其进攻更值得一看。

此日战斗方酣时，山地师团长派第三联队(预备队)之第三大队长大久保进攻西七里沟的左翼。山地师团长率领参谋长伊濑地及其他参谋、副官等下大平山，进入某村空屋，观察战况。不料轰隆一声，上面的屋顶突然掉了下来。师团长正好在间隙里，只夹住了身体，没有受伤。志波副官全身被埋住，两条腿受伤。龟冈少佐的头后部受伤；其他还有二、三人受撞击伤。不幸中的大幸是没有发生大事故。这个屋顶是敌人预先设置的呢，还是因为积雪而自然塌落的呢？其原因尚不得而知。凡正我军军官进入屋内，刚一坐门槛，屋顶就掉下来了。情况非常可疑，或许是敌人设下的圈套。

8．敌将是谁

此日出没于清军之间、指挥清军进退的将领：右翼队(二道河子方向)是宋庆；中央队(西七里沟一带)是马三元；左翼队(老爷庙和姜家房一带)是徐邦道(？)。敌军总兵力是一万二千人，火炮约十门。使用步枪中有德国造新式鲁贝尔枪，无烟火药，声音甚微。据说我军在这种情况下进攻、射击，都是极为不利的。

9．敌我伤亡

我军第一旅团官兵伤亡二百一十余名，其中第十五联队二百名(死亡二十八人)，第一联队十三名(死亡三人)。敌军死亡一百

二十余人（仅指在战场上发现的敌军尸体）。不知敌军负伤人数，但由死亡人数推算，估计有八、九百乃至千人负伤。

（译自第二十二编）

附录 关于大平山激战的补充报道

下面刊载的是步兵第一联队步兵中尉小田切政纯自宿营地太子窝（盖平以北）寄给他的一位亲戚的日记。乃木旅团在大平山激战之情景，历然露于文字之间，特转录于下：

（前略）

自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天气非常暖和，积雪迅速融化了，到处是流水，稍低洼的地方就会积水成一片湖泊。十四日，自午后四时半降雨，六时半转雪，突然转成北风，立即冷起来了，变成了另一种气候。北风彻夜猛烈地吹打着枯木秃山，北风的呼啸彻夜不断。此日午后一时，各宗门的僧侣于盖平城北战死者墓地读经，做佛事。各部队派去了参拜者，仪式非常盛大。

二月十五日晨，积雪约三寸，晨光映在新下的积雪上，北风中飘着雪花，风景特别雄壮，又很凄凉。诗人们也许认为这是好风景，但是我们却因为寒冷，一点也不想到外面去。……

二月十六日，晴，无风，白天很暖和。二月十七日，自昨夜刮大东风，风声暴戾，今晨有些寒冷。午前九时开始降雪。……有电报曰：此日敌军五千人进攻海城，我军当即击退了敌军，我军一人负伤。入夜，雪停，风仍然在刮。

二月十八日拂晓风停，天晴，无风，微寒。本中队到小潮沟，接替前哨中队。天气虽不算很冷（也可能因为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寒冷气候而没有感觉到寒冷）。但是，因为哈气，胡须、眉毛、眼睫毛和大衣上都有冰霜。人们须时时擦去眼睫毛上的哈气水，不然就

会把眼睫毛冻结在一块了。第二联队昨日到盖平。傍晚起风。

二月十九日，阴，有风。自午前十时天晴。午后二时听到大平山以北有枪声。午后二时以后，向第二联队第四中队交班，五时回到马虎嘴。第二联队第一大队来到马虎嘴。宿营房屋更加拥挤，二间见方的房间要住二十人，站都站不下，但是又不能到屋外面去，因而非常困难。据第二联队的军官说：第二联队第一大队是作为师团的先遣队十日从金州出发的。据报，眼前敌人不断增加，第一旅团处于困难境地，所以第二联队第一大队几乎是昼夜兼行。天气严寒，沿途农家荒废，没有门窗，没有劈柴，第二联队第一大队背着沉重的背包，一天要走近十里路，有时行军到晚上十时以后，午前一时才能进入住宿的房舍。此日，第三师团通报曰：十七日午前，约一千名敌军袭击析木城，已经被我军击退。又曰：十七日午前八时袭击海城的敌军千余人被我军诱至我军前哨线前面约四、五百米处，然后被我军击退，我军负伤一人，敌军伤亡三十人。此日有五百余名补充兵编入第一联队，其中二十九名编入我们中队，十名编入我们小队。此日从傍晚起大风。

二月二十日，无风。午前六时半集合，我们大队向博落铺转移。途中在破台子大休息。在破台子驻有第一师团司令部和第十五联队的一个大队。破台子居民二百余户，其中有三家姓李的财主。最大的财主家的宅院周围有高四间的砖墙，宅院有一町见方以上，非常宽大。东北和东南山上有烽火台。我们大队于午后一时二十分到博洛铺。在这里有居民五、六十户，有郭、李两家财主。大队本部住在郭家。郭家有当铺，宅院砖墙的上面宽四、五间，人可在砖墙的上面通行，墙上有枪眼。有看守小屋，日夜有护院人在上面守护，宛然就是一座城廓。入口成拱形，有铁门。院内有许多房子，自成一个村落。李家也与之不相上下，院子周围有砖墙，入

口成拱形，有铁门，门口有一块金字匾额，上写“一乡之望”四字。院内有数栋房屋，正房以更高的石墙建成，在建筑上有许多雕刻。有五光十色的房门，门的上方有匾额。门内又有三个房间，皆有五颜六色的雕刻，好似日本的寺院。室内也很漂亮。我们的中队本部住于李家。自登陆以来，我是第一次住在这么漂亮的房间里。主人不在家，逃避战乱去了。家里只有三名佣人。午后天气变冷。这一带人民皆心服于我军。日间来了数名卖豆腐、砂糖、包子的商贩，都是贪得无厌、蛮横无理的家伙，小拇指大的黑糖要五钱，包子每个要一钱五厘。今日收到桂中将于十九日午后九时半发出的电报：辽阳大道上的敌军向北撤退，其中一部分停留于西烟台、干线堡，人数约三千。另外，据当地人说，数日来在前柳河子的敌军，昨日向东北方向鞍山站撤去。又曰：上花园①没有敌军，敌军在小花园、大富屯。在牛庄大道以东之三台子、四台子附近似有老湘营部队约两千人，海城以西的敌军似在西柳公屯、盖家屯和缸瓦寨，其主力似在龙口屯、小瓦屯。

二月二十一日，晴，微风，天气寒冷。午前十时多，闻大平山附近有枪声，紧急集合，实行戒备。不断有侦察报告送来，报告曰：敌军进攻大平山，我军前哨后撤。据说敌军约五、六千人，又说敌军近一万人。敌军占领大平山，树立红旗，一部分敌军南进至破桥子。午后二时四十分又有报告：敌军似已退至大平山以北。我们大队舍营。此夜又有报告：据侦察骑兵报告，本日前进至大平山东南方的敌军已经撤退，一部分（约一千人）在南大平山村。在北大平山附近似也有敌军。又曰：据在前岗子以东山顶上进行观察的骑兵报告，大部分敌军已经向老爷庙方向撤退。此夜，我们中队命令第三小队去西房子实行戒备。第三小队于晚上十时多出发。大雪埋没

① 译音。——译者。

了道路，我们踏雪前进。

二月二十二日，阴。午前八时五十分又听到枪声，但不久枪声又停止了。午前十一时二十分又听到大平山方向有枪声。这时，天空越阴越浓，雪花纷纷，本来就满地白雪皑皑，现在又下雪了，到处是一片银色的世界。后来又有报告曰：敌军在大平山及其以北；在老爷庙也有敌军。入夜，继续降雪。

二月二十三日晨，依然降雪。然而雪都是细粉，这与日本降雪不同，因此积雪不多。午前十时半，上级命令我们小队的第三分队去西面山上执行定位侦察任务，监视大平山方向，并承担通信任务。在我们大队的前面有其他部队宿营。今日比较寒冷。第一师团的主力将于午后一时以前到达破台子。破台子村的南端有三清庙和关东庙。庙不大，但甚美，有道士。我们与道士交谈。道士并不把头发梳成辫子，而是像我国的判官那样把头发盘在头上。午后一时，大队接到紧急出发的命令。大队二时集合，冒雪行军，转移到相距一里半之常喜屯。此日午后降雪，后来雪停，但看不见路，也没有目标，雪深没膝，大队终于迷了路。走了一里多弯路，六时半才到达常喜屯，在常喜屯宿营。午后非常寒冷。此夜接到下述命令(大意)：明日第一旅团有进攻大平山附近敌军的任务，步兵第一联队第一、第二大队作为右路纵队对右翼实行戒备，第二旅团随第一旅团之后前进。

我们大队于当夜午前三时半集合(二时起床)。在雪夜里，看不见道路，只按照一定的方向行进。因为到处是平地，都被大雪覆盖着，道路和耕地没有区别。寒风像针一样刺人，天地寂寂，只在远处和近处断断续续地听到饿犬的吠声。

二月二十四日，我们终于到了孙家岗子，与旅团会合在一起了。我们放下背包，携带大约一百一十发子弹和一天的口粮，进攻

大平山之敌军。时值午前六时四十分。(驻在更远的地方的部队于午前一时从宿营地出发,这样就是昨天几乎整夜没有睡觉,一直在雪中行进。)旅团主力集合出发时,天大亮了,人马络绎,成长长的纵队行进。七时,先遣部队已经逼近了大平山,炮兵也开始炮击了。自本大队所在的位置至大平山,直线距离尚有一里余。敌军的红旗历历可见,非常壮观。午前八时五十分,本大队到达大平山东麓。此时,第十五联队已经击退了大平山的敌军,占领了大平山。第十五联队副官战死,其他士兵也有伤亡,见二、三抬着伤亡人员的担架走来。现在敌军据守大平山以北的东七里沟。我军炮兵不断炮击。我们联队前进至大平山以北各个位置待机。附近的地形像海面和席面一样平,地上有白雪覆盖,家屋不多,分散在各处。从村落之间望去,三、四里以内凡是能看到的地方,地面上几乎没有一草一木,步兵前进十分困难。而且,在这一带,越往北,雪越深,最浅的地方,雪深四、五寸,一般雪深七、八寸,甚至没膝,而达到腰部。炮战数小时,午后三时以前,硝烟濛濛,炮声隆隆不断。见敌军顽固抵抗,我军炮兵遭受了非常大的损失。炮兵大队副官西山炮兵中尉和某小队长一死一伤。有时敌军一发炮弹就使我军十余人伤亡。

午后三时以后,随着太阳偏西,天气也越来越冷了。上级突然下达命令:步兵开始进攻,第十五联队作为第一线,我第一联队第三大队作为预备队随第十五联队之后前进。我军炮兵二十四门大炮实行猛烈炮击。敌军不断地炮击。我们大队进入东七里沟时,第十五联队已经开始与敌军枪战,激烈交火。西七里沟敌军阵地前方两千米(甚至一里余),没有一个隐蔽物。在东七里沟以北约一里余的地方出现了敌军纵队。我们第一联队第一、第二大队对敌军纵队实行牵制,并稍向后撤。这两支部队对峙,并不开火。据说

在这个方向上出现的敌军是两个纵队，兵力约五千人。四时，西七里沟方向的激战非常猛烈，双方未决胜负。第十五联队已经把子弹打光了，又因一直在雪中行军而疲劳，几乎处于无法应付敌人的状态。忽然有一位戴红帽的将军骑马踏雪来第三大队曰：前面的敌军顽固不退，第三大队应支援第十五联队的进攻。自东七里沟至西七里沟两千余米，没有一个地物。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向北前进，进攻敌军马队；第九中队在其右侧，进攻敌军炮兵及出现于北方的敌军；第十、第十二中队向七里沟前进。我们大队踏着积雪，冒着敌弹，已经前进到距离敌军七百米的地方。敌军炮火猛烈。第十二中队之第一、第三小队在右方前进，有若干家屋可用于隐蔽，但是我所在的第三小队[①] 的正面没有一个地物，只有妨碍前进的积雪。敌军利用家屋构筑临时筑城，坚固防守。在其左方三、四百米又没有我军部队，敌军的火力几乎全集中于我们的小队了，其猛烈程度超过了盖平战斗。我们小队已经有二、三名士兵战死。但是，现在不是犹豫的时侯。大家说，日本男儿只有一死了。我们下定了决心：任何猛烈的炮火也不足为惧。在向敌军冲锋前进中，一颗敌弹飞来，打穿了我的帽顶。又一颗敌弹打中了我的一只手。在距离敌军大约四百米的地方，有一条高三、四寸的田埂。这真是千金难买的啊！于是，我们据于田埂之后，伏于雪中，进行齐射。午后四时四十分，敌弹飞来，击中了我的左方的三名士兵。接着又击中了我右方的一个人。此时，在右方的第十中队和第十二中队之第一、第三小队已经逼近了敌军左翼，进行急射。第十五联队已经把子弹打光了，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第十、第十二中队的支援打击了敌军的士气。四时四十五分敌军开始撤退。我军追击，击毙敌军数十人，又以步枪追射。于午后五时完全停止了

① 原文如此，疑为第二小队。——译者。

射击。敌军据守的大宅院周围有壕沟，有雪堡，墙壁上有枪眼，结构非常坚固。啊，这就是敌军据以顽强防御的地方！因为战线很宽，卫生队到来时，已经将近日落。伤亡人员仍然在雪中呻吟痛苦。我军制作门板，命令战斗士兵把伤亡人员抬到东七里沟。我军部队今晨三时半出发，整日工作、战斗，只吃了一点干饭，全身累得像一堆棉花一样，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战斗结束以后又要进行这样的劳动，午后九时半才回到宿营地。宿营地的房屋里也很冷，只不过使人不在雪地里而已。中国式的窗户没有排烟口，一点火，屋里就充满了烟，满脸都成了黑的，眼睛也疼痛难忍。终日劳累，狼吞虎咽地吃下一盒干饭，然后鼾声如雷，人事不知。担任卫兵的人还要彻夜站岗。

此日在雪里作战，我们小队冻伤患者有七、八名。我们中队至少有二十名冻伤。此日，我们大队伤亡十人，其中属于我们中队的九人，属于我们小队的八人。此日，我们小队战斗最艰苦。第十五联队伤亡人数不详，大概有一百人左右。炮兵联队自午前七时至午后四时半连续射击，伤亡人数不详，想必很多。军马有十余头死亡。今日炮兵发射炮弹估计多达数千发，这是征清以来最大的炮战，因而也可能是伤亡最多的一次。敌军伤亡不详，本人看到的尸体就有一百具以上。第二旅团之第三联队是预备队，大部分没有参加战斗。西七里沟的敌军兵力不详，估计接近一万人。

关于本师团今后将如何运动，事属机密，我等是不会知道的。有人说，在第一军攻占辽阳、牛庄以前，本师团将牵制营口之敌军，停留于营口附近。果然要在这里停留一个月吗？在第一军攻占辽阳、牛庄以后，我们师团是否要与第一军一起进攻营口，这是还没有决定的问题。现在敌人又在营口、田庄台一带增加援兵，在这里似有三、四万敌军。清军正在加强军纪，清军将领正处在连败之后

革职赎罪的境地，他们被逼无奈，似也会有勇气的。现在我军除有地形方面的困难以外，还苦于气候的严寒。再过一个月，积雪融化，气候转暖，也许那时一举歼灭中国军队是不难的。在这次战斗中，敌军使用了最新式的连发枪、无烟火药。枪是刚从德国买来的，实际上今天是第一次使用。清军每次战败都要丢失枪炮，于是不得不从国外购进最新武器。

我所在的小队，有二人负伤后死亡，六人负伤，有二人的枪支损坏，有二人的子弹盒被击坏，还有二人的大衣或军帽被子弹打穿。

下面刊载的是西旅团的翻译官井上俊三寄给家父的信。信中记述了二月二十四日西旅团支援乃木旅团进攻大平山的情况，通过这篇报道，可以了解到西旅团的战斗情况。特转录于下：

（前略）

二月十日午前八时五十分从金州出发。此日天气晴朗，寒风料峭，吹在身上也不觉得那么冷了。途中经过我军攻打金州城的战场，行程六里，到五十里堡舍营。

十一日午前八时三十分从五十里堡出发，过普兰店，到张家店舍营。此日行程六里。十二日仍然于午前八时三十分出发。（昨夜当地人乘我军士兵熟睡，偷去枪三支。刺刀两把。后来找到了刺刀，但是一支枪也没有找回来。捉到可疑的当地人两名，我送他们到普店兵站部。）午后三时到傅家屯舍营。此日行程五里余。十三日，阴，午前八时自宿营地出发，午后四时到达复州城，舍营于南门外。此日，复州兵站部接到盖平电报，要部队于今后三日内到达盖平，因此命令部队自明日起实行急行军。十四日七时从宿营地出发（因为是急行军，所以士兵都不背背包，背包由牛车运送，部队轻装进发），午后五时到孙家屯舍营。此日自傍晚下雨〔雪〕。十五日

午前四时三十分起床，到屋外一看，满地雪白，成了一片银色的海洋。这时虽然在云间露出了一点阳光，但雪花仍然随风飘舞。整装以后，七时从宿营地出发。在路上，狂风卷着积雪，非常猛烈，甚至不能停下脚步正视前方。不仅如此，道路被积雪覆盖，常使行军踌躇不前，只能以电线为目标，踏着没胫的深雪前进。寒风凛冽，不仅胡须上结了冰，眼睫毛也冻住了，眼睛上常垂着冰珠。但是，因为有急行军的命令，所以只好克服困难行进。午后七时终于到了熊岳城。此日因为冒如此风雪行军，所以在到熊岳城以前大约二里的地方就开始有士兵不堪饥饿而倒在雪地里了。不少人因为饥饿与疲劳而留在附近的村庄里，没有到达宿营目的地。此日行程将近九里。

十六日午前八时从熊岳城出发。昨日接到盖平电报：敌军行进速度减慢，可暂不做急行军。午后二时到鸣呵岭村舍营。此日行程五里。十七日午前八时从鸣呵岭出发。前进二里许，开始降雪。午前十时三十分到盖平城。部队接到开赴盖平城以北东海山寨的命令，于是午饭后从盖平出发，行军一里余，到东海山寨舍营。东海山寨是营口至盖平大道上的小村庄，舍营于东海山寨的目的是防备敌军沿大道袭来。部队在东海山寨停留三日。二十日午前八时从东海山寨出发，前进三里，午前十一时到飞云寨舍营。此日听到东北方向有炮声。因为在这里已经靠近敌军，所以我军的部队配置和戒备都很严密。（第十五联队和第一联队曾在飞云寨舍营，此日这两个联队刚从这里出发。）二十一日停留于飞云寨。午后三时有战斗准备号声，立即实行轻装。（此前，第一旅团和前哨第一大队曾通报敌军前进。）第二旅团长来到这里。第二联队长亲自率领第二大队前进一里余，到后蚂虎嘴第一大队本部位置停止，了解敌军动静。这时听到在遥远的北方有炮声。后来接到报

告：敌军没有发动进攻。傍晚返回飞云寨。入夜以后，不断有各地的传令兵来到这里。二十二日午前六时出发，到后蚂虎嘴西北半里许之黄粮堆停留。至午后二时仍没有敌军攻来，于是到后蚂虎嘴舍营。此日降雪。

二十三日，降雪仍然没有停止。八时进发，到黄粮堆。停留片刻以后，第二旅团长来到这里。午后二时前进约一里，到腾皮蛇子舍营。入夜接到命令：明日进攻大平山敌军。

这天晚上，有人着当地人服装来第二联队本部问第二联队副官住处。我立即问："你是什么人？"这人说是第一师团炮兵联队一等卒辻孝吉。联队长和副官见之问其来意。这人说，此前在盖平犯罪，被宪兵逮捕，关押中逃跑，跳出盖平城墙，到曾经舍营过的住户，脱炮兵军装，换当地人服装，只身进入敌区，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为敌军挑炭，探来敌情。联队立即把这人送往第二旅团司令部。后来，第一师团长山地阁下赦免其罪，给以奖赏，使之归属后方部队。

二十四日午前三时起床整装，四时三十分整队，从腾皮蛇子出发。第二联队长率第二大队前进。拂晓前的天空没有一点云彩，明亮的星光照在雪原上，没有一点风。队伍整齐地踏雪行进约一里，五时四十分到昌邑屯。前哨中队和第一大队早已经在这里了。后来，第二旅团长西少将也来到昌邑屯。自昌邑屯仰望大平山，见整个大平山都被白雪覆盖着，看不到一点泥土。因为天还没有亮，山顶敌军点燃的篝火寥寥未灭。不久，在我军右后方一声炮响以后，第二联队长发出了前进的口令。六个中队从昌邑屯出发，踏着南大平山左面的雪原前进。到达距离大平山下约一千二、三百米的地方的时候，一部分敌军已经下了南大平山，据守于土城子和大平村，开始射击。我军应战，快速前进。在前进到距离这些村庄大约

七、八百米的地方，我军把部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第一大队长井少佐指挥，与南大平山之敌军交战；第二大队的三个中队由第二联队长指挥，快速前进，前进到距离敌军大约五、六百米的地方，发出追击的号令，全体一齐冲锋前进，终于赶跑了敌军，占领了山上山下的村落。冲锋的时侯，曾经攀登金州城墙的联队军旗手吉田少尉又威武地举着联队军旗站在阵头，在联队长的冲锋号令下，向敌军快速前进，他的身影实在是很突出的。占领大平山以后，第二联队长在阵头饮酒，三呼军旗万岁。至此，大平山全被我军占领。

在这次战斗中，伤亡四十八名。其中，军官两名负伤；军士两名负伤，一名死亡。战死的军士是第二大队第八中队之长柄为吉，是一等军曹，受枪伤后，三呼天皇陛下万岁，气绝而亡。战死兵士七名。不少负伤士兵在被枪弹击伤后仍泰然自若。在进攻中，有许多人尽管身旁的士兵被敌人击毙，仍然继续朝着敌人的阵地前进。对于日本兵士的勇敢，我只有叹服。联队长根本不把敌人的枪弹放在眼里，骑马立于散兵线的前面，指挥士兵作战，其情景实在是纸笔所不能形容的。战斗结束以后，部队进入大平山周围的村庄，煮敌人遗弃的青豆吃。刚刚吃了一点午饭，前面又出现了敌军步骑兵。我军炮兵从刚刚占领的大平山上炮击敌军，敌军立即退去了。午后三时，第一旅团赶跑了敌军，占领了西七里沟。这次战斗之激烈，不亚于午前。第十五联队伤亡二百七十三名。

此日敌军不少人使用连发枪。从我军缴获之连发枪来看，它的结构是非常灵巧的。五发枪弹是一排，一排五发子弹可全部装入弹仓。晚上，到距离前线约一里之后方三家子舍营。

据说敌军的指挥官是宋庆。乃木少将的乘骑被敌弹打死。今后，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对营口发动进攻。

第一军之第三师团将在近期内对牛庄、田庄台方向之敌军发动进攻。我第二旅团之第三联队为支援第三师团，二十六日与炮兵一起出发。

此日战斗结束时，第一师团的每个中队平均有五十名冻伤。在联队本部,除军官外，没有冻伤的只有二、三名。

二十七日午后,听到海城方向有炮声。有报曰:敌军约一千二百人、炮四门向老爷庙方向前进。

（译自第二十三编）

（二十）宽甸之战

二月二十五日午前七时三十分,我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二中队,为侦察敌情,自香炉沟岭向宽甸县进发,行七里余，当夜宿营于三道沟(距宽甸约七里)。

二十六日午前七时三十分自三道沟出发。午后四时零二分于宽甸县西南约一千五百米处闻宽甸县的西面有枪声。于是，中津特务曹长率领两个分队沿宽甸县西南高地向西门前进,搜索敌情。此时，前卫骑兵(秋山特务曹长及骑兵四名)发现宽甸县城内有敌军，并报告之。

四时二十分，前卫骑兵受到敌军射击。四时二十五分，沓谷(荣辅)中尉率领两个分队自南门向城内冲击。城内敌军向西北撤退。于是,我军令一个分队守西门,另一个分队在城内搜索。中队继续前进，木全(万次郎)中尉以两个分队占领西门。

此前，四时三十分，闻后方有激烈枪声。中队派出一个分队进行侦察。原来是我军的行李遭到优势敌军袭击,岸给养军曹指挥六名士兵拦阻敌人,后与侦察分队会合，一起拦阻敌人，然后进人南门。

此时，沓谷中尉以一个小队占领了南门。四时四十五分，中津特务曹长带领两个分队返回，报告：宽甸县以西约一千二百米处有敌军约三百名。

五时二十五分，袭击行李的敌军渐次前进，散开于宽甸县以南约八百米之村落，其兵力约二百名。在其右方高地又发现敌军两个纵队，约四百人，散开于高地上。由此看来，敌军似已知我军兵少，其主力向西南发动攻击，欲包围我军。

于此，中队决定突破敌军右翼，向南面的馨岭（记者说，这是通长甸的大道）撤退。派往东西两门及其方向的部队、侦察兵皆集合于南门。敌军主力正面宽一千五百米，逐渐向南门逼来。

沓谷中尉任敌军前进，不发一弹。敌军缓慢射击而来。敌军来到相距约四百米处，沓谷中尉小队开始猛烈射击。敌军因我军的射击而踌躇不前，其中一部退至后方森林。

我军开始射击的同时，木全中尉小队自南门内冲出，散开于南门外田地里，进行猛烈射击，以掩护其他部队向南门外冲击。此时，敌军全线对我军实行最快速、最猛烈的射击。继之，田阪少尉小队冲出南门，并靠近木全中尉小队散开。沓谷中尉小队也冲出散开。尔后，各小队交替实行侧敌运动，向宽甸以南约一千二百米处之独立家屋撤退。积雪深约二尺，运动非常困难。

各小队集合于独立家屋附近，努力使敌军右翼收缩。敌军全线向独立家屋追来，其右翼距我军五百米，其左翼距我军三百米，猛烈射击。后来，潜伏于独立家屋以东高地下面的敌军也开始向我军射击。因我军还击，敌军退缩，我军得以向馨岭撤退。

此时，日已尽没，午后七时三十分，我军停留于宽甸以南约一里处，收容掉队人员，食所带之口粮，再次出发，午后九时三十分到馨岭。

在这里与在长甸县的第十中队于本日派出的一个小队会合，休息约三个小时，收容掉队人员。敌军追击不急。我军于二十七日午后一时到长甸城，宿于该地。二十八日午后六时回到香炉沟岭。在这次战斗中，敌军兵力不下一千人，因积雪很深，寒气甚烈，冻伤致死者不少。我军伤亡三十二人，敌军伤亡人数不详。

二十六日午后四时半，中队正要进入宽甸县时，遇优势敌军，经激战，将敌军击退。敌军益增，其人数不下一千。敌军见众寡悬殊，以为我军抵挡不住，欲四面合击，断绝我军退路。于是，激战变为苦战。我军终于突破敌军之一翼，向东面的馨岭退去。此日的战斗，自午后四时开始，至七时结束，我军伤亡如前所述，共三十二名（包括少尉一名，军曹六名，翻译官一名，士兵二十四名）。

敌军不知我中队的任务是侦察，逐渐南进，分兵三路进逼香炉沟岭。三月九日，西岛联队长率领所属之第二、第三大队之六个中队及山炮三门，于九日和十日认真刺探敌情，十一日午前八时会战于香炉沟岭。我军先破中央之敌，然后击败敌军右翼。入夜，左翼杨木沟方向的敌军逃离战线，向宽甸方向遁去。在这次战斗中，敌军留下了一百余具尸体，其伤员为此之数倍。我军只有宫地少尉等轻伤员五名。

下面刊载的是某从军者另报之宽甸战况：

二月二十六日，为进行侦察，我军自九连城派出一个中队。中队正要进入宽甸城时，不意遭到五百名清兵与三百名会兵夹击，向长甸城撤退。敌军伤亡五十余名，我军伤亡十四名。敌军欲收复九连城，由林营官领兵一千五、六百名于红铜沟分成两路，自香炉沟岭和长岭进逼我军；周营官作为伏兵，领兵一千名，企图突然出于我军左侧。于是，我军不得不用牛刀。三月十一日拂晓，以西岛（助义）大佐为支队长，破敌军主力于香炉沟岭，并使敌军左翼败走

长岭。进攻我军左侧的伏兵，亦被事先布置于此的我军一支部队拦截，当夜据守于土门岭，天明前全部逃往宽甸。在这次战斗中，宫地少尉等五人负伤，没有一人死亡。敌军留下了一名哨官及大约七十名士兵的尸体逃走。这里的敌军与摩天岭、赛马集的敌军相比，尤缺乏训练，不守纪律。摩天岭、赛马集的敌军亦时时派出侦察队到雪里店附近，对我军实行戒备。尤为使民心动摇的是传闻敌军将从三个方向合击凤凰城。因此，居民人心惶惶。即使这是敌军制造的谣言，亦不可不十分警惕。疏忽乃兵家之大敌，怠慢大敌乃兵家之耻辱。（下略）

（二十一）牛庄占领记

我日本征清第一军于三月四日通过自平壤战斗以来的最激烈的战斗占领了牛庄。这次战斗是第五师团与第三师团的协同作战。下面刊载的是东京《日日新闻》战地特派记者黑田甲子郎的手记，记录了第五师团的作战情况。文字细腻曲折，其作战情景在纸上跃跃如生，特转录于下：

我在凤凰城已经呆够了。正在这时，位于九连城的第五师团司令部突然于二月十七日移至凤凰城。在汤山城的奥山大队（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大队）也相继北进。据说，第二军之第一师团将于二月二十一日以前全部集中于盖平；第一军之第三师团也将于近期开始运动。从第五师团的运动来看，在满洲登陆的我国军队将于二月下旬大举前进。但是，我军到底是进攻营口还是进攻辽阳，我当时还无从推测。二月十八日晨又听说，在九连城的仙波大队（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于今晨起程，昼夜兼行，向凤凰城前进。我听到上述消息以后，心中窃喜。然而在凤凰城的许多人却与我相反，对此喟然长叹。喟叹者多数是步兵第十二联队的军官。

由此看来，步兵第十二联队将作为守备队留在凤凰城了。我已经拿定主意随部队行动。我先访问了骑兵大队长木村少佐，表示愿随北进骑兵前进。少佐应允，并借给我一匹中国马。今天晚上庆祝冈见中佐调职。冈见中佐原为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三大队长，他是曾经在战斗中多次建功的勇将。这次因功晋升中佐，并荣迁兵站司令官。冈见中佐为告别第三大队，今晚邀请上自立见少将，下至第三大队特务曹长数十名军官，举行宴会，以表惜别之情。我也荣幸地参加了宴会，开怀畅饮。归途访问了仓辻少佐。因我将随部队行动，而与仓辻少佐暂时道别。当我回到第十旅团司令部的时候，已经是午后十二时多了。

早晨被敲门的声音惊醒，有一名骑兵来到枕旁告诉我：骑兵大队将于今日午前十一时半从凤凰城出发，你须做好随军行动的准备。我虽预先知道将要出发，但不知道是今天，因而多少有些吃惊。领取马匹，领取鞍具，准备行李，与各位军官匆匆忙忙告别，已经是十一时了。赶紧吃过午饭，跨马出凤凰城，又将近十二时了。立见少将骑马来到头台子附近，给步兵第二十二联队送行，热情地与各队队长告别。我也说了一些客气话。自新溪县以来，我跟随少将上战场，前后数次，历时六个月，现在一旦告别，岂能不感慨万千？当我在马上仍在回忆往事的时候，部队已经到了当天晚上的宿营地西四台子。时值二月十九日午后四时。这天晚上，有一个中国瞎子带一把类似三弦的弦琴和一只笛子来我军宿营地，弹弦、吹笛慰劳我们。我为此而舒服地睡了一觉。但到半夜，寒风凛冽，我数次从梦中惊醒。早晨骑马从西四台子出发，马在雪中行军，非常困难。出门数十步，毛发就全冻住了。前面的马踏雪前进，踏起积雪，扬到后面的马上，眼睛也睁不开。前面的马踩在冰上滑倒，后面的马也因之不敢前进。在茫茫的雪海里骑马行进，其辛酸难

用纸笔形容。午后五时,终于到了康家堡子。此日过沙子岗险崖,某骑兵说,山角处有猛虎脚印,附近可能有虎穴,我不由得毛骨悚然。

二月二十一日,离开康家堡子,在新关岭山坡上行进时,听到后面远处有步枪枪声。今晨曾经派出一个骑兵中队,由康家堡子以西的三岔路口向西四门子行进,在侧面掩护部队行军。大概是这个中队遇到了敌人,并且与敌人交火了。后来听说奥山少佐的半个大队现在在小黄沟附近,正向四门子前进。因为这是在侧面掩护主力行进的一场小战,没有调转马头视察现场的价值,于是我仍然继续向横道河子前进。今天早晨我因为匆忙而忘记了饮马,所以马总是在路旁啃雪,怎么打也不向前走,叫我难办极了。本来我曾经听说骡子顽强,不好驾驭,今天行军我才实际体会到这一点。我这才发现随骑兵行动是吃亏了。我既是马的主人,又是马夫,每天为照料马匹而疲于奔走,连写东西的时间也没有了。晚上我把骡子交还少佐,改为步行。二十二日晨,"天鸟不鸣天欲雪"。部队离开横道河子,我落在骑兵的后面,一个人在雪海中前进。行程三里,终于到了老爷庙。雪花纷纷,咫尺难辨。骑兵还要继续向大店子沟前进。我徒步行军,无论如何也不能随骑兵行动了。于是我决心随富冈中佐的部队行动。当晚我宿于老爷庙的一家服装店里。

凤凰城和岫岩的我军部队应于二十三日在黄花甸会合。此日,我和步兵第二十二联队本部一起从老爷庙出发,向黄花甸前进。昨天晚上继续下雪,使积雪又加厚了几寸。雪片借着北风向我脸上扑来,鼻子和嘴巴都要结冰了。傍晚到达黄花甸。这时,原来在岫岩的武田大佐率领的两个大队、四宫少佐率领的炮兵队也先后进入了黄花甸。至此,第五师团的战斗部队已经全部集中在

黄花甸附近了。其兵力如下：

第五师团司令部及其所属分队（司令官奥中将）

步兵第九旅团司令部（司令官大岛少将）

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本部（大队长仙波少佐）

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

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本部（联队长武田大佐）

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缺一个中队）

步兵第二十二联队本部（联队长富冈中佐）

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缺第三大队）

骑兵第五大队本部（大队长木村少佐）

骑兵第五大队（缺两个小队）

炮兵第五联队本部（联队长柴田中佐）

炮兵第五联队（缺第三大队）

工兵第五大队本部（大队长马场少佐）

工兵第五大队第一中队

各辎重队及卫生队、医院

我因随步兵第二十二联队行动，所以这天晚上宿于第二十二联队的宿营地大歪。

二月二十四日，师团以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两个大队和炮兵第一大队为前卫，午前九时从黄花甸出发。武田大佐为前卫司令官。即使师团以四路纵队行进，队伍也要长达一里左右。而今天是在山间小路行军，道路又全被积雪掩埋，以一路纵队行进也不容易。朝阳照射在积雪上，把眼耀得甚至不能抬头看前面的山头。积雪被风一吹，白尘自大地而起。其困难实在不能想象。登上高地向后望去，小路蜿蜒，队伍亦似长蛇。队伍蜿蜒数里，茫无尽头。不久，在前面响起了枪声。这是我军骑兵大队在龙头塞遇敌军伏

兵。据骑兵军官说，我军骑兵的先头向龙头塞前进时，敌军一枪也不放，当后尾部队刚刚进入村头的一刹那，敌军突然出现在背后的山顶上，猛烈射击，向我军进逼。我军的数头马被击毙，骑兵一时陷于敌军包围之中。然而勇敢的我军骑兵，一点也没有气馁，以徒步战斗还击。接着，我军前卫步兵出现在敌军侧面的高地上。敌军终于支持不住，向三家子撤退。我军前卫追击至三家子，晚上露营于三家子附近村庄，并对前方实行戒备。据说当时敌军兵力约四百名。我与师团一起宿于龙头塞。

二十五日，原在师团后尾的仙波大队担任前卫，牵制摩天岭方向上的敌军败兵。晚上我随富冈中佐宿营于九沟峪民舍。

二十六日的行军是第一军右翼支队第五师团最困难的行军。我军前卫部队过人面山西麓，正要攀登潘家堡子以北的山坡的时候，数百名敌军出现在山腰上，狙击我军。我军骑兵大队和前卫尖兵把敌军冲散，然后来到兴隆沟，在兴隆沟布置前哨。当日师团原计划以兴隆沟为宿营地，但因为今天在这里突然发生了战斗，所以不得不全部改变原来的宿营计划。而人面山附近只有数栋独立家屋，大部队不可能在人面山宿营。可能是出于这种原因，师团之大部分不得不过东大岭，在析木城大道上的柳子峪、黑峪等地寻求宿营地。师团在变更宿营计划的时候，太阳正要落山，暮云早已笼罩着东大岭，周围一片暗淡。忽明忽暗的星星照耀着前面的道路。越往西走，积雪越深，全无人迹，使人不能前进一步。天气越来越冷。两只脚冻得像冰块一样。终于走近了住家，狗围着人吠叫。师团之大部分在二更时分才到达宿营地。但是，辎重队在半夜以后还没有到达。据说，有的部队空着肚子熬过了这一夜。在多次迷路以后，于午后十时到达黑峪。

二月二十七日，我军前卫从兴隆沟出发，过吉洞峪，在吉洞峪

的前面布置前哨警戒线。师团主力自柳子峪，走小路，过白菜岭，在吉洞峪附近宿营。我于午前七时从黑峪出发，攀白菜岭之险。本来这里的路就不能走车马，只有樵夫才能攀跻。在羊肠小道入云处，有三个窑洞，这是清军临时构筑的哨兵小屋。自窑洞向山下望去，析木城大道皆在一掬之中。哨兵小屋的位置极为恰当。但是窑洞周围人粪如山，臭气烘烘，一看像个猪圈。下山至兴隆沟，有一支奇怪的枪横于路旁，清军把这种枪叫做抬枪，是金陵机器局制造的，口径约三厘米，长约一丈，用十几个铜箍箍住枪床和枪身，使之结合在一起，击发装置类似火绳筒，其粗糙程度类似乡村剧团使用的道具枪，重量达数十斤，两人抬着才能搬得动。枪弹是所谓长弹，弹长大约是口径的一倍。清军在多次战斗中丢失火炮、枪支，已经没有办法补充，百般无奈，最后抬出了这样的“新武器”。现在拿这种东西抵抗勇敢的日本军队，简直是螳臂挡车，实在可怜。敌兵的尸体只看到两具，而这种抬枪却扔得到处都是，多数枪把已经扭断了。以瓦罐取雪水煮茶，近似风流，但这是因为井水和河水都已经结冰，不得已而为之。远征将士以雪水沏茶，与过去以瓦罐沏茶的风流是完全不同的。想喝开水，没有地方烧；想喝生水，没有河流；从路旁抓一把雪解渴，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

二十八日，我们又渡雪海。部队冒着霏霏落下的雪片，离开吉洞峪，到隆昌州。正当我们要向什司县前进时，有一队骑兵踏雪从北面返回。骑兵中尉是甘露寺中尉。中尉带来的情报曰：敌军占领了把会塞及其附近高地，狙击我骑兵小队。据当地人说，敌军兵力约两千人。此时，我骑兵大队和前卫部队已经向什司县进发。奥中将接到这个情报以后，又组织了新的前卫，以富冈中佐为新的前卫司令官，命令入江大尉率领的一个山炮中队和甘露寺中尉率领的一个骑兵小队附属于这个新的前卫部队，并命令这个新的前

卫立即与把会塞方向上的敌军作战。富冈中佐受命以后，立即部署其部下奋勇前进，到达金厂。这时，甘露寺中尉又来报告：敌军已经向八般岭方向撤退。我与前卫主力一起舍营于金厂里。岁月不等人，二月过去了，在这里迎来了三月一日。故乡的孩子们想必在一心一意地准备过偶人节①，而我们却要和第五师团的将士们一起参加激烈的战斗，处于艰难的境遇。清晨，雪越下越大，又刮起了大风，真是咫尺不辨。午前七时三十分，前卫从金厂出发，经把会塞，向八般岭前进。我骑兵小队到达八般岭山麓时，数百名敌军已经占领了八般岭山顶，向我骑兵射击。这场小战就在这条溪谷中开始了。敌军仍以抬枪和克虏伯山炮拦击我军。这真是潢池之儿戏，它如何能挡得住我军的锐利攻势呢？前卫尖兵把敌人赶跑，击毙其中数人，夺取敌军的抬枪十余挺、榴弹五十余发。然而，这些兵器简直和小儿的玩具一样，没有任何价值，因此，我军尖兵弃之，又向庙岭前进。正好在这个时候，我骑兵大队来了。于是，第二次小战在庙岭山腰开始了。"冬山惨淡而如睡"，这是古人形容寒山的妙句。这两座山非常险峻，岩石磊磊，劲松摩天。在山坳低洼处，蟠道迂回，三十六曲。岭上有一块石碑，石碑上刻有"古庙儿岭善岭碑记"。由此得知左右二山是儿岭和善岭。庙不知是什么庙，但想必是有来历的。庙岭之名起源于此。敌军数百名，携带抬枪，在庙岭山顶上防御，见我骑兵，一齐开火。但是，他们使用的是焰火火药，装填缓慢，无论如何不能与我军的迅速射击相比。他们的抬枪，没有准星，没有表尺，以这种东西狙击我军，当然是不会射中的。尖兵不费力气地把他们赶跑，前进至下石桥子。

庙岭以西，土地开阔，一望千里，雪海在这里更加宽广了。这天晚上，我宿营于下石桥子。被我军捉住的清兵说，守卫庙岭的敌

① 三月三日，日本女孩子的节日。——译者。

军就是兴隆沟的败兵，是程、刘二将的部下。他们从把曲塞撤退，分兵于八般岭和庙岭，最初兵力为一千人。我不知道到底是一千人还是两千人，从清军遗弃的抬枪支数推算，在八般岭和庙岭的敌军分别不会超过三、四百人。

三月二日下达命令：在海城的第三师团，作为第一军的第二纵队，于本日进攻鞍山站之敌军；第五师团作为第一军的第一纵队，向鞍山站前进。鞍山站是海城与辽阳之间的一个大村庄，是自辽阳开来的敌军的中心。接到命令以后，我与士兵一起奋勇前进。当前卫过长岭子的时候，搜索骑兵报告：鞍山站没有敌人，我军骑兵已经顺利地占领了鞍山站。我军官兵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很失望，曰：敌人跑得太快了，真叫我们不好办啊！敌人这个样子是必然的。我因为没有写报道的材料而失望。这天晚上，军司令部在汤岗子，第三师团在鞍山站附近。我在汤河住了一宿。在辽东的原野上，到处是日本士兵。村民们都已经远去，只有三三两两的饿狗护着家门。啊，亡国之情景是何等悲惨！

以进攻鞍山站为目的而前进的第一军所属部队，因敌军跑得太快而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鞍山站。我军继续北进，把敌军包围于辽阳是不难的。但是，我军的作战计划却不允许这样做。众人皆猜测第一军司令官今后有什么方略呢？半夜突然有令：第一军于三日拂晓从宿营地出发，向牛庄城前进。

三月三日是清明节。灿烂的朝阳自庙岭山顶上升起，风暖气爽。第一军以此清明节作为进攻牛庄的出发日。第三师团自汤岗子经大道向牛庄前进。第五师团在第三师团的左方行进。全军成二路纵队进入敌区。

第五师团以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之第一大队和第三大队、骑兵一个小队、山炮一个中队为前卫，第九旅团长大岛义昌为前卫司令。

骑兵大队独立执行远距离搜索任务。师团主力包括步兵第二十二联队之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之第二大队、步兵第十一联队之第一大队、山炮一个大队、野炮一个中队、工兵一个中队，由奥中将亲自率领。午前七时从宿营地出发，当天晚上舍营于距牛庄城四十五华里之崔家庄附近。

四日是进攻牛庄城的日期。第五师团之前卫依然如昨。原属主力之山口大队与一个骑兵小队、一个炮兵中队，作为左翼支队迂回至敌军退路之营口大道。我始终与师团主力之先头部队一起行进。午前九时听到右前方有枪声。大概是第三师团之前卫发现了敌人。今天敌人也做了作战的准备。但是，在第五师团的正面却没有发生战斗，让人觉得遗憾。前进至距牛庄城约一里的地方，我军前卫已经在前面村庄的左右展开，开始射击。后来，听到了炮声。一名传令骑兵飞驰而来，传达师团长的命令：主力开赴前方之紫方屯吃午饭，做战斗准备。我也进入紫方屯，吃了饭团。此时，枪炮声大作，时时有敌弹落在村内。

对牛庄城发动进攻的前一天，军司令官训戒各部队长：尽可能避免正面进攻，努力进逼敌军侧面。又曰：军司令部特别准许各部队长于本日自由征集物资，各部队长应尽可能地犒劳士兵。看来，军司令官在发动进攻的前一天就做好了激战的准备。我当然不知道军司令官的想法，但是从战斗结果来看，军司令官的计划是：第五师团自紫方屯一带，沿大道，进攻敌军正面和右翼；第五师团①离开大道，进攻敌军左翼，并截断敌军退路；两个师团一起包围敌人。这个计划不差分毫地实现了，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现将第五师团的战斗情况叙述如下：

奥中将在紫方屯西端的柳树下瞭望牛庄城，首先命令前卫司

① 原文如此，疑为第三师团。——译者。

令大岛少将从正面进攻。附属于前卫部队的山炮中队在紫方屯西北端占领阵地，炮击敌军阵地的突出部。前卫步兵在炮兵的掩护下向紫方屯的前方前进。奥山大队为其第一线。紫方屯的前面数百米之内非常平坦，虽有两三个坟墓凸起，但是没有一个能掩蔽身体。敌军利用开阔地，设墙垒，或者在房屋的墙壁上挖枪眼，使用无烟火药射击我军。在敌军阵地的突出部上有六门加特林速射炮，以急射迎击我军。在两支军队士气相当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可在此开阔地上前进的。但对方是士气沮丧的弱兵，我军是百战百胜的强兵，无论敌军如何倾注枪弹，我军岂能胆怯？我军越过尸山，涉过血河，一直向敌军阵地跃进。作为后援部队的森大队，继奥山大队之后前进。大岛少将、武田大佐始终在战斗部队之间奔驰，激励众士兵。其勇猛奋进之状，决不亚于船桥里战斗。第一线部队和后援部队就是这样奋勇前进的。此间，另外的山炮中队和野炮中队也在紫方屯的西南端占领了阵地。作为师团预备队的渡边大队、竹田工兵中队，以及作为第一军总预备队的仙波大队等也前进到紫方屯的西端。这时，枪炮声如百雷齐鸣，万狮齐吼，震耳欲聋。牛庄城头有数百朵浮云，这是我军发射的榴霰弹在空中爆炸。在杨柳深处有烟霞浮动，这是敌军发炮后的烟雾。其壮观情景是我所不能完全描绘出来的。

此间已经派出一支部队进攻敌军右翼，这就是今田大队。今田大队由富冈中佐亲自率领，离开紫方屯，向木头桥前进。这个大队也是在开阔地上前进。弹丸如雨，硝烟暗淡，几乎咫尺不辨。这时有一颗敌弹飞来，击穿了今田少佐的咽喉，少佐终于阵亡。今田少佐自进攻平壤以来，是以勇敢而受人称赞的良将，在摩天岭进攻战斗和侦察行动中，今田少佐特别受到世人的称道。今田少佐正当因功而即将荣进中佐之时，突然阵亡，知者无不为之痛惜。但是，

作为军人，一旦离家出国，战死是本分。对于少佐来说，马革裹尸，逝于泉下，是最高尚的。对于死去的人来说，这是无憾的，但我却为失去一名良将而遗憾。富冈中佐进一步激励部队，向木头桥前进，为悼念今田少佐而战斗。我军势若幼虎暴怒，所到之处，无不把敌军完全击溃。这时，进攻敌军右翼的我军部队与实行正面进攻的我军部队呼应，逼近了敌军的核心防御阵地和牛庄衙门。

我一直在奥中将的身旁，瞭望正面进攻和侧面进攻的情况。随着我军前进，我终于瞭望不到战况了。于是我随后援部队前进了二、三百米。这时师团本部也向前移动。奥中将走在最前面，参谋、副官随在他的身后。一行十数骑，踏雪前进至牛庄附近。他们来到原来被敌军占领的独立家屋，临时把师团本部设在这个墙壁的后面。附近死尸纵横，不知有几百具。虽然大部分是敌人的尸体，但是在土堆下面和壕沟里面也有不少我军尸体。卫生队的繁忙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除有死尸以外，还有敌军遗弃的加特林炮六门、山炮两门。加特林炮是光绪十五年金陵机器局制造的。在火炮旁边，弹壳堆如山。由此可知炮击之猛烈。加特林炮是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缴获的。两门山炮是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缴获的。

牛庄城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城镇，当然更不会有完整的复城。现在我所说的复城是筑有防御工事的民房和衙门。敌军在城镇的出口处，筑有三十厘米厚的墙壁，以此作为第一线。另外，在城镇内，利用大房屋，在其墙壁上开凿枪眼，以此作为复城。我奥山大队和今田大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夺取了城东敌军第一线防御阵地。但是，敌军仍然据民房死守，使我军不易攻克。我军本来就处于暴露位置对敌，敌军从枪眼里对我军实行集中射击，我军士兵不幸被敌军狙击，伤亡无数。但是，勇敢的我军士兵，一次又一次地冲锋，终于夺取了数处敌军据点。其中最顽强、支持最久的

敌军是潜藏在太平桥以东的烧酒店和牛庄衙门墙壁后面的敌军。奥中将认为，我军进攻处于不利地位，遂命令各队停止射击，由工兵中队破坏其墙壁。工兵中队长竹田大尉率领一个小队前进，命令士兵以炸药炸碎酒店的墙壁。轰隆一声巨响，震天动地，木石乱飞，把酒店的墙壁炸开了一个口子。这时，墙壁后面的敌兵失魂落魄，在我工兵即将第二次点燃炸药的时候，敌军终于投降了。大约二百多名敌兵低下梳着辫子的脑袋，蠢蠢哀求。我军终于攻占了酒店据点。包围酒店的步兵第十八联队、第二十一联队和第二十二联队的各一支部队从工兵炸开的突破口冲进去。由步兵第二十二联队之第三中队和第四中队捕捉俘虏。缴获武器甚多。此时，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的半个大队，隔着木头桥与据守牛庄衙门的敌军交火。至日落，暂时停止了进攻。

第三师团进攻敌军左翼，并拦击敌军退路，一天一夜都没有停止射击。由此可见，这必定是一场激战。然而我却没有看到这场激战，而且由于匆忙而没有打听这次战斗的情况，所以我不能详细叙述。但是，我多少听到了一些由第五师团派出的山口大队和骑兵第五大队的运动情况。在前卫战时，这两个大队已经开始做迂回运动。两个大队都来到敌军的背后。但是，敌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逃跑了，跑得连一个人也没有了。骑兵大队利用其马速，没有错过时机，进行了徒步战斗，而步兵大队只能远远地望着逃去的敌军的背影。

我到达牛庄城东端的时候，我军第一线士兵正在攻坚。我和后援部队一起暂时隐蔽于墙壁的后面。但是，因为天气冷得受不住，我又来到家屋的后面。渡边大队和工兵中队在这里点燃了篝火，我和士兵们一起围在火旁取暖。最可笑的是这里的一家人。他们潜藏在院子里的地窖里，躲避兵灾，不料被我军发现。十几个

人浑身是泥，战战兢兢地从地窖里爬出来，有妇女，也有儿童。他们一见我军士兵，倒头便拜，痛哭流涕地乞求饶命。他们在得到宽恕之后，又谢再生之恩。我军见此狼狈像，无不捧腹大笑。后来听说，藏在地窖里的并非独此一家。烧酒店的墙壁已经被我军攻克，墙壁后面的敌军已经全部投降，于是我向烧酒店走去。路旁伏尸相枕。我跨过尸体前行，见左面和右面都是烧酒店，右面的烧酒店就是敌人的据点。由门前筑成的尸山之间流出几条浑浊的血河。进门以后，见院内也堆满了死尸。进门向左走去，一百余名俘虏，有的呻吟，有的愤怒，有的哭泣，有的诉说。愤怒的人说：你们快把我杀了吧！这些人都有些力气，但十之八九哭泣着乞求饶命。此时暮色已深。

我转而来到第二十二联队本部。此时见师团长已经划定了夜间警戒区域。前哨线在河的左岸。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以太平桥为右翼，以木头桥为左翼。步兵第二十二联队以木头桥为右翼，左至柳屯桥，并对这两个桥实行警戒。上级有严饬：除万不得已，不得进行夜间射击。因此，夜间四周寂静，只有狗的吠声特别清晰。在第三师团的方向上，时时听到枪炮声，大概是败兵企图乘夜逃跑，我军为此而进行射击。

天亮了。昨天晚上没有粮食，我吃了许多居民的炒豆子，因而得了肠炎。我出民舍到木头桥旁，正在大便，突然有十几名敌兵出现在木头桥头，对我军哨兵射击。子弹掠过我的头顶飞去。我非常狼狈，连裤子也没有提上就跑进屋里。接着，又从数处墙壁的后面响起了败兵的枪声。将军有什么办法对付这些潜藏的败兵呢？后来有令曰：第五师团各部队立即集合于师团司令部周围。当时师团司令部在城东头。部队集合以后，军司令部也来到这里。马上就要对营口发动进攻了。第三师团和第五师团把俘虏和缴获武器

移交给这里的守备队。午后零时半，第三师团沿大道，第一师团自盖平，第五师团自这两个师团之间，三个师团互相呼应，向营口前进。

在牛庄，第五师团之奥山大队和今田大队进行了最激烈的战斗，因此，这两个大队的伤亡也最多。奥山大队死亡九名，重伤四名，轻伤六十六名。今田大队死亡九名，负伤三十八名。军官死亡包括今田中佐，负伤人员中包括田边、大久保、中屋等三名中尉。由此可知激战之情形。另外，仙波大队负伤两名，渡边大队死亡一名，森大队负伤数名，但都不像奥山大队和今田大队那么多。据说第三师团的佐藤大佐一条腿受伤，想必第三师团也有一些伤亡。

已经发现的敌军尸体有一千八百多具。如果进一步仔细调查，敌军死亡可能多达两千名以上。其中一千一百多名是被第三师团的部队击毙的，二百七十多名是被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一大队打死的，其余四百多名是被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打死的。

到五日午前十时，俘虏约达一千余名。据说仅步兵第二十二联队就俘虏敌兵三百七十八名。据俘虏说，据守牛庄的敌军部队共计十个营，以魏光焘为总统。十个营即五千人，因此，可以说五千人中的一半以上已经被我军斩杀或俘虏了。逃跑了的敌军能有多少人呢？在营口的四十余营敌军不会闻风而逃吧！关于缴获，只听说有火炮十一门。旗帜、洋枪等，不是短时能查清的，只能说缴获如山。这次战斗可说是第一军自平壤战斗以来进行的一次最激烈的战斗。

（译自第二十三编）

（二十二）牛庄占领续记

占领牛庄之战况，前已有详细报道，但其报道仅限于第五师

团的战斗，这次则详细记述第三师团之攻击状况。

我第三师团驻海城数十日，其间敌军虽数次来袭，但皆被我军击退。我军将士因敌军软弱，无处显示我军之勇猛善战而遗憾，只能扼腕空发髀肉之叹。二月二十七日，第三师团接到了等待已久的行军命令。蛰伏海城七旬之蛟龙，今日得遇风云，即将盘旋于满洲之原野。将士之喜悦是可想而知的。二月中旬，桂第三师团长于汤池会见山地第一师团长，后来桂师团长去岫岩面见野津第一军司令官，又与奥第五师团长一起于军司令官身边筹划今后之战略。野津第一军司令官进至海城。震荡敌区的一大战机已经完全成熟了。二月二十七日夜，军官们集合于军司令部，举行盛大宴会，对于士兵乃至伕役也发给了恩赐的日本酒。午夜三更下达进军命令曰：第三师团于明晨四时进军。其行军顺序是：以第五旅团与第六旅团之大部为师团主力；第□联队之冈本大队加强一个炮兵中队，为徐家沿支队，由另一条道路进军，掩护师团主力之行进。第六旅团自海城北门，第五旅团自海城西门，一齐沿辽阳大道前进。第二军第一师团第□联队守备海城，于唐王山、凉甲山对营口、牛庄大道实行戒备。

二十八日午前三时，部队按时列队于海城之西门和北门。四时许，渐次行进，佩剑锵锵，马蹄嘎嘎，奋勇向前。敌军在海城以北及西北之西烟台、沙河沿、大富屯、东柳公屯一带，这是第三师团首先要攻击的敌军。不久，桂师团长率司令部人员到欢喜山督战，见欢喜山东北约三千米石头山敌军炮兵阵地上有一道火光闪烁，砰砰数百炮，随后寂然无声，石头山已经被我军占领。向石头山发动进攻的是第十九联队之内藤大队。他们自始至终未射一发子弹，只以刺刀冲锋。大约五、六十名敌军以步枪射击，约五分钟以后逃去。我军不费一弹，全部占领了敌军的炮兵阵地。被这次袭击所

惊动之敌军吹响了紧急戒备号，号声响遍东西各村。其间，大岛少将率领第六旅团与某炮兵大队，于四时二十分自前哨线向沙河沿进发。在这里有两个沙河沿，东曰大沙河沿，西曰小沙河沿。五时许，大沙河沿以东有枪击火光。两军短时对射，东方渐晓。在内藤少佐的指挥下，右翼支队所属之山炮中队已于石头山上占领了阵地，待天亮看得见目标时开炮。山炮中队向敌军阵地射出无数发炮弹。稍后，大迫旅团长自教军场经验军场向沙河沿以南进攻。大迫少将于午前四时率领本旅团自海城西门出发，经罗家园子，到教军场待机。敌军仍然以村头之墙壁隐蔽身体进行射击，我军却没有任何可利用的地物，只能踏着尺余之积雪猛进。不久，野炮前进。我军的野炮尚未开始射击，沙河沿的敌军就向东北和西北溃散了。野津司令官也来到欢喜山，与桂师团长一起瞭望清军溃散情况。后来桂师团长跃马前进，来到验军场北端。炮兵联队、预备炮厂、工兵大队也来到验军场。大迫少将在沙河沿没有发现敌人，于是进而进攻左方之大富屯。师团长派野炮配合。

此日，师团主力所属之第十八联队第二大队，得师团长允许，在佐藤大佐指挥下，继大迫少将之后，与进攻沙河沿、大富屯的第六联队协同作战。两个联队的士兵冒弹雨进逼大富屯。大岛少将过沙河沿，击退白庙子敌军，占领白庙子以北之长虎台，并进攻长虎台以北之长虎台村，驱逐敌人，占领位于长虎台村以东之高地。

桂师团长接到大迫少将关于攻占大富屯的报告以后，率司令部人员去白庙子，经沙河沿，到石头山。这时白雪飘飘，向四周望去，数町之外，模糊不清。师团长立于雪中约三个小时，才下了石头山，于五道河子休息。在这里接到大岛少将攻占了东西烟台的报告。傍晚，司令部进驻汤河堡。雪中伫立半日，又行军里余，可知战斗人员之艰苦。师团宿营于汤河堡。军司令部也于当夜来到汤

河堡。当日在各处的战斗中，我军伤亡九十五名，其中包括第十八联队之桦山中尉。遗弃在各处的敌军尸体约一百五十具，其伤亡总数不下五百人。

此日午前，内藤少佐率领的右翼支队占领石头山敌军阵地之后，掩护攻击部队的右翼，并对辽阳大道实行戒备。午后，大岛少将占领西烟台以后，解除右翼支队的任务。此晨，另以第六联队之一个大队组成徐家园子支队，掩护攻击部队之左翼后方，在总攻结束之前，击退了来自二台子及其他来自西面向我攻击部队背后进逼的敌军，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进攻沙河沿、大富屯，并挺进至长虎台的运动，兵家称之为中央突击。从兵法上说，中央突击的目的在于折一木，以楔子将敌军分割为两部分，削弱其战斗力，然后各个击败。楔子已经打进去了，海城以北的敌军被我军分割成两部分了，现在的首要问题是究竟先打击其中的那一部分呢？据说，桂师团长的计划是：命令司令部进至汤河；以在东烟台的大岛旅团为前卫；命令已经攻克了大富屯的大迫旅团掩护已调至五道河子、后三里桥附近的师团左翼；另组成右翼支队，与自析木城开来的林大队相联络，首先攻击向东北逃跑的那一半敌军。

三月一日，雪越下越大。师团清晨从汤河堡出发，来到东烟台。这时大岛少将尚未从东烟台出发。午前九时，大岛少将开始进发。不久，干线堡进入眼帘。我军通过侦察已知干线堡有敌军。我前卫尖兵来到距干线堡约一千米之村庄，敌军开始射击。大岛少将登上大道左侧的小马山瞭望，因距离敌军尚远，于是将正在占领阵地的炮兵撤去，命令他们向前方的玉米地移动。此时敌军虽射来数发炮弹，但都没有发生作用。右侧是右翼支队和林大队，右侧①是按照大岛少将的意见派往左侧的藤本大队和左翼大迫支队的先

① 原文如此，疑为左侧。——译者。

锋。我军要合击敌人，而敌人因惧怕我军炮击早已逃去了。以鞍山站之鞍形山丘为中心，由长白山脉延伸出五、六个山丘，以此区分辽阳区域和海城区域。自干线堡逃窜之清军数个纵队在这些山丘上爬行，并向追击至汤河的我军前卫开炮。若时间允许，我军可发动一次击溃敌军之奇袭，遗憾的是红日已经西斜。面对此既可怜又可笑的敌军的我军将官有八人：野津、桂两位中将，大迫、大岛、小川、黑田（炮兵监）、矢吹（工兵部长）五位少将和石坂军医总监。大岛、大迫两位少将在各自的阵地上，五顶红帽、一顶青帽齐聚德星干线堡村头的小庙前，光彩灿烂。然而小心谨慎乃军事上的惯习。此时，桂师团长命令：前卫留于汤河戒备；大迫旅团宿营于土城子和后柳河子，并对管饭寺（官粉寺）和普赖屯方向实行搜索；主力宿营于干线堡，并对付马家和管饭寺实行戒备。

三月二日天气仍然晴好。师团前卫于午前过鞍山站，再前进一里余，没有发现敌人。侦察兵返回报告：敌军已经退至沙河镇。左翼之大迫旅团，午前自土城子出发，驱逐后双台子敌军。大迫旅团原来的任务是向鞍山站以西敌军之后侧背迂回，压敌于鞍山站。但是，敌军已经逃去，大迫旅团遂顺利地前进到小钟屯。此日清晨七时三十分，由干线堡师团主力派出之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欲占领位于管饭寺以北的高地，行进于左翼之大迫支队与师团主力之间，但未遇敌军。前日自干线堡所看到的北面山顶山腹上的密密麻麻的敌军，西起冥家山，中间经鞍山，东至朝阳山，构成绵亘数里之防线，却于今日黎明之前全部逃去。师团主力过汤岗子，前行一里余，来到一片树林，师团主力所属之第七联队停止前进，师团司令部进入鞍山站。大岛少将指挥的师团前卫早已进入鞍山站以北一里余之一个村庄。鞍山站内除司令部人员外没有一名士兵。鞍山如名，成马鞍状，前后两端突起部分为岩石，鞍山站位于中央之甲部。

从南面进入鞍山站，见巍然石壁扼两山之间，位于最低处的石门，厚三间余，高约五间，门头石上刻有鞍山站三字。以此推测，鞍山站至少可容纳一个师团的部队。自拱形门进入鞍山站，寥落山村，居民仅二、三十户。过山村就是北门，北门形状与南门相同。如此，不仅一个师团不可能在这里宿营，即使一个大队也难宿营于此。原计划第三、第五两个师团协同击败据守鞍山站的敌军，但是敌军却于我军未发动进攻之前就逃跑了。第三师团占领鞍山站。随后，第五师团也来到鞍山站。于是，第三师团向将军屯前进。将军屯是牛庄大道上的一个村庄。我军运动之迅速，更不待言。我军穷追被我中央突击所击败之敌军至鞍山站，但于鞍山站未能猛烈打击此敌，不无遗憾之感。

我第一军自此转而向牛庄城前进，以驱逐牛庄城内之敌军。三月二日，第三师团宿营于将军屯，军司令部宿营于汤岗子，第五师团也宿营于汤岗子。野津军司令官命令第三师团过耿庄子，第五师团自北龙寨，南北两路同时向西挺进。于是，第三师团改变前日之部署：原作为左翼支队过小钟屯到达金家台之大迫少将的部队，三日午前六时作为前卫自金家台出发，过普赖屯到古城子；原作为师团主力及前卫的大岛少将的部队，作为主力直属于师团，并于当日午前七时从将军屯出发，进到耿庄子；第十九联队之林大队作为右翼支队；因左翼有第五师团，所以第三师团不需要另外派出左翼支队；另组成鞍山站支队（第七联队之富永大队）和宾山子支队（第十九联队之小原大队），一队留守鞍山站，一队开赴宾山子，共同对辽阳方向实行戒备；一度向辽阳方向败退的敌军已经听说我军调转马首往西，所以以上两个支队在我军向牛庄发动进攻之前，对于敌军出现于师团后方的可能，要实行戒备。因此，这两个支队于我军进攻牛庄之当日（四日）各从其驻地出发，鞍山站支队向海城前进，

宾山子支队向牛庄前进。如此部署之后，三日晨自将军屯出发之师团主力于当日午后到达耿庄子。此日只在午前行军，不像前一天那样困难。但最苦的是在雪中从事搬运野炮之炮兵。此日铸方大尉（参谋）在普赖屯附近乘马滑倒于冰上，大尉的左小腿被压在马鞍与冰之间挫伤，立即被送回海城。

耿庄子有依将军的住处，此日以此作为大岛旅团司令部的营舍。院内有一个粗糙的高台，据当地人说，依将军常立于此台上，向海城瞭望，窥察胜负。当地人说，上月二十八日发生战斗时，依将军不在这里，当时他在耿庄子以南之雌家庄，一日午后他们从耿庄子出发，去腾鳌堡，进而逃往辽阳。又说，依将军率领的黑龙江敌忾军共二十个营，约一万人，数次战败之后，伤亡和逃兵约三千人，因此，从耿庄子逃跑的敌军仅约七千人。若依将军曾在此指挥其部队，那么，证明自大富屯、沙河沿向北逃跑的敌军就是依将军的部队。然而，向东北逃跑的敌军是什么部队呢？铸方参谋估计，尽管长将军的部队亦杂于其中，但其大部分是辽阳部队，其将领大概是盛京将军裕禄。若如此，我军已从海城以北一举扫荡了黑龙江、吉林和盛京三省的敌军，即整个满洲之势力。

三月四日是进攻牛庄的日期。按照军司令官的计划：第三师团沿牛庄城以北的道路挺进，攻击牛庄之西北；第五师团攻击牛庄之东北。奥师团长把富冈联队部署于牛庄以北，把大岛（义昌）旅团部署于牛庄东北。桂师团长把佐藤联队部署于牛庄以北，把大岛（久直）旅团部署于牛庄以西。此日，作为前卫之佐藤联队，在大迫少将的指挥下，于午前七时从古城子出发，于邢家窝坊与自耿庄子开来的第三师团主力会合。

中午，柴野炮兵大佐指挥炮兵在邢家窝坊至牛庄北口的凹道两侧占领阵地。各以六匹马牵引的野炮十二门，被快速地从凹道推

上三尺多高的高地，以马驮之山炮十二门也随之开上去。凹道右侧火炮十二门，左侧火炮十二门，炮与炮之间的间隔二十米，排成一长列；弹药车成纵队列于左侧。“装榴弹，两千米！”一声令下，炮手们举起手臂。中队长命令第一炮车：“射击！”炮弹迅速地飞向天空，落在敌军阵地上。炮车拖出村来到这里，用了不到五分钟，但联队长尚以怒声申斥：“不许磨蹭，野炮之效能何在？”炮手竟相迅速装填炮弹发射，发射以后再装填炮弹，在“近弹！”“远弹！”声中，各炮车已经完成了距离测定，榴弹改成了榴霰弹，在敌军阵地前面爆炸。此时，佐藤步兵联队之先头大队成散兵线，在凹道两侧的旷野里行进。这时，山炮队转移阵地，在“左翼前进”的口令声中，山炮在雪地里飞奔。敌军不似平时，只在左侧第五师团佐藤联队的前方有一面红旗。佐藤联队本部与第二大队唱着第十八联队军歌，自后方开来，靠近先头大队，排成散兵线。

牛庄北口偏西距城约四十米处有一家屋，敌人修补家屋土墙，作为堡垒，静悄悄地等待着我军靠近。此时，牛岛大队不知这个情况，只因城内敌军不开枪而觉得可疑。行至距该堡垒约一百米处时，敌人突然开始射击。牛岛大队立即冲锋，占领了第一堡垒，夺旗数面，杀人数十，捕获俘虏数名。敌军来攻海城时，常常躲在防御工事下面射击。这次他们模仿我军战术，把我军吸引到最佳射击距离，令人钦佩。但是，他们没有我军的沉着与勇敢，一受冲击，立即狼狈逃窜。东施效颦，实在可笑！在攻占第一堡垒的同时，齐头并进之左右各部队亦皆逼近城北端之家屋。此时，佐藤联队已经停止射击，集合于城边。佐藤联队长的左膝关节被弹片击中，抬到卫生队去了。

后来，牛庄城内民房院内到处响起枪声，枪弹时而掠过耳边。原来是敌军隐藏在城内，尚图抵抗。此时，我富冈联队所属之大约

一个中队进入城内，前行约半町，探知一民房内有两名敌兵潜伏，尚欲抵抗，我军把他们刺死。向左右迂回搜索稍大之家屋。后来来到一座大住宅的前面，周围石墙长约四町，敌人自住宅内向我军射击。来到大道上，有一弹药库已被火焚毁，弹药库前面有敌人，再往前又有我军，我军把敌人夹在中间，却不能射击。于是，我军在这里留一个小队，绕小道前进。途中又见一住宅，可能是骑兵的营舍，满院是马粪，在此亦毙敌五名。十字路口的对面，此住宅的西邻是一座神庙。神庙门外的大道宽约一町。由此大道往西约二、三町处，又有一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北面站着三个人，敌我不明。于是派出二、三名勇士弄清情况。这时，从北面开来的我军(佐藤联队）已将这三个人赶跑。原来这是三名敌军骑兵。于是向这三名敌兵射击，他们狼狈地跳过一住宅的土墙，潜入其中。

这个十字路口的西南、东南二角上的建筑物里也有敌军潜伏。西南角的建筑物稍大，据说营官黄某宿营于此。正门之一角被我野炮之榴弹所击，砖瓦坍塌，成一个大洞。一名士兵从这里进入门内，打开大门，十余人一拥而入。从南面的小门逃出的两名清兵，一名被我军击中，一名逃去。后来听说东南角上的建筑物中仍有潜伏逃敌，我军以枪击之。后来又见东南角上的建筑物中有逃敌，我军以两门山炮射出五发榴弹，击毙敌兵五名，其余敌人皆被刺刀刺死。我军如此挨户搜索，渐次南进，入夜以后仍未剿尽残敌。因恐枪击误伤自己人，桂师团长命令，夜间攻击只准使用刺刀。在这次战斗中，大岛旅团把粟饭原联队部署在佐藤联队的右侧，即佐藤联队的西侧。另外，在牛庄西面(粟饭原联队的右侧)，大岛少将指挥三好联队冲击前进，沿大洋河进入城内。一部分沿大道向北返回，一部分向南过桥，与在营口大道上扼敌军退路的第五师团之山口大队相连接。在这样的形势下，没有逃脱的敌军，因失去退路，不

得不钻进坚固的民房，抵抗我军。

在这次战斗中，野津军司令官发出告示曰：不得对外国人有粗暴行为；切勿损伤文明军队的声誉；不许以教堂为目标发炮。各部亦深解其意。战斗之后，自邢家窝棚望去，虽城区大部分高大建筑物被破坏，但洋式楼房却毫无损伤，巍然矗立于城区之西部。

关于敌军军官，有种种传闻。最可信的说法是：当日之大将有统领李某、刘某二人，其部下营官有魏、黄、余三人，黄于此日战死。其部队包括李之五个营，刘之八个营，魏之三个营，共十六个营，共计八千余人。其部队都是湖南的洋式部队，乃清军中之佼佼者。另一种说法是：徐邦道原计划于三月一日进攻海城而去小马头。敌军火炮数目不详，其中八门已被第三师团掌握。到五日午前为止，第三师团收集到的敌军尸体有一千二百具，第五师团收集到的敌军尸体有六百具，共计一千八百具。据以后调查，敌军死亡约二千一百人。另有俘虏三百名。我军伤亡不详，总计可能有二百余名。

第三师团于四日夜自北郊阵地进入城内，宿营于米店；大迫旅团宿营于北郊；大岛旅团宿营于牛庄城之南端。牛庄至营口、田庄台的大道由大岛旅团戒备；牛庄以北由大迫旅团戒备。

此日攻克牛庄之前，兵头炮兵少佐、儿岛参谋（大尉）在骑兵第一中队的掩护下，过牛庄以西，经大房身，到下口子，调查辽河冰层厚度，证实冰层确实可供徒涉。然后乘马返回大房身的途中，见远处有火光。因原计划有步兵大队开来，所以以为这是步兵大队派出的掩护部队。靠近火光时，前面的几名骑兵大叫：“有敌人，有敌人！”我退敌追，寡不敌众。三浦骑兵大尉发令：“拔刀。”骑兵以及其他人都拔出刀来，在大尉的“冲锋”号令声中，一齐杀入五、六百名敌人当中，敌军败退。趁敌人因受到突然袭击而惊愕仓皇的时

候，我军杀开一条血路，于第二天午前安全返回牛庄。

此前，自大富屯返回海城，与第一师团第三联队一起守备海城的大迫旅团塚本联队，在我军占领牛庄的第二天，在徐邦道宿营的四台子缴获野炮三门，在三台子缴获野炮两门，以及弹药、精米等战利品。

（译自第二十四编）

（二十三）占领营口

二月二十四日，第二军经过激战攻占了南、北大平山和东、西七里沟。二十五日，我军在各要害位置布置了步哨线，严密戒备。三月四日，一名传令骑兵踏雪自大平山驰来，向隐岐联队报告：现在有一千余名敌军出现于西七里沟（距大平山约三千五百米），有渐次南进的迹象；今村少佐（第一联队第三大队长）率一支部队在大平山。后来听到我军的炮声隆隆，震天动地。隐岐大佐跨马，率领第一、第二两个大队向小平山前进。但是，敌军遭到我军猛烈炮击以后，已经从西七里沟逃走，过老爷庙，陆续向老边方向撤退。据说此日来袭的敌军步骑兵合计约两千人，宋将军和孙大爷也骑马来到老爷庙。但是，敌军不值一击，我军将士皆觉得闲得无聊。乃木旅团长曾闻此炮声，率领一支部队自孙家岗子来到大平山，但是，敌人已经逃得干干净净，在这里看到的只是满地白雪，听到的只是呜呜的寒风。至正午，仍不见敌军来袭的迹象，于是收兵返回宿营地。

五日午前九时有消息曰：老爷庙、姜家房和东、西白庙子一带的敌军于昨夜撤退。将军们听到这个消息，既愕然又呆然，似自己手中的东西被人夺去了一样。那样的堡垒，那样的要害，竟白白弃之撤退，不知敌人到底在想什么。为了仔细侦察，我军雇用了几名机敏的中国人作为间谍去各处了解实际情况。他们从各处返回，异

口同声地报告：前方村庄里的敌人，昨夜全部撤往营口，其主力逃进田庄台，守营口的敌军仅两千余人。敌军撤退已是明显的事实。于是乃木旅团长命令隐歧大佐立即运动。隐歧大佐于此日正午率领所属第一、第二两个大队，从聂家堡子出发，向北小平山前进，命令联队本部和第一大队停留于北小平山，命令香川第二大队长占领并宿营于老爷庙。此日，山地师团长率领西少将之第一旅团进入大石桥。看来，昨日敌军派部分步骑兵来大平山附近，并不是向我军挑战，而是为了掩护其主要部队撤退，即所谓牵制运动，阻挡我军的攻击。由此可知宋庆的狡猾。营口一带的敌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夜，山地师团向乃木、西两个旅团下达命令：明日（六日）进攻营口，各部队做好行军准备。

1.进击营口

三月六日午前五时，全军开始运动。山地师团长率西少将之第二旅团及独立骑兵大队自大石桥出发，经金家屯、孤山和老边向后家油房（在营口以东约二里）前进。乃木少将率领所属之第一旅团，作为左翼支队，自孙家岗子出发，至姜家房，编成战斗序列，经前唐家凹子、韩家凹子和大平店，向营口前进。此日，前卫司令官是隐歧大佐，隐歧大佐率领第一、第二大队、工兵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野战炮兵第二联队之第一中队首先出发。我军边行军边侦察敌情，师团宿营于后家油房，乃木旅团宿营于韩家学房一带。

七日拂晓，拟与第一军配合，发动总攻，一举占领营口。我军前卫逼近韩家学房时，敌军调转海岸炮炮口，从营口以西频频向我军开炮，声音有震动天地之势。然而，炮弹从空中掠过，毫无作用，唯不知敌军在市街内外如何守备，又用什么办法防御我军。于是，隐歧大佐的队伍于韩家学房停止前进，命令志歧中尉率领一个小队去营口以东侦察。志歧中尉行进约一千五、六百米，遇敌军骑兵

三名。然而，敌兵不向我发射一弹，驱马向营口市街逃去。志歧中尉追击，冲入营口东门内。此为二月六日战斗之序幕，即攻占营口的开端。

2.占领营口

隐歧联队长见志歧中尉叱咤冲入营口市街，遂率尖兵大队竹中少佐和前卫主力香川少佐，以一泻千里之势，勇往直前，攻入营口东面的大街。竹中大队命令尖兵中队长本乡大尉占领营口各门和电报局，其余各部皆开到东门的前面，与敌军对垒。敌军已知最重要的退路即通往田庄台的东门被我军阻截。要么立即冲出去，要么退而防守：二者必居其一。敌军又开始撤退了。他们欲从营口北侧之中央，过封冻的辽河，向田庄台方向撤退。竹中少佐见此情形，命令所属之第三、第四中队，渡辽河上游，向逃跑的敌军齐射，一次，两次，乃至数十次，其距离为一千米至一千五百米，不知敌军伤亡多少，估计可达数百人之多。时值中午，自西北河岸逃跑的敌军越来越多，竹中大队再次追击。逃跑毕竟是敌人的得意伎俩，我军竟没能追上。恰值此时，骑兵大尉率领一个中队追来，少佐将此追击任务让给骑兵大尉。骑兵虽猛追，最后仍不见了其行踪，只好中途撤回。

作为前卫主力之香川第二大队长(属第一联队)来到距营口东门约五千米处，隐歧联队长命令他们占领营口西海岸炮台。香川大队长以长堀中尉之选拔小队为前卫，亲自率领第七、第八中队和工兵小队向营口以西前进，命令川口第八中队长攻击南面的兵营。但是兵营里清兵已经全部逃走了，我军未发一弹，占领了兵营。随后，继续攻击北面的兵营。兵营大门紧闭，不能攻入。我军勇猛将士立即越墙而入，打开大门，一拥而进。敌人已经金蝉脱壳，只见有一弹药库和遗弃于各处的兵服。选拔小队立即前进，来到距炮

台八百米处，过小桥，又前进约五十米。突然两颗地雷爆炸，我军两名士兵被炸得粉碎，飞向天空。旁边又一颗地雷爆炸，这次只有一人受轻伤。此时，敌军五门海岸炮自其坚固的炮台瞄准我军不断开炮，其弹着是非常准确的。于是，香川大队将队形改为一线布置，利用洼地，停止前进。命令工兵队对附近进行踏查，发现从这里到炮台之间，以及兵营的前面，尚埋有无数地雷。斋藤工兵小队长命令士兵去弹药库附近切断地雷接线，使我军前进得以安全。香川大队长认为，急于进攻，对我军不利，大队遂于午后五时半集合于后方的一个村落。

隐岐联队长率领第二大队之第五、第六中队，携军旗进至营口东门外，见竹中大队追击逃兵，后来又发现香川大队对西海岸炮台的攻击非常困难，便亲自率领两个步兵中队（预备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向第二大队战斗地区的右侧炮台下前进，于适当位置占领炮兵阵地，准备一举占领敌军炮台。但是，此时太阳已落西山，再攻炮台无益，遂命令第二大队夜间驻守于营口海岸一带。

如此，对营口的攻击，仅用一、二个小时就结束了。营口被我步兵第一联队第一、第二大队占领了。我军仅损失士兵二人。据说，福、乔二将和道台善联等三人藏在西炮台里。七日拂晓，香川大队和炮兵中队勇猛地逼近炮台，一齐呐喊。然而，山顶沉寂无声。于是，发起冲锋，冲进山顶上的破庙。在这里，看到的只有被卸下炮管的加农炮数门与堆积如山的弹药。我军在各处搜索，不见一个敌人。

3.战利品

在营口缴获的战利品如下：

火炮四十五门，步枪一百五十支，火药桶五十八个，铁皮箱八十五个，铅弹四箱，军服五百余套，军帽二百余顶，军舰一艘（舰名

湄云)，小汽艇两只。

4.当地人的暴乱(略)

5.中国军队的战术

在原野上把步兵展开，以用兵之优劣决定胜负，这种光明正大的作战，中国军队是一点也不会的。大平山之战，他们原来占据着战术上最要害的地区，然而，二月二十四日晨我军向这座山开来的时候，他们却无抵抗的决心，任我军占领，退入战术上毫无价值的西七里沟，实行村落防御。大平山是崛起于盖平、营口之间的孤立山头，是要害之地，从山顶望去，北面的山川，尽收眼帘。若敌军固守于此，或我军不首先集中全力攻占此山，绝不可能向营口进军。西七里沟的堡垒算什么呢？纵然敌军坚守于此，拦阻我军，我军仍可自由地从其村落左右通过。中国军队常弃山地而据守村落，就像驼鸟把头埋在沙子里一样，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实在愚蠢。另外，当中国军队觉察其阵地支持不住时，首先逃跑的是将军统领，其次是下级干部，留在最后的总是士兵。逃跑之前，他们先脱掉号衣，换成民服，然后弃其弹药，但不轻易抛弃枪支。当我军追踪，看到他们拿的是枪支时，他们随即把枪弃于地上。按照中国军法，只要携带着枪支，虽抛弃其他全部物品，亦不治罪。从另一方面看，把手中携带的枪支弃于地上，是最方便的，更换穿在身上的号衣，则要费些时间，因此，他们准备逃跑时，首先要把号衣换掉。

(译自第二十五编)

(二十四) 进攻田庄台

我军占领了牛庄。用兵贵速，于是我军又发起对田庄台的攻击。

我军占领牛庄的次日即三月五日，第三师团长桂中将下令：

第十九联队第一大队留守牛庄，待第二大队自宾山子开来交接后再前进；其他部队集合于牛庄南郊，等待军司令官的命令。不久，下达了“向蓝旗沟前进”的命令。因我军计划攻击高刊、营口、田庄台之敌，于是各部队再次变更部署：大岛少将为前卫司令官，率领三好联队所属之两个大队与炮兵前进；师团主力包括大迫少将率领的佐藤联队和柴野炮兵联队；因第三师团的进军道路在第五师团的右侧，所以第三师团在左侧不必另外派出左翼支队，仅在右侧派出由三好联队之铃木大队组成的右翼支队，右翼支队沿辽河河岸南进，掩护师团右侧；独立骑兵大队提前出发，对营口和田庄台方向实行搜索。如此，当日中午稍过，便匆匆自牛庄出发。到蓝旗堡休息以后，又开始前进。黄昏时各部队到达蓝旗沟。军司令部和第五师团宿营于大台子。

三月六日，敌军在高刊及其附近。与第三师团一起对敌军发动攻击的第五师团，当日拂晓自大台子出发，向高刊东南挺进。第一师团以其主力自大石桥向高刊以南之老爷庙前进。第三师团担当自高刊以北攻击高刊之任务。独立骑兵大队于午前七时三十分自蓝旗沟出发。近日连续晴暖，积雪融化，道路泥泞，行军困难。午后二时，军司令部和第五师团同时到达高刊。桂师团长与野津军司令官短时讨论军事问题。敌军已经不在高刊，退到了辽河对岸，因此，野津军司令官与桂师团长讨论了进逼田庄台问题。军事会议以后，桂师团长指挥师团向高刊西南前进，行二里，闻远处有炮声，遂宿营于给南府村。前卫宿营于白草凹。

三月七日，前卫从白草凹出发，主力从给南府出发。此日，西北风强烈，阴雨变成了满天白雪。从辽河上吹来的劲风，带着雪花，打在脸上，使人睁不开眼睛。人们侧风而行，缓慢行进。前行二里余，师团到牛圈子。师团原计划于当日向前方搜索敌情，但

是，在如此风暴中，十步之外就模糊不清，于是，不得不只向前方派出一支小部队，师团宿营于牛圈子，前卫宿营于牛圈子前面的村庄。因房少人多，只好部分舍营，部分露营。马匹皆露营，全身结冰，成了白马。士兵们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三月八日午前六时，作为前卫之三好联队从宿营地出发，沿辽河行进。作为师团主力之佐藤联队列队于牛圈子以西，没有行进。后来前卫炮兵撤退。此前在前方曾出现猛烈的枪炮声。炮兵曾数次前进，数次后退，后来前卫部队全部撤回。此日指挥前卫部队的大岛少将的任务是进行战斗侦察。战斗侦察又名火力侦察，伪装成进攻敌军的样子，试探敌军的兵力。在战斗侦察之后应立即转为进攻作战。战斗侦察是兵家最难完成的任务。然而，在此日的侦察中，大岛少将自始至终完全达到了目的。大岛少将先指挥前卫到辽河河岸，十余门野炮占领阵地，炮击田庄台。敌军陆续出现于辽河对岸，敌军约六千人，看到的敌军火炮约三十门。大岛少将看清敌情以后立即撤退。大岛少将在敌军的猛烈射击中撤退，我军中不知大岛少将的任务的人也误以为大岛少将在敌人面前退缩。经过解释之后，大家安心了。我军的运动如此巧妙，敌人自然进了圈套。此日，粟饭原联队之藤本大队前进到拉棵，保持前卫与主力之间的联系，并对两侧实行戒备。在佐藤联队集合于牛圈子以西的时候，传来了任命原军司令部副官渡边章中佐为联队长的消息。佐藤大佐负伤以后，一直由资深军官门司少佐代理联队长。现在解除了门司少佐的代理职务。

三月九日，自黎明起，前卫和主力都在辽河东岸行进。今日因天气寒冷而道路结了冰，这样反而容易步行了。主力于午前六时到达拉棵。桂师团长带领司令部人员站在左侧一处高地上的民房前向四面瞭望，见作为前卫之三好联队与铃木大队一起沿大道右

侧成散兵线前进；粟饭原联队之藤本大队在大道左侧成纵队向前面的村庄前进；在大道上以及大道两侧前进的炮兵也进入了前面的村庄。三好联队为了与第五师团取得联络，向右前方派出了独立骑兵大队。在藤本大队的左面，有第一师团的两个联队正在前进。

此日之作战计划是：我第一军之两个师团（第三师团和第五师团）与第一师团协同，分三路进攻田庄台。第三师团位于中央。敌军可能已经发现我炮兵、步兵集结于前面的村庄，因而打来无数炮弹。昨日侦察看到的敌军火炮，今日并未全部出现，敌军仅以二十余门火炮频频射击。我山炮中队于村庄的北端占领阵地，在其右侧有臼炮七门，在臼炮右侧又有野炮中队。我军先以上述火炮还击敌军。凌晨三时半，第一师团之西旅团之炮兵第三联队山炮中队亦来到上述炮兵的左侧发炮，又有分属于第三师团主力之第二中队的野炮及其他山炮，第一师团之野炮亦集中于此，一时在此原野上火炮达九十一门之多。山炮和臼炮由柴野炮兵大佐指挥，黑田炮兵少将立于附近家屋的屋顶上为总指挥。大岛少将也登上屋顶向前方瞭望。不久，敌炮射击渐稀，即将沉默。此时，我军火炮则射击愈猛。本来敌我若以等量火炮对战，以我军之熟练技术，可射出数倍于敌军的炮弹，而这次他们使用的火炮不到我军的四分之一，这样怎能与我军相敌呢？最后敌炮终于全部沉默了。

此前，左侧的枪声相当激烈，似第一师团与其对面的敌军交火。待至敌炮沉默时，敌军已经被击溃，枪声基本上停止了。

后来，山炮中队前进。炮兵联队副官本庄等向前方瞭望，见对岸鳞次栉比的家屋旁边有一纵队自辽河下游向上游行进。天气阴暗，但仍能略辨其形，确认这是敌人。于是，一声令下，山炮中队实

行急射。榴弹准确命中，敌兵狼狈逃去。随后赶来的野炮也以此为目标急射。敌军是为何而来，为何而去呢？看来，是我左翼第一师团在正面炮兵的掩护下前进，敌军因而向北逃跑。从后面开来的第三师团第七联队和第九联队之三个步兵大队展开成散兵线，各自手持步枪，猛进约一千米。辽河东岸有小堤，对于我军来说，这是坚固的掩体。我军据此小堤沉着地射击。敌军又是以连发枪乱射。我军则见机进行齐射。败退的敌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早已不见了踪影。

现在只有据守于西岸防御工事里的敌军尚在还击，我军炮兵已经没有可供炮击的败兵了，于是把榴霰弹改为榴弹，炮击敌军防御工事。我军炮兵击毁了敌军防御工事。枪弹如雨，敌军稍有惧色。位于右侧之铃木大队乘机越过小堤，呼喊着发起冲锋。左侧的藤本大队也不甘落后。辽河河宽约五百米，我军飞速地拥上对岸。此时向右方望去，见大岛少将亲自率兵若于渡河。河岸家屋的墙壁上有枪眼；在河滩上有船，船上也有枪眼；敌人把木材堆积起来，躲在后面射击。敌人总是倾注全力于防御，实在令人钦佩。只是敌人总是防守不住，让人发笑。

城内最美的建筑物曾经是宋庆的营舍。大岛少将一心向城之北端前进，因此，大岛少将并不入宋庆营舍，立即以当地人为向导向北奔去。途中敌军抛弃的皮衣、军械成堆，到处有尸体。后来，桂师团长亦自辽河上游渡河，来到田庄台北端。此时，作为师团主力之第十八联队于途中遇被第五师团击溃之败兵，展开遭遇战。此前，第一师团第三联队自海城返回大石桥，与第二联队会合，一起来到第三师团的左侧。此日，第三联队迅速地自田庄台西部向北迂回，截断了敌军退路。第二联队直插城内，把敌军驱向田庄台北郊。

当时窜入民舍内的敌兵尚未逃尽，于是我军下令将可疑家屋

全部烧毁。城内到处起火，黑烟笼罩全城。田庄台虽不如牛庄，更不如海城，但仍是此地较为繁华的小城。但因敌我两军之兵火，田庄台几乎化为乌有。然而，此火扫荡了辽河对岸，清除了敌军的据点，对我军可谓有利。

关于敌我伤亡，还没有收到准确的报告。在我军的散兵线上有坚固的天然掩体，所以伤亡极少。而敌军的伤亡却出乎预料地多。从整体来看，敌军在田庄台的伤亡多于在牛庄的伤亡，而绝不会比在牛庄的伤亡少。关于战利品，我军若想缴获，粮食、军器等是非常多的，可惜都被大火烧光了。

战斗结束以后，各师团返回辽河左岸的原来的宿营地。第三师团回到牛圈子。在这次战斗中，我军的野津、山地、桂、奥四名中将，大岛（久直）、大迫、大岛（义昌）、西、黑田、矢吹等六名少将，以及石坂军医总监在阵地上。以此十一名高官击败一老人宋庆，使人有杀鸡用牛刀之感。

十日，桂师团长、闲院宫殿下与军司令官一同巡视营口，然后到高刊。第三师团立即到高刊宿营，迎接他们。根据当夜的命令，师团于十一日停留于高刊，渡边联队的一个大队被派往营口，接替第一师团的守备队。渡边联队的另一支部队被派往田庄台。

以上报道以第三师团为主。下面将详细记述第五师团的战况：

1.进攻营口之准备运动

牛庄陷落之后，第一军立即做进攻营口的准备运动。第三师团沿大道前进，第五师团在大道的左侧前进，成两路纵队向营口进发。第五师团于三月五日正午过后自牛庄出发。此日阳光灿烂，道路上的积雪开始融化，泥泞没胫，其行军之困难，非雪上远征可比。以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缺一个大队）、骑兵大队、山炮两个中队

为师团之前卫。主力包括山口大队,野炮、山炮各一个中队，步兵第二十二联队和工兵中队。行进时,野炮的运动非常困难,一进一止,运动缓慢,费时半日,行程仅三里。于是,军司令部和师团司令部宿营于大台里,前卫宿营于大台里以南,步兵第二十二联队宿营于西大台。

三月六日,第五师团从这里分成两个纵队前进,昨日之前卫部队为左翼支队,主力以一个大队为前卫向高刊前进。此前,军司令部得一情报称：敌军若干驻于高刊地区。为此，我军改变行军方向。次日清晨赴高刊。但传令骑兵报称：高刊并无敌军。不久又报:营口敌军惊于风声向辽河以北逃去,现在集结于田庄台地区。我军将士闻之，皆有灰心之感。部队到小高刊休息，吃午饭。后来，军司令官命令各部队开赴宿营地。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的宿营地是凤凰甸。联队出小高刊,经高刊，进入凤凰甸时,闻营口方向有炮声,声音似远雷。于是,第五师团全部开到凤凰甸一带。传闻第一师团顺利地占领了营口。又称此炮声是停泊于营口之某外国军舰所放之礼炮。以讹传讹,众皆相疑。于是,向营口派出侦察军官平成中尉。然而,凤凰甸至营口三十五华里,平成中尉取回情报必将在黄昏以后。军司令部和师团司令部将其宿营地定于凤凰甸,各部队依次进驻宿营地。

查明我第一师团已经占领了营口。虽部分敌军闻风退往田庄台,然而原来的驻军三千人依然守备于营口，第一师团与之交战,最后占领了该地。

七日,各部队在宿营地待命。午后,田庄台方向时而有炮声。这是我第三师团对田庄台敌军进行战斗侦察。据说由于天气原因,当日并未达到目的。后来有报称:牛庄之败兵及从营口撤退之部队皆集中于田庄台,与原田庄台守军五个营会合,在田庄台修筑

防御工事，准备迎击我军，其兵力约二万余。因此，军司令官很注意进攻步骤，先以第三师团试探敌军兵力及意图。

2.战斗侦察

三月八日，富冈中佐率领一个步兵大队，在野炮和臼炮的掩护下，出中心堡，向田庄台前进。前行约一里，闻数次炮声。富冈中佐以为战斗已经打响，最紧要的是不失时机地与第三师团会合，尽管深雪堵塞了道路，但野炮和臼炮应以最大速度前进。富冈中佐勉励大家，过张家沟，在即将进牛圈子时，见我军一支大部队集合于一个地方。原来这是我第三师团之部队。关于战斗侦察结果，他们说，我步炮联合部队(步兵两个中队，火炮十二门)今晨向田庄台敌军射击。敌军不知我军目的，立即陷入我军圈套，暴露出全部兵力。桂中将根据侦察判断，并向军司令官报告：敌军有火炮三十余门，兵力约一万，欲以辽河为防线迎击我军。我军据此制订了进攻田庄台的计划。

3.攻击田庄台

辽河一泻千里流过满洲原野，舟筏逆流而上，可到辽阳以北，巨舰亦可舳舻相衔进入河口。河宽一千余米，其最宽处达两千米。敌军据此险要迎击我军，可谓隔水制敌，对于专守防御来说，可谓恰当措施。

野津中将于三月八日午后三时来到张家沟，根据桂中将的报告，决定进攻计划。计划规定：九日午前七时，第三师团以五十余门火炮从正面进攻；第五师团自赏军台出敌军退路；第一师团自西南进逼敌军右侧。三面同时开始运动。第三师团于张家沟附近，第五师团于青堆子附近，分别进行战斗准备，并露营于村落。

九日，以步兵第二十二联队为师团前卫，开到辽河左岸。此时，第一师团和第三师团已经开始与敌军炮战。敌我百余门火炮

对射，万条闪电出现于两岸上空，千百声霹雳在硝烟下轰鸣，乾坤一时为之震动，河神亦因之而惊杀。后来奥中将来到前面，下马注视敌方数刻，忽下令曰：步兵第二十二联队渡辽河上游，冲击敌军左翼，进逼其退路；野炮和山炮在台东端炮击敌人。瞬间，野炮第一炮车射击。从这时起，在这里也开始了炮战。敌人一本正经地应战。开始见敌弹远远落在我炮兵阵地的后方一千米的地方爆炸，后来敌弹向我炮车附近飞来，因之数名炮兵负伤。此间，我步兵前进，炮兵继续炮战。步兵第二十二联队是第一线。我第一线部队与敌军交火数次以后，敌军开始动摇。敌军因我第三师团倾泻的曳光弹而处境艰难，而且其侧面又受到我第一师团的冲击，若退路再被我军截断，那就只能再出现第二个牛庄了，因而早已产生了恐惧情绪，想撤退了。我军第一线部队欲夺敌军退路而紧追敌军，山炮也向前挺进。辽河虽宽，但可在冰上徒涉而过。在冰上跃进的散兵线如同长蛇，蜿蜒地覆盖着河面。支援部队也相机前进。大岛（义昌）少将在马上叹曰：这次仍然不能痛痛快快地战斗吗？当日大岛旅团（第九旅团）部队一半是支援部队，一半是预备队，并掩护炮兵。少将喟然长叹的原因就在于此。步兵第二十二联队时而进行齐射，时而进行缓慢射击，向敌军退路前进。但是，敌军善于逃跑，我军还没有前进十步，敌军已经退了一百步，他们跑得比鹿还快。我军第一线部队终于夺取了敌军退路。敌军不知向那里跑好，逃不择路，似想向锦州城逃去。

在当日的战斗中，在第五师团的方向上，却意外地不激烈。因此，其伤亡也极少。第一师团有二十余名伤亡；第三师团有四十余名伤亡；第五师团有十九名伤亡。十九名伤亡是比较少的，而且伤亡又都是因炮弹而伤亡的。由此可知，枪战并不激烈。我军的损失是如此之少，而敌军的损失却不能与我军相比。在三个方向上被

打死的敌军不知有几千。有人说有两千余人。在战斗不激烈的第五师团的前方也有一百多具敌军尸体。其中有一具姓龙(隆)的敌军尸体,他因头颅被击中而死亡。俘虏说,他是五营之长,是被步兵第二十二联队打死的。

战斗已经结束,但太阳还在当空。此前田庄台民房发生大火,现在越烧越大,火舌向四方蔓延,一直烧了一夜,到十日晨,数千户的城镇变成了一片焦土。清军再来也不可能驻扎于此,因为已经没有民房可住了。滔滔辽河水把敌我分开,使清军不能再觊觎辽东了。战斗结束以后,各部队离开田庄台,退至辽河左岸,回到原来的宿营地。

(译自第二十四编)

(二十五)进攻田庄台续记

第一师团原计划于三月七日与第一军一起进攻营口,但在三月七日之前,营口附近的敌军已经撤到田庄台。三月七日我第一师团和第一军的位置如下:第一师团主力在后家油房和牛家屯附近;乃木少将率领的部队在营口附近;第一军司令部在凤凰甸;第三师团在高刊附近;第五师团在凤凰甸附近。

营口及其附近炮台于七日清晨以前全部被我军占领。步兵第一联队向租界地、炮台、官衙和营口市街派出守备部队,其他部队宿营于城外。第一师团攻占营口以后,立即向租界地派出一名副官和一名翻译,提请他们注意外交事务。英国军舰富尔亚布兰德号舰长、美国军舰彼特纳尔号舰长和领事等出迎,并设宴招待,表示慰劳。

七日,第一军司令官来牛家屯,会见了第一师团长,就今后之作战进行了商谈。当日午后至八日,第三师团对田庄台进行了火

力侦察。对此侦察队，敌军以三十多门火炮、大约一万名部队散开于左右两翼，欲将我侦察队包围起来。敌军在田庄台，沿辽河修筑坚固防御工事，欲固守之。执行这次侦察任务的是第三师团之大岛少将。第一军司令官接到侦察报告以后，派军司令部参谋到牛家屯与第一师团商谈。第一师团长随即命令师团各部队前进。其部署如下：步兵第一联队留守营口，其他部队午后三时依次从宿营地出发，向田庄台前进；师团司令部、步兵第二旅团司令部、步兵第二联队和炮兵宿营于大房身；步兵第三联队和炮兵之余部宿营于柳树沟；步兵第一旅团司令部、步兵第十五联队宿营于三家子以东；骑兵大队宿营于双井子；第三师团宿营于第一师团右方牛圈子以东；第五师团向北迂回，宿营于第三师团的右方。

八日午后三时许，师团发布了作战命令，九日总攻田庄台。我第一师团之进攻部署如下：步兵第二旅团及第三师团之一个山炮中队午前三时自大房身出发，于黑英台以西渡过辽河，向田庄台西南前进，进逼敌军退路；骑兵大队于夜间十二时自双井子出发，跟随于第二旅团之后，对第二旅团的左翼实行戒备；炮兵联队于午前三时三十分自大房身出发，面向田庄台，于道路左侧占领阵地；山地师团长率领作为预备队之步兵第十五联队到炮兵阵地的左翼。

原与田庄台敌军对峙的第三师团，以其炮兵于道路右侧占领阵地，军所属的预备炮厂也在这里占领阵地。第五师团于上游渡辽河，到第三师团的右侧，自田庄台以北发动进攻。

面对田庄台的我军炮兵如下：第一师团之野炮三十门（包括仙台师团之野炮）；第三师团之野炮二十四门、山炮六门；第五师团之野炮二十四门、山炮六门；军所属预备炮厂之臼炮七门；步兵第二旅团之山炮六门。各种火炮共计一百零九门。以上炮兵由第一军炮兵部长黑田少将指挥。

此日天气寒冷，清晨有浓雾，看不清敌我双方的情况。西少将的旅团渡辽河下游，向田庄台以西前进。西旅团于午前六时渡河完毕，沿河岸前进。午前七时三十分闻北面有炮声轰鸣。但因有浓雾，不知是何军的炮声。于是西旅团在犹疑的状态下继续前进。八时左右到田庄台西南约半里之一个村庄时，突然响起激烈的炮声，至此始知刚才的炮声是田庄台敌人的炮声，他们正在与我炮兵会战。附属于旅团的第三师团的六门山炮也在田庄台以西开始炮击。因田庄台东西两面炮声异常猛烈，敌军知田庄台难保，于午前八时三十分开始向西北撤退。此时，西少将率领的第二联队已经全部到达田庄台以西（敌军的退路），逼近了通往双台子的大道。敌军失去了退路，沿辽河向南逃走，或冒着弹雨向西北逃去。步兵第三联队迂回到第二联队的左侧，在各处击毙敌人。西少将又自作为预备队的步兵第三联队之第一大队派出一、二中队拦截敌军败兵。步兵第二联队与此预备队之一、二中队夹击敌军。但我军恐相互误伤，而未能完全拦截住敌军的败兵，这是非常遗憾的。见跑在败兵最前面的似是敌军统领，他在两名骑兵的簇拥下，穿过我军战线逃去。我军虽频频对他们射击，但因距离较远，未能击中。他们抛弃携带的旗帜，拚命逃跑，终于失去了踪影，这又是一大遗憾。午前十时左右，步兵第十五联队又自炮兵阵地左翼渡河，进逼田庄台。此时，步兵第二联队之一部已经进入田庄台，正在歼灭残敌。第三师团亦渡河自东北进入田庄台，于城内与我第一师团之部队会合。至此战斗结束。

此日，因第五师团向田庄台以北迂回的运动稍迟缓了一点，在第五师团与西旅团之间形成了一个空隙，大部分败兵从这个空隙里逃去，约五千人。另外，从西旅团之战线向西潜逃的敌军约一千人，向辽河以南逃去的敌军约五百人。其间或中我军枪弹，或受到

我骑兵袭击，死于途中者不少。

在这次战斗中，第一师团筱原步兵中尉等五人战死，三十六人负伤。其后，因炸药爆炸，千叶步兵大尉及士兵四、五人负轻伤。另外，第一军之两个师团约五十人负伤。敌军仅在第一师团方向上就有近千人死亡，其总数不下两千人。缴获火炮十余门，步枪、弹药等无数。

在这次战斗中，第二联队作战最奋勇。起初，第二旅团宿营于后家油房待命，八日午后三时奉命开赴田庄台大道上的大房身，前进约三里，于黄昏时分到大房身，接替第三师团，宿营于此。后来接到如下命令：败兵约一万五千人集结于田庄台，明晨第一军和第一师团拟攻击之；第二联队于明晨三时自大房身出发，为第二旅团之右翼，与一个山炮中队一起攻击敌军之右侧背后。

九日午前三时，第三大队第九中队在樱井大尉的率领下为先锋，行进数步，涉辽河之坚冰，即将登上对岸时，向前望去，远远看到右方篝火冲天，这应是宿营于拉楳的第三师团营地。沿营口至田庄台大道，在辽河河边前进约半里，天色朦胧，朝阳升起于东面的山巅。这时因雾气遮住了曙光，而看不到敌人，同时也使敌人看不到我们。自辽河岸边眺望田庄台，迂回前进。午前七时许，闻田庄台方向有一阵炮声，少时以后停止。勇敢的我军士兵闻炮声士气更加振奋，在渺茫的原野上踏积雪前进，到田庄台背后约两千米处。一发炮弹掠空而来，在第三大队附近爆炸，随之敌军发动猛烈的进攻。炮声隆隆，震撼天地，硝烟腾起，天昏地暗。此时，我先头第三大队已逼近田庄台以西的一个村落，冒敌军连发枪的猛射，在没有地物的平原上冲击前进，逼近了敌人。松永联队长一马当先，始终与联队军旗一起前进。他挥舞着明晃晃的日本刀，厉声叱咤，命令大家杀向敌阵。须臾间，敌军动摇，似要撤退。于

是,我军全线吹响冲锋号,追击败兵,夺取敌军阵地,把敌军的旗帜弃于地上,喊声震天动地。我山炮阵地仅距敌人八百米,炮击田庄台后方。敌炮顿时受挫,炮兵弃炮,骑兵坠马,步兵向东北溃走。我军追击一里许,杀敌无数,敌尸累累,横于原野,鲜血淋淋,积雪为之染红。

此前,井口少佐率第一大队开到第三大队的南面,攻击田庄台。敌军据田庄台西端的墙壁,努力防守。迫水少佐指挥的山炮六中队,向敌炮发射榴霰弹。第一大队三次冲锋,八时五十分攻入田庄台,九时五十分全部占领了田庄台。联队长立即命令第二、第三大队追击敌军败兵,到田庄台村落内停止前进。据说在此日的战斗中,敌将小宋庆(宋庆的外甥)和马统领被我军炮弹击中,战死于田庄台村落,但尚无可靠的证据。

三月九日午前二时五十分,第三联队集合于大房身北面的田地里。此时,附属于第一旅团之一个骑兵小队为搜索敌军之右后方而先期出发。午前三时十五分,作为右翼队之第二联队开始行进。第三联队第一大队归属旅团长直接领导,其他部队皆作为左翼队在第二联队的左方一起前进。前行一里半,于黑英台西北渡辽河。午前七时左右,在向西北行进中闻东面炮声轰鸣,知我炮兵已经发动攻击。须臾间,敌军亦向我军开炮,其炮弹时而于我军行军道路路旁爆炸,也有榴霰弹飞来,在高处爆炸。然而,敌人的炮弹不仅没有损伤我军一兵,反而使我军士气愈发振奋,我军各部队望着硝烟腾起的地方猛进。八时二十分,第二大队奉命急行,占领两铣碑。第三大队亦于第二大队左侧散开。此时敌军似已开始撤退。八时十五分,大部分敌军向北退去,留部分炮兵和步兵拦阻我军,以掩护其撤退。我第二、第三两个大队以疾风迅雷之势冲向敌军阵地。敌人稍微抵抗以后,弃火炮六门、尸体若干,向北溃走。

我第一线部队追击之。此间，第二大队专攻正面敌军。第三大队自敌军左翼进逼敌军左侧背后，截断其退路。于是，向西北撤退的敌军又转而向北撤退。这时，敌军又遭我军追踪，于是再向东北撤退。为执行掩护任务而留下来的敌军部队亦因我军如此闪电般的运动而全部溃灭，遗弃武器、粮秣逃去。我第一线部队一直追击到午前九时五十分。预备队在战线后方约一百五十米处射击自田庄台向西北败走的敌军。十时许，战斗结束。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前方的敌军兵力至少不下一万，多数是奉军和庆字军之精锐。

战斗结束以后，午前十时过后，见田庄台北部黑烟腾起。因此日北风异常猛烈，火势逐渐蔓延到全城。因敌军遗弃的许多炮弹在各处爆炸，声音轰轰隆隆，实有在烟雾之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战之感。如此之田庄台，一朝化为灰烬，两千具敌尸，不劳我军之力，全部火化了。

因营口、田庄台已被攻克，我第一师团自三月十日开始运动，十三日全部撤回盖平城，部队宿营于盖平城内外。

我军于新占领地盖平城内新设行政署，受金州行政厅管辖，负责管理盖平之一切事务。步兵第十五联队第二大队长栗屋干晋升中佐，于三月十四日任盖平行政政署长官。行政署设在原盖平县厅内。

（译自第二十五编）

八 澎湖之役

（一）占领澎湖岛

为占领台湾的咽喉澎湖岛编成的混成支队，于明治二十八年三月六日午后二时，分乘鹿儿岛丸等数艘轮船，依次自宇品出发。混成支队支队长陆军步兵大佐比志岛义辉率其幕僚搭乘鹿儿岛丸。此日，连日之阴云尽散，微风徐徐吹来，散布在内海里的岛屿似在喜迎此光荣出征，使人油然生起快慰之感。夜间十二时，各船到马关入口，暂时停泊于此，以待天明。七日晨各船进入马关，八日午后五时又有新发田丸加入自宇品来此之运输航行列，然后整队自马关出发。此时，虽风伯雨师相续而至，但各船皆顺利地驶过有名的玄海滩，九日晨到佐世保军港。运输船依次进入佐世保军港时，港内各舰上的水兵皆来到甲板上，发出表示祝贺的呼声，各运输船亦应之，欢呼之声震荡于港内。抵港两小时以后，比志岛支队长率幕僚登陆。九日至十二日之四日间，允许各运输船上的士兵以其半数交替登陆，包租三处浴池沐浴。

十五日午前九时，舰队和运输船队依次自佐世保军港出发。此日风平浪静，海面宛如平镜。各舰樯顶高悬舰旗，做好了各种准备。九时十五分，旗舰松岛首先出发，桥立、严岛继之，第一游击队之吉野、浪速、秋津洲、高千穗及西京丸又继之，成单纵阵前进。后面是混成支队之运输船鹿儿岛丸、金州丸、小仓丸、新发田丸、丰桥丸，最后是海军御用船万国丸和千代丸，总共十五艘艨艟巨舶，舳舻相衔，从佐世保出航，其队形如下：

○	○	○	○	○	○	○	●	●	●	●	●	●	●
松岛	桥立	严岛	吉野	浪速	秋津洲	西京丸	鹿儿岛丸	金州丸	小仓丸	新发田丸	丰桥丸	万国丸	千代丸

行至港口，响起了嘹亮的军乐声。此乃佐世保镇守府之乐队乘一只小汽艇，演奏送别之曲。送者、被送者皆挥帽舞巾致礼而去。船行两个小时，于云烟之间，右舷看到五岛，军舰降低航速，缓缓行进，以待运输船跟上。运输船以西京丸为先导，位于左路之首，鹿儿岛丸等运输船全速跟进，按计划组成距离四百米、间隔一千二百米之二路纵阵，其队形如下：

400米

○	○	○	○	○	○	○	
松岛	桥立	严岛	吉野	浪速	秋津洲	高千穗	
○	●	●	●	●	●	●	●
西京丸	鹿儿岛丸	金州丸	小仓丸	新发田丸	丰桥丸	万国丸	千代丸

1200米

编成舰队以后，以一般的八海里舰队速度，取向西南，以整齐的队形前进，其烧无烟煤、冒灰白色煤烟者是军舰，吐黑色煤烟者是运输船，前者在右，后者在左，一看便知。

自黄昏，风浪渐起，船身稍有摇动。鹿儿岛丸等因抗来自侧面

的涌浪的性能差，船身任风摆弄。不久以后，摇动更加剧烈。午后十一时至十二时，达到顶点，一声巨响，如百雷一时落下，饭碗应声摔在地上，酒杯飞起，食堂里长达六尺的大桌子的四条腿被折断，载乘士兵之棚架坍塌，有一人受伤。

十六日，降雨，浪高仍如昨日，除渺茫大海之外，别无所见。十七日，风浪甚大，船身摇动更剧，全船皆苦于晕船。许多士兵因受不住颠簸而爬到走廊上，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由此可知其苦闷之状。

此日午前十一时，鹿儿岛丸因巨浪而使舵机损坏，船随着风浪向左方漂去，发出"我舵发生故障"之信号，并几乎与浪速舰相撞。浪速、秋津洲、高千穗三舰避开撞击之危险，伴随鹿儿岛丸驶出序列之外，修理后返回原来的位置。午后二时，风浪渐停，船身之摇动渐缓。午后九时四十七分于左舷发现一个海岛，此应是八重山群岛所属的岛屿之一。此日非常闷热。十六日中午至十七日中午航行二百零三海里。

十八日晨细雨霏霏，后来天晴。午前八时十五分，于左舷约八海里处望见八重山岛，岛形模糊，但以肉眼尚可辨认。因此日船身摇动减缓，全船士兵皆摆脱了晕船状态，面露喜色。

此日午前十一时，鹿儿岛丸发出信号："自本日起，服用奎宁盐。"自昨夜以来，气温升高，服奎宁盐是为了预防瘴毒。午后六时，士兵舱内的温度，其最上层空气最流通的地方，气温亦达华氏八十度，何况下层？由此可知士兵疲惫情况。

十九日，自右舷眺望，船正航行在台湾以东约十里的海面上，火烧岛和红头屿在左舷，即将到达台湾南角龟壁岬。船驶近台湾之南角时，本队旗舰松岛于午前九时十五分以信号向第一游击队下达了一个命令。后来，第一游击队调转航向，向陆地附近驶去。此举可能是对南角进行侦察。运输船顺利绕过南角，再将航向北转，

徐徐驶向目的地。午后五时二十五分，第一游击队四舰完成侦察任务归来，与本队会合。午后六时，鹿儿岛丸发出信号："准许唱军歌。"时值黄昏，各舰船刚刚吃过晚饭，各自正在纳凉。各船的士兵在甲板上边活动边唱军歌。

二十日午后二时四十五分，各船到八罩岛南岸，暂时停泊于此。此日天晴，但浪颇高，再次患晕船者甚多。与昨日相比，气温相差悬殊，稍觉寒冷。八罩岛在澎湖岛以南，其旁有仓岛，是一个东西约二十町、南北约一里零六町之小岛，远望恰似圆顶草帽漂浮在海上。全岛似没有一棵树，但矮草丛生，有三、四匹野马徘徊其间。到八罩岛三十分钟以后，见十余名当地人向海岸跑来，然后又向村庄方向跑去。据某军官之马夫报告，岛上有两堆玉米秸，可取之为我军之马料。

吉野、浪速二舰离队去澎湖岛侦察，四时二十五分左右返回。其侦察报告称，里正角附近有可供登陆之场所，附近没有炮台，居民约一百五十户，有三艘大帆船。自候角湾以北至二点东之高地上有新建炮台，圆顶山上亦有炮台，圆顶湾内有五艘大帆船。在绍其湾① 内有三艘法国军舰，其附近陆地上有大小炮台五处，见两个大炮台备有火炮四门以上，其他火炮门数不详。在马公湾内未发现情况。第一游击队圆满地完成了侦察任务。现在只等确定登陆地点了。入夜有信号称，自今夜各舰开始戒备，运输船亦熄灯。自此，值勤分为四班，各炮设哨兵，全舰不许点灯。天色暗淡，夜气袭人。

二十一日，风平浪静，清晨，各舰之间，小汽艇、舢板来往频繁。吉野舰将再次去侦察。看来大搏斗已迫在眉睫。但在此近海尚未充分测量，各处埋伏有急流，其暗礁之危险亦未探测。果然，旗舰

① 译音。——译者。

松岛发出信号:今日暂缓发动进攻。但不知是何原因。不久,法舰伊斯雷号等二舰驶来,以一艘小汽艇走访我舰。

此日,伊东司令长官向全军下令曰:(一)凡不抵抗我军者,不问何人,不得杀伤;(二)不得有擅自侵入民宅,掠夺财物,或败坏风俗之行为(如奸淫);(三)除战斗需要外,决不允许放火。并说,此次进军之地方乃我有长远目标之土地,努力安抚居民,使之心服于我军之威德,至为紧要,故上至军官,上至卒夫,应深体此意,并严饬部下,避免出现越轨行为。

二十二日,风浪大作。于我军登陆地点西北一里余之山上似有炮台,若冒轻举之危险,命令陆军登陆,对我军不利,因而暂缓出发。

二十三日拂晓接到出航命令,一日千秋的时机来到了。甲板上是一望无际的好天气,微风自西北吹来。自去年夏季以来,我舰队虽数次完成了支援陆军登陆的任务,但敌前登陆,现在却是第一次。先锋队高千穗、浪速、秋津洲三舰自西北迂回离岛,破浪前进。七时,本队亦追踪而来。运输船□□艘随后。八时许,第一游击队到圆顶山角及候角海面。附近有二、三只升起了船帆的帆船。本队护卫着装载有大约□□人及供这些人数月食用的粮食之运输船,在形如长方形炮台之台岛东南行进。此时气温为六十六度,今后陆军在荒芜不毛之澎湖岛上的困难是可以预料到的。九时二十分,见第一游击队檣头上升起了开战旗。本队亦向帆船漂泊的地方开进,但对方尚似不知。此时旗舰命令严岛舰捕获中国船盘问。严岛舰出列。旗舰故意抬高炮口,发射一炮。松岛舰与桥立舰一起率运输船前进。严岛舰靠近中国船,对方似毫无畏惧之意。于是,该舰在一千二百米处,以三号哈乞开斯机关炮,发射三炮,以手势命令他们落下船帆。我舰放下小艇,前

去搜查。这只帆船是名叫顺成之商船，装载木材、烟草，自厦门开往台湾。包括妇女儿童，船上大约有三十余人。因为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所以把它释放了。然后，严岛舰追上旗舰。此乃发生于十时半前后的事情。

此前，第一游击队已经进入里正角湾。不出所料，九时四十分左右，见敌军炮台上冒起白烟，一声轰鸣，敌军开始炮击第一游击队。我游击队亦还击，如百雷齐鸣。敌军炮台发射以后有白烟，游击队发射之炮弹命中之处有黑烟腾起。见黑烟腾起，游击舰队之士兵皆拍手喝彩。第一游击队与炮台之间的距离约六千米，游击队发射之炮弹能射到炮台，而敌弹则射不到游击队，落在前方大约一千米处，只能激起水烟。游击队三舰进一步靠近炮台，攻击愈益激烈。十时，见游击队向左转弯，停止了炮击。二十分钟以后，又开始猛攻炮台。炮台应之，炮击我游击队。我军发炮如百雷落地，无片刻间歇。敌军炮台不能发炮，只有零零星星地炮击。十一时半，各船舰皆集中于登陆地点。继之，各舰之小汽艇、舢板按计划武装起来，来到运输船旁。

前面的小汽艇和舢板已经搭载陆军陆续登陆，各舰之小汽艇、舢板陆续集结而来。此时，若敌军炮台炮击我运输船则十分危险。为掩护运输船，秋津洲舰最大限度地靠近陆岸，猛烈攻击敌军炮台，实行牵制。敌军亦还击。时值午前十一时半。秋津洲舰发射的炮弹准确命中。因为澎湖岛的山非常低，都是像土垅一样的山丘，炮击甚易。本队原来旁观秋津洲舰等奋战，后来旗舰发出信号：停泊于适当位置，炮击敌军炮台。零时二十分左右，见敌军炮台上出现白烟，一声轰鸣，炮弹落在秋津洲舰附近。秋津洲舰应之，一发，两发，愈益激烈，炮击又开始了。这时，已经登上陆岸的陆军，似在沙滩上进行战斗准备。随后，浪速、高千穗、松岛、桥立

等舰发炮，天地为之震裂。十二厘米速射炮不间断地发射。旗舰又令严岛舰停泊于适当位置，以三十二厘米炮炮击敌军。由第一分队长毛利指挥，距离六千米，轰然一声，舰队为之震动，片刻之后，在炮台上腾起了茶褐色的烟雾，众皆为其命中准确而鼓掌。严岛舰的左舷速射炮不间断地发射，炮声震天动地。当时，我军以严岛舰为炮击之主力，敌军亦集中射击该舰，有数发炮弹落在该舰的近旁，有数发炮弹发出可怕的声音，从严岛舰上空飞越过去。二时，停止炮击，暂时休息。二时二十分左右，见炮台以东正面山上，我陆军已与敌人交火，有齐射弹烟，并见清军撤退。此时，我陆军已经全部登陆，追击敌人，占领阵地。陆军登陆仅用了一小时四十分钟就结束了，其速度可谓惊人。此日之战斗到此结束，敌军炮台不发一弹，我军也不着急。此时，陆军为使用海岸炮攻击敌军其他炮台，请求海军派遣人员登陆。本队当即派去四十五人。此日没有一发炮弹命中我舰，当然没有人负伤。然而，敌人于我军登陆地点顽强抵抗，这却是第一次。海战规模虽不及威海卫，但是，因为进行了一次像样的战斗，全舰皆有喜色。陆军亦获胜，负伤仅七人。

二十四日，混成支队向马公城进发以后，海军陆战队利用拱北炮台之敌军武器，牵制圆顶山敌军。敌军以为我军来攻圆顶山，严阵以待。圆顶山半岛万籁俱寂，只闻鸡鸣。在拱北炮台，敌军在消极方面却做得十分周到，把表尺等破坏了，使我军不能立即使用敌炮。于是，我军以野炮挑射，圆顶山敌军依然不应。我陆战队继续前进。圆顶山炮台虽然不大，但尚可供我军炮击。对方的沉默使我军苦于不知其意图何在。于是搜索山下居民，都是藏头露尾鼠狗之辈。捉三五人送至拱北守备队。搜查时，有人自间壁伸出枪口狙击我军。我军三名士兵进入一民房，两名中国人逃去，留下一人，一声枪响，击中浪速舰某水兵下巴。二人扑上去捉拿，中国人以匕

首猛刺我兵，仅掠过腋下，幸未负伤。我军乃以刺刀把他刺死。圆顶山炮台是新建炮台，尚不完备，大炮仅有两门，架设于地上，不能自由仰俯。此乃其不能炮击我军之原因所在。兵营亦不完整，以山下之民房为营舍，其粮食皆藏于此民房中。暮色降临，郭润馨率一千余人来降。陆战队指挥官丹治少佐受降，但敌人犹恐身首异处，不肯交出武器。我军予以训斥，限二十五日午前八时以前，集合部下，收缴武器来降。郭润馨顿首匍匐而去。我军十分警惕。据郭润馨说，炮台内有可供两个月食用的粮食，总领姓朱，六十余岁，于二十三日炮击时受重伤。朱说日军勇不可当，应降服。朱说完后死去。

此日，我舰队停泊于里正角湾运输船的西面。秋津洲、浪速二舰游动于圆顶湾附近，发炮数次，支援陆战队作战。桥立舰对渔翁岛炮台实行侦察，虽自小头角进行炮击，但敌军悠然不应，桥立舰日落前后返回。敌军已经失去统领，纪律混乱，不从军令，成为乌合之众。二十五日午前二时敌军果然来降，大约六百人。天亮以后，我军把他们集中在圆顶山。他们都是从上海、江南、云南、厦门雇来的乞丐。后来又有三百人来降。

（译自第二十四编）

（二）占领澎湖岛详记

我南征混成支队于三月十五日舳舻相衔自佐世保出发，二十日午后二时四十五分到八罩岛南岸，并暂时停泊于此。按计划，我混成支队应于二十一日晨向目的地澎湖岛前进，但突然改变计划，改为二十二日出发。午前，巴亚尔号等两艘法国军舰自澎湖岛方向驶来，停泊于我旗舰松岛旁边。此日，我海军军官十余名在八罩岛登陆，当地居民向我军军官献上猪和鸡，加以款待。二十二日，

自昨夜刮起来的狂风尚未停止。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我军到了澎湖岛，也不可能把人员、物资安全地送上岸去，于是又暂缓出发。许多将士扼腕叹息无事可做。二十三日，天晴风静，是自佐世保出发以来未曾有过的好天气。午前七时，各舰船整队从八罩岛海面出发，向澎湖岛航进。不久，两艘中国船向我方驶来，严岛舰发现以后，立即发射空炮，其中一艘落下船帆，似在踌躇，当即被我军捕获。于盘查时，另一艘乘隙逃走。此前离队向海岸靠近之我第一游击队之各舰，于九时三十分左右向候角东北高地上的拱北炮台开炮，敌军亦发炮应之，我一炮，敌一炮，一时硝烟遮天，令人毛骨悚然。数十分钟以后，敌军炮台沉默，我舰亦停止发炮，回到舰队。船里的人皆来到甲板上　兴奋地眺望着这令人愉快的情景。在大家一心评论战况的时候，船继续前进，十一时三十分已经到了里正湾海岸，各船抛锚。

1.登陆情况

正午时分，旗舰命令陆军登陆。关于登陆行动，我军设登陆委员，西京丸舰长东乡海军少佐任委员长，小川监督、梅村大尉、依田海军大尉、林田中尉等为委员。登陆顺序，事先已有安排，因此，命令下达以后，各舰载有艇炮之小汽艇各拖小船数只，集中于作为前卫之后备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搭乘之鹿儿岛丸近旁，各运输船所备之驳船亦集合于此。在鹿儿岛丸上，第一中队至第四中队，按顺序登陆，然后比志岛支队长率幕僚登陆。接着，搭乘其他运输船的部队登陆。登陆于午后二时全部结束。登陆前三十分钟，秋津洲舰停泊于登陆地点附近，炮击拱北炮台。一度沉默的敌军炮台，因发觉我军要登陆而不断发炮，其中八、九发落在舢板或运输船近旁。当士兵自驳船跳上海岸的一刹那，有炮弹落在前面一两步远的地方爆炸，非常危险。但我军于此弹雨中没有一人伤亡，有秩序

地完成了登陆。太阳旗树立在沙滩上。

2.第一大队之进军

第一大队于里正角湾文良港登陆以后，派侦察队去文良港及其附近之果叶乡侦察有无敌军，又令俣野翻译官向当地居民询问敌情。在弄清以上两个地方没有敌军以后，比志岛支队长立即命令后备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前进，占领距登陆点约八町之尖山村前面的高地。第一大队长岩崎之纪少佐命令第一中队长山口正路大尉和第二中队长中岛行正大尉，各率其中队前进，占领上述高地。二大尉立即率其部下到达高地。因为这里没有一名敌人，遂欲自这个高地再去占领该地前方大约两千米之高地。这时，敌军亦欲占领这个高地，大约三百名敌军向这个高地攀登而来。我军立即下令急射，敌军亦猛烈还击。敌我相距仅二百米，双方竭尽全力作战。此时，敌军援兵约一百五十名自前面村落开来。中岛大尉见之，命令所属两个分队埋伏于洼地，以待敌军开来。我军突然齐射，敌人狼狈撤退。我军追之，毙敌六名，但其他敌军尚顽固抵抗。率领第三、第四中队前进之岩崎少佐担心前方的战况，遂命令第三中队长松坂大尉和第四中队长佐久间大尉快速前进，增援第一、第二中队。两个中队立即向高地前进。佐久间大尉令部下上刺刀，对射若干分钟以后，向敌军冲锋。其他中队亦发动冲锋，支援第四中队。敌军因畏惧我军冲锋而溃退。第一大队终于全部占领了上述高地。时值午后四时。

当日，第二大队为护卫军旗而停留于登陆地点，于第一大队即将全部击溃敌军时来到高地。第二大队见状，自第一大队右侧前进，追击败兵，进入高地前面的村落，进而来到海湾处，然后又返回高地，与第一大队一起分左右露营于高地上。支队司令部露营于尖山村。

此日，佐久间大尉中队之川上特务曹长，率领一个小队，离开所属中队，到第二中队左侧的田地里，与其前方的敌军作战，以冲锋击退了敌人。击退敌军以后，见一门已经装填了炮弹的十厘米炮丢弃在这里。这里什么原故呢？原来敌军恐我军自海岸攻来，将炮口对准了海岸，却出乎意料地受到相反方向的攻击，虽急忙调转炮口，但因炮重，终未能如愿，抵抗不住我军的冲锋，于慌忙中弃炮撤退。若敌军得发此炮，我军必有众多伤亡。我军欲将此炮送到后方，但因炮重，搬运费时甚多，故将其破坏，使之不可再用，弃于田中。

在这次战斗中，后备第一联队第二中队之一等兵山田增藏负重伤，后来终于死去。二等军曹石川武及另外八人负伤。关于敌军死亡，据第一大队长报告，在战场上遗弃的敌军尸体有十一具，其后又在各处发现敌军尸体，敌军死亡合计三十四名。

3.占领拱北炮台

支队为了在二十四日占领候角东北方之拱北炮台和马公城，各队于午前四时集合于第一、第二大队之露营地，然后前进。支队司令部于午前二时三十分自尖山村出发，露营于尖山村附近的、由荒岛信雄大尉指挥的临时山炮中队和松岛舰炮术长指挥的海军速射炮队提前出发。在辽阔的田地里，没有道路，仅借着星光前进。在纵横沟渠之间，单身步行已甚困难，拖着炮车前进的炮兵则更困难，用了三个小时，才走了大约一里路。四时，各队皆到达集合地点，四时三十分开始前进。以后备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为先锋，直指拱北炮台。后备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自右侧向拱北炮台前进。后备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之先头第五中队长木下胜全大尉冲到炮台附近，激励部下一举攻占炮台。六时许，发现敌军二百余名，集结于昨日第一大队占领之高地与炮台之间，似要阻击我

军。见此情景，木下大尉命令中队尽量接近敌人，进行射击。这时，该中队之第一小队长石井弥四郎中尉勇敢地击败了敌军，六时三十分冲进炮台。此时，大部炮台守军已经逃走，但有的隐藏在濠沟里或门后，阻挡我军进入炮台。第五中队第三小队长江头特务曹长跳越濠沟时，有一名敌军伤兵突然站立起来，用刺刀刺伤了江头特务曹长的大腿。看来敌军中也不是没有有些血性的人。但是，滔滔大势所趋，并非一两名敌兵所能阻挡。澎湖岛之要塞拱北炮台，仅以三十分钟就被我军攻占了。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攻入炮台的同时，自右侧发动进攻的第一联队第二大队也冲进了炮台。大队长岩元贞英少佐携带国旗进入堡垒，将国旗悬挂于最高处，并跨上炮身，挥舞手巾，三呼天皇陛下万岁。此日，临时山炮中队在昨日第一大队占领的高地与炮台之间的田地里占领阵地，向炮台频频发炮。但是，从山炮的射程来说，其距离稍远，于是再前进，占领阵地，而这时炮台已经被我军占领了。由此可知我军攻占拱北炮台之快速。另外，海军速射炮队也在山炮中队的左侧炮击炮台。敌军在连接炮台的高地上架设两门野炮，抵抗我军。海军速射炮击退了这股敌人，并夺取了野炮。后备第一联队第四中队（中队长佐久间大尉）受命向拱北炮台以南之村落前进，在海军陆战队登陆结束以前，阻击敌人。第四中队于午前六时三十分开始运动，途中击退败兵，六时五十分占领了该村。这里是定海左、右营之宿营地，当时这里有兵力约五百名。海军陆战队之一部从这里登陆，进入拱北炮台。

4.攻占马公城

我军攻占拱北炮台以后，令各队集合，以后备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为先头，向马公城前进。途中，渔翁岛炮台频频向我军发炮，其中一发炮弹落在行进于主力中央之山炮中队炮车附近，当时

曾屡遭间不容发之危险，但全军顺利到达马公城外。第一中队攻占其前方的步兵营。第二中队于十一时十分进入城门，分三路进军。多数敌军逃散，仅有三十余名敌军于右侧道路抵抗我军。我军以冲锋击败敌军，进入城内。在水雷营广场上有二十余名敌军试图抵抗。我军击败敌军，继续前进。敌人皆向北门和海岸炮台退去。随后，第三中队占领了水雷营，第四中队占领了城西北角。十一时五十分，马公城里到处是日本兵。进攻拱北炮台时，我军死亡二名，第一联队第二大队之吉川直七中尉等十七人负伤。敌军伤亡不详。

5.敌军投降

此日，高千穗舰副舰长丹治少佐指挥的海军陆战队进攻圆顶半岛炮台，敌军丝毫没有进行抵抗，五百人投降。二十六日，又到渔翁岛炮台。这里的敌人委托当地人送来降书，但早已不知逃到何处去了。

6.澎湖列岛上的清军

散布于澎湖列岛各处的清军约十二个营，其人员不足五千，统率各营的官员姓名如下：

澎湖镇标练营澎湖镇署总兵周振邦，宏字正营营官周镇邦，宏字前营营官刘忠栈，宏字副营营官龚凤章，宏字左营营官缪瑞祥，宏字右营营官黄增猷，防左营营官林福喜，防右营营官梁恩深，抚标定海右营营官朱上泮，防军前营营官朱朝贵，防军后营营官郭润馨，炮队营营官宋尚杰。

在该岛还有水师。水师包括：前美、南通两只差船，五十余只渔团，十只附属小船。其水手是澎湖镇标练营的士兵。

日清交战之前，驻在澎湖岛的有正营营官周镇邦，前营营官刘忠栈，以及澎湖镇标练营之三哨与水手，全岛兵丁不过一千四、五

百人。交战以后逐渐增加，所增各营之士兵都是从湖南、台湾省台南府、广东、福建等地招募来的，其中以湖南人为最多。他们于去年七月二十日（清历）以后先后来澎湖。据说，二十三日抢占我军欲占领之第二高地之清军和二十四日于拱北炮台前面展开的清军，都是朱上泮、郭润馨、宋尚杰三人的部下。据说拱北炮台是熊某的亲兵防守的。又据马公城之居民黄助提供的情报，朱统领于二月二十八日（清历）午前十时于拱北炮台被洋枪击毙，周总兵于同日午前十一时与众多的官吏同乘渔船逃往西屿炮台（渔翁岛），同日午后二时又自渔翁岛乘中国差船南通号逃往台湾，许多士兵向东逃去，五十余只渔团逃往白沙岛。二十四日黎明之前，自我军集合地（第一联队露营地）向东瞭望，远远看到海岸上篝火相连，我军以为这是敌军虚张声势。但由黄助之情报来看，此乃清军欲乘天色未明逃走。又据俘虏说，炮队营官宋尚杰于二十四日战死于拱北炮台以南之村落。该日佐久间金吾大尉之中队为掩护海军陆战队登陆而去该村时，见被击毙之众多敌人中有一衣冠楚楚之军官，这大概就是俘虏所说的宋尚杰。据俘虏和市民说，清军于清历二月十九日由台北府给澎湖镇署的电报得知日军自日本向南开进，由灯塔（大概是台湾南角灯塔）发来的电报得知日本兵船在台湾巡逻，根据二月二十六日午前某渔船报告得知日本兵船停留于八罩岛。我军仅以不到一天半的时间平定了澎湖全岛，不仅因为我军威镇四百余州，所到之处敌军望风而逃，而且因为我军先发制人，首先抢占了第二高地（拱北炮台前方的高地）。按照最初计划，我军只想占领尖山村前面的第一高地，但因在这个高地上不见一个敌人，后备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长岩崎少佐同意第一、第二中队长之请求，立即向第二高地前进。随后又派出第三、第四中队，四个中队互相配合，全部占领了这个高地。然而，第一、第二中队来到这

个高地的时候，敌军亦沿山路攀而来，欲在这里占领阵地。我军若稍迟疑，高地就会被敌军占领。若这里被敌军占领，此高地至第一高地约两千米，是一望无际的开阔地，我军前进将异常困难，拱北炮台就不会如此迅速地被我军占领了。岩崎少佐毫不犹豫地命令其部下前进，可与最先占领天王山之堀尾茂助相提并论，功绩卓著。

7.拱北炮台和马公城的俘虏

在拱北炮台和马公城的战斗中，被我军俘虏的敌军军官和文官八名，士兵四十七名。除军官外，立即全部释放。俘虏军官姓名如下：范明高（五十岁），金发生（三十六岁），刘日明（二十六岁），何为善（二十岁），王林横（四十八岁），王银生（三十岁），王才（四十八岁），张永（三十岁）。其中，范明高在审问结束之前病死。

后备步兵第一联队进入马公城以后，该联队第三中队之第一小队长冈田中尉首先搜查水雷营，在水雷营发现水雷装置，立即报告了海军。海军接此报告后，派人到水雷营。他们于水雷营附近发现地雷三枚。为与台湾本岛联络而设立之澎湖电报分局位于马公城内。我军入城之日，舰队附、陆军参谋伊藤炮兵中佐带翻译官到电报局。局长陈某等全部逃走，只见文件丢弃在各处。中佐当即将文件没收。

8.行政厅之设置和第一野战邮局

行政厅设于澎湖镇署内，行政厅长官为海军少将田中纲常，陆军步兵中佐志水直辅佐，另有宪兵军官一人，宪兵、士兵十余人，翻译官、雇员各数人，各各分科掌管事务。行政厅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招抚顺民，对表示恭顺之当地居民，发给证明，作为接受保护的证件。后来，表示归顺的当地居民甚多，证明已达二百号以上。混成支队第一野战邮局于二十七日设于澎湖镇署内巡捕房旧址，自四

月一日开始办理汇款。

9.战利品

在这次战斗中，战利品甚多。支队司令部以山口步兵大尉为战利品调查委员长，玉置炮兵中尉、北川步兵少尉为委员，下辖士兵若干，调查战利品。第一次调查结束，山口委员长呈交第一次战利品调查目录，其概要如下：炮十八门，枪二千四百六十三支，弹药一百零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发，火药七百九十七桶，装药三千一百七十三包，大米九百一十一包，杂品若干。

（译自第二十五编）

（三）攻打圆顶半岛记

停泊于澎湖岛里正角湾之我舰队于三月二十四日决定组织陆战队登陆。此日拂晓，陆战队集合于松岛舰舰尾，几十只小船组成单纵阵阵形，于拱北炮台海岸登陆。陆战队由各舰水兵组成，其目的是扼制圆顶半岛之敌军，以期消除陆军进攻马公城的后顾之忧。陆战队军官如下：

指挥官兼大队长　丹治宽雄海军少佐（高千穗）

参谋　筑山清治大尉（高千穗）

大队副官　吉岛重太郎大尉（严岛）

传令使　日高二男助少尉候补生（松岛）

传令使　金田秀太郎少尉候补生（高千穗）

信号官　生野太郎八少尉候补生（松岛）

军医长　关文之助大军医（桥立）

军医　山科岩少军医（秋津洲）

主计长　今井弥大主计（高千穗）

主计　田中信吉少主计（浪速）

枪队

第一中队长　名和又八郎少尉(松岛)

小队长　小林辰之助少尉(松岛)

小队长　藤木定吉少尉(严岛)

小队长　增田敬五郎少尉(浪速)

第二中队长　栗田伸树大尉(桥立)

小队长　榊原忠三郎少尉(秋津洲)

小队长　平贺德太郎少尉(高千穗)

小队长　秋泽芳马少尉(桥立)

炮队

野炮中队长　今井兼胤大尉(浪速)

小队长　森弥长一少尉(秋津洲)

小队长　川上亲幸少尉(严岛)

工兵司令　吉冈范策少尉(浪速)

陆战队于此日午前四时在里正角湾海边的一个村庄登陆。五时五十分，指挥官传令，以第一中队为先锋，第二中队为本队。此时敌军在西面遇我陆军混成支队攻击，正在激烈战斗，拱北炮台之敌炮声援之，并向陆战队发射数炮。我陆战队立即以戒备行军队形行进。第二中队分出一个小队，掩护炮队行进。六时四十五分，拱北炮台被我陆军攻占，败兵皆向西南逃跑。陆战队到达炮台。陆军将善后事务交给陆战大队，然后向马公城前进。八时，指挥官下令，我陆战队追击圆顶半岛之敌军，并扼守要地，目的是防止敌军与马公城及其他敌军联系。第一中队和炮队向井仔按村前进，为右翼；第二中队向乌山次村前进，为左翼。我军虽时时受到马公炮台炮击，但我军决不畏缩。乌山次村有居民约三百户，一部分敌军潜伏于此，常常为害良民，似最受居民之憎恶。第二中队长派第

一、第三小队四面搜索，自居民家中搜出敌兵二十余人斩之，又捕获二十余人，得步枪三十余支，弹药若干，霰弹炮一门。第二小队与炮队一起到双头卦村搜索，杀敌二十余人，缴获武器、军旗等。午后四时三十分，我军逼近猪母水村。这里是圆顶半岛的咽喉，居要害地位，于是我军在这里布置哨兵线，严密戒备。以第一中队为右翼，第二中队为中坚，炮队为左哨。规定夜间暗号：松岛（问）；吉野（答）。五时五十分，一名敌兵出现于我步哨的前面，我军派人捕捉，因敌兵不服从命令，立即被我军斩杀。潜伏于村落里的敌军见之，不断向我军射击。我炮队发炮袭击村落，炮击震憾着村中的房屋，敌军为之丧胆。此夜我军不断加强戒备，以防止敌军逃跑。

当夜十二时，自称敌军军使者来我军门曰：我大将为向日本军队请降，派小人至贵军门下，希重仁慈怜悯。来使二人，一人是敌将的仆从，另一人是厨师。我指挥官丹治少佐随即修书敌将曰：我军仁慈，不杀降者，汝若欲降，须汝亲自来我军门谢罪，且将现存之武器、弹药、粮食等带来，全部交我军门。约定敌军二十五日午前八时以前来降。二十五日，我军离宿营地，途中搜索猪母水村，进入小管村。部队留于村外，等待敌将来降。午前八时十五分，对方果然来降，队伍络绎数百米。军官着紫色或红色、黑色条纹缎子上衣，穿黄色或深蓝色裤子，头束孔雀尾，戴装饰帽，威武堂堂而来，于我军指挥官面前，以头叩地三次，以此为降服之礼。礼毕，与指挥官交谈，其内容如下：

问：你有兵马之权吗？

答：我是朱上泮的门下，名叫郭润馨。朱已经离去，昨夜派降使来贵官处的就是我。

问：你的愿望可以得到满足。把一切武器交给我们。

答：是。

问：你有多少兵？

答：原有三千，但已逃亡两千，所剩只有一千。

问：武器在哪里？

答：步枪若干及弹药已经带来，其余在炮台下面的居民家中。

我军接收敌军携带的武器、弹药。九时，又有六名敌将来降。前后来降敌将共十名，其姓名如下：

管带定海队营花翎补用参将　江西省鉴州府龙泉县人　郭润馨（五十九岁）

帮带定海前营花翎总兵衔即补副将　湖南省郴州府桂东县人　郭俊山（五十四岁）

五营正总查花翎补用参将　湖南省永州府与宁县人　欧阳连（六十五岁）

定海前营左哨哨官花翎补用都司　湖南省永州府与宁县人　朱光明（四十九岁）

定海前营前哨哨官蓝翎补用守备　湖南省冲州府桂阳县人　朱月明（四十八岁）

定海卫队营后哨哨官蓝翎拔补千总　湖南省郴州府桂阳县人　范先亮（四十九岁）

定海卫队营前哨哨官蓝翎补用守备　江西省南安府崇义县人　范耀辉（四十八岁）

定海前营前哨哨长蓝翎补用千总　湖南省郴州府桂阳县人　范贤伦（四十六岁）

定海后营前哨总哨蓝翎补用守备　江西省鉴州府瑞金县人　李达山（四十八岁）

定海后营前哨哨长蓝翎拔补千总　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人　王孟光（四十岁）

定海后营左哨哨官花翎即补都司　河南省光州府人　范全胜（五十六岁）

定海后营右哨哨官花翎补用守备　浙江省湖州府安吉县人　徐绍坤（三十八）

此外，投降士兵四百四十五名。

午前十时，第二中队以一名敌兵为向导，去占领金山炮台，于该炮台接收旧式前装药铜炮两门、野炮一门。又派一个中队在附近村落搜索，获霰弹炮两门、步枪六十余支、弹药若干。继续向圆顶山炮台前进。途中，在路旁之村落，得霰弹炮一门、步枪四十余支。圆顶山炮台工事尚未完成，炮台左右有旧式野炮八门，似为防备陆战队登陆而设置的。此次搜索又捕获敌兵百余名，加上原来的降兵，总计五百六十六名，比我陆战队总人数还多一百五十余名。

此夜，战俘露营于海岸，由我军警卫。次日晨，恐有逃亡而检查人数，却发现比昨日多了十余名。看来，他们相信我军不会杀害俘虏。在附近村庄里也有潜伏败兵，他们恐被我军捉住，反而麻烦。败兵被我军追赶，没有住处，没有食物，而降于我军。二十五日晚上，我军送来饼干给俘虏们吃。

此日，渔翁岛炮台敌军弹药库爆炸，看来敌军烧毁弹药库以后逃跑了。我陆战队之林少尉率领的炮队之一部，与陆军配合，攻占拱北炮台，长驱直入，向马公城前进。占领马公城以后，又乘小船去渔翁岛。这时，敌军已经逃走了，当地居民胸前挂着写有“顺民”字样的布片，以表归顺之意，并用手势向我们报告中国兵勇逃跑的方向。我们进入空无一人的炮台，在堡垒上悬起我军舰旗。

（译自第二十六编）

九 台湾之役

（一）台湾绥抚记（之一）

近已报道，媾和条约已经成立，台湾成为我国之新版图。桦山大将作为台湾总督率部僚出发。清国派李经芳来日本军舰，完成了台湾交接仪式。然而岛民顽固，竟挥螳臂抗拒王师，其愚岂不可怜？我桦山总督出发之前便有岛民抗我之传说。于是，我大本营下令驻金州半岛之近卫师团开往台湾。桦山总督到达台湾时，岛民果有反抗。我忠勇英烈之近卫军顺利登陆，追逐敌军，其势如猛虎追逐羊群。现记述桦山总督自宇品出发以来的情况。

五月二十四日午后五时三十分，台湾总督桦山大将一行自宇品出发去台湾。此前，五月二十一日，福岛大佐、安原少佐和岛村久等三人搭八重山舰先去台湾。同日，桦山总督、水野公使、铃木副官赴神户会见小松宫大总督殿下，随即返回广岛。二十四日，虽桦山总督一行欲自宇品出发，但当日可出发之运输船仅横滨丸一艘，不能全部乘船，于是分数次出发。当日搭乘横滨丸从宇品出发的人员如下：

桦山总督，大岛少将，水野公使，角田海军大佐，儿玉工兵大佐，森军医监，伊藤炮兵中佐，鹤田军医少监，柴炮兵少佐，泷川海军少佐，松川步兵少佐，高平海军大军医，铃木海军大尉，梅村工兵大尉，安岛宪兵大尉，林步兵大尉，大井步兵大尉，清水海军主理，山田步兵大尉，上原宪兵大尉，桥本步兵大尉，内部宪兵少尉，野村才二，仁礼敬之，千千岩英一，平野胜，木下新三郎，桦山资英，大久保利武，长田忠一（以上是高等官员）；

官房判任官五名,庶务官三名,会计三名,翻译五名,海关官员九名,海军书记官七名,总督随员二名,公使随员二名,电报技工三名,陆军书记官七名,宪兵下士十四名(以上是判任官);

宪兵一百三十七名,马夫十九名,马十八匹,夫役五十七名,木工十名,掘井工二十名,厨师四名,理发师二名,勤杂工九名。

轮船于预定时间自宇品出发,穿过群岛之间,向西行驶,风平浪静,船行甚便。二十五日,船过日向滩,继续向西南驶去。午后四时半,阴云满天,起风,降雨。入夜,风浪大作,船在海中漂泊数小时,风雨最猛烈时,甚至电灯为之熄灭,器具为之散乱。二十六日拂晓,轮船摇动渐缓,中午见大岛在左舷。二十七日黎明前,见琉球岛在右舷。此时左舷方向有一艘轮船。片刻,又有一艘轮船冒着黑烟驶来。天明取望远镜望之,知有四艘轮船护卫着横滨丸。午前七时三十分进入冲绳县中城湾停泊。先于横滨丸到达中城湾之八艘满载近卫士兵的运输船已经停泊在这里,其中有松山丸、萨摩丸、广岛丸、名古屋丸、小樽丸、丰桥丸、佐仓丸、爱国丸。此前,还有报国丸、荣成丸、姬路丸和千代田舰停泊在这里。共计十二艘舰船集结于中城湾。这些舰船受命与台湾总督一起去台湾,二十一日从旅顺出发,在这里会合。中城湾是那埧背后的港湾,湾内水深,便于大船停泊,自海岸陆路到那埧不过二里二十町。近卫师团自旅顺出发到中城湾的情况如下:

五月十五日,近卫师团司令部自金州宿营地转移至营城子,于该地停留四日,二十日再转至旅顺口。近卫师团已经脱离第二军建制,奉命进驻台湾,于旅顺口准备出航。五月二十一日,以四艘为一船队,舳舻相衔,驶上南征之途,时值午后七时零三分。夕阳未没,轮船拖着长长的煤烟,清风徐徐吹来。回头向黄金山望去。见山上有太阳旗招展,似为我们送行。想到如此险要之地,不日即将交

于他人之手，一片慷慨与依依不舍之情油然而生。二十三日黎明，于云烟缥缈之中看到威海卫，午前七时在船右舷看到山东角之灯塔，又看到荣成湾和荣成。二十四日，天气晴朗，没有风。午前九时，左舷有一个海岛，据说是朝鲜济州岛附近的群岛之一。在船中苦于无聊，仅以麻绳做小环数个，并于甲板上圈地，以绳环投之，绳环入圈地内多者为优胜，互争胜负，不过徒然消磨时光而已。入夜，召来挑夫中善讲“落语”① 者，于食堂演出，音美如玉。师团长北白川宫殿下和各位军官亦列席闻听。二十五日，风烈雨暴，怒涛澎湃如山，冲刷着甲板，船身像疾风中的落叶一般摇动，全船几乎没有不觉眩晕的。进入黑潮区以后，暑气顿增，夜间虽只盖一条毛毯，仍汗流浃背，湿透了衣襟。二十六日午前，雨虽停而风未止，船身颠簸如昨，同行的三艘轮船不知去向。午后风势渐弱。五时，到甲板上，见琉球群岛忙于迎接我们。轮船徐徐抛锚于中城湾内。此夜，冲绳县书记官和警部长来船问候师团长殿下，并面晤各位军官。我近卫师团之一半作为混成部队，以十四艘舰船，二十六日黄昏到达琉球中城湾。

二十七日，本来计划把近卫师团长等军官们召集到横滨丸，由桦山总督下达训示，但因出发时间临近，桦山总督同水野公使到萨摩丸访北白川师团长宫殿下，下达如下训示：

资纪拜受台湾总督之印绶，今将率文武诸员赴任地，现向各位陈述所怀。

夫台湾作为我日本光荣战胜之结果，清国终于将其地割让于我。我睿圣天皇陛下暂将此任委以资纪，且赋予统率指挥诸岛文武诸官之权。资纪虽不胜惶恐，但将鞠躬尽瘁，以期完成其职责。

① “落语”是日本的一种曲艺形式，类似中国的单口相声。——译者。

惟台湾乃我帝国之新版图，尚未沐浴我皇化之地，加之有蒙昧愚顽之蕃族割据岛之东部，故今将登临此土，须以抚字为宗旨，以我皇覆载之仁，使之悦归，但亦须恩威并举，不使所在人民产生轻举妄动之心。况近日据清国政府公报，彼岛之人民因其土地被割让而激昂，玩弄干戈，与部分兵弁结合，对驻彼岛之清国官吏表现出不稳之状。故资纪在该岛登陆时，难保一时不无动用兵力镇压不逞之徒之必要。

陆海军军官若遇顽民抗拒我军等意外之变，须迅速击退，严惩不贷，而对顺民则应爱抚不怠。文官者，接触人民应努力使宽严不失其宜。资纪于住地奠定新政之基础时，文武两官须和衷共济，服从资纪之指挥，以期迅速奏效。

明治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台湾总督子爵桦山资纪于中城湾

此外，又向各舰舰长传达了训示全文。二十七日中午自中城湾起锚。出发之前，冲绳县知事奈良原繁、警部长田中坤六二人访问桦山总督。总督部决定，关于登陆方法、军队运用等，一切委任近卫师团长。即日，师团长宫殿下发布如下命令：

一、仅有台湾状况不稳的消息，但不知详细情况。现在，我舰队正在对台湾情况和登陆地点进行侦察。台湾总督桦山大将于本日正午自本湾出航，向淡水附近行进。

二、师团于本日午后自本湾出航，集结于基隆东北尖阁岛以南五海里处(北纬二十五度二十分，东经一百二十二度)待命。

三、各运输船按照过去的序列，按各监督军官的命令出航。

四、本人搭乘萨摩丸于午后五时三十分出航，驶向集结地。

五月二十七日午后二时

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

桦山总督搭乘之横滨丸自中城湾出发时，千代田舰放礼炮十二响。午后四时，四艘轮船驶向中城湾，虽不知其船名，但与护卫船一起，确为十六艘。师团之运输船驶向基隆，横滨丸驶向淡水。二十八日午前十时开始降雨。午后四时许，天气愈益恶劣，大雨倾盆，雾浓浪高，航行不便。午后六时，台湾岛在左舷。日落以后，经基隆港海面，到达淡水港。以下谕告以日、汉、英三国文字揭示：

谕　告

大日本国皇帝陛下据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于下关缔结之和平条约，对大清国皇帝陛下割让之台湾全岛及其附近诸岛，以及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威治东经一百一十九度至一百二十度、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间之诸岛，拥有永久的完全主权，领有上述各岛上之城堡、兵器制造所及政府物资。本官奉敕令，以皇帝陛下之御名，接收上述诸岛，作为台湾总督施行一切行政事务。居住于大日本帝国领地、顺从地从事合法事务之众庶，可永远享受完全的保护。

明治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台湾总督海军大将子爵桦山资纪于淡水

提前出发之我国军舰高千穗、浪速、八重山等，已经在淡水港。据军舰报告，陆上有敌人，若从这里强行登陆，于我军不利。于是决定自三貂角附近的海湾登陆。横滨丸于二十九日午前六时自淡水出发，至基隆海面，与已经在基隆海面之萨摩丸等十一艘近卫师团运输船一起，以松岛舰为先导，午后一时到三貂角湾。

此前，萨摩丸等近卫师团之运输船于二十七日自中城湾出发，按预定时间向集结地（基隆海面）航行，二十九日午前九时十分到达该海面。十一时，桦山总督之乘船也来这里会合，决定进行敌前

登陆。总督命令以松岛舰为向导，驶向三貂角。此前，高千穗舰为侦察派小汽艇去淡水。陆上频频招呼我军，我军不应，对方遂射击不止。小汽艇看到陆上有蓝色旗帜飘扬，旗上印有老虎，并听到陆上远处有炮声。虽不知敌人情况如何，但有人抵抗我日本军舰是明显的。十余艘巨船自集合于三貂角时，根据午后一时进入湾内的松岛舰的信号，停止运转，准备登陆。首先由姬路、佐仓、丰桥三船开始登陆。登陆点位于三貂角与泄〔澳〕底之中间。海岸是一片沙地，波涛甚高，操船极为不便，强风吹向湾头，登陆之艰难出乎意料。人在舢板中，因海浪而上身湿透。靠近岸边以后，不得不涉水登陆，鞋袜无不被浸湿。自登陆点前进时，尚有注入湾内的激流，工兵队因乘坐速度较慢之运输船而尚未进湾，因而未能安排架桥，无奈仅以由当地人驾驶的帆船暂时应付，但到底不能运许多人过河。于是，又拖来运输船携带的小船一只，于两岸之间拉一条绳子，这才得以方便渡河。此前却遇到了不少困难。小船自海中逆流而上，为选择适当的渡口，几次被急流冲走。在两岸之间拉绳子时，因绳长不足，许多人用尽了全力，在水中辛勤操作，直至日落。

步兵第二联队第一中队是最先登陆的部队，于登陆点与敌人冲突，午后三时半互相射击，毙敌兵四名。敌军是纯粹的中国兵。遗憾的是四人皆被击毙，没有探听到敌情。据当地人说，登陆点附近有敌军五百余名，敌军撤退时有百余名越山逃跑。于刚才对射时，我军也亲眼看到了。第二联队尚在追击敌人，其后消息不明。日落之前，在海岸上时时自前面山中传来枪声。其后，军队陆续登陆，两支后续部队宿营于泄〔澳〕底。据报告，泄〔澳〕底有兵营，敌人已经逃走，我军舍营于兵营中，获敌人遗留之武器、弹药若干。又据当地人说，本年四月敌人曾于该地埋设地雷，但我军并未发现。所谓当地人，实际是中国人，其头发、服饰皆与在满洲看到完全

相同，稍不同的是他们是赤足，没有大蒜的臭味。他们能奉命服劳役，令人满意。然而，军队所属之翻译官，无一人通晓他们的语言，于是仅靠笔谈办事，其不便自不待言。因常有识字者，多少便于得知敌情。据他们说，基隆有万余名敌人，宜兰县有一千多名敌人，下双溪有二百名敌人，在先北也有不少敌军。

军队舍营虽一般都很困难，但敌前登陆之当日夜间舍营情况之不理想，却是少见的。军队在船中苦于晕船，登陆时又遇全身被浸湿之苦，此日阴云模糊，细雨濛濛，到处充满瘴气。所谓营舍，只是登陆地点附近的渔村以石块做墙壁、以棕榈叶做屋顶的仓房。在这里铺上雨衣，缩在这里忍受暑蒸之苦。刚要入梦乡，讨厌的蚊子又使人醒来，不能入睡。没有解渴的茶水，也没有解饿的晚餐，其辛苦难以想象。有的士兵露营，通宵工作，不能睡觉。参谋长等军官们也只能在地上铺一条毛毯，合衣而睡。其他人的情况可想而知。

满洲的道路虽然险恶，但金州至旅顺间尚好。满洲没有树木，便于筑路。台湾与满洲不同，山峦重叠，连亘一片，如热带地方。满山被积翠郁苍覆盖。许多地方因满地是树木，在繁茂的树木之间，只有小径相通，往往妨碍作战计划的执行。然而从一片风光来说，其青山绿水之自然美，堪称"福摩萨"(美丽之岛)。

萨摩丸已经返航日本，它所带来的消息如下：桦山台湾总督搭乘之横滨丸，五月二十七日午前八时到达琉球中城湾，与自大连湾到达中城湾之近卫师团会合，于该日正午出发，二十八日午后九时到淡水港。松岛、高千穗、浪速、八重山等舰已经在该港。据军舰报告，陆上树立着画有虎形的蓝色旗帜，敌军似欲努力抵抗，曾射击高千穗等舰派出的小汽艇。若在该地强行登陆，对我军不利，于是决定自三貂角附近海湾登陆。横滨丸于二十九日午前六时自淡

水出发，到基隆海面，与已经到达基隆海面之萨摩丸等十一艘近卫师团运输船一起，以松岛舰为先导，午后一时到三貂角湾。因载有栈桥等用具之胆振丸航速低，迟迟未到，故以舢板登陆。此时海浪汹涌，湾水又深，不便靠岸。有的士兵跳入海中登岸。午后三时半派出侦察兵，发现山上有敌军三、四百人，持枪抵抗我军。我军杀其中四人，将敌军击退，我军无伤亡，随后占领泄〔澳〕底，缴获武器弹药，并以此处为临时根据地宿营。泄〔澳〕底三面环山，东临大洋，湾内稍狭窄，但水深，可停泊大船。师团之一个大队追击残敌，继续前进。旅团司令部进至距泄〔澳〕底三里左右之顶双豁〔溪〕。附近道路非常险恶，部队行进极为困难。

（译自第三十编）

（二）台湾绥抚记（之二）

1.登陆后之敌情

五月二十九日，我南征之近卫军于台湾三貂角登陆，此夜近卫步兵第一旅团司令部舍营于泄〔澳〕底，三十日再进至顶双溪，其前卫过三貂大岭，向基隆前进。自登陆点至顶双溪近四里，崎岖羊肠小道，世间罕有。自泄〔澳〕底前进，山岭渐趋重叠，山与山之间仅有一线栈道相通，路面狭窄，只能落脚。水田之间与溪流岸边较平坦，但全是粘土，泥泞没靴，稍不注意，难免滑倒。一路直往，地形越来越高，跷足攀登，然后刚刚下山，前方又为峻岭所阻。层峦之间，水量虽多，但都是浊流，不可用以解渴。官兵本因晕船而吃不下东西的人甚多，登陆后又立即前进，并遇此险路。前方有敌军，并且已经与我军交火，身为国家干城，不可有丝毫踌躇，但观其苦境，实在使人觉得可怜。其中有一骑兵小队和一支机关炮队，其危险，其困难，一言难尽。在如此道路上，单身行走都觉得困难，骑兵

们自己牵着马，或渡河，或越谷，炮队把炮身和炮车全分解开，分别扛着，才到了顶双溪。又如驮马，行至途中，因过于疲劳，时时倒卧于水田之中，或坠落于谷底深渊。军需全由人肩运送，仅能应付当前急需。古人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大概就是指这样的道路说的吧！

登陆点附近的敌军，于登陆当时全被我军击退。我军前卫进而露营于基隆大道边之某山山顶。不料夜间与敌败兵冲突，毙敌数名。三十日黎明，旅团司令部自泄〔澳〕底宿营地出发，向顶双溪前进，中途遭潜伏于山中之敌军射击，我军应之。后来敌军逃得无影无踪。须永第二大队长率领两个中队，三十一日晨十时自三貂大岭向北面的金山行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进入该山。但昨日有百余名敌军停留在这里，射击持续一小时。这里有容纳四十余人之兵营两处，其余则为金矿矿工的住房。据当地人说，敌军已经向基隆方向退去。但据三十一日第二次侦察报告，金山附近有五十名敌军，且自基隆方向有大约一百五十名敌军来袭。午后三时二十八分，敌军与第五中队之一个小队发生冲突。我军一名士兵于散开时误从悬崖上坠落下去死亡。

登陆点的当地人虽顺从，但自泄〔澳〕底至顶双溪，当地人却顽固不化。因敌兵脱去上衣与当地人完全一样，时常有敌兵住于当地人中间。有的居民家中还藏有武器弹药，因而不无危险。虽命令他们搬运物资，向他们征集物品，但他们倔强而不肯从命。以当地人做民夫，中途逃亡者甚多，无奈系绳于其腰间，由我军士兵监督，鞭打使役。总之，他们不惧我军，并有轻侮我军的迹象。旅团司令部虽欲挨户告谕，但翻译官不懂当地人使用的广东话，只能一一笔谈，但亦未能达到目的。写出告谕，张贴于路旁，尽量多使用金钱，物资征集工作也尽量采取等待的态度，但是连对于我军关于去

基隆的道路的询问，许多人仍回答不知。看来对他们不宜以常法律之。欲以小惠取得其欢心，却招致他们傲慢。故不能恩威并举，宁可以威势使之屈服。

在顶双溪之关帝庙及其他明显的地方有台湾巡抚的告示，时间为阴历三、四月间，其主要内容为：自与日本开战以来，同本国的交通不便，宜各自做好自卫准备。敌国仅为日本，对于英、法、俄之轮船，给养、礼遇从优。倭人犯边，我台民携枪报效者，即给口粮四两二钱，作为丁勇，并给枪价。若带数十人来者，即为队长；带数百人来者，即为营官。无官职者，先赏以顶戴，有功者重赏，等等。所到之处，民家中藏有武器，兵农难以区分，恰如屯田兵之状。大概是因为有上述告示而如此吧！师团司令部没收之文件说，泄〔澳〕底为险要之地，宜设兵营。巡视官之意见书说，俄、法、德三国来电，要联合保护我们，我们亦须防备不怠。此外，还有收信人和出处都没有的书信，以及含有某某海岸及海中之险要处设置的地雷和水雷须妥善管理之意的文件，等等。在泄〔澳〕底，以当地人为向导，经探查发现海岸埋有地雷。

2.平定金胶蒋

六月一日，前卫司令官川村少将率步兵第二联队（缺第四、第八中队）、工兵一个小队及卫生队一部，自顶双溪进发，露营于三貂大岭之巅。其间行程不过三里，但山路险峻，细雨如雾，三貂大岭峥嵘巍峨，茂密的树林遮蔽着道路，攀登之困难超过泄〔澳〕底至顶双溪间。到达绝顶以后，雨停云散，前方的情况尽收眼底。见右侧山腰有金矿工人住房。在正面山谷里，沿河流有家屋数点。远眺右前方，可见海面和岛屿。正面相隔两三个高地，时而看到敌人发炮。此或许是因我侦察队通过，而敌军炮兵阵地进行射击。火炮门数不详，据我军军官观察，有山炮两门左右。

午后七时，下达了如下前卫命令：

第二联队第二大队长须永少佐：

一、步兵第二联队于二日午前八时攻击今日之敌军炮兵阵地。第一大队自大道以南向攻击点前进。

二、贵官应命令你大队之一个中队自金山沿海岸之山脉向攻击点前进。另一个中队应由贵官率领到金胶蒋，为预备队。

第二联队长坂井大佐：

一、第二大队之一个中队沿海岸山脉向攻击点前进。

二、贵官应率领第一大队（缺一个中队）自大道以南向攻击点前进。

临时包扎所应设于金胶蒋。

二日午前五时，第二联队按照命令自三貂大岭露营地出发，向金胶蒋前进。道路险恶如昨。午前七时五十分左右，到达敌军炮兵阵地背后，命令第一中队（缺一个小队）进攻敌军阵地之西北，第一小队攀登西面的山头。此时，敌军炮兵阵地上有二、三十名敌军，短时抵抗以后，立即撤退。第三中队追击，第一中队第一小队占领炮兵阵地。第三中队继续前进，在即将进入金胶蒋时，许多敌兵在土墙后面顽强抵抗。一场村落战开始了。我军发动冲锋，破坏了土墙。敌军向西退去，占据北面和西北面的高地，潜于茂密的树林之间，巧妙地利用地物猛烈射击。我军稍呈苦战之状，经过奋战占领了金胶蒋西端。敌军自北面的高地猛烈射击，同时与向西面撤退的敌军靠拢。我军为进一步追击，一个小队登上环绕村庄的河流的西岸，另一部登上村落右侧的高地，同时第一中队也出现于该高地上。午前八时三十分左右全部平定了这个地区。九时，第二中队在位于金胶蒋以西、有独立家屋的山上占领阵地，并派出一个小队到西北面的山上。不久，敌军自西面反击，其兵力约百余

名。我军又以第三中队之第二小队去西面的山端展开。此时敌军兵力近三百名。我军齐射，把敌军击退。敌军自西面的山上发两炮，然后狼狈地向基隆退去。时值正午。

金胶蒋又名瑞芳，是基隆大道上的一个村落，居民不过三、四十户。本属偏僻小村，但村中心有兵营，可容纳许多人，砂金总局似也设于兵营内。我军占领金胶蒋以后，舍营于此，挨户搜查，发现每户都有步枪和弹药，可见这里有土著农兵。据俘虏说，兵营内原有一营敌军，头目是王大人，敌军多数是今晨从基隆开来的。敌军在屋内射击，或占据有利地形，或利用地物狙击我军。敌军不知我军强弱，顽固抵抗，有人虽已负伤，尚挥刀向前。敌军情况同满洲敌军不同。其反击的勇气，也是中国北部的兵勇所不可能有的。在此日之战斗中，我军使用无烟火药，敌人不易知晓我军射击位置。对方虽藏身于高山密林之间，巧妙射击，但发射时白烟缕缕，一眼即可知其所在，不免成为我军射击之集中点。

在此日的战斗中，我军死亡士兵三名，负伤军官三名，士兵十三名。负伤军官中，大沼、宇津两大尉是轻伤，佐藤少尉左颊受伤稍重。伤员皆在金胶蒋包扎所治疗。对于俘虏，我军也给以治疗。酒井联队长上衣衣袖被枪弹击穿，但未负伤。敌军死于村落附近的约七十名；包括在山中的死亡，估计超过一百名。在以后的战斗中，又至少打死了三、四十名敌军。另外，还有三、四十名俘虏。战利品有火炮两门、枪五十七支、榴弹九发、榴霰弹十六发、步枪子弹四千九百发、刺刀三把、刀五把、旗十二面、军服五十件、弹箱两个、青龙刀四把。

在台湾，于往昔征台之役①以后，日本人活动于内地者甚少，故无人了解道路地形。现有的地图，错误百出，常常使人迷惑不

① 指1874年日本对我国台湾发动的侵略战争。——译者。

解，因此必须重新侦察。此日之进攻依仗于古川中尉昨日之侦察结果。古川中尉经金山至金胶蒋，遇敌军炮击，自侧后侦察，然后又侦察了通往北斗的道路。因此，今日的进攻以古川中尉为尖兵长，到敌军炮兵的背后，一举占领了敌军炮兵阵地。

3.平定基隆

师团于占领金胶蒋之夜宿营于金胶蒋。午后九时发布命令，于三日进攻基隆：

一、敌情没有变化。今日午后我军五艘军舰出现于基隆附近。

二、明日师团向基隆前进。

三、午前六时，前卫以步兵为先导，通过基隆大道上的步哨线，向基隆前进。

四、左翼支队①随前卫主力之后出发，向北斗方向前进，掩护师团之右翼。

五、左翼支队午前六时自宿营地出发，在通往暖暖街的道路上，在靠近金胶蒋的地方，选择适当阵地，面对暖暖街，掩护师团之左翼。

六、午前六时四十分，师团主力之先头应通过金胶蒋的西端出发。

七、所有前哨于午前六时撤回。

八、本人与师团主力之先头部队一起行进。

六月二日

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

部队区分如下：

前卫司令官 第一联队长小岛大佐

① 原文如此，疑为右翼支队。——译者。

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工兵一个小队

右翼支队司令官　第二联队第二大队长须永少佐

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缺两个中队)

左翼支队司令官　第二联队第七中队长

步兵第二联队第七中队

主力(行军序列)

步兵第一旅团(缺八个中队)

工兵大队本部(缺第一中队的一个小队)

独立野战电信队人员若干

卫生队

三日午前六时，须永少佐根据上述命令率领第二联队的两个中队向北斗进发。前卫和主力再次不顾道路困难，向基隆前进。其先头于午前十时三十分到达基隆以西约一里山上的茅屋。此前，作为前卫之第一联队于基隆大道及其以南与二百余名敌人遭遇，把敌军击退。其后又受到敌军的微弱抵抗，把他击退以后，继续前进。自山上向前方望去，相距约一里之山麓，基隆市街房屋栉比，道路左右有禾苗青青之水田相连，市街背后山上设有炮台，数十面旌旗迎风招展，看来防备森严。山左侧之高地的前面有一座建有瞭望楼的山，兵勇集中于山上，或登上瞭望楼瞭望海面或我方，其情形一目了然。不久，见靠近山左侧之炮垒上升起我军之太阳旗。我军军舰开始自海上炮击。北斗方向炮声隆隆不绝。

正午，师团长命令川村第一旅团长率领八个中队占领基隆。川村少将根据师团长的命令，停止执行前卫任务，命令部队向基隆前进，侦察敌军阵地，并决定首先占领有瞭望楼的山头。川村少将命令三木少佐率领三个中队占领大道右侧高地，与瞭望楼对峙；又命令另一个中队于大道左侧，前进至适当位置，掩护主力通过；命令

炮兵联队长侦察瞭望楼及基隆市街进攻阵地。午后一时零五分，川村少将亲自率领主力沿大道前进。此时，忽然阴云密布，骤雨沛然而来，全身无异于浸于水中。云雾之中，咫尺不辨，敌军竟不知我军已经靠近了基隆市街。此时，炮兵队尽死力扛着炮门和弹药前进，于道路右侧选定之阵地上设置山炮两门，向瞭望楼开炮。此日炮兵之困难可谓前所未有。原在瞭望楼前面的高地上与敌军对峙之三木少佐的部队不在敌军步枪射程之内，他们沿山前进，一次冲锋，攻占了靠近瞭望楼的炮垒。此前，在攻占瞭望楼之前，旅团长命令主力停止前进。因进入基隆市街可能发生巷战，为避免巷战，决定先攻占周围之炮台。旅团长派白木副官向第一联队长传达这个命令。此时，一支部队已经进入市区作战。敌军于市街之入口严密防守。我军前面的一个中队于水田中散开应之，后面的中队登上右侧的山头，沿山发动攻击。另外两个中队自左侧的山头前进，到达靠近狮球岭的地方，攻击狮球岭炮垒。此时，已经有两个中队与一个小队冲入市区，毙敌十余人，未遇顽强抵抗，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基隆。但是，狮球岭炮台在市街之西北角，俯瞰市区，非常努力地防守，不肯撤退。因此，狮球岭成了攻击之中心点。我军虽集中射击，对方却顽固不动。风雨愈急，日近黄昏，炮声、枪声与风雨相合，相当可怕，不知何时才能攻占狮球岭。炮垒防线后面仅有险峻的栈道相通，前面亦仅可攀登，难于发起冲锋。炮台与市街之间是水田与竹林，相距甚远，架设在炮台下面的我军的一门山炮亦不能奏效。大久保少尉被敌军之弹片打成重伤。于是，命令志气中尉侦察敌军右翼情况，以期发现可乘之机。这时，见敌军稍有动摇，并有人自炮垒后面逃跑。我第二联队第二中队之特务曹长川越友吉仅率领十九名士兵，如疾风一般冲入敌垒。同时，第一联队第二中队第二小队长大城少尉自左翼率一个小队在前面冲锋前进，该中队亦随

之前进。此时，炮台四周之我军齐呼万岁声援之，一起向炮台突击。午后五时零五分终于全部占领了炮台。在炮台上有火炮五门，其炮台构筑法，和旅顺、大连一样，虽非新式，但前后防线之险要却是罕有的。我军有一门山炮，但无适当阵地，仅靠步枪射击，兵力也不多，只有五个中队发动攻击，其困难出乎意料。

前卫主力向基隆前进，师团尚停留于有独立家屋之山之鞍部。于我军右侧大约一千二、三百米处发现大约一个中队敌军，打着四面旗子，向我方开来。我军以第六中队和一个工兵中队把敌军击退。敌军遗弃伤员与武器若干散去。看来他们是北斗的敌军，被我右翼支队之第二联队第二大队追赶而来到这里的。此日，左翼支队于途中仅与微弱的敌军遭遇，到达独立家屋，成为师团之预备队。右翼支队自北斗沿海岸向基隆前进，追击败兵，占领海岸炮台和水雷营，并与三木少佐率领的三个中队取得联系，进入基隆市街。

师团留一个中队于独立家屋，以掩护侧后。师团长指挥下之步兵、工兵各一个中队，午后五时进入基隆市街。至此，全军舍营于基隆市区。

我军进入市街，当地居民多闭门不出，其中也有兵勇。他们自室内射击我军，或持刀剑来杀我军。有的败兵暗中自窗内狙击我军，我军有人因被狙击而死亡。经过搜索，我军把他们捕获，并于各处张贴桦山总督的告谕，勉励当地居民安居乐业。数日后，他们对我军畏惧之念已经消失。五日，福岛大佐来到基隆，设民政厅，努力保护当地居民，并公布货币行情和日华货币兑换标准等。

战斗异常激烈，而我军伤亡却甚少，死亡三名，入院后死亡二名，负伤二十六名，其中军官仅一名。敌军伤亡不详，炮台内死者较少，但欲乘船逃跑而被射死者有一百五十余人，其他死亡亦不少于此数。数日后，潜伏于岛中的敌军五十余人来降。战利品仅毛

瑟枪就有三百余支，火炮和弹药等无数。

敌军兵力是十一个营，多数是广东兵，非满洲兵可比。尽管他们进行了出乎意料的抵抗，但了解了我军的厉害以后，亦和满洲兵一样害怕。其头领叫徽〔张〕大人①，有人说战斗之日徽〔张〕负伤，乘火车逃跑，但真伪不详。此地之兵，军服胸部多数有亲兵字样。据说多数敌人向台北逃去。

中国之台湾交接委员李经芳，请求我国政府以军舰护送。我方回答，若来淡水，可以护送。因之，李乘公义号，由我高千穗舰护送，来到近卫师团的登陆点三貂湾，会见我桦山总督，完成了交接手续。据说，李恐若登陆则会被当地人杀死。五日，桦山总督于基隆登陆，与师团长一起巡视市街。港内有浪速、高千穗、松岛、千代田、和泉五舰，他们是昨日为进攻海岸，实行牵制而来港的。另外，还有数艘运输船停泊在这里。湾内的水雷已于四日全部排除。

第二联队第一中队的小队长志岐中尉于二日午后作为侦察军官去基隆方向，于当日午后七时送来报告。于三日我军进攻基隆时，由这次侦察获益匪浅。在前人未曾走过的险路上，只能亲自进行侦察。志岐中尉排除万难，完成了侦察任务，使我军的进军和进攻作战得以顺利进行。论占领基隆之功，志岐中尉不在他人之下。

4.关于基隆作战的补充报道

下面是在基隆的某军官于六月七日寄给大本营某军官的私信。该信详细记述了基隆作战，可看作基隆作战的战斗公报。特刊载于此：

五月三十日，战斗部队登陆完毕。三十一日午后，各纵队的人马，材料也大部登陆完毕。三十一日午后，师团长决定六月一日开始向基隆前进。在此日之前向各个方向派出了侦察队，但是没有

① 徽〔张〕大人，应为张兆连，为铭军提督，时驻守基隆。——编者。

找到一条军马可以通行的道路。因此，已经派往顶双溪、貂大岭、下双溪等地去的部队的大小行李，皆未能到达其所属部队的所在地，于三十一日夜间已全部返回登陆地点。于是命令士兵只把粮食和弹药送往前方。又据侦察，顶双溪至基隆，道路更加险恶。

师团长作出如下决定（师团长命令）：

一、进攻基隆之前，殿下及全体人员皆徒步行军。乘马和驮马等，以轮船运往基隆。

二、每名士兵须携带一百五十发子弹和三天的口粮，此外只携带大衣。

三、大小行李纵队等全部运输兵和夫役须将四天的粮食运往顶双溪以西。在占领基隆之前，不再补充弹药。

四、军官行李和公用行李皆不得携带。

五、以人力搬运山炮八门及其弹药。（只有四门参加了基隆作战，其余四门停留于途中。）

因此，曾一度登陆的马匹和材料要重新上船，粮食又要紧急登陆，司令部催促为运送混成支队而应去澎湖的运输船出发，在仁川、大连、横滨、天津等船上又发生了霍乱，登陆地点一片混乱。

六月一日师团开始行军，道路之险峻，实出意料之外。这种情况在朝鲜内地也不多见。一上一下，起伏甚剧，几乎没有平地。在坡道上以自然石形成台阶，一般路宽六、七十厘米，在不能徒涉的溪流上架有独木桥。部队常沿溪流行进，所以路旁大都是断崖绝壁，危险之处甚多。三条道路中，以三貂大岭为最艰险。其标高约七百米，上下坡道各四千余米，是所谓一夫守隘万卒不能过之险要。类似之要害不少，但敌军没有扼守其中之一个，反而扼守没有价值的谷底，可谓我军之大幸。因为道路如此，所以行军纵队长达数里。因为在到达基隆之前不能使用野战电信，所以命令和报告

的传递非常困难。据说在到达基隆之前，有不少小部队三天不通音信。部队疲劳较少，连日阴雨，天气不甚炎热。到处有溪流，树木苍郁，树荫甚多。一般听不到疲劳困惫的反映，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殿下率先在此险峻的道路上跋涉。

敌军的抵抗，意外地顽强。仅数十名，却试图反击，或单独潜伏于家屋或竹林中，从我军的后尾进行狙击，非常令人钦佩。在瑞芳战斗中，少量敌军据守于兵营内，与之作战的阪井联队长和前田大队长的军装和长靴被敌军子弹击中（幸未负伤），宇津木联队副官和大野中队长负伤（轻伤），佐藤少尉负重伤。我军伤亡较多，由此可知敌军之顽强。

基隆敌军的抵抗更加顽固。旅团长曾一度命令炮兵停止射击，步兵停止进攻。在三日基隆完全占领之前，大家都很忧虑。因为我们携带的口粮已经吃光了。因为道路险阻，没有运输能力，后方完全不可能有粮食补充。在进入基隆市以前，我军又不可能征集物资。上天保祐，我军终于按计划于三日攻占了基隆，四日与海军取得了联络，五日运输船进港。在基隆的兵营和炮台里有许多敌军遗弃的武器和弹药。在炮台上有十英寸和六英寸火炮十二门，皆保持良好状态。其他战利品，正在调查。关于铁路材料，有客车和货车共七辆，铁轨约二十里，遗憾的是没有机车。

据今日之情报，在台北似没有敌军。第一联队可能于八日进入台北。

前天混成支队自澎湖到达这里，但尚未登陆。由今日的情况看来，混成支队在这里已经没有用处了，可能乘近卫部队第二批运输船返回国内。该支队的恶疫已经完全得到根治。近卫师团的卫生状况非常良好，现在入院治疗者仅九名。恶疫没有蔓延的迹象。

5.在基隆海面上的海战

明治二十八年六月二日，为移交我新领土台湾之土地，清国全权委员李经芳一行于午前十时访横滨丸，讨论一个多小时，然后离开横滨丸，立即起锚回国。我松岛舰放礼炮十五响。桦山总督也曾到载其一行之公义号话别。此日中午十二点多钟，突然下达了准备出航的命令。松岛舰驶向基隆海面。此前，我高千穗舰为向千代田舰传达命令，已于松岛舰出发前起锚向西北方向进发。因此，在这里只有松岛、浪速二舰。我军之登陆地点通常称为三貂角，实际不在三貂角，但我军把登陆地点南岬称为三貂角。南岬至基隆港，航程不过十四、五海里，北面自鼻头角隔海可见基隆岛，故往返一次不到三、四小时。然而，陆路山道险阻，榛莽错杂，堵塞道路，马匹不能通行。因此，在登陆地点海岸上的海军司令部帐蓬附近有数百匹军马徒食杂草。这成了我军的一大难事。军舰起锚前进。午后一时，突然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松岛舰仅仅用了六、七分钟就准备完毕。这时鼻头角在松岛舰左舷二海里处。午后三时与千代田、高千穗二舰会合。四舰（松岛、千代田、浪速、高千穗）合为一队，以旗舰松岛为先导，在基隆海面上向西行驶，后又改变航向，向东前进，窥探港内动静。因距离很近，港内的一切皆在指顾之中。若炮台向我舰队发炮，我军就会给它一炮、两炮、三炮，使之陷落。但是炮台寂然无声，更不知敌情。午后四时半，旗舰（松岛）令千代田舰临检中国帆船。舰队在基隆海面巡航，显耀我军之威武，以挑动敌军发炮。敌军终于未发一弹。我舰亦因明日是陆军的进攻日期，没有勉强挑战。在基隆港海岸有十余处炮台，但火炮都是旧式的，唯巴姆岛①之甲炮台和巴山之乙炮台有新式十英吋以上之火炮。其他详细情况，现在不得而知。此日见中国当地居民在甲炮台上树立数十面旗帜，不断地窥

① 译音——译者。

视我舰队的动静。

三日，陆军应于天亮之前发动进攻，舰队于午前四时半全员起床，开始做战斗准备。然而，此日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炮击炮台，而仅为陆军进行牵制，因此，我舰并不进入弹着线以内，只在线外进行示威运动。此日清晨，风平浪静，船身毫无摇动，对于炮击来说，这真是一个大好天气。午前五时二十分，旗舰先命令高千穗舰侦察巴姆炮台。高千穗舰受命以后，勇猛前进，到奇莫湾①东岸，在这里放下小汽艇，沿陆岸侦察西面的炮台。不久，返回报告：敌炮俯射角不大，但看不清炮台里面的情况。此时，在远处漂泊着的万国丸见敌军不发炮，遂向舰队靠拢。同时，大岛舰也从东北驶来，与舰队会合。时已午前八时，已经接近陆军发动进攻的时间了。全舰将士站在甲板上，紧张地等待着开战。八时十分，果然响起了枪声，同时，呐喊声四起，炮烟濛濛，铺天盖地，似山河崩溃，坤舆将晦。随后，见我军勇往直前，登上山顶。开始只有一个黑点，继而两点、三点，指顾间，我军布满了山顶。这时，我舰队在奇莫湾东岸海面。此时，枪声越来越激烈，看来一时不会停止。于是，旗舰命令放下小汽艇，令舰上人员登陆去陆军司令部了解进攻情况。同时，旗舰传令做战斗部署。旗舰（松岛）下令后，浪速、高千穗、千代田三舰随旗舰在基隆岛以东之奇莫湾海面游弋，等待开炮命令。此时，旗舰首先以左舷之十二厘米火炮发射三炮，距巴姆岛六千五百米。浪速、千代田、高千穗三舰也相继发炮，其中高千穗舰最勇猛。然而，我军发射的都是空炮，但炮台上的清军怎能知道这是空炮呢？轰然的炮声，濛濛的炮烟，早已叫他们魂飞天外了。敌军一时都藏身于树林和石洞之内，后来他们发觉没有炮弹落下来，却以为是炮击别处，于是他们又登上炮台观看。我军虽千方百计地挑战，但清

① 译音。——译者。

军沉着、冷静，决不还击。敌军用意何在，难以察知。于是我军于午前九时暂停炮击。这时，原来派出的小汽艇回来报告：清军约千人，即将败退，企图沿海岸逃窜。旗舰接到报告以后，立即命令高千穗舰前往炮击。高千穗舰受命以后，迅速靠近陆地，十点多钟发射第一发炮弹。巴姆岛甲炮台反击，炮弹落在我大岛舰的前面。事出意外，各舰急忙将战斗旗高悬于樯头。在高千穗舰炮击之后，其他军舰也开始炮击。浪速、千代田、大岛等舰都进行了炮击。此间两军互相炮击，一时难见胜负。于是我舰队暂时撤到弹着线以外。在这次交火中，敌军发射炮弹十余发，我舰队发射炮弹也不过三、四十发。落在我舰附近的炮弹甚多，大岛等舰多次出入于死地，但我舰未被命中一弹，各舰皆平安无事。旗舰本欲发射三十二厘米巨炮，以挫敌胆，但因距离较远，而没有发射。

中午十二时，横滨丸开来（桦山总督在横滨丸上），决定午后再次炮击。但自午后一时，突然阴云密布，飓风卷起海浪，骤雨滂沱，甲板上雨水泛滥，若大河决口，海雾濛濛，不辨咫尺，遂决定此日暂不炮击。迎北风前进，暂时躲避风浪。四日，捷报传来：昨日午后五时，我军占领了基隆。现在我舰队停泊于基隆港外。港内敷设有水雷，待扫除水雷以后，我舰队将停泊于港内。

6.混成支队在基隆登陆

在澎湖岛马公城的田中民政厅长官，因不久将去台湾，要对附近各岛做最后调查，于六月一日午前八时率领河野、桥口二人和翻译官，乘第十八号鱼雷艇行进。这时，在渔翁岛海面出现两艘轮船，因估计这是总督府所属的轮船，所以鱼雷艇暂时停止前进。这两艘轮船是丰桥丸和佐仓丸，奉总督府之命自台湾来澎湖。长官等立即令鱼雷艇返航，访问混成支队司令部，进行商讨，最后决定向台湾进发。田中长官等提前出发。支队长立即命令部下做出发准

备。三日午前七时，支队长下达出发命令，部队集合于码头上。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出即叙门，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出顺蒸门，皆于午后四时以舢板和中国船运送部队登船完毕。此日虽天色阴暗，而且下了雨，但登船顺利。比志岛支队长、岩崎少佐、内田军医正等官兵搭乘丰桥丸，岩元少佐、坂本大尉、三宅大尉、本多大尉搭乘佐仓丸，五时四十五分自马公城出发，四日午后三时二十五分到基隆港。松岛、浪速、千代田、高千穗、和泉等舰停泊在港内。医院船神户丸载田中民政长官，已经停泊在这里。

此前，近卫师团自三貂角登陆，追逐八百名清军，三日晨与舰队呼应，自背面占领了基隆炮台。太阳旗高悬在炮台上。桦山台湾总督于四日午后十一时率水野民政部长等乘横滨丸进入基隆港。广岛丸、大连丸及其他船只亦自三貂角相继进港。

因基隆港布有水雷，不得进入港内。海军自四日午前开始扫雷，五日午前八时半以前发现两枚水雷，将它爆破。据说尚需二、三日才能全部扫除水雷。

（译自第三十一编）

附录一　接收台湾之补充报道

六月一日午后四时许，于水天相接之际见一艘军舰和一艘轮船向台湾三貂角方向驶来。大家不知这是什么轮船。因为当时不可能有运输船自日本驶来。有人说这是李经芳乘船前来。有人说可能是带有我国紧急命令的运输船。军舰靠近以后，见是高千穗舰自淡水海面护卫一艘轮船开来。通过信号得知是李经芳来了。午后四时二十六分，李经芳乘悬挂德国旗的公义号轮船，靠于我横滨丸右舷。四时四十分左右，李经芳派翻译官陶大均向桦山总督通告来意，并商定会谈日期。总督派铃木海军大尉代表总督访问李

经芳。

六月二日午前十时，李经芳带领卢永铭、陶大均来横滨丸。总督率领水野公使、岛村书记官和翻译官仁礼敬之、大久保利武在甲板上迎接他们。在食堂会见约四十五分钟以后，李经芳等离去。总督作为回访，率松田陆军少佐（参谋）、泷川海军少佐（参谋）、翻译官仁礼敬之和大久保到公义号，会谈三十五分钟，返回横滨丸。午后二时，水野公使和岛村书记官到公义号，会谈三个多小时，就交接台湾之程序和方法进行了协商。水野公使回船后，总督官房非常繁忙，职员们几乎未进晚餐，到处奔走。午后八时左右，大体就绪。午后九时，岛村书记官率长田官房秘书，乘舢板到公义号，十分钟以后回船。午后十一时，岛村、长田二人再去公义号，会谈一个小时以后回船。二人表情欣然。长田将文件郑重呈交总督，这文件就是交接台湾之文件。交接文件之交换，于半夜十二时完成。然后，李经芳举起香槟酒祝贺日清之和平，并请岛村、长田二人向总督转达欣喜之意，祝总督阁下健康。后来，李经芳从这里起锚，向上海驶去。时值三日午前一时。

（译自第三十一编）

附录二　正式割让台湾

据华北日日新闻报道，公义号载李经芳到淡水一带。一日本军舰驶来，带来桦山总督的信件，通知李经芳：总督于基隆港东东南十二海里之三貂角附近港湾会见李。公义号在军舰保护下航行途中，遇另一军舰，前舰返航。六月一日午后到三貂角。桦山总督在横滨丸上。李立即访问总督。告辞时，日本舰队旗舰放礼炮十五响。会见时约定于二日举行割让仪式。桦山总督于二日午前回访李经芳。午后完成交换由日清两国文字承认的证书的手续。以

此次战争开始前的天津领事荒川担任双方翻译。互相签字以后，知签字场所失当。六时许，再次确认证书，最后于半夜才正式签字交换完毕。如此，完成了割让手续。公义号于四日午后到上海。公义号到三貂角时，见海岸上有近卫军一万二千人、军马约千头，据说三周内将增加到两万人，预定于十日左右自海陆两面袭击基隆。

（译自第三十一编）

（三）台湾绥抚记（之三）

1.基隆民政支厅

六月三日，我军平定基隆以后，在原基隆县厅旧址设民政支厅。福岛大佐任民政支厅长官，专门负责民政事务。后来福岛大佐去台北，于是由清水大佐接替长官。民政事务逐步就绪。

在基隆市街周围和海岸上有许多炮垒。在海里，距海岸约三十町有一个海岛，名叫社寮岛。这个岛上的炮台是新式结构，有五门火炮，其中两门是十英寸和七英寸阿姆斯特隆式火炮，都能旋转三百六十度，其锐利坚牢令人生畏。若利用此炮稍努力防御、进攻，不仅我军军舰，部队也会蒙受巨大的损失。但庆幸的是它只向海面打了一炮。

基隆市街照例是臭气冲鼻，其污秽情形比金州、旅顺更甚。其原因可能是基隆天气闷热。与金州、旅顺不同的是基隆商业繁荣。这里虽是暴徒的根据地，不少商人也与暴徒有勾结，但是在我军占领基隆以后，他们立即打开店门，摆出商品，通用银币和纸币。

基隆经台北到新竹的铁路是窄轨，单线，非常简陋。铁路里程为一百六十五华里，合二十日里。客车结构与我国客车相比，没有大的差异。铁轨未被破坏。据首先进入台北的先遣队报告，机车

和客车都保存于台北。在我军进入台北以前，洋人通过台北至基隆的电信设施报告了敌情和台北情况，我军大有收益。现在，电信设施完全被我军占有，几乎每天使用。

基隆至台北的铁路，于六月九日试运行，后来每日发车数次，用于运送物资，非常方便。

2.徽〔张〕兆连负伤

基隆和淡水的总指挥官徽〔张〕兆连负伤，乘火车逃走了。据说，在金胶蒋战斗之当日，徽〔张〕来到金胶蒋，亲自指挥，防御我军的进攻。但后来因支持不住，徽〔张〕向基隆逃去。遇我军狙击，轿夫被击毙，徽〔张〕也中了两枪。徽〔张〕于当日逃到基隆，见基隆难守，又乘火车去台北。这些情况已经通过在车站没收的文件得到证实。尽管我军突然自天而降，敌军将帅负伤，敌军仍然据守孤垒，自二时至五时零五分，顽固抵抗三个小时，敌军的勇气实在值得赞扬。据俘虏说，敌人以为我军不会带来大炮，而实际上我军在战斗中却以两门火炮进行了炮击。敌军因而做了各种想象，甚至怀疑在敌军中有我军的内应。最后敌军败退了。

3.告示

我军在基隆市内引人注意的地方张贴了如下告示：

告　示

大日本国皇帝陛下依据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于下关缔结之和平条约，拥有大清国皇帝陛下割让之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群岛，即英国格林威治东经一百一十九度至一百二十度、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间的岛屿的永久完全主权，拥有上述岛屿上的城垒、兵器、制作所及官有物。本官奉勅命，在皇帝陛下的名义下，接收上述各岛，作为台湾总督实施一切行政事务。在大日本帝国的领土上，顺从地从事合

法业务的众庶，将始终享受完全的保护。

明治二十八年六月二日于基隆

台湾总督海军大将子爵桦山资纪

4.败兵之处理

台湾前巡抚唐景崧违背清帝之命，竟抗我王师。他们本是乌合之众，但据三貂角、瑞芳、基隆、淡水等有利地形，阻止我军登陆，一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然而，他们岂能敌得过有军纪、有节制、又勇敢的我国军队？他们在瑞芳一败涂地，败退基隆，景崧先逃，跼天蹐地，无处容身，残余部队无可奈何，以至昼伏夜行，掠夺良民财物。败兵之罪行实在可憎，但其情形也实在可怜。于是，总督奉天皇陛下之圣意，发出上述告示，处理败兵。根据以上意图，六月十二日我军运输船载一千七百余名败兵自淡水去福州，把他们驱逐出台湾。据说，福岛大佐探知各地败兵三千余名聚集于淡水，有企图谋事的迹象。于是，福岛大佐设一妙计，没收了他们的武器，下达了把他们送往大陆的命令。但其中三百余名已经自费雇外国船或中国帆船去大陆。又闻近日乘外国船自淡水去厦门的败兵在厦门酝酿骚乱，形势颇不稳定。德国军舰臭猫号于十三日正午自淡水出发去厦门。

5.基隆弹药爆炸

六月五日，在基隆市街弹药爆炸，田中步兵中尉及士兵、夫役，有死有伤。负重伤之近卫师团步兵第一联队中村军曹及其他伤员于六月十七日乘征用船和歌浦丸回到宇品，在广岛预备医院治疗。据中村军曹对某人之谈话，发生弹药爆炸之场所是基隆市街之南部基隆寺巨刹内。六月四日，激战已经结束，街衢变成了修罗场，基隆寺的庙堂也未能免遭灾厄。院内伏尸累累，目不忍睹。我第一联队第六中队先驻于寺内，收拾尸体，把缴获弹药数千箱堆积于

院内一角，并实行警卫。次日午前十一时，驻于寺院以东约五町之第一联队派中村军曹率士兵五名、夫役一百余名、当地居民三十名，进入基隆寺，搬运上述弹药。中村军曹进入基隆寺以后，第六中队派田中（又三郎）中尉及数名士兵开始交接的时候，弹药突然爆炸，四面立即卷起黑烟，黑烟滚滚，咫尺不辨。田中中尉及士兵、夫役，当场死亡者甚多。中村军曹和宇泽二等兵、武田二等兵、中村二等兵、角田上等兵、浦井一等兵，以及另外七人，面部和手足被烧伤，被送往医院治疗。第一联队接到报告以后，派平田大尉带领数名士兵分别进行调查，发现在寺院里藏着两名中国人，立即逮捕审讯，得知这完全是此二人使之爆炸的。把他们带到联队本部。其中一名叫混参金，年龄四十左右，(另一名不详)他带着一条枪和长约五丈的纸绳二十条。据说这绳子就是引爆地雷所用的东西。因这次爆炸，军官一名、士兵二十名死亡，军曹一名、士兵二十余名、夫役及当地居民百余人负伤，其中十六名重伤员与中村军曹一起回国。

6.平定台北

平定基隆之次日，近卫第一联队第一大队身负侦察敌情的任务，先向暖暖街前进。五日到水边脚。因敌军在台北肆意掠夺，北白川宫师团长殿下认为，平定台北已迫不容缓。因为已经发出了平定台北的命令，第一大队决定继续前进，于六日进入台北。敌军全部逃散，只有约五十人留在台北，试图顽强抵抗。但在我军一击之下，他们也四散奔逃了。至此完全平定了台北。旅团司令部进城。

7.洋人引导我王师

自唐景崧逃亡以来，台北府完全成了无政府状态。暴兵四处掠夺，或烧家屋，或掠家财，像狂风一样到处抢劫。在租界里也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遇到暴兵入侵，所以人心惶惶不安。租界

里的英国人早就认为应该接受日军的保护。于是，他们以二、三名勇敢的壮者为密使，向驻扎在十里之外的日军通告英国人的想法，并作为向导与日军一起进入台北府。他们完成了这个使命。作为密使的英国人曾写信给英文报纸，描述当时的情况。其译文如下：

清军的掠夺已经达到极点，日夜抢劫，从不间断。因此，市民们似也下了决心，尽早引来日军，彻底驱逐可恶的清军，以免家屋被焚、家财被掠之忧。在有志者协商之后，草拟了一份陈情书，在台北府的主要商人之间传阅，要求他们分别签署。但是，其中断然签署的人甚少。希望日军来台北，任何人也没有异议，但恐一旦被发觉，将会遇到不测遭遇。因为有这样的担心，所以他们不敢签署。大家说，即使一时会被日军救护，但是以后清国官吏能再也不回来了吗？若这事被清国官吏得知，必定会被作为间谍、谋反者而处以斩首之刑。现在暂时忍耐着，等待日军自己来吧！

密信之事终于未成。清军进一步到处抢劫，夺财产，烧家屋，不分昼夜地到处杀人。暴兵自由地进入军械库，夺取兵器，爆炸弹药库，市内一片大火。自上而下的骚动越来越严重。对于暴兵，没有人抵抗，没有人制止，于是暴乱越来越扩大，甚至要进入租界地区了。在租界里有英、德两国的卫兵，其警戒和保护也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从人数来说，他们是敌不过清军的。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紧急报告：清军要在今夜袭击租界。

清军要在今夜袭击租界，实在可恨。若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就在十英里之外，遭此污辱，实在遗憾。若将此事通知日军，借得五十或一百名士兵，驱散卑怯的清军，使事情平息下来，是毫不费事的。租界居民一致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紧急派

人把这里的情况通告日军。于是，奥利、达姆逊与本人(记者)共三人去找日军。

我等一行三人，在行进中警惕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各自携带着长刀和短枪。此外，我们还带领着一名倔强的马来人和一名中国人。正午从台北出发，途中留心当地居民，快步赶路，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只是常常听到远处有枪声。沿途许多人家悬挂白旗，大概是表示欢迎日军的意思。一点也没有休息，走了大约十英里，在快到水边脚的时候，突然遇到了日军的盘查。

我们高兴地接受日军盘查。但是，我们本来就不熟悉日语，正当我们为怎样才能把我们的意思告诉日军，并向日军提出我们的要求而着急的时候，不料有一名日本兵用英语发问："你们想到那里去?"我们非常高兴，一五一十地向那个士兵说了我们是因为如此如此的情况，有如此如此的愿望而来的。他说：那么，你们到这边来。我们受到亲切的接待，路过几个营舍，来到司令部所在地。

我们被带到司令部，感觉到日军军纪森严，意气凛然，心中不禁发出感叹之声。台北清军虽散漫，但尚有五万人，以此足以御敌守城。然而日军仅以两千之众，敢于在敌区登陆，肃肃前进，勇敢刚强，没有把清军放在眼里。呜呼，何其壮哉！司令部以一民房为营舍。中国人的家屋本来非常骯脏，但现在却被清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

我们在司令部受到款待。日军允许我们陈述情况，并令五百名日军与我们一起向台北前进。日军在司令部请我们吃晚饭。入夜踏上归途。五百名日军不敲锣打鼓，不吹喇叭，和我们一起整齐地前进。此夜月明星稀，空气清新，没有风。当

地居民都在山上观看日军行进，有人下山来表示欢迎，也有人呼喊着不知逃向何处去了。

日军临战用意周密，没有一点漏洞。队长认为，深夜进入台北，对部队不利。于是在距台北约三英里处占领阵地，等待天亮。我等告辞，提前出发，警惕地进入台北。突然枪声四起，敌军的子弹从身边掠过，幸未被击中。三人一起跑回租界，时值午前二时。日军于天明后进入市区，清军闻风而逃。居民中有势力者出面欢迎日军。

8.师团长进入台北

北白川师团长宫殿下于六月十日自基隆出发，在水边脚停留一夜，次日到台北。水边脚村的村长苏树森在师团长到水边脚时，呈上一信，内容如下：

敬禀者：水边脚苏树森曾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台湾一岛既属日本管辖，森等民人自是日本之民人。大军到此，尽皆竭力周旋以图报效。伏念我大日本皇帝威胜五霸，明继三王，保赤子于诚求，养兵士于心服，抱仁载义，扶弱挫强。以此制敌，何敌不能摧？以此图功，何功不能克？大军到基隆以来，森等百姓皆以箪食壶浆迎王师。到水边脚以后，森又派人为大军引路。台北一带应做太平之贺矣。惟闻台南林朝栋、邱逢甲、刘永福等驻扎兵勇五、六十营，开凿地道，以阻天兵，尚不知果然否？森亦派人去新竹，观察其形势，后日禀报。但愿我军预先设法提防，广为万全之计。伏乞亲王殿下兵马大元帅施行。切叩。

9.桦山总督进入台北

六月十四日，桦山总督率参谋长大岛少将等于午后一时自基隆乘火车向台北进发。到水边脚，机车损坏，用数小时修理，午后

七时到台北府。市民等闻总督要来台北，做欢迎准备。各户在家门挂红布，有志者制作日本国旗，到火车站列队迎接。总督到达时，三呼桦山总督万岁，屈膝施大礼。此日，北白川师团长殿下及总督府军官，近卫师团军官，以及文官、新闻记者等，皆到车站迎接。

10.总兵余清胜归顺

大姑陷是淡水河上游的一个村落，在台北西南约七十华里，距生蕃区约十华里。清国为镇抚生蕃，派兵勇两千人驻防。总兵余清胜于光绪二十年赴任大姑陷，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作为大姑陷有德望之人受到尊重。我近卫师团进入台北以后，余总兵遣使送来一封书信，呈总督阁下。其文曰：

大清统带台北大嵙崁隘勇屯兵等营头品顶戴记名总兵清勇巴图鲁余清胜谨禀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阁下：

为禀请事：窃以总兵于光绪二十年奉台巡抚宪唐扎委统带隘勇屯兵等营，驻防大嵙崁内山一带。其地向系生蕃所据。自光绪十五年前巡抚宪刘始行剿抚开垦，而农切〔功〕脑务田〔由〕此肇与〔兴〕。但四面俱系崇山峻岭，时有生蕃出没于深林密丛中，杀毙生民，为祸最烈，故设重兵镇守，分扎各处，碉堡袤延百数十里，以资防范。总兵自奉委以来，四境颇称安谧。今既以全台卑〔畀〕与贵大国，自应仰体我朝讲信修睦之至意，岂敢观望抗违有所希冀？至应如何遣散安顿，乃抚宪竟无只字示知。一旦委去，陷总兵于荆棘之中。欲行遣散，恐生蕃乘机出草，酷虐生灵。欲暂行驻守，迫于月饷无出，且号令不行，群思解体。总兵始终以保民为心，值此计出万难，仰恳贵大国轸念疮痍，速派大员前来，以安民心，使土匪游勇不致恣行劫抢，而市民得以安堵无虞也。总兵久历戎行，日拟退

休。贵大国既抚有此土，自有专营，未便久羁。但所部勇丁半属招募，赏给船只，带同内渡，庶军士还家，舟车有赖。素仰义声爱民如子，故冒昧呈请。是否有当？伏乞天裁，迅赐批示遵行，深为德便。须至禀者。

大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

师团参谋见之，为搞清大姑陷之敌情，派一个骑兵小队去大姑陷。田中骑兵中尉受命带领一个小队于六月十二日午前六时自台北出发。到桃子园以南约六公里处，有十余名败兵见我骑兵小队，向四面逃走。我军命令他们站住，他们不听。我军不得不下令射击，击毙其中一名，活捉两名。他们带着步枪、子弹和刺刀。据俘虏说，他们是桃子园颜总理的部下。但不知事实如何。于是，没收其武器，释放了他们。我军进至大姑陷，有河流不能徒涉。撑小船过河。大姑陷当地居民垂髫戴白争相欢迎我骑兵小队到达。当地财主廖季才等景慕我军威武，毫无敌意。午后五时三十分我骑兵小队进入宿营房屋。

十三日午前七时，总兵余清胜来我军营舍，会见田中中尉。余陈述如下：

所部之兵以防蕃民为事，不干预海防云云。总兵到台北叩谒钦命总督大帅，自应遵照仰求保护。一坊〔切〕仪注礼制，总兵一毫不晓，亦求指教施行。

又曰：

贵大国钦派到大嵙崁地，转述贵官长之来意，一一须知。但我朝既以全台割让，总兵等自应仰体我皇上孅信修和睦之至意，何敢抗违？亦不敢有观望。乃全台巡抚唐无只字示知。我国兵勇作何安顿，总兵自应遵照办理，又何敢锁〔琐〕屑冒渎上烦贵大国？惟是无粮，号令不遵，是以羌专上请示遵行耳。至

此地应如何办法，总兵遵照万国公法，听命行之矣。为总兵下情屡呈。总兵所部隘勇屯兵五营，合计二千余人，自我朝光绪十九年冬月驻此云云。

余清胜所言如此，不仅对我军不含敌意，且其举动对我军表示了敬意，似要将大姑陷之守备顺利地移交于我军。因粮饷不继，而兵勇解散，以至不可收拾。当地居民敬服余清胜之德望，生蕃不敢侵犯。我骑兵小队到大姑陷以后，受到无微不至的款待优遇。见各户悬白旗，或在家门挂太阳旗。当地居民闻余清胜部下已经解散，余清胜也将离去，恐生蕃来袭，多次要求我军驻留。然而，侦察队的任务是搞清敌情，并向司令部报告。田中中尉已经搞清了大姑陷的敌情，于是十四日午前八时护卫余清胜(随从十三名)从大姑陷出发，午后六时到台北。命余清胜宿于民家，给他以相当的待遇。余清胜六十五岁，温良笃实，在清人中是不多见的。现在是恢复和平，重温旧好，樽俎相见的时候，要妥当地给余清胜以礼遇，不可辱其总兵，以显示我军之高义宽仁。大姑陷虽无敌军，但仍是生蕃出没之地。现在没有驻防部队，恐有生蕃乘机危害良民。但我军宽仁高义，恐生蕃也会望风而悦服。

11.镇抚深坑仔庄

深坑仔庄是台北东南二十华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居民三百余户，看来很富裕。当地居民的家财常遭土匪掠夺，也常有人丧命。当地居民来我军门陈诉情况。于是，鲛岛参谋长命上原宪兵大尉带领十八名宪兵前往镇抚。大尉受命，六月十三日午后六时二十分携带灯笼火把，与来陈诉情况的当地居民一起从台北出发。包括翻译官，一行共二十三人。前行一里余，太阳落山。听到到处有枪声，于是加强戒备，熄火前进。道路崎岖，我军克服困难，到达深坑仔庄。时值十一时。当地的老弱妇女都走出家门，点起灯火，伏

于道路两侧，表示盛大欢迎。据当地居民说，土匪肆意掠夺，庶民困厄；但土匪害怕天兵到来，早已逃到十五华里以外的山中小村落里去了。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一个土匪了，这全是天兵威德所致。上原大尉申斥道：你们制造情况，欺骗我军，使我军如此徒劳，实在可恶。当地居民进行辩解。这时已经是午前二时，于是宿营于一座庙里。十四日午前六时，我军与当地向导一起从深坑仔庄出发，向据说潜伏有土匪的山中前进。那个地方叫火烧樟，距深坑仔庄约十七华里。途中在草里拾得两支步枪和一些子弹。我军到火烧樟，当地居民把匪首许喜逮住，交给我军。上原大尉审讯许喜。许喜说，他是三十余人的首领，常做强盗，掠夺别人家产，得金七百余两，并曾杀过居民。另有一个叫高兰的首领，但现在不知潜伏于何处。我军杀许喜，返回深坑仔庄。当地居民以箪食壶浆无微不至地款待我军。此夜宿于深坑仔庄，十五日沿水路，乘小船返回。午后四时五十分到台北。

12.平定淡水

台北的敌军全部逃往淡水，三名将领中，一名在金胶蒋负伤，另两名不知去向，可能已经渡海返回国内。将帅已经离去，弱兵毫无出路，徒然呆在淡水。我第一联队之两个中队于六月十日进入淡水，敌军一点也不想抵抗，成群地聚集在寺院里。其中有人已经自费乘船回国。大约有三千人投降。我军剥夺其武器，以日本船把他们送回中国。现在淡水非常平稳，市民皆安居乐业，民政正实施中。

13.我军前进

近卫师团登陆不到两周，已经平定了基隆、台北和淡水，但新竹方向的形势尚不平稳。于是，我军于六月十二日命第二联队第四中队向新竹县前进。接着又派出了第一联队第三中队。十二日

第四中队到桃子园，十三日到中坜，在桃子园至中坜之间设步兵接力通信哨，计划于十四日进至大湖口，进入新竹县。敌军不知藏在何处，对于威武行进的我军，一点也不想抵抗，却卑鄙地以三、四百名着军装的人和居民模样的人一起袭击我步兵接力通信哨。我步兵接力通信哨寡不敌众，处境非常危险，但终于打开一条血路，返回第三中队驻地桃子园。我军没有一人伤亡。自十四日以来，中坜与桃子园之间的联络断绝，不能得知前进中队的情况。十六日午后才有报告：新竹县有三千名敌军，以一个中队不能前进。于是，师团又立即派出一个大队。在二十二日才大体上平定了新竹县。

14．台湾总督府举行开厅仪式

六月十七日，在台北举行总督府开厅仪式。午后三时举行阅兵式，四时举行开厅仪式。与会者包括我陆海军军人四百余名，文官一百五十余名，洋人二十四名，中国人八十三名。首先由桦山总督致祝词：

近卫师团长阁下、内外来宾们：因我国战胜，现在台湾全岛及澎湖群岛首先划归帝国版图，成为沐浴皇化之地。资纪叨窃圣明眷遇，拜受本岛绥抚之大任以来，剿讨残留中国兵，现在举行开厅仪式。资纪从今以后，将日夜勉励自己，保护居民安宁，促进其幸福，以答圣恩。

北白川师团长宫殿下也发表了如下祝词：

于本日台湾施政庆典之际，能久获列席之荣幸，不胜欢欣。桦山总督阁下负有绥抚本岛之大任，能久深信，总督阁下定能在这里治理领下。能久谨与诸君一起祝我天皇陛下万岁，并祝总督阁下健康。

然后，万岁之声震天动地。下面有英国领事表示祝贺，伊泽修二翻译。其大意为：第一次面谒桦山阁下，敬服其处置，今后将仰

信阁下之保护。又有一、二名外国领事表示祝贺。然后有中国舞蹈和乐队演奏，仪式非常盛大。

（译自第三十二编）

（四）台湾绥抚记（之四）

1．在新竹一带的侦察活动

六月十一日午后，第二联队第四中队受命：去新竹县一带侦察敌情，并且有一名参谋官随行，临机处理听从参谋官的指挥；运送粮食有困难，中队应于途中征集粮食，以补食用。河村大尉作为参谋官随行。十二日午前五时，中队携带三天的粮食，自台北出发，沿铁道线踏上征程。午后三时顺利到达桃仔园，此夜舍营于此。此前，第一联队第三中队在海山口，该中队之一个小队被派往龟山伦。在侦察中队向新竹进发之后，第三中队也进至桃仔园，担任后援任务。

十三日午前四时，侦察中队自桃仔园出发，沿铁道线到中坜。时值午前九时。中坜及其附近十二、三个村庄的居民都是广东人，这些村庄与其他村庄的交通似较疏远，但道路似比其他邻乡好。午后向前方约一里半之头亭溪派出侦察，遇手持长柄大刀者三人。此三人似要抵抗，于是捕捉。其中一人早已逃跑，逮住另外二人盘问。他们说是普通商人。此夜露营于车站前面，在市街的前方布置了前哨。

十四日午前四时自中坜出发，途中经过头亭溪时，民情突然发生变化，居民对我军表示敌意，举动可疑。台北与中坜之间，像台北一样，户户悬白旗，我军通过时，居民到户外观看。但到头亭溪以后，自中坜雇来的夫役逃亡，再雇却没有人应雇。我军不得不以胁迫使之从命，但当地人仍顽固不肯应雇。于是我军只好用绳

子把当地人拴住做夫役。在头亭溪设由军士一名、兵士六名组成的步兵接力通信哨，然后继续前进到崩坡。此间家家闭户，似居民已经逃亡。午前十一时到崩坡，吃午饭时遇一当地人走来，捉住盘问。该人答：他从新竹来，新竹有许多敌军，城外驻有吴某统率之五百人，城内有杨某统率之两千人，在新竹前面的新车和古车也有许多士兵。此前，参谋官为了解敌情，曾派出一名当地人间谍，间谍所言亦与该人所言相同。河村参谋在这里给第三中队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从桃仔园前进至中坜，作为侦察中队的后援。

崩坡与头亭溪不同，居民对我军表示好意，以茶水款待我们，并有一老人出来谈新竹县的情况。于是，我军立即雇这个老人和另一人为间谍。在中队出发以后，河村参谋等人又在这里耽搁了一些时间，直至十二时以后才从崩坡出发。河村参谋一行前进半里许，前后左右不断受到射击。开始以为是当地居民追打败兵，未加注意。但河村参谋一行前进，后面却有人尾随而来，这才知道这是向河村参谋一行射击。最后，河村参谋等于午后二时安全到达大湖口。这时，我侦察中队已经驻扎于大湖口车站，并向左方、右方和前方派出了前哨，不敢松懈。河村参谋到达车站以后，敌军不断地向侦察中队进逼射击。中队负有侦察任务，不应轻率地与敌军交战，因而采取节制态度。敌军乘机靠近，我军不得不击毙其五、六人。敌军立即逃走。不久敌军又来，打了又去，我军停止反击，敌军又向我军进逼，实在讨厌。四时左右，大雨沛然而降。倾盆大雨使敌军停止了射击。六时天晴，敌军又开始射击。此时，在前哨线的前面有二、三百名敌军鼓噪而来。这时已是黄昏，四面暗淡。我军齐射三、四次，敌军退去。但敌军彻夜敲锣打鼓，喧嚣不止。我军彻夜未能成眠。此日六时半，河村参谋写了一份报告，派五名士兵送往头亭溪。但三、四十分钟以后，五名士兵全部返回。

他们说，自车站前进约一千米，前后左右受到猛烈射击，因与之交战则非常危险，因而返回。这时，河村参谋认为，后方联络已经断绝，但相信第三中队已经到了中坜，由此才增强了一些信心。

十五日黎明，河村参谋再次命令传令兵向头亭溪进发。这时敌军又在我军四周喧嚣，射击不止。传令兵来到昨晚曾经到过的地方，见有五十六名敌军对我军猛烈射击，因而不能前进，又徒然返回。这时已经不得不相信后方联络已经完全断绝。

在派出此传令兵的同时，又命户川少尉率领兵士十八名、军士一名，作为军官侦察队沿通往新竹县的山路前进。另外还向凤山溪派出了侦察士兵。军官侦察队前进六千米，到达看得见新竹县的地方，自敌军前哨线潜入敌中，前进两千米，被二、三百名敌军包围，终于未能达到进入新竹县的目的。被派往凤山溪的侦察兵，在凤山溪附近遇五、六十名士兵，侦察兵不能前进，自凤山溪撤退。派往其他地方去的侦察兵也都与士兵发生冲突，不能前进。距车站五、六百米的地方有敌军，这些敌军多次阻扰我传令兵。此日，特务曹长率领二十名士兵进攻该地。敌军全部逃跑了。在敌军驻地有一个兵营。敌军逃跑前正在做饭。在兵营里有许多中国式旗帜和青龙刀等武器。因兵营里贮存有不少大米，特务曹长又知我军缺乏米粮，于是留下率领士兵之一半守卫兵营，另一半携带战利品返回，准备再派人来搬运大米。我军之一半离开兵营以后，敌军见之，以为我军全部撤离，于是返回兵营。兵营只有我军少量的留守人员，敌军向兵营射击，弹丸如雨。我军支持不住，以至撤退，兵营又被敌军占领。

据河村参谋派出的当地人间谍和侦察军官提供的情况，已经查明在新竹有大约两千名敌军，当地居民亦发起暴动，与敌军合流。新竹附近之有势力者林朝栋，在基隆陷落以后，自台北到彰

化，募集了五、六个营的兵力，前进至新竹县。林是唐巡抚的顾问、候补道台，非常富有，是大地主。他教唆、煽动小地主和佃户成为自己的同伙。侦察中队已经完成了侦察任务，作为侦察中队长期滞留敌区反而不利，于是决定十六日午前一时开始撤退。但是，十五日午后六时前哨报告有大敌来袭，要求侦察中队接应。于是侦察中队之一半以上驰援。敌军有五、六百人，以半圆形队形从远处包围我军，不断射击。这时，我接应分队向敌军左翼冲击。敌军溃散，在村庄放火而去。此夜敌军再也没有靠近。我军按计划于午前一时撤退，天明时回到头亭溪。在头亭溪遇到了原以为在中坜的第三中队。据说，此前河村发出的书信并没有送到第三中队，步兵接力通信哨也为逃避敌军袭击而逃到第三中队。第三中队知与后方联络已经完全断绝，于是当天自桃仔园以夜行军到头亭溪。敌军处于优势地位，以两个中队不足以防守。于是，第三中队停留于中坜，第四中队返回桃仔园待命。十九日，第二联队第二大队为进攻新竹而进发，第三、第四两个中队也开始进军。尽管敌军频繁射击，但我军只有一人拇指负伤，另有四、五人衣服和帽子上有弹痕，但身体却没有负伤。沿途电线杆歪倒在地上，铁道枕木被抽走，因当地居民与兵士或土匪争斗，有人被杀，留下了不少尸体。在路旁，连完整的小屋也没有一座，非常荒凉。

2．台北县厅

台北县厅在城内东北角。田中县知事（海军少将）和仁礼书记官都是自澎湖来台北执掌厅务的。台北县厅分官房、庶务、警务、财务、殖产、土木、会计七课，有二十余名官员。现在正在整理各种事务，其中最紧要的是整理官有物。

台北县厅下设新竹、宜兰、基隆三个支厅。六月十九日，支厅长松村祐之进与第二联队第一大队一起到新竹县。河野主一郎乘

吉野舰到宜兰县。基隆原归清水大佐管理，现在由伊集院兼良代理支厅长，已经交接完毕。

（译自第三十三编）

（五）台湾绥抚记（之五）

1.对新竹县发动进攻前的敌情（略）

2.向新竹县前进

因新竹县附近民情如此，近卫师团司令部于六月十八日午后命令第二联队于十九日向新竹县方向前进。部队于午前三时集合于台北府北门外，登上征讨贼军的征途。记者随在部队的后面，沿铁路线向桃仔园前进。过海山口，经陡角庄，到桃仔园车站。此日行程仅七里半，但因天气炎热，非常疲劳。二十日午前五时零五分紧急集合，记者随前卫之后，沿铁路前进，顺利到达中坜。

此夜，联队本部发布命令如下：

一、据骑兵报告，大湖口西南高地上有身着当地居民服装的哨兵。

二、支队于二十一日沿铁道向大湖口前进。

三、前卫于午前五时自紧急集合地点出发，向大湖口西南高地前进，对凤山、新车和古车方向实行搜索。

四、主力于午后五时十五分① 自紧急集合地点出发。在杨梅坜的一个中队为支援搜索骑兵，随骑兵行动，其他中队待主力到达后进入序列。

五、行李于各中队出发之后，在紧急集合地点集合，于午前六时出发。

六、粮食纵队午前七时自宿营地出发，向崩坡行进。

① 原文如此，疑为午前五时十五分。——译者。

七.本人在主力的先头行进。

支队长陆军大佐坂井重季

二十一日午前四时吃早餐，五时十五分到紧急集合地点。记者随前卫沿铁路线行进，发现多处铁道枕木被拆去，石子被挖走，乃知敌军出没于附近。后来听到前面有枪声。在即将到达杨梅坜时，前哨队长报告：敌军在左前方与我侦察兵发生冲突，现正在战斗；在右侧的山丘上有小屋，数十名敌士兵占据小屋，敲钟，打鼓，鸣笛，似在准备抵抗。支队长命令立即夺其鼓、钟、笛及其他武器，烧毁其小屋。

3.前卫的战斗

为支援侦察骑兵而派出的第一中队于昨晚进至杨梅坜。二十一日午前六时，敌军占据有利地形，欲阻止我军前进。敌军射击我侦察骑兵。支援中队随即分兵战斗，派两个小队到大道上，又向南北两个高地各派出一个小队，向敌人发动进攻。敌军占据有利地形，鸣铜锣，敲大鼓，吹笙笛，顽强抵抗。但是，他们怎能抵挡得住我精锐近卫军呢？六时三十分，敌军放弃此要害撤退。当地居民多是贼党，几乎家家藏有步枪和子弹。村内有一座寺院，门前写着“杨梅坜联庄义民团防分局”，下面有檄文。据说在我军到达之前，敌军就在这个寺院里。坂井支队长等官兵在这里喝了一点水，然后继续向大湖口前进。作为前卫之第八中队沿大道前进；搜索骑兵和为支援搜索骑兵派出的第一中队的一个小队，在古川中尉率领下，自右侧高地前进；第八中队第一小队长汤地中尉自左侧高地前进。我军通过山谷时，敌军以步枪从前面的高山上乱射。我军在距敌军一千米的地方吃午饭。此间，炮兵在高地上占领阵地，以枪炮攻击敌军。敌军继续抵抗，许多枪弹从头顶上掠过。后来，山炮向敌军集结地发射，榴弹起了明显的作用，敌军呈狼狈状。

山炮四发，敌军为之沉默，东奔西跑，乱做一团。

此前，第二中队的两个小队于高山森林中，像狩猎一样渐次前进，毙敌二名，我军的一名一等兵亦受轻伤。我军靠近大湖口时，发现铁路线上布有地雷。再前进，发现民房旁边筑有土墙，墙后有炸裂的类似抬枪的火绳枪，并有斑斑血迹。看来敌军士兵是想射击我军，却伤了自己。宪兵队搜查民房，捉来一名敌兵，另有步枪、弹药和青龙刀。

4.露营于大湖口

支队于二十一日午后三时到大湖口车站，当夜露营于车站左面的山上。位于车站右面海岸上的村庄里有兵营。第一中队第三小队向兵营进逼射击，数次冲锋，但敌军据垒壁顽强抵抗，我军不易攻占。第二中队第一小队协助进攻，炮兵亦前往支援，但直至次日晨，我军仍未攻占。八时，支队长下达命令：

一、敌军出没于我前哨线前方约一千七、八百米处，支队于次日（二十二日）向新竹县前进，沿铁路东南山上的道路行进。

二、搜索骑兵于午前四时三十分自宿营地出发，对新竹县方向实行搜索。

三、前卫于午前四时四十分自露营地出发，向新竹县方向前进，对新车和古车方向实行搜索。

四、主力于午前四时四十分自露营地出发。

五、行李于午前五时三十分自宿营地出发。

六、粮食纵队于午前八时自宿营地出发。

七、本人在主力之先头行进。

军队区分：

搜索骑兵

骑兵一个小队

前卫　司令　前田步兵少佐（第一大队长）

步兵第四中队

主力

步兵第八中队

步兵第一大队（缺第四中队）

野战炮兵第一中队

机关炮第四队

卫生队之一部

此夜投宿于山下一民房，民房的主人扛着东西逃走了，没有一个人，征集其家鸡，进晚餐，高谈阔论，大吃大喝，非常痛快。但因群蚊袭来，彻夜不能成眠，毫无办法。西海岸的枪声至天明未止。

5.机关炮炮击

二十二日午前五时，与美国先驱报记者戴维逊一起自宿营地出发，随工兵登上高山。前行数步，有枪声。我赶紧追上前卫。因敌军在村落树林里射击，我军看不见敌人。前卫继续前进，占领了村落。敌军涉过河流和水田逃走。以望远镜瞭望，见敌军丢弃枪支，牵着水牛，争先恐后地逃跑。敌军又重新占领了新车东南的高山，向我军射击。敌军人数稍占优势。这时正好机关炮队开来，立即于适当的高地上占领阵地，伊藤炮队长亲自开炮，发射数百发，第二、三、四炮车也跟着开炮。敌军惊慌溃散。机关炮若尽全力，一分钟可发射六百发，平时一分钟发射二、三百发是很容易的。同时，炮兵队也架设山炮，发射榴弹。炮声隆隆，震荡山岳。当日使用机关炮的目的，与其说是杀敌，莫如说是把敌军驱散。在这一点上，已经达到了目的。

6.平定新竹县

午前十一时，支队长下令：前卫、机关炮队和工兵见主力自正面到新竹县以后，应自左侧进入新竹县。将士们勇气百倍，机关炮队为得到可以实际运用机关炮的机会而高兴，工兵为能够在坚固的城墙上施展自己的技能而高兴。步兵发动冲锋，争先恐后地一齐冲向东门。城门紧闭，步兵登上城墙，顺利地打开城门。再望城廓，最牢固的城门被封琐，城墙厚达两间余，以砖构筑，不易攀登。工兵用带来的梯子越过城墙。第四中队的士兵亦争先进入城内，欲打开城门，但门内有土墙，不易打开。工兵进城以后，清除障碍，我军进入城内。民家皆上锁，以表示对我军之不欢迎。我军挨户搜查，毙残兵十余名，获俘虏数名。午前十一时四十五分，新竹城全部被我军占领。据说吴某所率之敌军昨日出奔台南，林某所率之两个营于本日午前十一时以前驻在城内，听说我军到来，狼狈逃走。敌军遗弃之战利品不少。主力亦于午前十一时五十二分自小道入城。这次进军虽未与优势敌军作战，但达到了进击的目的。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伤亡十一名，其中死亡三名，毙敌五十余名。

7.土兵的反攻

新竹附近的当地人原为福建、广东之移民。福建人长于经商，广东人多从事农业，不少慷慨悲歌之士。就其人口而言，福建人居多。他们既无抵抗我军之气慨，又不足以受我军信赖。新竹县西南十余里有苗栗县，据说苗栗县是义勇团领袖吴汤兴的家乡，全村皆广东人，男子无不加入义勇团。本来以乌合之众抗我精锐近卫军，无异于螳臂挡车，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不值得一提。

六月二十四日，当地居民报告：土兵数百名集结于内山，即将进攻新竹。二十五日午前十时五十分，敌军在西门外西南高地上对我第三中队之哨兵射击。此时，哨兵有军曹一名、上等兵一名、兵卒九名。敌军兵力约五、六百名，其中有军官三名，骑马打伞，其

他人则携带簑笠，打着旗，敲着鼓，射击颇猛烈。我军哨兵知众寡难敌，以信号求援。我军立即派出三十人救援。我军更加努力防御，但敌军渐增，包围我军，猛烈射击。因我军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遂命令哨兵撤退，由第四中队迎敌。这时，机关炮队占领阵地，布置排炮，猛射敌军。敌军狼狈地藏身于地物后面。后来敌军又探出头来，密集于旗下。机关炮又对之射击，敌军又躲到地物后面。前田大队长见之，命令步枪和机关炮停止射击，等待山炮到来。不多时，山炮到达，立即占领阵地，轰隆一声，炮弹飞向敌军阵地，一连五、六发。敌军仓惶地到处藏身。我步兵乘机前进，搜索敌军。敌军亦大胆地从山上下来，据村落民房，射击我军。我军将民房包围，进行猛烈射击，随后发动冲锋，冲入民房，毙敌三名，击伤数名，烧其房屋，进而夺取了山下的村落。敌人终于发觉抵挡不住我军，慌忙逃窜。时值午后一时五十分。顽固的敌军虽于西门外被击退，但又出现于南门外的高山上，仍然乱放步枪和火绳抬枪。我军以山炮发射的炮弹，数次在敌军的头顶上爆炸，毙敌数名。机关炮也进行猛击。敌军因抵挡不住我军而撤退。第一中队自东面开来追击。时值午后四时十分。尽管战斗历时数小时，射击又颇猛烈，我军却都平安无事。

此日，骑兵搜索敌军退路，所得不少。此前，坂井支队长、绪方参谋、都野少尉视察城外地形，到第三中队之哨位，命哨位向东南高地转移。不多时，敌人果然出现于该高地上。可谓兵家知地利之妙。

8.大湖口附近的敌情

新竹县以北，大湖口以东，不知有多少土兵。破坏铁道，割断电线，皆此土兵所为。他们常常视我军势寡而突然袭来，若知我军势众，他们必定远遁森林山间。六月二十二日午后一时，自大湖口

返回中坜之军夫，于头亭溪以西约三千米处遭土兵袭击，遗弃车辆，一人下落不明，一人负伤，带队军曹一人壮烈牺牲。

另外，第二联队的补充兵、军士等十七人，于中坜与头亭溪之间遭敌军袭击；经过一番苦战，在中坜守备队的支援下，逐渐把敌军击退。因事态如此，六月二十四日，支队派第八中队扫荡土兵到大湖口。二十五日再派第一中队和机关炮队执行同样任务。第四中队于大湖口右方村落拔除前已发现之兵营以后，又发现两处敌军兵营，包围兵营，发动进攻，敌军仍然自枪眼狙击我军，使我军不易靠近。我军以机关炮猛烈射击。敌军发出吼声，冲锋而来。土兵之举动不得不谓勇敢。有马中队长为避免我军之过多损失，认为莫如用妙计将敌军一举歼灭，于是暂时撤回。此日击毙企图自兵营后面逃跑的敌兵十五名。

9.兵营之顽抗

六月二十一日杨梅坜以西土兵的抵抗情况如前所述。我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与之作战，类似于狩猎。唯独为支援向杨梅坜右侧高地运动之骑兵而前进之古川大尉之第一中队一个小队的作战尚可称为战斗。

古川小队与中队相呼应，占领了右侧的丘陵，先后击退了各村的敌军。在大湖口车站右方海岸上的一个村落里，我军进行猛烈射击，进逼兵营，发动冲锋。敌军顽固抵抗，步步向营内撤退。我军追击，前进到周围的树篱下面，发现埋有地雷，我军毫不畏惧，占领了树篱。敌军一部潜伏于营内，大部向西退去。古川小队继续向营内进击。我军欲破门而入，但门窗坚不能拔。敌军乘机以步枪和抬枪自窗口狙击，我兵三名负伤。因兵营坚固，以步兵之力不能进入营内，于是暂时撤到树篱下面。后来我军想以骑兵携带的爆破筒炸开一个缺口，却仅炸坏了其外面的一层，敌军利用它做枪

眼，狙击我军。我军又想火烧兵营，但缺乏燃料，未能达到目的。此时，川崎中尉率领第二中队的一个小队开来，前后夹击，敌军依然抵抗。川崎小队的一名上等兵负伤。这时，支队长派炮兵来协助步兵小队击退敌军。但是，兵营位于洼地，周围多树林，炮兵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用尽各种办法，使炮兵于百米之内发射。东面的兵营仍不退缩，但据守西面兵营的百余名敌人，因炮兵之威力而向西北逃走。在这次战斗中，古川中队平均每人耗费子弹三十八发，上等兵二名、兵卒三名负伤。其后由第二中队接替，包围兵营，二十二日扼敌军退路，毙敌数名，终于占领了兵营。

10.土兵袭击我兵站部

六月二十三日午后二时半，中坜附近的土兵袭击我中坜兵站部。中坜守备队近卫师团第一联队第一中队经过奋战，把敌军击退。由中坜兵站向大湖口运送粮秣之护卫队，途中被土兵伏击，拦住了去路，我军轻伤一名。随后，敌军于午后二时以后，自东西南三面包围中坜兵站部。敌军恃众在一百五十米的距离上进行射击。第三中队和十四名机关炮兵立即应战，虽猛烈射击，敌军却不肯撤退。彦阪兵站司令官等我军官兵努力防守，并派骑兵突围去桃仔园请求增援，但因敌军堵击，未能到达目的地。兵站司令官以一个小队自前面森林之突出部实行突击。敌军逐渐畏缩，我军乘势追击三千米。东西两面的敌军亦撤退。时值午后七时。这次战斗长达四个半小时。敌军约三百余人，有火绳抬枪两支。去年日清之战时，兵站线长达五百余里，所设之兵站部亦不少，但从未遭遇敌军如此猛烈的袭击。

11.北部头亭溪之激战

第一联队第六中队护送自台北至新竹之粮食纵队，六月二十五日到北部头亭溪。午前九时，骑兵沿铁路线前进，敌军自前面的

树丛中狙击。前卫占领树丛，敌军又自左侧竹林猛烈射击。敌军约五十名。澁谷骑兵大队长和曾我中队长先令第三小队对付左侧竹林中的敌人，又令第二小队进攻正面的敌人。后来敌军进入道旁的民房，利用枪眼，对我军射击。我军以冲锋进逼民房，但是，以砖石砌成的家屋墙壁十分坚固，枪弹打不穿。敌军更趾高气扬地自枪眼里不断狙击我军。于是，我军不得不决定火烧作为敌军堡垒的家屋。但因缺乏燃料，不易把它烧毁。经过百方努力，火终于着起来了，屋里充满了烟焰。敌人企图从后面水田里逃走。我军进行速射，毙敌数名。

第六中队和骑兵一个小队在这里告一段落，前进两千余米以后，在前方又出现敌军七、八十名，以步枪向我军乱射。于是，第二小队在正面，第三小队在右侧，此前自中坜紧急来援之第一小队自左侧攻击敌军。敌军照例散开于森林和平地上，后来渐被我军压缩，退至路旁之民房中。此时，我军从竹林里发起冲锋，刺杀敌兵两名。敌军潜入民房，从枪眼里猛烈狙击我军。澁谷大队长、曾我中队长等皆愤于敌军之卑怯，拔刀逼近墙壁，数次射击，不断呐喊，但因土墙坚固，骑兵和步兵对它毫无办法。此时，塚本军曹等数人负伤。负伤者怒发冲天，高呼万岁，大叫要把敌人粉碎。士气因之大振，随即收集燃料，焚烧其民房。据可靠的当地人说，敌将蕃良死于其中，其部下四十名亦被我军击毙。蕃良是大沽陷兵营统领余清胜之裨将，安平镇一带敌军的首领。据说，从此以后，该地之土兵因首领丧命而士气沮丧。我军死亡二人，负伤八人。引田少尉的裤子的左面被击穿，幸未负伤。从战术上说，为接近敌人而逼近一道土墙，也许是轻率的。但对方是土著强兵，视死如归，对他们不得不出此果断措施。这次战斗证明，敌军射击技术拙劣，但爱惜子弹，从不乱射。土兵之可悲在于不懂战术。他们与华北

之雇佣兵不同，实际上是慓悍的。敌军不善于野战。

（译自第三十四编）

（六）台湾绥抚记（之六）

1.攻占安平镇

坂井支队于六月二十二日顺利地占领了新竹县。然而，桃仔园以西至新竹之间的兵站线却多次被敌军骚扰，交通一度陷于断绝状态。近卫师团命令三木少佐率领一个大队守备兵站线，并扫荡沿途之敌军。本来，中坜附近敌军颇多，但当受到激烈攻击的时候立即溃散，出没无常。估计其根据地就在附近。三木少佐经多方侦察后得知，敌军主力在中坜之东南安平镇。我军于六月二十八日进攻敌军根据地。敌军以坚固的家屋进行防御，灵活地抵抗，使我军不易达到目的。我军不得不暂时退回中坜。

七月二日，我军决定进行第二次进攻。午前七时三十五分，炮兵自第一阵地开始炮击。敌军营地寂然无声。当我军下令停止射击，正要前进时，见有炊烟，判定尚有敌军，遂继续射击，烧毁道路两旁的民房。第二联队第二中队和上野大尉指挥的工兵两个小队，包围贼魁住宅，猛烈射击。炮兵亦自第二阵地进行猛烈炮击。步兵和工兵乘机发动冲锋，夺取了敌军第一防御阵地。我军又命令工兵爆破大门，并在敌军占领的两座家屋的侧面炸开一个二米见方的缺口。若是普通的敌人，见轰然炮击、猛烈爆破、沛然弹雨，必然畏缩，但这次敌军却凶悍地誓死作战，依然于侧面进行防御，并依托枪眼继续沉着地狙击。勇敢的我军士兵不顾敌军的狙击，奋战突击。此时，我军步兵五人、工兵六人死亡，二十人负伤。

在这样的事态下，即使自两面墙壁的缺口冲进去，最后还会被敌军火力压制。深谋远虑的三木少佐决定由第三中队警戒炮兵第

一阵地，第二中队和工兵两个小队暂时撤退，等待炮兵的补充弹药到来。午后四时二十分，我军重新开始运动。这时，第二中队发现败退的敌兵二十余名向铁路线方向前进。我军立即射击，击毙其中六名，其余狼狈逃走。因敌军如此顽固，加之日近黄昏，我军遂于六时十分退至中坜。

据守安平镇的敌军约二百名，他们盘据的家屋由耐火砖构筑，其周围覆盖着茂密的竹林，墙上到处有枪眼，甚至有两层乃至三层枪眼，最能发扬火力的是墙壁最上方的枪眼，它能超越外围墙的墙头进行俯射，使我军不能靠近围墙。他们的第一防线是在一米的高度上把竹林砍倒，使竹林株株相连，其后方再用耐火砖垒成一米左右的高度，或构筑一排用土填实的内径为一米的堡垒。敌军防御如此坚固，加之他们习惯于同番人攻防作战，视死如归，故孤垒亦能支持数日，是不无道理的。

参加对安平镇第二次进攻的上野中队长率领的工兵进行了一次拔群的战斗。在侧面发动进攻的森内少尉指挥的一个小队，逼近敌人，距离仅数米，用手在硝化棉火药上点火，投向敌垒要害位置，终于炸开了一个两米六十的大缺口。西原中尉率领的小队在敌人的狙击下逼近大门，轰然一声，把大门炸得粉碎，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守门的四名敌兵死得目不忍睹。

久据孤垒威胁我兵站线的贼将胡嘉猷、黄娘盛、黄藐似等顽兵，亦因我军第二次攻击而畏惧，乘夜离开久居之堡垒，不知逃到何处去了。二日，三木大队派出的第四中队的一个小队到达安平镇的时候，连一个敌人的影子也没有了，只有尸体累累。安平镇全部被我军占领，中坜附近的兵站线的安全得到保证。

2.进攻新车

敌军出没于靠近新竹县之新车和古车，屡屡袭击我接力骑兵

哨。坂井支队通过侦察得知敌军在新车附近继续加强家屋防御。七月四日我军派出由第四中队和两门火炮组成的一个支队发动进攻。攻击完全奏效，兵营内的敌军俄然逃走。我军自高地进行猛烈俯射，击毙其中十七名。为使敌军不能再据守其堡垒，不得不把敌军据守的大小家屋烧毁，不留一物。当日之战利品亦全成灰烬。新竹附近的敌军已全被击退。

台北与新竹间的铁路被敌军破坏，我军又恐敌军袭击，所以火车一直没有运转。现在已经击退了铁路沿线的敌军，遂命令工兵队修复其被破坏的部分，于七月七日以机车在新竹与台北之间试运行。

新竹东北约二里（日里）的海岸上有一个李统领，闻我军开来，遗弃武器、弹药而逃。村民们把这些武器藏起来，拒不交出。坂井支队长为此于七月一日派出一支军官侦察队，但他们仍不吐实情。我军把村里的绅士捆绑起来，询问火炮及武器之所在。他们供认埋在地下。我军立即挖掘，收缴九厘米加农炮三门。

3.改变南征计划

此前，近卫南征军第二批运输船到达基隆港，欲跃然南下，完成平定任务。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殿下向混成旅团长和近卫师团参谋长发出如下训令：

近卫混成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

一、据秋津洲舰和大岛舰之侦察，于本岛南部尚有人试图抵抗我军。

二、贵官统率第二批运输船载来的部队（除野战炮厂和炮厂监守队各二分之一、马厂）、工兵一个中队、一个中队使用的山炮材料、卫生队之一半、独立野战电信队之一部、兵站监部部员之一部、兵站司令部四个、卫生预备员及预备厂各一部、

野战工兵厂约二分之一。

贵官应根据第二批运输船的情况，与常备舰队一起自基隆出航，临时集结于澎湖岛，同常备舰队司令官协商，实行登陆，尽快占领台南及凤山，努力平定台湾之南部。

三、为使贵官顺利完成任务，我命令参谋长鲛岛重雄率师团司令部之一部与第二批运输船载来的部队同行。

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六月二十四日于台北师团司令部

近卫师团参谋长鲛岛重雄：

台北地区虽已基本平定，但敌军残兵尚于各地时有出没，玩弄干戈，加之又有新竹、台湾、彰化等地抗拒我军之情报，我于台北尚须完成平定任务。但我认为台南地区之状况亦有迅速发兵平定之必要。幸第二批运输船陆续到达基隆港，我根据台湾总督之训令，决定使之南行。然而，南北两军隔离，交通不便，故我派贵官与混成旅团同行，以使南北行动一致。关于临时之事，贵官可与山根少将协商，以求该旅团速奏平定台湾南部之功。

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六月二十四日于台北师团司令部

本来计划于七月四日自基隆港起锚，但当时风浪异常险恶，即使在打狗、安平两港也不易登陆，何况敌前登陆呢？于是，桦山总督命令暂缓从基隆起锚，将领集合于台北，等待后命。

4.运输纵队之困难

在出征之初，近卫师团是根据在大陆平原上进行一场震天动地的大战的计划编成的。然而，局面一变，台湾山岳重叠，没有道路，只能沿铁道之枕木进军，粮食纵队、弹药纵队尤感困难。尽管如此，突然把车辆编制改为驮马编制，不能不排除种种障碍。将士皆云，敌兵虽顽固，而且人数众多，但不足为介，部队在靠近敌人之

前，却不得不先与运输纵队之困难战斗，与气候之艰难战斗，这才是我军之强敌。

5.进攻安平镇之补充报道

前已报道，森田工兵少尉的部下，在七月一日进攻安平镇中建功的情况。森田给在京的友人寄来的私信也记述了此事。二者对照，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小生到台北府大队时，接到大队长要我中队进驻距台北九里之中坜的命令。奉大队长之命，我们于二十九日到中坜。

我中队自泄〔澳〕底登陆以来，已经参加了六次战斗。官兵们皆因建立了功名而感到骄傲。遗憾的是晚到了一个月。大家决心在今后的战斗里显示自己的本领。战斗部队的先头已经到了新竹县，盼望已久的战斗开始了。

小生参加了七月一日对安平镇的进攻。安平镇乃贼首胡嘉裕〔猷〕的据点，附近之土地概为其领土。此地之贼徒从未受清政府之支配，构筑巢穴，呈割据之势。其慓悍者，与闻一炮声而逃跑之清军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于森林中实行坚固的家屋防御，经常出劫我兵站线，夺我粮食，杀戮我兵。我先头部队有此后顾之忧，而不能向新竹以南前进。近十余日，贼势愈益猖獗。故步兵第一大队、炮兵中队、工兵中队三兵种联合，于一日扫荡其贼巢。当日之战斗自午前六时开始，至午后三时，贼势毫未减弱。我炮兵已经把炮弹打光，当日之攻击却未成功。此时，我工兵中队自攻击支队长受领了爆破敌人屋壁的命令。小生请允亲自担当此任，率小队中的一个分队（二十人），携带炸药十公斤及其他爆破器材，来到支队长处，等候攻击命令。支队长命令："第三中队进逼敌军南侧，森田少尉在这个方向打开突击通路。"从地形来看，中队距敌军尚有三百米，带领过多的兵力反而危险。于是，小生随即选拔士兵四

名，把十公斤炸药分成两包，在中队的掩护下前进一百米。敌人发觉后，集中火力向我们射击，弹丸如雨。如此，小生知前进十分艰难，请求步兵中队停止在前进方向上的射击，只身率四名士兵潜行，到达目的地。五分钟以后，敌弹稍减。小生只身以最快的速度在茂密的森林中跑步前进。此时，敌弹似全集中在小生一人身上。当到达小土堆后面的时侯，敌军屋墙相距六米。不久，步兵开来，皆以土堆为隐蔽，伏于地上。但是，敌军在土堆上设置了两层栅栏，墙下有沟壕，墙上有枪眼狙击我军。我步兵又无可奈何。小生命令上等兵大森把一包炸药投向墙脚。但爆炸效果不佳。又命令中村军曹再投一包，又未投到目标位置。已经冒险到了这里，爆破却没有效果，我还有何面目向中队长复命？正在踌躇时，横山利助上等兵请求："少尉，交给我吧！"我立即准许。他跳上土堆，拾起已经点燃，再有十五秒钟就要爆炸的炸药，跳入壕中，敌军十余支步枪一起向横山开火。横山投出的炸药轰然爆炸，屋壁被炸开了一间半以上。遗憾的是横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臀部，倒在地上。

6.卫生部在安平镇执行业务

关于在台湾安平镇战斗中，近卫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卫生部之业务，该大队附陆军一等军医岛村信司于七月五日自中坜向野战卫生长官提交了报告，其内容如下：

六月二十八日，我大队为进攻安平镇，于午前四时自中坜出发，分南西两个方向前进。途中多次与敌军遭遇，皆被我军击退。行军三个小时以后，到达目的地。于此，南西两个方向的部队相互联系，发动进攻。时值八时。敌人狡猾地以竹林里的家屋为据点，进行十分顽固的抵抗。我军猛烈射击，占领了竹林。

我卫生部以战线后方土墙外侧为救护地。木村三等军医指挥担架兵和护士搜索伤员，并做处理。这时突然受到来自后方家屋

内敌军的射击。因腹背受敌，毫无办法，只好冒着危险靠近主力战线，这时才对伤员实施治疗。

我大队收集茅草，在竹林中放火。但是，不知什么原因，火总是着不起来。我军包围敌军已经一个小时了，但因对方顽固防守，我军久攻不下。于是我军决定暂时撤退。十时半开始撤退。卫生部部员用担架抬着伤员，送往中坜兵站部。因当时的战况，在救护地连临时包扎所也没有开设。卫生队也没有设备。于是，卫生部部员又和伤员一起回到中坜。临时包扎所和卫生队开始工作，三十分钟以后，处理完毕。与兵站司令官协商，于明日后送伤员。

七月一日，我大队为第二次对安平镇发动进攻，于午前自中坜出发。这次，炮兵、工兵、步兵联合行动，分成两队，按计划行军。途中虽未遇敌军，但安平镇尚有敌军。七时半，炮兵开始射击。九时半，步兵与工兵联合包围敌魁胡、黄之家屋，猛烈射击。敌军仍然固守，射击颇激烈。我步兵与工兵联合冲锋，夺取了作为敌军第一防线之丛林。又命令工兵进而爆破其大门。此时，我卫生部接到通知，我军死亡六、七名，伤员颇多。

此前，卫生部部员附属于左翼队行进。现在我军依然包围着敌军，距敌军家屋仅五米。卫生部部员以距战线十米的洼地做救护地。敌弹如雨，而且周围多竹林，常有敌军袭击。因此，莫如前进，紧靠主力，这样却危险较少。我们在弹雨中前进，来到战线后面三米的被烧毁的家屋里。这里也是敌弹如雨。常有伤员，但位置危险，工作不安全。于是请求派若干卫兵来，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这时突然有敌军从背后袭来。我军立即把他们击退，乘机背上伤员，用担架抬着一名战死者，来到距离战线六百米的一个庭院里。这时，附属于工兵队的岩崎军医也带伤员来到这里。我们以这里做临时包扎所，对伤员进行处理。时值午后二时。午后五时，岩

崎军医决定返回中坜，处理后送伤员。于是立即用竹子制做担架，能步行的十一名伤员，自己步行或由别人背着后送。同时请求中坜兵站司令官派搬运人员来。后来来了三十人，用担架把剩余八名伤员和一具尸体抬走。这时接到撤退命令。午后六时撤去临时包扎所，于七时与部队一起返回中坜。到中坜伤员集中地，与岩崎军医一起，对伤员实施手术。十时三十分结束。

敌军以家屋为阵地，周围有土垒、堡垒或竹林围绕，加之四面全是水田，敌军只从墙壁上的枪眼里向外射击，难攻易守，我卫生部部员也遇到了不少危险。

七月六日，我步炮联合部队从中坜出发，第三次进攻安平镇。经过昨日走过的道路，到达安平镇的时侯，敌军已经逃走，没有一个人影。进入家屋，见原来生死不明的我军士兵尸体两具。在附近放火，把家屋全部烧掉。正午凯旋中坜。至此，全歼了安平镇的贼徒。

（译自第三十六编）

（七）台湾绥抚记（之七）

1.龙潭坡之战

龙潭坡是位于台北西南约十里之一个小村庄。据侦察和当地人报告，龙潭坡是敌军的根据地，他们时而袭击中坜，时而破坏沿途交通，屡屡骚扰我军，附近有贼首胡嘉猷率土兵二百余人防守。近卫混成支队长山根少将受命消灭这股敌人，率由步兵第一大队、炮兵第四中队、骑兵一个小队、工兵一个中队（缺一个小队）、卫生队之一半组成的一个支队，于七月十二日自台湾出发，到桃仔园宿营。同时命令坊城少佐率一支部队向大姑陷方向进发，又令今田大尉率第三联队第七中队行进于上述两队之间。按计划，坊城少

佐的部队应于龙潭坡与混成支队主力会合。十三日支队宿营于中坜，支队长发布命令如下：

近卫混成支队命令（七月十三日午后五时于中坜）

一、据当地居民报告，龙潭坡有少数土匪，原在安平镇的贼魁胡家猷，现在在铜锣寨，招集了百余名土匪。

二、支队于十四日向龙潭坡前进。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和工兵一个小队，当日于龙潭坡与支队会合。

三、前卫于午前五时自宿营地出发，向龙潭坡前进。

四、右侧警戒于午前四时五十分自宿营地出发，经安平镇去铜锣寨方向搜索敌情（包括两名通信骑兵）。

五、主力于午前五时三十分自宿营地出发。

六、步兵第三联队派出两个分队对行李实行护卫。

七、各队出发之后，行李立即自宿营地出发，随主力之后。

八、本人在主力之先头。

支队长山根信成

藤冈大尉率第三中队为前卫，林大尉率第四中队为右侧警戒，第一中队和第二中队为主力。

据报告，中坜东南之铜锣寨有贼魁胡嘉猷，威震近邻，其势日盛。十四日晨，山根少将留一个中队于中坜，亲自率领其余部队进击。敌军迎击我军于龙潭坡，进行村落防御。午前七时，藤冈大尉率领的第三中队作为前卫到达龙潭坡之东端，在即将进入龙潭坡时，敌军自隐藏在竹丛里的家屋乱射，因而不能前进。人见中尉率领的第一中队前进，松崎大尉率领一个小队作为先锋冲向龙潭坡南端。但家屋防御非常顽固，我军不易进入村庄。于是命令步兵隐蔽，在庄司大尉的指挥下，六门火炮开始射击。然而，因竹丛茂密，不能判断弹着是否准确。再从西端射击，发炮五十余发，见弹

着准确，敌人全部逃跑。我第一中队和第二中队的士兵冲进村庄，击毙、俘虏一百余名，敌将胡嘉猷亦死于此。其余三三两两逃跑者仅二、三十名。这次战斗自午前八时开始，午后四时结束，我军士兵伤亡十一名，我军的两匹军马被打死，是骑兵小队长和炮兵中队长的乘骑。

山根支队长进攻龙潭坡时，接到中坜发来的一份情报：今田大尉一行，十三日中午于二甲、九赏被敌军四面包围，经百般苦战，黄昏向侧面退去，十四日晨到桃仔园，打算十五日于龙潭坡与支队会合。今田中队本应于十四日与支队会合，但因敌军拦阻，会合推迟了一天，伤亡达十八名，其处境颇为困难。

据报，我军步兵一个小队，即田中军曹率领的三十五人运送粮食，于三角涌全部战死，只有三人于万死之中得以生还。坊城支队亦应于今日在龙潭坡与混成支队会合，却没有一点消息。难道一个大队也会被敌人吃掉吗？此日午前九时见东面距离一里处有黑烟，并听到了枪声。

山根支队长命令中冈第三联队长派辻特务曹长率领一个小队为与坊城支队取得联系而去进行侦察。出发时约定无论是否与坊城支队取得了联系，傍晚必须返回。辻特务曹长受命以后，立即向有烟的方向前进。但是，这时黑烟没有了，枪声也没有了，只有山峦重叠，连道路也没有。一直前进到能看见大姑陷的地方。途中虽遇到两三名敌兵，但皆逃去，没有抵抗。辻特务曹长一直没有遇到坊城支队，入夜返回。此夜，山根支队露营于龙潭坡附近。

2.在铜锣寨方向上的敌军

山根支队于十四日占领龙潭坡。十五日晨，令菊池中尉率领第二中队去搜索坊城支队的下落。林大尉率领的第四中队已于昨日占领了铜锣寨，击退敌军五、六十名，见该村附近之牛栏河方向

有长达三千米的高地，许多敌军据守于此。侦察后得知，在这里有五、六千名敌军，并筑有掩体。为侦察地形，中冈联队长、田中副官、明石参谋等向高地方向前，见有十二个掩体。适逢当地人前来，捕获讯问，他只说有敌军五、六百人，其他一概不说。我们想把他带往龙潭坡，他亦不肯去；我们百般告诫，他顽固不动，我们不得不把他杀死。此日，林大尉和小队长，以及数名士兵，着中国服装，进至距掩体仅四百米的地方，敌人发觉是日军，猛烈开炮。林大尉等在侦察敌情之后，安全返回。

率领第二中队之菊池中尉，为搜索坊城大队而向大姑陷方向前进。途中没有发现特殊情况。进至大姑陷河附近时，见左岸绝壁屹立，右岸深草丛生，成自然天险。来到大姑陷附近，见不仅有士兵出入，而且悬有白旗，但不知是敌军还是我军。于是以枪向空中齐射，这时敌军回击。第二中队经短时战斗以后，退至大姑陷河。在河中发现有背包，背包上写有第五中队菊松字样。遂知附近有敌军，返回龙潭坡，报告了情况。

3.进击牛栏河

山根支队虽再三搜索坊城支队，但仍未能取得联系。尽管与坊城支队取得联系是当务之急，但对牛栏河方向之敌军亦不能置之不顾。于是决定进攻牛栏河高地之敌军。十六日黎明自龙潭坡出发，向牛栏河前进。残月高悬，星光灿烂。三时左右，中冈大佐以三个中队出敌军左翼。第三中队自正面掩护。炮兵一个中队、工兵一个小队和骑兵卫兵随后前进。当东方破晓时，中冈大佐的部队齐射，敌军亦开炮还击。此时，我炮兵发射的炮弹在敌垒上爆炸。敌军支持不住，弃高地逃走。午前七时半，我军全部占领了高地。敌军士兵入夜回家，白天来这里防守。我军追击过早，敌军尚未集结。我军追击，杀敌二十余名，进而烧其家屋，使他们不可能再

进行家屋防御。

4.坊城少佐的密使

山根支队长击退牛栏河方向上的敌军以后，于十六日午前九时返回龙潭坡。此时，迹宫粮食纵队长来信称：坊城少佐派来密使。山根支队长乘马出迎。密使白井安藏（近卫第三联队第二大队第八中队上等兵）到山根支队长面前，下马挥泪，似非常激动，激动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列席的军官们亦甚感叹，询问坊城支队实际情况。白井答以目击之实情曰：第二大队（坊城支队）十二日自台北出发，露营于三角涌，十三日向大姑陷前进。在过溪流时，敌军自四面射击，我军还击，但敌军潜伏于丛林中，决无撤退的迹象。我军随即有伤亡，进退维谷，展开于山谷丛林中，与敌军对峙三昼夜。因缺少粮食、弹药，孤军陷入重围之中，命在旦夕。于是设奇计，自各中队选拔上等兵一名，着当地居民服装，冲出重围，沟通与支队的联系。通过选拔，我与第二大队第五中队一等兵见明保太郎一起，在当地人的指导下，十五日午后七时，乘夜突围，到大姑陷河河岸，与敌军冲突，不能渡河。沿河顺流而下约二里，才到对岸。当时是十六日午前三时。那个当地人不肯再跟随我们，不知去向。我们二人潜于树丛中，涉水田前进，又遇敌军，用短枪防卫，快速前进，脱离了虎口，但见明保太郎被敌军捉去，因而未能到达这里。我于万死之中获生，得以面谒阁下，此不独我之幸运，亦因坊城支队气数未尽。愿速发援兵，从重围中救出坊城支队。白井详细地叙述了困难情景。山根支队长亦为之感动，说：好，一定派援兵！但若派援兵，在这里尚须留下一个中队，只能派出两个中队。于是下令待去铜锣寨的部队返回以后立即派出援兵，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5.山根支队的救援行动

因粮食和伤员在龙潭坡，所以在龙潭坡留第四中队守备。山

根支队长亲自率领援兵。山根支队长说，攻占大姑陷，救出坊城支队并不难，但后路可能被截断，故不可不防；若顺利救出坊城支队而无后顾之忧，就立即向左岸进军。十六日午前十一时，支队自龙潭坡出发，午后一时半到大姑陷河边。途中虽没有发生特殊情况，但为了取得与龙潭坡的联系，令第三中队守备于大姑陷河边，其余之第一、第二、第七中队及炮兵、工兵等于大姑陷河左岸占领阵地，炮击右岸敌军。

6.进攻大姑陷

大姑陷市街沿大姑陷河而筑，居民五、六百户，临河处，断崖绝壁高达数丈。大姑陷河宽一百米至二百米，当地居民靠舟楫交通。但是，船只皆在对岸，我军过不了河。于是，第二中队长命令望月曹长率士兵三十名寻找浅水渡口。此时，敌军自对岸乱射，我军遂不能前进。菊地中尉率部下涉渡前进，河水深及胸部。对岸敌军不断地射击，长门少尉负伤。菊地中尉到达对岸以后，原在后方进行掩护射击的今田大尉亦率部下前进。第二中队前进，第七中队掩护射击；第七中队前进，第二中队掩护射击。如此，两个中队皆得以登上对岸的高地。第二中队向右方前进，追击村庄里的敌人，并在水田里展开，与左方之大姑陷对峙。第七中队沿左方道路展开。敌军自南门乱射，又以火炮防御。我军亦不间断地进行掩护炮击。但是，敌军顽固，坚守不退。山根支队长担心我军行进之不顺利，令田中副官视察战况。田中返回报告：若不突击，则不会有好效果。当时已经午后五点多钟了。

军官们讨论可否突击，最后决定全军突击。命令一下，第二中队和第七中队的决死队员们，自距敌人一千米处高声呐喊，向城内突击。旅团副官田中大尉、小河原中尉，大队副官中岛中尉，也冒着弹雨进入市区，搜查住宅。败兵尚占据家屋，试图抵抗，我军放

火烧之。黑烟冲天，搜护炮击之炮声，射击败兵之枪声，更增加了一层杀气。后来炮击停止，中队在各处搜索，杀败兵约一百五十名。一个中队占领兵营，生擒贼魁江国辉。一个中队占领了大姑陷东面的寺院。至此，大姑陷完全占领。时值午后八时。多数敌人向东或向北逃走。此日负伤军官一名，负伤士兵三名，战死士兵一名。

7.坊城支队派出联络人员

此前，山根支队于左岸占领阵地发炮，不久，在大姑陷河下游一里处，见一个分队自右岸向左岸徒涉，人数不过二十余人，在枪上打着太阳旗。我军恐为敌军之疑兵，不敢放松防御准备。靠近一看，原来是穿着夏季外套的日本兵。他们是奉坊城少佐之命，冲出重围之第七中队山下步兵中尉与工兵小队长松山少尉等人。他们向山根支队长告急。他们到达山根支队阵地时，在炮兵阵地上的军官们高兴地欢迎他们。军官们给他们食物吃，询问在重围中的情况。据说，他们七分水煮三分糠，用以充饥。山根队长问为何不早日突围。他们回答，因有伤员二十余名，不忍弃之。山根支队长再派第三联队第一中队之松崎大尉率二十余人去坊城支队，令他们今晚迅速返回，最迟亦须于明晨之前返回。

大姑陷尚有敌军，我军对敌军发动进攻，经过小规模的战斗以后，敌军自下游向左岸逃去。我军追击，杀伤敌军不知其数。进攻大姑陷之我突击队，不吃饭，不睡觉，破坏敌军堡垒，放火烧毁村落市街，使敌军在这里再无立足之地。

此时师团长自台北来令，其大意为：第四联队正在龟仑附近激战，敌军在三角涌、打类抗边蔓延，你部须迅速赶往此地。支队长山根少将答曰：现正在救援坊城少佐的部队，达此目的以后，立即执行命令。

8.返回桃仔园

十七日晨，正在准备早饭的时候，坊城少佐的部队果然突围出来了。现在大姑陷已经被我军攻占，坊城少佐的部队已经被救出来了，须按师团长的命令向龟仑进发。午前十二时，全支队自大姑陷出发，于桃仔园与前来大姑陷之侦察军官多田大尉率领的两个小队会合。闻龟仑稍平静了一些。此时，士兵非常疲倦，不能前进。明石参谋建议，我军非常疲劳，又知龟仑已经平静，应让部队休息一下。于是露营于距桃仔园一里半处。十八日顺利返回桃仔园。

9.坊城支队之苦战

按计划，坊城少佐率领近卫第三联队第二大队于扫荡三角涌、大姑陷敌军以后，应于龙潭坡与山根支队会合。七月十二日坊城支队自台北出发。今田大尉率领的一个中队为右侧警戒，自大姑陷河左岸前进；坊城少佐率领的大队包括第五、第六、第九三个中队和工兵一个小队，他们自大姑陷河右岸前进。原计划以第一联队第七中队守备大姑陷，因此，第七中队与坊城支队同行，经坊桥头到三角涌露营。十三日，自三角涌露营地出发，前进约一里半，进入山谷。两侧是断崖绝壁、树木苍郁的深山，实为不可攀登之天险。大队在洼地里前进，见前面高地上筑有堡垒和防御工事，哨兵二、三名。我军提高警惕，决心若堡垒抵抗，则一举将其占领。当我军继续前进时，号炮一声，敌军集结于四面的高地上，进行俯射，兵力号称两千。深堀中尉率领的作为前卫的第八中队和工兵一个小队向前面的高地前进。宫永中尉率领第五中队向右侧高地前进。井户川中尉率领第六中队向左侧高地前进。第一联队第七中队作为后卫向左侧高地前进，最后占领了三面的高地。时值午前十一时。敌军虽然从这些高地上撤退了，却潜伏于林中不断射击。我军亦回击，交战直至黄昏。我军有伤亡，于是加强戒备，露营于高地。十四日拂晓向大姑陷前进。这里的地形是一个山谷连着一

个山谷，高低不平。见前面高地上又有堡垒。坊城少佐决定越过山谷，攻占堡垒，尔后再向大姑陷前进。我军终于占领了这个堡垒。但前面又有山谷，敌军兵力继续增加，我军伤员与日俱增，运送伤员甚为困难。另外，士兵于十三日吃米饭后，仅以携带之粮食充饥，身体疲劳，已经拿不动枪了。于是，打算走出山谷，冲出包围，到桃仔园，沟通与支队的联系。但道路之险阻，运送伤员之困难，终于使我们未能达到目的。坊城支队再露营于山谷之间。坊城少佐不知怎么办好，只好暂时与敌人对峙，以待沟通与山根支队的联系。坊城少佐召集军官们讨论决定，由各中队各选拔一名士兵，改穿当地居民服装，冲出重围，以沟通与支队的联系。第五中队之一等兵见明保太郎、第六中队之二等军曹古贺友左卫门、第八中队之上等兵白井安藏、第一联队第七中队之上等兵横田安次当选。他们扮成四名当地人，白井、见明去龙潭坡，古贺、横田去中坜，各有一名当地人做向导，午后八时拚命冲出重围。坊城大队对他们能否达到目的，有一刻千秋之感。若他们被敌军捕获，联络不通，我军必将死于重围之中，若他们达到了目的，则坊城支队可冲出重围。大家想到这里，群疑纷出，等待着情报。我军没有粮食了，士兵们没有食物。于是冒险从事征集，仅得到一点中国米、甘薯和鸡鸭，不足饱腹。

七月十六日午后一时，在大姑陷方向有枪声，大家为联络兵达到了目的而高兴。大队派出工兵少尉松山和步兵中尉山下各率领一个小队，以炮声为目标，沟通联络。同时，坊城大队击退了前面的敌人，到达大姑陷东面的高地。十七日午前，在月光下向大姑陷前进，与山根支队主力会合。坊城少佐立即到支队司令部报告情况。时值午前六时。

如前所述，坊城少佐的使者白井安藏于千辛万苦之后把情报

送到了山根支队。横田、古贺二人也完成了使命。若能以一般手段冲出重围，作为上等兵的任务来说，是不算困难的。但是，这些最慓悍、警惕性又高的敌军，拚命地包围着我们，横田的任务亦可谓艰难。然而，横田毫不迟疑，即日剃掉胡须，着黑色布衣，编成发辫，盘在头上，脱去军装，改穿中国服，赤脚穿中国草鞋，完全成了当地居民的模样。因尚有不似当地人之处，横田涂油于面部和全身，完全成了当地人，怀揣短枪一支，踏上征途。古贺上等兵也是和横田一样的装束。他们以一名当地居民为响导，一行三人，于十五日离开营地。为完成任务，三人尽量避开敌军，或潜于河中顺流而下，或在山谷里爬行，但仍常被敌军发现，数次濒于危险境地。他们五次通过敌军步哨线，每次都有十二、三哨兵持枪而来，一一盘问。当地人巧妙应付。我们之所以能通过敌军防线，实归功于当地人之机智。他名叫罗金来，基隆人，是第七中队的挑水力工。横田、古贺二人虽于途中数次遇到重大困难，但终于排除万难，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十七日夜十二时到达中坜兵站部。

10.血战三角涌

第二旅团长山根少将率混成支队南进，主力沿铁路线，经中坜，到龙潭坡，约定坊城少佐的部队（第三联队第二大队）沿大姑陷河，自右方的小道，于龙潭坡与支队主力会合。两队同时自台北出发，向规定的方向前进。同时决定通过大姑陷河运送第三联队第二大队的粮食。自第六中队第一小队中选拔三十五名最强壮者担任护卫任务，并由樱井特务曹长率领。运送的粮食包括大米一百五十余包，梅干三十余桶。粮食分载于十八艘中国船上，十一日黄昏自台北出发，由当地人操船，逆流而上，十二日午后到三角涌。在这里有三十七包大米、梅干若干上岸，供第二大队一天食用。当夜船停泊于三角涌。

十三日晨又从三角涌出发，前行约两千余米，有十五、六名当地居民出现于右前方。这时正是早餐时刻，运粮队停泊于浅滩，有人脱下衣服下水洗澡。右前方的十五、六人中的一人发出可疑的声音，然后开始对我军射击。我军以连发枪还击。突然，五、六百名敌军出现于左岸高地上，向我军猛烈射击。我军遭到交叉火力射击，敌军火力占优势。樱井特务曹长决定把小队一分为二，自己率领一部分抵挡左岸敌军，江桥军曹率领另一部分抵挡右岸敌军。短时交战以后，敌军集结于左岸，射击颇猛烈。樱井军曹指挥江桥军曹等奋战三个小时。在向敌军发动进攻的一刹那，敌人的无情子弹穿透了樱井的胸部。此时，剩下来的二十四人相谋曰：寡不敌众，不可以常法作战，莫如冲出一条血路。于是大家向五、六十米以外的重围冲锋。冲锋成功，从敌军中间冲开了一个缺口，但数名战友却死于敌人刀下。现在只有十四、五人了。大队武器管理员大江军曹也在冲锋中负伤，最后自己以刺刀刺喉咙而光荣死去。这时，与前方敌军相距仅四、五十米。所余十四名士兵又鼓起勇气向敌军主力处冲击，毙敌数名，冲出敌阵，来到了平原上，休息于绿草之上。这时，运粮队仅存九人，即江桥勇次郎，田中石松，水岛清左卫门，山崎运三郎，饭塚勇太郎，神谷菊次郎，平屋伊次郎，堀内某及另外一人。其中五人负伤，所余仅四人。江桥军曹对部下说：形势如此，又没有别的办法，未负伤者应排除万难，完成向我军报告实际情况的任务；负伤者与其被敌人杀死，莫如自刎而死。全体黯然，先是两名重伤员取敌剑互刺，接着又有二人自尽。江桥军曹见此状莞尔一笑，取出刺刀自尽。所余四人即田中、水岛、山崎及另外一人向森林撤退。前面有一个二十米见方的池塘。田中一等卒说，我听说，西南之役，被敌军穷追，许多战友死了，有一个人躲在沼泽里，保全了生命。这里野草茂密，就藏在这里吧！其他三人皆

说逃跑的好处。于是大家与田中分手。田中一等卒跳入水中，只露出口鼻呼吸。午后八时，黑云铺天盖地而来，轰然雷鸣，暴雨沛然而降。田中上到岸上，又乘夜暗来到大姑陷河边。六只运输船还在原处。这时天晴，田中为避免敌军发现，跳到河里，在浅水处顺流而下。东方发白时，在远处有军马嘶叫。他顺着声音靠近，这正是我第四联队。田中立即会见了联队长，报告了情况。他二十四小时没有吃饭，战斗四个小时，在池塘里呆了八个小时，在河中顺流而下六个小时，才到了这里。逃走的三名勇士，有两名也到了桃仔园兵站部。

11.第二次反攻新竹

在新竹县附近有种种流言，其中有消息说贼军要攻新竹，人心为之惶惶。七月十日拂晓，流言果然成为事实。炮声轰隆，炮弹掠空而过，一发炮弹落在行政厅宪兵机勤办公室的后面，另一发向支队司令部宿舍飞来。两发炮弹虽未伤人，但这却是敌军第二次袭击新竹的开始。支队本部派出侦察队，加强警戒，四个城门严禁出入。支队长立即来到南门城楼上，指挥部队，规定步兵进攻点、炮兵阵地和机关炮位置。我军精神振奋，决心一举把敌人粉碎。敌军打着红旗自虎头山和鸡卵面山袭来。虎头山一带的敌军向西门攻来，鸡卵面山上的敌军一直向南门攻来。我军任敌军炮击，决不回击，采取使敌军靠近的战术。敌军继续靠近，出现于山头上，其中有的甚至下到山腰上来。此时，我炮兵射出五、六发榴霰弹，准确地命中了鸡卵面山上的敌军。敌军也立即落下旗子，猛烈炮击。此时在前面进击的我步兵，早已从一侧登上鸡卵面山。虎头山上的敌军见情况如此，也有些动摇，但仍顽固地出没于山头上。我机关炮狙击出没于虎头山上的敌军。千弹一齐飞来，敌军怎能坚持得住？我军一支步兵前进，赶走了敌人。这次战斗于午前八时开始，

午前十一时结束。我军死亡一名，负伤五名。

同日午后，敌军突然袭击新竹车站，我守军告急。我军自三面包围敌军，敌军退守车站以东五百米之住宅。我军把敌军包围起来，以猛烈炮火射击。敌军惧而不出，立起白旗，表示投降。当我军靠近住宅时，敌军却又突然开枪，抵抗我军。我军一名上等兵被击毙。我军愤怒，火烧住宅，敌军不知向那里逃好。我军短兵相接，烧死、杀死敌军五十余人，俘虏一百一十九名。敌军第二次反攻新竹未逞，但当地居民四处逃散，传闻敌军仍谋求收复新竹。一百一十九名俘虏当日被关进新竹县厅监狱。当夜有八人越狱逃走，其中敌将姜绍祖下落不明。

姜绍祖北浦人，家有资产，有二十万元的财产，年龄二十左右，仪表非凡，性情勇悍，此日反攻的总头目就是这个姜绍祖。姜起兵时，其母坚决制止，但姜绍祖不听劝阻，参加贼军。我军将俘虏投入监狱以后，新竹市民之总理马玉花对我军说，姜非寻常之匪徒，需严加捆绑。次日检查，姜绍祖已经不在了。看来八名逃跑者中必有此人。

新竹县是台北至台湾铁路线中间的一个大县城。我近卫支队于六月二十二日占领新竹，民政分厅亦同时进驻于此，安抚人民。孰料这次受到袭击。此后，支队本部进一步加强了戒备。

新竹县恢复了平静。然而，新竹与大湖口间的敌军未散、二、三百人为一群，到处出没，其中铁道沿线尤其危险。新竹与台北之间尚未打通联系，稍有孤立之感。

七月六日，虽匪贼尚未匿迹，但安全问题已经大体就绪。工兵开始修复铁路，并迅速取得成效。七日，火车在新竹与台北之间试运行。但是，电线仍然没有接通。

匪贼们是以什么地方为根据地而猖獗的呢？原来他们据守于

距新竹县约三里的尖笔山中。以望远镜从新竹城外香山港瞭望，在淡雾之间，见尖笔山上有新筑堡垒。在尖笔山一带有匪贼约两千余人，其统领是吴汤兴。

12.第三次反攻新竹

新竹县西门外约两千米处的山上有我军的军士哨。七月二十五日午前零时三十分，步哨作为游动哨巡逻时，发现可疑者数人，问他们是什么人，对方不答，步哨不得不开枪射击，对方亦开枪还击。军士哨立即前进抗击，并向支队报告可能有敌军反攻。

支队当即集合于紧急集合地点待命。不久，第二联队第三中队直奔山上。时值黑夜，咫尺难辨，只能依靠敌人枪击的火光才能知道敌军的位置。因夜间射击作用不大，所以我军并不射击。我军以冲锋对敌，贼军不肯撤退。我军四次冲锋之后，天才放亮，始见敌军情况。发现敌军之所以不肯撤退，乃因我军是孤立的一个中队，而贼军有一千余人。

来到夜间我军发动冲锋的地方，见地上有无数贼军尸体，仅第四次冲锋就有三十余名敌军被我军击毙。坂井支队长出西门指挥山炮射击。贼军仍然从三面包围我军，炮击也相当准确，似不是当地人所能做到的。在长达三千余米的战线上，枪声、炮声一度非常激烈。午前八时半，炮声渐停。我军左翼山上有良好的炮兵阵地，而贼军以为在这样的高山上不会有炮兵，而迅速地向山上爬来。我步炮兵使敌军尽可能靠近，待敌军到达五、六百米的距离上时，才以交叉火力射击。敌军狼狈得连一枪也来不及打，就争先恐后地逃跑了。我军尽力猛射，当时毙敌四十余名。我炮兵取得了近来最满意的一次战绩。其间步兵也在洼地里两面夹击贼军，猛烈射击，在这里也毙敌三十余名。在此日的战斗中，贼军死亡一百三十余名，而我军仅死亡一名，负伤五名。贼军总兵力约两千余人。我

军缴获枪支八十余支、旗八面，其他武器甚多。

13.攻打三角涌

近卫混成支队长山根少将于七月二十一日会见部下军官，讨论进攻三角涌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参谋明石大尉，坊城大队长，田中旅团副官，赤松联队副官，小河原旅团副官，深堀大尉，今田大尉，庄司炮兵大尉，本间工兵大尉，井户川中尉，宫永中尉，以及其他军官。会议决定歼灭三角涌敌军。近卫混成支队自大姑陷，林支队自龙潭坡，内藤支队自海山口，松原支队自台北，限期进击。

七月二十二日，混成支队自大姑陷出发，午后五时到达距三角涌半里的地方，在这里加强戒备露营。七月二十三日拂晓交战。炮兵向前方距离两千米之高地炮击。步兵因之勇气倍增。正午，第五中队自左侧高地前进，未遇敌军抵抗，全部占领了三角涌。在这次战斗中，我军死亡一人，负伤后死亡一人，负伤军官一人（井户川中尉），负伤士兵五人。

自龙潭坡前进之林支队，击退大姑陷河左岸的敌军，烧毁敌军据守之民房，到二甲九庄与混成支队取得联系。起初，敌军构筑掩体抵抗，我军冲锋，敌军却一步也不后退，挥舞刀枪，欲杀我军，真是太顽强了。林支队终于占领了这些顽固的堡垒，杀敌甚多。林支队负伤九名。

自海山口前进之内藤支队击退敌军，二十四日与混成支队取得联系。内藤支队负伤五名。自台北前进之松原支队转战后，于二十四日与混成支队取得联系。松原支队负伤一人。

敌军受到四面进攻，只好逃入生番境内，幸免我军鏖杀。

敌人到处修筑瞭望楼，在瞭望楼上有哨兵，见我军来袭，哨兵鸣鼓报告，又于山上立戴竹皮斗笠的草人，扮成哨兵模样，并树立大旗，使人看来，即使我军冲锋，他们也不自此后退一步。由此

可知对方在防御上的苦心。

三角涌附近是敌军的巢穴，为使贼军不能再据守于此，我军放火将村落、市街全部烧毁。

14．坊城大队苦战之补充报道

我们获得近卫步兵第三联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上等兵柴田吉郎七月十九日致其兄的书信，现转载于下：

七月十二日，我坊城大队作为左翼支队，午前八时自台北出发。第八中队是前卫。因为第八中队之冈崎中尉曾于七月七日率领一个小队对大姑陷一带进行过侦察，熟悉其地理情况，所以承担了这项任务。支队以第五中队、第六中队（缺一个小队）、工兵中队之一个小队为主力。另外，第一联队第七中队为去大姑陷守备，而与我支队一起行进。我第三联队之第七中队沿大姑陷河右岸行进。坊城支队于午后二时半到沙家园① 。此日，有人自山上放枪，我军捉住放枪者盘问，他们回答：我们是为防备野猪为害农田而放枪的。夜间，弹药、粮食运输队提前出发，在第六中队特务曹长樱井茂夫的指挥下，以小船沿大姑陷河逆流而上。七月十三日，支队自沙家园出发，向大姑陷前进。路程不过三里，但峻岭深谷，忽而进入千丈深渊，忽而触及苍空之云端。加之当日没有一点风，热得金属也要为之熔化了。艰难困苦，难以名状。刚刚走了二里，闻前面人马嘈杂，知是敌军来袭。不久，四面的枪声如天地崩裂。第五中队登上右侧的小山应战。弹丸如雨，上等兵前田恒三郎中弹而亡。中队长为了冲击右翼敌军，并占领高地上的敌军阵地，自右侧行进，冲击敌军堡垒。敌军全力防御，激战一个小时，我军突破了敌军阵地。此时，第六中队也占领了左侧敌军堡垒。第五中队、第六中队和第八中队皆向敌军猛烈射击。敌军稍退，我军追击到距

① 译音，下同。——译者。

大姑陷三千米的山上停止前进。此夜露营于此。自午后九时，阴雨濛濛，军衣全被雨水打湿，觉得有些寒冷。十四日，以第五中队为前卫，午前四时自占领阵地向敌军发起进攻。敌军据险防御，隔河相峙。午前八时，我第五中队再次下达了冲击敌军堡垒的命令。第一小队和第二小队下山渡河。敌弹如雨，伤亡颇多。我军不屈不挠地前进，进逼至敌军堡垒前方五十米处。此时，敌军右翼出现两门火炮，炮击我冲击部队。这时，第六中队自占领山头进行中队齐射。敌军狼狈撤退，我第五中队遂拔除了这个堡垒。敌军据守于大姑陷城墙。我军若有火炮，今日必定能够攻占大姑陷。但是，敌军有炮，我军无炮，当时的阵地又对敌军有利，对我军不利，于是我军再次撤退，据守于十三日露营之阵地上。此时，逆大姑陷河而上的我粮食、弹药运输队全被敌军击毙，粮食、弹药得不到补充。敌军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四面围攻我军。我军顽强抵抗。十五日，敌军再次逼近我军阵地，我军再次把敌军击退。此时，我军只剩下各自携带的三餐粮食，面临着饥饿。山中有一家居民，家中只有一石稻谷，即使把马、牛、猪、鸡全部征来，每人只能分到一点。无比忠勇的近卫军也饿得走不动了。但大家互相勉励，进行防御。十六日，敌军开始总攻，在西南面可听到敌军突击的声音。我军毫不屈服，连续射击，敌军为之胆寒。正午敌军稍退。午后三时，闻大姑陷方向有三声炮响。估计这是我们的援兵到了。随后炮声隆隆不断，向敌军据守的城墙发炮，敌城起火。至此，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这是第一大队来救援我们。于是士气倍增，从山上打出的子弹向败退的敌军飞去。敌军伤亡不计其数。午后五时，敌军全部撤退。第八中队为沟通与第一大队的联络，而进入大姑陷市街，斩杀残留的敌军。十七日渡大姑陷河，与第一大队会合。

（译自第三十六编）

（八）再战台北新竹间

1.第二期计划令

关于扫荡台北、新竹间大姑陷附近之匪徒之第一期作战运动，前面已经详述。但是，台北、新竹间之匪徒尚出没于附近之山间，于是又发动了第二期扫荡运动。其计划令及军队区分如下：

关于歼灭分布于台北、新竹间之匪徒第二期计划令：

一、分布于大姑陷一带之贼军，多数已在第一期进攻作战中被歼灭，其败兵之一部深藏于当地以南的山中，另一部溃散于各地，或潜伏于龟仑以南之山间，几乎匿迹，现在没有抵抗能力。据第一期进攻作战地区的兵站部报告，龟仑至桃仔园以北的高地上有少数贼军出没，在杨梅坜以南有兵力未详之贼军在修筑防御工事。

二、师团决定立即发动第二期进攻作战。

三、内藤支队七月二十九日自海山口出发，搜索兵站线路右侧之地区，向新竹前进，奋力歼灭该地之贼军。

四、山根支队七月三十一日自大姑陷出发，搜索兵站线路左侧之地区，向新埔前进，奋力歼灭该地之贼军。

五、现在在台北之师团战斗部队（守备队除外）七月二十九日自台北出发，沿兵站线向新竹前进。

六、辎重第一梯队长先将其纵队置于中坜以西，专门负责山根支队之弹药和粮食补给；辎重第二梯队长先将其纵队置于桃仔园，专门负责内藤支队之弹药和粮食补给；马厂之一半七月三十日自台北出发，随师团行动。

七、新竹及其他守备队应确守其守备地区，并派出侦察队，沟通与各支队之交通，并有义务根据辎重梯队长或纵队长

之请求派出必要之护卫兵并视察战况，参加进攻支队的战斗。

大姑陷附近之守备队，警备大姑陷河西岸之广阔地区，应派出有战斗力的部队，使贼军不得再次聚合于其根据地。

八、弹药大队，辎重大队之余部，大小架桥纵队，第一野战医院，以及其他各部队材料、马匹、行李的护卫人员应在原地待命。

九、本人与七月二十九日自台北出发之各部队一起前进，三十日宿营于桃仔园。

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

军队区分

内藤支队 司令官 内藤大佐（第四联队长）

步兵第四联队本部及第二大队，骑兵第二中队（缺两个小队），炮兵第二大队本部及第三中队，工兵第二中队之一个小队。

山根支队 司令官 山根少将（步兵第二旅团长）

步兵第三联队本部及一个大队，步兵第四联队第四中队，骑兵第二中队之一个小队，炮兵第四中队，临时工兵中队，卫生队之一半。

师团司令部（沿兵站线路行进之部队）

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本部及两个中队，骑兵大队本部及第一中队（缺一个小队），炮兵联队本部及第一大队（缺一个中队），工兵大队本部及第一中队（缺一个小队，在桃仔园），机关炮第三队和第四队（第四队在海山口），独立野战电信队。

大姑陷附近守备队

第三联队之一个大队。

2.龙潭坡附近之战斗

近卫师团司令部七月二十九日自台北出发，在师团长殿下的率领下，沿铁道线南进。此日午前六时出北门。桦山总督、水野民政局长官、大岛陆军局长官、角田海军局长官，以及总督府参谋官等高级官员，皆在北门外，为殿下南征送行。当日八时到海山口。

右侧队由内藤大佐率领，二十九日自海山口出发，在铁道线路右侧前进。左侧队由山根少将率领，三十一日自大姑陷出发。贼军主力集结于山根少将的前进方向上。

山根少将先令第三联队第二大队守备大姑陷，其余分为左右两个纵队攻击贼军。三十一日午前五时，山根支队集合于大姑陷河左岸的田地里，规定各队之部署。左纵队包括步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之一个中队、骑兵一个分队、炮兵一个小队、卫生队人员若干、工兵两个分队和由大姑陷守备队派出的步兵两个中队，由坊城少佐率领，穿过茶园，沿大姑陷河左岸前进。右纵队包括步兵第三联队（缺第二大队与一个中队）、步兵第四联队第四中队、骑兵一个小队（缺一个分队）、炮兵第四中队（缺一个小队）、工兵中队（缺两个分队）、卫生队之一半（缺若干），由山根少将亲自率领，向龙潭坡前进。

后来闻左方有炮声，这是左纵队之尖兵于坊庄东北约一千五百米处攻击敌军掩体。左纵队击退这里的敌军以后，又立即进逼据守土坊庄以北高地之贼军。但贼军顽强抵抗，没有撤退的迹象。我军随即以第五中队加强前卫之右翼，并以炮兵自正面攻击。但敌军仍然没有撤退的迹象。于是在第四、第五两个中队中间增派第八中队，向贼军堡垒发动冲锋。贼军遂支持不住而逃走。我军立即令第四中队和第五中队追击，并进而攻击土坊庄西北高地之敌军堡垒。贼军俯射，我军不易靠近。于是派两个小队出敌右翼，逼近堡垒，终于把敌军击退了。继之，又转向右方，对贼军之侧面

进行射击，攻占了各个掩体。时值午后一时三十分。

此时，右纵队已经到达龙潭坡，贼军自构筑于相距一千五百米之高地上的掩体频频发炮。贼军据守的掩体多达三十至四十个。其阵地长约八公里。支队长决定实行三面合击。派林大尉率领步兵中队在通往中坜的道路上前进，向左转弯，进攻敌军左翼。右纵队的炮兵在龙潭坡西端占领阵地炮击。这时，左纵队也正在炮击贼军右翼。林大尉率领的右翼队在龙潭坡以北约两千米处，自通往三合水的道路，在贼军射击下向高地攀登。松原少佐率领的步兵两个中队与另一步兵中队会合。松原少佐支队进攻三合水附近之贼军堡垒，林大尉之右翼队立即向山上之贼军堡垒冲锋，沿高地之顶端前进，破坏贼军堡垒。贼军受我三面攻击，遂不能支，向铜锣寨，咸菜棚和三合水方向败走。于是，右纵队进而占领贼军堡垒，在茶园树下休息。午后二时，闻凉伞顶方向炮声激烈，遂派步兵一个中队前往支援。当时，松原少佐的支队正在对三合水之贼军堡垒进行炮击。因少佐拒绝援兵，支援中队返回。山根少将的支队会合于一处，露营于铜锣寨附近。当日的战斗，贼军死亡百余人，我军伤亡共五人。

3.攻击横岗台

龙潭坡附近的贼军已经被击退，我军派侦察军官去铜锣寨侦察敌情。发现铜锣寨以北之高地横岗台上有许多匪徒，并构筑堡垒坚守。山根少将当即决定攻击横岗台的部署：派多田大尉率领的步兵第四联队第四中队和人见高经中尉率领的步兵第三联队第一中队，于八月一日午前四时悄悄靠近贼军堡垒，突然袭击贼军右翼；炮兵中队于午前四时三十分在正面之茶园里占领阵地，支援突击队之运动；其余各队集中于露营地，或担当掩护炮兵的任务，或对支队左侧实行警戒。部署已定，多田大尉的中队和人见大尉的

中队一起，于一日黎明前自左侧的山谷潜入敌军堡垒。六、七名贼徒正在堡垒里鼾睡，我军当即把他们全部击毙，进而攻击向北延伸之贼军堡垒，攻占其中数个。这时天色渐明。午前五时多，炮兵对正面高地上的贼军堡垒实行炮击，贼军向西南撤退。多田大尉继续前进，占领高地西端，放火烧毁附近之家屋。

这次战斗，贼军兵力约一百五十人，其伤亡不详，路上有被我军击毙的敌军尸体十七名。

山根少将又决定攻击咸菜棚之贼军，令坊城少佐率骑兵一个小队、步兵一个中队和工兵中队前往。咸菜棚是位于高地西南的山间村落。我军下高地，放火烧民房，与敌军交火。敌军没有进行什么抵抗就逃进前面的山里去了。少将下令撤回部队，向西面山谷里的三合水前进。

4.露营于新埔附近

午后五时，山根支队到达三合水之西端，计划于当夜进入新埔。因为没有一定的道路，去问当地人，但不得要领。支队长亲自一边侦察道路一边前进。前行一里余，山间有一村庄。山根支队下山，在这个村庄休息以后，再向西南前进五、六千米，又到一个村庄。此时，作为尖兵之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已经到达新埔市街。此前，牧野中尉率领的一个骑兵小队进入市街，因当地居民举动可疑，后退一百余米，对左方加强戒备。尖兵指挥官小野军曹搜查市区边缘的五、六户居民，然后进入市区。但东门紧闭，不能前进。一等卒久米庄右卫门从附近居民家中取来梯子，攀门而入，顺利打开大门。然后又挨户搜查。一直保持镇静的敌军自枪眼里狙击我上等兵中村熊次郎。中村上等兵终于被敌弹打死。一等卒浦山周作、松本卯太郎把战友的尸体运到门外，正想向东北高地撤退时，敌人射出的子弹又把这两位勇士打伤了。小野曹长本想把尸体收

回，但被敌弹阻拦，不得不撤退。此夜，支队露营于新埔东北约三千米的村庄，研究明日歼灭敌军的办法。山根少将为围攻敌军，并不使之漏网，选拔士兵数名，去大湖口要求援兵。午后九时，在大湖口的内藤支队派来使者，知七月三十一日大湖口守备队派出的一个小队，在新埔附近被敌军痛击。内藤支队欲明日进攻新埔。两个支队的计划完全一致。此夜捉住敌军步哨三名，全部斩杀。

5.攻击新埔

山根支队于二日午前六时自露营地出发，于距新埔约两千米之河滩集结，等待内藤支队到来。九时，内藤支队先锋到河滩。十时十一分，庄司大尉率领的炮兵一个中队前进到距新埔四百米处占领阵地。敌军以步枪自家屋内的枪眼向我炮兵阵地射击，非常猛烈。庄司大尉指挥炮兵以榴霰弹猛烈炮击。此时，藤冈大尉率领的第三中队迂回到新埔之东南方，扼敌军之退路；人见中尉率领的第一中队在敌军之东北高地上射击敌军败兵；伊崎少佐指挥的第四联队第二大队和炮兵一个中队在新埔西北高地上俯射敌军败兵。敌军终于沉默了。但是，在新埔东南山腰上的五、六个掩体仍以抬枪射击我炮兵阵地。山根支队长命令第三联队第二中队向新埔市街冲击前进。代理中队长菊池中尉等逼近大门，把门板破坏掉，挨户搜查。在欲打开某一住宅的大门时，敌军自枪眼里狙击我军。我军知屋内有人，以步枪射击，但因房屋构造坚固，步枪打不透。第三中队自市街后面，内藤支队之两个中队自西门进入新埔搜索，但家屋里的敌人仍然顽固不动。我军用一门火炮炮击这座家屋十余发，把家屋几乎全打毁了。步兵试图进入家屋，又遭敌军狙击。炮兵再次炮击，步兵再突击，结果仍遭狙击。于是山根少将不得不决定烧毁这座家屋。敌兵五、六十名穿过水田逃去。我军猛烈射击，弹丸如雨，毙敌二十余名。山根少将又派人见中尉之中

队到东南方进击敌人，派多田大尉之中队到西南方鏖杀残敌。许多狡猾的敌人，把全身泡在水田里，用稻草盖住头。我军捉住他们以后，把他们全击毙了，大约八十余名。后来又在新埔捉了敌军残兵二十余名。至此，新埔完全被我军占领了。我军死亡一名，负伤六名。此日，鲛岛参谋长随伊崎少佐的部队前进，与部队一起露营于当地。占领新埔以后，山根支队立即把司令部设在新埔的一座寺院里。新埔虽是山间小镇，却有七百余户，许多家屋是新建的，看来生活水平稍高。新竹在新埔以东约八千米。

6.师团长殿下之南进

在台北、新竹第二期扫荡作战行动中，近卫师团司令部于七月二十九日自台北出发，向新竹前进。北白川宫殿下乘栗毛马进发。午后二时宿营于桃仔园。

七月三十日午前八时自桃仔园出发。殿下和军官们都乘马行进。午后一时到中坜兵站司令部。七月三十一日，师团长殿下因身体欠佳，于午后二时乘火车离中坜去新竹，久松副官等人随行。午后五时到新竹。

7.新竹之位置和民情

新竹原名竹堑，淡水县所辖。清光绪元年起县治之议，光绪四年始设县。设县时，城廓以石或砖构筑，高十米，宽四米，大体成圆形。有东西南北四门，当地居民皆由此通行。城内商贾林立，商业昌盛。据新竹支厅调查，有一千九百二十六户，五千九百三十二人，其中男三千三百六十人，女二千五百七十二人，是台湾北部仅次于台北之大城市。东南一带山峦重叠，与番地相连，北面是平原，西隔一千余米，面临海洋。

坂井支队占领新竹以后，人心骚然，向背未定。加之，贼军来袭，愈使人心不稳。后来，坂井大佐讨伐来袭之敌军，松村支厅长

官亦善于镇抚,今当地居民皆生信赖我军之思想。目前城外二、三千米的地方,虽常有枪炮声,但城内毫无恐惧之状。

（译自第三十七编）

附录 刺客就擒始末

阴谋之魁首吴得福,大安庄人,家中原为道士,以行医为业,无赖残虐,当地居民深受其害。义军兴起,抗击我军,吴亦应募,为右哨哨长。基隆一战,敌军被我军击败,四处逃窜。吴被我军捕获(吴与其他俘虏一样,以其辫发被绑于柱上,吴以暗藏的小刀割断发辫而逃,故吴至今仍为短发),后来逃回家中,秘密出没于三角涌一带。其后募集举山浦、暗坑、三城、四城、大加蚋保、大湾、内浦、上碑头、锡口、事空男等地之土匪,企图重新抗击日军。然而,台北城已经被我军占领,近卫师团司令部亦设于此,彼等虽力抗,亦不能如何。他们仍企图举兵,誓死收复台北城,以各种伪装出没于台北城附近之村落,进一步招募兵丁。当时吴的支持者在厦门,他们曾令吴得福等六名同志：兄等各募兵五百名,六人合计可得三千名,以之迅速袭击台北城。于是,吴得福等人聚会于本村黄赐家,终日与众谋事。兵已募到,但缺乏武器弹药,仍然没有办法。

现在想来,台北城附近始终动荡不安,远近常闻炮声,似有敌兵袭来。传闻三十名间谍潜入艋舺,又闻土匪徘徊于大稻埕,台北为之人心惶惶,有人驾舟远赴福州、厦门避难,有人携带财产移居他处。在大屯山下夜间有篝火,台北门前之哨兵竟白昼被人刺伤面部。基隆附近多次传来运送弹药的消息,甚至在大稻埕捕获运载弹药的船只。一时台北城内外成为戒备森严之地。这都是吴得福等人煽动人民骚扰我军之结果。

然而,自传来此种警报以后,我军之配备更加森严,土民们无

可乘之隙。我军在各处捉到了一些士兵，处死者不少。加之，我军剿匪时，彼等之党类亦不得安身，只能紧张地维持其生存。但是，他们的阴谋不仅决不因此而止，反而更加坚定了其实现种种企图之决心。八月中旬，二十余人再次集会于吴得福家中，吴以强烈的义愤说服同伙曰："倭军猖狂，人民苦于涂炭，如不将其扫荡，有何面目见我祖宗？"其言慷慨淋漓。然后又环视众人曰："诸君以身许国，誓报倭军之仇，其意已了然，愿再次歃血为盟。"随即将其五岁之子置于桌上杀之，歃其血，各表决心。

对上述情况，我宪兵部虽稍有所知，但尚未确定其真伪。且因探察时语言不通，加之风俗习惯相异，我等新来，不知内情，苦于难以区别。我军于归顺之中国人中设"保良局"，本部设在大稻埕，各村设支部，专门负责取缔匪徒之暴行，保护良民。我军遂示以吴之部分阴谋，并询问情况是否属实。保良局云：近来亦略闻此事，若不立即把他们逮捕起来，必将引起重大事端。双方探知情况一致，只是无处寻求其罪迹。但恐错过时机，使其漏网，因而需要在极秘密的情况下探察。然而，语言相异，相貌有别，以日本人终究无法深入探知此事。于是命令某人专门从事此事之秘密侦探。

某人随即设法接近他们，每日与他们交往，情谊渐深，假托谈论他事探索之，他们毫不隐讳地讲出了阴谋。某人及时地把情况通报宪兵部，并进一步取得他们的欢心，情谊日深。某人慷慨地表示要加入同盟，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某人是宪兵队的一个棋子，痛痛快快地允许某人加入同盟。某人更详细地了解其阴谋，知兵已经募到了，现在只待时机。某人随即以甜言蜜语诱使他们来台北，欲将阴谋之魁首一网打尽。某人曰："公等举事，不可不善谋，起兵不可无缓急之序。现在台北城到处是日本兵，无可乘之隙，以三千兵不仅徒劳无益，而且事败反使公等身后受累。身后受累尚可容

忍，但在天下大义方面没有遗恨吗？莫如先杀倭酋，待府内骚乱，里应外合而举事。”以吴得福为首的首谋们怎能不受此欺骗呢？他们全陷入了圈套。于是三三两两化装来到艋舺和大稻埕。

某人知计之将成，再以甜言蜜语彻底诱之，遂大家一起决定刺杀总督及台北县之大头目。大家对天盟誓，并悬赏曰：“能取桦山总督之首级者赏金两千，取大岛参谋长、获原宪兵大佐之首级者赏金一千，取田中台北知事之首级者赏金八百。”

随即约定在大稻埕某人之亲属家再次议事。事前某人将此意告知我宪兵部。此日就要逮捕这些首谋们了。但此日他们并没有全来。我军颇有疑虑，某人亦叹计谋泄露而无法逮捕他们。后来得知计谋并未泄露，而是因吴生病，众人未至。吴得福等又约定八月三十一日会于大稻埕某人之兄弟家，进行最后策划。

八月三十一日，吴得福等八名阴谋魁首，身着新装，以为今将大事就绪，阔步进入大稻埕某人家。某人迎至户外，进入密谈室就座。见室内两侧有美丽的床榻，微风徐徐吹拂着翠帐，凉气拂面而来，桌上放着盛满美味佳肴杯盘。吴得福坐在正面铺着毛毯的安乐椅上，环视四周。当吴起身下箸之一刹那，室外骤然一阵骚乱。

午后一时，木下龙吉曹长率宪兵十五名在正门，佐藤三郎率宪兵十五名在后门，其中二十人扮成夫役模样，站在前面，十名着宪兵服装者居后，做好了一有信号就冲进去的准备。时机一到，突然进入室内。吴得福等遽然离桌。其中吴得福毫不慌乱，镇静地挪开椅子，睥睨着我军宪兵，有不可侵犯之势。宪兵们严密地封锁了前后门户，做出了若贼军抵抗，立即砍杀的样子。当宪兵进入室内捕拿时，敌人持手边的棍棒朝我宪兵打来。此时，一阵骚乱。因降雨地滑，敌我在泥中混战，他们终于被我军捉住了。吴得福力大，三、四个人才把他捆绑起来。于是九名阴谋者全部落于我军手中。

尚有其他三人应当与会，但闻此骚乱，立即逃走了。敌我都有人负伤，但都是轻伤。

就擒人员有吴得福（四十五岁），王清，王保，周扁，林五全，周进，周戆，郑梓，王凤等九人。混战时某人也在其中，因在暗室中看不清楚，不幸负轻伤。现在匪徒正在宪兵部受审。

次日，木下曹长率宪兵去吴家搜查，吴妻于宪兵到达之前自距家一千米处逃走。吴的床下有枪一支，子弹五十八发。吴被捕以后，郑开运驰告吴妻："赶快从吴之密处取出同盟册烧掉。"大概在宪兵到达之前，已经把册簿带到河岸烧毁了。

王清家中有阴谋者花名册，记有部下四十五名。周扁家中有八月十二日前后的文件，其中记有："募集兵勇千人，若能打败日军，则授以高官，其军费当然也由官府拔给。"吴家也有文件："倭兵若来，募兵五千讨之。"其余与周扁家文件相同。其出处都是厦门。

据当地人说，八月十五日，吴得福、吴匏等集合于黄松家，福、匏二人切指，滴血入酒，互誓始终不渝。

据说，吴入狱后，骂我之声不绝，以头击石而死。

（译自第四十编）

（九）攻打尖笔山

1．土匪的巢穴

我台湾征讨军以第二次大扫荡行动，扫荡了台北至新竹间的土匪。于是，敌军败兵集聚于尖笔山，据守险要。据侦察，敌军兵力约五百人，有山炮两门，并在各处有重枪。这股敌人距我军前哨线，近者六、七百米，远者不过一千五百米，其正面长约二里，在连绵的山岳间筑有堡垒数十个。近卫师团决定一举拔除这股土匪的

巢穴。

近卫师团自七月中旬清剿台北以南的贼军。第一期行动赶走了大姑陷和中坜以南的匪贼，第二期行动在大姑陷至新竹县之间和铁路线右侧追击敌军。所到之处，我军烧光了家屋，追逐敌军，现在暂时集结于新竹县，决定自八月八日午前五时对尖笔山发动总攻。

近卫师团之部队八月初陆续集结于新竹县。敌军尚据守于尖笔山，修筑堡垒，做持久打算，并多次派出侦察兵，开枪以窥探我军之动静。我军没有采取行动，只派前哨到枕头山，与敌军对峙。两军遥遥相望，互相盯着对方，但不敢轻举妄动。

自新竹县到尖笔山，行程三里余。其间有几处山坡，山谷交错，忽高忽低，丘陵相连。尖笔山虽不像尖笔那样险峻，但渐成斜坡，山麓高低不平，宜守不宜攻。我军即使有天狗① 之双翼，亦难占领尖笔山。枕头山是新竹县郊外的第一个山峰，距西门仅二十町。贼军出没于枕头山的前方。敌军之势力，实在不容轻视。

2．总攻作战计划

我军一分为三：右翼由山根少将率领，沿海岸大道前进；左翼由内藤大佐率领，沿山路前进；其中间是川村少将率领的预备队，与左右两翼一起前进。我军计划把敌军驱逐到西南方向，然后赶入海中。其作战命令如下：

师团进攻部署：

右翼（山根少将）

步兵第二联队（缺两个中队），骑兵一个小队，炮兵联队本部及第二中队（山炮六门），机关炮第三队（火炮四门），工兵一个中队（缺两个小队）。

① 日本传说中的怪物，人形，有双翼，可在天空飞行。——译者。

左翼（内藤大佐）

步兵第四联队（缺一个大队），骑兵一个小队，炮兵第一大队本部及第一中队（野炮四门，山炮两门），机关炮第四队，工兵一个小队（缺两个分队）。

预备队（川村少将）

步兵第四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步兵第二联队第一中队，骑兵大队四个半小队，工兵大队本部及两个分队，卫生队本部，步兵第四联队第五中队，机关炮一队。

师团命令（八月七日）：

一、敌情没有变化。

二、师团自八日午前五时攻击枕头山和鸡卵面对面的敌军。

山根支队须于八日向敌军右翼发动进攻，参与师团的进攻作战。

三、右翼支队进入预备阵地，做好午前五时对枕头山对面敌军发动进攻的准备，与左翼支队配合，实施攻击。

四、左翼支队须于午前五时以前进入进攻鸡卵面对面敌军的预备阵地，立即发动进攻，奋力把敌军压向西南方。如果可能的话，与山根支队取得联络。

五、预备队应于午前五时以前集合于枕头山与鸡卵面之间后面的洼地里。

六、各队之进攻准备动作应极其肃静，不可使敌军察觉。

七、新竹守备队自本日午后须对新竹城内外实行戒备。

八、师团行李应于午前五时自各宿营地出发，集合于自南门通向鸡卵面的道路与铁道路基之交叉点附近待命。

九、辎重第一梯队与第二梯队于本日到达新竹。第一梯

队中的步炮兵弹药各一个纵队午前六时以后应位于预备队之后方。

十、本人（师团长殿下）自午前五时在枕头山东北（前哨线）

3．清晨的炮击

八月七日夜间，我军自新竹县出发，部队出西门，向枕头山进军。预备队于黎明前到达枕头山。在山顶上架设机关炮的时候，约二百余名敌军出现于对面，不断地射击。但因距离过远，落于机关炮附近的弹丸寥寥无几。尽管敌军如此攻击，我军终于把机关炮架设妥当，炮击数次，见敌军败退，便逐步前进。此时，内藤支队在左翼一边炮击一边前进。所到之处，把家屋烧光，火焰冲天，各方向的战线不断扩大。

4．占领尖笔山

此日午前六时自枕头山前进，九时半到尖笔山前面的山头，对位于山腰上的大埔实行炮击。炮声在山谷里轰鸣。自山顶上望去，炮弹爆炸，炮火闪闪，黑烟笼罩着山头。从我军战线射出的山炮和野炮炮弹命中大埔，不久引起火灾，火焰冲天。此日内藤支队沿山路，攀陡坡，途中击败敌军，追击残兵，到达稍晚了一些。预备支队长川村少将决定露营于尖笔山前面的山上，待明日三面合击。但是，令人疑虑的是敌军的位置。原来在这里肯定会有一些敌军固守，可是现在连个敌人的影子也没有了。是不是有高深莫测的诡计呢？本想靠近敌人，拚死作战，现在却没有什么大军了。真是奇怪！

有人说，敌军知我大军开来而逃散。有人说，敌军据此以决定向背，决无不战而逃散之道理。虽有种种估计，但尚不知敌情。现在预备队露营于尖笔山前，九日午前二时出发，到大埔，不见敌人

影子，占领了敌军根据地。

台北认为，以尖笔山之战，可定敌军之向背。总督府随员及台南、台湾各县之属员等争相从军，想来这里看看。台北县知事田中也来了。当地居民亦重视此战，认为若尖笔山防守坚固，大败日军，则贼军可能再次开来。对此，有人喜，亦有人忧。尽管当地居民之重要人物重视此战，敌军却出乎意料地不战而退。正因为不战而退，当地居民认为此出于台湾军之深谋而不敢轻信。

还有一个遗留问题，就是苗栗县敌军之战斗力是否已经最后丧失。有人说，敌军知此战众寡不敌，皆集中于苗栗县。这是一个非常可疑的问题。暗察敌军动静，粮食虽有耕作物，但缺乏枪支，许多人仅手持长刀和尖刀。每战弃枪支而走，又无补充来源，即使集中于苗栗县，亦不堪我军一击，只能出没于山间，像山贼一样，袭击中间兵站部和路过的小队。许多人说，现在各处的家屋已经被烧光，敌军连这种袭击也做不到了。

5．军舰的掩护

进攻尖笔山时，总督府派吉野、秋津洲二舰自淡水到香山、中港海面夹击敌军。八日听到炮声隆隆，夜间以探照灯搜索敌军阵地，九日又炮击敌军阵地。敌军如此轻易地撤退，大概是因为害怕我军的如此优势吧。

伏见宫贞爱亲王殿下之步兵第四旅团于八月六日到基隆港，八日进入台北。

野战电信队于我近卫师团到达中港之当日，便架设了新竹至中港的电线，当夜开设了通信所。

在中港设兵站部，九里中佐任司令官。

（译自第三十八编）

附录 鸡卵面战斗记

下面是在台湾的近卫步兵第四联队第二大队一等军曹斋藤林之助写的鸡卵面战斗记：

八月二日近卫步兵第四联队第二大队与山根支队相呼应，进攻大湖口以东之新埔，并占领之。三日自新埔出发，到新竹，宿于北门外。四日和五日停留于此。新竹东面有一片山岭，敌军为夺回新竹而重新占领过这片山岭。他们曾经从这里向新竹城里和车站发射炮弹。但是，这片山岭今日已经成了我军的前哨阵地。登此山，敌军阵地历历在目。只见敌军据前面二、三十米处之山岭构筑阵地，其正面连绵一、二里；数十面黑白旗随风飘扬，以示军威。堡垒比比皆是，有许多门火炮，频频集结兵力，至今已超过一万。看来敌军防守坚固，似乎自此往南，一步也不想让我军插足。

八月五日，我大队长伊崎（良熙）少佐巡视前哨时，敌军立即发射数发炮弹，其中一弹落在少佐的身旁，幸而没有爆炸。总之，从敌军为夺回新竹而多次来袭看，敌军集中精锐，据守于此，是毫无疑问的。

五日午后师团下令曰：伊崎少佐率领一个支队（包括除第五中队以外的第二大队和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骑兵一个小队，炮兵一个小队）于六日击败管府坑和金山面附近的敌军，并与向树把林或北埔前进之山根支队取得联系。完成任务以后，速归新竹。少佐根据上述命令，发出明日午前四时半于新竹车站集合之命令。

六日午前四时，少佐与副官一起自宿营地出发。各中队已经来到集合地——新竹车站。命令下达以后，各队立即前进。骑兵（坊城中尉）在最前面担当搜索任务，以佐川（岩五郎）中尉的中队为前卫，第六中队（栗屋斋中尉）、第七中队（新谷德平中尉）、第八

中队(藤冈慎藏中尉)、炮兵小队(能村少尉)为主力,支队长与副官一起在主力先头骑马行进。

六时半,一声枪响,枪声告诉我们前面有敌人。一名骑兵返回报告:敌军据守前面的高地,但不知其兵力。前卫的报告也相继来到。支队长立即命令主力在某村停止前进。支队长与副官一起策马向前方驰去。

只见前面约六、七百米处有一高地隆起,断崖丈余,荫翳的松树覆盖着山顶,前面是水田,右面是沼泽,透过树林,许多堡垒隐约可见。右面的山岭逼近我军右侧,有堡垒,长二、三百米,敌军据守于此。在前面的高地上有白色炮烟腾起,听到有轰然之声。敌军有火炮。

下达了进攻命令。作为前卫之佐川中队自正面进攻敌军。炮兵在大道左侧占领阵地。新谷中队为进攻敌军右侧,涉水田,在我军左翼前进。本堂(金太郎)特务曹长率领的第八中队之一个小队,为掩护炮兵而对逼近我军右侧之敌军实行戒备。藤冈中队和栗屋中队为预备队,配置于第一线两个中队之后方。

炮兵发射的第一发榴弹命中敌军堡垒,扬起土烟。第二发榴弹也显示了相同的效果。能村炮兵中尉见之,当即改射榴霰弹。敌军也不示弱,以火炮、步枪对我军射击。支队长与副官一起在炮兵阵地旁边,不断以望远镜观察战况。敌军见之,枪弹频频集中于此。其中一弹掠过少佐右肩,打在身后的树上。战斗激烈,敌我火炮与步枪相和,震耳欲聋。在敌军的阵地上响起了咚咚的大鼓声。新谷中尉令其中队前进,进一步进逼敌军右侧,自距敌军二、三百米处向敌军侧面全线猛射,中尉立于稍高处指挥中队作战。

这时有一报告曰:距我军左翼约八、九百米之村落有若干敌军出没,兵力不详。支队长正在以望远镜观察新谷中队之战况,虽闻

此报告，但没有改变观察方向，只回答："知道了。"副官注视着左方。我一时顾虑左方的危险。因为若这股敌人前进，新谷中队必将腹背受敌。但指挥官并未因此而使用预备队。因为若我军攻占了前面的敌军堡垒，则此敌会不战而退。正面和侧面的中队进一步进逼敌人，正要冲锋时，敌军乱七八糟地败退了。佐川中队与新谷中队一起猛追，最后占领了敌军堡垒。逃跑的敌军不下二、三百名，仅新谷中队击毙的敌军也超过了五十名。我军没有伤亡。

此时下达了以散兵线右翼为基点，转而进攻右侧敌军堡垒之命令。各队立即执行命令，自侧面向敌军第二堡垒前进，炮兵也调转炮口炮击这个敌军堡垒。从第一堡垒败退的敌军进入这个堡垒，因而战斗更加激烈。新谷中队和佐川支队再次作为第一线奋进，到达距敌军堡垒四、五百米之水田处。因水田水深，暂时在这里与敌军对峙。此时，令原来在右翼担当戒备任务的第八中队本堂特务曹长立即带领其小队从正面发动进攻。本堂特务曹长开始运动，涉水田，来到有敌军堡垒的高地上，命令小队展开，勇猛前进，进逼敌军正面。

此时，支队长在两个中队之间观察战况。我按副官口授书写呈报师团长之战闻。刚刚写完，有人向支队长报告。支队长呼唤副官，支队长就某事指示副官。副官后退，于报告中删去"我军没有伤亡"一语，代之以如下文字："陆军步兵中尉新谷德平战死。"

战斗越来越紧迫了。本堂小队已经靠近到距敌军一百米处，做好了在猛烈射击之后冲进动摇的敌军堡垒中去的准备。士兵们在枪上装了刺刀，干部们站在前面。支队长下令吹进攻号。本堂小队乘机向敌军堡垒冲锋。敌军一片混乱。各队占领了敌军第二堡垒。同时，在前面最高的山顶上有敌军炮兵的炮烟升起。原来敌军在这里也构筑了堡垒。在左前方山麓有一座家屋，周围有墙

壁环绕，成防御状态。在右面山上有一眼望不尽的堡垒。佐川中队、栗屋中队、松本中队（松本武臣少尉接替新谷中尉指挥中队）排成一线。炮兵在刚刚夺取的敌军堡垒旁占领阵地。

山根支队的牧野骑兵中尉为取得联络而来到这里。至此已经沟通了与山根支队的联络。

支队长根据战况估计，我军若占领中央高地，居高发动进攻，左右两侧的敌军会自行败退。于是，我军把攻击点定于中央高地。炮火集中于此。敌军从各方面应战。佐川中队为占领高地而前进。其他中队以猛烈的射击掩护。佐川中队在掩护下攀陡坡，终于占领了高地。敌军向东败退。炮兵立即炮击右面的家屋。敌军逃跑。其他中队也相继登上前面的高地。在山谷里逃跑的敌军不下六、七百人。我军派出两个中队追到前面的高地。敌军全部向东败退，附近的堡垒空虚。支队长又派骑兵与山根支队联系。至此支队已经达到了目的，支队长把各中队集合于山上，以栗屋中队和骑兵为后卫，向新竹行进。时值午后四时。午后六时到新竹车站。

（译自第四十编）

（十）进攻水仙岭

我征台军于八月八日未损一兵占领了尖笔山敌军堡垒。山根少将指挥的混成支队是这次总攻的别动队，八月六日午前五时四十五分从新埔出发，逆九芎林河而上。此间道路险恶，依靠了工兵的力量，人马才得以通过。前卫已过水尾庄，主力刚刚到达这个村庄附近的山麓的时侯，突然遭到山上密林中的敌军的猛烈射击。前卫立即进行战斗准备，并派一支分队去敌军右侧，攻击敌军。此时，在后方家屋中有数名当地居民。我军通过时，他们含笑做奇异

的手势；在左侧的民房中也有一名当地居民，似在观察我军的行动。后来发现他们都不是普通人，我军把他们全斩杀了。山上的敌军逐渐撤退，后来向九芎林方向逃去。我军进至九芎林，搜查市街，然后又开始行进。在即将过九芎林河的时侯，因暴雨，河水猛涨。前面的两名士兵已经过了桥。堀川翻译官和台湾夫役到了桥的中间，被洪水冲走。于是，我军停止行进，宿营于九芎林。堀川翻译官和台湾夫役安全地回到河岸。据俘虏说，当日与我军作战的敌军是栋字副营，有一定的军帽和武器，其统领是林学院（又称林老师）。据说林所指挥的部队有二百人。敌军伤亡不详，死亡约十人。在死亡的敌军中有一武装的娇媚尸体，仔细检查以后得知这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女兵，腰里还有许多子弹。由此看来，还会有其他女人从军。

支队于七日从九芎林出发，渡河击退左岸高地上的敌人，向水仙岭前进。这一带本来就是没有道路的山区，或过水田，或攀悬崖，人倒马歪，艰难辛苦，终于到了水仙岭以东大约两千米的地方。此前，工兵中队计划在九芎林河上架设军用桥梁，彻夜施工，但因材料不足，河水湍急，没有达到目的。后来找到一只小船帮助步兵渡河。摺泽少佐率领右翼队于七日午前三时从这里渡河，击退了前面的敌人，进而作为前卫，率领两个中队，于午后一时出发，进逼水仙岭敌军堡垒。敌军在水仙岭的山坡上构筑了许多堡垒，利用地形，构成防线，进行顽强的抵抗。午后四时零五分，我军派岸大尉率领一个炮兵小队助战。同时第四中队的两个小队进逼敌军右翼，发动冲锋，终于攻克了水仙岭。时值四时二十三分。

在水尾庄战斗中，我军有一人负伤。

山根少将率领的混成支队在没有道路的山区经过异常艰苦的行军，终于到了头份。头份街在中港（师团司令部宿营地）东南约

二里的地方，居民三百余户，这里有水田和清澈的河流，是旷野中的一个市街。在家屋结构和市街繁华方面，头份远远超过中港。该市是吴统领的驻地。他在刘永福的指挥下，统率尖笔山一带各营。其本营在头份市街的一端，是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建筑物里有一座房子上写有："总理黑旗前敌营务所吴官房"。在前面的水沟里和水田里乱扔着数十个装有弹药的白铁皮箱。枪炮也被到处遗弃着。我军在水田里发现了两三具被斩杀的尸体，这大概是敌军中企图率先逃跑的人。支队出发时，把头份全部烧光，使之变成一片焦土。新竹以南，至苗栗县之间，属李维义、吴汤兴二位将军管辖。李维义统辖黑旗军，吴汤兴指挥义民军。守备于尖笔山、中港、后垅一带的敌将如下：

仁营　陈协台官章澄波

劲勇　前营蒋帮带官章为先

劲勇　炮队杨大老爷官章孝思

劲勇　卫队梁大人官章鹏翊

劲勇　副前营梁大人官章国桢

楚军　左营廖协台官章清轩

劲勇　郑协台官章以金

共七营。

尖笔山之战，李总统似在头份指挥。枕头山之战，一名敌军将领被我军炮弹击毙，有人说是炮队队长杨孝思。苗栗附近的敌军由黑旗军、义民兵两部分组成。黑旗军多数是新楚军，义民兵多数是苗栗、彰化一带的人。

（译自第三十九编）

(十一) 占领苗栗县

苗栗县是敌酋的根据地，这里的军事力量亦非他处可比。因此，我军也需要加倍小心，需要进行充分的侦察。去进行侦察的就是摺泽少佐。

1.摺泽少佐的侦察行动

摺泽少佐率领一个中队，于十一日午前十时从头份出发，去苗栗附近侦察敌情。到达头份西南二里之乱龟山，向前方瞭望，发现在前面的高山上有许多敌军，另外，在高山之间的凹地上的村庄——田寮也似有一些敌军。据当地居民说，在前面的山上有四千名敌军，在乱龟山的左方有两千名敌军。我军沿山谷而下。少佐把中队留在山下树林边沿，登上旁边的山丘，观察敌军动静。少佐亲自带领小山中尉、特务曹长和下士等十四人，向村落进发。少佐率领的侦察队一直向村落前进。在到达一个弯路的时候，侦察队突然遇到敌军开来。敌我之间仅相隔二十米。此时，我军立即射杀一名先头敌兵。敌军没有料到日军会在这里出现，只是呆然站着。我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是从举止判断，他们似在责难自己人的过失。少佐的侦察队已经穿过了两三层敌军哨兵线，在白天里前进到敌军阵地的跟前，敌人发生这样的错觉，看来也是必然的。时值午后四时左右。在此一刹那，少佐靠在岔路墙根下观察敌情，发现前面的敌军是一路纵队，从中间开始是四路纵队，他们向这边开来。敌军大约有一千多人。此时，我军正为敌军不还击而莫明其妙。小山中尉以为敌军投降，于是命令停止射击，并告诉对方，如果投降，则应放下武器以后再过来。他们似现在才发觉日军已经深入到这里了。此时，少佐已经充分地侦察了敌军情况，下达了射击的命令。我军进行急射，在敌军的混乱当中，我军像疾风一

样全部撤回中队阵地，在此一瞬间，我军射出了六、七十发子弹。据间谍报告，敌军死亡三名，负伤五名。在敌我交战的过程中，敌军迅速地向左侧派出了一支部队，试图包围我侦察队。在前面山上的敌军炮兵也以榴霰弹进行猛烈的炮击。敌军又在我军撤退道路的两侧进行狙击。但是，由于少佐指挥得宜，我军没有一人负伤。小队长始终在山上观察，见村庄里里外外都是敌军，并见一支敌军部队向左侧跑来，小队长担心少佐的安全，派出了通信骑兵。少佐迅速地回到乱龟山下的树林边沿。我军派一个小队到乱龟山顶，防备敌人进攻。果然，敌军自左侧向乱龟山上攀登。我军进行两次齐射以后，迅速地从这里撤退，完成了侦察任务，安全返回头份。根据少佐的侦察结果，下达了苗栗总攻命令：

进攻苗栗及其附近敌军的计划令：

一、敌军似在苗栗及其附近地区集结了许多兵力，另外，在通宵、大甲等地也驻有敌军。

师团首先要击败苗栗及其附近地区的敌军。

二、各部队应按下述计划行军：

八月十三日

前卫和主力到达后垅附近。

左翼支队到达乱龟山附近。

八月十四日

前卫和主力到达田寮附近（田寮以西）。

左翼支队到达田寮附近（田寮以东）。

八月十五日

进攻苗栗。（进攻命令另行下达）

三、关于前卫和主力的行动，逐日下达命令。

四、左翼支队在前进中须掩护师团的左翼，并努力与沿中

港至新港的道路前进的师团前卫之一部取得联络。

左翼支队到达田寮附近以前,对于各种情况的处理,由支队司令官专行。

五、八月十四日,前卫与左翼支队要密切联络,做好进攻苗栗的准备工作,计划于十五日以全力发动进攻。但是,若在前卫或左翼支队出现有利于我军的作战时机时,各团队当然要毫不犹豫地协同作战。

六、左翼支队在十四日的宿营地需要补充粮秣时,可从田寮附近的主力后尾的粮秣纵队取得。

七、中港和后垅的守备队应于十三日进入其位置。

八、十三日,辎重第一梯队内的步兵弹药半个纵队、炮兵弹药一个纵队及应于十三日向左翼支队提供补给的粮食纵队,应随主力大辎重的后尾行进。炮兵弹药纵队应于十四日自辎重第二梯队到达主力的后尾。

十、辎重第二梯队应于十三日到达中港。

本人与主力一起随前卫之后前进(十三日和十四日)。

八月十二日

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

部队区分:

前卫　　司令官　川村景明陆军少将

步兵第一旅团司令部

步兵第二联队(缺第一大队本部和三个中队)

骑兵一个小队

炮兵联队(缺第二大队)

工兵中队(缺两个小队)

左翼支队　　司令官　山根信成陆军少将

步兵第二旅团司令部

步兵第四联队（缺第二大队）

骑兵一个小队和一个分队

炮兵第二大队

临时工兵中队

卫生队之一半

主力

步兵第一联队（缺第一大队）

骑兵大队（缺四个小队）

工兵一个小队（包括工兵大队本部）

卫生队之一半

中港守备队　　司令官　今井直治步兵大尉

步兵第四联队第二大队之两个中队

第一机关炮队

骑兵四名

后垅守备队　　司令官　伊崎良步兵少佐

步兵第四联队第二大队（缺两个中队）

骑兵六名

机关炮

2.部队的运动

山根少将率领的左翼支队，按照师团命令，于午前六时从头份以南出发，向乱龟山前进。支队前卫由内藤步兵大佐率领。山根少将与小河原副官一起骑马走在支队主力的前面。支队于午前十时到达计划规定的地区，做露营准备。此时听到远处有炮声。在前面的山上树立着敌军的旗帜，似有敌军严守。后来听到大小枪炮声更加激烈。这是师团前卫进攻敌军。

川村少将率领的师团前卫，于十三日从中港出发，午前六时半到达榅子头渡口。这时正值涨潮，河水涨溢，不能渡河，部队曾一度不得不停止前进。其尖兵于午前十时五十分进入后垅，占领了后垅南端。后来前卫主力也进入后垅。此时，第二联队第二中队为执行掩护任务，从另一条道路前进至大庄。

敌军在南面的高地上构筑堡垒，修筑棚舍，树立了许多旗帜，防守于此。在左面的山上也有数处阵地，防御我军。这个高地是进入苗栗的要道，敌军主力集中于此。

3.山上的战斗

川村少将命令坂井大佐带领两个步兵中队和一个炮兵中队进攻前面山上的敌军堡垒。我军自正午十二时开始炮击，陆续攻克敌军堡垒。步兵已经到了山上，又转而向东前进，进逼敌军的侧面。此前川村少将曾向前卫左侧派出了一个分队，分队自新港派出了军官率领的侦察队，现在侦察队也正与高地上的敌军交战。我军从两个方向一起把这里的敌军击退了。

步兵又进攻第三堡垒。在这座山上，敌军既然不过五百人，但是，苗栗有不断向这里增援的迹象。于是，坂井大佐抽调一个小队归属侦察队指挥，与正面敌军作战；命令其余部队归松原少佐指挥，迂回至敌军左翼。

前卫主力又召来第二联队第七中队，在坂井大佐的指挥下，向右延伸，进攻正面敌军。川村少将与联队长一起站在联队军旗下，指挥部队进退。此时，炮兵在第二号山上，不断地轰击敌军。尽管有敌军炮弹命中，我炮兵仍然顽强地坚守原来的位置，不间断地射击。刚刚下达进击命令，先头队就跃身于弹雨中，冲锋前进。联队旗手津野少尉左胸中敌弹，手持军旗倒在地上。联队副官跑上去，叫他后退。津野少尉不肯后退，连呼："军旗"，"军旗"，把军旗立起

来，要继续前进。副官接过军旗，把津野少尉带到后面。此时，敌军因左翼受到松原少佐的队伍的攻击而向苗栗方向撤退。我军追击，击毙敌军四、五十名。我军也有七名伤亡。时值午后二时半。

当日的战斗是在川村少将的临机力断之下进行的，没有按照师团的命令执行，所以山根少将率领的支队没有参加这次进攻。当明石参谋策马来传达进攻敌军的命令的时候，川村少将率领的部队已经又开始行军了。

午后四时，前面的敌军已经撤退的消息传到了左翼支队，支队下达了支队前卫过乱龟山到对面山麓的命令。当夜，全支队官兵皆卧在树下或草地上，度过一夜。通宵篝火熊熊，非常嘈杂。天亮以后才寂静下来，只有草中的虫鸣和军马吃草的声音。

4.部队集结于苗栗

十四日午前五时，支队前卫从露营地出发，七时以后到达田寮。田寮是一个有一百余户居民的小镇。田寮镇的入口有门，叫承恩门。支队前卫继续前进，到小苗栗。小苗栗也是一个有一百余户居民的小镇。苗栗县府就在这里。十一时占领苗栗。苗栗居民已经逃亡，留下来的人，多数是老人和病人。随后左翼支队主力和川村少将率领的师团前卫也先后到达苗栗。师团司令部宿营于后垅。

（译自第三十九编）

附录　占领苗栗的补充报道

1.对苗栗背面的进攻

八月十三日，近卫师团司令部自中港向后垅前进。川村少将率领步兵第二联队（缺第一大队本部和三个中队），一个骑兵小队、炮兵联队（缺第二大队）、工兵中队（缺两个小队）为师团前卫。山根

少将率领步兵第四联队（缺第二大队）、步兵第三联队（缺第二大队）、骑兵一个小队和一个分队、炮兵第二大队、临时工兵中队、卫生队之一半，沿山路搜索前进，为左翼支队。步兵第一联队（缺第一大队）、骑兵大队（缺四个小队）、工兵一个小队（包括工兵大队本部）和卫生队若干人为主力，由师团长宫殿下亲自率领。

由川村少将指挥的师团前卫，于午前六时从中港出发，原计划于六时三十分徒涉盐仔头渡口。但是，此时正值涨潮，人马不能徒涉。七时十分，海水渐渐退去，全队开始行进。这条路靠近海岸，沙滩相连，山丘上也多是沙地，绿树青草甚少。前卫在途中没有发现一个敌人。十时三十分到达后垅以北约一千米的小山。在这里，川村少将派第二联队第八中队向大庄前进，命令尖兵立即进入后垅，同时命令骑兵小队于尖兵之前进入后垅。在后垅没有敌军，居民亦安堵在家，许多人挂起写有“大日本帝国善良民”的小旗。于是，前卫没有耗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后垅。尖兵在南门外发现敌军在后垅以南一千米处的高山上筑有掩体和哨所，有五、六名卫兵出没。在其东面的两个高地的顶上也有掩体和哨所。川村少将命令坂井大佐：敌人在前面的高地上；你应率领尖兵两个中队（第二联队第五中队和第六中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击退敌人，占领高地堡垒附近地区。

午后零时十分，我炮兵在南门外占领阵地，步兵即将徒涉南门外河流的时候，前面高山上的敌人以抬枪和步枪对我军射击。我炮兵立即打开炮门，炮击敌军堡垒。炮弹准确地在敌人的头顶上爆炸，敌人立即沉默了。我炮兵又炮击四、五发，敌人向南面的苗栗逃去。我步兵攀登陡坡，烧毁了敌军哨所。已经到达新港的师团前卫所属的右方警戒队（第二联队第四中队）派佐佐木中尉带领三个分队，作为侦察队。现在侦察队位于中央高地第二堡垒的下面。于

是，第五、第六两个中队与第四中队的三个分队，互相配合，冲击敌军堡垒，最后顺利地占领了这个堡垒，并烧毁了这里的哨所。敌军之大部向东面山上的第三堡垒逃去。第三堡垒东可俯视苗栗以北的村庄，南面以山岭与苗栗相连，西面和北面可俯视后垅和新港，是苗栗背面的一个便于瞭望的理想防御阵地。敌军在这里建筑了五栋哨房，构筑了许多堡垒，数面大大小小的旗帜在这里飘扬，敌军约五百余人，防备颇为严密。我炮兵将阵地转移到第二炮垒，以两门山炮炮击敌军堡垒。尽管弹着点非常好，但是敌军仍顽强地以抬枪和步抢进行猛烈的射击。于是，坂井联队长命令一个小队与侦察队一起留在山上，从正面与敌军交火；命令另一个中队和两个小队在松原少佐的指挥下，自右面的山麓做大迂回，突击敌军左翼。然而，山麓的道路非常险恶，不容易到达敌军的左方。敌军在正面努力应战。川村少将又将两门山炮转移到第二阵地，以一个炮兵中队炮击敌军。此日，门田见炮兵队长的指挥非常得宜，榴霰弹正好在敌人的头顶上爆炸。但是，敌军依然顽抗。此时，川村少将以第二联队第七中队为预备队，进攻敌军右翼。后来，敌军因我军炮击而畏缩，有败退的迹象。松原少佐率领的突击队，正好在这时靠近了敌军左翼，步调整齐地向敌军堡垒进击。然而，敌军似仍未发觉我军在左翼的进击，只一心对正面我军射击。第二联队旗手都野少尉为之负伤。左翼突击队到达距敌人大约一百米的近距离时，进行两次齐射，然后勇猛地向敌军堡垒冲锋。敌军因我军突然突击而狼狈不堪，大部分向北面的水田逃去。我军追击逃敌，进行急射，毙敌二十余名，击伤敌军人数不详。但从战斗结束后在道路上呻吟的敌军伤员来看，击伤敌军似不下三、四十名。我军死亡一人，负伤六人。

2. 占领苗栗

十三日，我军占领苗栗背面的防御阵地以后，师团司令部进入后垅。坂井大佐率领三个中队露营于山上，山本大尉率领第四中队露营于新港，对苗栗附近进行侦察。十四日，归川村少将指挥的师团前卫，集合于坂井大佐的露营地区，午前六时三十分向苗栗前进。山根少将指挥的左翼支队也自苗栗东北露营地同时前进。师团长殿下率领的师团主力随川村少将的前卫部队之后前进。此日，坂井大佐作为尖兵司令官，自苗栗以西进入苗栗；山本大尉率领的第四中队自苗栗以北进入苗栗；山根支队自苗栗以东进入苗栗。敌军因前一天受到我军的进攻而感到恐惧，于前一天夜间逃得连影子也没有了。苗栗县虽是贼军的巢穴，但是它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被我军完全占领了。此夜，师团司令部返回后垅。第一旅团宿于苗栗以北的独立民房，第二旅团宿于苗栗县府内。

3.敌军情况

出没于尖笔山至苗栗之间的敌军，与大姑陷、三角涌附近的土贼完全不同。据可信的当地居民说，大姑陷、三角涌、中坜等地的居民就是所谓的客家族，历来是台湾最凶悍的人种。因此，刘铭传也无法控制他们，几乎给他们以"治外法权"。据说现在在大姑陷的余清胜的两个营的部队常被土匪击败。他们反抗我皇师，顽梗跳梁，不是没有来由的。然而，尖笔山以南的敌军把当地土匪混杂于纯粹的清军之中。苗栗的清军似由刘永福的部下李、吴(汤兴)统率；自称义民的一团土匪由陈指挥。我军进入苗栗，见一杆大黑旗于一庙宇门前。进门搜查，原来这里是贼军的兵营，在门柱上写着："总统新楚军节制前敌后路各营果勇巴图鲁李公馆"、"钦加知州御统领忠胜军署兼新竹县正堂李行署"、"总理黑旗前敌营务处吴行台"。在门柱旁边扔着五、六支抬抢。到室内巡视，见子弹、火药、旗帜、军服、兵勇徽章累累。敌人因昨日我军进攻而狼狈逃向大

甲一带。在这次战斗中，纯粹的清军仍不失其本国特色。尽管他们在多数情况下占有有利地形，但数次交战之后，立即呈现败退的迹象，常常稍有激战，立即逃窜。然而，土匪是土著愚民，不善估计双方的战斗力，每战总是顽固殿后。这是与清国雇佣兵不同的。

（译自第三十九编）

（十二）海军支援

1.炮击香山港

在八月七日暮色苍茫之际，有两艘巨舰起锚，离开基隆港，一是吉野舰，一是浪速舰，正要驶向香山港，支援近卫部队。

军舰在九个小时以前点火，锅炉进行了充分的预热，一打开汽门，蒸汽就以极大的力量推动螺旋桨。轮机师站在可与上甲板通话的电话机旁，等待着号令。军舰已经顺利地进行了试车；船锚已经被从泥中提起，悬于舰侧。发出了“微速前进”的命令，军舰开始摇动。这时，像盆一样大的月亮从东海升起；海风習習，轻轻地吹拂着衣领，把一天的溽热全吹散了。军舰在宁静的、凉爽的夜间向西行进。八月八日黎明，早晨的太阳把海水照得通红，淡淡的云霞如同烟雾一般。在军舰上拿望远镜向陆地上眺望，见山腰和山顶上硝烟蓬蓬，宽而短的硝烟是步抢齐射的硝烟，圆而高的是野炮和山炮的炮烟。人马参差者是贼军，队伍整齐行进者是我近卫部队。战线非常广阔。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有蒙蒙的白烟升起，时而有黑烟冲天。看来是我军正在放火烧毁贼军堡垒。在海岸有些弯曲，成一海湾的地方，大概就是香山港了。在海岸上时时有三五人影走动。用军舰上的望远镜望去，见是贼军卷着三、四面旗帜，向南逃跑。离海岸三、四町的树林里，刀光闪闪。这到底是敌军还是我军呢？后来发现在其队伍中央有黄色旗帜和蓝色旗帜，看来这

是贼军。他们抵挡不住我军的进攻,正在败退。不久,下达了“三斤炮准备射击”的号令。马上就要开战了,大家屏住气息等待着。隆隆的炮声,震耳欲聋,三斤炮发射的炮弹势不可挡地掠过海面,落在敌军的头顶上,不知是不是命中了,只见在海岸上奔跑的贼军,慌忙调头向陆地深处逃去,其速度简直像飞鸟一样,顺着河堤,渡过河流,跑到原野上,眼看着消失了踪影。零零散散跑在后面的人,不知向那里跑好,看去非常狼狈,后来向四处逃散。我舰用三斤炮和速射炮打了几炮,见贼军散去,下达了“停止射击”的号令。因为敌军没有炮兵反击,所以我军就像观看烟火一样在海上进行炮击,打一炮,观察其弹着情况,然后再打一炮,评论其巧拙。至于被炮弹轰击的敌军,就谈不上观看烟火了,他们缩着脖子,多次被掠过头顶的巨弹吓得丧魂落魄。午前十一时过后,为了与陆军取得联络,我舰派曾良大尉,率领二十余名水兵,乘两只舢板,在香山港登陆。这时还有三五成群的贼兵扛着枪,提着刀,沿海岸逃跑。有一名中国人跑来报告:“贼徒宿于我们的村庄,掠夺粟米,人数约五、六百,请贵军来救救我们。”该村在距海岸七、八百米的树林里,大尉率领的兵少,而且当地人说的话又甚暧昧,因此,我军不想理睬。这个中国人又说:“今晨贼兵千余人自后垅乘中国船来到这里登陆;贼军兵力约三、四千人。”午后一时,我陆军开来,这才打通了陆海军之间的联系。午后二时,曾良大尉回舰,报告贼情曰:贼军在海岸有一门野炮,兵若干,进行防守。大尉指点着,贼军据守之地点,历历可数。在设有野炮的地点上有黑影活动,看来是敌兵。于是,我舰再次以十二厘米炮打了几炮。距离两千八百米,非常适宜。军舰抛下铁锚,使舰体一点也不摇摆。因此,我舰发射的炮弹,发发落在敌军据守的地方,扬起数丈红烟。敌军终于不支,躲到地物后面去了。后来又有几个人影出现在山下。此前,浪速舰

受命对中港附近进行侦察。午后归来，与吉野舰一起炮击陆地上的敌人。入夜,以探照灯照射敌军占领的地区,直至午后十时。

2.炮击中港

中港距香山约五海里，在台北府至台湾府的通路上。昨日近卫部队已经占领了香山港,前卫已经自香山南进。因此,吉野、浪速二舰于八月九日午前六时自香山港起锚,向中港前进。不久,我舰来到中港的前面,观察陆地上的战况。见整个平原都是战场,有三五处黑烟升起于蓝色的天空。知我陆军经过数次战斗，击退了敌人，正在火烧敌军阵地。我军的两艘军舰见我陆军越过敌军据守的阵地,向南前进，遂以十二厘米炮支援陆军。因为距离甚远,看不到精确的弹着情况，但能清楚地看到胆怯的敌军四散奔逃。午后,我军占领了中港,在海岸村庄里树起了太阳旗。于是，我舰停止了炮击。此日浪速舰返回基隆。

3.炮击后垅

八月十一日午前九时从中港出发，驶向后垅。我军军舰曾对后垅进行过侦察。敌军在距海岸七、八千米的山冈上构筑兵营据守。在兵营旁边有一棵大树,树叶稠密蔽日,这是实行炮击的一个好目标。此时，我陆军还没有前进到这里。兵营里有三、四面旗帜随风飘扬,非常可恨。来,打它一炮，让敌人醒一醒。我军下达了十二厘米炮准备射击的号令,有髀肉之叹的水兵们,怎能犹豫片刻呢？炮口指向敌军兵营，以大树为目标发射。立即在舷侧出现一片白烟,霹雳震耳,弹丸呼啸着飞去，令人振奋。土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在兵营的前后扬起，敌兵像蚂蚁一样在山坡上跑着，随后不知藏到何处去了。午后起锚，向北行驶，黄昏进入基隆港。

4.再次支援

回到基隆港以后，用一天的时间补充煤炭。煤炭还没有补充一半，台北来急电日：望再次支援。看来近日我海军在海上的运动，对陆军帮助不小。于是，我舰暂时停止补充煤炭。八月十三日晨，我军一艘军舰起锚，再次驶向台湾西海岸。午后一时，在云烟渺茫之中，远远望到了后垅，听到了三、四声远雷一样的声音。这是陆地上的炮声吗？军舰逐渐靠近陆地，陆地上的情景也渐渐看清楚了，在眼前出现了山丘和树林，还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山丘上的人影，得知两军正在激战。敌人以后垅山山顶上的兵营为本营，并以若干火炮掩护，后方阵地一直延伸到后垅山的东南端。我军占领了靠近西海岸的一个高地，炮兵在这里占领了阵地，猛烈地炮击敌军兵营及其东南面的山坡。若干步兵在山坡上向敌军左翼进攻，指顾可数。敌军的炮击非常缓慢，但却不想从阵地上撤退。我军炮队继续猛烈炮击，一发接着一发，炮声不绝。见山的四周炮烟蒙蒙，电光闪闪。我军炮队发射的榴霰弹在山上的敌军堡垒上爆炸，见一团白烟向云际飞去。引颈向敌军兵营旁边望去，见低沉的缕缕白烟在地面上蔓延，并时而有火光闪烁。看来我军正在和敌军交火。枪声几乎持续了一个小时。野炮队发射的榴霰弹像惊雷一样不断地在空中突然爆炸。最后野炮队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双方又进行了激烈的抢战，敌军终于不支，从兵营撤退。后来我陆军整齐地排着队沿着山中的小路前进。时值午后三时。后垅是东临苗栗，南通大甲，北扼新竹的要地，若不攻占后垅，则不易攻取苗栗。敌军之所以顽强抵抗而不肯撤退，就是出于这种原因。在这次战斗中，敌军在内地据胸墙防守，我军自海岸发动进攻，因此我舰不能在海上支援陆军，只能旁观陆军作战，颇为遗憾。八月十四日午前七时，我舰从后垅起锚，驶向通霄。通霄距后垅十余海里，是海上航路必经之地。舰行一个小时，到达通霄。向陆地望去，在陆地

上看不到堡垒。我舰试发一炮，观察敌军动静。见海岸上有数十名渔民扯网，他们打到鱼以后，正在分鱼，拥做一团。我军突然一发炮弹打去，渔民们仓皇四散奔逃。随后，村中的男女老幼，三五成群地挑着担子，领着小孩，沿小路逃跑。看来当地居民害怕战争，正在逃往他地。其中有一群人来到海岸上，共十余人，中间举着一面白旗，向左右摇动，似在招呼我们。此时，预先做好了准备的陆地侦察队乘舢板向陆地驶去。对方一行十余人似在等待我们。当我们的舢板靠近海岸以后，他们皆跑到海水里，欢迎我军舢板到来。他们携带的白旗上写着："迎接"；"大日本善良民"；"明治二十九年"。边疆百姓尚不知明治几年，实在可怜。率领我陆地侦察队的岩本大尉命令他们乘中国小船来我日本军舰。他们毫无异议地跟着我们走。在他们一行人当中，有二人身穿蓝色上衣，面貌也是当地人的模样。翻译官说，这二人是村里的长老。另一人年近六十，白发，面色苍老，腰稍弯，步行不便，有两名随从帮助他坐卧步行。他是村里的夫子，是为了能够与我们笔谈而来的。其他人红颜，黑皮肤，举动粗野，大概是渔夫和农民。小船靠近我舰以后，我军命令其中三人到舰上来。斋藤参谋向他们询问了各种问题。从他们的回答来看，在通霄没有敌军兵营，现在也没有驻扎中国军队；通霄人口约七、八千人，多数以种地为业；通霄距苗栗三十五华里，距彰化八十华里，道路非常不好，但沿海岸的道路可通行车马。临别时，参谋和翻译官告诉他们："台湾已经是日本皇帝的领土，你们也是陛下的臣民，今后应鞠躬尽瘁，报答皇恩"。他们在甲板上叩谢曰：我等愚蠢，不知礼仪，前见贵舰在此沿岸停泊，本欲问候谢恩，但恐违背礼仪，踌躇至今，请大国贵官宽恕。参谋嘉奖其精神，给他们一张名片，放回。

午后一时，我舰从通霄出发，向大安港驶去。我军曾对该港进

行过侦察，知港内足可停泊十余艘小船。午后二时，我舰来到大安港外，锚泊。为对陆地进行侦察，我舰放下舢板，由八代大尉率领水兵登陆。大安港码头在大安河口，海岸前面有很长的浅滩伸于海中，船要靠岸，必须迂回至河口。当我军的舢板绕过浅滩，即将到达海岸时，一个站在岸上眺望我舢板的大汉，突然回头跑进一座大宅院里去。我们说，这是一个可疑的家伙，不可大意，注意有无敌人。接着有十五、六名中国兵迅速地从宅院里跑出来，在海岸上排成一排，调过枪口，似在急急忙忙地装填子弹。其中有一人站在前面，摇着一面大旗，好像是他们的头目。舢板距敌兵仅三、四十米，敌兵面貌清晰可辨。他们早已计划好要在这样的近距离上打我们，然而他们跑出来才装子弹，真是愚蠢。倘若他们毫不踌躇地枪击我军，我军恐怕不会有一人生还。我们的舢板观察到敌军的情况以后，正想暂时撤回军舰时，忽然想到旁边有一条小船，与其在向外海撤退的过程被敌军射击，莫如暂时以小船作掩护，与敌军作战。舢板转到了小船的后面，然而小船所在的地方水浅，舢板的船底几乎搁在浅滩上。于是，我们不得不调转船头，向外海退去。十余名划桨手齐心合力地划船，舢板似鹏鸟展翅飞翔一般，迅速脱离陆地大约三百米。这时，一半水兵停止划桨，拿起步枪射击，打了五、六枪。但是敌人一点也不反击。他们见我舢板步枪射击后冒出的白烟，立即四散奔逃。后来听说，当时敌军正在午睡，事出不意，没有充分准备。这时，我舰见此情况，以三斤炮对陆地炮击。后来，舢板回到军舰上，详细地报告了情况。于是，以十二厘米炮向敌军营舍发射了二十余发炮弹。因距离近，目标明显，所以发发炮弹落在敌军营舍上，白烟笼罩着作为敌军营舍的家屋。他们不想抵抗，分成三部分沿树林撤退。以望远镜视之，见前面的人把旗子卷起来前进，后面的人扛着枪跟进，很快隐藏到树林里去，不见

向我舰驶来。他们拿的旗子上写着:"大日本善良归顺民。"我军让他们登上我舰,问其来意。他们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呈上。信的大意是:大甲居民皆归顺,顺服皇化,因此,请日本军队进驻大甲,以除狂徒不逞之忧,我们希望得到安宁。作为使者来我舰的是大甲的财主和米商。他们说,昨晚有一颗炮弹从海上飞来,掠过大甲市,落在距大甲三华里的地方,击毁两座房屋,击伤二人,击毙一人,全市惊恐万状。原在市内有一千名清军,他们因畏惧而逃往彰化去了。大甲距海岸十五华里,距我舰甚远,是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从市内俯瞰海面,军舰不过豆粒大小,而炮弹掠过市区,落在距市区三里远的地方。市民惊愕,不无道理。今晨大甲派使者与我军联络,大概就是因为昨夜有这一炮。具有威名的刘永福的黑旗军一千人,也因一发炮弹而丧胆,逃往彰化,真叫人捧腹大笑。八月十七日,我舰看到我陆军在大安港一带,遂派第一分队长乘舢板登陆,沟通陆海军的联络。这些陆军作为侦察队开往大甲,然后又回到大安。他们说,大甲人民无不款待我军,我陆军受到优厚招待,当地居民非常平稳。看来敌军知大甲不可防守,已经退至彰化。大甲以南,河流甚多,但没有高山峻岭,沙滩渺渺,一望千里。近卫部队若来到这里,将来的行动是会一泻千里的。

我舰在大安港停泊数日,陆军仍然没有来到大甲。二十二日西京丸来大安港,留大安港,本舰驶向淡水。八月二十日到淡水港。风大浪高,舰体摇动甚剧。在淡水停留一日,八月二十二日返回基隆。基隆港内有海门舰和运输船数艘。

(译自第三十九编)

(十三) 彰化附近的进攻战

1. 进攻前的敌情

八月二十五日，山根少将到大肚街，至大肚溪右岸侦察敌情。正如侦察队之报告，敌军在河左岸搭帐蓬十余个，构筑了专守防御工事，另外在彰化市街以东之八卦山上修筑了坚固的炮台。估计敌军主力在前面的河滩上的帐蓬里。其一部自八卦山炮台掩护主力部队，并支援彰化市街守备队。对于敌军来说，彰化是最适宜的防御阵地，敌军在此必集中主力进行防御。敌将刘永福亦重视此地，他在致吴汤兴的照会中命令吴：若因苗栗之守军寡少而不能阻止日军南进，宜集中于台湾府坚守，以稳定人心。果然如此，吴在进行了微弱的抵抗之后，立即撤走，早已来到彰化，指挥敌军之一支部队。敌人见我军开来，突然自台南方向开进，其兵力不下四、五千人。有人说刘永福也在这里指挥敌军。

二十六日，师团长殿下率鲛岛参谋长，绪方、明石、河村参谋，林、石井等台湾总督府参谋，与山根少将一起侦察敌军阵地时，正面帐蓬里的敌军以山炮猛烈炮击，其瞄准、爆炸技术之高超，对于清军来说是少见的。大肚溪河，河宽一千余米，其最浅处水深亦有一米多，水流宽不下一百米，涉渡此河，实为涉渡大同江以来之难事。

2.战斗准备

山根少将二十五日到大肚街，侦察敌情。正如千田侦察队长之报告，敌军于大肚溪左岸搭起白色帐蓬数十个，并架设山炮，多次炮击我前哨队。另外，在彰化以东的八卦山上修筑了酷似椅子山炮台的坚固炮台，似在加强戒备。山根少将命令第八中队展开，作为我军的前哨线，对正面敌军实行戒备。此夜，西村中队长率石山特务曹长等暗中侦察涉渡点。横田中尉亦光着身子渡大肚溪靠近敌军营幕，观察敌军动静。岸田炮兵队长也选定了适当的炮兵阵地。山根少将率第一联队第二大队，也为涉渡点而煞费苦心，终于在距

敌军营幕约一千五百米之上游发现了水深一米左右的涉渡点。二十六日，师团长殿下率部员到大肚街，亲自观察敌军阵地，发布如下命令：

师团命令（八月二十七日中午于大肚街师团司令部）：

一、正面之敌军，昨日来似稍有增加。

二、师团于明日进攻正面及八卦山之敌军。

三、右翼队应自午前五时三十分攻击正面敌军。

四、左翼队于明日黎明前从汴子头上游约一千五百米之涉渡点过河，与右翼队配合，攻击敌军第一线，以一部兵力向八卦山炮台前进。

五、属于主力的工兵大队于右翼队击退正面敌军以后，在汴子头架桥。其准备工作须于今日完成。另增派一百名夫役，作为搜集架桥材料的助手。由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派出一个小队接替步兵第二联队第七中队担任大肚街守备。其他各部队随右翼队之后前进。

六、师团之行李于昨日午前六时以后自宿营地出发，集合于大肚街以东的耕地里待命。属于左纵队的各部队的队长，应命令行李做适当的运动。

七、辎重第一、第二梯队应在本日之宿营地待命。步炮弹药各两个纵队于午前七时以前来行李之集合地待命。

八、本人自今日午后露营于大肚街东南方约三千米的地方。明晨在主力之先头。

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

部队区分：

右翼队　司令官　陆军少将川村景明

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缺两个中队），步兵第二联队（缺

第一大队），骑兵一个小队，炮兵联队（缺第二大队），机关炮第一及第四中队，工兵队若干，卫生队若干。

左翼队 司令官 陆军少将山根信成

步兵第三联队（缺第二大队），步兵第四联队（缺第二大队），骑兵一个小队，炮兵第二大队，临时工兵中队。

主力

步兵第一联队（缺第一大队本部及两个中队），骑兵大队（缺两个小队），工兵大队（缺一个半小队），卫生队之一半。

此前，山根少将离大甲之前，师团长殿下命令山根少将曰：二十六日以前到大肚街，担任左右两个纵队的指挥。但是，左纵队于头家厝附近遇到意外障碍，二十六日未能到达大肚溪右岸，而且敌军兵力又出乎预料地占有优势，细心的山根少将特意等师团长殿下来临，根据上述命令，任左翼队司令官。但第一联队第二大队本部及四个中队归山根少将指挥，编入左翼队。在这次战斗中，川村少将率领的右翼队只不过在正面实行牵制运动。山根少将指挥的部队以优势兵力直接进逼敌军堡垒，担当进攻任务。

3.进攻的开始

山根少将奉师团之命，令第四联队长内藤大佐率第一大队、炮兵第二大队（缺第四中队）和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第七、第八两个中队，在二十八日午前三时以前渡河完毕，令其余之左翼队于午前二时三十分集合于大肚街以东约一千米之露营地前方之田地里。内藤大佐于二十七日午后十一时将各中队长集合于涉渡点附近之田地里，详细地讲解了渡河注意事项。十二时自集合地出发，按第四联队第三、第四、第一、第二中队、炮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第八、第七中队之行军序列前进。但是，自集合地到涉渡点，道路狭窄险恶，部队之行进非常困难，特别是河岸附近，根本没有道路，仅有一

条小河。路旁居民家中有一只狗狂吠，别处的狗也应之，大家恐被敌军察觉。各队经小河到徒涉点，暂时潜伏于河右岸，严禁吸烟和说话，观察敌军动静。部队开始徒涉。这时黑云蔽天，四面寂寥，夜色沉沉，人们衔枚徒涉大肚溪急流。河水深及腰部，急流如矢。我军终于没有被敌军发觉。炮兵和运送步炮兵弹药的六十名夫役也渡过去了。过河后前进，欲出八卦山炮台的右后方。但是，这里几乎没有道路。后来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来到八卦山以东敌军右翼山麓。此间距离不过四千米，但因道路险恶，炮兵走出水田时，东方早已发白，已经看清了敌我位置。这时，有敌军出现于附近的民房里，对我军射击，我军一人被击毙。但八卦山上的敌军似尚在梦中。时已午前五时三十分。川村少将率领的右翼队开始炮击正面幕营里的敌人。内藤大佐指挥的各个中队全速前进。在炮兵后面的第二联队第二大队长千田大尉也率领两个中队，在水田跑步前进，进逼八卦山。

此时，山根少将率领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第五、第六中队，第三联队第一大队和骑兵、炮兵、工兵等渡河完毕，命令第五、第六中队和第三联队第三中队向右翼队正面敌人的右后方冲击。川村少将也命令一支部队于炮击的同时，涉渡大肚溪河，攻击敌军右翼。师团长殿下率主力于河右岸观察敌我形势。

4.占领八卦山炮台

午前六时，内藤大佐登上八卦山炮台右侧的山头，随后，千田大队长指挥的两个中队也登上山去，立即向八卦山炮台前进。敌军被我右翼队的炮声惊醒，自八卦山炮台以山炮向我突击队炮击。这次炮击，作为清军来说，炮弹弹着是出色的，但我军没有一人负伤。千田大队长以第一联队第八中队长西村大尉率领的一个中队突击八卦山，第四联队第三中队也在小山中尉指挥下向八卦

出炮台冲锋，最后占领了这个炮台。这时，第一联队第五中队长岛村中尉、第六中队长曾我大尉率领的两个中队也自西面开来，占领炮台之一部。炮台以石块构筑垒壁，有可容纳一个多营兵力的兵营，有重炮一门，山炮一门，后装炮两门，并有兵器弹药库，但可惜的是背面没有防御，敌军一旦望见我军渡河，就狼狈败退。在炮台内击毙残敌数名，缴获步枪、弹药、刀剑、旗帜甚多。时值午前七时十分。

此前，自左翼队派出的第一联队第二大队之两个中队和第三联队第一大队之一个中队冒险逼近敌军右后方，猛烈射击。敌军应战，中村少尉等七人负伤。第三联队第一、第二中队也为掩护上述突击队而展开于水田里，进行齐射，毙敌数名。以大胆而闻名的曾我大尉和岛村中尉率领的两个中队向帐蓬内外的敌军冲去，并占领了帐蓬，毙残敌数名。大部敌军自西面的村落向鹿港方向撤退。右翼队令松原少佐率一支部队正在涉渡，并自正面以机关炮和山炮炮击败退的敌军。此时，右翼队的一个骑兵小队在牧野中尉的指挥下追击敌军。

5. 占领彰化，追击敌军

八卦山炮台陷落以后，炮台里的大部敌军潜入彰化城。内藤大佐事前已料及此事，令第四联队派出一个中队到彰化城南门击毙败退敌军。然后又令第四联队第三中队和第一联队第七、第八中队自东门进城进行搜索。当时，松原少佐的部队也自北门进入彰化城，挨户搜索。第三联队第二中队也进入城内，毙敌数十名。其兵营里的敌兵，多数被我军击毙。残兵照例脱去军服，潜入民家，但被良民拒绝，被我军发现者亦不少。彰化城到处是敌军尸体。后据宪兵调查，敌尸共二百五十余具。沿嘉义大道、鹿港大道溃逃之敌军，络绎达一里余。此前，师团长殿下命澁谷骑兵中佐率

骑兵大队(缺两个小队)冲进彰化城,长驱追击嘉义大道上的敌军。时值午前七时二十分。这是骑兵的第一次大队运动。

午前十时,师团长殿下在八卦山炮台上发布命令,令右翼队即川村少将率领的部队占领鹿港,派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去嘉义大道,支援骑兵大队,并向敌军撤退方向前进,追击敌军。师团长率其余各部宿营于彰化城。

据我军发动进攻前之情报,敌将刘永福几乎将其主力全部倾注于彰化附近,欲阻止我军南进。其兵力,有人说是十个营,有人说是七个营,并有人说刘亲自来彰化指挥全军。观敌军之阵地,在八卦山上筑有坚固的炮台,在大肚溪左岸也筑有堡垒十余个,有帐蓬,有火炮数门。因我左纵队与敌军发生冲突,没有按时到达,师团之进攻推迟了一日,敌军见之竟傲然叫嚣日军无能。我军夜间渡河,出敌军阵地之右后方。敌军狼狈逃窜,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敌军过分将防御之大部凭借于河流。构筑于其正面河滩上的堡垒尽管巧妙地利用了地物,但敌军最后仍然一败涂地,此实为敌军之特色。

占领彰化后,检查敌营,兵器、弹药、旗帜如山,其宿食器具表明,敌军兵力似不下五千。然而,敌军为什么会如此溃散呢?其原因在于敌军不能协同动作,八卦山部队,彰化城里的部队,大肚溪左岸的部队,各自单独行动,一有缓急,没有相互救援的准备。敌军兵力不少,但配置不当。敌军多数是刘经常夸耀的黑旗兵和新楚军。

此日最使我们遗憾的是左翼队的行军道路非常险恶,炮车和弹药的运输很不顺利,因而未能参加对敌军右后方的进攻。另外,工兵队也因为缺乏架桥材料,其作业没有取得好效果。

(译自第四十编)

附录　敌情报告

下述台湾敌情报告出于何人之手，何人自何处得来，现在尚不能明言，但在字句之间则有历历在目之不能掩盖之痕迹，读者必不难知之。

探报（甲）

一、攻破尖笔山，杨才云战死以后，刘永福令李辉臣代之统率三营，又令胡某率领二队四营，于六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前后（此为清历，相当于我历八月十六日）开赴彰化方向。

一、据说统领钟〔忠〕满于七月八日（八月二十七日）率领三队四营开赴彰化。

一、虽云台南安平县一带有十余营之兵力，其实不过五、六营，即福字三营，此为永福亲自率领之部队。杨统领率福字副营驻台南府城。

一、安平县之炮台外面以青草覆盖，内则为泥土，后通台南城，另海关口有一条路与城相通。自海边安平至旗后打狗有一条路，造有草屋，内住一二人，受命日夜瞭望海上船只之往来。

一、凤山县当地居民作乱反刘永福。永福将其剿灭，捕其头目审问之。闻匪徒所言，事系英人之煽动，军装、弹药皆英人提供。

一、彰化失守以后，各营多驻扎于嘉义县。嘉义县之当地居民纷纷劫掠，地方官加紧镇压。

一、刘永福多次购买棺材、洋油、竹排和水牛、山牛，尚不知作何用。

一、刘永福不准台南府民逃出城外，且谕曰：切勿惊慌逃走，本军门以生死与日军作战。然而城内实苦于粮米之不足。

一、除福字军及福字副营五、六个营以外，尚有十余营之兵力，

但皆无用之土兵，由管带卫队官周某统带。但周某患病，疗养于厦门。闻周某所言，永福率麾下六个营，必决一死战。

一、陈晴明将"开花抬扛枪"两千挺送给刘永福。陈受命于刘坤一、张之洞等，令浙江象山镇之余某转送至福州，在由连江东岱营、长门营送至厦门，厦门之巡逻船扣民船运往台南。

一、六月十三日（八月三日）一兵船来厦门，将火药四桶、炮弹二十箱交与厦门港冯统领营中。黄提督陆路到泉州署，令闽浙总督边制军之委员臣芳吴去永福处问战事情形，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关于饷银三十万及招募五个营丁勇之请求，不能应允。所送之二万四千两为营勇之撤散费用。

一、永福之侄刘正和现在厦门，有募兵之意。

一、本月十五日（九月四日）午后六时，飞霆号铁甲兵船自香港来厦门。此铁甲船有七、八百马力，设有两个烟筒。据说此兵船自英国买来，尚无管驾之官，仅以广东之水手搭乘，将开赴北洋。

一、有英国之兵船徘徊于厦门、台南之间，尚不知其为何意。

探报（乙）

一、安平海面之炮台已修缮完毕，市街之背后新筑栅墙，设炮三门，工事尚未完全结束。

一、各炮台由张来率领四个营防守，徐芳带两个营驻扎于台南城内，钟〔忠〕满带四个营八月十七日自台南出发前进。台南、安平之驻军皆为福字军。

一、永福之子成良在旗后，率领八个营，皆为黑旗军。李治安奉命于敌前敷设地雷，一度来彰化，后来逃回台南。

一、城内设官局，发行纸币，购买粮食，兵勇之薪水，皆用此纸币。

一、在台南没有一名义军。

一、在嘉义有十二个营的兵力，由吴、钟、宋统带。

一、近日未见武器弹药输入台南。

探报（丙）

一、若在安平登陆，安平前面有炮台，台上以青草复盖，设炮五门。

一、在镇海炮台有杨统带的三个营，在安平有福字营三个营、武毅军镇海营五六个营、义军五六个营。

一、台南军饷不足，命富有者捐献，仍不足，故于城内开设官票总局，流通纸币，收买军队粮饷。总办姓庄，于此局总理台南一切军务，局名理防总局。

一、永福七月初四日（八月二十四日）之牌谕曰：自今十日不会来客，不知何故。

一、未闻台南进一步招兵募勇等事。百姓希望平安无事，而义军却似希望战争。

（译自第四十一编）

（十四）占领彰化后追击队之战斗

近卫师团大举压向大肚溪之急流，攻占八卦山炮台，进而于八月二十八日占领彰化城。师团长宫殿下命令澁谷骑兵中佐追击敌军败兵，又令千田少佐掩护骑兵队，并追击敌军残兵。

追击队受命出彰化城南门，追击沿嘉义大道败退的敌军，经数次徒步战斗，毙敌数名，八月三十一日到鹿港溪右岸之北斗街。澁谷中佐率领的骑兵大队和千田少佐率领的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为侦察树仔脚、莿桐港、他里雾、大莆林敌情，令曾我大尉率领的第六中队守备北斗，并护卫大小行李，确保后方联系；又令林少尉率领第八中队之一个小队驻望桥头；其余部队南进。

1.占领他里雾和云林

九月二日，澁谷中佐率领骑兵大队和步兵一个中队（西村大尉）向他里雾前进。千田少佐指挥第五、第七中队向云林方向前进。此日，两队于途中未遇一兵，占领了他里雾和云林。云林家家户户树白旗迎接我军。千田少佐派传令骑兵去澁谷中佐处，报告云林情况，并说："小官今日要到大莆林，望贵官也前进到该地。"于是，澁谷中佐命令部队行军，到大莆林，与千田少佐会合。后来又在侦察打猫方向的敌情以后，返回大莆林。追击队向四面派出警戒，宿营于大莆林。

2.敌军袭击大莆林

九月三日，澁谷中佐认为已经对距嘉义不远的打猫的敌情进行了侦察，所以没有必要继续前进，准备撤回他里雾。这时敌人却突然出现于大莆林周围，并迅速地靠近到距我军不到三百米的地方。此日，驻大莆林的步兵休息，或洗军衣，或修鞋靴，或擦枪磨刀。他们一听到敌军袭击的消息，应声而起，取刺刀，迎击敌军。敌军是黑旗军和土匪约八百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交战，午后二时把敌军击退到一千米以外。

澁谷中佐召集千田大队长等军官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军事行动。大家认为须确保后方的交通。现在在他里雾只有接力通信骑兵哨和十余名掩护步兵，若敌军袭击他里雾，我们与后方的联络必定完全断绝。于是派第八中队长西村大尉撤向他里雾。

3.西村中队之苦战

三日午后四时，西村大尉自大莆林出发，向他里雾后撤。途中遭敌军阻挡，经猛烈射击之后，三次冲锋才打开了通路。森山军曹等二人负伤。行进一里余，又有五百名敌军企图围击我军。这时西村大尉心想，把敌军击退以后，说不定敌军还会再来，莫如乘夜

进军。于是命令部队伏在水田里，等待日落。稍时以后，日落西山，四面暗淡，天上有浮云，月光朦胧。西村大尉命令中队乘机前进，行进一千余米，遇三名日本兵。原来他们是留在他里雾的接力通信骑兵冲军曹等三人。他们打退敌军袭击，弃马徒步逃到这里。关于敌军袭击他里雾的情况，他们说：接力通信骑兵和步兵见他里雾形势不稳，加强戒备。三日午后四时，五百余名敌军围攻他里雾，集中主力向作为接力通信骑兵宿营地之寺院射击。骑兵们虽想努力击退敌军，与主力会合，但知寡不敌众，于是锁住寺院大门固守。此时，敌军从四面围来，颇为猖狂，破坏了第一道门，我军正要关闭第二道门的一刹那，敌军逼来，骑兵进退维谷。骑兵们打开后门，冲向敌群，击毙敌军五、六名，我们三人克服了种种困难，才到了这里。但战友跑散，不知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西村大尉闻此实况，知后方交通果然已被截断，决定鏖杀他里雾敌军，以慰死者之灵。前行一里余，到他里雾南端，侦察敌情。敌军紧闭南门，户户点火，加强警戒。再转道实行大迂回，暗中侦察北门。见北门防御虽不如南门，但亦家家点火，说明戒备也甚森严。不久，敌军知我军来袭，皆荷枪从事防御。时值四日午前一时。西村大尉认为，敌人既然已知我军计谋，且我军夜袭又没有把握，莫如等后援开来，合力攻击。于是在距该地一里余之竹林中露营。

此夜，西村大尉命令石山军曹去北斗守备队，带去涩谷中佐的报告书和关于敌情、粮食、援兵的报告书。石山军曹途中与敌军侦察队发生冲突，只身潜入水田，迂回前进，涉鹿港溪，找到了林少尉，沟通了联系。

4.夜袭他里雾

九月四日，西村大尉从露营地出发，向刺桐港前进。按计划，

第六中队（曾我大尉）将于今日交出北斗守备任务南进。西村大尉估计，到刺桐港可与曾我大尉会合。在即将到刺桐港的时候，果然遇到曾我大尉。西村中队非常高兴。两中队长研究进攻他里雾的计划。当时西村中队没有粮食，又非常疲劳，于是决定在刺桐港休息，补充粮食，实行夜袭。

此前，千田少佐因缺少征集物资的费用，请求第六中队把经费送来。曾我大尉命令会计书记携二百元去大莆林，并派岩井军曹等十名士兵护卫。途中遇许多敌军，挡住了去路，其中二人逃回，其他人不知去向。据可靠的当地人说，有两名日本人被押送到嘉义去了。

自去年日清开战以来，攻城、野战数十次，但从未进行过夜袭。这次夜袭是起于曾我大尉的决心。作为进行夜袭的准备，每人携带一个竹筒，竹筒里装满石油。此日大雨倾盆，是进行夜袭的绝好时机。午后七时以后，乘夜暗自刺桐港顶风冒雨向他里雾前进。不久，到达距他里雾北门约四百米的地方。西村大尉熟悉当地地形，迂回到南门。曾我大尉进逼北门。二人相约：夜袭中发生误会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两个中队都不要向左前方射击；可乘机乱吹军号，虚张声势。

据情报，敌军已经撤去警戒，正在放心地睡觉。但大门紧锁，不易打开。午前一时，曾我大尉亲自率领一个小队进逼北门，越门而入，把大门破坏掉。其余部队立即冲进去放火。但家屋全以砖瓦构筑，不易点燃。于是找来一抬轿子，浇上油，作为燃料，以此点燃家屋。这时正好有北风，不久全市一片火海。敌军和居民喧嚣起来，不知所措，左奔右跑，一片混乱。曾我大尉乘机命令号手吹军号，又进行齐射数次。同时，西村大尉也靠近了南门，放火烧门，又进行齐射。敌军的南北通路已经断绝。稍大胆的敌军举枪射击，

赫赫有名，人所共知。乡人野口要藏是这个中队的士兵，时时寄信来报告战况。信中常有可资参考之内容，于此摘录其九月二十日之来信如下：

我们中队于八月八日午后四时自台北出发，七时到海山口。十一时半自海山口出发，九日午前十时到桃仔园。十日午前四时自桃仔园出发，午后二时到大湖口。十一日午前五时自大湖口出发，午后一时到新竹县。十二日午前五时半自新竹县出发，午前五时①到中港。十三日午前四时自中港出发，午后二时到后垅。当时松原支队正在前面的原野上奋战，敌军前哨线仅位于距我大队停止之河岸上游一里半处。于是，绪方参谋派我们小队去进行侦察。我们小队于午后二时三十分开始运动，前进一里，无事，再前进半里，渡河三次，在各处侦察，发现左侧村庄及山上有敌军一百六、七十名进行防御，我们小队当即把敌军击败，烧其兵营和村舍，追逐敌兵。这时，松原支队方向的枪声停止，于是我们小队返回原地。大队已经进入宿营营舍。

十四日午前四时自后垅出发。行进一里时，前面的骑兵报告，该地没有敌军，于是返回后垅。十五日午前六时自后垅出发，午后二时到白沙顿。十六日午前五时自白沙顿出发，午后二时到宛里。十七日停留于宛里，十八日于宛里设前哨。二十一日午前五时半自宛里出发，午后四时到大甲。

二十二日，我们中队与第六中队同去牛马头一带进行侦察，午前四时自大甲出发，渡河二十七次，午前十一时到牛马头。这时骑兵早已将大约一百名敌军击退。两个中队自午后一时前进，午后四时半到大肚街。二十三日午前五时整队，对前方一里之河岸进行侦察，搜索涉渡地点。这时见对岸敌兵众多，并有炮台。敌军发

① 原文如此，疑为午后五时。——译者。

炮。我们中队因后方九里之间没有联络，所以立即退至牛马头。午后三时退至牛马头时，部分炮兵、工兵、辎重及其他步兵也到了牛马头。二十四日停留于牛马头。二十五日午前五时自牛马头出发，午后一时到大肚街。当夜决定自河下游把宽四间、长十五间的筏子拉到渡河地点，由全大队选拔三十名步兵与四十名工兵一起从事这项工作。我和其他九人被我们中队选拔上了。自午后十一时半至二十六日午前四时半在河里工作，寒冷难耐，但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当日中队前进到河岸，担任前哨，露营。二十七日，第五中队接替前哨。敌军打来两炮，一炮没有爆炸，一炮在附近爆炸。当夜，我军命令机关炮和山炮前进。我们中队、第八中队，以及第四联队第一大队，与炮兵一个中队一起归属内藤支队，十二时徒涉河流。二十八日午前五时半，我山炮隔河开炮，后来机关炮也相继开炮。内藤支队发出前进的号令。午前七时半，内藤支队占领了山上的炮台。这时，见左方村落附近有少量敌军。担任搜护任务的的第二小队，顺利地把敌军击退。上等兵高桥新松战死。我们中队占领炮台以后，立即奔向彰化市街，占领兵营，掩杀残兵。据说此日敌军死亡一千五百余名。后来命令我们大队协助骑兵大队对前方进行侦察。午后一时半自彰化出发，迷失道路，前进三里半，宿营于一个小村落。二十九日午前五时半从这里出发，午后二时到员林街。三十日午前六时自员林街出发，午后二时到社头街。三十一日自社头街出发，十时半到北斗。九月一日午前五时半整队



自北斗出发，渡河二十一次，午后三时半到斗六门。二日午前五时自斗六门出发，午后二时到大保〔莆〕林。当夜我们小队担任前哨。三日停留于大保〔莆〕林。午后一时半，五、六百名土匪突然发动进攻，我军立即整队防御，午后三时许把土匪全部击退。第八中队对师道港方向进行侦察，我们中队对经过之道路及附近村落进行侦

察，六时半返回大保〔莆〕林。四日，为征集米谷，我们小队被派往西南方之村落，杀土匪，烧村庄。征集归来后，又受命焚烧前方村落。前进一千五百米，发现三百名敌军，齐射十次，把敌军击退。再跑步到预定村落，完成了任务。此时，在大保〔莆〕林只有我们中队、第五中队及三十名骑兵。第六中队自一日停留于北斗，距嘉义只有二里。五日，我们小队担任前哨。七日午前四时整队向北斗撤退。我们中队作为先头出发，我们小队是第一先锋，前进一里余，正在为本大队及骑兵之大小行李打开通路。午前五时半，嘉义之二千五、六百名敌军，携山炮二门，发起突然袭击。我军以第五中队阻拦敌军。正在苦战时，我们中队之两个小队亦跑步返回。我们小队亦相继向大保〔莆〕林前进，击退了敌军。敌军死亡一百六、七十名，我军死亡三名，负伤四名。正午继续撤退。我们小队是先头，常常与敌军冲突，但顺利地退到了第八中队和第六中队的宿营地。但师道港附近因下雨而河水上涨，不能徒涉，于是宿营于河岸。八日，大行李以筏子过河，后来部队也登船过河。我们中队作为后卫于午前十一时过河，到师道港宿营。九日午前五时自师道港出发，午后一时到树仔脚。十日午前五时四十分自树仔脚出发，九时半到北斗。我们中队受命自北斗再退一里半到卫生街，午后二时自北斗出发，四时到卫生街。十四日以前停留于此。十四日午后二时出发，前进到北斗。

（译自第四十三编）

（十五）嘉义平定记

近卫师团占领彰化以后，久滞彰化，养精蓄锐。十月三日，近卫师团自彰化城出发，师团长宫殿下率司令部部员乘马行进于主力之先头，直指嘉义。出发前，下达南进命令。

1.师团命令及部队区分

师团命令（九月二十九日午后三时于彰化师团司令部）：

一、敌军主力在台南一带，其一部在凤山和嘉义。

二、师团向嘉义前进。

三、各部队应按命令附件开始运动。

（此项计划因降雨发大水而变更。）

四、右翼支队向西螺街方向前进，左翼支队向云林（斗六）方向前进，扫荡敌军，并努力保持与前卫、主力之联系。

两翼支队离开师团之中央行进道路以后，要以地方物资补充给养。

五、步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紧跟前卫之后前进，在前进途中，在北斗、刺桐港、他里雾各留一个中队，在大莆林留一个中队（缺一个小队），在打猫堡留一个小队，担任守备，并应根据与师团监督部员之协议，协助征收粮食和夫役。

六、大架桥纵队停留于北斗附近，马厂和第二野战医院停留于彰化待命。

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

部队区分：

前卫　司令官　陆军少将川村景明

步兵第一联队（缺第一大队本部和两个中队），骑兵大队（缺第一中队），工兵一个小队。

右翼支队　司令官　陆军步兵大佐坂井重季

步兵第二联队本部和第一大队，骑兵一个小队，炮兵第一中队的一个小队，工兵半个小队。

左翼支队　司令官　陆军步兵大佐内藤正明

步兵第四联队（缺第二大队本部及两个中队），骑兵第一

中队(缺两个小队)，炮兵第二大队(缺第三中队)，工兵一个小队，卫生队之一半。

主力

步兵第二旅团司令部，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缺两个中队)，第四联队第二大队(缺两个中队)，第三联队(缺第一大队)，骑兵一个小队，炮兵联队本部及第一大队(缺一个小队)，工兵大队本部及半个小队，第二、第三机关炮队及机关炮合并第三队，卫生队之一半，小架桥纵队。

因连日阴雨，鹿港溪因水深而不能涉渡，不得不停止执行第一次计划，重发布计划令如下：

前卫 六日刺桐港，七日他里雾，八日打猫，九日嘉义。

右翼支队 六日西螺街，七日土库，八日秦保基①，九日嘉义。

左翼支队 六日树仔脚，七日云林，八日火烧庄，九日嘉义。

主力 六日社头街，七日刺桐港，八日大莆林，九日嘉义。

九日总攻嘉义。

2.前卫之运动

此前，属川村少将指挥的部队，一部在水靖街，一部在北斗，因此要把部队集结于树仔脚。十月四日，师团长命令川村少将："前卫应于五日渡北斗以北之河流，以其一部击退北斗以南无名村之敌军，并侦察刺桐港方向的敌情及河流。"于是，川村少将率尖兵司令官澁谷骑兵中佐、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缺两个中队)、骑兵大队(缺第一中队和五名骑兵)、工兵一个小队、步兵第一旅团司令

① 译音。——译者。

部、传令骑兵五名、步兵第一联队本部及第二大队第二中队、炮兵第三中队、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之两个中队的兵力，十月五日向树仔脚前进。澁谷尖兵司令官率北斗之部队到北斗以南之无名村，做进军准备。川村少将命令副官广濑中尉向千田大队长传达命令："北斗以南无名村的南面有敌军，应将其击退。"千田大队长令第八中队之小岛中尉侦察敌情。敌军进行了微弱的抵抗以后，立即撤退。我军又令骑兵向河右岸前进，寻找徒渡涉口。骑兵到了河的中心，发现敌军在左岸长达一千五百米的战线上筑有掩体，进行防御，并在中央部位以抬枪射击，使我骑兵不能前进。后来千田大队长前进到骑兵停止位置，令小岛中尉到下游寻找涉渡地点，又向上游派出五名侦察骑兵，向中央派出六名侦察骑兵，寻找涉渡地点。侦察队在河滩上前进，到达距敌军防线三百米处，敌军不仅从掩体里猛烈射击，而且采取攻势，冲出掩体前进。小岛中尉率部下应战，欲阻止敌军进击，但知对我军不利，于是与其他侦察队一起撤回原来位置。敌军乘势冲出掩体前进，其兵力不下七百余名。千田大队长指挥炮兵占领阵地，等待敌军来到适当位置。敌军到达距炮兵阵地一千余米的地方，我炮兵立即开炮，敌军呈撤退状。千田大队长乘机亲自率领第五中队冲击敌军正面，令第八中队冲击敌军左翼。此间，炮兵小队猛烈炮击，使我军易于涉渡。此时，敌军兵力猛烈增，又取攻势。我军尚未涉渡完毕，敌军已自两翼攻来。自左方攻来者五百余名，自右方攻来者四百余名，千田大队长陷于被包围的境地。此时，前卫主力也来到河右岸，令三木少佐率第四、第一两个中队攻击左方敌军，令曾我大尉率第六、第七两个中队抵挡右方敌军。千田大队长知前卫主力已经展开，立即毫不犹豫地向长达一千五米之敌军防线突击。第八中队（西村大尉）自南端冲击，第五中队自正面冲击。午前十时占领了树仔脚。三木少佐自敌军右翼

前进到敌军背后，追击向云林方向撤退的敌军。千田大队长追击向南撤退的敌军。曾我大尉追击向螺街方向撤退的敌军。川村少将把部队集合于树仔脚，令千田大队长率领步兵两个中队、炮兵一个小队、工兵一个小队、骑兵若干，向刺桐港进发。在刺桐港没有敌军，我军顺利地占领了刺桐港。

六日，川村少将率领的前卫集合于刺桐港，令第七中队之山下中尉对他里雾进行侦察。山下中尉探知敌情以后返回。此日主力停留于社头街。七日，川村少将自刺桐港出发前，下令曰：澁谷中佐率步兵两个中队、骑兵一个中队、炮兵一个小队、工兵一个小队为尖兵，向他里雾前进。六时开始行进，八时三十分行至他里雾以北约一千米处。尖兵侦察敌情，但敌军在竹林里设有防御工事，不易探知。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副官森中尉与侦察队一起前进，受轻伤。澁谷中佐令千田大队长所属的两个中队和炮兵前进到新虎尾川右岸，距敌军堡垒四百米，炮兵占领阵地，炮击左岸敌军。敌军顽固不退，极力抵抗。此时，川村少将来到前面，察看敌情，令第六、第八两个中队在三木少佐的指挥下，攻敌军右后方。因不知三木少佐是否达到了目的，所以又派木下大尉去三木少佐的进攻方向，并令志贺少佐率第二中队攻敌军右翼。不久，三木少佐已经到达敌军背后，千田少佐不失时机地率领两个中队自正面冲锋。志贺少佐也到了敌军右翼，占领了他里雾。十时，部队集合于他里雾南端。敌军向大莆林方向撤退。敌军伤亡不下三百人。我军负伤山下中尉（重伤）等九名，死亡五名。据说敌将是黄、王、肃等人，率兵两千余人。此日主力自社头街出发，到刺桐港。八日六时三十分，前卫自他里雾出发，经大莆林，向打猫前进。午前九时，尖兵到大莆林以北约一千米之旧虎尾川右岸，知敌军在大莆林北端进行防御。随即令藤井大尉率两个中队向右侧前进，令三木少佐率三个

中队向左侧前进，炮兵占领阵地，由第八中队掩护炮兵。十时开始炮击。此时，本乡大尉率第二、第三中队自正面进攻，左右两侧的部队也同时前进。敌军沉默，不还击，似已撤退。我军前进到大莆林北端，敌军却据家屋防御。此时林少尉负重伤。藤井、三木自左右两侧前进的部队占领了大莆林南端。市街内的敌军也开始撤退。十二时我军全部占领了大莆林。此时，我军负伤五名。敌军伤亡不详。大莆林敌军撤退以后，又令澁谷中佐前进。前行六百米，敌军据寺院阻击我军。敌军顽强不退。此时，敌军败兵又聚集于右方三百米之村落里，对我军射击。我军令本乡大尉、金内中尉（第四中队）、星大尉对付这股敌人，又令西村大尉率部下自敌军右方进逼。敌军仍然顽固不退。第八中队之桑原一等卒打开大门，冲进去放火。接着我军又在四面放火。敌军撤退。我军在寺院里也放起火来。敌军完全撤退了。时值午后三时。由此前进至打猫。在打猫没有敌军，敌军防御工事只完成了一半就撤退了。时值午后七时。此日主力自刺桐港出发，到大莆林。

3.左翼支队的运动

内藤大佐率领的左翼支队，六日露营于树仔脚，七日午前六时集合于树仔脚东南端，以第四联队第三中队、工兵一个小队为尖兵，以第二中队为前卫主力，由摺泽第一大队长指挥；以骑兵第一中队、步兵第一中队、第四中队、炮兵第四中队、第八中队、第七中队、卫生队之一半为支队主力，由内藤司令官统率。六时三十分，自集合地出发，向斗六门街前进。稍前行，涉渡东螺溪。当时幸而河水干涸，只有几条细流。此前据侦察报告，敌军五、六十人集合于前面的村庄，修筑防御工事。小山大尉率领的第三中队到达该村时，敌军果然自前方的竹林里射击。第三中队当即展开于敌军右翼射击，佐川中尉率领的第二中队也散开于敌军左侧，进行侧射，

毙敌四十余名，敌军撤退。

摺泽前卫司令官命令第三中队沿大道前进，第二中队自其西侧前进。当到达第二村落时，敌军以步抢自左右两侧竹林里的家屋向我军射击。我军立即还击，交火数小时，第三中队和第二中队自左右两侧发动冲锋，击退敌军，烧毁其家屋，毙敌数名，追击逃敌，南进约两千余米，逼近旧虎尾河右岸。敌军据守左岸高地，努力防守，射击非常激烈。第三中队展开于敌军正面，猛烈进攻。第二中队本想自敌军左翼涉渡河流，敌军却采取罕见的攻势防御，向我涉渡队反冲锋，大声呼喊着进逼我军。第三中队及第二中队之一部猛烈射击，把敌军击退。午前八时，庄司大尉率领的炮兵第四中队在农田里占领阵地，炮击集结于对岸的敌军，掩护步兵前进。步兵第二中队渡河完毕，靠近敌军，猛射数分钟，敌军有撤退的迹象。其大部向嘉义方向溃退，一部向斗六门方向溃退。第二中队追击，毙敌五十余名。

然而，在上游对岸高地堡垒里的敌军，依然不断地以抬枪、步枪射击。内藤支队长命令第三中队第二小队长木内中尉之小队于正面散开，与敌军交火。第一中队和第七中队自敌军左侧，第四中队自敌军右侧，进行包围，进逼正面之敌军堡垒。又令第三中队之余部于敌军正面散开，猛烈射击三十余分钟。这里距敌军堡垒仅二百余米，加之敌军据高地，占有完全瞰视我军之地利，敌军抵抗非常顽强。因不知何时才能攻占敌军堡垒，内藤支队长命令长谷川骑兵中队长指挥部下迂回到敌军左侧，攻击堡垒之背后。然而，敌军左右两侧被茂密的竹林覆盖，没有可以通行的道路，不易靠近堡垒。敌军火力仍然非常猛烈，弹丸如雨。特务曹长上里俊一、曹长谷留太郎、一等兵宇都山小平、一等兵浅野友次郎、二等兵安齐万次郎五人在这里光荣地战死了。接替上里特务曹长担任小队

长的屯田步兵中尉菊池直人等十一名勇士负伤，其中二等军曹松本种雄因负重伤而殒命。经过数次猛射以后，敌军动摇。小山大尉乘机冲锋，进逼到敌军堡垒的下面。敌军在通往堡垒的道路上，设陷阱或鹿砦，或插竹扦，使我军不能顺利进入堡垒。坂田、古贺两位军曹，越过障碍物，首先登上堡垒。全队随后冲进去，毙敌数名，午后十时三十分完全占领了堡垒，烧毁其侧面敌军家屋。敌军大部向斗六门败退。堡垒里的敌军兵力不过三、四百人，但战斗之激烈，实为日清开战以来所不多见。这时，被派往敌军左侧的第二中队到了斗六门以西，尾崎特务曹长率领的一个小队也逼近了敌军根据地云林县厅，其一部从背面射击，一部越过侧面砖墙，进入县厅。缴获子弹四万发，步枪、刀、旗帜等战利品如山。第一、第七两个中队也随后自斗六门之西南面，骑兵队自西面进入云林，击毙败兵数十名。第四中队自东面冲进云林。敌军总兵力约三千人，其中清兵两千人左右，其余是土匪。据俘虏说，敌军统领是李、肖、林、黄、王等，其大部向东面的山林败走，一部向嘉义方向退去。其中乘马的军官八名。此日毙敌二百五十名，我军死亡五名，负伤十二名。

左翼支队于八日午前四时三十分集合于斗六门南端，经火烧庄，向嘉义行进。此日，以久能大尉率领的第一中队和多田大尉率领的第四中队为前卫，摺泽少佐为司令官。这里没有像样的道路，只有水田里的小径。十时五十分，尖兵到内庄林以西约四百米处，敌军以步枪和抬枪自直径一米多的大马蹄形野战掩体射击，对在水田里行进的我军形成交叉火力。第一中队散开于附近的沟里还击。多田大尉之第四中队迂回到敌军右翼，进逼敌军背后。第八中队向敌军左翼前进，一部展开于前面的水田里，进行牵制射击，另一部逼近敌军掩体，进攻敌军之侧面。此时，第一中队冲击最右翼之突

出部，第四中队也自侧后方冲锋，占领了掩体，毙敌数名。第一中队之望月上等兵、铃木金吾二人负伤。

第八中队攻击之敌军左翼依然顽固地不断射击，黑住中队长鼓舞众人进行锐利的射击，冲进掩体毙敌，缴获抬枪四支，步枪、弹药若干。但一部分敌军据守于家屋内，企图进行家屋防御。我军烧毁其家屋，十一时五十分完全占领了内林。

支队击退内林敌军以后，再沿田间小路行进约两千米，到一村落之西北端。这里是林仔头庄。该村居民本来就是强悍人种，听说我军开来，占据道路上的五、六座家屋，沿荆棘竹丛修筑坚固的掩体，设置障碍物，积极防御。他们还架设数门抬枪，连续发射，步枪狙击也很猛烈。尖兵长向西中尉冒险逼近堡垒，排除障碍物，试图打开大门。敌军以抬枪猛烈射击，并以步枪乱射。向西中尉因之负伤。摺泽少佐命令第一中队和第四中队据靠近敌垒的地物，进行狙击。炮兵一个小队于村落以南的墓地里占领阵地，炮击家屋。射击距离不过一百米。但敌军仍然顽强地不肯撤退。内藤司令官命令炮兵进至掩体正面五十米处，炮击敌军之主力家屋。炮弹准确命中，屋瓦飞散，土墙被击毁。但敌军仍然潜伏于家屋内，不断地发射步枪、抬枪。此时，西原中尉率领的工兵小队携带两个炸药包，一组由清野军曹指挥，吉村上等兵点火，把炸药投向灌木林丛，一声爆炸，山岳为之震动，炸开了一个洞。但是，另一组因导火索潮湿，没有爆炸。松原军曹等六名工兵，大胆地拿斧子扩大缺口。久能中队长第一个率众冲击敌军掩体。呐喊震天动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敌军退缩了，狼狈地向东败退。第一中队之一部停下来烧毁敌人的防御家屋，大部分追击敌军败兵，猛烈射击，毙敌二十余名。这时，第八中队也从北面追击败兵，毙敌数名。时值三时四十分。敌军兵力不详。工兵难波安次郎负伤。

按计划，支队八日应宿营于火烧庄，但实际上没有这个村庄，于是在沙仑仔庄做村落露营。这个村庄的居民几乎全是基督教徒，懂道理的人稍多，主张归顺。因此，杀狗坑的富农林某领来清兵，包围了沙仑仔庄，烧毁教堂，残杀教徒，掠夺民财，因而全村没有一个人影。九日午前七时二十分，我军从沙仑仔出发，经山仔脚、北势，徒涉午桐溪，向嘉义城前进。

4.右翼支队的运动

坂井大佐指挥的右翼支队，十月五日涉鹿港溪，宿营于北斗街。支队包括步兵第二联队第一大队之全部及骑兵一个小队、炮兵一个小队、工兵半个小队。十月六日拂晓，支队自北斗街出发，打算先歼灭西螺街敌军。以第二中队为前卫，前田少佐为司令官，高尾少尉为尖兵长，下村大尉为尖兵中队长。主力包括第三、第四、第一中队和炮兵、骑兵，由坂井大佐指挥。出北斗街不远有一条大河，这就是东螺溪。在宽约两千米的沙滩上，浑浊的河水分成数条水流。此日，左翼支队开赴树仔脚，午前七时半要从这里渡河，所以右翼支队必须在七时半之前渡河完毕。右翼支队的先头六时到达河边，一个小时以后，支队已经全部渡过河去了。过东螺溪，在平坦的道路上行进二里，到西螺溪。自东螺溪南岸，右翼支队已经离开了彰化至嘉义的大道，在规定的道路上前进。西螺溪也和东螺溪一样，在宽约两千米的沙滩上有数条浊流，水深及腰，河底是粘质泥土，徒涉之艰难，比东螺溪更甚。支队长命令山内骑兵少尉到前面侦察。骑兵渡河时与尖兵保持一百余米的距离，在骑兵先头渡最后一条水流的时候，受到西螺街门外丛林里的敌军射击，距敌军约一百米。这时尖兵也到了最后一条水流的岸边，立即开枪掩护我骑兵。敌军隔河在掩体里，而我军则伏在开阔的沙滩上，战况非常危急。后来，前卫步兵和工兵也来到岸边，进行齐

射，掩护尖兵渡过最后一条水流，冲击前进。敌军右翼向左翼退缩。前卫渡河，命令一个中队包抄敌军左翼，断其退路。此间右翼支队主力派来第三中队，炮兵也开炮支援步兵进攻。但因敌军已经撤退，我军已经渡河，于是停止了炮击。我军渡河以后，敌军又在门外掩体里防御。后来敌军抛弃武器撤退，或潜入市区家屋中。我军为歼灭潜伏的败兵，放火烧掉了这个市街，在市街南端露营。师团主力之前卫司令官川村少将听说西螺街有优势敌军，派守备大队长志贺步兵少佐率领两个中队来支援，但因战斗已经结束，志贺少佐撤回了树仔脚。

十月七日午前七时，支队从西螺街出发，前行二里，到七缺。七缺居民多数已经外逃。我军发现携带武器者二人，击毙其中一人。涉渡虎尾溪，向土库前进。午后一时到土库村外。侦察骑兵和尖兵打开第一道门，正要向第二道门前进时，受到家屋里的敌军狙击。尖兵中队长有马大尉率领第一中队进逼第二道门。敌军拥挤在门内，门外也有一些敌兵，我军对他们没有办法。敌我在相距十米的近距离上对射。不久，前卫到达，命令第四中队之国司少尉自第二道门攻击市街之西北面，命令第三中队迂回到市街的东南面，并命令两门火炮在门外十米处占领阵地，击毁其大门。炮兵射出第五发炮弹以后，命令第四中队冲进门去。第一中队也随之呐喊着冲进市街，在两侧家屋中搜索，杀伤败兵，通过市街，出南门。国司少尉与户川少尉会合，自右方，西川大尉率其第三中队自左方，进行追击。市街内枪声已经停止，南端出现大火，火焰笼罩着市街。在这次战斗中，在市街内外击毙敌军一百名左右，我军只有川本一人负伤。

据俘虏说，自西螺街撤来的清军似有两千人，但在这里抵抗我军的只有二、三百人，其余都向嘉义方向退去了。在市街里，敌军

以寺院为兵营，队长、千总吴玉山曾在这里指挥。据没收的文件记载，敌军的兵勇都是新募的，枪支不足，不少人只提着刀。其抵抗非常顽强，市街被烧光以后，仍有人持刀枪袭击我军哨兵。但是，与大姑陷的土匪相比，他们不懂得作战，在门口设置的障碍物反而使自己受害。家屋有坚固的大门，极大地妨碍了我军的搜索。

支队露营于村落南端，向南派出前哨。此日，主力前卫到他里雾，左翼支队到云林，三路互相呼应，压向嘉义。十月八日午前六时半，右翼支队从土库出发，前行一里，到达一个小村庄。小村庄叫兴化庄，有大约一百户居民，周围是竹林，四周有严密的障碍物，里面筑有掩体。我尖兵第三中队不知此情，尖兵长贵志少尉等人为排除障碍进入村落，遭到敌军猛烈射击，来不及还击，立即冲锋。敌军进入家屋，以大枪和步枪乱射，阻挡我军前进。西川大尉、石光中尉指挥尖兵苦战，在工兵支援下，进攻家屋里的敌军。后来，第二中队开来，从左右两翼包围村落，击退了村落里的敌军。到村落南端，杀伤在稻田里败退的残兵数十人。我尖兵中队之柳内一等兵死亡。从这个村庄里败退的敌军约三百名，一部向双溪口逃去，一部潜伏于稻田里，许多敌兵被我步兵击毙，在尖兵交战时，支队长派第四中队向敌军左翼迂回，搜索兴化西南的村庄。村里果然有土兵据守于家屋。短时交火以后，烧死了家屋里的残兵。

家屋防御战是土匪最擅长的作战方法，也是我军最难对付的。双溪口位于兴化庄之正南约五华里处，其市街向东西延伸。我尖兵从右侧渡河，渐与搜索沿途村落而来之第四中队靠近。这时见双溪口市街东面的家屋里有敌军。我军虽百般进攻，敌军仍固守家屋及掩体，顽强抵抗，毫无撤退的迹象。不久，炮兵小队开来，于三、四百米的距离上发射榴弹十余发，第二、第三中队自左方，第四中队自右方，包围村落，以步枪猛烈射击。但是，为数不多的敌军

巍然不动。敌军背后的家屋因我军炮击而着火，火焰四起。敌军仍顽固地防御，在掩体里继续射击。最后，敌军发射装填铁屑的旧式火炮，使我军两名士兵受轻伤，为数不多的敌军已被我军包围，内起大火，战友被击毙，退路被断绝，但仍表现出罕见的顽强，不能不使人大吃一惊。

市外村落里的敌军已经被歼灭，右翼第四中队向市街西北迂回突击，左翼第二、第三中队向市街以南前进，炮兵也参加了对败兵的追击。面积为数町的大市街全被烧光了。据说敌军是西螺街败退来的敌军和当地的土匪，合计千余人。此日右翼支队经过两次激战，到达距嘉义约十华里的秦保基① 露营。这时，坂井支队长晋升为少将，任近卫步兵第二旅团长；须永中佐任近卫步兵第二联队长，并接替坂井联队长指挥右翼支队。

5.从三面进攻嘉义

台南是敌军主力之集结地，嘉义实为其良好的防御阵地。因此，刘永福令其叔父刘步高为黑旗军和新募兵总兵，并煽动当地居民为其党羽。嘉义城北门有火炮，防御森严。他们鉴于数次失败，为死守嘉义，先派兵去斗六门、树仔脚、西螺街三处拦阻我军。但刘永福的一片苦心全化为泡影。我左右两翼支队和主力所到之处，敌军皆被击退。但是，在嘉义城内外仍有一万兵力。

嘉义城在台南府东北约十七里，是台湾南北交通之枢纽。市街位于平坦地区，城墙以石为基础，上部以砖构筑，高七米，厚不过四米，顶设数百个枪眼。有东西南北四门，每门都是双门。正门上有瞭望楼，便于瞭望。城外有宽十米左右之深壕环绕，在壕堤上植有竹林。

九日黎明，川村少将率领的前卫自打猫堡，内藤大佐率领的左

① 译音。——译者。

翼支队自沙仑仔庄，须永中佐率领的右翼支队自秦保基，分路向嘉义城进军。

前卫于午前八时三十分到达距北门约一千米处。川村少将立即派出侦察兵，侦察敌军动静。敌军兵力不详。此时发现五、六十名敌军登上东面的高地。川村少将认为，对如此防御之敌军，以通常之攻击，不可能将其攻占。于是再令侦察敌情。终于发现北门以西的城墙上有火炮数门、抬枪数支，敌军严阵以待。川村少将令岸田大尉指挥的炮兵第四中队把两门山炮推出竹林，于开阔地占领阵地，另两门在其后方约二百米处占领阵地，做好炮击的准备。此时，师团长宫殿下率领的主力也前进到前卫位置。主力炮兵一个中队也参加进攻。川村少将命令步兵轻装，制作竹梯，十时三十分进攻准备完毕。

右翼支队十时三十分到西门外约七百米处，令侦察兵逼近西门进行侦察。第一联队第五中队岛村大尉自前卫来沟通联络。十一时吃午饭。骑兵也来主力沟通联络。这时师团长宫殿下下令：右翼支队向嘉义城西门前进，炮兵选好阵地，准备炮击城门。

左翼支队自沙仑仔出发时，不知通往嘉义的道路，以长谷川骑兵队长使用之石龟溪人黄戍盛和粮食纵队的两名力工为向导，尽管走了远路，但按时到达了。九时三十分，敌军在嘉义以东的杀狗坑修筑防御工事，见我军尖兵开来，狼狈逃走。其一部据守于曾在沙仑仔杀害基督徒之巨魁林某家中。第四中队之一个小队逼近家屋，扫荡敌军，使林某的家屋化为灰烬。十时，自该村出发，向嘉义前进。这时，师团长宫殿下下令：第四联队第二大队之第五、第六两个中队归属左翼支队长指挥，左翼支队应迅速向东门进击。岩尾少佐率领的第二大队之两个中队来到左翼支队。当日作为前卫之第四中队和第二中队埋伏于东门外约七百米之深壕里，并向左

右派出侦察兵.侦察敌情和道路。内藤支队长下令：骑兵下马，第一大队沿竹林展开于右侧，第二大队展开于左侧，卫生队开设包扎所，炮兵也要冒着危险占领阵地，并瞄准集聚于东门上的敌人。此时，支队长向师团长宫殿下报告：进攻准备完毕。

6.前卫进逼北门

左右两支队靠近东西城门，进行战斗准备。川村少将于十一时三十分首先命令炮兵炮击北门以西城墙上的敌军炮兵阵地。九门火炮一齐炮击，恰如百雷落地，天地为之震动。川村少将乘机命令预先埋伏在前方竹林里的第一联队第一中队(木下大尉)、第六中队(曾我大尉)和机关炮队进逼北门，猛烈射击数次，冲到城墙下面。我军架设梯子登城，但因墙高而登不上去。于是把原来两个连接在一起的梯子改为三个连接在一起，或攀藤萝，呐喊着登上墙去，进行非常猛烈的射击。第一中队一等兵古田铖次郎、森原甚五郎二勇士首先登上城墙，矢川熊太郎、森田特务曹长、水谷军曹等也几乎同时攀藤萝而上。接着，第一联队代理联队长三木和旗手也登上城墙，击退了敌人。十一时五十五分占领了嘉义城北门。城墙上的敌军大部向东南败退。其余的前卫部队不失时机地逼近城门，但城门紧闭，前面堆着装有土块的草袋和巨石，不能顺利打开大门。于是，上野工兵大尉指挥的工兵中队捆了两个各五公斤重的炸药包，分两组携带。第一组由上野中队长指挥，另一组由一柳工兵少尉指挥，由士兵点火，装在城门下面，一声爆炸，被城门炸得粉碎。千田大队长立即追击败兵，向南前进，毙敌数十名，在北门城墙上缴获四斤野炮两门，加特林机关炮一门，步枪、弹药、刀枪、旗帜等战利品如山。我军负伤二名。

7.左翼支队进逼东门

内藤大佐指挥的左翼支队于十一时三十五分战斗准备完毕，

立即以炮兵炮击麇集于镇东门上以抬枪、步枪乱射的敌军。炮兵中队的运动，由老练的庄司大尉指挥，弹着特别良好，每发必中瞭望楼。但敌军顽强，仍不断以抬枪还击。炮兵中队齐射，遂将城门楼破坏。而顽固的敌军却到北面的城墙上试图再次射击。庄司大尉见此情况，立即炮击敌军群集的城墙。

此前，第四联队第二中队受命向敌军右前方的壕堤前进，第七中队也受命突击北门。他们冒着敌弹，在水田里跑步前进，逼近城墙，猛烈射击数次。第七中队及其他步兵穿过竹林，越过沟渠，勇往直前，靠近了城门。第七中队松本少尉率领的一个小队和第二中队尾崎特务曹长率领的一个小队，呐喊着向迎春门冲击。虽欲自死角攀登城墙，但因墙高而登不上去。于是把架设在附近沟壕上的竹桥取来，搭在城墙上。一部向城墙上的敌军射击，掩护攀登。中西军曹首先攀登，但中途失足，掉了下来。第七中队第三小队的佐野国太郎、关原觉次郎、落合勇次郎三勇士和第二中队的本田友太、门林爱二烈士攀登城墙，击退敌人，在城墙上树起了太阳旗。其他士兵也随后攀登上去。零时十五分占领了东门。

一直注视着敌我形势的内藤支队长立即命令号手吹进攻号，各队一齐向镇东门冲击。呐喊声响彻城外，震撼着嘉义城。但是城门仍然和北门一样紧闭着，步兵是打不开的。工兵小队来排除障碍，挖出地雷，为步兵打开了通路。首先登上镇东门的第七中队追击敌人，第二中队在家屋中搜索，然后进入兵营，毙敌约二百名。各队进入市内，追击败兵。我军负伤五名。这是今日最激烈的战斗。

8.右翼支队进逼西门

须永少佐率领的右翼支队于完成战斗准备以后，以两门火炮炮击西门外的一座大门，将其破坏。步兵第二联队第一中队向南

门迂回，第四中队沿着家屋，靠近西门，进行齐射。把预先准备好的梯子搭在城墙上。国司少尉指挥的第四中队第一小队之中村由太郎、若林耕造、万田梅松三勇士，不顾敌人射来的弹雨，登上城墙杀敌。十一时四十五分占领了西门。

9.追击败兵

内藤支队长开始进攻东门的同时，令长谷川骑兵队长迂回到嘉义南门，观察城内敌军动静，并占领打击败退敌军之良好阵地。长谷川大尉领命后，率领骑兵第一中队（缺两个小队）执行任务，潜入树丛，涉过水田和沟渠，到达南门以东约六百米之墓地，见敌军络绎向南败退。骑兵以徒步战斗，毙敌十余名。骑兵到南门外，追击敌军到嘉义以南约一千米之无名村，自侧面射击撤退的敌军，击毙十余名。再猛追至八掌溪河，又追至水堀头以南之无名村，击毙敌军败兵数名。后接支队长命令，撤回嘉义。

此日，师团长宫殿下命令杉浦大尉率领的骑兵第二中队追击敌军败兵。骑兵们出西门，分路追击，毙敌数十名。

我军发动的三面攻击，毙敌共四百余人，俘虏五百余人，缴获火炮、步枪、马匹、弹药等战利品如山。

（译自第四十四编）

（十六）枋寮登陆

我南进军在司令官高岛中将的指挥下分为三队，其计划是：近卫部队自彰化陆路发动进攻，攻占嘉义，并带有掩护我混成第四旅团登陆点布袋嘴沿岸的任务；混成第四旅团自基隆海路集结于澎湖港，在近卫部队扫荡嘉义之后，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航行五、六小时，于台南西北大约二十余里的布袋嘴海岸登陆，再与近卫部队一起确定部署，大举南下；我第二师团司令部在师团长乃木中将指

挥下，率第三旅团之全部，停泊于澎湖港，于混成第四旅团在布袋嘴登陆的同时，于台南西南大约二十余里的枋寮海岸登陆，长驻北进，攻占凤山县，然后沟通三军联络，规定时间，对台南实行总攻。自九月二十日至十月四、五日，集结于澎湖港的陆军运输船有四十余艘，集结于这里的军舰有吉野、浪速、秋津洲、济远、大和、海门、八重山、西京丸八舰。我海军在总攻台南时的任务是：支援我陆军在布袋嘴和枋寮登陆；若陆上有敌人抵抗我军登陆，则以舰上的火炮把敌军击退；陆战队登陆，占领登陆点附近之陆地；以小汽艇和舢板支援陆军登陆。我舰队司令官有地中将为完成此项任务，自八艘军舰中划出浪速、济远、海门三舰，编成分遣舰队，在东乡少将指挥下，支援布袋嘴登陆；有地中将亲自率领吉野、秋津洲、大和、八重山、西京五舰支援枋寮登陆。待南北登陆结束以后，留济远、海门二舰与布袋嘴陆军同时行进，依次南下，对海面实行戒备，其余六舰在台南陷落之前，经常巡逻于安平、打狗海岸；在对台南实行总攻时，拟令陆战队在安平登陆，夺取安平炮台。

十月十日午前五时，烟雾笼罩着澎湖港，天地尚朦胧时，我分遣舰队之旗舰浪速最先起锚，驶出港外。分遣舰队司令官东乡少将在浪速舰上。济远、海门二舰继之。彦山、土佐、横滨、兵库、伏木、阿苏山、台湾、名古屋、朝颜、三河、仁川、和歌浦、松山、酒田、报国、筑紫、品川、隅田川、东京等运输船，间隔二链，以单纵队驶出港外。东京丸是高岛司令官搭乘的运输船，军司令部全在东京丸上。横滨丸是混成第四旅团长伏见宫殿下搭乘的运输船，旅团司令部在横滨丸上。比志岛兵站监和兵站部部员搭乘品川丸。这二十余艘舰船出澎湖岛，驶向布袋嘴。仍留在港内的二十余艘是开往枋寮的舰船。

午后三时，西京、八重山二舰首先出发，二十余艘运输船按顺

序驶向枋寮。十一日午前三时半到登陆点。登陆点在枋寮以南一千米之蕃仔仑。

此前，乃木将军在澎湖岛下达了如下命令。

1.师团命令和部队区分

师团命令：

一、据侦察结果和当地人报告，现在刘永福的主力（约一万余人）在台南附近，另有五千人驻于凤山附近，此外，在枋寮、凤山间有若干客家贼。

十一日和十二日，南进军之混成第四旅团在布袋嘴附近登陆，此间近卫师团将夺取嘉义，然后一起向台南前进。

师团为夺取凤山，然后再与全军一起进攻台南，应在自澎湖出发的舰队的支援下，在枋寮附近登陆。

二、各队登陆顺序按附件执行，首先是步兵，然后是材料和行李登陆，马匹由栈桥登陆。

在前卫占领东港以后，辎重第一梯队立即在东港登陆，第二梯队应于数日后在打狗登陆。

三、前卫应首先以其步兵于东港和石光见方向占领位置，以掩护师团登陆，并在这个方向搜索，以工兵于登陆地为师团架设栈桥。

四、主力之各部队登陆以后，应于指定地点进行整顿，做行军准备。大行李应位于所属部队的后方。

五、本人在前卫步兵之后登陆。

第二师团长男爵乃木希典

部队区分：

前卫　司令官　男爵　山口少将

步兵第四联队（缺一个大队和一个分队），骑兵第二大队

（缺一个中队），炮兵第二联队第三大队，工兵第二大队（缺一个中队），架桥纵队。

主力

步兵第四联队第二大队，步兵第十六联队，炮兵第二联队本部和第二大队，宪兵一个分队，卫生队（缺一半）。

辎重第一梯队　司令官　新庄辎重兵少佐

步兵第四联队第四中队，宪兵一个分队，粮食两个纵队，弹药大队本部和炮兵弹药一个纵队，大架桥纵队，野战电信队，野战医院一个。

辎重第二梯队

步炮弹药各一个纵队，马厂。

2.登陆掩护队进军

前卫按照以其步兵于东港和石光见方向掩护师团登陆的命令，第四联队第二中队命令一个战斗小队于十月十一日在蕃仔仑、枋寮之间的登陆点登陆，全中队于八时五十分登陆完毕。大队长下达命令：第二中队沿海岸道路向东港前进，到盐仔附近，对东港实行戒备。第二中队接受任务以后，立即整队，隐没于绿树之下。作为登陆掩护队的第四联队第三中队于午前八时二十分登陆完毕。受命："第三中队应占领北面的加冬脚，对东北方向实行戒备。"第四联队第一中队于午前九时登陆完毕，由当日之登陆掩护队指挥官山田（忠三郎）少佐亲自指挥，沿海岸向顶寮前进。

作为登陆掩护队的三个中队各向其目的地进军。担任中央警戒任务的第二中队向埔头行进中，见敌军约四、五百名出没于埔头附近，立即发动攻击，敌军匆匆撤退。敌军似是官兵与土兵的混合部队，见一名妇女也在其中向我军射击。敌军一部向加冬脚退去，一部沿海岸逃走。第二中队追击沿海岸逃跑的敌军，向目的地前进。

3.加冬脚激战

受命占领加冬脚的第四联队第三中队，午前八时四十分自登陆点出发，以太田中尉为前卫，向目的地前进。加冬脚是东港、枋寮间的中枢，并且是通向蕃地的十字路口。若不攻占加冬脚，则进不能入东港，退不能守枋寮，实为军事要地。若敌军稍有地理常识，则不会不集中一些兵力于加冬脚。若敌军已经在加冬脚集中了一些兵力，我军登陆时敌军必定会抵抗。我军已经在未损一兵、未放一枪的情况下登陆了，不知加冬脚有没有敌军。不管有没有敌军，占领加冬脚是第三中队的任务。作为前卫的太田小队到达埔头，向加冬脚方向望去，见数名敌兵出没于村头。加冬脚的右面还有一个村庄，村庄里好像也有敌兵。黑旗在晨风中飘扬。小队穿过水田里的小路，来到一块墓地里，再留心细看，见加冬脚出现敌军二百余名。于是，太田小队以其一半向这些敌人齐射，以另一半向右面的村庄齐射。二百余名敌军突然消失了，不知潜伏到何处去了。这时，小关少尉率领的第二小队与太田小队一起成两个梯队，穿过水田，两个小队一起继续向加冬脚前进。自大约六百米处齐射。但敌营寂静，没有还击。我军继续前进，靠近到五百五十米、五百米时，敌军才开始射击，并时而发射霰弹。我军见加冬脚仅是一个孤村，现在的距离是五百米，敌人不过二、三百人。中队长命令山田少尉带半个小队，与太田、小关两个小队一起成三个梯队，占领一座砖房。他们在水田中前进，逐渐靠近到四百米、三百米，我军越靠近，敌人从胸墙枪眼里的射击越猛烈，眼看着有七、八名士兵倒下去了。但是，我军一点也不踌躇，一点也不退缩，一步步地靠近了敌军堡垒。来到距敌军堡垒二百米处，小队长挥舞军刀冲上去。突然有一条水濠出现在眼前。濠宽十米，跳不过去，要涉渡，则水深及腰，泥泞没足。但是，现在已成骑虎之势，不问水深水浅，太田

小队终于越过了水濠，逼近了堡垒。堡垒旁边有一座高楼，叫步月楼。楼下有门，由门可进入加冬脚村。敌军牢固地封锁住了这个门，以防我军进入村内。敌军时而从门内发射步枪。逼近此门的太田小队之上等兵白坂松之助和一等兵松仓卫次二人挺进至门前，在挥舞手斧砍门的一刹那，自门旁射出的子弹，一发命中白坂上等兵的头部，一发命中松仓一等兵的胸部。松仓和白坂当即死亡。敌军如此顽强，我军既不能进，又不能退。进退维谷的太田小队逼近大门和胸墙，一时二十分，我军与敌军只有一墙之隔。敌军知我军逼近了大门和胸墙，将事先准备好的热水从我军头顶上浇下来。没想到台湾的偏僻农村竟有人能用此奇计。幸而我军未因此而负伤。太田小队完全陷入了死地。

小关少尉率领的小队与太田小队一起冲锋，逼近了敌军堡垒，但被胸墙所阻，不能前进，而敌军的射击益发猛烈。于是决定只好潜藏在水濠里的水里，进入敌人射击的死角。大家跳到水濠里，只将头部露出水面。现在到处都是死地。

此时，中队长吉原大尉亲自率领一个小队靠近了敌军堡垒，但见堡垒坚固 不能攻取，命令丸山少尉带领一个小队冲锋杀敌。少尉受命后，立即下令上刺刀。丸山小队呼喊着前进。不多时，丸山回来报告：有水濠，不能前进。中队长厉声曰："有什么路不能前进，我亲自到不能前进的地方去看看。"中队长奔向堡垒时，一发敌弹自堡垒里飞来，把跟随中队长的士兵铃木清五郎胸部击穿，当即死亡。中队长进至水濠，发现确如少尉所说，垒下有水濠环绕，且敌人自枪眼里一枪接一枪地射击，丸山小队已经陷入了死地。现在第三中队全陷入死地了。

因悔恨和悲愤而气愤填胸的丸山少尉，为鼓励我军士气，挺身而起，跳上胸墙，立于墙上，瞬间，一颗子弹飞来，击穿了丸山少尉

腹部左侧。少尉不屈，举刀连续高呼跟我来，又飞来一颗子弹，击穿了腹部，从垒壁上掉下来。当丸山少尉退到水田边时，榴弹弹片又把他的右手切断。因流血过多，丸山少尉于战斗结束后一日死亡。

少尉姓丸山，名重治，会津若松人，今年三月士官学校毕业，五月任少尉，曾作为九连城守备队人员去朝鲜，今日又来台湾，在同僚中学术最优，是前途有为之士。丸山少尉死于加冬脚，全队为之惋惜。

见丸山少尉负伤而愤怒的军官们，虽奋力指挥我军前进，但敌军射击猛烈，六名军官有五名负伤。刚毅的中队长虽想尽了办法，亦无可奈何，紧闭双目，任凭敌人射击，静思怎么办好。最后不得不决定在入夜以前躲在胸墙死角里，入夜以后再撤退。时值午前十一时二十分。

4.支援加冬脚

既不能进又不能退的第三中队默默地躲在敌军堡垒下面。这时忽然有一传令兵在后面高呼："大队长来支援了。"不久，一名军士也来说："第十二中队见第三中队苦战情形，正向加冬脚背后前进。"加冬脚是第三中队受命占领的地方，其他中队各有任务，突然有两个中队来援，第三中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第一大队怎么到这里来了呢？此前，第四联队第一中队由山田少佐亲自率领，十时四十分到大庄北端，因闻加冬脚方向枪声激烈，于是，不去枋寮，转而向加冬脚前进。十时五十分到加冬脚以南约六百米处时，忽有消息说："第三中队遭顽固敌人抵抗，正在苦战。"于是，少佐立即率中队去加冬脚，散开前进，欲攻击敌军右后方。在距敌军堡五十米处，猛攻敌人，支援了第三中队。

第四联队第十二中队是怎样来支援的呢？此前，第十二中队受

命："占领加冬脚，作为右翼队，掩护师团登陆。"十时三十分到大庄时，得知第三中队在加冬脚苦战，于是，穿过水田，向加冬脚前进，欲攻击敌军左后方。这时听说第三中队已经冲锋三次，但敌军仍不撤退，遂命铃木（朝资）中尉率领一个小队冲锋，又命梅津（喜一）少尉带领一个小队冲锋，中队长幸村（常）大尉也亲自率一个小队冲锋，声震山河。

5.占领加冬脚

至此，陷于死地的第三中队勇气百倍，以太田中尉为先头，自步月楼门旁冲进堡垒。第一中队冒着门内射出的炮弹冲进村西端，在上风放火，黑烟遮天。第十二中队攻破村西北端之阳明门，进入村内。敌军弃旧式火炮十二门及步枪等，向恙圆或海岸溃退。我军追击，毙敌八十余名。我军完全占领了加冬脚。时值午后零时三十分。这次战斗共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据当地人说，梁、接、吴三协台率兵四百名，十四、五天前自东港来到这里。看来敌军兵力不下一千人。在缴获的旗上有中字前卫防军、后二、后三、中字防军后哨等字。看来，在官兵中混杂了一些土兵。

周围的胸墙高三、四尺，墙上有枪眼。胸墙内家屋皆宏伟，有五百余户居民，村里不见一名壮丁，全逃走了。

攻守形势不同，敌军又有如此防御，我军赤手进攻，我军伤亡之多乃当然之事。担当正面进攻任务的第三中队伤亡最多，死亡十一名，负伤四十一名。呜呼，惨哉！

（译自第四十五编）

附录　海军的掩护

乃木师团没有受到一枪一弹之抵抗，登陆完毕。枋寮海面不

再需要许多军舰。于是，吉野、秋津洲二舰午前十时自枋寮出发，沿海岸前进，开往东港附近。在军舰上清楚地看得见我陆军。见海岸上似有敌军兵营，吉野舰炮击，距离四千五百米，炮弹准确命中，扬起灰色炮烟，笼罩着敌军兵营。秋津洲舰亦相继开炮。敌军在炮烟下跑出兵营。入夜，返航枋寮，以探照灯搜索海岸。

十月十二日黎明，二舰再次自枋寮出发，穿过东港海面北进。这时，西京丸在东港海面不断向敌营炮击。吉野舰距西京丸较远，弹着情况不详。过东港，在海岸一山凹处有一面方旗飘扬，我舰随即发射十二厘米炮数发。午前九时，我舰到打狗港海面，以望远镜遥望打狗炮台，见可疑的白旗高高地挂在炮台上。午前十一时，秋津洲舰离队与英国小炮舰联络。吉野舰独自北上，向安平海面前进。途中，浪速、大和二舰驶来，二舰成一队，吉野舰在前。午后一时三十分，我舰到达安平港的前面。

在海港入口有英国比谷号小炮舰一艘、商船一艘。在海岸上有一座小山，山上树立着太阳旗，山下有人来来往往。我舰到达港前以后，他们把预先准备好的一丈见方的白旗树立起来。这是敌人要求停战吗？午后四时，广东人廖恩光通过英舰把刘的信件送到我旗舰上。信件尚未传达，但来者是降服使者，这是不容置疑的。使者的小船在我舰舷梯口等待许久，然后返回。看来降服未达成协议。此前，英船塔里斯号出港向西航行。旗舰命秋津洲舰去临检，没有发现可疑情况，放行。吉野、浪速、秋津洲和大和四舰，此夜停留于安平海面。十月十三日黎明，各舰起锚，向南航行，只有秋津洲舰为实行戒备而留在安平海面。午后三时，其他三舰停留于东港。海岸有十余艘运输船向陆地运送货物。我军登陆刚刚三日，太阳旗已经飘在东港了。

十月十三日，无事。十月十四日，微风徐徐。清晨，吉野、八重

山、西京三舰整队自东港出发，向打狗前进。午前七时，在打狗方向发现一只帆船在航行。八重山舰去临检，然后返回。午前十时，见打狗炮台在东南约八千米处。炮台没有炮击。我舰于途中遇轮船势德号。轮船墙头挂英国旗。旗舰吉野放空炮，令其停船，问其装载货物，没有发现违禁物品，放行。午后零时，英船托威杜号靠近我舰，派一名军官来访，然后向打狗前进。

午后三时，吉野、秋津洲、浪速、大和、八重山、西京丸六舰自北向南穿过打狗海面。炮台没有炮击，看着我们从炮台前面驶过。夜间我舰停留于打狗附近。为侦察我陆军的行进情况，我舰按预先约定发射火箭，但没有反响。再发射火箭，陆地上仍然没有反响。看来我陆军尚未到达这里。

（译自第四十五编）

（十七）布袋嘴登陆

决定自三面进攻台南之计划以后，近卫师团陆路南进；第二师团之大部海路于台南之背后（坊寮）登陆；第二师团之第四旅团也海路自台南之侧面（布袋嘴）登陆。第二师团之大部自大连湾乘船，其第四旅团自基隆乘船，于十月八日集结于澎湖岛，九月十日做登陆准备。

南进军司令部搭乘之东京丸十月六日午后四时自基隆出发。（原定四日离港，后因故延期。）七日午前八时进入澎湖岛马公湾。此日，停泊于马公湾的有吉野（旗舰）、秋津洲、浪速、济远、海门、大和、西京、八重山等八艘军舰，以及自基隆开来的东京丸等二十一艘运输船、自大连湾开来的二十八艘中的十二艘运输船。舰船整齐地停泊于各自的锚地。四十九艘运输船之总吨位约八万五千吨，载来司令官、军官、士兵、军夫等总计三万四千五十二人、马三千四百

一十六匹。其中开往坊寮的是一万八千四百二十二人，开往布袋嘴的是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人。

十月九日各船会齐，准备就绪。军司令部在东京丸上。第二师团长乃木、混成第四旅团长贞爱亲王殿下及随行的八艘军舰舰长、参谋共三十余人聚集于东京丸，举行会议。制定计划如下：

第二师团和混成第四旅团直接与舰队协商，做好敌前登陆的准备，分南北两路在规定的登陆地点登陆。第二师团与舰队配合，第一步占领凤山与打狗，而后到安平，且于登陆同时派一个支队到生蕃地界，扼敌军退路。当师团主力开始北进以后，该支队应参加对台南之总攻。要塞炮兵也随第二师团前进。

混成第四旅团的首要任务是与近卫师团沟通联系。沟通联系以后，则以西螺街、茅港尾街一带为分界线，海路南进。混成第四旅团所向之处，虽无近卫师团所必陷之打狗、安平等险要地区，但自登陆点起，到处有敌人。一要为第二师团将敌军牵制于此，且要步步破敌，直至台南。独立野战电信队跟随第四旅团。

师团是南军，自敌军背后推进。混成旅团是北军，进攻敌军正面。南军登陆委员长是八重山舰长平山大佐，北军登陆委员长是济远舰长平尾大佐。

1.我军开往登陆点

十月十日晴，北风强劲，然而尚未达到需要变更作战计划的程度。午前六时，我南进运输船自澎湖岛出发。运输船的序列是：彦山，土佐，横滨，兵库，伏木，阿苏山，东京，台湾，名古屋，朝颜，三河，仁川，和歌浦，松山，酒山，报国，筑紫，品川，隅田川，合计十九艘，搭载南进军司令部及伏见宫殿下之混成旅团，由浪速、济远、海门三舰护卫，大舰巨舶，舳舻相衔，各舰保持四百米之距离，徐徐南进。今日风大浪高，但没有人晕船。远远看到一艘军舰驶来，午前

八时逐渐与来舰靠近，原来是英国军舰维克号。英舰向我浪速舰发出信号:我舰持有刘永福的信件，要呈交贵国司令官。浪速舰答曰:舰队司令官在澎湖岛，可去彼处。维克号以信号表示多谢，遂向澎湖岛驶去。我舰船于午前十时五十分到布袋嘴。

布袋嘴水浅，可停靠中国船，但没有停泊大舰的地方。这里本来不是军队登陆的合适地点，但别无良港，只能如此。这里多沙洲，船不能靠近陆地，因此与陆地交通非常不便。遥望陆地，是渺茫无际的原野，只见有几处树林。在有树林的地方可能有居民。此日有薄雾，用望远镜也看不清楚。但隐约发现岸上有许多中国兵在奔走。我军令军舰对陆地炮击。午前十一时四十分，济远舰首先开炮，浪速、海门二舰也随之开炮。自此，济远、海门二舰开始运动，一边运动一边开炮。济远舰编入我舰队以后，这是第一次向敌人炮击。其二十一厘米炮命中相当良好。

2.陆战队登陆

由各舰人员编成一个陆战中队，放下舢板，做好登陆准备，等待时机。午后二时半，小汽艇拖舢板驶向陆地。靠近陆地以后，岸上出现了二、三百名敌军，以步枪防御。我军以小汽艇艇首之艇炮和步枪射击，将敌军击退，遂登陆。敌军稍向后退，但知我军兵寡而不肯远去，似在等待援兵。我军军舰见陆战队登陆以后，停止了对陆地的炮击。

3.陆军登陆

海军陆战队业已登陆。于是，步兵第五联队之两个大队陆续登陆。四时以后，管理部长小野少佐和参谋桥本大尉率部下之一部和翻译官登陆。

4.民房发生兵燹

午后三时，见陆地上的村庄里有火焰腾起。这是我军军舰炮击

的结果。火焰冲天，一直烧到半夜未灭。

布袋嘴附近有台南部队，兵力约三千人。其中两千人在我军登陆前两三天已向南退去，其余一千多名敌军中之一部约三、四百人在布袋嘴之我军登陆点试图抵抗，被我陆战队击退，但尚未远去，在距我军约七百米的地方进行家屋防御，或据地物抵抗，似在等待援兵。然而，至第二日清晨，见我陆军陆续登陆，遂向南或东南方退去。

敌军不仅对我军军舰之炮击不能还击，而且当我军登陆时也未发一炮。由此看来，敌军在这里没有火炮。另外，他们为躲避我小汽艇艇炮而稍向后撤，似在引诱我军登陆，然后决战。这更证明了他们没有火炮。敌军遗弃大米五十余石，其他战利品不详。

布袋嘴村落因我军军舰炮击和艇炮炮击，百分之八十的民房和兵营之全部被烧毁，化为乌有。

浪速舰常以三千八百米之距离射击，炮弹皆能准确命中，因之许多家屋被烧毁。

5.与近卫师团沟通联络

十一日晨，我混成第四旅团的一个支队自布袋嘴出发，向南面的盐水港前进。盐水港距布袋嘴三里多，有七百余户居民，是停泊中国船的一个码头。敌军二、三百名占据盐水港，在墙上凿枪眼，进行家屋防御，拦阻我军前进。当混成第四旅团的支队到达这里时，须永中佐率领的近卫师团的一个支队，已经开始进攻，正在战斗。混成第四旅团立即参加战斗，不断地从侧面打击敌人。午前十时半与近卫支队一起占领了盐水港。至此双方沟通了联络。

6.里松大尉之苦战

布袋嘴以北的残兵尚未完全退去，并煽动土匪抵抗我军。十二日，我军为进行侦察而向布袋嘴以北派出侦察兵，结果遭到来自

东石方向的敌军的射击。因形势非常不稳，所以，泷本联队长派里松（良光）大尉之中队进行剿讨。大尉于十二日午后四时自布袋嘴出发，先向东石、下湖方向前进，当夜宿营于途中，十三日午前九时到达东石南面的河流左岸。这条河宽约三百米，因水深而不能徒涉。遥望对岸，见有太阳旗飘扬，人民百方奔走，泛竹筏，悬国旗，欢迎我军。于是，里松中队认为东石居民并无他意，遂乘筏到对岸，进入东石村休息一个多小时。居民胸前皆挂写有日本帝国顺民之板片，似愿为我军效力。然而村内却没有老弱妇女，我军异之。原来是对方引诱我军，企图加以袭击。

里松中队在东石休息一个多小时，忽然响起铜锣、钟、大鼓的声音。步哨来报：敌军来袭。于是，里松中队长命令部下加强戒备。见敌军打着旗子，兵力约一个半营，即七、八百人，自北、东、南三面进逼东石，包围了里松中队，于前方三百至五百米的距离上进行顽强的射击。在西海沿又有三只中国船载敌军陆续登陆。于是，我军派出一个分队射击，拦阻登陆敌军，大部据守于东石北端高达五尺的牡蛎壳堆后。我军只有这一个地物可用于防御。现在不仅是背水之战，而且众寡悬殊，敌人又将我军诱入圈套，其势益盛，我军战斗颇为艰苦。我军想通报布袋嘴主力，但道路不通；想打开一条血路，但又不能如愿。自午前十时至午后五时，敌军不停地射击。

里松中队的弹药就要打光了，粮食也不多了，无论如何是不能持久的。于是命令二等军曹石黑寅一率四名士兵去向大队长告急。石黑军曹受命以后，立即向西前进，到海岸，得小船，欲自水路告急。他们本来是陆军，不谙水性，只知摇橹棹，齐心合力才使小船离开了东石海岸。这时已经五点多钟了。不久，日落西山，四面一片漆黑，不明方向，只是向南划去。但自清晨食物不足，身体乏力，

连橹棹也摇不动了。在海上漂泊一夜。十四日晨，见我济远舰在前面，午前七时终于靠近了济远舰。济远舰把他们送到东京丸上。高岛司令官亲自询问情况后，令他们在船中休息。

在布袋嘴的泷本大佐的联队本部，十三日晨闻北方有激烈枪声，午后枪声仍未停止，于是派出侦察骑兵，发现里松中队正在苦战，急忙向主力报告情况。主力得知里松大尉的困难，入夜派岛田（文一）少佐所属的一个半中队驰援。岛田少佐击退了敌军，午前八点多钟沟通了联系。敌军向下湖、朴子脚两个方向逃跑。此日，我军死亡九名，负伤十名。

（译自第四十四编）

（十八）王爷头激战

王爷头战斗自十月十八日上午七时开始，下午六时结束，有六名军官负伤，十四名士兵伤亡。

交战前一天，佐佐木联队长在铁线桥发布联队命令：

一、敌军步炮联合大部队似集结于王爷头附近。

二、联队计划于十八日对王爷头发动攻击。

三、前卫于午前六时自铁线桥西端出发，在铁线桥以西约四公里之无名村附近渡急水河，向王爷头之侧背行进。

步兵第二中队于午前三时自铁线桥以西约四公里无名村附近侦察渡河点。

四、右翼队于午前八时自校仔头出发，来渡河村附近与我联系。

五、主力午前六时四十分出发。

六、大行李宿营于铁线桥待命。

七、本人在主力之先头。

步兵第五联队长佐佐木大佐

十八日午前四时，渡边少佐率领的一队自盐水出发，东方发白时到铁线桥。

此日，前卫司令官是石原少佐，前卫包括步兵第一大队（缺一个中队）．炮兵第一中队（缺一个小队）；从校仔头出发的大熊少佐之一队是右翼队，包括步兵第三大队（缺一个中队），炮兵一个小队，骑兵一个分队，工兵一个小队；主力由步兵第五联队本部及渡边大队（缺一个中队），卫生队之一半组成。

主力于六时四十分自铁线桥出发，前行四、五百米，炮声震耳，知战斗已经开始。听到炮声以后，佐佐木联队长、饭田副官立即向前卫奔去。由军司令部派来视察战况的竹下大尉和第四旅团之奥野副官也一起前行。前进一千米，遇前卫司令官石原少佐回来向联队长报告。联队长命令矢野第一中队长为左翼支队，任务是击退集中于左方田地、沼泽和独立家屋里的若干敌人，支援前卫支队，同时侦察前方两千米之河岸。受命以后，矢野中队长勇往直前，以猛烈的射击，击退敌军，夺取敌军克虏伯炮一门。同时，前卫支队之石井第二中队长向被我军包围的三百余名敌军进行了两次冲锋，以暴风骤雨之势，冲入铁线桥以西约一里之无名村，并烧掉了这个村庄。

此时，左翼支队之矢野大尉负伤，石井中队之三名军官，即第二中队之全部小队长负伤。卯木少尉头部被砍伤。镰田少尉与正面敌军作战时，被敌人自背后将耳朵砍落，在杀死七名敌军以后，左手又受了伤。佐藤少尉大腿两处被打穿。士兵死亡二人，负伤六人。石井中队杀敌三十余人，完全达到了目的，夺取了克虏伯野炮一门，刀枪若干。此前，联队长与副官等二、三人骑马挺进至主力的前面，于距石井中队进入之无名村两千米处之堤上观察前面和

侧面战况，忽见右面近距离田地中有人以枪狙击，随即把他们击退。然后赶上前卫，追击败兵，向南行进。敌军虽然从右翼根据地撤退了，但仍以步枪乱射，并猛烈地发射榴弹，一度使我后方部队难以集结。奥野副官于此时负伤。敌军虽顽强，但我军已经占领了一个根据地，炮兵也在这里占领了阵地，发射榴霰弹，敌军稍事应战以后撤退。

我军渡急水溪，在一平原上奔跑，又到急水溪支流。经此日敌军炮兵阵地，见敌军指挥官和炮手乱七八糟地倒在地上，其士兵多着武毅军徽号。看来这是所谓官兵。

到急水溪支流以后，又见敌军占据在前方一千七、八百米之高地及低地修筑的一种堡垒，形成宽三千五百余米的阵地，进行顽强抵抗，毫无溃散的迹象。此时，作为我军右翼队的第三大队，即大熊大队与主力会合。右翼队自午前八时与敌军正面及左翼作战，隔弯曲的急水溪，与主力遥相呼应，至此已经达到了作战目的。

午前，炮兵终于过了急水溪，把隶属于主力和第三大队的火炮布置在急水溪支流北岸阵地上，一齐开炮，炮击前面的大阵地约一个小时。

后来在急水溪支流上架设了两处桥梁，以大熊大队为右翼，渡边大队为左翼，以午前的前卫石原大队为预备队，行进于一望无际的原野和沼泽地上。在适当的时候，向敌军堡垒齐射，步步进逼，忽快忽慢，左右呼应，拟一网把敌人打尽。敌军虽奋力应战，但其第二阵地也被我军夺取，其一部向南逃跑，一部向王爷头逃去。此时，我左翼队立即向南穷追，杀敌无数。右翼队以一气呵成之势转而向王爷头方向前进，左翼队也绕过山腰，到海岸扼敌军退路。至此，敌军已经被装进了口袋。敌军若出山路，则必然要碰到我右翼队；敌军若取路海岸，则有我左翼队在等着他们。此外，马月中尉、

小山少尉、神成少尉等组成特种部队，进逼敌军右翼，奋勇突击。看来，敌军也做了死守的准备，以王爷头前方大约一千米的堤塘为掩蔽物，以两门火炮连续发射，又以步枪乱射。敌军炮弹在我军阵地上爆炸。我军将士不顾生死，不断冲击，把从濠沟里跳出来的七十余名敌军伏兵全部杀死，其勇其烈，世间少见。矢野大尉按照联队长的命令，不顾自己已经负伤，奋勇突击，和其他人一起，先后进入王爷头。敌军的残部向海岸逃去，但又被我左翼队击溃，其主力全被歼灭。这时已经五点多钟了。

我军负伤二十名，其中军官六名，死亡仅两名。杀敌约三百人以上，可能多达四百人。至于敌军负伤人员，那是非常多的。

此日，我炮队因架桥没有完成而没有赶上最后合击，但步兵却因此取得了更大的荣誉。敌军兵力多达四千人以上，其中土匪占十分之七，官兵占十分之三。论训练，土匪比不上官兵，但土匪之顽强，实出意料之外。

（译自第四十六编）

（十九）萧垅之战

第五联队于十月十八日王爷头大战之后，十九日宿营于中冈庄，二十日午前七时自宿营地出发，向萧垅前进。

此日，渡边少佐是前卫司令官，率步兵三个中队（缺一个小队），炮兵两个小队，工兵一个小队前进。大熊少佐率领两个中队为左翼支队，为占领麻豆，于拂晓开始前进。主力由佐佐木联队长亲自指挥，率领步兵两个中队和大小行李前进。前卫和主力行进约三个小时，到达距萧垅两千米的地方，遭萧垅北面小山上的敌人射击。尖兵司令官中山大尉立即命令一个小队向右方小山前进。前卫和主力继续行进。

进入霄泷村以后，尖兵突然遭到来自四面的猛烈射击。此前派往小山去的一个小队，把经过的村落烧光，与尖兵会合。尖兵行进，因道路阻塞而不能通行。于是，派一个工兵小队打通道路。又令尖兵两个小队前进。这两个小队和在前面的另外一个小队，进行了非常艰苦的战斗。在先头的小队被敌军四面包围，有三名死亡，三名负伤。于是，前卫派工藤大尉和加藤大尉自右侧分路驰援。随后，前卫司令官率领原属主力之一个中队与前卫之余部向敌军左侧前进。这时，战斗分别在两三个地方进行。

村落战之困难，本来非野战可比。霄泷这个地方，甘蔗园连成一片，竹林茂密，其间只有小径，左右迂回，不辨道路，且村庄周围有宽二间、深丈余之水濠，濠内外又设有三层严密的篱笆，易守难攻。

加藤中队和中山中队沿一条南行的道路向右侧前进，扫荡道路两侧的敌人，来到南端的平原，然后又到东面大队长之所在地。此前，加藤中队向敌军右翼冲锋数次。因敌军乱射，加藤中队伤亡不少。搬运伤亡人员需要许多兵员，前卫司令官顾虑其兵少，难以完成任务，于是令炮兵两个小队于二百米之近距离处进行猛烈炮击。因竹林茂密，敌军炮兵阵地看不到我军，我军炮击似乎起了很大的作用。加藤中队不失时机地向敌军右后方迂回。第一阵地上的敌军退到第二阵地上，殊死战斗。我军时而受到敌军的突击。于是，中山、工藤两个中队前往支援加藤中队，在猛烈射击之后，以刺刀冲锋。此时，小友中队也迂回到敌军左侧，左右合击，把敌军击败。此日杀敌一千余，我军死亡不过十二名，负伤二十九名。战斗结束以后，前进一千米露营。

（译自第四十六编）

（二十）占领曾文溪

曾文溪是台南以北三十四华里的一条河，距军司令部宿营地茅港十华里，水流缓而不深。曾文溪左岸较高，自成高三、四米之堤岸。右岸是我军的进军道路，是广阔的平原。沿岸是沙地，不便步行，因此士兵运动十分迟缓。刘永福利用这种地形，以此作为台南以北之要地，企图以此阻止我军前进。四千余名黑旗军在左岸高地筑有防御工事，在曾文溪右岸埋有三十九个地雷，并于各处设下陷阱，涉渡点水下还敷设了水雷，可谓敌军的精兵全集中在这里了。混成第四旅团若不击退这股敌人，便不能参加对台南的进攻，从而会使围攻计划落空。于是，旅团长伏见宫殿下设下一计。十月十九日午前三时，旅团自茅港尾出发，先命步兵两个中队和四门火炮，自大道正面进攻敌军，以此牵制敌人，使敌军只顾正面，而无暇他顾。然后，由殿下亲自率领七个中队和两门火炮向曾文溪上游前进。乘朝雾，衔枚涉渡，进逼敌军右翼，出其不意靠近到距敌军二百米处。时值午前五时。至此，敌军始知我军已经逼近右翼，于是以猛烈射击应战。我军并不与敌军交火，继续前进，进一步靠近敌人，开始射击，进而白刃相接，击退了敌军，占领了曾文溪。时值午前六时二十分。因规定二十三日围攻台南，所以，部队宿营于曾文庄。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两名士兵死亡，九名负伤。敌军遗弃二十余具尸体，向台南方向溃退。

在这次战斗中，敌军的阵地、兵器、兵力都是无可非议的，可以说皆优于我军。我军以寡兵进逼，本来是非常危险的。若在地理的选定、攻击时间方面有一点不当，即使能够占领曾文溪，但必定会损失许多兵员。获得如此好结果，全靠了旅团长殿下筹划得宜。

（译自第四十六编）

（二十一）乃木师团进入台南府

刘永福在凤山失守，在嘉义、布袋嘴的部队亦连战连败，于是，刘永福集中兵力于台南，试图最后一战。高岛南进军司令官将总攻台南的时间提前到十月二十三日，欲海陆合击，一举灭贼。

乃木师团十月十八日自凤山出发，以山口少将为前卫司令官，向台南前进。师团派出一个支队去关帝庙，与近卫部队取得联系，并防止敌军向生蕃地逃亡；派一个支队沿海岸向台南前进，与海军联系，并防止敌军自海岸逃走。

十月十九日，前卫第十六联队第一大队在福岛大佐指挥下到台上庄。敌人仍集中败兵，欲阻止我军北进。他们以半路竹、二层行附近的甘蔗地或民房为防御物，频频狙击我侦察兵。午前七时，在我前卫先头行进的独立骑兵向后军报告：“半路竹有贼军约二百名，潜伏于甘蔗地，狙击我军。”于是，我前卫尖兵令一个小队散开前进。敌军立即溃散撤退。我军夺取半路竹村，向二层行前进。不久，前面又起枪声。又有独立骑兵报告：“敌军在二层行溪左岸抵抗。”接到这个报告以后，派尖兵一个小队快速前往二层行溪。敌军潜伏在甘蔗地里，待我军开来，突然自十数米处射击。部分敌军退至二层行村头，以民房为地物，顽强抵抗我军。我尖兵一个小队在正面和侧面受敌，交战片刻。前卫又派两个尖兵小队到左右两翼，合力射击甘蔗地里的敌军。遂扫荡了敌军，进而到二层行溪，猛烈射击河对岸的敌军。但敌军顽强不动，枪声益烈。午前十时，我军两个中队渡河，进逼敌军。炮兵在对岸占领阵地，炮击敌军。顽强的敌军也抗不住我军的猛烈攻击，遂弃守向台南方向溃退。倒在路旁和田地里的敌军尸体有四十余具。敌军兵力约八百人。

敌军已经溃退，乃木师团主力前进到二层行，对附近地形进行侦察，制定作战方案，决定于二十三日发动总攻。十月二十一日午前一时，两名英国人来我师团司令部告曰："刘永福十九日弃台南去安平，乘船离去，去向不明。台南城里的残余败兵，四处掠夺，人民大受其苦，愿将军速驰马进城。"这两名英国人是台南东门外的传教士：一个叫托马斯·巴克莱，五十岁上下；一个是费格逊，三十四、五岁。同时，在海岸前进的右翼支队送来舰队消息："据英、法领事和英舰皮克号舰长说，贼首刘永福十九日乘小船逃亡。舰长正在搜索。"前后两报对照，知刘永福逃亡似已成事实。现在不能等二十三日总攻，需要整饬城内的混乱，恢复秩序。于是，释放一名使者回台南城，命令他们明日打开城门，等待我军开来，把另一人留在营内，作为向导。师团立即命令前卫司令官山口少将明晨进入城内，占领台南府。山口少将奉命于十月二十一日黎明自二层行附近之宿营地出发，未遇敌军抵抗，到达台南城小南门。城门已经打开。城内未见有一名带枪的人。先头步兵第十六联队整队入城，占领了台南。

（译自第四十七编）

（二十二）凤山附近之土匪

凤山、枋寮间有一条道路深入内地，与蕃境相连。但我南进军没有从这条道路通过。因此，分散在附近的客家贼自以为勇，动辄有抗拒我军之势。驻于凤山的仲木第四联队长看到这种形势，派桑波少佐率两个中队去凤山正东约二里之砖仔磘，以防万一。

十一月十日，桑波少佐为侦察距砖仔磘约数华里之林君英附近情况，令堀田少尉率侦察队三十名出发。少尉一行到距砖仔磘不远之大埔附近，与土兵之侦察兵遭遇，我军追击，到阿猴街附近，

在阿猴街以南，与大约三十名土兵遭遇。我军开枪射击，敌军遗弃尸体两具，残兵向东撤退。

侦察队占领阿猴街以后，又经过一两个小村，到达归来庄。归来庄与邻村麟路庄相对，但两村之间没有一条道路。问当地人，当地人答曰："若归来庄人入麟路庄，就会立即被杀。归来庄以闽人组成，麟路庄则由粤人组成，二者不和。侦察队经归来庄，穿过田间小路和旷野，到麟路庄，麟路庄以土墙围绕全村，墙上设有枪眼，宛如一座城廓。当地人见我军开来，于城上悬起白旗，门口贴归顺之白符，每人于其衣襟上缝着写有顺良民之布片，颇为平静。到庄门外，当地居民整队于门前，欢迎我军。庄内有范某者，自称为旧县主。他为我军奔走，颇为尽力。叫来当地居民三、四人，盘问有无土匪。这时，忽然于村庄的南面有螺号的声音，继而传来枪声。于是，侦察队顺着枪声来到竹驾下庄村头，发现有大约一百名土兵。侦察队立即把土兵击退，再返回麟路庄，带向导，向林君英前进两千米，到新围庄南头西势河畔，先令尖兵渡河，小队主力仍留在河这边。这时，麟路庄和竹驾下庄方向突然响起枪声，取望远镜瞭望，见一队白衣兵自麟路庄而来，不知有几百人。而这些土兵就是以箪食壶浆欢迎我军之麟路庄人民。原来他们以花言巧语诱我，引我军于死地，尔后欲一击之下把我军杀尽。一队土匪又放枪又放炮，渐渐向我军逼来。我军欲退，后有数十倍于我军之敌军，欲进前面是敌区，其情况也不得而知。进退都不免一死。小队断然向左转，向北面的敌军冲去，欲以此决定生死命运。我小队三十人在麟路庄敌军从后面追击的情况下，沿河北进。敌军吹着螺号，呐喊着，在我军后面猛追。前面和侧面的敌军又向我军猛烈射击。我小队在前进中把正面的敌军击退，打开一条血路，转而向西前进，在小路、田地、草原上且战且退。敌军又从前后左右蜂拥而来，围

住我小队射击，枪弹乱飞，弹丸如雨，前后左右几乎都势不可挡。于是，侦察队士兵收缩为一团，向敌人阵地中央冲击。如此傲慢的敌人也退缩了，闪开了一条道路，我军从中间穿过，向西逃走。敌军再次追击，从四面包围，自小路上、甘蔗田里射击。侦察队再次冲锋，击退了这些敌人，继续向西撤退。侦察队路过的地方，本来就是人马从未走过的；侦察队又没有一定的方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到何处去。只顾往西走，过了十几条河，黄昏时到了一个村庄，原来这就是侦察队今日曾经路过的阿猴街。侦察队至此方得逃脱敌手，顺利地到砖仔磘复命。

在这次战斗中，一等兵一条德次郎、中山良次、近滕源太郎三人中敌弹身亡，两名士兵负伤，两名下落不明。敌军伤亡不下一百名。战斗自午后二时开始，午后五时三十分我军才逃脱敌手。

（译自第四十七编）

（二十三）下淡水附近之激战

此次欲征服之下淡水附近之贼军是被称为客家人的广东移民。他们顽固强暴，是时常抵抗地方官的叛乱人种。此客家贼所在的地方，统称为六堆。康熙五十一年朱一贵举兵造反，三日之内陷凤山，夺台南，台南皆落于朱一贵手中。这时有一人名叫李植三，啸集同党，分为六堆进军，收复凤山与台南。清帝嘉奖，封粤民为义民，允许各庄设城门。堆人于西势庄建造称为忠义亭之议事堂，每逢有事，于此议决。所谓六堆即前堆、中堆、后堆、先锋堆、左堆、右堆，共约八十余个村庄。每堆有正副总理，其上又有六堆之正副总理。现在总理是邱阿六，副总理是林阿福。此次我侦察兵屡屡出没于下淡水，六堆之正副总理照例于忠义亭讨论和战问题。因主战派力量强大，六堆断然决定：抵抗日军至刀断矢尽死而后已。

新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将如下檄文送交远近各庄：

今倭奴猖獗肆虐台疆，举我粤先世之义旗，备兵筹饷，兵出于田甲，饷出于田赋。怀忠古里(六堆之别称)独存义民，为世之先声。近有无知之辈私自议曰：台地已议割倭人，我等何不归顺？孰不知，皇朝尚未下议和之诏，百官亦未公布割地之书。我粤人世代忠义，久奉清朝为正朔，惟知中国之有帝王，断不怀二心而更事异类。况倭人到处焚书坑儒，欺神灭像，宫室宗庙一无所存，牛羊鸡犬俱杀，甚而废人之尸骸，辱人之妻女，强夺财产，妄杀无辜。总之，凶残暴虐，数不胜数，为篡国之贼，盗贼之行。我等气冠风云，志安社稷，尚赖祖宗积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屡蒙降神圣之旨，坚守勿降。师徒克捷，锐气方盛，所在之将士云集响应，何惧倭人？又闻倭贼初至台原时有万余之众，现遭瘴疫，死于沙场者十之七八，加之俄人与刘大帅声讨彼国之罪，进攻三百余里，上天降祸于倭人。惟其罪更祖制，蔑视王章，自今伊始，粤人私自降倭者，倭至退缩而不驱者，均系私通贼匪，罪该当斩。为晓谕大众，特此布告。六堆皆为大清之臣子，或得历朝之宠爱，或受先帝之宏恩，尽忠报国，正在此时。向义勤王，是我之本愿。盟犹在耳，其忠岂能忘怀？试看今日之事机，定复中华之土地！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九日

传闻议和战问题时，持和平之说而不动摇者是六堆总理邱阿六，主战论之首领是李某。螳臂挡车，愚蠢透顶，但其志可佳。

十一月二十五日晨，第三旅团司令部自凤山出发，去砖仔磘。南征支队司令官山口少将在凤山东门外发布命令以后，扬鞭策马，在部队的前面，向砖仔磘前进。

此日，我等一行① 先于旅团司令部去阿猴街，随炮兵中队自凤山出发。过一原野，来到一条大河畔，河两岸一望无际，此即淡水上游。我军至此无路可走，唯见左右杂草丛生。于是沿河畔于田亩间行约一里，到一村庄，原来这里就是砖仔磘。遇山口少将率骑兵若干侦察淡水溪涉渡点归来。此日宿营于砖仔磘。

1.桑波田大队战于火烧庄

此前，桑波田少佐受命侦察下淡水附近之贼情及地形，率第四联队第二大队到阿猴街，多次派兵侦察远近之状况。贼军使我侦察小队受挫以来，气势顿高，距阿猴街十七、八町之火烧庄，以及西势庄、万峦庄等，皆深壕高垒，战备不怠。因火烧庄是第一战场，因而戒备特别森严，做好了随时作战的准备。

桑波田少佐侦察贼军兵力和防御工事以后，决心攻取火烧庄。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后一时，将其所属中队集合于阿猴街东门，传达我军作战方案，向火烧庄进发。午后三时半，到达距贼村一千二百米处。前卫司令玉越大尉率其一个中队前进二、三百米。贼军沿村庄周围筑堤，从中发射火炮和步枪。我军亦还击。在后方等待信号的我炮兵中队认为时机已到，开始对敌垒炮击。

两军相持良久。敌军固守于掩体内，不肯撤退。他们隐蔽在竹丛里，而我军在稻田里，没有可用以隐蔽身体的东西，攻守地形大不相同。贼军以为时机成熟，派一队攻我军右翼，派一队攻我军左翼，欲自三面包围。我军应战。午后四时三十分，我前卫前进，逼近敌垒。但敌垒周围有沟壕环绕，再往里，贼军把生竹砍倒，使我军不能前进。一名士兵取来稻草，点火投入竹丛中。如此三、四次，竹丛起火。贼军跑来灭火。这时日渐西斜，我军恐有损伤，于午后六时撤回阿猴街。我军负伤三、四名，敌军死亡不下三、四十

① 记者。——译者。

名。

2.山口少将进入阿猴街

据十一月二十五日火力侦察，贼军主力似集结于火烧庄附近，欲以一战相赌。本来我军之困难是敌军分散于各地，东打西走，左攻右逃。今贼军集结其主力于火烧庄，机不可失，我军要当头给贼军一个大打击。于是，南征支队司令官改变去大湖庄的计划，于二十六日晨自砖仔磘出发，带第四联队第一大队去阿猴街。午前十一时进入阿猴街。

阿猴街在附近村庄中是稍大的村庄，有居民五、六百户，但只有三、五名当地人伫立在屋檐下，许多人锁门蛰居于屋内。司令官穿过阿猴街，到距火烧庄两千米处，观察地形，规定部署，欲午后在一击之下杀尽火烧庄。

3.攻打火烧庄

箭在弦上，即将离弦飞去，贼人知不知道呢？全村异常平静，没有树立旗帜，只有着白衣的三五名哨兵立于树下和小路上。

此时，司令官山口少将已经向我军部队传达了作战方案，在大树下观察着我军部队。山口少将下达命令，全军分左右两路依次向火烧庄前进。炮兵队于我军中央占领阵地，炮车排列成行，装药完毕，等待下达战斗命令。十二时三十分，军官发出“第一炮车开炮”的口令，第一发炮弹飞向敌人村庄的右端。

在右面，山田少佐率领的第一大队透过稻田，向火烧庄东南端前进；在左面，桑波田少佐率领的第二大队从丘陵地里出来，穿过稻田，正要冲击敌人村庄的西北端。在我军右翼前进的第二中队到达距敌军据守的竹丛二百米的地方，敌军从掩体枪眼里射击我军。我第二中队立即散开还击。这时，我军一个中队为出敌背后，正在向右迂回，这就是吉冈中队。

在第二中队牵制敌军时，吉冈中队迅速地前进到敌军左翼，在旱田里整顿队伍以后，穿过稻田，进逼敌军左后方，相距仅三、四百米。此时，贼军自竹丛、竹篱笆之间拚死防御，其势不可轻侮。

吉冈中队暂时在旱田上停止前进，进行数次齐射，在时机成熟以后，全中队一齐向贼军冲锋。其勇猛之势真是所向无敌。首先拔刀前进的勇士就是曾经威镇凤山的吉冈竹次郎大尉。他穿过弹雨，冲到村边竹门前面。但是，顽固的贼军们一步也不后退，躲在竹门、竹篱笆、竹丛的后面，不断地装子弹，严密地狙击我军，其精神令人钦佩。

吉冈大尉不把这样的竹门放在眼里，曾三、四次试图推倒它。但是，面积大约十平方米的大竹门，以直径三寸之大竹为框架，并扎有八、九层刺竹，是不容易推倒的。与竹门相连的竹墙，积土三尺，土上植有竹子，构成紧固的防御。而且到处有坚固的掩体，敌军又从竹门侧面的土堤上射击，使我军陷于交叉火力之下，战斗颇为艰苦。前进到竹门前面的吉冈大尉一时没有办法，只好就地坐在竹篱笆下面，命令自己的中队猛打。贼军知距竹墙三尺处有敌军大将，于是以长矛朝大尉的头上刺来。大尉听到长矛与竹丛相碰的声音，右手拔刀朝长矛砍去。可惜刀轻，未能砍断。接着有三、四条长矛刺出。当时没有办法，只好伸开双臂抓住一条长矛往外拉。长矛落到大尉的手里。

这时，我军士兵完全暴露在距贼军三、四米的地方，与竹丛里的贼军对射，情况非常紧急。这样只能有损于我军，却没有破敌的可能。大尉想把进攻方向转向敌军背后，自竹篱笆下面起身前进。这时，一等卒斋藤吉平跟随大尉离开竹篱笆时，被敌人刺出的长矛刺中，当场死亡。一等卒一条又五郎也于此时中敌弹死亡。全中队迂回到敌人村庄的背后，据土堤射击，击退了贼军，逼近竹篱笆，

冲入村内，在民房上放火，烈火焦天。此时我军受到敌军交叉火力的射击，伤亡甚多。一等卒佐藤善六和川下福藏死亡。

中队在市街里前进，掩杀败退的贼军。午后一时三十分，村庄左端的残兵溃散。

村庄右端的情况如何呢？桑波田少佐在炮兵的掩护下进军，欲进攻村庄北端的贼军。十二时四十五分到达距贼军四百米之旱田里。这时贼军开始射击。我军应战。午后一时二十分，我军一边齐射一边进逼贼军。到达距贼军五十米处，我军冲锋前进。贼军射击更加猛烈，弹飞如雨。我军到达村头，击毁纵横曲折的竹篱笆，涉过环绕竹篱笆的濠沟，冲入村庄。这时三百名贼军已经撤退，只有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十名士兵仍在坚守，从相距十米处对我军射击。我军杀之，终于占领了村庄的北部。杀敌二百余名。

午后四时，我军完全占领了火烧庄。此日贼军共一千五、六百人。我军杀敌三百余名，缴获旧式火炮约二十门，步枪三百余支，长矛百余条，弹药若干。火烧庄基本上化为灰烬。贼军败兵向东和东南溃退。我军追之，烧潭头庄、归来庄和三槐庄。四面是一片火海。我军侦察队曾经在这受挫，遗弃伤员撤退。我军伤员被贼军捉住，分到各庄，或被枪杀，或被斩杀。现在，贼军巢穴在一炬之下化为灰烬，略慰我怀。此夜全军宿营于阿猴街。

4.诸贼不战而降

火烧庄附近的贼庄化为灰烬的消息传到客家贼各庄以后，到处惶恐狼狈，突然表示恭顺之意，打着白旗请求归顺者接连不断，阿猴街头降人络绎不绝。此日派一个中队去西势庄，一个中队去杜君英，侦察敌情。两个中队皆顺利地渡过西势河，当地居民皆打出白旗表示归顺。派往杜君英的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在人民欢迎下入城，召集当地居民，晓以顺逆之理，要求他们带武器来上

交，以证明其真正恭顺。当地居民到各家把隐藏的刀枪拿来。然后，我军又命士兵到各家搜查，又得兵器若干。把这些兵器的主人叫来，问曰：你们说已手无寸铁，现在以何答我？当地居民畏惧谢罪。我军对当地居民说："我日军最讨厌伪诈者，他们竟敢欺骗我们。今后若有与之同辙者，就将以此为例！"说完一刀把一个头颅砍掉。从此，当地居民再也不敢欺诈，我军威信大增。

5.司令部进入西势庄

西势庄一带已惧我皇威，表示恭顺。我军之德如天，决不杀降民，解除降民武装以后，使之报效于我军。十一月二十八日向西势庄前途中，见火烧庄村舍大半化为灰烬，瓦砾成堆，焦土成山，旁边有十余头水牛被烧死。战后的惨状，让我们也觉得伤心。离开火烧庄，过两三个村庄，进入麟洛庄。曾经使我军堀田少尉的侦察队受挫的当地居民，挂出白旗，自我标榜为"大日本归顺善良民"，真是厚脸皮。麟洛庄周围有水濠环绕，水濠有一人多深。进庄门，见当地居民家屋的墙壁上凿有枪眼，相当坚固。村庄的周围还有竹篱笆和竹丛。麟洛庄俨然成一城廓。过麟洛庄，渡西势河，午后一时进入西势庄。

原来听说西势庄是贼军的根据地，现在见之，废屋敝舍仅三四十户，只是一个小小的孤村。但这里有一个忠义亭。忠义亭在村庄的南端，门前写有忠义亭。规模虽不大，但其四周的装饰，在凤山以北是首屈一指的。亭中有石碑，石碑上记着忠义亭的由来。这个亭子原来是原六堆总理觉罗保建在康熙六十年建成的。此日南征支队司令部停留于西势庄。

6.我军先锋进入万峦庄

在西势庄已经没有贼军了，在杜君英也没有一兵防守，西势河东西两岸皆在我军控制之下。传闻东港败将吴光忠到万峦庄集结

土匪。若贼军试图交战，那就必定是在万峦庄了。

我军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下达命令：第二大队之两个中队在桑波田少佐的率领下，于明晨自西势庄出发，侦察万峦庄附近之贼情。于是整理行李，于二十九日黎明自西势庄出发，向万峦庄前进。沿途驿村皆立白旗，以茶点慰劳我军，毫无敌意。渡河数条，穿越水田数次，前行二里，到一驿站。驿人出来迎接。随村人进入村庄，村头有一个大门，上写万峦庄三字。我军进大门，居民设华盖，焚香，施礼。大队长桑波田少佐到万峦庄，召来里长林阿三，对他说："日军是为保护良民而来，若村人守法，服从帝化，则我军秋毫不犯；若硬要以兵器抗拒我军，殷鉴不远，火烧庄就是前例；你等要谨慎留意。另外，你等须交出刀枪，作为归顺的证明。"林阿三唯命是从。此日远近各庄闻风来归者十余人。此日，两个中队宿营于城内。

7.一个中队开赴万金庄

此日，第四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以当地人为向导，向东行进，对万金庄一带进行侦察。万金庄是在距西势庄约二里的山腰上的一个驿站，是熟蕃居住的村庄。我军顺利到达万金庄附近，见有用砖瓦建造的高楼巍然立于村头。楼有两座，一座挂有西班牙国旗，一座挂有太阳旗。这就是万金庄天主教堂。天主教三十年前在这里建立基础，据说现在全村都归依了天主教。村民见我军开来，有三、五人迎出村外，表示欢迎。我军问其中一人：万金庄应不应该归顺日军。该人答：仰日本圣德，愿永远服从皇化。我军问：归顺日本的有多少人。该人答：全村。于是我军命令想归顺的都到村外来。不久，人们陆续走来，男女老幼携手而来，坐于稻田里，向我军施礼。我军约定次日每人携带武器来上交。然后第三中队返回西势庄。

天主教堂的长老是西班牙人科罗梅尔，是五年前自吕宋来这里接替牧师职务的。他常穿当地人服装，起了一个中国式的名字李铎德，热心地从事布教工作。

8.司令部进入万峦庄

十一月三十一日午前十一时，原在西势庄的旅团司令部到万峦庄，接着第一大队也来到村中。街上到处是士兵，各村皆震惧，许多人树白旗请降。三日后，归顺者六十余人。

（译自第五十编）